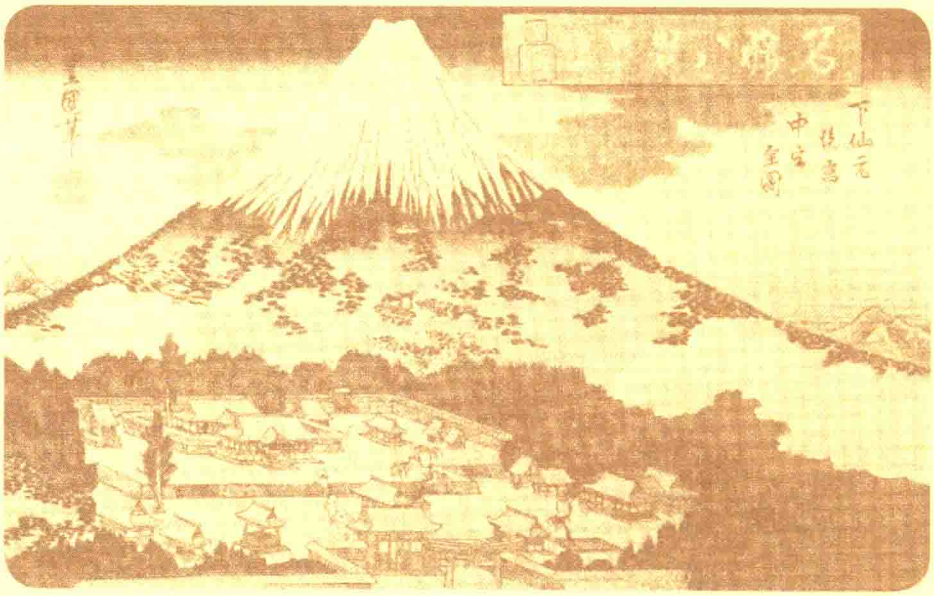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雜史

三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3輯，雜史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1956-8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雜史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99077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946　字數:18920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1956-8/K
定價:23800.00 圓(全二十八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三輯目錄

第一册目録（總第62册）

雜史

佛教

第二册目録（總第63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64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65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66册）

第六册目録（總第67册）

第七册目録（總第68册）

神道

第八册目録（總第69册）

雜紀

第九册目録（總第70册）

第十册目録（總第71册）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72册）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73册）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74册）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75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76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77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78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79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80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81册）

第二十一冊目録（總第82冊）

第二十二冊目録（總第83冊）

第二十三冊目録（總第84冊）

第二十四冊目録（總第85冊）

外史

第三册目録（總第64册）

本朝高僧傳卷第四十八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感進四之三

江州延暦寺沙門喜慶傳

釋喜慶額田氏江州伊香郡人師横川相應和尚圓頂方不錯綜密部就鎭操理保二師日益慧解拜尊意僧正傳瑜伽法從長意座主承菩薩戒天慶初任睿山阿闍梨應和元年冬修安鎭國家不動法於承香殿此法慶始行之康保元年任權少僧都尋補法性寺座主延暦寺座主二年春天王弗豫修孔雀經法於仁壽殿御惱即瘳賜傳教大師自筆法華經一部慶即納于睿山法華堂三年七月十七日化壽七十八臘六十二

江州睿山沙門修入傳

釋修入出睿山朗善和尚之門積於密教甚有神異初台徒有精修者每年七月望夜必會法憧院試驗角法天暦六年法歳將滿其夜又角法於院台衆命修入配淨藏二人素有聲於世前番既畢藏胡跪而坐入出相對萬衆拭目待其輸贏藏乃咒一石躍於空中上下宛轉若依兒弄丸一會生希有之想入日此物甚騷可暫抑壓咒而叱之其石則不動入尚誦大威德咒精心加持藏曰我依衆議與禪下角禪下自發心初住山不退學業年久觀心德高猶如在世迦葉滅度邇多我非爭法力只任三寶之證高誦常在靈山之句其音清亮徹天遏雲見聞人皆流涙時其石又振動中分爲兩片自躍到二人前二人共起拜禮而去萬人吐舌拊手同聲歎曰像濁之時豈有如是事乎入後不知所終焉

贊曰修入淨藏二師雖共果上之人而修練不積意觀不純安能若斯學者不可容易觀古人矣

江州睿山沙門淨藏傳

釋淨藏平安城人諫議大夫殿中監三善清行第八子也母嵯峨天皇孫女夢天人入臥内即覺妊寛平三年生四歳就父讀千字文聰敏無雙七歳求出家父戲之曰汝欲事三寶有靈驗可聽焉否則不可失先業也藏曰嚴命豈可舍諸時維春初庭梅盛開藏出欄外召神人使折花以獻父奇之命遂其志從此遊歴勝地專事修練或棲稻荷山使天童執花水或涉熊野河遇洪水得異舟嘗詣松尾神會寛平法皇遊幸西郊見藏中路喜爲弟子時年十二敕上睿山

登壇納戒詣玄昭阿闍梨受諸密敎又從大慧法師學悉曇章藏素通絲竹故於悉曇深究玄微藏夏坐於横川如法堂一夕旋庭俄有異人來自西方謂藏曰我是賀茂明神也昔慈覺大師命畿甸二百餘神番護此經我今日當其看護也庭下有穢欲鞠責之師之所爲也我不能如何便呼神役穿去其穢地矣延喜九年左僕射藤時平受菅靈之祟沈病彌留請藏持念白晝二龍青色從僕射左右耳出頭語善諫議曰我今欲告天帝已報讒怨而藏公法力抑我乞加嚴誡諫議命藏潛去僅至出門僕射即薨二十年

冬唐僧長秀與其父共行波斯國寄燈爐島有風疾觸胸乘便船著日本其病倍甚醫治不効長秀白座主增命索法救命曰我國靈驗者十人淨藏者第三也即遣之藏誦藥師咒一百八遍其病立瘥長秀感歎曰唐國鄰於印度未有如是之人矣東海聖人効驗奇異今師之外豈有二乎天慶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於睿山首楞嚴院修大威德法降逆賊平將門于時將門帶弓矢立燈焰上伴僧皆見須臾流鏑聲指東而去朝廷又召諸名宿於宮中修仁王會藏爲待賢門講師是日輦下俄傳平賊人都朝野擾動藏奏曰賊首擧傳而至果如其奏天曆年中寓八坂寺時搢紳多會見塔曰此塔傾向王城豈非凶事乎願上人以法力端直焉藏許諾曰我亦思之耳羣公皆珍重而散其夜藏坐露地向塔持念須臾微風自西北來雷霆掣雲四方晦暝塔婆振動寳鈴作聲藏歸本房弟子仁璫早起見塔端直無傾斜都人走集合掌瞻禮又一夜賊數十人來藏厲聲叱之羣盜支體不動猶如枯木天明藏解縛皆作禮而去南院皇子命人修除病法過三日皇子薨哀訴于藏藏以火界咒持念皇子蘇息正服而禮藏藏出語人曰皇子命

竭只以咒力令暫蘇耳四日遂薨醍醐公主有腰疾起居不便召藏持誦藏日中出壇呼曰公主病愈侍女驚見公主起行或親袈裟藏受而披忽吐火燒之內衣不焦或問緒由曰血穢婦人所剪裁也天德中神人告敎藏誦金剛般若經俄患中風數日而瘥是佛力轉定業亦輕受者也應和三年八月空也法師於六波羅密寺慶讃金字大般若經多會名德是日丐者甚多其中有一人狀如僧藏延之上座其人不辭又不言藏自傳飯其人喫可四斗藏又薦皆喫盡既而出藏揖而送之所與之飯如故不散衆人問之

藏曰文殊大士之應化也一會歎伏康保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於東山雲居寺正心安詳面西遷化住世七十四藏博術顯密悉曇天文易筮醫卜唄音文章伎藝皆悉拔萃醍醐帝修佛名會敕藏爲梵唄沙門平塞潛朝之帝召侍中藤公忠曰藏之音韻殊絕塞等學之應後會塞恥恐朱雀太上皇有病藏筮曰上皇病易愈但明年宮中有柏梁之災天德四年果大內燒與寬修法師會于亭子院修先而出藏見背後曰死期在瀕越月修寂言其占相萬不失一嘗曰我一生間受三奇拜寬平上皇始者四海日域之主

後三密月輪之尊又我本師也晉更衣妃受狂病醫巫拱手奉敕入宮護法神先我降縛我尋而入上皇起而拜我一也故殿中監者朝廷才臣儒林聖士亦我嚴父也我詣熊野殿中監憲使來告死我從中途歸殯我不葬已經五日我動冥衆加持蘇息殿中監著位袍而拜我後七日而永逝二也玄昭和尚者顯密高德朝野偉望亦我阿闍梨也嘗修法於亭子院咒僧之靈爲鵂來現昭公取投爐壇因之結怨化異小僧自空降來昭公心身惱還我乃加持降伏其靈昭公披法衣而拜我三也此三拜於我甚過餘何斯乎哉

贊曰藏公天生挺特神異無方也粗似晉佛圖澄也而其才術勝之觀其角異特身辭嶋謙周信修之人也故瑜伽之眞祕從心相應爲儒教之中豈有若斯之事見之不迴邪發心而卻生疑爲謗者可憐愍之民也皋楷放蕩殆如撤聖故世俗有流傳附會之言皆謬之已

江州睿山沙門平燈傳

釋平燈不記其氏族從智淵尊意二師研尋台密粗究其蘊常在睿山爲公卿所知其性端直心誓慕道

每覓經文聽心口不合一日出山隨緣遊方弟子四方尋求不得相議曰定是遷化因爲佛事弟子靜眞與豫州太守知章有師檀之契及知章歸國伴眞而行一朝赴齋於士家時見老羸乞丐立門宛似平燈眞從隙伺之分明吾師也眞急走出摻其袖泣曰老師因何如是哉燈不答拂袖而去遂失其跡問之家主主曰彼乞丐久在此所乞食少分臥門念佛國人呼曰門臥眞以事告守太守驚歎物色州中遂無覓之後歷歲月山夫來告曰某所深山有死沙門容貌惟肖使人見之燈斑紫端坐合掌而卒自口青蓮華

一莖生遠近競禮太守備葬具瘞遺骸於山側
贊曰心發而不能身行是學道者之大病也燈公憤
然棄院杜茶海國沒名削跡乞食民閒卒於淡山青
蓮口生妙經感應何往不爾當時睿峰顯密義學鬱
如稻麻未聞若燈公道心勇健者眞出家眞隱逸也
編書者不知其人惜乎

京兆香隆寺沙門寬空傳

釋寬空姓文室氏京兆人天府英利任瑜伽器初從
圓行神日觀賢二大老受灌頂法後就寬平法皇重
禀法皇付囑仁和之圓堂院天曆二年爲東寺長者

任權少僧都四年補金剛峰寺座主八年轉大僧都
住香隆寺爲法務天德四年夏旱詔空修孔雀經法
於仁壽殿徹日大雨賞授權僧正修法禁殿前後八
度皆得法驗康保初旱敕修于神泉苑刻期不雨朝
野潛笑奏乞再修朝議不聽空乃著法服手捧香爐
立於宮庭密觀誦呪于時香烟穟穟昇天斯須雲起
膚寸雷雨大降邦畿千里皆受其澤舉朝奇異賞轉
僧正天祿元年奏辭諸職二月六日戢化法齡八十
九空居洛北蓮臺寺故呼蓮臺僧正

江州睿山沙門睿實傳

釋睿實不知何許人久居睿山博學台教常持法華
嘗居愛宕山値大雪不霽絕粮數日取竈泥食之其
味甘美一夕誦經白象來現口吐異光晩年往鎭西
營世務躬桑耕穫啖酒截畜弓矢人皆無測一日向
燒魚誦經魚卽蘇息赴池放之游泳而去人見其弓
矢乃蓮華數莖也肥州太守怒其惑衆掠其家貲實
不之拒俄太守妻有狂疾醫巫不効左右曰當請實
師太守曰彼破戒無慙之者何有感驗乎左右强之
太守曰必欲要之汝等自呼吾不知也左右來請實
曰我不知佛法恐誤聽邪左右堅懇實誦法華僅一

軸有神人擲其妻於席外撻之數十見者寒心須臾
神隱妻漸起坐其病卽愈太守乃向實懺謝返其所
掠實不受天性仁慈布衣遇貧寒者解衣與之已無
衣則攜木葉於大櫃自蹲其中一時逢流病者屎尿
塗漫息穢難近行人掩鼻而過實誦經看養病人不
日而瘳會圓融帝惱疾敕實入內路逢時疫者悶絕
宛轉實下車持念宮使責曰已奉旨急何滯此乎實
曰我尊卑平等隨緣救濟而求菩提外更無佗事是
故上不知天子下不知方伯且萬乘之主有病何山
何寺名師碩德不應詔耶今此無告病人非我無賴

遂止其所不入宮闈終依薰修力不受罪障誦經如法而寂矣

贊曰梁唐宋之間神異之僧多見史傳實公卓犖不羈也粗類其列矣又觀其演慈豈夫非內祕菩薩乘也邪

京兆仁和寺沙門寛忠傳

釋寛忠寛平上皇之孫兵部尚書敦固親王之子也自幼落髮就上皇肄業師石山淳祐大德稟灌頂法又從東寺寛空僧正重受初居南都大安寺後住仁和寺池上天德四年爲內供奉康保五年敘律師自

少僧都昇進安和年中任僧正皇孫出家歷任僧官以忠爲始相尋司東寺長者行業精備靈驗甚多嘗修千日護摩至數百日感護法神現身而裝香火又修孔雀經法止彗星變貞元二年四月二日遷化壽算七十有二

江州睿山沙門睿好傳

釋睿好睿山三昧和尚之門人也與橫川勝行結友歷遊勝地至肥前肥御崎其地日域西南之隅奇嵓異木不類人世古老相傳曰觀音地藏來現之處也二公留連久之一夕夢見一童女與之談話音聲清雅顏容美麗移時忽失所在凌晨又遇一沙門竟不知其從來實菩薩之應現也二公因絕鹽味至心冥禱過七日已浮屍出海上髮鬚間有管絃之聲細聽之皆誦詠讚也二人不勝感歎歸都語人云

和州國源寺沙門泰善傳

釋泰善氣質敦厚研練經論住多武峰補寺檢校天延二年三月十一日過和州高市郡畝傍山忽逢一老翁謂善曰師駐錫斯山爲國家蕃榮誦一乘妙法我是人王第一之國主常在此所鎮護國土也言訖即匿矣善乃據神言結小廬而居每年三月十一日

講法華經國民競來信心聞法貞元二年和州太守藤國光聞其智行建方丈及堂閣置觀自在像號曰國源寺於今貴賤憧憧拜瞻云

江州睿山沙門遍斅傳

釋遍斅不詳俗姓受顯密法於座主延昌常在睿山有靈徵之譽斅任權僧都天延三年冬大相國兼通藤公臥病醫術無效請斅加持其病不日而瘥藤家賞識曰昔貞觀年故太相國良房寢病請壹演僧都持念即得平復相國奏演任權僧正今斅公法驗可與當時舊例相國曰吾雖居鉉位而有憚天聽但可

除權字因奏任少僧都矣

和州興福寺沙門法蓮傳 光勝

釋法蓮與州人居興福寺後歸鄉持法華同郡人有光勝者住元興寺業最勝王經勝亦反里持經益勤二居密邇道交和睦勝語蓮曰兄捨法華持最勝所以者何此經一切經中最爲第一故題云最勝王是以朝廷建御齋會講論此經護持國家乃至諸州往往講説此經以爲勝業所謂藥師寺最勝會等是也一人所崇萬民所仰理趣深玅功感迅疾兄早棄彼就此蓮曰一佛所説那與不貴久持妙經不忍唐捐

爾後勝每會挑之蓮不介爲春時勝語蓮曰我等各有齋田今歳田中不下種子不須耕耘以經威靈能令豐稔臨西收時視穀多少取經優劣兄若不如願改所業蓮許諾乃分田畝相齊而誓經春入夏勝之田苗秀滋茂蓮之畝稂莠蘩蕪牛馬徑踐未有一莖秧也村里皆輕蓮重勝孟秋之始蓮畝中生一莖瓠枝蔓布濩雜辨畦畛過三二日乃花乃實一一瓠大如甕罌纍纍倒偃充塞田中蓮破一瓠盈中純是白粳粒米以斗量之過五及六蓮先供經王次施鄉里緇徒又送于勝勝信伏嘆愧趨蓮處作禮悔過蓮告覺内普施瓠米遠近競取隨取隨長至窮臘而歇聞見傳語稱爲異迹矣

贊曰一代時敎者金口之所説也譬如工人之雕金而屑屑可爲珍也孰經爲優孰經爲劣爲然末世以來諸家宗枝法執凝結彼此相爭何其惑耶夫法執也者無明之元也若不斷之遂不抵聖位矣故佛殷勤揭示焉今此諸師徒知經卷之可貴卻不知法執之成斃矣故臨事取過恥而皆能過則勿憚改又以爲後學之鑒誡焉

和州興福寺沙門定昭傳

釋定昭左丞相師尹藤公之子學法相於仁敎僧都承密灌於寬空僧正三業不弛一生無犯嘗曰我少時曾以一指觸女人身今當焚之以供三寶卽爲指燈發露懺悔晨昏辛勤學解增進應和二年爲維摩會講師對龍象衆降迪不二門安和二年爲東寺四長者此職以昭爲始天祿元年冬任興福寺敕爲大會探題天元二年爲金剛峯寺座主任大僧都兼領法務道俗歸德社中大膽又開一乘院爲第一世常誦法華以爲日課庭有楠樹無故枯瘁衆欲伐去昭誦佛頂咒加持卽日萌芽漸越數日枝葉繁茂矣

生花果一眾驚異有威儀師壽蓮者常以謗昭及昭爲法務眾僧來賀蓮欲進酒於昭持杯俄倒死眾僉曰以誹謗聖者蒙現罰也一日應詔赴京師至涉淀河暴風驟起舟將漂覆舟人恐懼忽有童子十人從河涌出曳舟著岸俄失所在見者歎未曾有昭曰我常誦法華故十羅刹女加護如斯昭又持不動尊尊屢現形語誥云曉上表解諸刹印靖居舊院禪坐誦經臨終沐浴披新淨衣右執五鈷左持妙經誦藥王品至於此命終即往安樂世界處再三覆誦謂門人曰我亾後不須火浴縱爲枯骨亦當誦經饒益一切

訓誡畢結印而化保齡七十三實永觀元年三月二十一日也門人遵遺言舁全身葬某處其後塔中果有誦經振鈴之聲云

贊曰不取涅槃而誓度眾生者菩薩之所願也昭公仁心內湛惻隱外馳其施權化門幾多許也加之沒尚不忘救濟封乎遺骸發乎梵音呼眾生無邊誓願度者不如斯則大士之情素不厭屬焉

和州龍門寺沙門日藏傳

釋日藏平安城人諫議大夫殿中監三善淸行弟也十二歲入金峰山椿山寺剃艸出家不嘗鹽穀精修六歲聞母氏病出山歸省隷籍東寺隨良鄰法師學密教往來金峰二十六年當時相續國家多難藏思攘之天慶四年金峰笙窟剋三七日無語斷食至心持念八月一日午時修法俄舌燥氣塞堅守自誓不呼人救既而氣絕至一窟前中有沙門手執金缾傾出缾水與藏飲爲其味甘美沙門曰我執金剛神也常住此窟護釋迦遺法感上人勤修忽往雪山持八德水施之又有數十天童以種種餚膳盛太蓮葉捧持薦藏因曰此童者所謂二十八部眾也須臾西嵓一和尚來伸左手執藏手攀嵓上積雪數千丈漸

至其頂一切世界皆在下面山頂坦平純金爲地光明映徹北方有金山其中有七寶高座和尚坐其上曰我牟尼應化藏王菩薩也此地曰金峰山淨土汝餘齡無幾早競修善人身難得莫作邪行藏曰我不惜命只求佛道但創一道場未成以此爲念耳願示餘齡又歸何佛修何法當得增延乎和尚秉短札書八字賜之其文曰日藏九九年月王護和尚曰汝在山修練得延命居里懈怠短促日藏者所聞尊法也依法故可改汝名九九者餘命也年月者長短也王護者加被也汝以護法菩薩爲師重受淨戒矣時有

五色光照金峯山藏曰是何祥和尚曰日本大政威德天來也須臾西方空中千萬人來儀衛偉如宛如王者即位行幸之儀式扈從眷屬奇形異貌不可勝計或金剛力士或如雷神鬼王夜叉羅刹甚可怖畏見藏乞藏王菩薩看共乘白馬居乎所住大威德城語見扶桑略記及天神章中藏問太政天曰金峯山菩薩賜短札八字未知其意天爲釋之天日日者太日也藏者胎藏也九九者八十一也年者八十一年也月者八十一月也王者藏王也護者守護也言歸依大日如來修胎藏法延命八十一歲如說修行延

爲九九年無懺悔息促成九九月是菩薩所謂長短也急替本名可隨尊旨初名道賢乃改今名藏奉敎命畢還金峯山菩薩令藏見地獄至一鐵窟中有四人形如炭燼一人有衣僅覆背上三人裸裎蹲赤炭上獄卒告曰是上人本國君臣也有衣者招藏曰我日本國王金剛覺大王之子也受此鐵窟之苦彼太政天神以怨心燒佛寺害衆生其罪報我皆受之彼太政天者菅臣也以宿世福力今爲大威德天神乃自說五罪曰我受苦無量上人歸本國奏主上及宰臣遂一萬率都婆拔我苦厄藏凡過十二日蘇息後遷室生龍門寺靈應甚多適掘地得前身所瘞之鈴杵嘗詣松尾神祠持念祈知其本覺及三七日暴雨雷風四方杳冥祠殿中聲曰毘婆尸佛藏感敬而出藏又工於聲明管絃年及期頤顏猶孺子寛和元年一百餘歲卒入棺之後無其屍人皆怪之

江州延暦寺沙門陽生傳

釋陽生姓伊豆氏豆州北條縣人少年出國師睿山延昌僧正傳受顯密執性多病不耐勤修常以爲憾一優婆塞告曰暫止困學常食麋粥保養性命悠久修習必貫首於一山生事其語少弛講習專誦法華

及年知命居竹林寺又益精修朝廷聞其德望貞元二年任權僧都天元二年轉正永祚元年敕補延暦寺座主生乃詣山王神祠流涙啓曰我幼登此山多忍飢寒只祈淨邦之業永絶座主之望何例常輩與此重任煩勞日繁素志空廢悲夫聞者讚美不幾解印閉居舊院常閉衡門不蹈塵路燕雀啄手猪鹿戲衣預告死期奄然而化壽八十七或曰七十正暦元年十月二十八日矣

江州睿山沙門圓賀傳

釋圓賀未詳其姓其許掛錫睿峯馳名密嚴一日共

座主陽生謁藤相國道家於廉義亭寒温之次相國曰承聞佛家有角異事俗人見之必生淨信願二師乞彰神異賀不獲已與生二人即以所持金剛杵置棊盤上口作梵語數番有頃二杵俄起敵對蹴踶究如鬪雞既而生杵蹴賀杵臨棊盤下二杵繞盤相戰不息相府合家拭隨喜淚歎未曾有也二人自起各收杵子永延元年三月十日敕自律師任大僧都此例始于賀時年八十二貴其年德也正曆二年七月二十三日逝法齡以永延年可知焉

贊曰觀生賀之咒驗如世之弄傀儡者不與眞乘安能如斯邪蓋角異之事此時鼎盛也是又乘密法之嘉運也

江州延曆寺沙門尋禪傳

釋尋禪右僕射師輔藤公第十子也叡山座主慈慧與僕射道契深密因以愛子爲弟子慧亦異顧學究顯密靈感尤多其性慈和嫌降伏法冷泉帝臥病連年不醫敕禪加持禪詣御榻前帝狂顚拔劍欲以斬禪禪避南階下衣篋尚在座帝忽自縛倒於篋傍舊病頓瘥由是名聞天下天延二年敕爲一身阿闍梨台徒此任始於禪矣天元四年秋任權僧正永觀三年補延曆寺座主永祚元年夏右僕射兼家藤公寢病乞禪法救禪知其不痊固辭不修時僕射爲帝之外祖鈞軸歸握帝祚尚幼朝廷憚其人敕就叡山中堂修七佛藥師法感驗忽應病惱即愈明年七月僕射遂薨矣茲年禪解印嘉遯飯室正曆元年二月十七日寂於所住年四十八寬弘四年敕謚慈忍

江州延曆寺沙門餘慶傳

釋餘慶不詳其姓氏筑州早良人稟台教於明仙傳密灌於行譽苦練精修早綜明驗常好抖擻偶遊山谷聞鐘磬聲跡而就之有精藍極幽邃一僧趺坐讀

法華年可二十慶盤桓庭際僧停經肅慶入堂慶問年多少僧曰百有餘矣慶勸僧盡其經僧誦至安樂行品天諸童子以爲給仕處即有二天童持盆捧食至僧分食作二分與慶自啖其味甚美殆非人世所有既而辭謝僧曰此地常人不至今日敘語不耐感忻慶曰失路多幸到於聖境欲傳此事何以爲驗經傍曲几願承惠爲僧有惱色忽十童子出現忿怒護几慶素歸不動尊持念須臾俄大聖明王現來奪几十童拒之其几中分爲二一半在僧處一半至慶前慶攜歸以謚人天延三年於叡山始內論義衆議處

有魔障令慶修法每設法筵衆口雷同論揚甚囂慶持五鈷出座勵聲謂曰縱第六天魔王爭敵餘慶驗德邪何爲騷擾也何爲騷擾也俄衆口止論席戢靜滿山學徒莫不嘆美一日謁藤丞相於一條亭忽空也法師入來其左臂有疾不伸慶見曰我試可伸之也曰久聞靈驗乞垂法救慶即瞑目誦咒移也臂引之爆然聲出屈伸如右臂也作禮三拜丞相闔家無不嘆伏時人曰彌陀之病明王之醫戸部尚書藤文範訪慶曰誰謂慶驗者也只是破戒比丘也慶欲質其言往尚書宅尚書稱疾頻請不出乃據檐隙誦咒

加持俄咒縛尚書從屛風上拖出慶前展轉悶絕慶曰理當如爾修言而歸三日之間尚書猶死一家子弟來寺乞宥慶解咒縛天元二年補園城寺長吏四年任法性寺座主永祚元年秋敕爲延暦寺座主慈覺之徒舉奏朝曰智證門徒補座主者不可開講堂便固閉戸永延帝以爲過訟十月二十九日詔尚書右丞藤有國作告文登前唐院（慈覺之塔）報衆徒之暴戾十二月任權僧正正暦二年閏二月十八日謝世齡七十有三妙香滿室奇雲擁堂慶貞元中於洛北岩倉山大雲寺剏觀音院並立講堂五大堂灌頂堂法華堂阿彌陀堂眞言堂天元三年以觀音院爲圓融帝御願所奏置阿闍梨五人每歲修灌頂法慶有四神足勸修勝算慶祚穆算共一時豪傑也寛弘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敕諡智辨焉

城州遍照寺沙門寛朝傳　清壽

釋寛朝吏部尚書敦實親王第二子宇多上皇孫也年甫十一投上皇室落飾天暦二年隨蓮臺寛空阿闍梨受密灌於仁和寺灌頂壇又就壹定法師重質祕法朝於家學精微入神住廣澤遍照寺盛啓密肆世謂廣澤密派康保四年補仁和寺務貞元二年從

權律師昇少僧都兼法務是歲中冬加東寺三長者詔領西寺天元二年轉權大僧都三年春朝捨私財供養東大寺華嚴會秋九月爲延暦寺中堂供養咒願師四年任僧正補東寺寺務永觀元年爲圓融寺落慶導師敕給封一百戸二年領東大寺務寛和元年圓融上皇就朝圓頂相納戒法諱覺如二年任大僧正密家此職始於朝永延元年夏五月久旱奉敕集六大寺僧於大佛殿諷誦祈雨翌日暮時雲雨暴降雷霆落大佛殿朝野歎未曾有一住五年寺衆協勸永祚二年上皇於東寺隨朝受兩部灌頂職衆八

十人法儀濟濟初圓融上皇不豫請睿山東塔僧修
五壇法中壇慈慧降三世軌也共感明王現形上皇
睿覽輦駕即瘥修壇諸德皆賞有差天慶三年奉敕
伏平賊將門右與麗平貞盛承詔討使來寺拜軌捧
所佩之劍受加持而行長德四年六月十二日順世
春秋六十三覺善聲明般若理趣分作曲奏諷之寄
學之者傳其音調矣又有釋清壽從寬朝傳受灌頂長
德四年春帝供養圓教寺闡壽有名密教賞賜僧官
昇任僧都長和二年爲東大寺主居二年四月二十
七日寢病儀然

江州延曆寺沙門明救傳

釋明救光孝天皇孫有明親王子早上睿山從座主
延昌僧正學顯密法經一期後感驗從心出住淨土
寺名高輦下三條帝即位已後耳目不明長和二年
冬詔救修法于仁壽殿帝一夜夢自救左右耳目月
忽出入帝雙眸覺後聰明復元救受僧正五年九月
奉詔任延曆寺座主一住五歲法儀大整寬仁四年
七月五日順世保齡七十五世稱淨土寺座主

本朝高僧傳卷第四十八

音訓

壓 乙甲切　遏 阿葛切　鐕 祖含切　穫 胡郭切　啖 徒覽切
識 賁四切　祁 渠宜切 大也　犖 歷各切　雞 堅溪切　匿 女力切 隱也
飆 胡[illegible]切　護 胡故切　甕 烏貢切　燥 蘇老切　程 直貞切
頤 延知切　蹴[illegible] 上子六切 下[illegible]切　悋 力刃切 慳也　盥漱 上古緩切 下先奏切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四十八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四十九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感進四之四

播州書寫山圓敎寺沙門性空傳

釋性空，京兆人，大相國諸兄橘公六世之裔，大中大夫橘善根之子也。母源氏。延喜十年生。及生拳其左手，父母啓視有針一枚。一日乳母睡失，空所在周章尋求，見晏坐庭前花叢中。十歲始持法華。承平七年，從父隨母往日向州，心求出家，母不敢許。天慶八年，化人來告曰：汝子賢人，早入佛門。母始從志。時年三

十六，卽登叡山，師慈慧僧正，剃髮稟戒，與慧心、檀那等諸師討習教觀。辭歸日州，結菴霧島，數日不食，禪坐誦經。或從經卷內白粳迸出，或於壇上燒餅涌出。或嘗冬夜寒侵，蟹不忍，自蓆上垂綿纏身。是以身體肥滑，光彩過人。住居四載，遷筑前背振山，晝夜勤修。化人來現，授成佛記。又有群童，見與空同誦，風質清奇，音韻和雅。康保三年，空出筑前，巡諸名山，求安居地。屆播州素盞山，見瑞雲靉靆，乃登山頂。化人又來曰：山名書寫，嶺頭分土，嶺號一乘，雖足送雲，居此者發菩提心，得六根淨。空卽廬其西洞，藤蘿為座，綴楮為衣。山禽野獸無猜自馴，漸成蘭若，號圓敎寺。空造千手觀音、金色藥師、不動明王等像十餘軀，安置殿堂。天人常降，作偈讚歎。國司藤季厚建立華堂，割莊田一萬町，備山衆料。空老益精修，多得感通。永觀二年三月五日，夢金剛薩埵授以兩部祕敎，覺後能記。適叡山皇慶游鎮西，入山相看，空說夢事。慶流淚曰：三國傳來金胎印明，不違一事，奇哉怪哉。但有一印與吾所傳少異。然所夢當詳，恐余軌之誤乎。又二神童常侍左右，一曰乙若，一曰若丸。凡有使令，先意能辨。四十里程，片時往來。多武峰增賀上人欲求上

紙，空知之，使神童贈之。賀歎曰：空公者天淨大根人也。八德山寂心法師，菴廚闕釜，心欲得之。空使一童持金剛書以送。山中心拜受驚感。一日，乙童打撲同役，空呵驅之。童雖悲泣悔訴，遂不許。空每歲三九月修法華會，為州民植福。偶因有事，二年闕典，忽有靈禽鳴樹上云：春秋誦缺。一年，會讀誦正勤一乘經。空乃書會語告衆，復其會。圓融上皇遣使入山，空堅臥不起。晚叙通寄山彌勒寺，為終焉所。長保四年，花山上皇登山，幸廬，仙蹕信宿。敕延源闍梨圖空肖像，並記行業。膺其下筆，山川震動。上皇及侍臣皆大驚畏。

空曰勿畏圖已亦當震既而果然上皇起禮還都宣畫工采女正廣貴再圖之具平親王再製行記參議右大辨藤行成清書爲三筆已成遣中使送山寬弘四年三月九日告門弟子曰明日當取滅翌日齋時結定印向西而逝享年九十有八空從幼至老面有微笑口無麤言雖常服弊衣身無蟣虱胸點彌陀像得六根淨能知佗心檀越送食使者僅觸知之不食善人來謁預設牀坐不善人至先逃山窟凡所止處緇白成市四方聞者莫不作禮佛想藤皇后彰子欲登山謁空空謂弟子曰明日八鬼入山汝等遠避問

我只言遊化鎭西屛居寢室既而皇后率侍女八人士爲數百雜逃入山聞空不在歎曰我特來欲受上人之敎宿緣淺薄不遇而歸時和泉式部爲扈從詠和歌詣柱而出空見之使侍僧呼回皇后后因問曰女有五障修何免此罪空殷勤議法出法華一部其篋蓋上書和歌一首備以贈之后大悅謝曰聞微妙法受大乘經何幸加旃作禮而去慧心院源信僧都贈偈曰四十年來持一乘衣鉢忍辱室慈悲菩提行願應淸淨世世生生爲我師八德山寂心謁見受敎歡喜呈偈曰三千界裏頭陀跡五十年前口誦聲今

日幸容豪敎化西方定讖攫相迎具平親王寄排律長篇曰寂寥山上坐禪師一乘蓮華能憶持掌底鐵針出胎日經中白梗絕糧時妙文暗記眠猶誦法力冥熏貌未衰貳公都應身淨潔會馴只爲意慈悲辟歡同代聞來久更恨終年面禮遲假使眼前無覺我猶勝耳外不知誰豈唯今世迷君美便是常來讚佛詞再拜西南遙寄語慧光早照我愚癡其爲高僧貴官所稱如斯其餘異蹟不遑備載焉

贊曰得六根淨者應眞已上之事非庸人之所及焉此方先達感進者多至得六根者空公之外世以稀也感得金剛薩埵之眞授不登層樓而坐目千里此其事也只是以自性空入我應用無礙也想其誕彌時峯中有針是即宿因所徵乎余拜瞻其眞照顏範淸癯恰似天台山上羅漢之相矣又讀具平親王之排律分明模寫眞個空上人故纂本傳以淸後學之目焉

江州園城寺沙門勸修傳

釋勸修姓紀氏京兆人其母求嗣禱佛夢星光入懷因而有孕迨生有比丘性滋燦章應家人戲以海月入其口即病而生兼形如海月父母驚恐誓曰此癠

苟除必捨見奉三壽言訖立瘗十二從睿山靜祐法師爲驅烏先一下山祐夢數僧荷觀音像來天明修至祐大悅爲吉徵具戒以後學業早成就餘慶僧正承灌頂法竭勢祐僧都益質所業才名四聞長德三年宋國送台書五部此方學者疑評過半因茲朝廷命慈覺智證兩徒加駁破法華示珠指上卷實因破之下卷修預初永延元年羽林中郎將滕道長陰請修曰我不得法驗難受大拜願師加意修諾而持念翌年藤公遷黃門侍郎相尋至右僕射左僕射未及十年轉太丞相實修之力也一日術者告藤府曰某日

家內有怪可深愼焉至期相國閉門謝客晡時自和州籠瓜來開門納之旹修在座太史安倍晴明大醫重雅陪侍相國乃薦之諸彥謂安氏我亦可嘗否安氏曰此瓜中有毒不可輒啖也相國謂修曰幾許顆瓜孰爲有毒邪修乃誦呪加持俄一瓜騰躍宛轉一座驚怪重雅懷中出針刺之騰躍便止擘而視之中有毒蛇針貫其眼都下歎三子之術矣實因法師乞法性寺座主位一條帝藐其器而不任因含怒而死其靈惱帝詔修加持乃託曰我是實因也雖深墜帝爲明王所縛我今太安矣修曰公已台宗學匠也乎生所蘊今尚記憶乎因曰名字觀行隔生卽忘況埋郎之身乎君臣聞之歎敬東宮亮業遠遇病暴死相國聞曰想夫有遺言之事哀哉不言邪殷勤屈修修往宅加持須臾業遠忽蘇合掌拜修審言後事遂長往矣藤公感修之法驗凡十餘回不遑具記仍建淨妙寺延修爲開山祖永屬乎門葉矣長德三年補園城寺長吏長保三年任大僧正寬弘五年七月八日向西合爪辭衆而寂春秋六十四修居千光院世稱長谷大僧正後一條帝追崇其德寬仁三年季冬謚號智靜焉

贊曰山門三井之學人或精於顯而麤於密焉或精於密而麤於顯焉唯修公兩輪並馳如載本傳也若夫詰實因之靈以今尚記乎者彼若答記之卽欲以止觀所謂觀法雖正著心同邪之祖語俾恥之也因靈早察其機乃舉六卽之凡位謙詞而退然則修公之問不虛設也讀者其致思焉

京兆修學院沙門勝算傳 穆算

釋勝算姓滋野氏京城人十四出家學止觀於運昭稟灌頂於餘慶嘗於禁殿與橫川源信對論算屢滯澀因捨顯專歸密修練精勤早得靈應聲名籍甚一

條帝弗豫久歷年月膳職已廢思食生梅時當窮冬無由尋索算一夜向庭梅持念翼朝謂侍僧曰汝下庭看梅定可有子矣侍僧到樹邊適大雪覆埋枝條不分掃雪見之梅子纍纍宛如初夏算乃枝折獻宮君臣奇歎帝嘗一兩顆久疴立差藤皇后彰子俄狂疾召算加持有神人縛靈於梁聞靈負痛叫喚聲響宮中后疾即愈公主娟子後朱雀帝女下嫁源僕射俊房俄有狂病僕射微服詣院乞算法祈公主中夜呼曰救我救我有龍加劒我頭童子又以繩縛我侍女持燭驚見更無佗物翌晨狂息藤相國長子賴通

病狂風命篤往修學院求算法救中途氣絕相國尋來哀懇甚切算枕膝持誦少選即蘇相國大悅起禮三拜源信僧都之妹安養尼在病頓殂信公舁屍謂算曰人生有死何可强悋只得暫時蘇勸之念佛爲樂國資糧願惠法驗算乃誦火界呪信公亦唱地藏寶號未及十遍尼俄蘇曰我居閻王宮不動明王火燄燬然遮路而立地藏薩埵引我而歸信公悲喜交感以乃祖傳來麻布三衣與算三度禮拜算笑曰管年宮論之滯今已解矣乃脫所披之袈裟奉信公遠近聞傳隨喜讚歎尼後經六年而死播州刺史佐公

行初微時從算遊一日語曰我得牧于小州而爲政則足矣恐不遂志與算白姬魚達子之需不晚耳不幾得播磨是佐氏建洛北修學院以酬德惠一條帝上爲官寺算嘗夢拜不動明王於是自刻等身尊像而安置殿上算一時向朝日立劒持念赤龍俄降纏著于劒本朝工治雕龍形於劒中蓋自此始也正曆二年補園城寺長吏長保四年任權僧正寬弘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或日十月二十九日)使門人唱彌陀寶號自誦彌陀大呪禮拜尊像向西而滅滿齡七十有三歷臘六十有一病中賜智觀號旌其德矣又同門有穆算

傳顯密智行蓋代矣

系曰夫梅者季春開花中夏結果今歲冬成子寧不涉怪乎通曰學世教者執此局見而不知佛法有羣驗世之得仙術者尚有隨與不時而華況法身不思議之祕呪豈無感發邪不入其門者疑以爲怪能達此法者信而爲常此事我先已辯焉

江州延曆寺沙門慶圓傳

釋慶圓播州刺史藤尹文之子蚤登睿山從三昧院喜慶剃染受戒學台密法薰練既成一時修北斗法至名請印明七星俄降壓園著供物而今作圓壇始

於圓也寛弘八年一條帝不豫召院源及圓侍于禁闈既而帝崩圓語院源曰天王病間謂圓曰若至大漸必勸念佛今事已違悲哉然吾儕可憑佛陀之冥助方在此秋也公其勠力源因擲磬啓白圓誦火界咒至精加持未及百遍天王俄蘇左右侍臣靡不感悅藤相國來於直廬悲泣稽顙歎未曾有圓乃近於御帳勸唱念佛天主合掌稱號百餘返遂長登遐焉此歲任權僧正萬壽三年後一條帝病惱召圓加持其病即瘳賜封七十戶藤相國病屈圓修法圓曰先是令予顯信遁睿山時相國率諸門族乘馬入山山

衆投飛礫以逐馬騎是即山主明神之所祟也今其奈何神慮相國起於病簀謂圓曰翟予出家老父往職天倫之情神其舍諸況亦名師之誠所乎圓曰寓哉言也乃依法加持病痛瘳長和三年春敕任僧正是歲冬轉大僧正翌歲補延曆寺座主山中大和寬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無疾而寂壽七十又二

京兆仁和寺沙門濟信傳

釋濟信左僕射源雅信之子生器不凡初入勸修寺雅慶僧正室學諸密教兼習法相後稟灌頂大法於遍照寺寬朝至密水源委竭瀝無剩住仁和之喜多

院公卿士庶仰其法德長德四年敕爲東寺長者從眞頻進任權少僧都長保三年春三月奉敕於眞言院修孃疫法而得効驗賞兼法務明年七月轉權大僧都寬弘二年冬補東大寺主三年四月辭大僧都讓園城寺永圓阿闍梨圓者信之甥也讓僧官於佗門可爲初例也寬仁三年冬十月詔爲大僧正明年春聽乘車出入禁門僧家榮此宜以信爲始治安三年中冬辭僧職閑居舊院長元二年十二月賜白帝給封七十戶三年六月十一日化壽七十有七葬於觀音院灌頂堂後信有傳法灌頂弟子五人仁和寺

性信華嚴院延尋山階寺賢尋大僧都念禁律師永暹皆有英名也

江州延曆寺沙門慶命傳

釋慶命太宰府少貳藤敏友之子平安城人隨蕭處院遍救稟戒習學華嚴有倫相文無懈追琢法華尤善觀心住無動寺敎覺運義懿德言行神人以感一時山王祭禮神輿不動及日已昏巫懼以告命對神輿誦十如實相文精心存念輿輕如故羣聚道俗極口嘆又某年六月夜山王神殿衝暑禪坐俄大雪降積殿側石盈一尺餘時人名其石曰白石又與大

宮神嚴對論止觀深旨二百萬壽五年補延曆寺座主長元三年秋藤太皇后彰子建東北院請命爲落慶供養導師賜封七十戸長曆二年九月七日委順壽七十四命博覽台教著諸拾鈔便于學侶有弟子隆範澄豪共名達也

京兆禪林寺沙門深覺傳

釋深覺右僕射藤師輔之子尋禪之胞弟也師寛朝僧正受秘密灌頂又就寛忠僧正益研家學住洛東禪林寺振皇密綱當時偕觀修勝算稱瑜伽之三傑正曆長德間補東大寺務者三回長保五年爲東寺長者任權少僧都長和元年轉權僧正無何解諸職寛仁元年重爲長者治安三年昇大僧正初長保元年僕射寢病藥針無効丹波刺史經國承命招覺請山名德列於府亭覺曰閤久絕飮食先可薦之三井勸修謂覺曰當以如意輪咒被加持覺諾持念須臾僕射蘇爾尋痊長和五年夏天下大旱覺爲國家修請雨經法於神泉苑大相國藤公頻諫曰曼乙無驗有緇素之譏覺曰我不樂田畝非可憂炎旱只爲萬民欲灑法雨幸當我任矣若失感應任數之存何顧世人之譏乎自曉至午誠心誦孔雀經時雲雷鳴翟暴雨如沃華夷受賜朝野抃躍相國寅其始諫極口稱莫萬壽三年夏後一條帝不豫名覺入宮念如意輪咒玉體平愈賜牛車宣四年春東宮患瘧入凝華舍念不動咒痎瘧忽除心神如常襲賜御衣緣服沈香念珠入銀匳逮其出內東宮起送藤關白腹疾請覺法救覺到勸園幕近臣勸之覺強不已司畢疾止長元二年賜封七十五戸四年辭諸職六年癸酉又爲東寺長者長久四年九月十四日泊然而化係齡八十有九靈感多難具記焉

贊曰正曆寛弘之間顯密諸師得神驗者如稻麻竹葦就中覺公逕於三傑之數則其德可見焉今蒐其行狀實靈感無方也邪

城州醍醐寺沙門仁海傳

釋仁海或日泉州宮道氏之子也七歲登高野山事雅眞法師眞嘗梵書大佛頂咒海在傍見之退以火箸書於灰上不差一點髣髴有梵象眞見爲奇後隨石山元杲大僧都受傳法灌頂遊學密場博抱衆流醍醐小野縣開曼荼羅寺熾唱密乘四來受業者幾有千人時廣澤有寛朝與海齊名世謂之小野廣澤兩派海性篤精感通有効寛仁二年六月畿甸炎旱

詔於神泉苑修請雨經法登日晡時甘雨大降萬壽長元間奉敕祈雨凡應九度皆立奏應其修法際或紫雲池中出或赤蛇壇下蟠僧俗咸見之治安三年冬任權少僧都加東寺二長者長元二年補東大寺務長曆二年敕轉僧正時俗呼雨僧正長久六年聽輦車賜封七十戶皆法雨之賞也賀詔辜者官僚盈門藤亞相賀詩有拔花請雨龍蛇見結水分雲井邑平之句初藤相國道長招小野宮右府於家亭海亦會之庭下樹陰俄有稚童射藤相國海起遮之其箭中股藤伊周有恨道長使瑜伽者修大元帥法詛於

藤公今流鏑者蓋兇詛之所致也海以永承元年五月十六日化於住房春秋九十二（或九十四）窮灌傳法弟子若成尊成典性信等二十三人共傑出化一方矣

贊曰物之分者理之常也然本不大者其末無分矣禹貢四瀆九江其有支流也可知焉海公者弘法大師之八傳而枝葉相分數衍倍蓰猶如八卦之爻錯綜爲六十四也擴而充之則至於無盡是所以其本之大也

京兆仁和寺沙門成典傳

釋成典不詳姓諱小野仁海僧正之弟子也得灌頂後居仁和之圓堂院法驗之譽當時無讐一時魔魅來窺典誦理趣經一切諸魔不能壞之文魔魅遁於階下又賀武社誦孔雀經至乎牛頭天王之句俄殿後山有牛鳴之聲典又一日修聖天法至結祕印織供物大像彈舌其像勸修寺門流至今傳焉朝廷崇其德賜封戶七十五治安三年爲東寺長者萬壽四年春任權少僧都長元四年轉大長曆二年六月十八日與仁海共轉權僧正師弟同日進僧綱者古來以稀也仁海嘗禱弘法大師像曰大師雖入那伽定必有分身導物願爲指示令我歸仰一夜夢大師告

曰汝徒成典是其一也海曰以何爲驗曰左足掌有黑子海凌晨往仁和寺驗之果然因拜於地典大驚問之海告其由典曰嘗聞性信僧正出刹利種智行兼備此大師之後身也我豈敢當之乎起而拜謝長元八年皇后禎子（陽明門院）懷妊請典修不空羂索法不幾皇子誕彌後三條院是也帝有睿感革典住房賜額圓敎寺置阿闍梨四人平生之法驗大率此類也寬德元年十月二十四日遷化保壽八十有七矣

贊曰爲弘法大師之後身者敎有性信與公等禪有誠宗寂室等蓋大師已臍第三地故其一生之妙用

可勝稱焉推其利生無邊之願則豈有定前定後之隔乎契經曰菩薩住此地示現百千身一一身百千菩薩以爲眷屬依此觀之與公爲薩埵之眷屬也者矣而今談世間法者聞後身之說則疑以爲怪依其機無因果而不知本命元辰也

和州忍辱山沙門命禪傳

釋命禪姓小野氏春時之胤裔也妙年祝髮投和州大安寺學法相宗後從寛空僧正受瑜伽秘法兼涉台教梵行潔白人皆稱爲住三輪五大輪寺平日歸觀音大士崇信孔勤萬壽三年遊歷諸剎拜瞻聖像

稱忍辱山覺林巒幽邃如千葉芙蕖自謂是沙門之所可憩也輒剏精藍而安十一面大悲像（春日神所作也）不幾鄰近懷德遂化寄坊號圓成寺從此大悲靈感日新四方僧俗瞻禮發信長久元年罹微恙披僧伽梨觀音像前燒香跏坐結定印而化世齡七十八法臘若干歲

尾州賢林寺沙門戒浚傳

釋戒浚尾州賢林寺住僧也五十餘歲不出寺門日夜誦法華一日有物隕於庭上其聲如雷浚起而見之有舍利其色純白置諸砧上試以鐵鎚砧鎚陷而舍利不毀又投水不沈浚乃刻佛像以藏其中畢世供養臨終對像端坐結印而化經數月身不壞州人欽其德樹塔以祀之夫疑舍利之眞僞而或試於砧鎚或投諸水火者支那僧傳亦有之浚公已得降感則何疑之再三試之信心不足乎

江州園城寺沙門心譽傳

釋心譽京兆人金吾衛將軍藤重輔之子從園城寺勸修穆算二師受顯密教法臘已高驗應如響黃門侍郎隆家其室患瘧百醫束手侍郎乞法救譽持念加持其瘧忽拔躍衝藻井瘡痕自愈侍郎大喜有兒

七歲捨備給侍長名隆明長和四年夏帝患兩眼吏部尚書元方賀靜法師之靈爲之祟也名譽加持二一靈降伏御眼即明萬壽三年夏後一條帝違和名山門三井名德修五壇法譽修中央過二七日皆破壇太譽獨留持念聖躬即瘥相國賴通藤公朝退俄病請譽相府皆少女託曰非有佗事惡氣遍惱先于和尚護神禳之癘氣即除譽嘗曰我欲降靈氣閉目觀心其靈忽退必不假呪或曰有驗否譽曰止觀明文古德誤訓也大相國道長藤公登高野山於弘法大師之廟請滿山衆僧供養法華經延譽爲導師蓋智

證者弘法之族挺以異於佗門也長元元年任權僧正是歲秋司圓城寺長吏初寬仁元年冬譽與衆相謀欲始碩學立義於圓城寺三年十一月上表奏朝制曰可因山中唐院置阿闍梨五人治安二年相國道長藤公延譽主法成寺從此智證門徒永掌寺務譽常修彌陀法爲往生之因每至晡時向西合掌誦但聞佛名二十五菩薩名除無量生死之罪文悲涙禮拜臨亾不違日課正心而寂保壽八十有九寬德二年八月十二日也

江州三井沙門行圓傳

釋行圓通議大夫源國舉之子俗名國輔任爲進士隨父行州寵妾夭殁屍已脹爛及圓歸家不敢正視即發感悟剃髮圓城遊衛修心譽之門知忍修學善綜顯密灌頂已降常行彌陀法一日修如意輪供感大士放光現容壇上山王明神語圓曰我名山王公知之乎表三諦即一也山字豎三畫空假中也橫一畫即一也王字三畫三諦也豎一畫一也午三畫而有一貫之象故我立以爲號即是一心三觀一念三千也故我護持台教鎭護國家我身外無名名外無身即身而名即名而身名外無法法外無名即身而法即法而名身與名法無二無二是名一乘是我名義也圓感神蓮于妙義嘗與小野仁海僧正奉詔祈雨海公修請雨經法圓修水天供至第二日甘雨大澍人賀海所海曰非我法驗是圓公法供之雨也後膺雷鳴且是我龍神供之時也至第七日果如海言圓永承二年正月八日頭北面西如眠而寂月輪現室香氣薰庭一七日後門人見墳蓮華數莖生於墳土異日見之一莖亦無

贊曰觀神之所談皆台教圓融之極致也甚可爲奇玅矣又察其人而語之則圓公之所蘊可亦知焉

京兆東寺沙門深觀傳

釋深觀華山上皇子爲兒落餝乃就上首[illegible]密灌後從深覺大僧正承傳法灌頂天機秀發密學歷時長元四年敕任權少僧都長曆元年領東大寺居十四年補山欽仰長久四年冬爲東寺長者尋轉大僧都永承初補寺務二年七月旱有旨於東寺修孔雀經法約以七日當期命弟子光禪持神供居神泉苑膺[illegible]小池禪闍梨蹶倒水中寺僧僉曰是吉徵也先例[illegible]多是夕大雨普及郊甸四年兼領法務明年六月十五日寂壽算五十

江州睿山沙門皇慶傳

釋皇慶世姓橘氏黄門侍郎廣相之曾孫書寫性空法師之姪也其母懷胎誓絶葷羶及生奇異甫七歳登睿山下有柿樹素不結子俗名其地曰不實柿慶問人此地何名人以其名答之旹餘樹皆有實慶曰既名不實因甚有果前至翠微有一館亭置湯藥以給遊人俗呼爲水飲慶曰既稱水飲奈何飲湯乎及上山頂小竹叢生慶復問答曰大嶽也慶曰既號大嶽何有小竹耶隨東塔院静眞僧都學瑜伽法至於護摩灌頂梵字悉曇莫不研覈㕘慈覺大師以祕密

宗授長意意授玄昭昭授智淵淵授明靜靜授靜眞世以慶爲慈覺七世之孫慶夙歴游覽遊鎮西邂逅景雲阿闍梨東寺密傳之魁也慶就請益雲爲偉器悉付祕奥授弘法大師寶帳以爲傳契之信也慶欲入宋國共寂昭上船時鳩數千羽集于檣逐之不起舟師曰恐異人在船乃下衆鳩尚不散逐于慶下鳩皆飛散人多曰八幡大神護雷爲夏於背振山有延殷者顯密之英也相共修法慶誦驚發地神傷以印手撥地地大震殷誡殷曰至于成佛愼勿語人長德年中居于豫州國守知章聽慶法驗修普賢延命法

國守夢普賢菩薩乘六牙白象來入道場慶病大聖歡喜天現形手捧盃曰我爲護神須臾不離帝釋命曰師疾至篤每朝用柔露一盞不可拘禁也其器大容半升許慶如教其病瘳萬壽年中丹波池上結菴閑居刺史章任祝朝令修千臂毘沙門法天子感靈夢賜僧官爲法輿院十禪師有同業覺運長慶數十歳静眞病時啓曰師若不起令我依誰眞曰池上皇慶乃汝之師也運嚴其言就稟密教極致敬禮一朝禮舎利舎利放光盈室慶詣四天王寺瞻禮舎利本是三粒分爲八粒一日薄暮童子來乞侍巾缾身體

偉壯慶問從何許來童曰多年侍書寫性空上人曾一耆頭倫上人齋食我不耐忿以拳加頭其者即死上人慰厲乃驅我去慶與飲食童拱曰願加印咒我易受耳使童數百里外不半時復命或令滌衣服憑虚晒乾不須桁竿靈異甚多一時諸役列坐戲謔以拳打轢車相逆至童童辭曰恐至大故諸役強之童纔加拳吐血殆死慶聞擯去童泣曰昔在山地動者堅牢善女天出現之時也我親見之故感德來也今遭擯斥悲哉長暦年中有慈覺智證兩門之諍朝以慶之德望甚盛一山歸讃於慶慶曰官事若急可宥乙

童朝議思慶之護法神不敢加罪慶在丹丘時夢山王神曰予盍歸本山便剖其背出血三所因茲歸睿山以永承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寂于東塔院享齡七十三其三血者表三派密傳也果有門弟長宴院尊安慶三傑各產門標支派連綿云

贊曰慶公者慈覺之法孫性空之族姪精于密乘靈於加持也有由來矣意者匪啻密乘顯教亦復如是人只依其所長而言之爾

京兆眞如堂沙門戒算傳

釋戒算不知何許人久留睿山學台教遍觀理後專修西方教永觀二年春常行堂本尊彌陀夢告算曰吾將思出聚洛濟度一切衆生汝其謀之算乃告衆相俲於東山神樂岡正曆三年承宣旨建構成號鈴聲山眞如堂五年八月十一日請山門碩德遷佛供養長保元年春算造刻丈六涅槃佛安後門階殿自二月中旬至四月初營涅槃會修不斷念佛每日午時算講淨經都人士女羣來填門天喜元年正月二十七日至老疾逼正念而化保齡九十二矣中古移寺洛中屢逢飛馬災元祿年中復歸舊址焉

本朝高僧傳卷第四十九

音訓

拳逵員切　迸比孟切　亟色櫛切　飡千山切　遝達合切

藐冉沼切　圞盧官切　賾側格切　按於幹切抑也　斥昌石切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四十九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五十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感進四之五

江州延曆寺沙門源心傳

釋源心奧州太守平基衡子少登叡山隨西方院院源剃戒就寶幢院覺慶禀顯密法行業純精善論法華聽者忘倦書寫山性空裝法華一部日須待靈山同門衆來慶讚此經一日謂徒曰今日慶讚人來矣其日心渴請爲導師心年尚少不辭登座演讚流暢空嚫菩提子念珠其數有九十八顆相國道長藤公聞而乞之某年五月梅雨始晴有蒙衣女黃昏于謁曰妾在東山祇園某所頃者得佛像請師慶讚明日午時必仰光賁心許諾女合掌而去心赴請期女出迎肅文席雙敷畫屏四施小堂安佛莊嚴端麗既齋時至備六高几著赤裨女三四人出盛饌交薦其味甘美殆非人間齋畢說法女人數十圍繞而聽女門送曰以無傔從不獻達嚫爲凌晨人齎肩三十匹辭曰昨日之法施也使相其依人境失矣心曰羅剎國人化作佛堂試我道法也而其絹用之不盡云又心一日衝雨入城一女趨就而泣曰我羅剎女也鬼帥遣我捕人倘不得則斃我身願師法力拔出我苦心歸講法華者一座其夜夢謝曰依師講經脫鬼趣升天界矣永承二年補延曆寺座主五年冬任大僧都天喜元年十月十一日無病而化壽八十三矣

城州勝林院沙門寂源傳

釋寂源左大臣雅信源公之子也俗名時信早繼門業躋於羽林俄厭世相從池上皇慶落髮出家學顯密法能挹器水長和二年入大原山創勝林院六時行道感毘沙門天執蓋隨後臨終之時有紫雲覆林之瑞云

江州延曆寺沙門源泉傳

釋源泉播州人上園城寺久隨餘慶精研奧賾住三井法輪院禀顯密教長久四年淸涼殿最勝會詔爲講師詞辯頗至四天王品廣目多聞四主現於殿上帝起禮拜餘者不見敕敘法眼爾來最勝道場敕設四天王座寬德年中任權僧正天喜元年春三月丞相賴通藤公宇治平等院建阿彌陀堂齎落慶日招請三井山門碩德營供養法泉爲導師秋七月爲平等院阿闍梨尋領寺務是歲十月二十六日奉敕爲延曆寺座主衆議鼎沸三日退還二年三月某

日化歳七十九

江州睿山沙門桓舜傳

釋桓舜號月藏備後刺史源致遠子入延暦寺從座
主慶圓肄台教譽于山中貞圓日助遍救時有大名
合舜爲四傑矣遊化豆州詣溫泉神祠七日說法夢
神告曰師早歸山必昇顯位後當生西方淨刹未幾
有詔宜爲最勝會講師至大僧都任法性寺座主領
天王寺天喜五年九月十日年滿八十安庠而化舜
詣山王明神祈福經年無應祈稻荷神第七夜夢神
女出殿持片紙貼舜胸上有千石二字舜大悅俄山

王明神備儀衛來神女出迎曰何故動尊儀耶神曰
沙門桓舜求福於我尤爲懇到我所不應者以此人
畢一生當生淨刹若受富樂恐著穢土難得出離故
爲彼來也神女驚曰妾不辨事漫酬精祈乃收其紙
而去舜夢寤拜山王云

贊曰吾佛之制壞衣瓦鉢而已求福者非志也矧凝
福者三世之冤乎山王之不與亦守佛意矣舜公以
非禮之需而得來果之微者以其直性乎

江州三井沙門覺助傳

釋覺助平安城人金紫光祿大夫藤道雅子以入園
城從行圓心譽二師受秘密教早得法驗天喜三年
冬藤亞相經長妻有病延諸名德修五壇法助預焉
中夜妻死諸師破壇助獨不去持念益堅至明日晡
時死者俄蘇大丞相賴通藤公奏加僧官經長之妻
丞相之女也助持督證空命畫明王常日拜供所住
之地渴于井水祈求其像冷泉湧出人名其地曰法
泉房康平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寂

江州石塔寺沙門寂禪傳

釋寂禪菅野氏平安城人筑後刺史文信子官至工
部員外郎常慕佛法不樂仕途眷乞薙染父不聽焉

長和二年罹蓼莪之憂以年三十遂上睿山禮座主
慶圓剃髮稟戒勤學台教又從慶祚受三部密處處
雲遊杖錫無定晩居江州蒲生郡石塔寺塔即阿育
王所造八萬四千之一也禪誅茅菴坐觀念佛治暦
三年八月患風痺禪誦不怠至二十日命門弟子曰
明日雞鳴辨於浴湯便澡沐了跏趺繩牀合掌念佛
如寢而逝異香盈室荼毘所四遠芬郁發越數日始
滅年八十三臘五十餘此夕皆夢禪乘紫雲聖衆奏
樂相偕西往矣余如蒲生郡拜塔靈塔高二丈餘徑
可八尺石厚一尺餘三級九輪巍然出於林表無蘚

封傾側而如新削成者因尋塔縁起寺主曰昔聖德太子近江之地建四十八寺茲寺最後所成初號成就寺爾後一條帝以感夢使中使登山蹤跡果見塔標在地令民鑿開塔基具體而全從此改額號石塔寺至今塔之四邊雖經春夏不生一艸余裴徊歷觀實如其言也

贊曰契經曰阿育王八萬四千之塔散在東方小洲隋沙門會函唐武德末來入吾國貞觀九年還曰日本琳谷東隅佛法晩至未知已前有育王化國人開發土壤往往得古塔佛像矣以此觀之育王之塔在

此方者久矣嘗聞鎭西關東處處名區猶有育王之塔基是皆與經合符焉禪公臨亡發妙香薰五分法身自然應於靈塔歟

和州東大寺沙門覺源傳　濟延

釋覺源華山帝第四子在幼稚時敬肅信佛從醍醐寺明觀僧正祝髮受學後就淡覺仁海二師稟灌頂法長元三年居傳法阿闍梨位寄心密修靈感尤多敕任醍醐寺座主長久年中敘權大僧都永承三年夏司東寺長者尋兼法務康平二年冬任東大寺五年夏轉權僧正治曆元年八月十八日寂壽算六十六又釋濟延有密學任大僧都治曆三年六月旱敕於東寺修孔雀經法即日大雨任東寺二長者延久年中寂歳五十九

江州三井沙門賴豪傳

釋賴豪伊賀刺史藤有家子丞齔冠纓入園城寺謁諸碩德習串顯密博學高義尤有感驗白河帝敕祈冢嗣承保元年冬皇太子生帝悅優詔任其所望豪因乞園城寺戒壇而山徒業已堅執不解是以不能敕裁豪深怨望不出承曆元年敕文遂薨豪應德元年五月四日無病而寂年八十二世謂豪死成鼠爾

破睿山聖經俗說每每不足信焉

京兆仁和寺沙門性信傳

釋性信三條帝第四子母羽林大將軍藤濟時之女夢梵僧託宿即有身寬弘二年八月一日生神光照室雖處幼沖佗如大人七歳有親王宣諱曰師明長和六年帝昇遐爲棘人欒欒哀毀過禮逮十四歳入仁和寺師大僧正濟信落飾出家往東大寺登壇具戒十九於仁和觀音院就信公受傳法灌頂天性靈敏至悉曇學無不通串又耐勞苦身不解帶口不茹葷驗力漸盛修練功成法驗如響萬壽二年爲灌頂

阿闍梨宗延赴會執支井井本師齊信不勝慰喜自
執寶蓋從延密灌師爲弟子執蓋隨後者信之例也
治曆元年皇太子病加持立愈三年秋復病信於閑
院修孔雀經法不幾再差太子喜覰弘法自筆十臘
尚及驛驢二匹四年春後冷泉帝不豫於賀陽院行
孔雀明王供至第七日聖躬平復延久四年太子疱
瘡愈面瘢令信修藥師法太子夢一高僧來自仁
和香水灑面覺瘢如拭後朱雀帝藤皇后兩手有瘡
大醫博士雅忠奏以難治信誦大日藥師火界等咒
精祈至曉頓愈左僕射藤敎通久病不瘳到仁和寺

受信加持經三日後病除歸家治曆三年春藤公患
癰醫家失術信修孔雀經法修中癰治博士雅忠吐
舌驚歎曰凡癰及徑五寸則必死矣咒力不可思議
也藤公大喜割尾州堤田莊阿州篠原田寄仁和寺
藤參議師成數月病惱謁入仁和經宿病瘥藤亞相
師忠之妻病熱如火信乃授戒咒灑香水熱漸尋愈
太相國道長藤公之女彰子（稱上東門院）初二歲死信在
高野藤公大哀畢屍錦囊就山乞救信持五鈷加持
郎蘇信此夏在山修尊勝法及期滿還和州牧藤伊
綱迎信拜曰私第在路願奉一宿中夜藤牧懷死女

泣曰貴重法救侍僧皆曰藤氏狂矣信素慈仁愍諾
加持稚女忽蘇經範法師耳根生腫醫方無效來乞
法驗信持念須臾膿出腫平沙門延禪童衣狂病與
信生飯童子託言我老狐也爲神所縛痛不可言自
今不作惱害狂疾頓除凡得信袈裟片段念珠一顆
鉢飯少許者病患皆消承曆元年二月洛東法勝寺
成選名德侍供養導師信中選敕主寺務二年戊午
修大乘會於法勝寺帝迴翠華永保三年於六條宮
修孔雀經法敕敘二品皇子出家昇于品階信爲始
也修孔雀經法前後二十餘度每修有應應德二年

九月二十七日向西唱佛端坐而化昔紫雲見焉音
樂聞焉春秋八十有一火浴衣帶不壞信三時勤修
丁生不虧世謂弘法之再身也
贊曰信公派出天潢入毘盧海誠精純白三密相應
左之右之從其所禱比本宗之始祖不減其德是又
異方之高僧所絕而無也

京兆仁和寺沙門長信傳

釋長信大相國道長藤公子初從延尋僧正剃戒後
拜性信親王傳灌頂密印永承五年冬任權少僧都
尋敘一身阿闍梨天喜二年秋司東寺長者治曆元

年秋領寺務并法務明年轉權僧正秋七月纔旬旱
敕信祈雨率二十僧於神泉苑修孔雀經法至期不
雨奏延三日於是文武百官持華齋香詣於泉苑應
時大雨霑足而歸延久三年夏詔住圓宗寺帝率百
僚行幸賜封二十五戸四年歳九月晦日遘病而寂年
五十九

京兆仁和寺沙門信覺傳

釋信覺太政丞相公季藤公之子卅歳出家從大僧正
深覺承灌頂法密學修感朝野欽仰延久元年敘法
印三年辛亥住東大寺承保元年移仁和寺任權大

僧都明年春爲東寺長者并司法務承保二年自夏
至秋旱魃爲虐詔内殿床延俊先祈無應更敕覺祈
約二七日修孔雀經法當第十日膏雨連日敕藏人
辨伊家東寺壇所賞聽輦車二年正月任權僧正承
曆元年春轉正後辭僧綱蔚居福岡應德元年九月
十五日正心而化年七十四皆稱福岡僧正

洛北大雲寺沙門文慶傳

釋文慶參議藤佐理子從園城寺餘慶悉得顯密奥
祕又就觀修勝算二兄益研所業感應日著名聞輦
下敕住洛北大雲寺維智證門侶多集巖藏藤后彰

子醫藥無驗敕慶加持修不動供明王託曰皇母之
命雖定業極依子丹悃當延三月果過九旬而后崩
詔任法印慶修千日護摩至結願日不動尊形現爐
壇上吏部尚書敦忠親王三條帝之子就慶出家法
諱悟覺嚴藏西谷構理智院觀坐誦經因剏寺江州
島之郡莊慶夢跋難陀龍供閼伽水左袂拂地窓泉
沸騰因告曰此水在茲人未知之是三井金堂水源
也晨視其處果清泉出冬溫夏冷不分澇旱號跋難
陀龍池園城慶祚來臨池曰金堂水源則請試其實
投念珠歸已經三日其珠數浮在金堂水三日遲滯

以報嚴藏也從此三井門流念珠無絶云

京兆釋王寺沙門賴尋傳

釋賴尋山城州人未詳何姓或曰攝津守源滿仲之
子也隨仁和寺性信親王稟傳法灌頂性嫌僧綱終
于阿闍梨位開釋王寺爲第一世博綜密乘事相無
缺持不動尊常修護摩至八千枚見明王兩脚云

城州愛宕山沙門眞統傳

釋眞統住愛宕山月輪寺常持法華常誦經曰常在
靈鷲山及餘諸住所日本豈不在餘所乎願我親見
眞佛仍作猛苦念勵誦經毎字三禮閼伽一前漸歷

年所遂終八軸其夜夢神人告曰當詣石清水翼朝詣祠見統在帳前主殿阿出俄社務告曰夜來感夢殿神高賓不可輕蔑請統恭敬焉統因知牟尼之應迹也

遠州湖海寺沙門大聖傳

釋大聖遠州城東郡湖海寺住僧也德行邁人驗法蒙物嘗以牧馬聖祈尊像賊自被縛聖命免之平生修彌陀法示寂之時蓮華三莖植于壇下遠近緇素競來瞻禮寛治年中也

城州醍醐寺沙門義範傳

釋義範姓藤氏肥後州人隨事仁海習東密厥後從成尊受兩部灌頂又拜性信益究蘊奥其性豐直持念如意初海病胸授弘法之五鈷修大佛頂咒痛心即差開遍知院傳示密法範在道場高談交誼弟子承任寛之無人只有大師畫像其像於今在院焉永保二年夏秋之交議伺大旱帝敕範俊於神泉苑修請雨經法範師傳法灌共長於俊因懷憤怨入醍醐山修寶樓閣法礙俊之修既而苑上黑雲靉靆王城之人冀望必雨醍醐山頂暴風俄來吹散苑雲如是數四都下童謡曰範俊雲又馳義範風復吹過二七日俊破壇去應德三年冬敕爲東寺長者任權少僧都寛治二年秋旱奉敕修請雨經法於神泉苑至第三日大雨降灑詔藤參議爲隆賜璽書曰法雨靈驗下民歡娛天感有餘賞可依請二年春依病辭諸職閏十月五日取滅於所住年六十六矣

江州睿山沙門禪意傳

釋禪意在台嶺稟密灌於尋禪僧正持修精勤得法驗成貧者乍富疾病即痊詣紀之粉河寺祈觀音大士曰願得高位不然示我來果夢大童告曰三密堅修必得聖果意還山菴居長時觀誦臨亡手結密印口唱阿字湛然而寂不記壽寛治三年春也

贊曰欲高位思來果者欲癡之舉也然修驗成者何也通曰事相者不釋慧愚行者意念純壹則必獲悉地矣若夫三密成熟達阿字之性者聖果何疑哉天童之言於意公豈徒然哉

攝州兔原山沙門慶日傳

釋慶日京兆人久在睿山長于義論晩住攝州兔原講法華修密法艸菴之外無別宇經論之外無餘資每雨夜出行必有持炬擎笠者行人近而見之炬笠共無又稽紳車馬之客盈菴駢闐村民伺見人馬烏

有臨終無病誦經結印而逝忽有百千人悲號慟哭天
里民驚往但聞其聲不見其形時人皆謂諸天神聖
之冥感也

越後國上山沙門佛蓮傳

釋佛蓮止江州安祥寺修法純眞後居越後古志郡
國上山三時湯沐持誦法華從者倦皆逃去忽二童
來曰我等二人能任給使自稱一名黑齒一名華齒
強力勇健負薪汲水設浴營齋使令隨意不知世務
遠離諸緣一心誦經某年月吉祥入定過七七日二
童亦去

贊曰黑齒華齒者十羅刹女中之二天子也法華會
上同聲白佛言欲擁護讀誦法華經者除其衰患以
此可知經文無虛佛蓮之有德矣

江州延曆寺沙門良眞傳

釋良眞號圓融源通輔子其先光孝帝之孫學於座
主慶命後嗣僧正明快顯密兼通修驗揭焉名卿貴
士趣慶崇奉永保元年秋敕補延曆寺座主三年冬
法勝寺堂塔落慶詔爲供養導師承曆元年白河帝
又敕眞禱儲明年冬太子誕卽堀河帝也舉任僧正
寬治五年加大僧正藤后媞子郁芳門院疾賴豪之靈祟

也敕眞壓之率二十僧轉大般若於日吉社修威德
法於慈慧廟社殿震動廟放電光期滿無効宣令歸
山奏延二日堅誓持念咒縛崇靈后惱卽安上皇睿
感賜以桑絲二十匹衆各十匹又前唐院置阿闍梨
六人日吉社寄封五十戶聽牛車賜良馬六年冬大
衆騷擾退居西京七年八月山徒數千相率燒破眞
之住房弟子房舍撤處山中者永長元年三月上皇
幸房問安眞獻龍智菩薩之五鈷杵以二年五月十
三日取滅住房春秋七十一時人稱西京座主
贊曰永保寬治之時山徒拂亂數焚破三井及眞房

舍弟子之院以眞之純感而據重職坐視無奈之何
吁至劫火洞然大千亦不能免者與

城州醍醐寺沙門定賢傳

釋定賢大納言源隆國之子從醍醐座主覺源僧正
受灌頂法學術純眞馳名密教康平五年補醍醐寺
座主永保三年任權少僧都司東寺長者應德元年
領寺務二年冬十月東寺寶塔落慶爲供養導師三
年冬兼法務寬治三年夏五月久旱敕就東寺修孔
雀經法修中兩度降大法雨賞任權大僧都初秋又
旱醍醐住房修孔雀經法至第三日電雷響天甘澤

流地永長元年敘法印康和二年十月六日化年七十有七

京兆東寺沙門經範傳

釋經範參州刺史源經信子投仁和寺從親王性信稟兩部灌頂瑜伽祕軌修證入神嘉保二年權東大寺寛治三年任權少僧都六年春爲東寺長者康和二年移山階寺轉大僧都明年敘法印是歲七月尤旱敕範法雩伴二十僧修孔雀經法於東寺僅至二十日雷雨大澍四日相連賞補法務長治元年三月十七日寂住世七十四初承曆四年春二月仁壽殿火

觀音供絕十六年永治元年春範奏繼絕帝宣給事中成宗曰方今仁壽未成何修之有範復奏曰我祖弘法置此供將仁壽爲常殿故修於茲近御清涼清涼爲宜以近宸應修也繇是而言縱仁壽成未如清涼之密邇帝以範言爲然令移於清涼範與定賢代而修之於今不絕俗曰二間供

賛曰觀音供者宮典之大者也建迺祖之範修而讓畢於人斯一物者人之所難而以爲易焉復議之言正而不阿補家之闕者範亦在焉已

河州錦織沙門行觀傳 良意

釋行觀皇太子敦明之子三條帝之皇孫也慕勤息行依三井之定基僧都削髮進具顯密二教悉登靈府任大僧正而隨其性之所好棲遲乎河州錦織鎮守府將軍源義家有鍾愛女無病俄死聞觀證驗屈請懇乞觀作法加持女忽甦生源公起拜曰子孫永歸師之門葉觀不樂官寺終於所住時人稱錦織僧正又釋良意與州刺史藤良經子承觀公法常居三井人稱其所住號唐房精于台教尤究瑜伽

京兆仁和寺沙門覺行傳

釋覺行白河帝第三子母藤氏九歲入性信室習誦

密教十二祝髮後補仁和寺務寛治六年春任一身阿闍梨於觀音院就大僧都寛意入灌頂壇承德二年春修結緣灌頂餘校圓宗法勝兩寺康和元年春敘親王俗曰法親王二年夏鳥羽上皇不豫行率僧綱四員阿闍梨十二員於紫宸殿修孔雀經法七日平愈四年七月尊勝寺成行爲供養導師帝幸法會詔補長吏秋昇二品長治元年尊勝寺裡構灌頂院修結緣會是日法駕臨幸賜賞十一月十八日寂壽算三十一

江州園城寺沙門隆明傳

釋隆明太相國道隆藤公之孫黄門侍郎隆家之子從園城寺心譽明尊學顯密法自十一歲衣不解帶修練精進効感如神寛治元年爲護持僧二年春白河上皇幸高野山供養山衆請延暦寺慶朝爲導主而太師遺制不雜他門朝以慈覺徒山衆議曰智證之裔不違祖制乎依此更命明爲導師明啓白曰從世尊辭王位而入雪山今太上皇出射山而攀靈崛往昔未聞向來當鄰雙眼漣漪上皇拭涙三年秋上皇幸睿山俄腰疾發山衆加持御惱不息召明持念卽時平復五年三月藤后娠子有妖病召明加持后

日任僧正以謝法驗爲五月又發明又加持時稍發之崇靈幻出明曰我在園城夢遊于唐院公曰先師心譽遷化之後園城佛法久致寂寥子盍吹法螺補其闕典此語還記否公自今後不可近宮后病有間至是漫無初命稱病不出后日從病惱瘥僅經三十日愁非可貴明憤激曰惱片時之命有情之常也況延一月乎爾後崇發頻召不起使參議時範宣綸言於是入宮作法加持妖卽時除署權僧正六年七月白河上皇幸金峰山請百員僧供養法華經百部金泥五部大乘經明爲導師還御惱發明持念卽平

永長元年藤后遂崩既經日時召明祈蘇明曰我七歲辭父母自十一歲持尊星王其誓曰削成札而作生札今非始延本誓不謬高探念珠誠心加持后得暫蘇食頃長逝闔宮奇歎未曾有也嘉保二年聽輦車爲最勝講義者康和四年授大僧正承德二年任三井長吏長治元年九月十五日取滅行年八十五或曰四年寂臘八十八也

京兆東寺沙門覺意傳

釋覺意源參議基平子得長信僧正之手度沐性信親王之灌頂二師密軌具達玄奧住仁和大敎院承

保二年敍法眼移圓敎寺任權少僧都應德三年轉正嘉保二年加東寺長者明年轉權大僧都嘉承元年六月亢旱敕意祈雨七月五日於東寺灌頂院率伴僧二十員修孔雀經法至十三日雷雨十六日又大雨弟子嚴覺賞敍法眼二年三月弘法之忌日取滅於大敎歲五十六

京兆東寺沙門範俊傳

釋範俊興福寺大威儀師仁齡子也初從傳法院松朝粗問識智後依小野成尊僧都稟兩部大法專學密敎義範齊名延久六年成尊寢病白河帝遣中使

興疾且宣曰俊與範孰愈尊奏曰二子無優劣皆二十弟侍尊塋首見俊中使以事復命帝知尊之意實在俊也永保二年承敕禱雨爲範所凝隱那智山屬皇儲有災祥帝甚憂之夢異人奏曰應請竹人禳之寤詢羣臣無能諭者江都督匡房曰以臣料之範俊是也從竹從人帝即感悟詔俊歸都即日入內修愛染法災孽消除宮中安寧敕主小野曼荼羅寺帝讓位俊遷鳥羽宮爲護持僧常陪離宮修愛染王及尊勝法任權大僧都俊以弘法大師飛行三鈷密軌及小野相承祕書奏納鳥羽寶藏弟子嚴覺監司藏室康

和二年補興福寺務長治三年爲東寺長者兼領寺務天仁三年任權僧正天永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化報齡七十五世呼曰鳥羽僧正

洛北大雲寺沙門恆久傳　圓慶

釋恆久或曰出朝貴家隨慶祚于園城承顯密訣緒字岩藏號蓮華坊功積修成救急除疫飛鉢空中如僕飛翼或誦祕咒躍鈷壇上朝廷嘉其驗德任傳法阿闍梨位不詳其終又同寺有圓慶太內記慶保胤之子也保胤出家後曰寂心慶承法文慶住大雲寺嘗命大佛工定朝雕刻五大尊像安如法院密感顯應每修護摩不動明王現於壇上云云

本朝高僧傳卷第五十

音訓

喫 同喫　蓼 盧谷切　佗 魚乞切　欒 盧官切　尿 盧彌切　闍 伽 上安萬切 香水器　蔑 蘭列切　堤 杜兮切　變 同鐖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五十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五十一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感進四之六

江州延曆寺沙門増譽傳

釋増譽權大納言藤經輔子自齠年比伏膺佛乘師園城寺行觀僧正得度硏學弱愛抖擻歷尋聖跡大峰葛城躡嶮涉蒙兜練難行神感播都任三井千光院又於洛東建聖護院移熊野神應德元年秋中宮賢子崩白河帝召聽法華實相之旨傾心佛法敕任法印寬治三年三井覺圓讓法務於譽是歲五月畿

邦久旱上命有司掃神泉苑敕譽祈雨修孔雀經法及第七日天陰雨灑大蛇出池巡島一市雲亦涌出雷雨如綆至翌日霽朝野嘆曰時及澆季佛法有驗八年秋補天王寺主永長元年任權僧正承德二年司廣隆寺康和二年補園城寺長吏三年春白河上皇修論議於鳥羽院詔譽爲論義者四年轉正補三山檢校此職自譽而始五年正月藤后苡子崩堀河帝哀惜未葬已過旬日召譽曰人命有限佛神難奈然憑法力見暫蘇息朕意足矣卿竭丹精加持無驗因自訴曰昔在唐院修法每尊滿一落叉素志未勉

今奉王敕將見咒驗雖定業豈不發一言乎高誦神咒誠精加持而后蘇言語帝悲喜不分移時永訣宮中上下歎未曾有也鳥羽帝初募士相撲有遠方者膂力邁羣敵手忌憚咒詛臨期俄腫發胸將發角場時譽賜座遠方哀乞譽乃加持其腫立消得決輸贏一場嘆奇住洛北一條寺富家之兒連日患瘧入寺乞救譽與客碁通命不顧兒瘧既發身手顫栗局終呼來置膝上曰不發不發搖兩三回瘧疾頓愈長治二年任延曆寺座主尋轉大僧正兼領尊勝梵釋崇福等十三大寺嘉承二年爲最勝會證義者永久

四年二月十九日禮不動彌陀二像面西而寂壽八十有五矣

贊曰譽之練苦也登熊野山凡十三度非人所能禁故其驗影響焉白河上皇幸熊野日譽爲先導仍得大峰檢校職今修驗家攀三山者以聖護院爲本者從此始焉

江州安祥寺沙門嚴覺傳

釋嚴覺諫議大夫源基平子仁和覺意園城行尊之弟也才儁諸兄從東寺信覺削染受學祕法永保三年承覺灌頂康和四年冬拜範俊重受密灌盡小野

流任勸修寺務安祥寺闡揚密乘學徒常盈永久五年加東寺長者是歲夏旱奉敕於神泉苑修請雨經法修中霖雨普潤元永初年行仁王經法於禁殿保安元年任權大僧都二年閏五月八日寂行年六十六有神足五人共一時之俊傑也增俊開隨心院為第一祖大弘密乘寬信居法勸修寺宗慧嚴法安祥寺小野密水分三派矣

京兆仁和寺沙門寬助傳

釋寬助藏人頭左中辨源師資子自幼拜隨遍照寺經範僧都學瑜伽教十九任阿闍梨承曆四年春拜

性信親王稟傳法灌頂及密軌信公稱曰當恢弘我法者也從果出覺法永嚴信證覺鑁寬遍聖意等諸傑居成就院肇舉四曜康和五年正月五日堀河帝詔修五壇法助行金剛夜叉法夫此法者密宗祕軌必擇其人助兩回修其出於人可知焉長治元年任權少僧都二年夏為東寺長者秋八月任遍照寺嘉承二年轉大僧都補仁和圓教二寺此冬為護持僧相次領圓宗東大廣隆諸大剎天永元年六月彗星東出其光可六尺許詔助禳之治壇宮殿修孔雀經法修中妖星沒賞置阿闍梨五人於成就院明年春

兼法務任權僧正夏五月修五壇法厭興福衆徒有事入洛永久元年秋八月帝弗豫入宮修孔雀經法不日而瘳帝下宣曰東寺結緣灌頂小阿闍梨準南北三會講師當任僧綱也助上表謝恩曰虞詔盡美望翔集於鳳凰夏屋開基識來賀於燕雀物之相感取諭如斯伏奉宣旨東寺灌頂阿闍梨耶殊應玄濟可登綱位者恩出望表歡溢身涯漢朝白馬之勝躅也比榮光於摩騰唐室青龍之餘流也繼寵澤於惠果況秋桂嶺幽忽驚皇風之遠振午茶竈靜更遇佛日之再中凡在方袍莫不悅豫伏惟鍾一千之昌期

居九五之尊位垂慈悲以茂育羣生崇敎法以潤色鴻業遂使眞言三密之雲與慶雲而新聳灌頂五智之水與德水而長澄踢踊于莓苔之庭娛樂于烟霞之洞不堪拜賀之至謹詣闕以聞四年夏轉正翌年春主法勝寺元永元年夏四月重補東大寺務五月久旱奉敕於神泉苑誦經即日大雨冬移最勝寺保安二年秋白河上皇御惱行五壇法修中平復冬十月轉大僧正拜賀之日聽乘庇車天治元年三條內裡禱中宮產翌日分娩助修孔雀經北斗法凡二十度皆得法驗是以王公士庶靡不恭敬時人稱法關

白二年正月奏辭諸職上元溘然齡六十九法臘若干葬于池上寶塔院

贊曰弘法之後雖傑出多若助公者復稀見其修證實一時之有德也漏於釋書故世稱不高考之諸記以發下璞之溢美矣

京兆仁和寺沙門禪譽傳

釋禪譽號賢聖房肥後守重房子性信親王傳法灌頂之嗣也官昇僧都居仁和寺白河上皇爲女院產名時名德修五壇法譽修降三世壇方修法閒中使勞問諸師皆首譽獨不顧垂淚精祈淚洒供物頻入爐中以譽回奏少選平產承德二年上皇御惱寬信兼意隆寬及譽依敕修六字法譽修護摩壇御惱復常天仁年中補東寺長者大治元年三月十七日寂歲六十九

城州醍醐寺沙門勝覺傳

釋勝覺左僕射源俊房之子母氏妊夢白象入懷產于鳳城資性柔順謙光及物師醍醐寺座主定賢入密灌頂又就義範範俊益琢堂奧住三寶院八十餘咒日課暗誦常修理趣三昧効驗早聞於世應德二年補醍醐座主寬治六年移廣隆寺長治元年董東大寺二年春彗星出奉敕修仁王經法妖星逐日而沒嘉承二年任權少僧都天永三年六月久旱敕修請雨經法於神泉苑至第四日急雨降注宣尚書右丞藤顯隆賞賜甚厚尚書大悅延覺府第設筵申賀孺子謌曰阿耨池水通神泉滸摩尼峰風吹一味雨詞韻應節滿座驚聽尚書曰異哉誰教汝邪孺子曰夢叟教口明日府會謌以此曲爲永久五年夏旱又雩於神泉第四日小蛇蟠壇下其日甘雨普澍率土覺既還而憩僕射亭敕滿七日覺奏曰既得悉地重奉綸言神咒法驗不愆今日獨往神泉精祈及昏黑雲俄起暴雨滂沛白河上皇召僕射曰卿之子勝覺展天下之寶也朕欽其德僕射退見覺合爪感淚也保安元年冬轉正天治元年春任東寺長者翼歲春兼法務尋領寺務夏五月修孔雀經法於三條殿祈皇后產修中出胎上皇悅賞任權僧正是歲再補東大前後十四年也覺尚素丹不愛財物法供之外佗一營如遺晚年感進益冠一時患疫瘧者投院自痊大治四年春遘病四月朔化于住院山林震搖雲霞覆天樂享年七十三坐臘若干夏先滅三日孔雀一雙翩躚座傍見者髣髴矣付法弟子二十四人定海賢覺

聖賢等皆是宗英各立一家醍醐密派分爲三流矣

贊曰生感泉龍之澤沒現佛土之瑞雖古之高僧不可識面覺之能事畢矣

城州來迎院沙門良忍傳

釋良忍尾州富田人嘗登睿嶽學顯教於良賀稟密灌於永意自承德初隱大原山日誦法華一部唱念佛六萬遍天仁元年欲建精藍夷基趾晝結界鬼魅偶語曰師之法力雖驅逐我法末之時復當歸止翠歳寺成號來迎院待賢門院宮人每來聞道於忍一日未遑謁到門思忖我是婦人屢屢入院倘無知者

妄生疑謗得不累及我師耶忍出謂曰婦人所惟非無其慮但固志於道耳忍修八字文殊法庭上巨石變作獅子回旋哮吼一日異人來謁曰師奚不唱融通念佛乎忍曰何謂也曰同我所唱融會衆人衆人之唱互通于我所謂融通也何者衆生無邊故其功德踰於獨稱者萬億耳願師以此勸誘四海我亦倡天神地祇而衞師法焉忍曰公何人耶曰我毘沙門天也言訖即隱從此專唱融通念佛忍自作疏博勸四衆天承二年二月一日取滅年六十六忍建一宇度經律論名如來藏所持彌陀經時時放光其徒崇爲鎭寺之寶焉

贊曰忍公修學之餘又於顯密聲明近習遠傳諸師音訣綜集大成精微入神常以此業廣作佛事一轉其音聲輪則屈節嘹亮如水觸溪梗亹亹涵涵類風吹嶺松蕭蕭瑟瑟使人圓滿一千二百耳功德由是大原成梵唄之場今之教家流習聲明者祖述於忍焉或曰忍之音演古今無儔準深唐僧傳嘗有唱導聲德之二科而傳何不爾耶通曰感通者本也音藝者末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釋書亦無二科捨彼取此以攝諸感進之篇焉

江州園城寺沙門行尊傳

釋行尊諫議大夫源基平子小一條帝孫也其母妊時夢詣睿山中堂藥師佛舞手慕法瑞明尊僧正祝髮園城學密積豪稟兩部灌頂於覺圓及十七歳潛出三井名山靈區杜多跋涉嘗入大峰誦咒苦行一夜大雨菴中欲流登嵓危坐命將終焉誦我不愛身命但惜無上道文俄童子來捧足保護從此隨逐靈驗益多或宿山嵓二童與枕或臨河岸大童撐舟麗景殿妃尊之養母也久淶邪疾使僧信禪入山促歸尊曰修願未滿不可下山尊乃咒獻柑子一顆妃嘗

之怪又往泉州眞木尾山匿名役事山下村女產難需救山僧有故遣尊持念孕女平產家主嘲與特牛一頭梅壺藤皇后詮子尊之異姉也聞其在山命國司宗基寄帛衣官米山僧始知貴種愧謝尊卽遁去遊歷諸所郁芳門院邪氣遍惱隆明增譽在宮持念以尊與奏下敕召尊隱幌呪持數剋靈邪移人后醒遂住三井平等院每冬練行駐錫大峰後于公主久受妖病尊奘幼女加持移魅公主卽痊而魅女忽失五日不得尊勤持念宮藻井上俄有寔聲尊曰妖也使護法神捕之鮮除寸餘魅女下落永久元年帝患

腰痛起居不安尊侍御座讀千手大悲經帝頻欠伸扶起平安有一宮人爲魅斷髮詔尊護念又飾幼女加持幼女懷中出小刀曰或命我執此刀斷髮益宮娃妒寵巫蠱之也尊命縛之女曰不能尊厲叱曰汝已能斷豈不能縛邪女以手縛之一毫無差藤才人有狂疾其魅託稚女嬰故紙宛如筆爲與尊墨跡縮手恐怖野州刺史平師季之妻妖疾歷年以尊袈裟覆體疾愈復發發時惡於其臂彎曲不伸負痛叫喚尊呪桃子蹴之如故二年夏關白忠實藤公賀白河上皇六十聖算相國有痒癖瘢見面期至求驗一呪

消愈又瘡發尊誦千手經命枕藤除矣四年春補三井長吏是秋授權僧正元永元年領天王寺平等院寺務保安四年任天台座主長承三年敕爲衆僧上首中納言藤顯隆苦瘡加持卽消割江州水田二十町寄園城寺尊以此衆供修百座仁王講永爲恒式過越廚瀬投宿一家其女暴死尊坐屍側護持女活女父母悅以其地爲院莊尊之母嘗臥瘡加持長不發繼嫉兄覺意僧都感嘆以爲孝純何事加旃天治二年轉大僧正鳥羽上皇第三皇子薨尊入宮曰法君無効不再歸山專心持念皇子復生呪粥一盃獻

之始乳賜以巾車雲客副送藤璋子（待賢門院）將入內上車俄在路尊加護卽時醒寤上皇加賞尊辭曰臣僧緇階邁于分矣保安冠火本寺未建賜舊復詔恩莫大焉仍啟賀州大守季成經營壯麗園城再興尊之力多大治元年夏腫發背醫藥無功尊高誦千手大悲經未移數刻腫靡潰愈長承四年二月五日手持五鈷口唱佛號怡然而化齡七十九（或曰八十九歲）矣初天治二年夏尊坐道場五部夜叉中一夜叉來摩頂安慰柔軟如人造五夜叉安六角東洞院是歲十二月火于洛陽定中所見夜叉一軀免餘焰云

贊曰佛法之在乎世譬諸鑿地得泉撃石出火焉患無修之人已尊公隨佛言量所信實精以擅法驗與瓦礫之場當是時闔城非無其人然獨同祖揚之譽患者吾與尊也

京兆仁和寺沙門聖慧傳

釋聖慧白河帝第五子覺法之皇弟也入仁和寺落飾紹從成就院寛助僧正稟金胎兩部習諸尊秘法任華藏院有家學譽任一身阿闍梨天治元年所中宮產修五壇法中央覺法勝壇慧修之餘二壇亦法親王也是月誕爾時俗稱王子五壇大治元年所

女院產修五壇法又得法驗翌歲春敘三品長承元年季秋鳥羽上皇御惱修孔雀經法効驗賜牛車宣弟子寛曉令灌法印保延三年二月十七日寂壽四十四

紀州高野山沙門敎尋傳

釋敎尋姓平氏和州人初住三井後移高野英氣中積謙光外彰傳習五部鎔綜八宗覺鑁深欽就以請益及創傳法院請據座首無何辭去寓丈六堂開寶生院常持文殊每坐密壇共談法義弟子問之尋曰濡首大士來與我論慎勿外泄久坐寶生爲衆敎授

俄示小恙文殊來現曰卻後三日當明相時與萬菩薩當引攝金色世界尋即合掌以偈讚曰唯願妙吉祥爲我現全身不捨本誓願即作開導師至期誡徒誦提婆品持文殊呪結印而化天奏音樂室發異香永治元年三月二十三日也跏趺印手踰日不亂云覺鑁在傳法院著五輪九字祕釋述祕藏深義一日定中見尋告曰崑崙一崩玉石即一毘爾兩觀凡聖無二一我是金色世界舊衆乎乃密嚴淨土之新人也若入此贍蔔林安有異熏矣言訖倏然不見覺鑁語人不已

贊曰昔李唐無著禪師一夜與文殊對談今尋公數回與大士義論是皆護惜戒慧求殊勝者所誓而得也可稱奇特焉且夫松風說法蘿月談空者自然妙音文殊境界無隱乎爾與尋公之撰又如何

京兆東寺沙門信證傳

釋信證輔仁親王之子後三條帝皇孫也自幼聰慧就行意大德學眞言敎從仁和寺寛助僧正承灌頂法任一身阿闍梨天治元年所女院產覺法親王修五壇法證質密壇直敘法眼大治初任權大僧都翌歲上皇遷御新殿覺法受宣行愛染法證修護摩壇

六月爲東寺長者四年夏領寺務冬兼法務五年正月女院違和修五壇法即日平復同初秋早就東寺修孔雀經法修中疾雨賜宣旨阿闍梨五人於成就院長承二年以朝廷命修北斗法得驗有賞二年辭職優詔不許爲二長者冬十二月補廣隆寺保延三年昇權僧正十月轉正永治初爲護持僧上皇落飾就證受戒於八條院祈皇后産五十餘日皇后平産讓賞觀慧敘法印康治元年四月八日寂年五十五

洛東雲居寺沙門瞻西傳

釋瞻西睿山住侶移居洛東凝心止觀繫念淨邦天

治初年開雲居寺又雕刻八丈金色佛安勝應院永治元年七月請衆開光慶讃洛下雜沓一日麗婦乞冬服曰天寒垂惠脱衣與公明日又來西亦與之至第三日身纔將麁襯齒牙來西曰盡矣其人詬罵曰闍梨心地鄙悋未除不受悋施投前二衣忽然不見西曰修道無力文殊所試懺悔進策以天年卒西精於聲明翰其傳有由梵唄一發西來樂聞大原山良忍隨西傳其音節云

系曰施人者善行也然有數而存焉再是可也再三瀆西公之施也數已契矣而受文殊之呵者何也過曰世法盡之佛道無量矣菩薩之行檀也四肢舉髓施之不倦況於外物可悋乎其言曰衆生無邊誓願度何有分限哉宜也西之遭阿學佛之流鄙情膠者可覆以戒爲

江州睿山沙門妙音傳

釋妙音初從横川香象法師學台教天生孤貧紙服葛布僅涉寒暑不勤餘業專持法華誦山王祠讀誦千日其間雖雨雪夜無廢常謂徒曰雖生貧苦依經王力當生樂國康治初左僕射頼長藤公患瘡疾聞音法驗召誦妙經未終卷輒瘥苦即除大相國忠實

藤公一日謂音曰山王神德崇於王臣吾未信決若有神驗公試祈吾音正衣敷坐至心讀誦至譬喩品相國託言貴哉子先于夜於吾寶殿誦經之聲今猶在耳左右皆驚藤公信服四事供給無怠日時云

城州醍醐寺沙門定海傳

釋定海右僕射顯房源公之子貌志清粹學金剛乘初從義範于醍醐寺其後拜三寶院勝覺傳灌頂法就一乘院良雅盡要領受永久四年爲醍醐寺座主大治四年補東大寺翌歳春任權僧都夏四月天智帝陵鳴占兆爲凶詔海就大佛殿千僧誦經陵變即

止災亦不行秋七月旱修孔雀經法於醍醐密雲雨
施賞置阿闍梨五人於醍醐寺天承初元爲護持僧
長承二元年上皇弗豫持念有効加東寺長者敘法印
尋轉權大僧都任東寺一長者三年秋兼法務又祈
待賢門院違豫修孔雀經法即受驗賞保延元年任
權僧正二年秋皇后寢疾修孔雀經法又有驗上皇敕
置阿闍梨五人於三寶院賜御衣及驗馬三年轉正
南京玄覺爲權僧正興福衆徒七千餘人入京訴海
遷授覺亦轉正南衆又請黜復一正以海爲護持僧
朝命不許是時南北有二正員四年二月四條離宮

二條宮共災三月望日詔修孔雀經法同十九日天
雨黑秬七月十日寺前池中生並蔕蓮時人謂爲海
之修瑞也秋九月任大僧正醍醐之徒海爲初任六
年崇德帝不豫危急海入持念玉體復常七月依事
於鳥羽宮修孔雀經法康治二年修同法於昭陽宮
共有効驗上皇感以弟子賢覺敘法眼永治元年
辭職不允久安二元年重奏遂免五年四月十二日化
年七十五矣

京兆東寺沙門賴舜傳

釋賴舜號佛頂房秘勝寶院初任修位擬遷不芳源又
從深覺受兩部灌密驗名成掉頭僧官生氣蠱放房
中屢空一日闕齋對毘沙門像曰汝護行者誓拯貧
窮坐散華香今胡違誓乎乃取天像投之溝中其夜
三更八幡社務詣修天供寄送供品舜莞爾曰事當
如斯取溝中像浄浴張壇又鄰房童兒久瘧不愈舜
偶到曰瘧鬼出之今不如法而護法明王在處隨逐
誦不動咒加持愈爲其師深覺奉詔禱雨七日不雨
覺請一日舜在寺禮拜弘法一日二夜遂得感驗
法雨應期矣

贊曰夫諸天諸神者其心直方大而不私衆生之觸

於我焉只感於其有誠者而已舜公之投多聞天像
者單出于眞率之心而無一毫之僞意也是故得其
應也速矣倘又水老鶴之輩不知其所由而徒慣舜
之舉措則受其罰也亦復速矣

京兆仁和寺沙門世豪傳

釋世豪本名範覺依靈夢改今名筑前刺史藤基實
子居仁和寺傳密寛助其才拔隊度視將流嘗以超
觀慧而冒進斥于高野眞譽阿闍梨與豪同學先菴
山中遂客隱人相逢忘年豪又毎寢詣遍照院觀慧
夢見大師不言只頻鳴指慧覺恍惚不知所爲其夜

帝夢空海奏言世豪厚蓄垂慮爲明日召還慧亦加敬大治五年待賢門院建法金剛院冬十月落慶請仁和寺覺法親王供養導師伴侶三十各行賞勞豪任僧都保延四年白河離宮修五壇法豪預護壇仁平三年四月某日化

城州威德院沙門覺任傳

釋覺任京兆人式部丞藤家能子入大敎院受業覺意後從寬助于成就院稟傳兩部密灌祕法保延初任威德天養元年冬任權少僧都久安四年夏加任東寺三長者仁平二年初春天變押小路殿奉敕修

其斗法得驗受賞任世數僧七十二壇俱得應效記失其事同年二月朔日化年六十七

城州醍醐寺沙門運覺傳

釋運覺止處醍醐少隨聖賢稟灌頂法學諸教精嚴習三論嘗謂如來滅後二千餘年正像已過遭教將滅於是時豈不意哉發誓願自寫一切經三十年閒書二千卷二時勤修功感極多康治二年二月某日命歸房室整衣招友曰命終時至爲我誦尊勝陀羅尼唱彌陀寶號以助護淨土行滿座悲感一如其言嘗趺坐佛舍利前結定印而化

本朝高僧傳卷第五十一

音訓

靨 知隴切　梗 古杏切 木也　覺 丁計切　欠 乞念切　紾 止忍切 捩也

驟 于謹切　痒 參章切　瀧 於龍切　潰 胡對切　衢 步黑切

脊 達合切　愘 良慎切　瀆 杜谷切　悅 謝往切

江府住玉泉新戍尤居士偕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五十一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五十二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感進四之七

江州延曆寺沙門行玄傳

釋行玄丞相師實藤公之子。上比睿山落髮受學。二十從良祐阿闍梨沐灌頂水。修法靈通。保安元年夏加持中宮病。敕掌法務。四年十月任權僧正。補延曆寺座主。永治元年上皇患瘧。加持瘧立除。皇情大悅。手賜御衣。嘱載春爲護持僧。康治元年夏上皇就玄受戒。丞相忠實藤公同時受戒。二年十月客星出地

震。召玄禁中修熾盛光法。二變共止。有敕睿山中堂修七佛藥師法。祈日食而有驗。賜牛車。宣天養二年月有食之。就三條西洞院修法有徵。是月彗星出。於昭陽舍修熾盛光法。又得法驗。轉大僧正。六年九月藤皇后得子（美福門院）裝潢金字銀字一切經。而請諸山高德於最勝寺慶讚供養。皇后恐是日若雨。天預命玄禱晴。玄於本房修不動法。至期快晴。帝悅。興營其房爲后願寺。號青蓮院。置阿闍梨五人。玄爲第一世。仁平元年夏敕爲最勝會證義者。玄秉山法柄凡十八年。二千衆徒欽其德。三年春辭延曆法勝最勝寺職

久壽二年十一月五日於青蓮院吉祥而逝。應世五十九。余四十年前往青蓮院。寫玄年譜。久藏巾笥。今筆削之載感進傳。敎後進者看其高塵矣

贊曰。大廈之棟梁非凡木之所堪也。必用橡樟而成焉。玄公有其材而成山門之棟梁者也。若夫天變地災隨指而消。祈雨禱晴毘贊國家者。范范宇宙之間無復物之可比況焉

紀州高野山沙門兼海傳

釋兼海字淨法。不詳姓氏。紀州人也。自幼敬發長有志操。戒慧精嚴。言行並備。慕覺鑁之德。久侍函丈。鑁

公器重日加。提誨故於眞言部莫不洞曉。平居彈力贊襄師道。爲鑁公愛之。與法友書往往稱及。謂諸門人曰。思慕吾道者當崇敬於兼海。由是同儕尊之。爲傳法院之的流。遂依遺囑董密嚴席。尋居圓明寺。誘掖大衆滌篆之餘。特抛淨財。建八角二級堂。安丈六大日像兩界曼荼羅七幅三部祕經。仁平二年冬十月奏烏羽上皇賜爲御願寺。乃集山衆爲佛供養。宣吏部大卿菅永範以製願文。初鑁公登和州信貴山多聞天王許授寶珠。及建精藍。乃使海登信貴。所求寶珠。至第六夜天王現身。親授寶珠。海頂受而還。鑁

師滅後百事皆屬於海指麾久壽二年五月晦日小恙相侵吉祥而化

城州醍醐寺沙門元海傳

釋元海藤亞相雅俊之子京兆人也師醍醐寺定海僧正研精顯密二教天承元年夏拜海公稟兩部密灌任三寳院仁平年中加東寺長者後任醍醐寺座主當時稱其學術六年秋七月藤皇后罹病海奉詔就白河宮修孔雀經法修中有効皇后悦解御衣寵之海晩構小廬於寺傍號松橋解任持印絶交寡居保元初年八月十日卒於所住紫雲覆院音樂聞天

壽六十四海著厚草紙玄祕鈔各一卷

京兆華藏院沙門寛曉傳

釋寛曉堀河帝皇子從華藏院聖惠親王受兩部密灌精修入奥教林靡風大治元年仁和寺覺法而女院產驍預五壇數焉仁平三年春補東大寺務秋帝有御惱奉詔修孔雀經法乃得法驗任權僧正不任長者而修此法其德可見爲相尋轉大僧正保元四年正月八日謝世年五十七

城州醍醐寺沙門實運傳

釋實運左僕射俊房源公子弱歲從醍醐寺座主勝覺學眞言教受勸修寺寛信灌頂傳諸密軌兼受三論任勸修寺官任僧都盛唱瑜伽後承元海信公怨之以勸修寺所在祕軌移取置于佗寺結成壇場以調伏運至第七日庭中有聲曰修願成就爲信曰自何告耶曰炎魔王宮信師撤壇未幾運嬰毒瘡永曆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寂年五十四其調伏法者炎魔天供也於今傳家矣運記信公口訣作金寳鈔一十卷

系曰餘王者正直之天鑒人間世之善惡而司罪之輕重也然魔人之所惡而與其罰者寧非信其說邪運曰實運之行未聞其正矣其値毒瘡而卒者雖有

天供之驗而其實者所自受也傳曰禍福無門只人之所招也此之謂歟寛信亦佛法中之人移怒詛佗者不知法之本法也今且據古史之法以傳疑學者擇焉

和州興福寺沙門慧信傳

釋慧信大丞相忠通藤公子母與州太守藤基信女自齠年隨興福寺玄覺僧正落髮受業及稍爲入登東大寺戒壇受息慈戒賦性英拔究法相學兼瑜伽法任一乘院任大僧正兼司法務康和二年再營興福寺領法勝寺務爲金峯山檢校名高南北應保元

年夏秋旱奉敕祈雨修中兩度大雨賜優賞焉

江州延暦寺沙門最雲傳

釋最雲堀河帝子宿植之德幼發慕佛乃上叡山就座主仁豪落飾稟戒依仁實僧正習學渉歲續典密軌粗納襟裡敕任一身阿闍梨久壽二年春補延暦寺座主保元二年轉僧正職是歲三月朔日有食之昔帝有日吉啓行敕雲祈蝕乃就叡山中堂修七佛藥師法是日也天朗氣清賞敘法親王昇僧綱後此任雲爲初例是歲秋奏辭座主職敕賜騎士六人扈從行路雲閑居山房禪誦送日應保二年二月十六日寂壽算五十九

攝州別所寺沙門暹俊傳

釋暹俊不詳何許人初登叡山學顯密已後住攝州渡邊別所寺以所學法教其道俗俊傳持文殊大士之藕絲三衣本叡山禪瑜僧都所持年代淡遠有少垢膩池上皇慶嘗使役童乙丸漸於天竺無熱池云俊年八十餘未有弟子近里柳津別所有相眞者歲過耳順請爲弟子意欲傳衣也俊善其志爲師資之義先付五條後傳二衣眞頂受尊重無幾眞死臨終遺言以衣附葬俊謂眞徒曰前來付衣今當返我弟

子告以遺命内棺俊撫之奈何朝昏併倚纔經一歲長寛二年秋俊夢眞來告曰我承師之恩依衣功德生兜率内院爾來尊師勤衣之匹即今還完在于衣篋也俊夢覺歡忻啓篋見之藕絲四攝一所不壞依前而在俊爲希有之思流涙頂拜自爾俊之臨終披此衣而寂其弟子辨永死時亦爾永之事賀茂長明親聞見記于發心集焉

贊曰袈裟者三世如來利益衆生之標幟也文殊大聖之衣二千年後展轉遠渉至吾日域可以爲奇耳大悲經曰披袈裟者當來彌勒皆度之眞之生兜率登與虛哉而今不委袈裟之所在也余於南都眉間寺見聖武帝所披之藕絲三衣甚薄且輕織縫妙麗殆乎非人裁疑此其類與

京兆東寺沙門寛遍傳

釋寛遍源亞相師忠之子就寛蓮僧都剃染稟具學諸密典隨寛助僧正受灌頂法登和州忍辱山事事修練一字金輪法一座尊勝咒一千遍寳篋陀羅尼經一卷理趣經一卷法華經一品彌陀寳號一千遍以爲日課感靈妙過名翔夷華保延五年詔敘法眼永治二年敕補城西廣隆寺天養元年冬仁和寺覺

法親王祝釐朝廟修孔雀經法讓賞於遍不歷權少僧都直任權大僧都崇其智德也久安四年敕為東寺長者敘法印領寺務保元初年詔司法務是歲四月高野大塔落慶遍為供養導師秋七月旱詔遍祈雨殺自恣日修孔雀經法至二十日畿內大雨賜牛車宣任權僧正又置阿闍梨五人於東寺尊壽院二年七月旱遍於東寺又修同法未數日暴雨連日賞賜如太秋平治元年春營東大寺住五年諸寺趨風應保元年轉大僧正長寬初領仁和圓敎兩刹仁安二年六月晦日無病頓逝應世六十七遍平修嚴

緊靈感如響尤精密部廣擇六流中立其一義學者傳之曰忍辱山流也且忍辱山從萬壽初命禪開山垂一百四十年頹廢相繼遍一住寺院結界路復舊貫其績居多

紀州高野山沙門賴西傳

釋賴西房號智明其母禱於和州長谷寺而產稍長母語曰吾初懷姙時夢觀音菩薩賜錫杖與閼伽桶吾子其為聖者乎歲二十五剃染出家專遵法義時齋堅特其父亡時遺付田地契券西券紙陰書陀羅尼以薦冥福不受或分與親族西恨發心遲暮晝夜勵衆誦經念佛惟恐不及登高野山擇師密灌研習經論結菴靜處精修益進慧解日長山衆稱曰伊勢上人有一童子求為弟子服侍左右進退稱意西欲知亡母之生處敬祈三寶一夜夢高僧告曰新到童子即亡母也西喜撫育乃為剃髮俊敏出羣漸至十年西始語夢雖僧聞而感慨惟淚西齡至八十四既修八千座護摩仁平元年仲冬五日結印誦咒向佛坐化

京兆仁和寺沙門覺性傳

釋覺性鳥羽帝第五之子母藤皇后璋子大治四年

七月二十日生七歲入仁和寺師覺法親王十二祝髮登東大寺戒壇受具足戒久安元年住法金剛院三年四月任身阿闍梨是月十日拜京法公傳灌頂法五年春補仁和圓宗兩寺檢校明年夏補法勝寺檢校仁平二年主仁和寺保元初年補尊勝圓勝成勝等檢校二年二月二十日日有蝕之奉敕就宮多院修孔雀經法天晴日滿賞敘二品長寬元年為國於禁裡修孔雀經法讓賞任覺恩敘法印二年正月補天王寺檢校秋有天變奉詔修一字金輪法修中有驗讓賞仁證任權律師仁安二年任總法務此

職始于性三年冬行結緣灌頂於歡喜院後居洛北紫金臺寺時人稱紫金臺御室嘉應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寂壽算四十一　性氣質至誠好道進學招醍醐寺勝賢僧正受密乘每賢公至自起揚簾慇懃揖入賢感篤情盡底傳之依其口訣製野月新鈔

紀州高野山沙門融源傳

釋融源號五智世姓平氏肥前州人覺鑁之親族也其氣質之潔如霽風明月焉少登高野山薙髮稟具學法鑁公智解廣深性愛岑寂索居小廬一衆見其疎放謗以無戒檢焉源一日開灌頂壇疑謗者曰必

有過災至三摩耶戒日俄降洪雨衆曰果是不祥也皆源不持傘蓋徐步入壇而衣履無溼衆始懾伏曰吾儕凡庸妄謗至人幸恕前言源曰我無憾心何所容謝哉從此聲華四馳嘉應元年春後白河上皇幸高野山聞其名望再徵不起乃幸草廬源燒榾柮炙背不顧上皇合掌背後屈敬聞者莫不嘆其高風也有東客謁曰某病見彌陀直身詣熊野神因宿廟下夢神告曰欲見眞身謁融源足矣故凌路難而來覺鑁入寂之日源適在熊野山與人告訃驚往値密具在鑁公傳

覺曰昔唐懶瓚和尚菴居南嶽肅宗皇帝聞其道望遣中使徵之昔瓚公燒稽煨芋垂涕而與遂未敢起中使反奏帝彌嘆其德今源公之事粗相似也嗚呼何國何宗無高標之僧哉

紀州高野山沙門澄慧傳

釋澄慧性心質直氣貌呼嘆久止高野依高德室兩界灌頂稟沐明潔三部祕經錯綜丁寧加之隨求尊勝理趣經咒持誦勇銳修練無闕依此得感道俗歸仰仁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洗沐更衣結印唱眞言而示寂

紀州高野山沙門心蓮傳

釋心蓮字理覺不詳其產居住高野多歷年所平生好學不慕榮官顯密雙研性相細擇金胎大法諸尊祕趣皆能暗記教人口授辭不滯礙衆稱高德焉又立堂宇作佛像率可以算修長日護摩至二十餘年行千手法四十餘座常誦法華法驗特多治承五年初夏得微疾不服藥餌結印契誦神咒辭同伴而化送終手印不解云

紀州高野山沙門濟俊傳

釋濟俊紀州在田郡人少上高野學密教其性柔順

同友有忤不介於懷質家法惜寸陰及冠歳隨琳賢大德受兩部灌頂究諸尊祕要精修得感者多任阿闍梨位司檢校職治承三年三月朔得老病沐浴易衣凭几結印觀心坐化壽八十四

攝州妙法寺沙門樂西傳

釋樂西雲州人年踰弱冠俄厭世路自祝髮入空門專觀心受戒已後遊履諸國隨緣度日永安年中抵攝州和田縣相攸山中偶到一菴值主不在西入坐爐竈磚炙背主歸罵曰闍梨何人如斯無禮耶西曰共是佛弟子何有識與不識支寒暫憩不可嗔人

恢包而出僧曰我言過也起而留之交接欵密西後山腹別結茅菴里民崇仰寺規稍備禪坐誦經究涉歳月遠邇道俗慕化者多相國清盛平公聞西之高逸使家臣守俊通聘問西曰我禪沙門遁塵台聽離恐違恵自今莫贈釋子於世何求之有平公聞之敬志操堅西以餽物分與衆僧衆曰貧人之贈雖分半錢有勞身心不受而可如平相國縱重千金彼何經意辭或不可乎西曰貧人所施信心至重而不受則獨善其身還闕悲濟平公欲修檀施何善姑識不應其請西何足預哉公執威權奢侈益甚若受贈罪故不受之衆唯伏理矣有一老婆居山下鄰西嘗給里人餉西自持與老婆途遺念珠意甚惜之稍經數日有烏啣來白衲有檀越供烏知先罵寺前小池紅蓮無數毎季夏日爛熳開遍一夏一株不花衆僧怪之西曰今年我去此界花方見花其年果安座而滅奇瑞太多事繁不記焉

賛曰擇貧富之言也猶迦葉阿難行分衛沙門之云爲古今自合符焉其烏啣念珠報檀供者鳥獸本具業運而又所以慈忍之感歟古稱丈人屋上烏人善烏亦善者以西公知焉

京兆東寺沙門任覺傳

釋任覺大藏卿藤行宗之子平安城人從仁和寺信證僧正承兩部灌頂精於密學保元元年寛熊野塔成詔覺爲供養導師任權律師平治元年冬敕司東寺長者應保二年轉權大僧都長寛元年爲國所福修孔雀經法賞敘法印二年春有天變召覺於殿修北斗法[illegible]無事承安四年六月炎旱奉敕就神泉苑率僧講經修中大雨治承四年二月十一日示寂壽七十二

江州延暦寺沙門覺快傳

釋覺快鳥羽帝第七子執性溫雅早崇佛門久安二年登睿山年十三入青蓮院隨大僧正行玄圓頂納戒夏六月任一身阿闍梨謁問耆德講習顯密六年冬任權僧都仁平元年冬十一月就玄公受傳法灌頂尋敘法印永曆元年秋於禁殿禱日蝕修七佛藥師法而得驗嘉應二年敘無品親王安元二年任延曆寺座主兼領法性寺座主快多病倦於寺務任職三年奏解印回青蓮院平日持地藏尊臨終手把彩線口唱寶號晏然而寂壽算四十八其夜門人等葬遺骸於雲林院旹養和元年十一月六日也

江州延曆寺沙門明雲傳

釋明雲房號慈雲京兆人源亞相顯通子初就睿山辨覺法印受顯密法爲座主最雲法親王之資氣質沈靜學業優柔仁安元年敕任僧正尋補延曆寺座主賀州鵜河寺者屬附睿山州司藤師高弟師經執政令酷虐與寺衆有惡暴衆燒寺衆僧告事睿山山徒訴朝請坐藤氏而師高父西光士于後白河上皇而有威寵是以訟不速成山徒乃舁日吉神輿將入禁門帝命諸士拒擊退之西光奏曰此度敎恣座主明雲爲魁上皇赫怒編雲于豆州治承元年雲出京師山衆僉議曰座主無咎依西光讒無咎受譴非我徒之恥乎當要路奪還各禱山王神曰神若容議願視感驗時一童子俄狂呼曰我深患雲師之竄且喜大衆之議於是耆宿五百餘員擲念珠於神前曰若託言不食還於各主童子輒拾散珠度與一一無錯悞大衆感喜追至粟津奪雲而歸會西光謀訐平相國事露光及師高伏斬帝聞雲無咎六月賜赦三年己亥再任座主尋領天王寺寺務山徒閱此任十一世而今始復爲壽永二年左典廄源義仲以兵襲上皇行在法住寺法親王圓慧及雲共中流矢而殞十一月

十九日也

贊曰雲公天下不運座主良偶干戈叢裡鎭三千徒罹佞臣讒將謫遠陬衆怒神託追奪返都上皇賜赦再任名區平生盛業於是可斟若夫壽永擾亂中流矢而化者不知命乎窃債乎

城州良峰沙門義尊傳

釋義尊初在睿嶽橫川學顯敎與密部通其蘊奧後爲西山良峰之住僧也溫順不競性愛修禪無言端坐幾乎九年常誦法華信地藏菩薩造長二尺像奉置菴中焉一夜夢菩薩背負尊向西而行及過曠野

足觸荊棘尊啓菩薩曰我足大傷矣勿背負菩薩曰師造我像太短小也足控於地其不亦然乎尊夢覺驚歎重造三尺像又滴指血書法華經精修益勤魔魅現形欲障其行尊不動著至心修法魔不著便附弟子妙圓使發狂疾尊以神力呪縛魔悲歎曰妒哉我常欲惱亂師卒不能近更著侍僧卻被呪縛奈何得脫矣賜恕宥誓不再來矣尊乃解縛住世稍久某年自知化緣盡湯沐更衣不覲佛唱號至聲漸嗄如入禪定晏然而化

本朝高僧傳卷第五十二

音訓

丱 古患切　曼荼 下徒解切　楪 徒協切　幟 昌志切　金 蘇箭切

柮 當沒切　斢 斤於切　妒 都故切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鍥
本朝高僧傳卷五十二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五十三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感進四之八

京兆東寺沙門禎喜傳

釋禎喜侍從藤宗信之子世豪法印密灌之高弟也於瑜伽法得修練名保元三年敘法眼司圓城廣隆二寺永曆元年加東寺長者任權少僧都應保元年六月久旱民望雲漢奉敕率伴讀經於神泉苑僅經三日白龍浮見甘雨普潤仁安初轉大六月又旱修孔雀經法於神泉苑七日不雨延期二日至結願

日大雨施霑賞任東寺一長者是秋承寺務法務兼帶之宣二年正月任權大僧正嘉應三年春主仁和圓敎寺務是歲春旱法雩神泉不日又應敕許乘車承安二年秋後白河上皇弗豫率二十僧修孔雀經法於東寺西院旬餘得驗賞置阿闍梨五人於西院尋賜修營東寺治承元年管東大寺四年七月高倉上皇違和於西院行孔雀經法修中平復有賞弟子任遍任權律師冬又御惱修同法得應賞賜官馬舉眞禎敘法眼壽永二年賜乘輦輿而入禁門十月朔日遘耄而化壽八十有五矣

系曰治承四年冬平淸盛使其子重衡燒南都興福東大佛閣聖經一時成灰惟舍那大像巍然于瓦礫場爲此時喜公爲東大寺主威望驗德感靡王臣而不能救逆焰者何也興廢者時運也雖佛之威神力而不能速制焉然而文治之元重衡戮不旋踵緇衆徒之手授首南京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勝人此言實哉

京兆仁和寺沙門定遍傳

釋定遍左典厩藤顯定之子稟灌頂法於寬遍僧正當時以密學稱之平治年中僧官歷任嘉應二年轉

大僧都安元二年冬司東寺長者治承四年夏奉敕禱雨於神泉苑修中得驗壽永元年任權僧正二年領東寺寺務董東大寺法儀可觀元曆初年移仁和之圓宗院兼法務文治元年住洛東法勝寺敕轉正秋八月南都大佛開眼供養遍爲導師冬十月朝廷厭禳西兵行五壇法遍修中壇賞敘法眼是歲十月旣望臥病於六條北西洞院帝幸問疾遍起拜恩十八日奄然而寂年五十三

紀州高野山沙門理賢傳　慧眘

釋理賢和州人天性高簡疎略人情元曆元年司高

野檢校征夷大將軍賴朝源公聞其道猶專价招之賢稱疾御賜使弟子慧智代己謝智弊衣破笠修刺幕館守門拒之不入適源公自外而還前驅叱之智退屏息源公之馬辟易不進左右怪尋智在路傍乃延館待遇豐其將歸源公曰師有所欲乎智曰貨財世利非我所望若得佛像所不敢辭也仍與愛染明王像智歡喜頂受自負歸山安寺供養其像口吐米數百粒其大如菽時人號吐米愛染後日源公聞其靈驗割富貴莊若干畝以供燈油由今之蓮華院乃其地也從此供僧三人輪次奉之於今不廢賢建久

元年十月十一日以稔七十四終於所住智又有才解有法驗不知其所終焉

贊曰七十子之似孔子也八萬衆之肖釋迦也此世之所歆羨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賢智師資之謂與

京兆東寺沙門覺成傳

釋覺成大相國忠雅藤公之子師仁和寺覺法親王受祕密教住寶壽院仁和北院振古有魔一日夕號文餘法師腰纏赤裳異形可畏提垂髮童出院捷走成偶相逢閱心結印誦一切魔不能壞文法師放童忽爾而亾成特未昇僧官朝野囂傳咒力二條帝敕賞其法驗長寬二年閏十月敍法眼承安二年轉法印治承二年任權大僧都四年十月加任東寺長者承和元年六月旱奉詔於神泉苑讀經祈雨至第七日有龍現池即得法雨文治五年任權僧正建久三年轉正七年秋七月補東大寺務任職二年大整寺規九年三月轉大僧正十月二十一日寂享年七十三也

越後無動寺沙門慈應傳

釋慈應字護念六條判官源爲義之季子逮父隕命

遁往越後剃髮出家顯密二教皆能習串於越州菅谷山創無動寺安不動尊精修勇猛靈感甚多州民歸崇建久七年冬抵相州鎌倉大將軍賴朝源公以其叔父延之柳營禮遇孔敬會源公之女久寢病牀諸醫束手請應加持疴瘳如拭源公大悅欲建寺府內俾與教法應揭嫌不肎源公强而要之應曰闤闠聚落非僧所安拂衣北歸遂終天壽焉

贊曰應公之志操高於澗松清似秋月不受外垢之蒙又猶如雖生金鍊而作器不變其性焉

京兆東寺沙門延杲傳

釋延杲。左少辨藤能忠子。性質純美。早信密教。從東寺大僧正禎喜圓頂披衣。喜即杲之叔父。爲時所貴。及學業成。授以密灌。英聲日著。僧官隨轉。文治元年春任權少僧都。不幾轉大。建久二年春司東寺長者。夏五月旱。奉敕於神泉苑修請雨經法。第四日雨。賞叙法印。七年七月神泉祈雨。三日得驗。八年六月神泉讀經。啓白日大雨。即就壇場拜權僧正。明年轉正。領寺務。正治元年轉大。兼法務。秋八月神泉誦經。第二日雨。賞賜牛車。是歲住高尾神護寺。建仁元年爲護持僧。翌歲秋董東大寺。住三年。多所脩葺。元久二

年七月久旱。詔於東寺灌頂院修孔雀經法。不日雨降。賞以延敍任權律師。杲至老期。奏辭諸職。退居六條別院。建永元年三月十一日。化於所住。壽八十四。世稱六條僧正。

城州最福寺沙門延朗傳

釋延朗。但州養父郡人。左兵衛尉源義信子。大將軍義家源公四世之孫也。母平氏。朗生有奇相。頂骨隆起。形如肉髻。目有重瞳。父母鍾愛。諱曰義實。果世珍甲祕仗。皆委付爲朗。好出離。無處俗志。及喪二親。往郡之氏曾寺。習讀釋典。年十四從三井永證學台教。翌歲剃髮稟戒。居京五年。回比曾寺。專誦法華。二十九歲。依叡山東塔山王院觀嚴。受兩部灌頂法。就養全阿闍梨。重受密印灌頂。平治元年。源義朝藤信賴共取官誅。以朗源家之族。平清盛率官軍。圍其寺。朗恐不能免。乃專心持法華。忽有天童報曰。我使諸兵士皆熟睡。師速逃去。朗喜奔出。歷諸靈區。遂至奧州松島。宿一廢寺。凌晨里人饋珍膳來。朗問其故。曰。夜來夢異人告曰。廢寺有貴人。汝等盍餉邪。故來耳。及世稍靜。又還舊寺。丹州官吏某舉家染癘疫。一女已死。官吏懇乞法救。朗曰。聞公素好畋獵。故受此厄。若

能禁此業。則我當施祕法也。吏即從之。大作誓。朗乃咒香水。灑生飯與之。病人皆愈。一女亦太己。經三日。朗持念灑香水。二女俄蘇。語幽冥事。松尾祠主相賴患盲。求救。朗曰。子飼五鷹。皆免放。我致法驗。神主乃於石室前。一時放去。朗乃誦咒持念。昔舍利忽現出座上。朗即令其子賴康納於神殿。既而神主兩眼忽明。見物如故。神主起拜朗。建久七年秋雷霹松尾大杉。其枝將壓寶殿。神官恐伐。就朗議焉。朗曰。莫慮。早伐。但有奇事耳。及加斧枝仆。果自樹穴二塔迸出。一漆一銅。舍利出自銅塔。神官等益信朗言。復於祠南建

三級塔安之寺前池有大石白髮老人常坐其上朗問翁何屢來此翁曰我松尾明神也聽師誦法華故屢影現耳我與二一給使言已不見果二烏來馴不棲餘禽丹州海濱有神祠巫祝常事釣魚大祝暴死祝屬皆來乞救朗即加持立蘇闔家皆議朗師於世財不受何以報此恩朗聞曰有一事宜之乎皆曰欽受命朗曰此祠前海壖數里禁曾釣則足矣祠主誓隨命朗因立西至永修放生朗又創三十講每歲不闕州民隨喜立爲大會安元二年朗遷松尾最福寺穿大池建殿其上州民客鍬钁而助朗謂曰鑿至三尺

當有異寶得之者子姓必昌檀越源康俊聞之極力加鑁果得古鏡一枚自此遂至巨富一日癩人落日定有夙障受此惡疾願師道力救我困厄朗乃於浴室側親自洗濯癩人數日眉毛漸生肌膚鮮滑源廷尉義經以丹州篠村莊充廚庫資朗辭不受廷尉殷勤至再無已而受然三年不課其租賦後有輸者朗曰汝等能唱一萬佛號免租一石衆人勇進念佛以故民家殷富蒙朗恩惠越後有平資長將軍維茂之胤家世雄武一日謁朗令僕持大弓長矢朗曰壯哉弓矢試彎架焉資長乃彎之矢鏃尚有餘朗指其餘

曰是處誰爲乎資長靦然而出朗謂人曰資長矯修術其器伏恐不終其天年乎壽永之間源義仲舉兵入京師資長黨平氏拒義仲中夜空中聲曰資長與逆賊罪不赦資長聞之身體不能動至曉遂亡朗之機鑑多類此承元初年冬謂諸徒曰我願與世尊同壽今已七十八來歲當行矣我滅後山之西有光現則當葬其處至除日入道場斷食轉經正月十一日夜端坐向西結八字印唱三佛號吉祥而滅天樂瑞靄異香妙華石室內外薰郁撥響不日山西果有祥光諸徒遵命立石塔以藏焉

贊曰朗師出源家將種稱谷堂初祖勇健精修感驗無方抗懿德之貴譬如渾金璞玉從歷鍊磨而易爲珍古人言萬物不如出處好者於朗師乎見之矣

京兆東寺沙門印性傳

釋印性者京兆藤長輔之子京師人從東寺任覺僧正受兩部灌法性氣俊邁有密學名建久九年僧官歷昇任權大僧都是歲秋旱奉詔於神泉苑讀經祈雨至第五日大雨降潤朝家優賞以弟子覺敎直敘法眼三年七月爲東寺長者尋轉法印元久元年秋久旱又到神泉苑修請雨經法徹日急雨二年七月

旱日尚矣有敕於東寺灌頂院率伴僧二十員修孔雀經法以祈雨至第二日甘雨滂沱尋敕修七日賚賜甚腆建永元年三月中旬補東寺主務翌日詔為護持僧越三日掌法務冬十月任權僧正莫年開眞乘院於仁和寺讓職歸休承元初年七月三日安臥入寂壽七十六先是南都興福寺金堂有怪變衆議請性加持其怪即止云

江州園城寺沙門增智傳 覺忠

釋增智大相國師實藤公子年邁小學入園城寺師增譽僧正落飾稟具學顯密法精修祇礪功驗早著

住千光院任法印權大僧都不幾為園城寺長吏轉僧正兼法務瑜伽秘教乘時闡揚某年日有食詔智禱之即於睿峰根本中堂修七佛藥師法其日黑雲覆天賞賜牛車重下宣旨曰卿之法齋禱日月食入禁門時永許乘車衆以為榮不詳其終有弟子覺忠大相國忠通藤公之子顯密研精解行感驗獨步當世住千光院兼聖護院相尹歷補三井長吏天台座主為衆令範承元十年十月六日順世年六十

京兆華藏院沙門親覺傳 祐尊

釋親覺內大臣忠親藤公之子從仁和寺守覺親王受兩部法師承覺成僧正研究密教名位歷進建仁三年任大僧正建永初年為東寺長者屢承綸言祝釐奏績建保元年九月二十九日示寂覺由華藏院移和之忍辱山共有遺績矣又同時有釋祐尊從侍仁證法印稟灌頂法探賾密藏住仁和之西方院授示家教卿庶崇信遷奇隨天任權大僧都建保元年秋司東寺長者職衆喜得人是秋久旱於神泉苑修請雨經法至第七日暴雨大澍畿甸人民抃野而稱承久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微疾溘化住世七十六

相州西明寺沙門源延傳

釋源延字淨蓮豆州走湯人蚤上城都從澄憲于台山顯密二教俱入堂奧性慈愛物在相之松田郡開西明寺專課念佛日三萬遍數詣信州善光寺祈生安養承久三年春夢彌陀如來出自寶殿告延言汝欲決定往生以大悲心勸化衆人鑄我形像廣益衆生又告寺衆言走湯山源延有緣之者欲使渠親模我眞容也延時在于駿州智滿寺為修曼陀羅供大阿闍梨得寺衆書不勝感激直往善光入堂念佛第四日夜延乃屏衆獨入寶殿瞻仰如來紫磨金色長尺五寸右手結施無畏左手擬刀劍印相嚴如觀音

勢至脇侍左右圖寫尊容模佛身背幔如人膚奇香薰手終身不散因募化緣俾佛工越前法橋海繩鑄就尊像其年七月開眼供養僧俗拜瞻如羣蟻來接善光寺事國史不見然傳說久如來應化不可疑焉

和州三輪沙門常觀傳

釋常觀和州三輪人久修密法好行慈濟嘗詣吉野神祠路見兒輩三人聚泣觀問其故一童女曰我父遠征未歸母今疫死鄰里忌畏無助悉人以妾弱身諸弟尚幼無可如何故共號泣觀深憐之舁屍葬野思惟神忌必穢將還三輪支體不動觀恩神其有意

乎試赴吉野身健無恙尚慎穢事不近神殿依大樹下誦經默禱時巫奏樂狂走喚觀曰待公者久何來晏我無忌嫌只貴慈心耳相延入殿因問法理神答如流往復唱酬觀不忍拜辭眷眷歸去

贊曰莊嚴論云神者聰明正直也夫死生命也如有夜旦之常庸人亦知之神豈忌死耶吾國朴實信巫祝之言漫爲忌諱者振古而爾惟神不可欲僞也苟人能有誠則神必知之以觀公之事可爲則焉

東關沙門性蓮傳

釋性蓮東夷人民俗以親族齒骨送於高野山蓋欲弘法大師共結龍華三會之定期也蓮慈孝負母骨赴高野路次尾州熱田以神忌穢不敢入社宿南門側登夜大祝夢神告曰我有高賓汝等宜致珍饗詰朝大祝使人巡檢蓮在門側大祝敬請蓮告忌諱大祝曰我夢蒙神饗師乃供盛饌送到紀州

贊曰神者不受非禮有禮則神歆之子之於親生事死祭禮莫大焉之熱田宮者日本第三之神能知孝禮之本故令大祝致蓮以饌焉易曰知幾其神乎聖人之言不可以已哉

城州愛宕山沙門仁鏡傳

釋仁鏡南京人父母禱伽藍神曰願得男子出入佛門不幾得胎生有睿相九歲投東大寺剃髮就學稍長登壇受戒博探經論堅持戒檢一夏入深山修禪波羅密感神人來香爐添火瓶換水晩年欲相勝地而成終焉之處聞愛太子山者地藏龍樹聖化之地不亞支那五臺峨嵋往而安居持誦法華六時修懺紙衣葛服恬度寒燠茗粥蔬菜動勵齋時辛修積功勝相現前獅子白象常來相馴護法善神不離四儀現形隨侍年一百二十七終於山中

贊曰師子白象來馴神人奉侍者戒慧之徵也至壽

倍於易數者禪定之驗也鏡公夫三學鼎足之人與今觀其慕龍樹大士之聖蹟則宗於三論與

和州蘇嶽沙門良算傳

釋良算關東人遊學南北性行勇健永絕鹽穀只食淡菜常誦法華不雜佗業荷葉木皮爲衣止宿塚間樹下嘗謂身似水沫命如朝露況五陰假合四倒鬼常住其中欺誑我心能作衆惡若愛護之癡愚之甚也是故不惜身命苦修精練而期至解脫安樂之地而已後登金峰山住居解嶽專持法華與人語開口尚誦過雖瞑目眠經音不絕山鬼供果天女現身猛獸毒蛇皆悉馴伏某年示疾臨終面有喜色或問上人生平毀譽不動今何所喜算曰平日孤露今受榮爵不亦說乎或曰榮爵何也算曰捨塵勞垢穢之體昇金剛妙淨之階豈非榮爵乎言訖而逝

贊曰子輿氏之說有天爵者有人爵者實有功於世間也算公之言榮爵者是出世間之爵也高於佗之地步也亦一層

紀州高野山沙門覺基傳 明賢

釋覺基泉州山代縣人灌頂已後奔馳南北窮尋密部義解爲衆所知住蓮上院任荷瑜伽承元二年補高野檢校是歲冬後鳥羽上皇有故名基於仙洞修孔雀經法即得効驗賞敍法橋上人位基奏乞後住者例賜之制可弟子明賢久侍左右承基祕訣常住北院爲學人授中院法流尤有感通仁治元年任高野檢校

防州三井寺沙門齊遠傳

釋齊遠防州人久居東寺習諸經咒後歸故國住玖河郡三井寺其地本觀音薩埵靈蹟也遠供香華誦法華多載一冬大雪不晴過旬餘絕人跡遠忍飢寒誦經不輟俄大狼來庭殺鹿而去因烹食之雪霽里人相訪疑餓死矣見爐下有烟起揭鍋視之皆柏葉遠見肉變相思未曾有以實告之里人嘆曰觀音慈力妙經威力并師慈力有此靈應不可思議哉遠近聞知莫不起信焉

和州海峰寺沙門廣恩傳

釋廣恩居吉野山海峰寺志氣精勤晝夜誦法華經暮年沉痾疲極不能敢起弟子勸曰師病至重如來許病比丘食肉願得樂魚進治膳恩不聽勸之再三遂使童役市魚八尾藏於筐路逢俗輩怪而問筐中何物童役紿之曰法華經俗輩見筐外魚汁浪出又

有腥氣曰汝所持者必魚也擬啓籠童心乎蓋曰我
師多載清淨今罹重病爲藥求魚俗輩見之恐得謗
罪願魚變作經令避師恥既而俗輩啓而視之法華
八軸也相顧棄去獨有抱疑者趁童役跡傍尸伺聽
童向恩述其事恩不勝感激即命埋其魚俗士聞得
跳出恩前五體投地悔謝曰雖是實魚依師道力變
成經卷我等愚癡下凡起猜疑之心自今厚結檀緣
拜禮而去

贊曰觀音薩埵以無作大慈現於南贍部洲有衆生
以誠精誦經唱號即應現成就其願猶如月移澄水

爲其誓曰如一衆生不成佛我不取泥洹遠恩二師
以心念清淨故於鹿救飢人挑鍋煮葉藥魚求市
俗路籠變蓮經至今遠季如二師修者菩薩之誓豈
其可虛乎哉

和州大安寺沙門蓮藏傳 持法

釋蓮藏居大安寺持法華有法嚴者在同寺持華嚴
二人後遷雲州相距不遠結菴而居各持一經二十
年矣嚴常憂齋飯不給神人來謂曰我爲師送供從
茲每日供美饌嚴以爲藏不如我也一日嚴語神曰
明日可送二分我欲餉藏師神諾而歸翌朝招藏曰
午齋盛饌當共公享藏至相待至晡神不來及藏已
歸神擎供而至嚴呵曰來何晏神曰我嚮臨此會梵
釋四王大威德神等守護藏師此菴上四方空中圍
繞充滿我小神不得近傍今諸天已去我輒便來嚴
乃躬捧神供詣藏所懺謝前志又有釋持法尊持法
華改五爲名也亦有誦金剛般若者自號持金二人
住一山相去半里各結草菴守戒律勤持誦持金比
丘不持乞求晨廚午饌菜蔬茶果自然備有持法比
丘齋廚不給因事分衛持金起僑慢心而念我特誦
專注經法又優故諸天善神送供不乏彼持法者特

念懶惰經法又劣是以汲汲行乞也一時法之童子
來金誇以天供事又曰汝師如何童曰我師無感依
人作活耳童歸白師法笑而已久日持金天供不至
乃至二三日金作大驚怪於般若須菩提廣生悔恨
夢白眉清癯一僧謂金曰汝雖誦金剛未足得法利
何橫生怨恨乎金白曰多時送供爲誰僧曰持法比
丘憐汝故使十羅刹女每日送供汝不知之返生憍
傲於法耶金覺後知老僧是須菩提也抱大慚恥乃
詣法處禮拜悔謝說夢事又曰多時所惠甚爲優賜
而數日不送何耶法笑曰比來適忘出生飯自今後

不敢怠也自爾齋供如前日金盃傾伏爲濟北和尚曰予見慈恩南山之事與此相似雖佗方異人亦有並比何哉蓋介勝負彼我於懷者動有此等之怪恥是又神靈怒其嫉寢也非經法之崇虖矣誠哉此言

本朝高僧傳卷第五十三

音訓

吒 呼覇切　蠃 郎何切　茇 蒲撥切　葺 七入切　嚳 吉篩切

畋 亭年切　甓 匹亦切　庤 文几切　靦 佗典切　鹹 烏冒切

亞 衣架切　[illegible] 敷尾切　犲 食才切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五十三　慈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五十四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感進四之九

京兆仁和寺沙門道法傳

釋道法後白河帝第八子仁安元年生天然貴胤宿植法種在錦綺裏慕緇衣門年甫九歲入仁和寺師皇兄守覺法務學密典十四得度壽永三年冬任一身阿闍梨十九拜覺入於觀音院入灌頂壇元曆二年春叙親王掌六勝寺檢校建久六年春為東大寺大佛殿供養導師昇階二品九年戊午董仁和寺翌年正月朔日會奉詔修北斗法禳彗蝕建仁元年賜輦車三年癸亥為總法務補最勝院檢校元久二年春宣陽門院薙髮出家就法受戒承元二年兼務最勝寺四天王寺四年十月彗星出有詔修五大虛空藏法修中妖星隱越月又出修孔雀經法自承[illegible]嘗補弟子道助親王二品為金剛峰寺檢校建曆三年金剛法幢院眞慧傳都付神護寺建保二年十一月某日順世壽算四十九葬於北院法華敬修法四十二度大略有効灌頂弟子九人皆任家法焉

和州龍門寺沙門慶圓傳

釋慶圓鎮西人隨吉野堯仁受灌頂法又謁顯密名德研習初止和州安部般若適亡一徒見九相變固心眞乘專事持戒居吉野龍門寺書大般若大集大品法華涅槃玄義止觀文句密教諸軌等觀修多感宇多郡有堯信者久受狂疾凡有加持罵詈擯斥屈圓求救信敬禮曰幸値高德願避左右通我夙志圓去看病者信曰我先世欲受灌頂不遂而亡餘執不盡受生鬼趣而法力所感尚有神感願垂悲救授與密灌圓曰公昔何人耶信憮然有恥貌圓曰已乞授受豈忌名乎信曰我是中院傳燈某也乃授灌頂信歡喜合掌曰宿望已足矣深恩以何酬乎圓曰振古碩師名德臨終儘遭魔嬈子稱威神有意乎信曰我徒屬有三百餘神常伺人死以作嬈害我一誡之不敢爲也言訖信病愈多武峯有平等法師數月狂病不差迎圓加持等努目瞰圓乃取鐵箸燒于爐中以手弄之圓軟語慰諭授菩薩戒等微笑曰我燒火箸欲以熱師而聞師誦戒我忍已降圓曰誰乎等曰我覺鑁也此等法師誣我曰即身成佛之印者鑁始作之殊不知三國相承兩部祕奧之印明也欲言此事慶託等耳圓曰適逢名德得聞未聞欵談良久等疾

即往圓詣八幡神宮一女立家門悲泣歔欷圓憐而問之女曰昨夜我母死我寡不能送喪是以泣耳圓即負屍葬於荒野因謂神忌死不可近爲其夜宿焉場小舍而觀和光本緣因向法施夜深一男子來曰無緣悲葬我所納受也有何忌諱速來聽語圓意異人因問俗邑男子結祕印誦要文答釋明白而曰我本身者釋迦文佛也言已不見圓後見弘法大師親畫神體始知神感當期千日禪坐和州室生山臨其散日遊化龍神宮還過河橋逢貴婦人薄絹覆面告圓曰爲受法來願授即身成佛印明圓日授受之際

必稱名字不知誰也女曰善女龍也即付印明女曰過去七佛傳授然也亦無違錯圓曰我欲見女顏女曰我形醜大難呈上人而不可違命便騰空中出左手小指爪長丈餘放五色光倏忽隱沒又供舍利一千日至其滿日壇上及花瓶皆現舍利凡千餘粒諸徒分持貞應二年正月嬰病不食先死三日謂諸徒二十七日當取滅至期結印誦呪曰我口中甚甘如含甘露言訖而寂年八十四荼毘夜其地有光大如傘蓋其明松葉可數隣里人民及多武峯僧共見瑞光圓耐于勤修一日之課五人六人相分作之而不受爲解脫上人和州信貴山下營總持寺安藥師像請圓開眼供養也

江州無動寺沙門暹命傳

釋暹命丹州人志氣彊直幼上睿峰傳習台教兼修淨業額鏤三寶字背鏤彌陀像初事羊蘋往遍歷畿內詣四天王寺跪燃一指供養尊像時青龍現形（太子手印記曰荒陵池有青龍護伽藍佛法）甚可怖畏指燈漸竭龍形亦隱處處靈區燃手足指多感徵驗後無動寺內結菴而居不受信施只一沙彌每至齋時巡乞山衆受飯而供順德帝藤皇后清淨潔齋裁布袈裟憑沙彌而贈之

命取熱灰曰供養三世諸佛乃抛投溪谷一日坐觀三諦即是之義忽感山王平日感或空中有聲稱德讚嘆或夢裏告來生期嘉祿元年八月十三日俄告隣房曰死時已至樂國當期因集門徒修念佛啓白畢向西而終行年八十三矣

贊曰佛教高妙貫攝百靈故千歲遺弟往往與神交命公坐空觀乘三聖臨眞所謂感應冥叶者而可知神佛同揆也矣

京兆東寺沙門成寶傳

釋成寶參議藤惟方之子京兆人也從顯慧僧正學

三詣依雅寶法印受密灌悉究玄秘治承三年歷三
會講師建久八年任權大僧都正治元年任元興寺
冬移法隆寺建永元年春司東寺長者兼法務承久
三年夏敘權僧正性厭繁冗冬十二月奏辭僧正并
長者職降敕不許四年春補東大寺主務建保元年
奉詔法雩於神泉苑七日大雨朝家優賞以弟子親
寶任權律師冬十月遷大安寺承久二年四月畿甸
久旱又有敕修請雨經法於神泉苑愆期不雨奏延
七日至第三日雨澤普施賞轉大僧正三年正月還
任長者卽領寺務法務安貞元年十月七日寂春秋

六十九

贊曰寶公歷遷四名藍再任一長者頻灑法雨蘇息
蒼生[illegible]之感應而致如此之畢哉今世之人不
知其名亦憫哉

京兆仁和寺沙門道尊傳

釋道尊以仁親王子仁和寺守覺僧正嗣也自幼隨
覺公落髮習學長東兩部秘法讀諸密典性資溫雅
仁愛播物建久四年爲一身阿闍梨尋任權僧都開
蓮華光院爲第一祖元久三年春任東大寺承元元
年秋轉正任東寺長者兼寺務法務爲護持僧冬十
二月補仁和寺務建曆二年秋八月旱讀經法雩于
神泉苑連日大雨帝賞其厚建保三年夏六月旱泉
苑誦經以第五日畿內雨澤賞以願寶任權律師六
年夏旱又祈神泉修中大雨承久元年仲冬望夜月
有蝕之奉敕修一字金輪法天陰雨降二年冬依病
辭長者法務諸職三年閏十月任大僧正重領諸職
貞應元年賜牛車宣此歲二月嵯峨釋迦堂落慶供
養尊爲導師衣冠扈從伶人奏樂是日帝駕臨幸建
保四年盜取東寺舍利寶物尊於西院修佛眼法比
月盜發嘉祿二年再任東大賜田莊於上廟東寺

貞二年秋奏辭職八月五日寂春秋五十四

贊曰經云豪貴學道難尊公出大寶之家入如來之
室濟世拯物令齊秘密莊嚴之域良哉王子公孫方
袍圓頂修緇門之炳鑑也

城州醍醐寺沙門成賢傳

釋成賢中納言藤成範之子弱齡從醍醐勝賢僧正
剃染受業稟灌頂法住遍智院丕啟密藏承元三年
任大僧[illegible]明年冬加東寺長者補醍醐寺座主建曆
元年秋旱奉敕修孔雀經法而驗賞任權僧正建保
三年夏旱修同法於神泉苑七日雷雨賞轉正弟子

淨眞任權律師頻年又修孔雀經法於高陽殿禱雨
得賞定範爲法印光寶轉大僧都賢曉專願樂國寬
喜三年九月十九日寂壽七十有弟子四十二人

京兆東寺沙門良遍傳

釋良遍越中刺史藤顯成之子稟金胎秘法於勝遍
律師又從公賢僧都重受密灌建久八年冬蒙東寺
小灌頂之宣翌歲十二月改補觀音院小灌頂建保
元年夏敍法印六年冬加任東寺長者承久元年春
旱奉敕祈神泉苑至第四日暴雨普潤乃蒙優賞二
年十月辭長者職一日遺病結印契誦密咒趺坐而

化壽八十三寛喜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也時呼越中
法印

京兆東寺沙門親嚴傳

釋親嚴飛驒守中原親光之子初依尊念僧都習學
密教後隨顯嚴僧正受兩部灌頂行祕瑜伽尤有法
驗任隨心院聲颺寰宇元久初任權少僧都建保二
年春轉大秋七月管東寺長者領寺務兼法務承久
元年任權僧正是歲七月旱修法泉苑第三日大雨
流賜置阿闍梨五口於隨心院明年於高陽殿修愛
染法賞其効驗宣嚴爲權律師元仁嘉祿間神泉苑

三祈雨俱得法驗賞以賢長任權少僧都嚴海任權
大僧都光嚴爲律師安貞元年賜置阿闍梨三人於
東寺西院初建保四年盜入東寺寶藏竊什物去歲
修五大虛空藏法於西院是歲盜露寶還故有此賞
二年戊子爲護持僧寛喜二年冬十一月客星出敕
嚴讓之率嚴海俊嚴宣嚴親泉於東寺講堂修仁王
經法左衛門權佐藤信盛看護法筵第五夜祇星隱
賞置阿闍梨五人於講堂三年春祈中宮產有誕彌
優賞轉正貞永元年任大僧正聽乘車入禁門天福
元年冬十月客星出又修仁王經法第七日祇星消

上足嚴海任權僧正文曆二年補東大寺嘉禎二年
修仁王經法由是每歲賜阿闍梨五人於密華國院
是歲十一月二日奄爾順世保齡八十有六矣

贊曰大長年中弘法大師東寺講堂舖設軌壇修仁
王經法祝釐國祚其後無續而修者歷四百餘年嚴
公始紹祖業而熄惡星覆名一世從玆小野諸師相
續行之經曰南閻浮提十千小國二十八星失度金
星彗星輪星鬼星等出時一切國王講讀此經七難
即滅七福即生萬姓安樂帝王歡喜列行者事理俱
密修之何祇災不消乎故先德贊賞曰一人百僚殊

歸東寺之秘法四衆萬民深仰南山之餘風天下之美談海内之勝躅也

江州延暦寺沙門慈圓傳

釋慈圓大丞相忠通藤公之子聰明絶倫十一師延暦寺座主覺快舞勺年就剃染從座主明雲登壇受戒十六任一身阿闍梨承安四年抵江文寺期一百日研究法華養和初年昇進法印隨甘露王院灌僧正全公稟灌頂法住青蓮院兼管無動三昧法性常壽元暦元年爲護持僧建久三年任權僧正補天台座主明年春爲法務冬十一月八條院暲子修羅漢

供圓爲導師六年三月大將軍頼朝源公入寺對談唱酬秋九月於大乘院招一百僧修勸學講朝廷乃賜越前藤嶋肥田千畝七年冬辭座主法務退居吉水正治元年鳥羽離宮修冥道供建仁元年重補天台座主明秋解印冬十一月修熾盛光法天變卽止因補平等院檢校三年二月任大僧正自權轉大以圓爲始夏五月詔於法勝寺造八萬四千小塔召僧供養圓爲導主瑞星晝現帝大感歎擧弟子靜嚴敍法印元久元年於吉水坊供養千佛公胤爲導師伶人奏樂帝率公卿幸坊聽法承元初年上患疱瘡張壇宮殿修七佛藥師法聖躬安全冬任四天王寺別當歳罷歸讓大僧正於眞性三年春後鳥羽上皇御願於叡山集一萬二千二百五十員僧頓寫一切經設大會齋以興福寺雅縁僧正爲導師同寺範圓爲讀師公胤僧正爲呪願秋於大乘院修大熾盛光法帝兩度臨幸二年冬三補天台座主四年秋修法華法上皇幸山冬十月彗星出修熾盛光法其驗如初越月復出修金輪法彗茀永隱建暦二年辭座主職不許遠去因歸吉水秋再管四天王寺冬四補天台座主住山八年辭歸東山建保三年就大乘院始修布

薩六年十一月敕許乘牛車貞應元年夏於十禪師彼岸所修法華八講講師聽衆各八人皆睿山碩德初座供養導師聖覺演說微妙證義者俊範論斷究理也嘉祿元年於小嶋房香湯沐浴著新淨衣拜佛舍利命聖增唱佛語中夜結秘印誦密呪右脇而寂行年七十一法臘五十九火浴收骨於無動寺韻圓顯密爲勤謙己推人世仰如佛至今播名梵學外粹和歌著愚管鈔大相國兼房藤公就圓祝髮受戒道覺法親王從圓稟法仁治三年賜謚慈鎭

贊曰或有智無福者僧家之常觀圓之接化一嚴其

備蓋以謙光之德乎哉

城州隨心院沙門顯嚴傳

釋顯嚴直講中原廣宗之子從隨心院增俊阿闍梨承傳法灌頂周旋東寺南山研精密經住隨心院誘掖後學有詔加東寺長者轉任僧都感驗尤著貞應年中勤後七日御修法朝廷舉隨心院為御願場任順德後堀河四條帝護持僧乘車入禁

京兆東寺沙門定豪傳

釋定豪侍從民部少輔源延俊之子良豪法印灌頂之神足也承久元年夏任權少僧都三年冬司熊野

三山檢校貞應二年春任權僧正嘉祿元年冬補東寺長者安貞二年秋董東大寺貞永元年春閑院修法蒙賞轉正嘉禎二年冬十二月日食之救蒙爲持雨降不見賞譽寺務法務三年春補高野傳法院座主明年春爲護持僧修長日金輪法賞聽乘車曆仁元年九月二十四日化齡八十七

京兆東寺沙門眞慧傳

釋眞慧右少將源通能子從延杲僧正受灌頂法建仁三年秋任權少僧都承元二年轉大敘法印建保六年祈中宮產修五壇法慧行太威德壇得効受賞貞應元年補石山寺座主嘉祿二年夏轉權大僧正安貞二年冬大相國公經藤公建愛染堂請慧爲供養導師寬喜元年夏加任東寺三長者二年春祈中宮產得法驗賞置阿闍梨二人於金剛幢院嘉禎二年爲護持僧補東大寺務曆仁元年秋董東寺兼法務修仁王經法祈乞東寺修營朝許其奏延應元年正月宣聽駕輦二十一日化年七十七

京兆東寺沙門覺教傳

釋覺教三條左大臣實房藤公子少從印性僧正落髮習學拜仁和寺覺法親王稟密灌住仁和眞乘院

事法教相密者推重建久五年歲二十八直敘法眼正治二年任權少僧都承久初進轉大承久二年冬任加東寺長者元仁元年閏七月旱奉敕於神泉苑讀經念持五日大雨賞置阿闍梨二人於本房嘉祿二年轉僧正曆仁元年春辭僧正并長者職朝廷崇其德行弟子房圓恩敘法印賴助恩任大僧都延應元年春正月賜東寺寺務及護持僧之宣兼任法務二月九日還任僧正八月轉大季秋月蝕祈乃得驗因奏東寺神護高野各置阿闍梨一人仁治元年夏辭僧綱朝廷優眷聽乘牛車秋九月辭護持僧投老

眞乘無殘而化。仁治三年正月八日也。保齡七十六。

京兆東寺沙門仁慧傳 勝心

釋仁慧、藝州刺史隆親之子。稟灌頂法於仁隆僧都、密宗祕軌、竭思得法。感報延應元年秋任權大僧都。仁治二年補東寺長者。寛喜元年轉權僧正。二年六月畿內旱魃。有詔修請雨經法於神泉苑。不日而雨。人稱法驗。寶治元年七月十六日寂。年七十三。復有釋勝心、平安城人。氣象不凡。精密典。有感通。任三寶院衆。皆服歸因。司高野檢校。四條帝賜僧官。嘉禎三年辭檢校職、鎭山五載。不詳其終。

京兆仁和寺沙門道助傳

釋道助、後鳥羽帝第二子。幼冲聰峰。四歲敘親王。十六歲入仁和寺道法僧正之室。十七剃度。誦習密咒。承元四年敘二品。建曆二年冬、爲一身阿闍梨。尋隨法公浴灌頂水。建保元年補六勝寺檢校。是歲冬繼仁和寺席。五年秋、上患瘧疾。修北斗法於高陽殿。瘧除。賜賞仁和寺影堂置阿闍梨五人。六年七月朔日食。詔於藤相國亭先庚七日修仁王經法。至期雲雨覆。天賞弟子二人昇僧綱。翌歲正月爲總法務。承久二年春二月、太上皇御幡修孔雀經法。玉體平復。夏五月、准后禮子 嘉陽門院 薙髮、助爲戒師。三年秋八月、上皇圓頂、相就助受戒。貞應元年九月、彗星。奉詔修北斗法於太聖院。及撤壇夜、慧星即沒。寛喜二年退居金峯山。寶治三年正月十五日寂於高野山。壽算五十五矣。

京兆仁和寺沙門道深傳

釋道深、後高倉帝第二皇子。建永元年生。十二入仁和寺。從北院道助僧正落髮受業、稟戒已。後南都東南院修密敎學性相。承久二年任一身阿闍梨。翌歲冬敘親王。安貞元年補廣隆寺。寛喜元年於禁殿修

孔雀經法。賞敘二品。二年春隨助公于觀音院稟兩部密灌。三年春住仁和寺。秋九月爲總法務。六勝寺檢校。貞永元年秋九月彗星出。於紫宸殿修孔雀經法。客星即沒。曆仁元年秋、聽駕牛車入禁裏。寛元二年、爲明慧上人十三回忌。高山寺羅漢堂本尊開眼供養。深爲導師。建長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寂。壽算四十四。

京兆東寺沙門實賢傳

釋實賢、左典廐藤基輔子。依理智院隆澄、法性寺勝圓學諸經論。從醍醐賢海・勝賢二師、承兩部密灌。就

成實僧正重受年過四十住金剛王院任醍醐寺座主東南學侶持笈抵門嘉祿二年任權大僧都尋敘法印嘉禎三年春敕行五壇賢修北壇降三世得法驗賞轉大僧都是歲夏任東寺長者明年秋任權僧正延應初辭諸職仁治元年夏秋亢旱詔賢祈雩泉苑修法感通日雨賞置阿闍梨三人於醍醐尊師堂冬十月下詔還任僧官長者寬元二年天下旱魃仁慧僧正修孔雀經法二七日無驗破壇而退賢又奏敕修同法於神泉苑至第二日華夷普雨受賜轉正四年正月祈月食有徵寶治初爲護持僧五月禱月

蝕又驗賞置伴僧二人於清瀧宮平日感應不可勝記建長元年九月四日化壽七十四

紀州高野山沙門行勝傳

釋行勝不詳其姓諱攝州高木縣人拜仁和華藏院聖慧親王習秘密教從淨喜院心覺阿闍梨受傳法灌頂純素有操及壯歲巡歷修練名山絕巘率以阜餓久居和州笠置窟修不動使者法一日明王出現壇上勝欲見降魔相忽變作俱利伽羅勝益勉勵絕五穀喫蕎麥後止野山寂靜院苦修益勤法驗日著仁和道法親王將受灌頂數日風雨守覺僧正命勝禱晴覆期天霽中使賞法驗且宣曰朕聞公外形散不知何以表賞賜勝奏曰天野神祠納一切經臣僧願足矣詔度藏經今猶存焉蓋天野與丹生者高野護法神也勝又勸請氣比嚴島併爲四神勝修不動護摩每日七坐一日朝起修供兩手握五鈷三鈷壇上坐化實建長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壽八十有八神異靈驗孔多難記人崇靈德建小祠祭號若宮附天野祠嘗有隨力得善二侍者奉薪汲每月晦日使彼持咒符獻之禁闕其道千里朝往夕歸不知所終想制多迦昆迦羅乎又觀事蹟與泰澄和尚同修得

也耶

京兆東寺沙門俊嚴傳

釋俊嚴宰相俊經之子從醍醐寺親嚴僧正傳兩部灌頂有感進名貞永元年秋任權大僧都建長二年夏補東寺長者畿內旱有詔修請雨經法於神泉苑不越三日大雨四年六月天下亢陽又神泉苑祈雩有徵賞敘僧綱六年六月禱月蝕驗賞以尊教任法印是月奉詔祈中宮產修愛染法內宮剖胎冬十一月二十九日寂

京兆東寺沙門房圓傳

釋房圓。左宮大夫成經之子。仁和寺覺教僧正灌頂傳法之神足也。住眞乘院。以密自任。寬喜初元任權少僧都。建長元年冬奉朝召修軍荼利法。即日有驗。賜置阿闍梨二人於住房。五年夏五月司東寺長者。京城大旱祈雨神泉。即日應。賞轉權僧正。六年春禁殿修軍荼梨法。應如前。畢盛敎敍法印。正嘉元年春領東寺兼法務。秋九月爲僧正。

京兆東寺沙門行遍傳

釋行遍。參州刺史藤任尊之子。拜仁和寺道法親王。稟兩部密灌。久侍左右。受諸祕軌。任御室菩提院。練行苦修。靈感影響。承久二年春任權少僧都。嘉禎二年加東寺四長者。曆仁二年夏轉權僧正。延應元年夏大丞相家實藤公病。百方無効。請遍修尊勝法。即瘳。仁治元年轉大僧正。任東寺長者。二年夏管法務。藤公入東寺。就遍受灌頂。悅曰。自今仁和寺傳法灌頂會。當補權律師一員。舉靜範即充任。建長六年夏祈皇后產。修佛眼法。不彌厥月。皇子誕生。其後正元弘長間祈后產。得法驗。建長己酉辭僧綱寺職。文永元年臘月十五日化於住院。年八十四。

京兆仁和寺沙門隆澄傳

釋隆澄。藤長信子。就仁和寺道深親王入兩部壇。嘉禎初任權僧都。延應元年冬轉大。建長七年冬登權僧正。正嘉二年夏辭僧綱。弘長二年冬有旨還任僧官。加東寺三長者。明年冬改轉正。文永元年七月彗星。修五壇法。澄負中央。無何彗沒。賞置阿闍梨二口於理智院。二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奉敕加持。俄小雨雲覆日。歷時解駁。天晴。三年夏領寺務法務。爲護持僧。冬十一月解長者法務。卯十七日寂。齡八十六。

京兆東寺沙門定親傳

釋定親。內大臣藤通親之子。性氣純粹。志行過人。受灌頂法於定豪僧正。又依行遍僧正重受。就東南院樹慶僧正稟三論。嘉祿元年坐維摩會講師。博辯凌人耳。三年夏敍法眼。寬喜元年歷三會講。任權少僧都。轉大。仁治二年春補東大寺。席道倩化儀七大寺欽。明年夏補東寺長者。兼權法務。建長五年春爲權僧正。六年臘月十五日奉詔祈月蝕。驗以定宗任權大僧都。康元元年補醍醐座主。正嘉元年秋七月旱。修祕法於神泉苑。修中大雨連日。文永元年七月彗星。就萬里小路洞院修仁王經法。大彗忽匿。優賞有差。三年九月九日化。年六十四。

本朝高僧傳卷第五十四

音訓

亢尸浪切　彗徐醉切　蝕裳職切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五十四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五十五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感進四之十

江州延曆寺沙門慈源傳

釋慈源攝政關白道家藤公子幼歲入青蓮院從侍慈鎮良快二師學顯密法既邁弱冠修練早成嘉禎四年補延曆寺座主山衆雍欽曆仁元年十二月妖星西出詔修七佛藥師法結願日妖星隱賞置阿闍梨三口於睿山寬元三年三月彗星東見又詔源修熾盛光法於宮中得驗任大僧正三載辭印退居飯

室仁治二年春再任天台座主兼領四天王寺冬十月彗星出召諸山座主於禁殿行七佛藥師法源爲大阿闍梨治山前後九年退居妙香院建長七年七月十九日入寂歲三十七世號吉水

贊曰源公童丱學逸幾研顯墳密典卷之懷焉巍彼良嶽坐鎮三千彰施秘徵有藉藉然大塊假以數十年則光顯前業不宜蹄筌未足四十早戢化權

京兆仁和寺沙門良慧傳

釋良慧太相國藤兼實之子隨仁和寺道法親王受兩部大法住上乘院元久二年任權少僧都承元二年冬爲一身阿闍梨寬喜元年任權僧正天福元年爲護持僧延應元年領廣隆東大之寺務秋司東寺長者仁治元年夏轉大僧正秋受寺務法務之宣二年六月旱修孔雀經法於東寺灌頂院第四日雨賞聽駕輦明年春辭諸職寬元元年再任長者法務寶治元年六月祈雨於灌頂院修孔雀經法七月初三太雨敕使賞勞明年又辭諸職建長元年優詔復職三任長者之初例也明年又辭寺務文永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寂年七十七

京兆東寺沙門實瑜傳

釋實瑜侍從藤公仲子道助親王之資瑜伽法軌傳無餘蘊嘉祿三年自權律師任權少僧都貞永元年轉大嘉禎四年敘法印寬元元年祈中宮產修大威德法得驗受賞建長五年修同法又受賜六年春任權僧正冬加東寺三長者文應元年修北斗法賞領寺務法務爲護持僧秋八月修普賢延命法奏道俊敘法印文永元年七月六日化春秋六十四

城州八幡沙門唯心傳

釋唯心城州八幡人傳廣澤密灌馳修感名修卑率業觀坐道場現出內院世曰瑜伽悉地之人也泛愛

教人學徒常填有僧求密灌者心語之曰今及澆季眞言功能不可輕蔑示汝其驗請試出舌僧隨敎心結印契舌頭甘如密心解印其味亡又擬鈴印則鈴音隱隱于室內僧驚異稽首心曰此事勿向他語只是欲使汝發信於眞言法也文永末修胎藏坐禮盤泊然而化時都率淨土現於室內弔者皆見或夜告弟子曰我今生兜率內院平日之願足矣

京兆東寺沙門道勝傳

釋道勝大丞相實氏藤公之子自幼英拔從大僧正道助剃染受密灌頂天福二年補觀音院阿闍梨位

嘉禎二年冬任權大僧都住勝寶院嚴淨道場瀋灌頂部華夷學賓入場受業正嘉元年秋轉僧正文應初年爲東寺長者詔爲國家修普賢延命法弘長二年冬給僧二人任大僧正領寺務法務爲護持僧禱東二條院産修如法愛染法皇后平娩舉朝優賞以俊耀轉法印三年五月於東寺灌頂院修傳法密灌授道耀等四神足文永三年夏旱六月晦日奉敕於灌頂道場修孔雀經法七月三日雷雨賞寄阿闍梨四人於高野山三年夏辭長者法務退于勝寶院五年春調伏蒙古於東寺修仁王經法及其散日神風大吹蒙古船碎十年七月十三日吉祥而寂歲五十六也

贊曰不遊禁苑無覽百花之秀不入翰林難求羣木之材有若修德通妙而世不知之豈但勝公禪毅之師不聞於世亦多然也八宗之寺十剎之山身辭璽足而搜索得焉

城州醍醐寺沙門聖尋傳

釋聖尋鷹司關白基忠藤公子聰明超科入三寶院從法親王聖尊落髮受戒修四度加行浴兩部灌頂水始任阿闍梨位去如南都究法相義旨寓東南院

磬三論指趣累進僧官任大僧正文保初任東寺一長者繼掌法務瑜伽學徒悅得其人元應末補醍醐寺座主兼傳法院座主德臘益邵靈通彌多加持聖躬咒壓天變攘時疫祈旱魃靡不得驗元亨二年春任東大寺不詳所終矣

京兆東寺沙門道乘傳

釋道乘親王仁親之子嫌有爲世相求無上菩提從良慧僧正受灌頂法生器完固任荷眞敎嘉禎四年任權大僧都建長三年轉大僧正司東寺一長者兼法務夏六月爲護持僧四年八月十四夜禱蝕有驗

朝賞以仁教敍法印以乘奏公聖爲權大僧都文應
元年春祈中宮産修五壇法有徵受賞文永十年修
大佛頂法降於蒙古朝家喜賞擧有信任法印此歲
臘月十一日順世壽算五十九

城州醍醐寺沙門實深傳

釋實深大納言源顯國子生溫雅堪法器就成賢僧
正稟灌頂從憲深座主重稟深與印書悉授玄奧瑜
伽教法功助益精嘉禎三年任權大僧都建長八年
修大威德法祝延朝廷賞以公惟爲權少僧都正元
二年任權僧正弘長元年春加任東寺長者文永元

年冬十月辭長者并僧綱奏置阿闍梨二人於住房
蓮華院建治三年九月六日逝法齡七十有二深與
成賢同年月日寂矣

江州安祥寺沙門道寶傳

釋道寶左僕射良輔藤公之子左僕射道家藤公猶
子也自少從成寶僧正承灌頂就覺典阿闍梨重受
嘉祿三年任一身阿闍梨任安祥寺尋補勸修寺長
吏貞永元年夏任法眼文曆元年勤三會講師嘉禎
二年齋會重講賞任權大僧都昇爲法務文永五年
夏禱帝瘧修愛染法大有賞賜九月祈月蝕不蝕之
九年十月修八字法十年七月畿內炎旱就神泉苑
修請雨經法七日大雨賞轉僧正季秋任東寺長者
臘月望夜有詔祈蝕大雲忽掩暗不見蝕建治元年
十一月祈月蝕令不現二年冬領寺務明年春兼法
務爲護持僧奉詔詣伊勢太神宮降伏蒙古夏四月
祈月蝕而有徵弘安元年爲大僧正夏六月任和州
大安寺衆喜教并秋七月辭僧職寵命不允二年正
月修大虛空藏法祝護朝家四年春補東大寺八月
四日謝世春秋六十八

京兆仁和寺沙門隆助傳

釋隆助藤亞相隆衡之子仁和寺道助親王灌頂之
神足也奔遊教刹審問密籍歸住仁和大教院說所
學寬喜寬元之間轉任法眼法印建長六年祈源后
通子（大宮女院）懷胎修大威德法后平産賞任權僧正補
東寺長者有故解職文永三年復任兩職七年五月
祈日蝕驗賞轉僧正奏置阿闍梨五人於高野山建
治二年辭僧綱弘安元年七月九日寂歲六十六

上野山上寺沙門行仙傳

釋行仙從靜道法師學密教通觀理居上野山上修
念佛三昧不必唱號專凝想觀性無莊飾舉唇恢達

或講唱導會新山中便腰斧斤赴檀越家凡有嚫
或受不受任所意適弘安元年秋示微恙端坐而化
如入定然岩慶雲掛菴前竹如散紫帛天樂響空中
異香且山外火後得設利羅無數先是預書臨終月
日潛藏篋底喪闕門人始得其書戀德不已
贊曰建長弘安年間鎌倉五山禪風大競教家良匠
多問別傳仙公生死受用亦似休參之行履不有見
禪人至如斯與

紀州高野山沙門蓮眼傳　明了

釋蓮眼字禪智越前人上高野山習瑜伽軌到和州

謁圓照戒壇院受戒律鷲尾山開密藏雖兼諸流獨
正西院所流弘通在茲人悉鑽仰又釋明了從小河
上綱受密灌悉曇南都拜照受具足戒遍遊小野廣
澤延曆園城密威亦多門葉甚蕃

京兆仁和寺沙門道融傳

釋道融藤大相國公經之子幼穉出家投蓮華王院
道圓親王室習東密教從光臺院道助法務受灌頂
法年十五敘法眼延應元年任權大僧都寛元元年
進敘法印是歲春受一身阿闍梨之宣正曆元年領
法務冬十二月任權僧正文永元年夏五月辭僧綱

法務冬十二月任權僧正文永元年夏五月辭僧綱
優詔不允冬十一月任少僧正加東寺三長者三年
冬十二月詔祈日蝕臨期雲雨賞以覺智任權少僧
都越行領寺務法務為護持僧四年二月祈禳日蝕
乃預優賞七年轉大僧正初秋泉苑讀經祈雨六日
得驗散日蒙賞是歲降伏蒙古行佛眼法十年二月
結壇禁中修仁王經法彗星乃隱優稱寄阿闍梨五
人於蓮華光院是歲冬領東大寺十一年冬蒙古寇
又修佛眼法弘安元年住仁和寺四年閏七月十五
日寂年五十八

京兆東寺沙門勝信傳

釋勝信大丞相藤道家之子從道寶僧正剃髮受業
依聖基僧正傳灌頂法任勸修寺寶治二年任大僧
都文永四年修愛染法祝釐王家建治四年冬轉僧
正弘安三年春加任東寺二長者明年正月入石山
寺調伏異賊秋八月補東大寺主務五年冬領東寺
寺務法務為護持僧明年夏五月修愛染法於禁中
六月十五日奉詔禳蝕月不欠缺冬十月為大僧正
七年夏辭職退休復奉朝命仙洞修北斗法禁中行
愛染王護摩帝遣中使不聽辭護持僧十年夏五月

賜牛車宣是歳七月四日化年五十二

和州金剛王院沙門重如傳

釋重如字日蓮和州人性敏爽方六歳入東小田原寺師胎蓮法師蓮金剛王院主也稍長就蓮受灌頂習祕呪普遊密場盡野澤祕工筆翰善音調寡欲隨緣不定居止東大寺凝然就學顯密諷音如東山寒林二石塔利無緣正安元年五月十八日寂於白毫寺壽七十八如之父母皆七十八卒異哉

京兆東寺沙門深寛傳

釋深寛三品家信之子從仁和菩提院行遍僧正稟

傳法灌頂住五智院有密行名文應元年敕任權大僧都弘安五年冬補東寺長者冬十二月月食寛祈不蝕七年春轉權僧正九年冬月食又詔加持法驗如前賞轉正寛禱旱澇時疾得法徵多十年正月十七日逝壽六十二

京兆東寺沙門守助傳

釋守助大相國藤實氏之子自幼入御室大教院就隆助僧正熟習祕教傳灌頂法通性相博家學正嘉初年春住大教院敘法印建治二年春兼法務弘安四年任權僧正是月辭法務七年四月爲東寺長者

九年冬轉正明年秋司寺務法務九月十五夜月有蝕之敕助加持臨時雲覆擢賞補護持僧正應元年轉大僧正二年冬解諸職不記其終

京兆仁和寺沙門奝助傳

釋奝助右大臣實親藤公之子隨仁和寺房圓僧正承灌頂法帝聞密行正嘉二年敕任權僧正居眞乘院開演眞教文永三年夏加東寺三長者五年夏旱於神泉苑讀經精祈驗宿即雨五年夏轉大僧正八年秋祈月蝕九年八月朔禱日蝕十年七月修請雨經法於神泉苑皆得法驗大蒙賞覵弘安元年秋領

寺務法務明年詣伊勢太神宮降伏異國四年正月登仁壽殿修觀音供秋七月補仁和寺務正應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化年七十有四矣

京兆東寺沙門賴助傳　賴譽

釋賴助武藏守平經時子厭弓矢業爲衣盂身從仁和寺法助僧正受灌頂法居御室敘法印弘安八年春補仁和寺法務九年四月任權僧正是日辭法務明年九月爲東寺長者正應三年正月有敕率二十僧修北斗法禱幕府病寢食復常五年正月辭長者職任大僧正越月辭僧綱永仁二年領東大寺務四

年某月二十八日寂又同時有釋賴譽中納言藤顯資子從眞慧僧正受兩部法建長七年敍法印弘安元年任東寺長者八月十四日祈月蝕有驗二年正月任權僧正是月既望禱月蝕不虧三年十一月七日示寂

京兆東寺沙門實寶傳

釋實寶右僕射藤公基之子傳灌頂法於法助親王修練辛勤早得慧心居仁和寺誘掖學侶弘安四年冬任法務正應二年進轉僧正明年季冬加東寺三長者四年八月朔日祈蝕承法驗賞五年冬爲大僧

正管領寺務升護持僧永仁元年八月十三夜加持月食又得法徵帝賞敍杲任權大僧都五年十月貴年德賜阿闍梨二人於本房不詳其所終

城州隨心院沙門靜嚴傳

釋靜嚴一條攝政關白實經藤公之子自幼歸法隨嚴齊僧正剃髮稟灌頂法綜覈密書住小野隨心院展談席待來學文永元年冬任權少僧都弘安八年轉權僧正八年冬加東寺長者翌歲四月望祈月蝕得驗轉正正應元年侍護持僧二年十月爲大僧正尋領寺務四年秋賜牛車之宜六年夏旱修水天供

修中大雨賜綸旨曰浮雲忽起甘雨頻降九天遍誇玄澤之惠千里皆消赤土之憂法驗炳焉睿感尤深七月望有蝕之奉勅修法得驗感賞賜綸旨曰秋雨遲晴望不現接虧蝕於浮雲之中顯法驗於智水之上睿襟之所感追可申其賞五年秋解寺務之印永仁七年正月七日得微疾寂春秋五十七嘗著密典疏鈔

京兆東寺沙門守瑜傳

釋守瑜不詳其姓其許久待西大寺本證上人受密灌大法爲衆推重證招提寺睿尊之高弟尊傳小野

一海之密軌也文永元年夏任僧正正安元年春加任東寺二長者秋八月加持月蝕即時得驗詔領寺務擧于護持僧正安二年辭寺務綱位矣

城州醍醐寺沙門覺濟傳

釋覺濟三位少將藤兼季之子從法勝寺勝尊僧正稟兩部灌頂隨侍年久密學入微住金剛王院熾盛行感弘安二年任權僧正無幾司東寺長者正應三年正月既望月有食之奉勅加持陰雲厚覆使蝕不見賜綸言曰所勸者一字金輪之修法也所感者九重紫禁之睿襟也四年正月元宵月蝕禱得法徵既

年春領寺務法務任大僧正冬十月辭諸職翌歳補
醍醐寺座主正安元年敕聽乘車而入禁門

江州園城寺沙門行昭傳 道昭 良慶

釋行昭太丞相道家藤公之子稟顯密法於園城寺
良尊僧正補三井長吏兼領法務屢播法驗承寵禁
闈任大僧正蒙牛車宣檢校三山乾元二年正月五
日化壽七十三弟子道昭太丞相教實藤公子法驗
學術倖比師德三補三井長吏任大僧正司三山檢
校又釋良慶昭之族弟爲園城長吏任大僧正領三
山檢校以台密法爲衆所欽

京兆東寺沙門道耀傳

釋道耀太丞相實氏藤公之子就道勝僧正受兩部
灌頂從法助親王重受眞祕住勝寶院大立密幢建
長二年任權大僧都文永六年司法務轉權僧正即
日辭法務弘安二年改權進正明年秋冬任東寺長
者四年四月禱日蝕當陰雲覆虧帝有優賞置阿
闍梨二口於高野奥院七年春舉爲大僧正夏四月
領寺務并法務侍護持僧正應三年因事禁殿修北
斗法有驗受賞以實海任權大僧都五年秋有宣聽
乘牛車出入禁門永仁二年七月入宮修普賢延命

法嘉元元年十二月化于本院法臘不詳有實海良
圓勝慧勝如四神足

京兆仁和寺沙門了遍傳

釋了遍左大將藤實有之子幼依行遍僧正圓頂遂
稟灌頂又就法助僧正請益重受常居仁和菩提院
苦修鍊鍛通瑜伽法建長元年任權僧正文永四年
春爲后宮產修五壇法遍行大威德夏帝寢疾又行
五壇遍修金剛夜叉共得法驗各受賞既二年冬從
同法又効徵明年春任東寺長者加持日食當蝕雨
降弘安二年八月十四夜蝕敕遍加持俄黑雲蔽食

頃霽朗冬十月任權僧正五年七月禱月蝕有驗七
年春轉正八年冬司寺務法務九年春爲大僧正翌
歳補東大寺務任職歷年嘉元元年末順世

城州醍醐寺沙門定任傳

釋定任藤亞相經任子初承灌頂於定勝僧正後就
通海法務重浴密水住三寶院修蔵上聞任權大僧
都德治元年冬爲東寺長者轉權僧正二年三月朔
敕禱日蝕先期連日陰雲至曉大雨已霽無蝕星又
稀出羣臣奏曰王都見日輪他國看虧蝕乃賜綸旨
曰紅輪影無虧璧光猶明災異之不現法驗之所致

也六月望日修北斗法又得効延慶二年任醍醐寺座主八月二十七日寂

京兆東寺沙門成慧傳

釋成慧不詳其姓氏随安祥寺寛伊僧正受兩部密灌任安祥寺受五家法正安二年任權僧正嘉元三年夏加任東寺三長者二年七月有故黜貶僧正是歳十月加持月蝕得驗受賞明年十月加持月蝕都人見圓他國看鈌華夷奇嘆朝廷有議還任舊官德治元年秋七月旱修水天供即降大雨十月帝不豫召行五壇法不應詔又止僧綱延慶二年蒙恩還任

翌歳冬加二長者兼領寺務年六十二衆服高德應長元年祈廣義門院產修六字法賞賜多品正和四年臘月二十三日化壽七十三

贊曰楞嚴經曰頗有衆生心蓄惡念則於天現彗星等之妖象也只其國之人民見之他國之人民不曾見之此釋迦法中所以建世界而本乎一心立因果以環乎三世也如今定任成慧禱日月之蝕而使王城他州之人盈虧異見者實能與佛說合符節矣嗚呼二師之修法感應至也矣哉

京兆東寺沙門實海傳

釋實海權中納言藤公泰子從勝寶院道耀僧正承傳法密灌住五智院密教播名應長元年祈廣義門院病修軍荼利法賞轉僧正正和二年春加東寺長者五月望夜禱月蝕隱鈌影四年春司寺務玆載夏昇大僧正爲護持僧文保三年五月七日罹病顧世

京兆東寺沙門信忠傳

釋信忠關白忠家藤公之子風神清爽擧措有儀隨勸修寺勝信僧正稟兩部灌頂又就同寺道寶僧正學密教三論住東南院移勸修寺密席日盛學侶年多正安二年秋加任東寺二長者兼領寺務法務尋

任僧正是歳臘月南京興福寺有遷佛開眼供養請忠爲導師因轉大僧正嘉元三年秋於仙洞修愛染法賞以勝圓爲權大僧都正和三年祈皇后產修愛染法壇場滿散内報安產德治三年春辭東寺寺務延慶三年補東大寺二年解印元亨二年十月十九日示寂於東關矣

京兆東寺沙門公紹傳

釋公紹中納言藤實世子俊發志于密教稟體金灌頂於俊譽法印精一見感任權少僧都任醍醐寺嘉元三年春爲東寺長者四月望夜奉敕祈蝕俄雨不

見賞任權僧正德治元年秋七月祈雨修水天供修中得驗八月帝不豫行五壇法紹修軍荼利九月祈月蝕不得驗辭僧職詔不許延慶元年冬辭長者僧綱文保二年秋敕重任冬轉僧正爲護持僧元應元年爲東寺主八月十日遇病示寂

城州醍醐寺沙門道順傳

釋道順内大臣藤秀房之子投醍醐寺稟灌頂密印於憲淳僧正住報恩院遷三寶院大啓密席文保二年任權僧正元應初年春加東寺二長者兼補醍醐寺座主秋七月既望禱月蝕得法驗是秋轉大僧正

翌義載春並領寺務法務爲護持僧元亨元年臘月二十八日嵗化

京兆東寺沙門實弘傳

釋實弘不詳何所產徧遊南山東寺研尋密部文保元年夏任東寺長者元亨初年冬爲寺務翌載春兼法務任大僧正九月十五日祈月蝕當其時浮雲覆月賞賜綸綍是歲辭長者不記所終

贊曰唐一行禪師加持瓮豘使七曜隱千歲以爲奇談矣今此諸師或覆日月之蝕汎掃彗星之凶降法雨而興旱天之稻起神風而破敵國之船蓋爲奇異哉觀數師之法驗則豈使行師獨擅名於唐天邪

本朝高僧傳卷第五十五

音訓

閫 苦本切　嬔 莫典切　斟 諸深切　虧 枯回切 缺也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五十五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五十六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感進四之十一

京兆東寺沙門弘舜傳

釋弘舜周回南北屬思瑜伽元應元年冬救祈日食修法得驗賞以弘寬任權少僧都元亨初年任東寺長者翌載冬領寺務轉僧正

京兆東寺沙門有助傳

釋有助權大納言藤實藤之子住成菩提院移香隆寺任權大僧都正和三年補東寺長者四年三月十

五日祈月蝕有法驗朝賞任權僧正正中元年秋轉正司寺務嘉曆元年秋爲大僧正

京兆仁和寺沙門禪助傳

釋禪助相國通成源公之子自幼英傑好出纏法從仁和寺法助僧正祝髮納戒密學日進文永二年冬稟助之傳法灌頂住眞乘院永仁元年任大僧正翌歲二月任東寺長者管司寺務法務爲護持僧德治二年春於石淸水宮修結緣灌頂以爲恆式伏見上皇幸臨法會秋七月上皇圓頂相助爲戒師三年正月後宇多法皇就助受灌頂準寬平上皇稟於益信之例也入壇之時大地震動天現光耀滿會嘆異皇情有喜賜牛車宜追崇益信謚本覺大師同年二月始任東寺座主延慶四年春請廣義門院產修愛染法皇后分娩夏五月董仁和寺文保三年秋再任東寺長者寺務元應元年秋七月修孔雀經法於龜山院即讓賞任奏以顯尊爲大僧正二年春三月高野大塔落慶供養助爲導師秋七月辭諸僧職退居舊院元德二年二月十二日奄爾順世齡八十有四助三任長者爲伏見花園二朝護持僧管仁和傳法堂學頭高野傳法院座主神護寺主務有灌頂弟子八

十餘員焉

贊曰佛氏之興法續統猶如世人之勤業克家也世諦貴而易爲眞諦隱而難矣百世中間有豪傑出可荷其任已助公之行幾乎不忝任也

紀州高野山沙門定範傳 賴審 道淳

釋定範泉州横山縣人久止野山研習密部該通大義得法靈多正和三年司高野檢校職任引接院爲衆開敎五年冬任法印太和尚位範奏後之檢校永賜此恩任制可其奏又釋賴審受範密灌住胝母院盛播法義任檢校職有灌頂弟子道淳紀州神宮人

精密乘有法驗任寶龜院能勤家法元亨二年司檢
校職

京兆東寺沙門弘眞傳

釋弘眞建武二年春任東寺長者尋領寺務法務任
大僧正冬十月後醍醐帝敕禱天下安寧眞於東寺
講堂修仁王經法至結願日懸百佛像各備香華焦
一百僧行百座仁王會伶人舞樂簫鼓迭起右少辨
藤原藤長甘露寺監護法事

京兆東寺沙門益守傳

釋益守學眞言教拜仁和寺禪守僧正受兩部密灌

任成就院觀法顯修元弘元年任東寺長者建武二
年夏六月中宮懷妊守於西院修延命法乃得驗賞

京兆東寺沙門道意傳

釋道意大相國藤實兼之子師辨慧上人熏沐密灌
從後宇多法皇重受任勝寶院扶瑜伽法元亨二年
加任東寺三長者四年四月日食修法奏效賜旨優
賞建武二年秋召意禁殿修守護經法未幾東北僵
受帝命擢賞任大僧正

京兆金蓮寺沙門淨阿傳

釋淨阿姓源氏總州人至年十九入州之圓通寺出
家習大小乘又往鎌倉極樂寺拜謁忍性律師受戒
專修永仁初拜法燈國師乞直指意國師曰吾宗離
言說相無一法與人汝緣在淨土教宜歸念佛辭詣
中宮乞神助冥即蒙靈夢得專念要遊化諸方勸唱
念佛在越中野尻說淨教行蓮徒嫉投之深淵阿專
心念佛而身不沈溺光放水上邑民救之府主波多
野氏檢察其黨遂逆佗邦正安二年偶在東武會遇
佗阿論量淨教承其法義居當麻山延慶二年上京
師寓祇陀林寺昔廣義門院惱娠胎阿持熊野神所
授一遍之念佛印札模寫獻內女院平產上皇華祇

陀林敕阿住持親染宸翰賜錦綾山金蓮寺上皇重
宣賜上人位阿奏其師佗阿未拜此號伏承恩寵
命降至併賜師資曆應四年六月二日以行年七十
三卒於錦綾山上下聞訃揚哀而軫矣

江州伊吹山沙門淡有傳

釋淡有字覺然于葉氏下總人爾慕佛門志學上京
就玄慧法印聽台教拜虎關和尚于河東探問禪錄
歸其學海無涯往醍醐寺傳野澤之祕流文和元年
陟和之忍上嶽期一千日修求聞持法一夜下溪汲
閼伽水時長丈餘巨蟒臥徑有念阿字蹈蟒背過其

曉夢天童來告曰我往昔爲僧依一念誤枉墮蛇道久棲此山嫉人之善欲障行修嚮現本身得上人觀法力脫惡趣而生兜率天尚留醜形在于山後翌朝巡訪見一巨蟒死在洞口雇人埋之建木浮圖諷多羅尼及在江州長尾山寺寺後有瀨水河出伊富峰朝宗江湖兩岸岩崿巨石中立高二十丈瀑水漲落介鱗觸碎夜夜登岸九旬加持一夜山鳴盤石沈沒從此樵夫朝涉魚鼈游泳三修之後堂塔廢壞有募檀力太半復舊某年臘月四日沐浴蘭湯結定印而化春秋八十五

京兆仁和寺沙門寛性傳

釋寛性伏見帝第三子正安二年宣爲親王十三厭世入仁和寺從禪助僧正落髮納戒器宇穆肅好學精密乾元初年補仁和寺主務嘉元三年春爲一身阿闍梨就助公受兩部灌頂夏五月任總法務管六勝寺應長九年昇叙二品正和元年上皇弗豫奉敕修愛染法有効嘉曆元年解仁和印移居開田貞和二年九月晦日順世壽算五十八矣

江州百濟寺沙門源重傳

釋源重江州人弱冠上睿山討習五時八教觀行圓修遂任僧都歸百濟寺住金蓮院修普賢行洽通玅經一日定中龐眉老翁告曰我小野一萬菩薩也以我加三十神之列源諾神言菩薩歡喜易心爾而隱源書法華獻于伊勢太神而歸磨針山邊逢不冠客展席迎源殷勤餉給客曰我小野神主也詰朝神託曰源重僧都今日過此宜奉點心故候師至也以延文末安詳而化永和之比門人書寫法華百部備眞供養瑞華墜地音樂聞天云

洛北施無畏寺沙門長慶傳

釋長慶藝州刺史源雅房之外舅也少隮睿山薙髮

釋師安然發修淨業後住洛北施無畏寺延文五年七月某日坐唱寶號向西而寂臨亡告門弟曰勿致葬斂置棺山頂不可覆蓋門弟遵言已過三日有棺無屍山中數日風吹奇香其後民部大夫中原忠長之女久惱邪氣魔魅託云我先年惱某人長慶上人持火界咒童子十人持杖來打我將遁匿鐵網四漫絡網入火遂燒羽翼悔過自責僅存命耳常懷恐心惱亂不得聞病不起幸窺其便然毘沙門天王立在枕邊又欲障臨亡則四大天王各率眷屬戈戟林森四方看護聖衆滿空音樂響臺已乘蓮臺向西而去

終不得復也

相州勝因寺沙門至一傳

釋至一（或作志）紀州人。入粉河寺習經超隊。永仁之初寺衆山門衆請法燈國師爲供養導師。一時列于童役。國師見其俊利。即爲剃度。初名覺一。國師摩頂爲記。後來翌五歲國師順寂。乃遊南北教肆。傳密明律。修錬功成。還居粉河。六所神前奇石多。寺衆欲移之。人力難及。一往加持。鞭逐巨石。如牛羊羣爭先自來。又於寺內刱建誓度禪院。勸請國師爲第一祖。其後菴居江之坂本。純心禪坐。得六根淨。魔欲障法。化作松蕈在檀越家。自爲淨供。一已通知。蕈置檐端。至晡滿盒化爲飛蛾。鎌倉府主平副元帥創勝因寺。延爲開山。常修辯才天供。士庶多歸。一日庭際忽生大蕈。一加持之。乾枯如石。黃昏聲於屋上曰。自今以後當作護法神而滅火災也。府下相傳。新架構者求結界土布柱礎下。一時粉河寺火不救。定中知之。刻木童子（長寸八分）加持抛空。刹那飛行入寺。巡火即時撲滅。諸人駭異。名曰雨法童子。在誓度溪雲菴。值法燈國師三十三回忌。新刱千光院於鎌倉。拜請五山十刹海衆。修大會齋。屈明極清拙二尊宿陞座舉唱。其在教門不忘師恩。諸方感之。

贊曰。神通本宿因。而不逢明師則不顯。爲法燈古佛也。一上人親炙之哉。一載感風也波。故本質露于茲。感通從心。使一木童滅千里遠火。與唐一行禪師封藏七猴而沒七曜星。数不多讓焉。國師之名識合轍。亦奇哉。

和州東大寺沙門聖珍傳

釋聖珍伏見帝季子也。自幼沖日投醍醐寺聖尋僧正。三論三密稟學兼長。叙任無品親王。住南都東南院。建武貞和之間二任東大寺。文和二年秋補東寺長者。任大僧正。又任高野之金剛三昧院。在東南院徐步庭際。忽見伊勢春日八幡三神之宣文燦然印於池面。援筆記之。常書與人。世俗所謂三社之託宣者也。

京兆東寺沙門定憲傳

釋定憲胡貴之子。周旋密場。後村上帝詔任僧正。文和二年爲東寺長者。延文夏兼法務。二年七月四日奉敕禱月蝕。得法驗名。三年六月朔又祈日食。早朝雨降。蝕過天晴。都下極賞。不厚君命。明年四月辭讓僧職。不詳其後焉。

江州園城寺沙門良瑜傳 道意

釋良瑜。大相國兼基藤公之子。得度三井。從良慶道瑜三師。承顯與密。管三井長吏。兼領法務。任常住院轉大僧正。尋司三山檢校。應安元年宮中修密壇。賜牛車之宣。弟子道意。大相國良基藤公之子。嗣密二輪。推輓靈道。領園城寺長吏三山檢校。任常住院。為一衆表。僧綱蓋衆。善嗣師位焉。

江州延暦寺沙門尊道傳

釋尊道。後伏見帝季子。母藤氏。正慶元年生。七歲入青蓮院。隨延暦寺座主尊圓。敏英夙見。暦應四年移

十樂院。十歲就圓落髮受戒。從辨靜僧都習四敎儀摩訶止觀。十三依靜範法印。受三大部十六人壇加行。任一身阿闍梨。是歲冬受兩部灌頂於圓公。觀應元年秋。於仙洞行佛眼法。修學成熟。傳承圓之一心三觀血脈。文和四年十一月。補延暦寺座主。延文初年為護持僧。三年夏登山拜堂。秋七月上表辭座主。康安元年秋識旬震。修熾盛光法於禁裏。地震即止。貞治四年再補座主。應安元年夏。賜乘牛車。六年癸丑敍一品親王。永和四年秋。彗星北出。救於禁中。修五壇法。道修中央不動。彗沒。明德元年春。濃州兵起。

就鞍馬寺。率僧修法。應永六年。奧州筑紫軍兵騷擾。修五壇法。東西烽平。凡修五壇。前後五度。皆得成就。是歲相國寺寶塔慶讚。圓為導師。十年七月五日寂于花園妙心寺。是時法山略於時權。屬乎青蓮院也。壽算七十二。葬于西山青龍寺。

武州增上寺沙門聖觀傳

釋聖觀。字音譽。弱年出家。形貌奇偉。朴直倜儻。布衲單疎。節儉知足。參曹洞禪。修專念法。務弃東西。廣流視聽。世稱觀音之應化也。住增上寺。為第三世。扶禪那演淨敎。辯說無礙。與府主太田道灌締方外交。論

法詠歌。一日告衆曰。吾今將逝。登蓮華臺。衆望空。大奇矣。或曰共坐西行云。

武州東睿山沙門天海傳

釋天海。三浦氏。奧州會津人。其母無嗣。禱月天子。一夕夢吞奇花而娠。經九月誕。風度英發。幼不茹葷。腥臊觸則吐。父母異之。年十一投本邑辨譽法印。得度稟戒。學顯密。敎抵宇都宮。謁皇舜僧正。天文年中上睿山。從實全阿闍梨學台敎。後入關與受倶舍於三井尊實權僧正。學法相三論于南都。足利學校聽孔老書。回鄉邑。來大寧禪德受敎外旨。又從長樂寺春豪

天寧寺善恕參禪之暇稟灌頂法此三師榮朝之末
裔唱禪台密曹洞老宿問五位訣睿山豪盛住甲之
善昌寺弘說台教論衆三百海膺講師暨義雄壯盛
聞優論傳付慧心的流七個三重之奧甲府主源晴
信見秀傑亦加禮敬天正初門族葦名盛高招以會
津稻荷堂及盛高移任常州往住不動院文祿二年
郡中大旱民方殿屎屈海禱雨臨潭修法貴神女來
授五鈷杵須臾潭面舍利一粒載竹葉浮青蛇出水
含舍利藏室雷頻作大雨普洽又盛高妻臨產危苦
來乞法被修不動延命法感明王現即報分娩慶長

己亥住武州仙波喜多院癸卯移下野定光寺講說
法華東照源君命主比睿山南光坊單丁一鉢以送
歲月源君又命宗伯招至駿府不起宗伯曰方今傾
心探諸宗旨師得信鸞台教復振爲海善其言入於
駿府以鈞帖再住喜多院爾後每謁委說眞理源君
隨喜信敬日盛遂弛淨修歸三觀門滋契玅旨受海
印授十四年睿山修法華大會選爲探題後陽成上
皇召問法要特降優旨賜命法服一襲燕尾帽巾御
製杖對御著帽而杖殿上又賜宸翰改轉僧正即住
輦下毘沙門堂翌歲源君親爲規矱新喜多院癸丑

再營野之日光山命海董之元和元年正親町上皇
之御忌禁殿設會敕海爲導師任大僧正源君在日
與海有言以故薨日殯于久野山歷一回忌遷於日
光山此鎌足公改葬于談峰之例也三年八月後陽
成上皇崩就洛北般舟院廣修法事海爲會首先皇
御忌就清凉殿修法華懺者一七日詔海爲首皇帝
降禮行道公卿著座一夜夢祖武帝儀容莊麗告海
日傳敎滅後待師數百年矣於是營治遺廟建九層
塔九年癸亥皇太后請海受戒圓頂睿山東麓建法
勝寺（今俗呼正心賀院）寬永元年大將軍秀忠源公闢東睿山

於武城東北與海住持大將軍家光源公疾劇竪拱
手海祈即安海又乞睿山之新營金碧映湖鐘磬傳
谷林道春謁海謂之曰汝效宋儒屢斥佛道殊不知
吾法廣大上窮空界下徹地輪妄加謗毀有理速言
春不能答赧然而退十一年甲戌寓太秦廣隆寺先
是大愚榮公有流言事沒法山籍海偏指妙心耆老
日大愚和尚當世禪匠吾常會察解行相應敢憑諸
老解其所墊衆感白言復籍如初上野長樂寺弘禪
台密中古爲新田德川之墳所海受台命爲主且寄
莊田及輦日光衡門衡頂石在赤那坡山重大難移

海加持石卽自由轉源公無嗣海常憂之一夜席上
忽得文云優生福德智慧之男其後家綱公誕源公
益信有所默契因構別墅延海安老海乃筆記傳教
大師所傳要旨以表授受二十年秋七月示微疾衆
欲禱海不聽十月朔夜誡示門人遺語五條以獻幕
下皆囑爲佛法金湯仁慈救世也源公命畫工守信
繪海眞相以備瞻禮二日朝披安陀衣持念珠閱論
策及午盥漱端坐觀想誦經感文殊現合掌而化坐
牀四日顏色紅潤有紫雲雨華之瑞源公聞訃七日
淸齋入公府賻給幕上護送葬於日光山建影堂於日

光東睿比睿二處寄香燈田海不語齡以曆考之一
百三十餘歲嘗參殘夢和尚得頣神之道矣慶安元
年夏四月賜諡慈眼大師
賛曰楊子雲云年彌高而德彌卲者孔子之徒歟余
讀海公狀畧心宗旨究臺密奧探參教外傳璽英達
禦儒侮而立眞乘承二皇帝之恩遇三將軍之敬開
新日光東睿巨剎鼎與台山之旣廢保百餘齡慈益
傳行其振法令於世不滅忠國師八思巴帝師此又
謂釋氏之徒歟
論曰天地之道感應而已華嚴經云三千大千世界

以無量因緣乃成大地依水風空輪空無所依衆生
業感世界安住矣夫業感者本乎一心離心而更無
法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故吾佛之說必歸於總持門
總持者心法之妙用謂之無上神咒也以同根之心
而容萬物之境依佛言量修教令輪則何可無感應
乎由是義覺誦般若而見壁外祚蓮入龍宮而定伽
藍者意生身也定慧來唐材於海壖實忠迎聖像於
南津者協於感得也泰澄使令鬼神咒縛雷電古列
于方應令系之感進相應以不動法壓藤后之顚風
尊意結瀉水印消菅神之瞋火八幡放光隨行者地

藏取矢授將軍兩地同存淸水之名或坐于空中示
非王民或侍于宮內與明神語降朝敵伏崇靈摧蛇
崑制鬼女咒持角與中分庭石露地持念端直古塔
橘枯回蘇鈷杵逐戰餘慶咒驗伸肯也之辟性空根
淨送寂心于金翅修指甘爪蹋有毒勝算祈臘梅結
靑實凡上朝延結壇雩修泉苑得應前後垂二百人
淡覺獨潤四方仁海九施千里範俊雲浮義範風馳
又有攘彗星客星日蝕月蝕銷除風雨變怪天災
地震者權衡造化成典修供天像彈舌行圓行軌山
王現壇或持念如神療瘧癱瘡不假鹽馱藥或加持

動幽起死回生似乎得勝覺覺法增譽行尊中世之達人出處清高修感無方是皆師資面授三輪相應所得者也唐開元年中大廣智善無畏不空始顯法驗此方之先達越海傳歸行于中都一光一執毫髮無遺東密台密小野廣澤安祥法琳蓋有八家岐分派別眞秘流通支那之密衰于唐季絶于宋初唯我日域至今熾然照著修今修同法同軌而不及昔人我曹之機感亦異也贊寧云羽嘉鳳皇降生庶鳥欲無變革其可得乎白學密之人瑜伽之旨此亂如何耶

本朝高僧傳卷第五十六

音訓

矜 渠巾切　迭 杜結切 遞也　迸 北諍切 屏　韓 慈荏切　蔦 于權切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五十六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五十七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淨律五之一

和州招提寺沙門法進傳

釋法進支那國人王氏之子少歲出家游遊講肆後從鑒眞和尚進具串遍三藏精于台律出世揚州白塔寺不振律藏天寶初隨眞之東渡風飡水宿備嘗辛咀本朝天平勝寶六年達于南京聖武上皇特加寵遇七年春東大壇成爲國授戒進爲和上尋任律師明年夏上皇崩孝謙帝命爲薦福道場主任大僧都

進於眞公有師友之分德行尤卻眞恆欽之及其遷招提命進司戒壇院進天賦聰睿善通和語在于東大之唐禪院講梵網經疏及戒本疏羯磨疏行事鈔比丘尼鈔毗尼義鈔慧光略疏智首大師廣疏法礪中疏是謂律之五大部三要疏也又隨衆請講天台三大部四遍此方學者渴聞眞敎如久旱逢初雨進初洋中遭厄風濤祈海神曰無恙得至必建寺報焉繇是創佛國寺於吉野山講授戒法遊化讚州至多度郡宿於民家夜間鄰舍聞有嬰兒誦佛號人私不解之謂呱呱聲進意異之信宿兒聲如前詰親其父母曰此兒非凡流也佗日當弘大法善育之後如言卽弘法大師也寶龜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示寂春秋七十平生述作多爲烏有今有梵網經註沙彌經鈔等嗣法者衆聖一慧山其上首也二師共支那人一公居佛國之第二世矣

贊曰世之聖王賢主興也不嗣以守文則不能傳洪業於後之人矣鑒眞之後進公嗣承而德之不違克成箕裘之治業焉語曰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進公者其孝之純也乎

和州招提寺沙門如寶傳

釋如寶唐土人高奇俊儀早師鑒眞削染服業僅納息慈從眞東渡從事戒壇招提之監護有度受具足戒綜覈諸部住下野藥師寺戒行冰雪聲望遠敷緇素欽尚移招提寺闡揚律藏講演之外植興成績啓建大殿安丈六盧舍那佛相武帝與后妃太子就寶受戒當時公卿傾忱承敎延暦二十三年春寶奏曰招提寺者天平寶字三年大唐鑒眞和尚爲聖武皇帝所建也爾來十五年雖唐律藏未有披閲伏望賜省牒弘傳講學制可乃置延講律以爲永式嵯峨天皇弘仁四年賜封五十戶給僧糧寶上表謝恩明

年五月某日化壽九十餘焉

和州招提寺沙門法載傳 眞璟 法顒 仁韓

釋法載眞丹國人受具鑒眞三藏躬從出住揚州靈曜寺高張律綱啓迪學者天平勝寶癸巳東來儀形峭拔望有遠致天平寶字之季住招提寺弘律布教某年月示寂神足眞璟戒學入微續住招提[illegible][illegible]蔭森今南京之以律系者皆載之後也又釋仁韓釋法顒者支那國人久從鑒眞服行教學共聞一世嘗從眞公之來化在招提寺毘贊師道矣

和州招提寺沙門義靜傳 雲靜

釋義靜受鑒眞之戒傳住揚州興雲寺眞公東遊之日率衆從來潔己訓物勵力毘尼後補招提僧俗仰風以檀嚫購藏經建輪藏於招提又釋雲靜唐國人研戒玉於鑒眞之室居泉州超功寺弘持毘尼師範一方眞公東行同來或侍戒壇或傍招提靜心近天然工自彫盧遮那丈六像安于招提之大殿梵相端嚴見者敬肅其像今存焉

贊曰聖武之時南京戒壇成而詔僧正良辨錄法進如寶之臨壇十大德一靜亦厥之人也代遠跡逸爲可憾焉耳

和州大安寺沙門思託傳

釋思託唐國沂州人王氏仙人瑯琊王喬之後也青衫才警嘗夢與文殊善財遊歡喜世界衆香國土因傾心佛教玄宗敕隨鑒眞于大雲寺剃髮納戒益研經律兼涉文學住台之開元居天台山天寶二年從師東遊數逢海厄勞畫復計四回造船五次浮海眞齎佛舍利三千粒及至中洋神龍所奪託投身海取之還矣又有四金魚龍繞船將得之託堅護不見奪其餘患難隨喻臨厄前後漂苦在鑒眞傳遂以天平勝寶六年春詣聖朝敕於東大寺行戒壇法護鵝之賓

門振肩聯一日唐道璿律師訪曰公律學有緒使吾門中閑漢語者聽諸戒疏託於大安寺廣說爲忍基常魏等講法勵疏寶龜元年秋八月四日稱德帝崩葬於和之高野山詔爲法筵導師託記眞公之行績撰東征傳文約事詳爲有憚眞公偈曰上德乘杯渡金人道已東戒香餘散馥慧敬法門中託延曆季年以七十餘謝世爲南衆傳云空海就託受三聚戒蓋此方當時之俊傑依付於法進思託二師學經律空公亦爾與

贊曰入滄還完舍利勇於相如之受璧矣古稱有丈

備者必武備爲託公之謂也眞與公又纂欽明至延曆僧士之行實撰延曆僧錄十卷事核文麗終製自序慣司馬氏之筆此本朝僧史之權輿也其書歷亂什八失之余得殘簡二十三策藏於巾笥今之傳者據其自序焉

和州興福寺沙門榮叡傳

釋榮叡失世諜濃州人幼神速居興福寺習諸經論瑜伽唯識以爲本業常患戒律不完始有跨海之志天平五年與普照等從遣唐使丹墀廣成入唐即開元二十一年矣留學年淹周擇明師從定賓律師受

具足戒辭遊諸州探尋律部天寶二年往揚州大明寺請鑒眞之東征船浮大洋颶風飄怒或眩蜃山或陷龍海或困厲吏執或遭賊奪粮其苦辛艱岨不可勝言漂日南時渴十四日船中皆病臥叡肌膚潤肥顏色怡懌普照曰衆人皆有愁色子獨自若何也叡曰疇昔之夜夢二官人來請我受戒我謂其人曰久患渴子惠之官人即持水來其色如乳飲之甘美我重告曰願惠一船人官諾而去是以不愁須臾東南雲起暴雨滂沛衆各盈器一飲得起悉歎其道力所感矣八年春泊端州龍興寺遘疾不瘳謂眞公曰我輔師化已命極矣冀弘毘尼宗爲日國之初祖我雖骸於異域無復遺恨矣謂諸友曰願生於兜率言訖湛寂

和州東大寺沙門普照傳

釋普照不詳何許人周旋興福大安聞擅義解名嘗慕支那戒法之盛天平初奉勅同榮叡等入唐直至長安奏傳戒之志勅差福光寺定賓律師累戒習律歲賜絹二十匹四時別給時服月俸預供奉班叡照辭曰爲求法來無意寵榮便公藉遊尋明律匠初往東都勸道璿東復下揚州列拜鑒眞具說來意眞公

爲道應東渡請叡照大喜乃如河東治船辦粮有僧如海聞告使廳曰衆僧應賊備船積粮將入城來採訪使大驚乃拘執照叡及衆僧囚獄百日察其無罪各釋還之將造船送照叡於本邦照叡竊議曰來爲戒師而素志未遂還鄉何益相共乞公到眞公所買劉鄉元軍船僧俗二百餘人同載之瀛凡五發船共不得志漂遂多難叡遂物故前後死者三十六人退者二百餘人唯照及思託等初心不屈天寶十二年乘遣唐使大伴胡萬船歸朝即孝謙帝當位天平勝寶六年甲午也勅居東大寺照以此方疎於戒學於

維摩堂專說開遮講法礪戒疏時志忠靈福賢璟等以占察經瑜伽論自誓受戒問詰鋒起照曰凡於諸戒容自誓受唯聲聞耳律儀不可若容自受如是羯磨都無軌範志忠賢璟杜口無對仍備衣鉢就照納戒從此聲光輝南北京四來僧尼合沓受本文天平寶字二年夏六月照奏曰城外路傍列栽果樹行人就蔭飢則啖實得輔聖化邪制曰可其利濟之發可以知耳

贊曰波羅提木叉者防非之備成聖之基也佛臨涅槃鄭重遺囑爲睿照二師負笈遠請數履死地終始

不渝睿雖中路隕墜而願輪弗息命東方之人遷善植福進入聖域爲偉哉二師夙承親囑者也

讚州屋島寺沙門慧雲傳 慧良 慧達 慧常 慧喜

釋慧雲號空盃不記氏唐國人早從鑑真剃髮習學高才偉器名聞海岱隨眞公來納具東大住戒壇院居第五世移屋島寺爲第一代敎授四方來學爭靡空海初就雲學毘尼云又有慧良慧達慧常慧喜四師共支那人從侍鑑眞稟滿分戒律儀秉竊學通台敎隨眞師來進退乎東大招提之間而威儀可見焉

和州東大寺沙門忍基傳

釋忍基不詳氏產或曰唐國人受業道璿後從鑑眞受具足戒依附十餘年矣常就思託遊刃戒篇天平寶字三年於東大寺唐院講演礪律師四分戒本疏學侶津湊焉

唐國開元寺沙門法成傳

釋法成唐國人弱冠稱秀拜鑑眞和尚納息慈戒決五篇七聚之疑究一心三觀之旨開法於寶州開元寺大轉法輪聞和尚東渡解印同船嘗遍苦辛來於此土想遺蹟多矣奈付於烏有先生何

武州慈光寺沙門道忠傳

釋道忠本州人不得俗系出家習學及拜鑑眞進具足戒持律之嚴也雖鵝護艸繫而不讓急焉眞公稱忠持戒第一焉或導師東州或利濟河內所到之民以菩薩呼之建慈光寺爲第一祖遐邇歸德睿山圓澄初師事之稟菩薩戒

和州大安寺沙門善俊傳 忠慧 慧新 常魏 眞法

釋善俊淹侍道璿搞練梵軌質行事鈔又依思託聞法礪疏天平寶字間住大安寺乃於唐寺講法礪疏及南山鈔宣揚律藏又釋忠慧在江州講法礪南山疏鈔釋慧新常魏二師講疏鈔於大安寺塔院釋眞

法講律於興福寺共是道璿高弟一代之律匠矣
贊曰佛言我諸弟子展轉行之如來法身常在而不
滅也如十數師各能轉行之猶以一器水挹注不漏
爲眞佛子也
和州招提寺沙門豐安傳
釋豐安參州人從如寶律師細審戒疏學兼諸家依
衆之請住招提寺律持直方四衆悅服平城帝欽其
道詔之宮中受菩薩大戒公卿妃嬪相尋受戒敕任
少僧都嘗敕諸宗耆德錄進一家之奥義安上戒律
傳來記三卷帝賞智德轉大僧都弘仁三年敕沙門

犯法以僧律治之又詔曰僧尼新受戒者從安學律
由此海會常盈千指帝賜封戸若干滅後敕贈僧正
安建五級寶塔於招提寺置放生池於諸所嗣法上十
足道靜律師住招提之第四世其外受五八戒緇白
數萬人
和州東大寺沙門最敎傳
釋最敎東大寺僧也貞觀五年春三月奏於朝曰請
四事一曰僧受戒以四月十五日始行二曰未授度
緣之輩雖下官符不預受戒三曰受戒畢後奏聞受
戒僧數四曰戒壇院或印捺於戒牒太政官處分依

請但其印者便可用東大寺印朝許其奏
贊曰三代實錄記此四奏足觀當時戒律之盛嗣焉
想敎公英哲行沒不聞悲夫
和州東大寺沙門明祐傳 法秀
釋明祐賀州人隨觀宿稟華嚴兼密學以明戒範選
爲東大之戒壇和尚梵行精嚴意出塵外夜宿大殿
不居私院坐禪念佛率以爲常耄期遘病飲食不進
三日弟子勸用饘粥祐曰我平生不非時食命終在
近今豈破齋乎令諸徒誦阿彌陀經迴向及夜音樂
響空祐獨聞之向西合爪念佛而化春秋八十四應

和元年二月十八日也有弟子法秀顯密該貫歷維
摩等三會講師
贊曰不寢私室獨宿大殿者塚間樹下抖擻之類歟
不破齋而終焉易簀睆貫之守也達人所養當如斯
矣釋氏之徒或至屬纊手忙腳亂其形孔醜者皆失
祐公之恪守爲大慧禪師之天逸也有臨終堅固之
言殊於凡庸乎可不愼焉耶
和州中川寺沙門實範傳
釋實範字本願諫議大夫藤顯實第四子投興福寺
習學法相登醍醐山稟密法於嚴覺大僧都先一日

覺夢青龍出自庭池矯首噴水翌日謂徒曰受法人來掃飾道場果範告寫覺迎忻然倒懷付授又如橫川就明賢法師習串台教慧解縱達居忍辱山一探花到中川地愛其勝形申官建伽藍號曰成身院常歎律衰刻意披尋自念言戒貴授受我雖學徧奈無師承祈春日社期七晝夜夢自招提寺高掛銅筧通淸水於東大戒壇以爲好相晨往招提然招提鑒眞滅後三百餘年殿宇荒落僧侶不棲結界之地半爲田疇範歎息盤桓有一圓顱驅牛耕田範問眞師影堂何在即指其所復問無有比丘乎曰我雖不全

儀相而曩曾聽四分戒本範從乞爲乃脫犂縱牛洗額眠水延入影堂而親授之範歸即始講律說戒四來秉則戒法復興後移居光明山某年月終嘗著大經要義七卷建保三年依興福寺欣西之需作戒壇式一卷後笠置貞慶見其著述拊掌稱之

贊曰受有二焉通與別也通者千里無師則發誠心得好相許自誓受別者必擇親授師稟闕則不成戒範公思切於茲殘僧者戒光大德自遭法之下衰鑑德奇迹其戒體之淸授受之閒無所容議焉今時禪徒易視此人而稟明僧者何也弃璵璠玩珷玞之甚至于茲矣

下野藥師寺沙門密嚴傳

釋密嚴良遍僧都親度上足也通明性相尤詳律部主野之藥師寺按寺天平寶字五年州創以來四百八十餘年戒壇頹圮爲町疃場嚴募衆緣芟蕪剔廢稍歷居諸壇宇就功高興律幢再行羯磨東關復得備戒善法以嚴爲藥師寺中興爲今又及四百餘歲結界化墟纔戒壇礎石存焉

和州西大寺沙門叡空傳

釋叡空字圓道高氏子京兆人幼從慧海律師剃髮

習敎稟具足戒周旋南北探賾密宗應永十四年秋受西大寺衆之請補處五歲家法井井緇白服歸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唱滅於寢室春秋八十

本朝高僧傳卷第五十七

音訓

振(之愼切) 崩(補耕切) 邵(實照切高也) 纂(祖管切) 核(胡得切)

麗(力霽切) 蜃(時軫切) 廳(他經切) 塔(託甲切) 噇(士絳切)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鍥

本朝高僧傳卷五十七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五十八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淨律五之二

京兆泉涌寺沙門俊芿傳

釋俊芿字我禪自號不可棄肥後飽田郡人母藤氏仁安元年八月十四日生及其出胎母棄於樹下經三晝夜鳥獸不害其姉見而奇之懷歸付母乳育十八部主中第七曰芿第八曰大不可棄其誕彌祖相似故自爲名爲號四歲就族舅池邊寺珍曉法師有龍于出藩之象七歲讀釋典輒暗記九歲味木縣吏

源憑養而爲子憑延飯田山僧讀大般若經衆以爲難字試問芿即捷對精審衆僧歎稱呼曰音義十歲依吾平山莊嚴房授以法華裁至六日八軸熟讀主覺其才材飯田山眞俊精進勤學十八就俊剪髮習三藏佛誕生日納具於宰府觀音寺歸隨俊之弟相俊請益台教密乘悉其玄樞一日喟歎曰三學之中惟戒爲基若不精持豈稱佛子耶服布衫負笈周旋南北二京學毘尼宗問大小戒謁勝願院蓮迎聽行事鈔遊學三年歸於本邦棲遲筒嶽友東藤無營正法寺傳密灌授戒法于指緇徒常隨味木縣有辨慶夢神

僧告曰筒嶽芿師五百生修道之人也汝欲求出離當結勝緣慶詣朝禮芿說夢事又縣吏秦氏女欲就芿剃染父母及壻不許一旦病死父母悲泣來告芿志剃髮授戒其母流涕願賴法力得片時蘇令知遂志芿爲修法至後夜身稍暖及明相兩眼開當再中語如常父母悲喜問冥中事女曰我詣上人之灌頂室聽法歡喜俄如夢醒焉建久九年芿謂大小律範未盡其要須入中華決擇所疑因告諸徒曰我欲往方求法若不勉還豈堪傳承當勉一百日試所修乃授禪杖令諸門生輪次警策晝則說法夜則趺坐勉

期已滿身神益健也翌歲四月遂率安秀長賀二子航海入宋即寧宗慶元五年也遊歷兩浙名藍登天台山度石橋禮五百應眞供茶於蒸餅峰感碗中現華也造雪竇山參詢禪莢大公游徑山見蒙菴聰公服膺參禪六年春往四明依景福寺如菴了宏律師肆習毘尼隨事六載開遮持犯渙然冰釋嘉泰二年冬又登台山居赤城寺翌年春禮智者塔見於佛隴大慈寺嘗聞北峰印公據秀州超果院唱智者之道徑往掛搭印公開室剪拂一居八歲台宗教觀串研無遺印問學徒曰法智尊者兩重能所不須繁詞以通

祖記文著判釋，來諸徒呈可解皆不契，師答曰今既闡名知陰即是即四陰心而能成觀印顧諸徒曰師子得之又就台宗教觀出五試問獨以師答爲勝凡台教有義涉於律乃推讓曰問諸師所由是會中英傑咸就取決師二十七歲自脫壞衣襖襯布褐印諭勉曰弘道之士保護色身風痺相侵利濟尋廢已有爲餅之才莫忘傳燈之志持與帛被師始釋褐爲印常稱師士大夫之間故崇者多矣印又謂曰嘗聞日本密教備盛此土一廢不起子盍回倒瀾乎開禧初年北虜犯邊印欲薦奏師結壇誦咒如唐不空三藏

解西安圍然時論亂靡竟不行焉華亭縣章氏子臥病三年求印法救印曰日本僧師我猶不及子當求之章氏哀懇切至修不動使者法期一七日至第四日壇上燭滅師啓印曰息災壇燭無故而滅則所願不成乞當解壇印曰章氏可懇爲盡精修師發猛誓悃求冥效至第七日章子起食章氏賜絹帛袍服九種印曰章子得無恙乎師曰不動秘法延命六月章子業定不愆其期歷六月章子殂有周氏妻母産難危數子皆夭又有孕經二載不剖胎楚毒萬苦醫巫無驗乞師法力修七佛藥師法時暴風起吹屋折樹

師乃誓曰法若成就檣旋不壞既如誓第七夜周妻夢一童子曰我是汝之冤讎也欲奪汝命者久幸值日本師律師解我怨懟既得昇脫從今已往不復爲讐也孕止苦除擧族嘆異周妻乃買名香黃漆絲纓沐浴潔齋著新淨衣繡彌陀觀音勢至像凡三年而就貽以報師德（師與建仁西公西獻後鳥羽上皇）超果院僧善明書曰日本師律師戒形道德華亭士庶尊敬如佛祈禱持咒驅惡攘災皆有靈應蓋古之聖僧之儔乎嘉定元年雖遊上都寓下天竺一日與諸師討論台教咸服其敏當時豪英從遊稱重若史丞相錢相公樓參政

楊中良公餘就師問法師嘗律門之中設五十三疑問歸安府了然芝岩寺淨懷淨梵寺妙音會稽智瑞各贈酬答不契師意歸安菩提律院擇住持人諸寺僉議曰以能答日本師師疑問者可充其選師善悉曇會秦甲封國僧至書梵字以示人無知者師看之曰乞鉢盂語也以鉢與之梵僧大喜以爲逢知音乃以貝葉赤布貽焉會稽山陰有林翁諱義銛字無懷者內外博涉禪教並通欽慕[illegible]風贈長篇詩又寫南山靈芝二像請樓鑰參政作[illegible]以贈之智瑞律師金蘭特潑圖師頂相以入祖堂贊曰智首人天大導師

家住海東太宰府秋中片月爲沛肝雲後諸峰作肩
宇來杭一萬里慈航歸降七十州法雨斯何人也斯
何人日本傳律第十祖開化寺正大師謂芿曰見師
姿貌似第十七慶友尊者施以十八羅漢畫暨攜到
明州翠巖住持來看曰此唐禪月大師之畫也第十一
摹本在育王山尚珍藏焉子獲其蹟海東之幸也芿
善筆翰寧宗詔書如意輪咒秀州周晃錢氏龍袞書其
書求禪銘記讚者無虛日芿在宋十有二年敢禪律
部隨意研究三年庚午秋忽動歸心拜辭印師于超
果印公付法語并唯心淨土之說表傳法之信又崇

福志隱開元道源景福道常會稽曇秀皇都雷峰等
二十師皆是律林虎豹教刹龍象各著序偈惜別嘆
德寓四明律寺待舶便艤舡載經一夜大風津艘皆
碎經舡獨存沿海居民感異其德是歲又如溫州就
廣德律師學七滅諍四年春二月初還四明駕蘇長
六船中洋颶起洶濤如山船人失色芿端坐發誓曰
我遊異域非求名利唯欲傳法鑿道群蒙且載經論
天龍加護時有大星現於檣上光明燦然良久乃滅
風濤寧息踰五晝夜達長州安武郡本朝建暦元年
也其所載來者佛舍利三粒律宗經鈔三百二十七

卷天台章疏七百一十六卷儒典二百五十六卷雜
書四百六十三卷無慮二千一百餘卷其餘圖画碑
帖器物等若干建仁榮西禪師時在防州勞芿博多
勸入帝都四月到洛西公率衆迎接寓于建仁二年
冬移稻荷縣之崇福寺建保二年下笠一古雲粹公付
釋良祐歸傳寄印師之眞影崇福寺常公贈鐵鉢此
吳越錢王施千僧之一也朝散大夫中原信房敬芿
受戒法諱道賢六年夏延以洛東仙遊寺此寺齊衡
二年左僕射山本緒嗣之所建也有意安與化疏奏
闕後鳥羽上皇嘉納賜準絹一萬匹後高倉上皇賜

準絹一萬五千匹助土木之營役二十上皇召芿於賀
陽持明二宮受菩薩戒順德上皇亦同受而賜永劫
緣會之御約貴嬪鉅公執禮信受貞應二年秋七月
敕匡于官寺茲冬十月肥州刺史平家連招入相州
館待三浦聽法受戒時進如實尼副元帥平泰時請
芿府營受菩薩戒府內歸仰驛次受化屠膾衛責捨
業改行芿性恬澹不覦浮靡檀䞋富有悉備修營弘
法持律顯密負鼎嘉祿元年冬擧建重閣講堂翌歲
春大殿山門經堂祖堂鐘樓庫序成華額泉涌即結安
居鉅啓講肆營衆規制一二刑宋寺當世指爲台律中

與笠置貞慶問決事鈔天台慈圓質一家義左僕射公繼藤公卿道特至安嵓善月入寺聽講嘗論台觀嘆曰我始不聞師要奧矣爲大相國道長藤公撰佛法宗旨論念佛三昧方法坐禪事儀各一卷三千義備檢二卷又授唯心號一年冬屬微恙二年春知不治書遺誡囑諸弟藤相國來問疾寄讃州二村莊仍即書北峯法語唯心淨土說副以宋刻法華經屬呈閏三月七日擊鼓集衆告訣示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敎良久曰法界一念謂之空一念法界謂之假念界融絕謂之中絕念了當超佛地

大衆感激嗚咽禮拜入日夜書偈曰生來徧學經律論敎一時打拼寂然無等書畢合掌向彌陀像頭北面西右脇而逝享年六十有二坐臘四十有四門人等奉全軀窆於寺南會葬四衆哀戀曰法燈滅矣得其法者思宣心海思眞承仙思叡賴尊尊隆信圓定舜等若干人應永年中後小松帝敕賜大興正法國師之號

贊曰住處利譽者人之所欲擧世稱於茲矣是所以道之不成也初住鄕時芿之言行足爲人師而擯棄周律爲若傳厭屬於一鄕院豈有整台律之弛綱道成克其家之美乎不復得濟宿慧起必死而揚國華於異方矣今不然悅戀奔競浸喪門戶華其衣綺其語哥吁後學萬乙有聚節芿之風調者古人之域其遠乎哉

京兆戒光寺沙門淨業傳

釋淨業字法忍一號曇照山城州人十五剃染冠歲受具投園城寺得顯密學聞定南京游泳教海聞宋國律學之盛行以建保二年春遠涉當寧宗七年鐵翁一公時住市峰直至輪下重受具戒浚明篇聚遊獵州縣偏探教律理宗名對賜忍律法師之號紹定

元年春求藏經船載歸朝此方安貞二年仲春也尋入京師盛說律法欲營伽藍擇卜其地夢鳳城南一荒蕪地產丈六靑蓮華光照十方聖衆圍繞翌晨跡之果獲勝地聞官經營安釋迦丈六像戒光寺是也照說戒外顯教密灌隨機宜布人以泉涌戒光爲最律之窟後付上足淨因天福初再入宋多得佛像梵夾仁治二年歸太宰府關西士庶建西林寺迎請問法偶獲如意輪像其長與照身等用安寺壇照還洛後其徒見智淵月二一公補席敷化不減師德鬱成西州之律場也照築東林撰戒光之子院退靜修念

佛三昧觀心不爽端坐而逝正元元年二月二十一日也世齡七十有三法臘五十有四照靈應多故古德稱之觀音化身內祕菩薩行外現聲聞形云

贊曰唐宋之朝南詢諸師傳法者敎禪多律者鮮矣唯芿師承如菴照公傳鐵翁爲法門之叔姪而已獨憾照之四傳絕焉余以丈六像事問戒光主亦不記說後閱續古事談編年集成二書始得詳之源融相公子仁康上人革相公別業河原院營祇陀林寺令良工康尚造釋迦丈六之像以安之矣戒光初寺在于三條地號祇陀迨祇陀廢像遷戒光丈六蓮之夢

於是符合也矣

京兆泉涌寺沙門思宜傳 思眞 承仙 思敬 賴尊

釋思宜京官子性善夙稟志懷淸爽早脫紈纏依俊芿國師卒業泉涌爲衆所依遵芿遺命領東山席敷講二十敎道不寂寥又同門有思眞承仙思敬賴尊共是國師耳提面命之人慧解瑚璉分職扶化國師順世之後各爲一方之師其行實史闕焉

攝州勝鬘院沙門心海傳

釋心海號空月不記其姓其鄕深究顯密玄祕又能和歌爲世詠賞性愛恬淡居止淸肅謁東山日指示圓頓之旨一聞領解首於一衆海令宋工周丹之寫芿壽容芿師自贊又與法語曰三千三諦常念本具了達本具與佛不異如何是了達眞妄俱絕看寬喜中出董編之勝鬘院弘守師訓制衆垂範

京兆泉涌寺沙門定舜傳

釋定舜字來緣趣侍俊芿傳開遮法遊性相場貫通幽微應受興講臣東山徒統律園任秉四衆範智鏡思允道玄淨因嚴室登門溫知發蒙嘉禎二年春海龍王寺主招舜南京九旬開講啓尊禪慧源俊良遍是律林儁德前席乞敎焉寬元二年三月五日謝世

壽臘若干也

贊曰嘉禎之間兩京律盛當是時鳩群英舜公之蘊藉也使人歆羨焉

京兆泉涌寺沙門湛海傳

釋湛海字聞陽不詳氏族蚤通經論學律南都入俊芿室首座東山嘉禎季南詢宋歷兩浙遊南湖謁晦巖照公受一心三觀之旨照乃周印之高弟也淳祐四年寓寄泰山白蓮敎寺寺有佛牙一枚襲祕珉函累朝尊護海乞拜瞻肅然信生啓衆僧曰吾願奉請俾東方之人獲福修因非所敢望乎衆曰是釋迦如

來眞身齒牙也故累朝帝王歸依尊重官符封緘不
出結界何望之有海齋持經論數千卷茲歲歟歸常
慕佛牙數歲再遊蜀白蓮寺此時寺衰廢乾修之入
海附鄉便得良材數千督工施材門廊殿閣役成復
舊長老建公與衆相議曰營興之功罔以報德爲嚮
佛牙之請守制不聽今何拒之哉以情奏朝函封付
之海歡躍頂受而出訪下天竺古雲粹公董沐敬禮
詳述其來由製記繫贊曰氣衝牛斗豐城劍光透波
心合浦珠爭似聖人眞舍利亘微塵劫照昏衢又到
上天竺蔣巖照公歲已七十一悅其再會餞以偈曰

海東國王尊台敬重遣僧來聽法華歸太香風滿衣
祴講堂日出映朝霞寶祐三年乙卯海奉佛牙舍利
駕商船還乃鎭泉涌寺每歲九月八日啓舍利會至
今行之都人競禮海以某年二十四日取滅建武年
中帝都多難粹公之記逸于亂兵而佛牙舍利於今
儼在焉泉涌第十世盧白信公建武丙子秋重作記
補亡焉

贊曰涉蹈瀛瀚再遊于宋域又是一個行李也佛牙
之來者海之有緣邪國之勝福邪厥功可貴焉

論曰唐道宣律師在西明寺戒行純潔尊馱天王持
釋迦佛牙奉獻宣師夜則捧行道晝則藏地穴此支
那佛牙之興也代宗敕高弟文綱迎宮瞻禮宋太祖
初疑非眞取自浴火煅之其色不變親緘銀塔制發
願文太宗復驗以火製偈讚建啓聖禪寺奉置之眞
宗迎供瞻拜神光洞發遂製讚仁宗以三朝敬迎置
禁中忽現舍利因製讚慶曆三年久旱迎之入內須
臾大雨復發願文英宗敕相國寺造三朝御製佛
牙讚碑學士王珪撰其文徽宗敕迎三朝御讚佛牙
入內供養隔水晶匣舍利出如雨爲製讚徽宗之後
僧史不記厥后宋室多故或移白蓮寺而海公得之

邪然則宣師得於天王者必是唐宋歸敬之眞牙也
又寺衆之謂是釋迦如來眞身佛牙故累朝帝王
歸依尊重官符封緘不出結界此言可以爲徵而粹
公之文雖亡僅見其偈亦足證眞牙焉耳先是永延
初奝然入宋奉于闐栴檀模像來安于清涼寺於今
華夷雜遝瞻仰海之功勞當並旌表獨於佛牙不爾
以不委歷朝敬事之至寶也歟然之像者佛之應身
模尚然崇之海之牙者法身分化標示而佛之眞身
舍利也凡爲釋氏者作難遭想不歸敬而可乎余今
考論唐宋僧史所載姑俟來哲之評騭焉

和州西大寺沙門戒如傳

釋戒如號知足隨笠置解脫上人承戒撿貸法相大小二律刮垢磨光出住西大常講律疏毘尼之學著稱下時雍容寬厚接人不倦依此學徒歸服遊其門者招提寺覺盛西方院有嚴不空院圓晴西大寺睿尊東大寺禪觀禪慧嚴俊知足院覺澄寄塔院繼尊等大匠僔器聯翩並出時稱得人矣

贊曰如公之事不多得之獨圓照稱之曰大小二律研精明究如懸日月爲又見陶出數匠則其人可知爲耳

和州海住山沙門覺心傳

釋覺心號慈心逸家牒京兆人才顯家藝忠盡闕廷初官昇任戸部尚書諫議平章辭臺閣罷入阿練若師與福寺貞慶削染受具不鉢肅颺戒範屢玉周習遊學該諸家欽海住山中構五大院顯密並行化制兩與興福寺裏建常喜院買寄莊田供給十方招會儁彥力勵與律心與如公同門齊名云

和州東大寺沙門禪觀傳

釋禪觀號長聖戒如親授之弟子也從常喜院覺心落髮骨鎖解其結角住和州海住山後移如意輪寺

閑律藏鑰授大小戒建長年中戒壇院圓照招講梵網古迹赴諸寺請屢開講演聖守就觀聽古迹義當稱美爲觀著鈔三卷文集十九卷釋大賢疏

京兆泉涌寺沙門智鏡傳

釋智鏡字明觀別號月翁不知何許人久隨俊芿稟受敎律國師擧化咨決定舜又趣南北學惟相宗歴仁初入宋國敲諸剎優學還主泉涌寺法席濟濟罷主職事居來迎院慕靈芝之風晩修安養鏡在宋時與蘭溪隆禪師交擬金蘭勸隆東渡迨其來朝訪來迎院鏡襯席待遇指赴相陽西山善慧與鏡常友相

從討論菩薩戒義鏡以某年三月二十日順世不記年臘矣

京兆泉涌寺沙門思允傳　道玄

釋思允字我圓稱侍俊芿受啓沃久依愼定舜研幾家學足爲人之師住泉涌寺家法淸白不又蓮社兼修誨衆某年十一月十二日入寂又有道玄字自性嗣定舜之法與允同學受具之後往來兩都究研律章常有南詢之志某年附船入宋親近律匠諮尋戒疏歸來首衆于東山著比丘鈔序解一卷

京兆戒光寺沙門淨因傳

釋淨因字圓悟自號西查平安城產豫度聽慧慕出世學設禮曇照剃髮稟戒不勞師授理義默識執侍智舜智鏡二公三大律鈔討究奧賾入三聖寺參請禪關分化東林聲重律苑移席戒光大延學賓正元元年春戒壇院圓照招講律章忍空眞照禪爾疑然求益應列既回洛汭南衆追隨應請住相之無量寺繼開飯山之旅光寺為第一世學侶塡堂勸誡無倦南山戒疏宋本句讀初學病諸因始贅訓文永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寂于飯山壽五十五法臘若干撰述尤多以其踐行似大智師門裔或謂為靈芝之再生云

本朝高僧傳卷第五十八

音訓

瀦專於切　胃丘媿切　禺牛居切　襯初覲切　褐何葛切
苧直呂切　攘如羊切　銛思廉切　杭同航　拼補耕切　客
居效切　負贔上防父切下皮意切　帙直質切書衣　爽疏兩切差也　叟疏鳩切
姪直質切　鬘莫還切　藉詞夜切　亘息緣切　瀛餘輕切
匩滿委切籠也　刮古滑切　擻先結切擻拂也　查音槎　贅之瑞切

江府住玉泉軒虎九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五十八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五十九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淨律五之三

和州招提寺沙門覺盛傳

釋覺盛字學律後號窮情和州服部人不詳姓氏青衫彼逸眼稜烱烱氣壓同儕年踰小學俄慕佛教從興福寺金善法師剃髮稟學八百經疏過眼即空唯識俱舍不日而記特好禪坐閒凝觀法建曆二年笠置解脫上人欲興律廢擇俊才二十員就常喜院試其所業盛辭辯出等慶公賞曰佗日成照世慧燈也

時明慧辨公在洛西高山寺唱華嚴宗盛擬不階進究重重法界旨隨西大寺戒如和尚聽表無表章梵網古迹受戒法資律部如公指諸訛文問之盛答如建缾水離入室者多獨盛之名彰任常喜院顧以律任嘗謂頃世貴慧學不持戒佛子之謂乎吾將嗣絕誰與吾邪衆曰雖今發信心而後來難計與有譽於其前孰若無毀於其後不如縱光隱德也盛曰佛貴精進毀譽何畏詣長谷寺避雨古社談及律門盛曰據占察瑜伽說以自誓羯磨稟受戒法則七衆各得戒而成其性睿尊亦來在傍聞之喜不自勝因期斷金盛講表無表章睿尊爲上首嘉禎二年秋遂同睿尊圓晴有嚴嚴飾道場各得好相九月朔依大乘三聚通受法各自誓受近事戒次日納沙彌戒二日圓晴有嚴登具四日盛尊進具盛年四十三矣諸方競歆排而初志確不撓樹律幢於興福寺松院大開通別僧俗翕然嚮化若羣鳥集茂林生焉良遍木幡眞空等一時鸞鳳翼其道化暦仁元年冬十月睿尊結界西大寺請盛秉羯磨行四分布薩盛升座說戒始卒拭淚睿尊問曰說戒之際啼淚何也盛曰吾昔十九預布薩場每唱持戒清淨退而省其私戒根不淨

眷眷恐之不圖今日勝會如法行布薩故悲喜交集感淚浮面耳仁治年間四條帝聞盛戒德召入禁中受菩薩大戒后妃公卿同受戒者衆矣寛元初年春二月奉旨住招提律寺鐘鼓改聞結夏前日集四十餘僧修舍利會梵唄伶樂聲震山嶽次行四分布薩翌日開梵網布薩莚畢率衆集三聚坊金光一道從坊西起光中有神人長一丈餘衣冠甚麗沙門叡圓進前問曰卿爲誰耶曰我天帝釋也覺盛律師發無上心興久廢之律如法修布薩故下六應眞遣我隨喜但雖比丘僧備未有比丘尼我先以爾爲尼言訖

隱矣時香氣芬郁布滿寺中俄然圓變男成女一會衆僧莫不驚嘆圓乃還鄉勉姉出家名信如從盛受尼戒三年秋九月盛將以白四羯磨行具足戒膺尊曰律不曰乎九夏和上得戒得罪俟明年行之興盛曰人命不期正法難値今若不行恐失戒傳苟有人得戒餘何恤之爲尊壯其言遂率諸徒至泉州家原寺行別受法既歸招提數演戒疏講三大部一遍四方學賓雲屯不待嚴威捺伏自然衆復舊軌時人皆謂鑑眞再生建長元年五月十九日著新淨不披僧伽梨頭北面西左手執香爐舒右手唱大乘文化於

房內俗齡五十有六僧臘若干年緇白哀慟如喪父母門人樹塔於本山盛戒嚴玉立剛磨纖塵非其人不與交非麻法不敢談及其門者竹林寺良遍眞言院聖守戒壇院圓照三輪大乘心木幡眞空樞寺慶雲太安寺禪慧白毫寺思蓮極樂寺慈濟太智院禪忍招提寺證玄等蘭菊齊芳枝蔓布衍於今稱招提中興焉纂述尤多大概零失梵網經述迹二十卷表無表章文集七卷菩薩戒通別二受鈔菩薩戒遣疑鈔各一卷栽行于世後醍醐天皇敕諡大悲菩薩庶其戒德矣

贊曰不絆規矩而能用者非豪傑之士則不可也從鑑眞和尚肇傳律儀東西二壇專行別受歷數世而戒師不續招提之不振也四百五十餘年至如來之淨戒委賊獸之殘僧爲盛公以間出之時奮然不忍遂與作者二人據瑜伽明文自誓受戒非不絆而能用規矩乎當是之時衆議騰沸而心不爲芥蒂確乎自立及其志成道亨邦畿雷同通別二戒家弘戶受始雖孔艱卒若易然大開招提中興之業亦所謂豪傑之士也矣觀其承聖主之寵感帝釋之使與南山宣師之軌躅相似異哉因謂爲釋氏者各懷盛公之

勇家家正法不墜地矣舜何人也有爲則皆是古人格言於盛公乎見之答宋慈光寺晤恩法師再一布薩潛洒不止蓋恩無戒者滿洲之說也彼爲不知者而懺焉此感勝遇而澆爾言其願輪共合一轍焉

論曰有儒生曰太極開而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天地位焉男女定焉天地不可易之男女不可變之此吾易道之極致性理之所成也今言敬圓比丘變男爲尼此事可決無何涉怪誕耶答曰子但知易有常數而不知易之變位矣吾今以兩敎之綱要解子之嘲夫乾之六者純陽也坤之六者純陰也然乾卦有偶

爲坤卦有奇矣天地交代之義而陰陽妙合之理也六十四卦可準之而知焉既有交代妙合則男女之變化不可謂決無焉且男變爲女女變爲男世書中亦往往見焉以佛教言之萬法者一心之所變也世界國土森羅萬象者所變界中之物也其中衆生各隨所感千變萬化何所常之有諸佛菩薩悟其一心源神通自在以天爲地以地爲天毛吞巨海芥納須彌況人類之變化乎帝釋者諸梵天上首瞿曇大仙之應權也以其神通化作人物易於陶冶埏埴而爲器也而敎圓比丘變尼當時會衆皆悉觀之又不可

容疑不知佛法廣大不可思議也謗以爲虛誕如夏虫之笑冰焉予以易道爲性理之本且佛而觀之所變界中蔽爾之說何有難解乎禪林先達辨易之說如見掌果焉故鉅儒北面承決屢見宋儒之書予何執自家之管見詰佛法之妙用耶儒生不言而去矣

和州不空院沙門圓晴傳

釋圓晴字尊性自號照眞不詳系譜和州人也從知足院戒如和尚受律其性方直以律自任常與覺盛睿尊有嚴討論律部隨處開講世稱南都四律匠嘉禎初元在東大寺講刪補鈔學侶列座翼戴秋與覺盛等修懺悔法各得好相遂就東大遮那殿自誓自受進具足戒以臘德命晴爲上首住南都不空院職唱五篇後於洛北雲林院構一精宇弘授三歸五戒四部集席仁治二年寂於嵯峨某院世壽六十有二臘若干歲有門弟一人

和州西方院沙門有嚴傳

釋有嚴字長忍別號慈禪隨西大寺戒如受持木叉後從吉野覺如律師重受嘉禎二年與圓晴覺盛睿尊以羯磨法於大佛殿自誓自受登比丘戒自爾翱翔東西爲衆敷講寬元丙午秋隨覺如律師入宋謁

見諸師索問戒疏歸招提寺建西方院杜絕人事習禪危坐臨亡坐椅結外縛印向西而寂昔白雲靉靆覆院西邊

贊曰余居西方院問嚴公之事古記散逸爲院主持畫像出告曰是寫遷化之相也近而覩之鷄絹年古丹青精工披金襴衣趺坐繩牀印手蘊結白雲擁蔽威貌凜然實有枯禪之風裁因思嚴公歸自宋後且綴戒檢專急定觀與不然曷如斯無古記徵不強爲之辭焉

和州西大寺沙門睿尊傳

釋睿尊字思圓和州添上郡箕田縣人父源氏母藤氏以建仁元年生沈靜不競七歲啓母志在出塵十一師事醍醐睿賢大德神機聰敏聞一達十思惟人身難得正法難遭此金口誠言而今我得之當如說修行利濟衆生不知可依何宗詣清瀧社乞神指教夢神女麗服靚粧持饌與食日往金剛院沐浴修習寤自原曰金剛是瑜伽沐浴是灌頂吾須歸密宗乃往西谷謁慧操操曰眞言教者轉凡成聖之妙藥也予捨此佗求乎尊因傾心就學菩提心論悉曇字義俱舍等十七從同寺圓明阿闍梨剃髮受業稟十八

契印兩部大法及護摩祕軌尊尚不慊元仁初年春登高野山日詣奥院祈求冥助至第六日偶逢信惠阿闍梨於丹生神前惠醍醐一海僧正之高弟精于密乘與語大喜講約師資隨侍醍醐長岡之間安貞初元受具支灌頂凡密乘所有章疏祕璽三論唯識博通洞曉慧常勸奬曰大法器也能自嗇愛一日歎曰縱定慧該貫戒法不淨諸善功德不能增長雖綜顯密戒修未備往東大寺從覺盛覺澄圓晴學南山宗旨問律鈔乃知大比丘戒衆緣會聚作業方成今之師承常語痛之嘉禎二年秋歲三十有六與覺盛

圓晴有嚴依瑜伽大乘論自誓受戒事見覺盛傳四律五論三大五部一一研究解其條貫往海龍王寺遷西大寺講戒疏行布薩律苑清典學賓把風寬元三年夏和州法華寺尼文篋等受沙彌尼戒秋九月泉州家原寺依白四羯磨別受法重稟具足戒寶治元年解夏於同寺講比丘尼鈔授式叉尼建長初元在法華寺慈善等十二人授大比丘尼戒是本朝如法修行七衆圓滿之權輿也講行事鈔感舍利二十餘粒現于几上四年秋河內泉福寺講梵網經六年春就西琳寺說戒寺僧顯珍割菜園五畝供十方僧

結界眞福寺受菩薩戒者若干人正嘉元年冬往攝之四天王講梵網經聽徒二千指一時英傑弘長元年春葉室中納言藤定嗣遵尊落飾受戒法名定然創淨住精藍於洛西請尊爲開山祖乃結僧界始行布薩二年春越後守平實時延請尊於鎌倉叔父道崇居士受菩薩大戒府內一族受戒者多此冬居士贈書簡并宗鏡錄百卷副以紺青綠青各五百兩尊時造般若寺文殊像用備獅子綵也文永三年春又在四天王寺說法一會見尊現佛身放大光明四年重營般若寺佛殿僧房華鯨樓香積廚輪奐可觀五

年春設無遮大會救餓者數萬人八年就西大寺修
舍利會至第七日設利羅其大如豆四十餘顆現於
壇上尊盛以玉缾爲道場之鎭弘安二年後深草上
皇召講梵網經西宮七日就受十重禁戒龜山上皇
聽梵網古迹受菩薩大戒公卿已下同受戒者五十
九人尊上三衣上皇令尊獻大藏經於伊勢太神宮
三年三月尊詣神廟納藏經開法會太神託女巫謝
嘉法味四年春王正月爲國書寫最勝王經上皇御
書護國品尋幸西大賜以仁王曼荼羅三月播州崑
峰寺講梵網十重行布薩里民受戒一千八百五人

郡主平將俊歸佛戒治內東西三里南北二十五町
禁止殺生捧狀而證夏四月在平等院講梵網經古
迹初宇治里民作罟業漁聽尊說戒八百餘人稟菩
薩戒裂網破罟尊又奏請平等院上下流宇治橋南
北永禁漁捕帝制可賜官符其文長不錄尊造石浮
屠十三級樹之洲中以爲制禁之表於今存焉夏六
月蒙古窺覦我國以船六萬卒十萬屯五龍山後宇
多帝廷議羣臣僉曰非佛法力決不可伏於是擇南
北京僧五百六十餘員降伏蒙古尊亦上選就于城
州男山八幡宮前七月朔日集衆說戒開仁王會修

愛染法至其散日尊向神殿啓曰夫日本者區域靈
勝祖宗聖武君臣守義俱歸佛乘故開闢以來王種
系聯不雜佗姓而今蒙古犬戎無厭西鄙將及華洛
神若不殄王流永熄佛法尋滅豈無我聽哉詞亂哀
婉時雷俄起向西方去是夜西海神風相擊賊艘覆
碎蒙古虜盡帝召尊敬與寵貺甚多受菩薩戒執弟
子禮尊又奉旨慶讚大藏經於石清水帝率羣臣臨
幸法會六年春建寶生護國院祝釐國祚行其支灌
頂七年夏四月以尊踰八旬敕聽乘輿入內禁帝受
三衣卿從宮妃四十六人受戒秋七月法隆寺舍利

爲賊盜取寺衆哀告尊冥目咒願舍利忽現招提寺
大悲之後結界道場多廢積矣尊營興之是歲有旨
任四天王寺主務以衰老辭而詔敕頻遣寺衆堅請
八年春統任持任結界敬田院先是寺失舍利無由
搜索尊捧其包囊咒持多時初一粒現漸次二一粒現
靈鷲翔庭瑞雲垂簷寺僧歎未曾有尊不勝感歎施
準絹一千五百十匹招十方僧修舍利會詣三輪社
神司出迎稽顙曰嚮神託曰今有肉身釋迦臨光此
社汝等出敬爲果上人至因以神宮寺永爲弘律之
區尊結大界改額大御輪寺一夏爲神開法華最勝

二十會尊院遂由良法燈國師探直指之旨知有別傳
事建日過於戒壇院前備雲水之設伏見帝即位名
尊問法受戒特蒙寵顧正應三年八月之初示老病
門人等官伺候絡繹帝及文應建治二上皇使近臣
問疾尊起謝恩問既知期近剃髮澡身披麁絲伽黎
跏趺入觀少選召諸弟子殷勤遺誡結印誦咒寂然
而化皆香氣薰室紫雲覆寺道俗聞寂合掌揚聲唱
南無思圓佛正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也世齡九十
法臘五十四留龕三日顏貌如生及荼毗畢異華一
朶開敷灰場移刻不萎鏡慧等聚親見之藏靈骨於

西大東北隅日法身體性帝及兩上皇哀慟弔問尊
壯至耄戒身不缺利生爲切畿內駐錫律院密寺講
戒巡行布薩一萬七百一十餘座授受具別受沙彌
菩薩戒者六萬六千一百三十餘人受密灌者七十
餘人禁漁獵置放生池一千三百五十餘所救餓餧
萬計感舍利若干粒登其門者極樂寺良觀般若寺
慈道等三十餘員皆住名藍化導殊盛焉其述作有
三十餘卷梵網古迹文集十卷表無表章文集三卷
菩薩戒本釋文鈔應理宗戒釋文鈔別受八齋儀授
菩薩戒儀等各一卷感身學正記三卷也戒壇院宗

觀然公撰行狀跋曰上人德業威靈無盡若細記之
紙墨難及略陳十一以結來緣焉正安二年後伏見
帝敕謚興正菩薩

贊曰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余觀覺盛圓晴有嚴
之輩大人之事也尊師攝乎其間琢磨戒珠南說北
說起律幢於既倒亦從大體者也矣至若以長壽之
姿也作皇王之師感宗廟之神也澄戎狄之醜鑿眞
之後戒法之勃興此時爲盛世其家者今推爲律宗
之中興也隋智者大師居臨海民業漁習網相連四
百餘里聽講金光明經漁民受化盡舍筌罟智者約

父老買海曲表聞於朝爲放生之所陳宣詔國子祭
酒徐孝克爲文勒碑樹于海濱尊師之說梵網經使
宇川漁者破罾罷歸奉朝符上右功澤光時萬類全生
靈及無窮矣異域異宗相隔五百六十餘歲而其大
士之憫物若合符節所謂大人之事業揆一者也盛
哉帝之褒章永世不易焉

和州海龍王寺沙門巖眞傳

釋巖眞字戒慧未詳姓許出離世網從事僧儀氣宇
篤實修習密行年二十三從醍醐信惠阿闍梨受具
支灌頂住南都海龍王寺大弘眞言嘉禎二年請與

正菩薩敷演毘尼明年八月欲就受具戒正以其年德邵而不授眞遂自誓受戒正爲證明爲良爾扶與正化盛弘律法滲慈高操歸者多矣曆仁元年與正住西大寺擧眞維那之職常憐繫囚躬至囹圄施食給沐授八齋戒寛元三年興正開別受戒眞往家原寺稟受具戒歸寺長時講經説戒不詳其終焉

贊曰執一隅而不移善者不能入佛之道也舍己隨佗者量涯不可挹爲如眞公之擧彌益善移而亦量有餘之謂與

和州海龍王寺沙門玄忍傳　貞允

釋玄忍字證覺早嫌紫陌投入緇林嘉禎二年往西大寺從興正菩薩受沙彌戒至常喜院依大悲菩薩受滿分戒傳通律章旁究密典依四衆請出世海龍王寺寛元二年增受具戒律儀守約寳治元年臘月十日寂年三十六坐十一夏又同寺有貞允字修蓮嘉禎三年就興正菩薩受息慈戒稍歷兩夏進具足戒至性聰俊善究律部正見其法器授以密教住海龍王寺演密授律聲譽四馳皂白歸挹不知畢化之地焉

賀州無量壽福寺沙門行然傳

釋行然不詳俗譜號應準賀州人少就村黌傳習諳俊爽強記鄉閭相稱及年十七從郡之覺然削髮出家歲二十時俄嬰大病意發誓願令若得活持律清淨定慧均修病瘳往南京不空院禮圓晴上人受沙彌戒進具足戒隨晴公于雲林院之日來往八幡善法院與諸善友砥礪遮持謁木幡道悟頡頏密壇多歷年所聖一國師唱禪於普門寺然往掛錫朝參暮詳粗有省所文永初盤旋舊里與營天道山無量壽福寺戒定併修學徒輻湊然常襲褊衫裙子出行必著禪衣或曰無遮律否然曰內心融者不拘形服

矣其道貌從容也如此弘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坐寂於籌室

常州東榮寺沙門源俊傳

釋源俊字顯律剃染以後遊學南都嘉禎末定舜律師開講於海龍王寺俊持卷聽采尋入北京歸月翁鏡公輪下受學律典討究幽致復謁不空院圓晴律師師資道合遂遊東關開常州東榮寺爲第一世熾演木叉授教四衆以其年月卒

和州海龍王寺沙門見空傳　實舜　賴玄

釋見空字慈寂仁治二年從興正納具文永五年受

灌頂法密敎律部莫不研盡住海龍王寺大敷道化
又有實舜字唯道弘長二年依興正受息慈十戒文
永五年承具支灌頂明年進具學業優柔道猶聳拔
焉又有常州淸凉寺賴玄其號蓮順與諸師遊興正
律苑綜鎔戒範傳受密軌後在常州三村建立律寺
化道東方緇素受戒者有數萬人云

和州西大寺沙門信空傳

釋信空字慈道和州人不記其氏族幼尊佛法仁治
三年春興正菩薩遊化其家講梵網經空見肅敬願
爲弟子父母不拒投西大寺卽授五戒時年十二習

讀疏傳進具已後明辨律本解入玄微興正再營般
若寺命空司管日講戒疏策進四衆弘安八年冬興
正住大御輪寺擢爲上首嘗造浮屠命空慶讃正應
三年興正遺命補西大席道俗仰之如衆星拱北律
門昇振不減師德後宇多上皇傾心佛乘一日睿覽
心地觀經至妻子珍寶及王位臨命終時無隨者唯
戒及施不放逸今世後世爲伴侶處大生睿信告羣
臣曰朕將受具戒疇爲吾師奏以空名上皇曰吾亦
聞中使宣徵偶値半月奉旨禁中行梵網布薩陞座
誦戒本至乎乃至成佛道悉猶戒爲本是故有智人

堅心守護戒寧喪失身命愼勿有所犯上皇感泣詔
以六十餘州國分寺附爲西大之子院談天門院藤
忠子亦就空受戒德治初年冬十月在讃州鷲峰寺
與比丘衆六十餘員同修布薩正和五年正月二十
六日遘病而化住世八十六歷臘六十四有門弟子
定泉定盛等嘉曆四年後醍醐帝賜諡號勅曰律以
禁惡南山之宗旨斯著諡以明善東漢之史籍聿宜
信空法師熏修纍積德行已高是以後宇多院者儼
然猶木叉之律儀談天仙院者專菩薩具足之軌則
共依和尚之德令重師資之禮何況授十重之禁及

六代之朝感其遺德追號慈眞和尚

河州泉福寺沙門源秀傳　靜辨　眞圓

釋源秀字戒印不詳氏族早師興正剃染受業稟具
之後護鵝潔朗博綜律部爲衆所重開泉福寺爲第
一世弘長二年興正東行秀監西大年已七袠拜送
興正於木津河之滸曰桑楡影逼難期再見吾願世
世毘贊師道利益衆生百千萬劫終不退轉因唱偈
曰願我生生得侍師如影隨形不暫離弘法利生助
玄化塵點劫海終不辭作禮潸然重法敬師之誠至
矣秀亦寂時常州鹿島明神託曰源秀律師棄人間

世得西方中品中生忍性律師遣徒驗問果秀謝世異白起信聞者感嘆焉又泉福寺釋静辨字理覺和州般若寺釋眞圓字尊道皆遊興正門學行智德扇揚當時而及史之闕文矣

和州海龍王寺沙門幸尊傳 幸圓

釋幸尊字長禪未委其產緇有志操近事興正建長八年受沙彌戒康元二年進稟具戒文永四年受具支灌頂修學章疏解行齊應諸宗章疏備究肯寮住海龍王寺大啓律肆又同門有釋幸圓號永毘尼開遮持犯能分節目著懺六聚篇鈔一卷

和州護國院沙門性瑜傳

釋性瑜號本照未詳何許人親炙興正寅夕勤苦討論律部薰沐密灌進具之後遊學北京入仁和寺受廣澤之密依醍醐阿性傳小野之法居西大第二阿闍梨位授律弘密儁朗榮秀絕當時文永年中興正就于住吉祠轉五部大乘經瑜善聲輪命以梵唄常凝字輪觀一日在壇舉體忽成五輪塔婆此類蓋多正應三年興正示疾瑜侍湯藥晝夜不倦及其遷謝與信空總持諸公躬負其棺趣奈良所七七忌中刻期三時修護摩法以酬慈蔭崇師之道始終不渝開護國院未又瑜伽雙行四方義學嚮風求教者衣宇丞宇大第爲一家之言以貽後學世傳謂西大寺流也

京兆桂宮院沙門澄禪傳

釋澄禪號中觀姓秦氏城州小栗栖人脫白俗歿染緇僧祇建長二年受具戒於興正行業誠精戒珠純潔初習三論於東南院智舜傳密教於覺洞院親快入其壺奧聲名遠馳正嘉二年冬應戒壇院圓照之招講行事鈔又講三論及法華疏住洛西桂宮院織說戒書誘掖四眾乃捨法財繕修堂宇寺衆奉爲弘律

之祖其在醍醐之時期千日修密法感得舍利於壇上又伊勢八幡清瀧諸神顯現常說顯密奧義或歎嘆其觀法精微戒行嚴潔感應不一具在自述神託記德治二年二月二日寂世齡八十一僧臘五十二所著有三論玄義撿幽鈔

贊曰神人本不二也但以修行之人想變智偏不得其妙驗人誠心則神感格譬諸水澄則月自至焉禪公之神託記感之明格也矣哉

相州極樂寺沙門慈濟傳

釋慈濟字賢明不詳其氏族山城州人幼穉出家利經

文一聞強記不忘小字名多聞童子向慕禪門寛元初年従興正菴深學出世法進大僧列入大悲室周回招提海龍王之間潛心苦精學律受密灌通幽微住持相州極樂寺持律奴王皂白所崇濟夢與文殊大士同遊歎其歎載在無住和尚沙石集有弟子普願忍律師

本朝高僧傳卷第五十九

音訓

缾 蒲明切　詆 典禮切　礭 乞約切　唄 薄邁切 梵音　蔑 彌列切

衍 以淺切　眇眡 上古泫切 下莫厚切　潛洒 上師姦切 下音灑　埏埴 上尸連切 下丞職切

慊 苦簟切 不滿也　篭 侯古切 取魚竹　囹圄 上離呈切 下偶許切　皂 在早切 黑色

祇 諸氏切　滸 火五切 水涯　葎 津私切　瑜 雲俱切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五十九　兹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寳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徳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六十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淨律五之四

和州竹林寺沙門良遍傳

釋良遍號信願不詳其本貫從興福寺覺遍得法相宗遊諸寺進慧解瑜伽唯識蘊匱襟懷尤長因明聲喧兩京居興福寺勝願院爲時師表敕任法印權大僧都性守隱約爲嫌世榮貞永初四十八歲就覺盛律師受具足戒與盛年相若而不恥下問通別相狀輪其關鍵間有疑滯決之定舜覺盛立通受比丘性

戒俱成之義學者疑信相半是非旁午遍初黨衆決然反思引證古今著書救之毀唇頓息盛義始行四衆歎服渴思出化遷住白毫寺生馬大聖竹林寺盛倡相宗不啟律肆自代宗傑抱帙雲委修安養之法常以勸人嘗凝白毫觀心眼開明彌陀具相現前因著數章讚稱淨土嘗謁聖一國師于東福咨詢禪要寬元四年春論本宗極致著眞心要決副呈書簡以需國師之跋語其略曰依佗離言眞如離言其義有異不異其有異者事是相故有假似相理非相故都無其相所以名言有順不順其有不異者假似生滅

全不違於不生滅不生滅法全不違於假似生滅生滅假似故眞不生滅不生滅故生滅假似如是假似法豈有定相豈無其相如是無生法豈有實性豈無其性今此假似今此無生互相攝歸都無障隔事中有理理中有事由此義故事事無礙理理無礙事理無礙如此三門更互相望亦復無礙謂事望理不卽之中事事無礙不離之中事事無礙以理望事亦復如是以事望理不卽之中事理無礙不離之中事理無礙以理望理亦復如是今此一切不卽門中建立性相決判諸法然此不卽亦不卽離如幻事故因果

性故今此一切不離門中萬理無隔融通自在然此不離亦不卽離非一定故存性相故然於此中事事相望不卽不離爲本理理相望不卽不離爲本事理相望不卽不離二門均等故諸性相都不雜亂當知一念一刹那中定與不定俱句俱非皆具足也所執四句一切皆遮非執四句一切皆存含無拘故當知諸法一切性相一切無礙如是一切性相決判令知法之不思議我宗意也如是知已卽絕思議可修此法何學此法卻增思議一期執慕四生無止哀哉當之如何夫無毘尼則罪惡雲起闕禪那則見慢

岳峙無上剡藥爲之失驗法已迫於像末於是不勵夫期何時身既列于佛子於是不修更望何日豈待後佛之濟度忽現前慇懃之敬耶豈願未生之淨土棄已得値遇之法耶嘗聞禪師學綜内外解涉大小在宋六年得徑山長老之法爲臨濟和尚之孫太機大悟有無礙辯但顧五宗衲子無實可恥可悲謹作愚鈔以呈座下願以此緣期來世耳國師令書曰竊觀鈔記依詮三性之説不墮凡情廢詮一實之旨不讓聖位佛語佛心不卽不離雙修雙行頓斷塵縁漸除習氣至乎無作之作證無功之功夢幻之劫數覺

悟則須臾此則宗説兼通詮旨周備爲後昆之格式同先賢之述宣誠謂南山霧豹非虎豹難以居東海浪渡以蚌蛤可要酌明敵嘗曰後世學佛者不能盡考經論而校正之東敵者不知佛微旨剡乎言外語禪者不知佛所詮際見乎敎内雖一圓顱方服之屬而紛然自相是非如是者古今何嘗稍息圓爾學稱之愚難知聖賢之趣刻舟之見莫酬魚魯之分航海梯水求知識於異朝斜通傍度訪道風於他域粗忽世上之是非猶如久遺之履頗弃人間之寒暑恰似已朽之材又恐學業道殊各隨所習自相是非諍論豈異矢人函人之術乎嗚呼參禪問道之輩不揆管見美其太猷聊述愚懷以加平日耳遍以建長四年其日化於竹林寺春秋六十有九臘夏二十有一所其著述論受文理鈔止防用心別受行否通受懺悔法苾芻略要義表無表章鈔念佛往生決心記法相大意鈔凡若干卷矣

賛曰遍公内宗法相博贍優學以禦繁務之偉器扶大悲之化門如強柱支大廈八風吹而卓爾也余撿戒壇院書庫獲茲二書於蟫爛之底事義幽邃理譚精微固盤相宗圓融之蹟矣古人之覃於家學也如此

後學勉爲耳

京兆大通寺沙門眞空傳

釋眞空字迴心自號中觀衣笠亞相定能之孫親衛少將軍藤定親之子也弱齡入南都東南院師定範法印落髮受學聰悟捷記機辯敏給逮其成人從同寺貞禪定舜習三論通奧義如卻關鑰而見府庫二十登壇受戒渉閲諸方究磨性相久在醍醐理性院從行嚴阿闍梨受兩部灌頂小野廣澤祕奧密訣盡底得傳既歸南都論場莫敵時人不名稱東大寺之碩才敕任律師空意不樂甘退枯寂本名定兼革今

之名遂辭僧職隨緣太宰府嘉禎三年大悲菩薩移松
院開律場空列籌室重受滿分戒日抱律典商略幽
極大悲謂曰律今衰替如綫將斷汝才不凡必能
支持之乎其懋哉空承托與信願遍公同志扶律寬
元初住木幡觀音院大唱開遮時聖一國師傳教外
旨歸自宋國住普門寺空聞其通躡屐扣錫參禪聽
宗鏡錄決三論旨國師稱空精宗乘求心一年與禪
心大德隱遁高野山建長三年實相照公邀空于戒
壇院講法華疏三論玄義宣辭榮信阿闍梨招請三
昧院麈尾一揮千指圍座居歲餘歸木幡弘長元年

行其支灌頂若中性院賴瑜音木幡明道性西方名
德來受者多二品本覺禪尼崇信空屢聽法受戒以
西八條之亭更爲佛廬請空爲開山始祖扁曰萬祥
山大通寺地舊六孫王源經基之宅廟也空祭祠源
公爲伽藍神禪尼割寄豫州新居莊永充僧粮空宗
三論眞言毘尼兼修淨土法文永四年鎌倉無量壽
院虛主檀越幕下擇碩德補空膺其選道俗歸之如
水就下說法度生自强不息撫衆有暇注心日觀一
日卻諸弟子面西安坐結彌陀定印如睡去矣文永
五年七月八日也報齡六十五僧臘四十二空三論

之外於眞言教多所發明密家學者傳爲木幡義所
著有往生論註鈔十因文集三論鈔等余嘗撰空公
之行狀寫在諸方爾來閱凝然所集圓照傳空之事
跡斑斑載出與昔所狀少異矣今據凝然之所記爲
贊曰八宗所立大小雖異俱是諸佛菩薩之所以垂
範而令赴道之教也譬諸江河流別同歸一海四照
時殊共麗一天起之愈廣仰之愈高孰學焉孰否焉
哉空公宗三論游諸家教外可謂勤矣其學得之
微也在於從容之間者焉噫乎讀空公之章則堯
季之下懦夫亦立志焉

和州戒壇院沙門圓照傳

釋圓照號實相姓藤氏南京人中道之寵兼也母源
氏方娠夢靈光照懷承久三年產小字金光鍾清靈
氣風神肅整遊弄之日思異羣兒作佛像供香華合
掌禮拜十歲剃髮即著僧服十五投東大寺良忠大
德忠華嚴碩匠兼善小乘忠刻一千日講俱舍同儕
皆中途休獨照終業又學有宗就智舜眞空聽習三
論冠歲登大悲之壇禀具從此負笈著鞋尋師求友
謁春日祠夢神告曰白毫寺良遍善知識也當速行
取出世之法照詣遍法相祕賾開懷指教亦隨

禪慧聽行事鈔寶治元年居海龍王寺證覺膺尊在
寺八分說照從遊講明五易寒暑隨四恩院淨法受三
壁就三輪乘心入體金剛壇值八幡唯心傳五部祕
典依機長千乘傳習台教八宗之綱要乏覽研覈焉
治承火後戒壇院廢墟西迎竭力興役鬱復建長三
年請照坐室照乃招三昧院眞空戒光寺淨因數律
匠鉅行律規日張講席四方學徒盛會如雲照躬辨
事衆服講光聞聖一國師道化自率門生掛錫普門
九旬參禪國師殷勤接示遂獲印證稟禪戒既歸舊
院壹講戒疏夜坐禪定集衆普說康元丙辰秋欲修

放生會至難波津住吉浦喜捨法財普救鱗介講教
說戒勸因果法於是漁者禁殺屠兒止市和之元興
寺本三論法相之道場創開緇遹僧法掃地照慨荒
廢奮圖振興正嘉丁巳春講法華化道俗二明學賓
三藏英匠接武爭席門庭盈塞男女旁午檀施充牣
一日所積錢穀如山造僧房附莊園擇碩學講唯識
同夏旱照到郡之龍池誦般若心經及千手陀羅尼
須臾暴雨周洽郊野回途淋漓以雨傘邀是秋石清
水檢校法印宮清建善法寺照爲開山寺南元有行
基菩薩創業之地號善法寺卽取其名用榜新寺照

別構竹林寺奉行基之舍利移住和之法隆寺上宮
王院泉之家原寺生馬大聖竹林寺主明觀減公聘
請講席照住授戒行灌頂法冬有敕主東大寺幹事
營構葺修十有四年殫志營復猶如一日法華堂二
月堂三面房舍七楹鐘樓觀然僝功正元初年四條
亞相隆親藤公施以洛東金山院寺歷歲月堂宇半
圮照住持前後垂二十年顯密律法隨機敷揚都下
歸趨百廢共興三年夏蓮華王院落慶供養先庚三
日霖雨路泥敕照持念及期天晴賞賚甚渥文永四
年宮清又以八幡大乘院革爲律院寄置寺莊延照

叢林六年宣後嵯峨上皇幸戒壇院就照受戒賜以
金塔後屢召對七年庚午上表辭東大幹事照平素
篤誠唯不留諸慧解靡如音輪無礙坐三摩地修驗
如神每有天災地孽之變屢入禁闈加持得應後嵯
峨上皇幸法隆寺是日大風鳳輿不行照作法加持
食頃戢靜又一女腹疾有物如石楚苦萬狀來乞法
救照以不動火界咒加之立愈修阿字觀心眼洞朗
見阿字素光現毎入禪定舉身有光是以緇林欽德
其在僧正則一乘院法務實信大乘院法務圓實孝
德院親緣佛地院良盛中南院玄雅松林院實蒙率

先歸崇禮福至饒節儉無蓄勝寶院法務道證石清水檢校宮清總州太守某毎歳冬送米數百斛自餘嚫施併納之戒壇院供十方僧在洛東鷲峰山十五日齋例布薩齋退遘疾不服醫藥且製伽陀發揮諸宗以所管寺院書名分付門人二十一日說法如常令了性性禪二大德修中夜禮讚同唱寶號感空中化佛菩薩來迎照獨見之謂左右曰元興寺智光禪林寺永觀俱生安養西方淨土切須欣求靜坐念佛及明相現安庠而逝住世五十有八歷臘四十有八建治三年十月二十二日也緇白奔哀殯送萬衆招提證玄律師與照常善及行分物法耒白和僧爲秉羯磨照主張梵刹一十餘所入其室者[illegible]照忍空道照倫海凝然等一百餘人受菩薩戒弟子源后通子藤后長子西園寺大相國實氏藤公其子大相國公相德大寺大相國實基藤公其子大相國公孝四條亞相隆親藤公其子亞相房名其餘妃嬪卿庶受五戒持三聚者若干人七大寺衆欽尚懿德稱戒壇院中興焉門人示觀然公撰行狀三卷繫年繫月細詳如發蘊[illegible]矣

贊曰逢時主處衆之嘉會也像法已來鮮哉希矣耶

嘉禎曆仁之間佛法盛於南都大悲于招提興正于西大宗性聖禪鳴于東大智舜重譽起于東南良遍證玄忍性信空犄角抗衡而照公出其間左顧右盼隨意兼範舉八宗綱要歸三聚淨戒坐十四緇林拔四衆律虎一門芝蘭擅美律苑王公虛左執禮碩匠泰斗仰宗屢以密驗贊天地之化育四美完一嚴備者之鑒眞和尚之後有優而無劣焉益律宗之一盛事也余蔵戒壇院懇求三四到得之行狀潤色立傳譬如瀟灑錦繡之觀出自秘府重櫃之沈而衒於咸陽市也後之覽者學定高價

和州招提寺沙門證玄傳

釋證玄字圓律未知其氏族神儀灑落慧性絕超蚤厭塵寰服歸梵行見覺盛于常喜院列門人班遞衣函文嘉禎三年秋受沙彌戒次進具足時年十八儕輩推重爲法社得人焉寬元間抵家原寺依別受法重受具戒覺盛順寂承囑任招提建長三年初冬授具支灌頂凡董招提四十餘年闡揚密教會者星羅玄雖廣涉諸乘而以毘尼爲宗嘗時有秉持第一之稱也文永十年冬戒壇院圓照請講律鈔講筵孔盛睿尊律師遷化諸徒行分物法玄秉羯磨聞者發心

正應五年八月十四日以病坐化世齡七十二法臘五十五門人道御廣勝順性勤性等了寂證等皆是律門之名匠也

和州大安寺沙門禪慧傳

釋禪慧字本性在東南院學三論盡玄致依常喜院覺盛受滿分戒律度肅明慧解冲邃住大安寺爲衆依怙仁治季竹林寺良遍律師招講行事鈔爾受海龍王寺之請又講行事鈔爾所學人爭先麇至云

和州橘寺沙門慶運傳

釋慶運號戒學不詳其姓系受大悲之開遮周遊南

北講肆洞通性相幽旨住和之橘寺三學均等務講四衆出自其門者顯尊道照了運三人

和州五智院沙門乘心傳

釋乘心字禪忍生質之美出於庸人初受三聚法於大悲菩薩後承五篇軌於實相上人學涉性相特精密教住三輪五智院大接學者世稱河門大乘心又呼三輪上人

贊曰世之稱大乘心者猶稱唐慈恩大師大乘基之例稱乎行蹟雖闕而見二字之褒則才解之所蘊可知焉耳

攝州勝鬘院沙門圓珠傳 思順

釋圓珠從泉涌寺智鏡道玄二老禀轉律藏兼受密教陳祿南北智解廣融弘長文永之間圓照律師住鷲尾山珠往駐錫以其博辯爲衆講演乃講菩提心論及諸部律疏皆據之四天王寺衆僧請珠住勝鬘院以修瑜伽毘尼隨機傳授門葉成林名聞久馳又有釋思順與珠同學出入相隨戒水密灌不分涇渭共住勝鬘院遞唱法義珪璧並連不貳其價不詳二師所終

和州新禪院沙門聖守傳

釋聖守號中道南京人圓照之俗兄也其父嚴寛爲唱道師學有內外義辯拔羣守生充實音聲諷誦絕倫十八剃髮禮大悲菩薩受具足戒遊履兩京講磨家學傳密教於醍醐座主憲深聽三論於東南院僧都樹慶律軌顯密綜鉛串習戒壇院罹治承兵燹之後雖西迎大德與基成功而律幢未樹守與圓照努力扶起招請一時名匠開講筵行布薩密綱律紀於是備矣初住和州白毫寺與眞言院開新禪院兩所共爲瑜伽道場石清水檢校行清新建法園寺延守爲開山祖宗義皇張緇白草靡守工梵唄聲調嘹幽

聽者悅可臨化緣盡執金剛杵靜坐而逝正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也享齡七十有三歷臘五十有六塔於寺之西北隅承其法者有聖然惠談

贊曰守之父母弟妹緇服而俱才名守公戒體磨雪諷音遏雲三論三密卷懷無餘於戲蘭蕙一種移栽彌香者歟

本朝高僧傳卷第六十

音訓

輸春朱切盡也　函胡南切甲也　廈亥雅切　務罔古切同侮　譚同談　覃徒含切廣也　綫先見切縷也　懦乃个切　胞音包　抵至也　秉補永切　寰胡關切　麏規雲切鹿屬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僧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六十　兹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六十一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淨律五之五

相州極樂寺沙門忍性傳

釋忍性字良觀父伴貞行母榎氏以建保五年生於和州磯城島自玩童之時有越格之標十一歲從師登信貴山誓不茹肉十六母沒入額安寺出家翌歲登壇受戒往竹林寺歸命文殊祈菩提心斷諸食事誦五字咒五萬餘遍二十四趨拜睿尊納十重戒元治初年受沙彌戒尋進具戒持犯開遮日練月鍛親附

大悲益究戒秘濯大衆衣掃除僧房建常施院養諸病僧修悲田院救多乞丐奈良坂有一癩人手足攣屈不能起行性憐之曉負之置市暮亦負歸手自洗摩不嫌汙穢祁寒酷暑必無缺之癩人臨亡誓曰我必再生報此恩矣後果有瘡于面者善爲使役寬元元年造丈六文殊像置般若寺又薦母劬勞點十八處給食癩丐一萬八千人晝夜授以八關齋戒寶治元年乃往鎭西就南山求三大律章納西大寺重欲入元求大部律鈔傳於學者睿尊抑止建長四年告睿尊曰畿內人民歸師戒德吾雖不敏請化東陬遂

如常州止清凉院盛啓律席學侶塡門三村寺主讓席鎭法州創梵刹延聘者多弘長元年入鎌倉副元帥平時賴剏光泉寺招請住持講演無缺武州刺史平長時修營極樂寺請爲開山祖大質律規兼授密灌東方苾芻靡然偃風建治元年回祿方議再營曼殊大士夢告曰吾勠力輿建莫爲慮也性喜勸化咸復舊觀弘安元年建寶塔於椎尾山及平其地多出礎石四年辛巳蒙古寇犯副元帥平時宗修護國法於稻村山開仁王會未幾捷報平帥大悅乃補永福寺主務又奏以極樂寺爲御願場正應元年造西大

寺觀謁睿尊重受灌頂任阿闍梨四年辛卯始詣戒壇石別受法登壇者六十八人五年八月修尊諱辰就西大寺設大齋會白布千匹達嚫衆僧永仁元年夏奉詔北京八幡宮呪蒙古軍秋敕補東大寺幹事翌歲營四天王寺建悲田敬田二院寺有華表經年朽頹性乃命工石柱削成二丈五尺瑩滑崢嶸國人稱自所住寺院和之般若攝之多田相之大慈多寶永福明王常之普渡普濟淨光濟渡皆爲輪奐不弛規矩講三大律鈔七偏菩薩戒宗要敎誡律儀各三十偏梵網古迹淨心誡觀若干偏所得檀施即散圖畫

遇寒素者脱與衣服須付錢資盲者授杖見乞丐施布袋逢弃孺子出錢乳養又構厩集病馬時唱佛名小簡書咒令繫其頸自畫文殊地藏分與男女逢儉歲則煮糜粥救餓殍有時疫則招集病者藥劑撫活初副元帥平時宗作療病舍於桑谷附土州大忍莊待其求平帥毳役姓纂補財且往看病二十年間養五萬七千二百五十人時人呼稱醫王如來履行皎潔塵視利名慈心獨切禁著蠶衣弊衣蔬食處之安如池上日蓮屢出惡言而謗性以爲律國賊性不介意及其陷罪欲爲乞宥於平帥嘉元初年夏旱積日

就清瀧宮持咒精祈即日甘雨華夷悉澍凡禱旱潦二十四回求行所感響應如神季夏微疾僧尼白衣問疾者塞門盈座歸終披僧伽梨坐而遺誡結印誦咒如寐而化實嘉元元年七月十二日也如法耶旬塔靈骨舍利於極樂竹林額安三寺法齡八十有七僧臘六十有三所度弟子二千七百四十餘人白衣弟子不知其算結界寺院七十九所修營伽藍八十三所建立佛塔二十區納大藏經一十四藏諸州架橋一百八十九所穿一百八十町水田二十二所修道路七十一所鑿義井三十三所禁止殺生六十三所浴室療病宅乞匃屋各置於五所荒莊兼本與僧尼二百六十卷所施乞匃之布衣三萬三千領其餘不遑記之嘉曆二年夏後醍醐帝追崇行德賜菩薩之號焉

贊曰性公自舞勺之年無違律儀化門廣而且遠捨七聖財開八福田王織侯服之際檀戒二波羅蜜之行無盛於尊性師資也實登地之薩埵矣哉天和癸亥余居常州遊清凉院因與主盟對談感忍師之德帶時雨而歸矣

京兆法金剛院沙門修廣傳

釋修廣字道御姓犬鳥氏和州服部人父廣元禱春日明神求子焉一百日感瑞夢母有娠貞應二年生三歲喪父其母不能字之書氏族鄉里於衣領棄於東大寺側有梅本者詣春日祠抱歸養育投東大寺志學納戒閑雅辛勤十八居菅原寺繕寫蓮經贊父冥福是歲如招提寺受具戒於圓律玄公綜習篇聚之致在法隆寺聽法華勝鬘維摩經隷洛之靈山院傳稟兩部密法慧解日長芳譽遠敷常念逢母惓惓誠祈諸于夢殿太子託日欲遂所願須以融通念佛勸誘四衆乃抵洛西法金剛院嵯峨清凉寺建念佛

會都下緇素嚮化益盛滿十萬人則設大齋發願迴
向以飾樂邦終而復始故時人呼十萬上人役宇多
帝賜號圓覺上人登愛宕山禱面懲母於地藏薩埵
一日異僧告曰子往播州尋之遇矣即如敎往經印
南野俄值時雨憩于樹下傍有盲嫗及問族里乃眞
母也愍其失明默禱觀音母眼忽開見聞感歎攜奉
歸鄕於父遺迹尋得伏藏建寺其地大修佛事以增
冥報清涼寺裏建地藏院安持地太子二像報答庭
恩也嘉元間招提寺衆請補主席固辭不應代舉勸
性應長元年九月二十九日趺坐念佛化于丈室顏

采粹溫不與常異時有異香慶雲之瑞保年八十有
九坐臘七十有一門人樹塔于法金剛院廣所造伽
藍三十所四部弟子凡十萬人
贊曰父子天生也子而致孝者所以理之不能已也
雖遊於方外不可不切于茲吾佛世尊忉利說法酬
罔極之恩也目連解盂蘭指曼行慈孝或補不食而
給或織蒲鞋而養矣廣公得逢所生之母令盲頓明
非天理之致是修得之所感希中之希也

和州大安寺沙門玄基傳 隆賢 道禪 觀心

釋玄基字與道從興正菩薩且驅烏受滿分戒沐密
灌頂住大安寺闡揚二法又同門有大慈寺隆賢字
淨賢藥師寺觀心字禪海大乘院道禪字良賢挾密
藏豎律幢所在道場道俗進善檀信益盛也

和州西大寺沙門宣瑜傳

釋宣瑜字淨覺本貫未考受生秀英神志高爽稟興
正律義學顯密居興福寺授篇聚修瑜伽詣太神宮
祈知本地第七夜神告曰第十一義天金輪王光明遍
照大日尊正和五年主西大寺住職十年七衆宗制
正中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無病而寂壽六十六臘若
干歲

系曰爲佛弟子者既得菩提焉則百神護法何有求
之外耶瑜公宗無上士之戒法者善爲其媚於太神
者不可剏又佛制也邪

相州極樂寺沙門榮眞傳 宣基 智忍 性海

釋榮眞字圓眞密灑興正琢磨戒珠進具已後尋受
灌頂法同門推重初住和州顧成寺後繼忍性之迹
移相州極樂寺紹隆二諦廣唱顯密兩利法儀不恥
父兄四衆悅可翕然歸德某年終於所住有弟子一
人謂宣基字圓源住丹後國分寺廣說開遮緇白崇
信又同門有釋性海字覺澄住和州喜光寺釋智忍

字了願董河內眞福寺共是攀興正之木又兼挾瑜
伽敎授一方矣

河州敎興寺沙門阿一傳　慧海　成眞　眞源　鏡慧

釋阿一字如縁遊興正門講習戒範品節條貫心得
身修兼行密敎進具之後住河內敎興寺專秉戒柄
神足慧海字直明解行兼全開實泉寺又有釋成眞
字宗賢就興正學律進具住靈山寺後下關東恢弘
戒法又有釋眞源字圓定住雲富山慈恩寺釋鏡慧
字暗覺任慶喜之職遂昇具戒弘安六年興正授以
具支灌頂

河州西林寺沙門總持傳

釋總持號日淨源景親子和州人睿尊之姪也幼稚
英特喜崇佛經名多羅尼童子寬元二年師尊剃染
進具定戒而精道範建長末尊公屬命領河內西林
寺開會說戒弘長二年重自誓受具文永間般若寺
慶讃會持爲堂司表宣佛事弘安九年令文那僧行
禪書法華經鏤版以傳且期七日手書法華修懺法
以資父冥福其經今存靈應尤多病人頂戴則疾如
拭又報母恩撰尼鈔資行錄自作跋曰睿尊和尚嘗
謂持曰按撰集鈔僧尼並有令注戒本僧戒見行尼

本未傳恒思緝造無遑撰疏持承芳志晝權年尚矣
遂以建長辛亥仲春俄有惟忖持幼而孤母欲酬其
德孝心尤篤既說一切女人皆是母只是過現異時
而已恩育不可忘今生報謝何不及往世邪今依律
本敬隨佛解重加余註以濟此世他世之母氏及師
就日感設利羅二十餘顆現尼鈔中興正嘉歎孝心
所感正應三年就四王院開最勝會禱興正疾及其
入寂相與忍性信空矣心不墜遺託焉
贊曰孝者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先達有言吾今
利滿天地即知天地人心素一不然使且性且靈之

感曷能如持公哉外敎之人觀此破撥無之執哉

和州西大寺沙門覺如傳

釋覺如字成願幼從興正學業受具寬元間忍性律
師慨此方戒疏未完將需支那勸如泛洋興正遂感
令定舜伴在元三載多齎得律部經論寶治二年回
西大寺

京兆泉涌寺沙門憲靜傳　憲淳

釋憲靜字願行受業於鏡勵精律部後從意敎賴賢
僧正受灌頂水就磐秘奥主泉涌席應召入宮天子
坐扆將受戒法靜奏曰夫戒者諸佛之所師遵弟能

弘雖萬乘主不得不敬苟不敬之何以爲戒乎退默忽變不動明王帝愕然懺謝下座受戒嘗遊常州阿彌陀山集衆念佛夢右大將源賴朝告曰多承追薦未免苦趣貴法力作救拔靜曰當修何法曰願三七日說法念佛乃至鎌倉稻瀨川營設念佛會師以檀嚫化寶王刹名祇園山安養院又入五峰山般理智光寺勸戒四部海壖有堂安地藏尊欲移之二階堂地患役夫不足俄有異僧請能致之須臾搬送而以其像不端嚴謀加糚刻工畏像靈不下刀手其夜異僧夢工曰汝所憤善而如師命副元帥平時宗常欽靜

德一日其子貞時急疾百計無效乞靜法救誦火界呪未二十七遍急疾便消平帥喜曰法恩至重何以酬之靜曰文永火後東寺未復檀越興之平帥然諾靜上洛寓寶菩提院市材鳩工涓日經營平帥奉諾賚寄黃金弘安具役永仁落成堂閣塔廚覩皆增華後二條帝不豫詔靜加持立得法驗帝感優眷因奏修補高野山東塔行結緣灌頂會盛典賜恩旨其年四月十七日遷化世齡法臘未考之敕謚宗燈律師有密灌弟子覺阿上人心慧道照上人憲淳僧正淳住醍醐蓮華院小野之豪也傳密於後宇多上皇故上皇常言願行之法孫也靜自雕刻不動明王像安置相州大山寺感驗甚著東關士庶香火求福者不記日日幾千人余未剃髮時攀山拜瞻熟聞上人之名因今修書始知偉人焉

京兆增福寺沙門眞照傳

釋眞照號實乘出於京兆華裔幼隨圓照律師染袍受三聚戒生容溫淳懷襟擢拔就戒光寺淨因受諸律疏依泉涌寺思允兼學天台觀法文應初元航海入宋當理宗景定元年也乃拜廣福寺妙蓮律師竹林行居律師叩擊決究三大律鈔拜靈芝之道場禮如

菴舊址弘長二年歸覲圓照居於戒壇院之衆首見揮麈尾講演法華義疏三論玄義戒本羯磨兩疏删補鈔梵網鈔記侍照前後二十五年和宋戒致南北律儀其指陳也如鏡當臺密啟祕玄三論空理其應對也似鐘在簴住北京增福寺大張講肆嘗寫實相之眞寄于戒壇院矣

贊曰學者之擇師猶如武夫之憑強將也倘富貴門不辨金鍮者不能建功矣實乘上人辛勤異域擇焉師矣開撥三藏扶本師之化其分水乳之功於是乎旌焉

和州招提寺沙門眞性傳 尋算

釋眞性號勝順受業於圓律玄公學通三藏特達律篇及玄公寂衆推爲招提第三世講說歷過凡十三年關繫能維會衆諡如嘉元二年二月初吉寂壽六十九又釋尋算字勤性嗣法圓律以智行備聲於律林嘉元初住招提寺衆仰止高德四年二月佛涅槃日俄爾遷化住世七十九矣

京兆戒光寺沙門忍空傳

釋忍空字空智駿州人也圓珠恩順行脚遊造相伴入京就受戒法增解慧於定舜得律章於淨因宿智逸發通別之微野澤之密切磋絕倫居白毫寺洛之戒光戒疏律鈔講貫義富移和之宝生山竹林寺勝覺院授戒度人作栴檀林入壇傳法成金玉示弟子本無傳在後

相州覺園寺沙門智海傳

釋智海字心慧別號道照不詳本貫待宗燈室保受毘尼兼傳密乘從忍性承遍受羯磨永仁四年副元帥平貞時開鷲峰山覺園律寺延爲開山贊揚律儀化門弘多歸不動尊畫明王像修八千枚法五千餘座手畫尊像現今在寺云

京兆泉涌寺沙門覺阿傳

釋覺阿字覺一蚤出世塵投入僧苑進具已後就智鏡淨因二師綜串律部又從願行薰沐密灌拜忍性稟通受之法如西三谷親謁覺心慕淨土門兼受倶舍願行律師解泉涌印寺衆舉阿嗣席化衆挾專念法說戒波羅密某年八月十一日化

和州西大寺沙門定泉傳

釋定泉號堯戒西大寺慈眞和尚之門人也正應壬辰二十進具審詳毘尼之幽旨正和初眞講梵網古迹泉任覆講又述師說著補忘鈔又著三聚淨戒通受懺悔二聚淨戒四字鈔等若干卷學者秘珍爲某年九月二十一日寂

和州西大寺沙門英心傳

釋英心號如空自幼事慈眞和尚延慶二年以二十一從師兄定泉受滿分戒早以高明負精律名往西大寺攝之多由說所到寶刹隆興律幢著梵網古迹鈔十卷自書其跋曰此戒本者運善之初章止惡之前陳含那於蓮華藏界僅啟毛端釋尊於有頂天廣供身華五位賴此因圓三佛由斯果滿道場之直路正覺之良規故本朝異域之宗匠龐智辯而疏述末世

邊夷之學者探幽賾而講論正和初曆應青丘釋致
數日談和尚開講妙率自心地適從爲要泉公後談
併引他文證決疑爲懷並記簡牘以備廢忘題以補
忘意在于茲爲別有行事鈔資覽訣表無表章顯業
鈔菩薩戒洞義鈔等

和州招提寺沙門圓證傳　信乘

釋圓證字了寂究台密教從圓律玄公受具足威儀
出世招提寺唱道無虛牟南北學者憧憧往來又有
信乘字律受傳玄公之律以講才稱結界在招提寺
說律傳密出蹈前蹤教後學共不記所終焉

和州大聖竹林寺沙門本無傳

釋本無字了心不詳出產師事室生山空智律師戒
體完全董戒壇院續圓照之風移竹林寺開濟後覺
之道元德初年十月二日寂於竹林寺世壽法臘無
得而知有弟子覺行玄公等

京兆東北院沙門琳海傳

釋琳海字信覺攝州人志操淸潔洪基在懷住郡之
勝尾寺行業淳進後隨圓照于戒壇院研習悟除淨
因講律掛錫戒光叩擊關鍵文永四年八幡宮司以
大乘院招圓照僉海掌往職居之數載大致營構然
祭祀禮數事不依我建治元年棄往攝之海人崎今作
尼崎開大覺寺洛陽良仙有東北院一新舊址隨宜應
機說授顯密不詳所終

京兆金山院沙門信忍傳

釋信忍字知生平安城人仕朝世忠忍年二十一慕
桑門忍擲紳笏祝髮黑衣登高野山修練苦節禮招
提寺證玄受戒遊學海龍王寺不退寺光臺寺至戒
壇院從圓照重稟具足戒善聲明輪衆爲悅衆文永
之初照遷北京金山隨行毘贊化儀洛東靈山築廬
招照安逸高臘繼住金山並演二諦

和州白毫寺沙門道照傳

釋道照字入圓南京人隸東大寺承晁尼於圓照學
三論於智舜受三密於憲深聖守二師續悉曇於內
山密嚴阿闍梨通解教詮善達唱導住白毫寺敷祐
所業文應年中遵照公命於八幡善法院講行事鈔
南北學者持卷職問歲僅十八率於白毫寺衆皆其
材焉

本朝高僧傳卷第六十一

音訓
䨼 郢格切 𩓐 婢小切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六十一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六十二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淨律五之六

和州招提寺沙門慶圓傳

釋慶圓號寂禪。朝廷簪紱勇退急流，入招提寺稟戒圓律。深相律部，濬思眞言。磬松橋義，任招提寺爲第七世。垂訓廣衆，閑隆先緒。應請遷和之興善寺，授法弟子遍於南北焉。

和州戒壇院圓照門人

釋寂入。出羽人。在朝盡忠，出家護戒，採問禪律，居無定處。寓戒壇院，止東福寺，居木幡觀音院。住洛北增福寺，四衆影附。此寺開山寂心，顏嬪覺盛之門，一鉢乞𠣾，明冰其身也。入弘安四年六月某日卒。

釋慶舜後改雙圓。本菩提山住僧，而從侍圓照，住洛東靈山院及戒壇院等。誘奬四衆，紹隆在懷，終於戒壇院。

釋上俊號阿實。越後人。學顯密，愛禪法，解釋論，搒嚴經，受持木叉，解行該通。移善法院，以風痺寂。

釋適聡字覺靜。和州人。稟性聰敏，就照受戒，律學偶功至。海龍王寺聽禪慧講，賜光明山，從智舜習三論不委所終。

釋源意號蓮性。山城州人，空如之弟也。止戒壇院，親炙照公，諸部毘尼，洞盡心曲。機性敏速，義諭嚴峻。

釋正慧字信戒。京城人。自幼齡入泉涌寺，遊智鏡門。入淨因室，研南山鈔。後從照公重琢戒珠。

釋湛照字禪如。京兆人。比叡山經海僧正之門人也。文應元年而立，離山入招提寺，學習開遮，英識爽朗，得究十誦。

釋行祐號觀照。鎮西人。從照受具，住戒壇院及善法院，學通律相。後往高野金剛三昧院，習學密教。住木幡寺，開說律密。

釋眞慧字總寂。山城州人。尊性法親王之房人也。發心受戒，戒壇院傘山竹林寓止，經年諷誦，得胥優才表衆。

釋性融號眞戒。上野州人。照公嘗任東大寺勸進職，化東關。時隨逐而來，止戒壇院。卒業還鄉。

釋玄空。洛陽城人。律學精勤，究微無剩，標戒壇衆，不幸早逝矣。

釋遠照字唯一。播州人。戒壇勵學，竹林輔化，從日向太德傳瑜伽法。文永三年春，就照公承具足戒。

釋圓一勢州人歷遊泉涌戒光戒學勤苦遂隨照公
于東大寺習律部通華嚴旋鄉立寺習南山宗
釋照阿字禪一隨照公進具隸善法院住竹林寺律
鈔密軌精神純熟文永年中擕錫入宋皆蒙古建號
有意外附吾國官吏行檢禁日本人逃隱山谷不露
出遊後和人入元者相逢喜躍問本邦事云
釋唯心號勸聖京師人從事良遍講學法相竹林元
興影響周隨後就照公嚴冰雪相照公於元興寺修
長日講專英實算貞弘圓緣廣遴講唯識述記七年
終輒其間執卷一日不闕致疑融會講者稱與才氣

多能鎔鑄諸家和漢辭藻映發清標止息金山遊化
鎮西所到士庶親近欽仰焉
釋元晴字隨道和州人甫十二入戒壇院師照剪髮
受苾芻戒年至弱冠大小進具博涉律藏兼善三論
加又顯密梵音節奏入禪重就照公入三密壇止善
法院弘化四衆性智敏爽義解任運矣
釋道憲號顯日讚州人隨照公於戒壇院稟具足戒
周旋鷲尾生駒礪學又就圓珠受瑜伽法建寺鄉邑
弘播三學矣
釋圓喜字淨慶鎮西人初從淨音學淨土敎深悍無

阿拜受本文歸化本邑
釋尊空號禪林伊勢人從照師受息慈戒暇緣圖十
六羅漢像置金山院
釋蓮淨字實淨南都人質直有禮放言歸善文永八
年受滿分戒戒壇院鷲尾山竹林寺隨方唱戒晩止
洛東正修淨業
釋心性字觀佛京兆人禰宗法印之堂弟讀誦瀏亮
人生隨喜師照登壇承具足戒
釋經舜字正顯攝州人學律淨因稟具圓照傳密醍
醐分流松橋住善法院交鎔撥人

釋承憲號通觀姓藤氏南京人興福寺圓憲法印之
俗弟也學識該博倡導調適年四十六受具足戒住
金山院移善法院多所弘益
釋良照字明心南都人寛和清潔從侍圓照受具足
戒承三密法入勝鬘院傳圓珠思順之密灌淹留竹
林入日阿壇廣修盡壽持律守中
釋眞乘諱爲全長州人平亞相時繼之弟也投歸釋
門常居洛東小坂念佛聲明妙入清靡侍照多歲稱
牀奉給及戢化權作歸終記
釋圓晴字道圓受產北越長成南京年十七與廣受

學密教迨弱冠禮圓照文永之初稟三聚戒照觀器度傳瑜伽秘於竹林寺行灌頂法英衆列會梵儀整肅侍照巾缾不離左右至泥丸時者凡六人職亦一數也

贊曰凝然撰實相上人之行狀附記遊師門者一百六十人儻司馬遷撰史記而立仲尼弟子傳大半舉姓名而已今此諸師實錄略備擢取尤著二十餘人準擬太史之例焉

京兆泉涌寺沙門思淳傳

釋思淳字朴艾號我靜未詳姓氏本貫少出塵區遊

歷講肆經論粗通尊於戒學受法於大燈源智律師從相之淨金剛寺洛之泉涌寺高風德馨達于宸苑奉詔入禁內講梵網經前後講三大部數遍著淨心誡觀等疏章發明□致建武延元間天下亂解印避難居京外戒行毅然謙光感物與諸禪師道論法交東福乾峰曇公贈字說曰朴者元也本也而非藥朴之謂矣艾者長也老也而非蕭艾之謂矣前泉涌老大宗師自號朴艾實有根由妙悟性元深達戒本而爲天下律宗太善知識者也因以偈訶云大素纔分長善芽識成實相發人華老來拈得逢萬箭甘蔗□

苗誕釋迦觀應初住鎌倉覺園寺曇公又送偈曰天寒歲晚幾多程雪苦霜辛不贈行佛國如今誰是主覺園復古世爲盟法泉涌出湖心闊律正圓成殿角橫南嶠東關無間隔遠分鄰照太燈明淳主寺務十有餘年貞治二年八月十六日終於所住壽八十有六應安二年應淳忌辰鹿山義堂信禪師供茶果齋拈香偈曰漠漠鴈雲蔽覺天毘尼大法一綫懸識知戒體明如月五濁波中觸處圓其所稱如斯矣

贊曰淳公之風彩羅於當時然只聞其略矣偶看乾峰義堂之偈中稱德始知定價也猶於以文會友者其交不朽可貴哉

和州西大寺沙門高湛傳

釋高湛號明印總州藤氏之子中奉大夫家隆之裔也父母禱於郡之杉下觀音像有娠而生年十一從金澤湛叡法師出家學賢首教捷記千言禮極樂寺本光律師受具足戒貞和丁亥就信照和尚重受大乘戒照興正之高弟西大七世長老名重一時依究大小律疏深慈恩敎性相無遺受灌頂法於西大寺覺心野澤兩派掬枹不濮康應之初住速成就院一衆請曰吾國講法華者以台教爲指南未爲作家師

講玄賛以救其弊湛遂據座横麈麈尾三乘索車挙
別八識縁境廣狹轉識成智束智成身與夫造業受
報等説從妙玄通後圓融上皇嘗詔台徒講談法華
令諸老異決擇經義湛亦預之入仙宮至結角羅文
屢加徵詰講主難解一會避鋒明德癸酉相州極樂
寺虛席衆議舉湛上皇惜其遠去名講起信論理義
懺旨餞賜寵隆在極樂寺諄諄誘衆應永庚辰與福
寺衆議曰南京律學不得湛師軌範亦幾乎息矣聞
之樞府樞府降帖與戒壇院甲申復起董西大席相
國義滿源公入寺問道及相國薨嗣子義持源公在

懇請湛講般若心經十五年秋九月示微疾二十五
日夜半地藏像前點燭燒香合掌高誦現在未來天
人衆等偈歸座謂諸徒曰生死元無老病何有寂滅
本居升沈誰主語畢泊然而逝壽八十有六臘六十
有二禰足高海律師解行兼備東福歐陽秀公與湛
善友以海之需記行狀南禪仲方伊公贊眞爲
贊曰初宗南山靈芝之律中學慈恩賢首之敎能竭
要領晚年友禪林者宿愛敎外之旨觀臨行之語似
老禪師如湛公可爲三學該串之鑑矣與彼偏局者
不可同界盤爲

京兆永園寺沙門如導傳

釋如導字見蓮別號無人姓藤氏伯州刺史之子幼
齡俊偉早慕佛乘毎朝跣足詣北野神滿千日期天
童出廄盛松葉筐蓋與導告曰持去栽培六十餘州
矣十八投智恩院出家自謂此界穢土此身穢器無
一可樂不如去此適彼樂國到大井川抱石投水里
民救之擔送父宅去寓關西之安樂寺勤修三載遊
越後州受沙彌戒於安養寺學淨敎居七稔歸京歎
曰大集會上佛言後後末世無戒者滿州我當從事
未又報佛恩抵泉涌寺拜兀兀知元和尚受滿分戒

又往洛西法光明院從良智律師駐錫八年綜究律
儀兼傳圓頓大戒智公嘆見此精進遂入肥田院明
玄之壇灌頂受學小野一派尤至奧賾遂遊洛北金
臺寺修念佛三昧脇不沾席者數稔建武初往信州
善光寺一夏説法夏畢還洛居永園寺四方檀越備
禮交請上林苑觀音寺朝日山莊嚴院等所歷住常
參夢窓國師于天龍問禪有省國師印曰敎外無禪
禪外無敎如汝所見我復何言因茲包笠有叩門者
開勢之迎攝院弘戒授法在京師本願寺爲母説法
四十八日道俗奔忙凡住院修葺一十餘所創建起

廢二十五所置尼寺數十所延文二年五月二十日此方化竆佗界緣至於北野觀音寺取大滅度世齡七十有四法臘四十有八應永間觀音寺住持蓮忍律師艸導之懿行履歷請東福在先讓禪師撰行實傳世矣

贊曰止於敬止於禪自有因緣存焉觀導公之發心實猛烈之人參夢窻國師傳禪法時已邁不惑而爲丁方師尚且信乎求菩提也如此嵩崇慢貢者此作不復夢見之矣

和州招提寺沙門照遠傳

釋照遠爲人秀發嗜學元亨二年於招提寺依通受法稟具足戒嘉曆間升覺也覺慧之講堂聽梵網經濬研律疏莫不游刃常傷大悲興正之後律學寢微潛有迴瀾之志遂著述三大律部鈔六十五卷曰資行曰鈔意曰顯緣乘筆於曆應二年八月脫藁於貞和五年八月其間祁寒凍手酷暑蒸身未嘗少懈又著梵網古迹述迹鈔五卷共爲學者所寵康安年間開講席於招提寺不委其所終

贊曰古之述作者非使管城公代於我不能寓慕古傷今之志也遠公鈔冊堆然發明南山之道弘景道岸瞠若於其後乎耶

和州極樂院沙門道種傳

釋道種字光圓叅貕戒律囊括幽奧護鵝繫艸儀刑光啟應安初主南都極樂院播揚律風興起朝野諾樂律學之行推功於種焉種之後重然道喜元清祚戒元順順圓續住本院克世其家云

和州白毫寺沙門清算傳

釋清算字彥證受戒波羅密於總願盛公學識廣莫聲名洋溢接先師武開法於南京白毫寺嘉曆二年修南圓堂方作莊飾大衆赤金有一團銅陶冶不融

算修法後冶工碎之有銅蓮華華內盛舍利千餘顆光明發其事聞於朝延文間董西大弘訓四霜又受洛西大覺寺主之招爲衆振塵柄貞治元年中冬十四日順世春秋七十有五生平著述扶樹宗猷有三宗綱義三寶綱義持犯綱義梵網古迹綱義菩薩戒綱義三聚綱義四藥綱義戒體章綱義等若干卷

贊曰設利羅者法身之所表祕在一切處若能三學清均則應時隨處而顯現焉算公銅中得之此戒德之感也

京兆安樂光院沙門誠蓮傳

釋誠蓮左僕射冬嗣藤公四世孫俗名俊經稟性純粹仕列朝班而志在林下遂與俊有落髮出俗三衣六物澄護戒根納具雲遊問叅諸宗延文年中安樂光院火廢不復廣義門院令蓮修營莊場改觀賜主院命衆勸講法晩年謝事專修淨業永和元年五月二十五日唱寶號而卒院初在洛中寬永年中沙門澄玄移於東山

京兆雲龍院沙門聖皋傳

釋聖皋字竹巖出京兆官族藤氏正中元年生俊慧志在物表十七歲剃髮二十三進具承法拙叟珍公

精通持犯兼學密教住泉涌寺四衆悅豫文和上皇召受戒法皋嘗擇地建龍華雲龍二律院爲開山祖後圓融帝厚加聖眷延宮受戒幸寺問法康應元年奉敕石丹艸筆寫法華經修懺摩法藏之寶塔所謂如法經者也降敕黃曰如法經者功德甚深不可思議故命聖皋上人每年依法修行朕歿後當於譚宸行之以資朕冥福乃施播州伊川莊以充其費至今本院每歲四月啓建道場帝後召皋圓頂相後小松帝以兩皇所崇特加恩敬詔爲戒師宸翰賜皋應永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無疾而化俗齡七十九僧臘五十六有自贊曰本性覺月元來圓成虎皮羊質誰展克誠著南山敕觀名目二十卷遺於後學矣

贊曰泉涌初祖後歷百餘歲其道不能無衰隆矣皋公傑出是時承恩三帝施法四民東山家法復粲然于世矣

京兆善能寺沙門鍐海傳

釋鍐海不詳氏族山城州人其母合巹無子禱於稻荷神者一百日風雨無闕夢神告與智慧之男產海稍壯八歲投善能寺拜月海靜律師斷髮放縱廢惰母泣告曰汝之虛軀行無可奈何唯恐世人因神告耳

海俊警流汗確乎自改苦辛練行達於天朝後奈良帝詔受戒法特敕開法於泉涌寺移善能寺天文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示寂

和州傳香寺沙門泉奘傳

釋泉奘字象耳號寛順出駿州今川氏祝髮于華藏山受具於招提寺高範戒疏密教潛心涉年有旨住泉涌寺正親町帝召受菩薩大戒自是屢入內宮講演經論和州刺史筒井順慶歿傳香寺延奘主之晩董招提講南山疏鈔古高親巖食不過中常唱彌勒聖號期生內院天正十六年五月十八日取滅於泉

涌寺。春秋七十一。受業上首照珍律師。

京兆來迎院沙門明韶傳

釋明韶字舜甫。不詳族邑。戒行俱卲。德音秩秩。主泉涌寺稍久。退住來迎院。朝廷龍光名受戒法。信長平公毎來問法。韶行密勤四十年間日別修法未嘗廢怠。慶長十三年正月朔受大衆賀畢溘然而化。

和州招提寺沙門照珍傳

釋照珍字寶圓。別號玉英。生於河州津田氏。禮壽德院照瑜承滿分戒。受業泉英究通顯密。止南北律院開講筵。東照神君嘗問宗要。文祿二年朝廷降敕主

泉涌寺。四方學賓雲委川鶩。慶長十年住南都招提寺。京兆法金剛院相繼歷管壽德善法金剛傳香山林。風靡詔爲戒師。雖德望著奉身至薄。毎入朝廷麻衲紙服。寬永五年臘月六日俄告衆曰。吾其去矣。安坐繩牀令門人唱彌勒聖號。隨念乃化。壽七十四。藏靈骨於法金剛院後山。

贊曰。麁衣不間色者諸佛之遺制。而沙門之通儀也。輓世謬之以禪律或眞言律。婉黃麴紫華尚而不揆之本。達哉珍公。上金殿而只麻衲褙衣。稱古之章服矣。

洛西槇尾山沙門明忍傳

釋明忍字俊正。姓中原氏。京兆人。少內記康雄次子。眼目瓌偉若琪樹。髫年投高尾山晉海僧正學內外典。十一紹業任少內記。諳韻書善楷字。毎侍內禁聯句詩筵。不問奇字運敏快速。時稱神童。未及弱冠聲乎縉紳。升少外記兼右少史。嘗聽海之訓志在出世。常登高雄託懷於泉石。闃冥搜忘返。慶長元年以二十一拜海剃染。稟瑜伽法晨昏勤修。常自發憤而謂。戒乃三學之首。吾廁緇倫豈忍見廢乎。徑往南都細繹遺教。因與慧雲抵西大寺。熟通開遮持犯之說。寺僧友尊亦欲興律。三人同心回高山寺。俱祈好

相依通受法自誓受戒。事勵止作隨行。又講行事鈔幾周歲。海公嘉志擴於槇尾山平等心王院故址。延忍居爲院。乃弘法之徒智泉所建也。佛殿僧寮脩葺。樂善結界之法一二則舊制。學律之侶慕風競臻。海又割田僧粮不匱。南京高珍粹篇聚之學。忍特拾之遞相講演誘訓來學。尚嘆未得別受師承。將入支那到平戶津。達對馬島告事乞憑。禁嚴不許。寓宮谷移夷崎。持鉢自活嘗百苦。而素志益堅。俄疾弗愈。自知不起遺書故山。手執短杖嚴坐席。唱佛號願生安養。紫雲靉靆寶華繽紛。援筆書曰。我此病苦須臾之事。清

於雲中與諸聖衆相俱快樂八功德水七寶蓮池是我歸處也加趺而寂實慶長十五年六月七日也壽三十五道俗修荼毘法擔靈骨歸槙尾一衆建塔於本山焉

洛西槙尾山沙門寥海傳

釋寥海字慧雲泉州人本日蓮徒也經解嶄然尤精止觀徒中稱曰觀門慧雲嘗視僧夏畦於名途意潑憤之輒嘉遯於丹波山中采蕨編蒲清淨活命一日巡覽和州古墳相逢明忍傾蓋夙契偕入西大習戒毘尼慶長七年與忍公登高山寺自誓自具七年甲辰在南京律寺于安養寵德戒藏講行事鈔忍赴西府求法南詢寥海綏衆住槙峰山四來依附傳戒受學南山風教大復興焉十六年辛亥示疾於高雄山歸終唱佛怡然而化不詳壽臘矣

本朝高僧傳卷第六十二

音訓

爪止兩切　匃居大切　艾牛蓋切　串樞絹切　吽五苟切
卒即律切　冶以者切　皐居勞切　窊烏爪切　叁居忍切
俛斐古切　瓌姑回切　綏蘇回切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六十二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六十三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淨律五之七

紀州高野山沙門良永傳

釋良永字賢俊姓宗氏對州刺史之子登高野山剃染為僧居中性院習學密乘志在毘尼偶歸對州明忍律師寓居其邑謁見言志忍曰城州槇尾山是吾興律之場子當到彼遂所願也永承指誨兼籍槇峰近事慧雲遍學戒品慶長十五年從雲公稟沙彌戒翌歲三月自誓進具後歸野山屛絕息緣山口修理

其敬永請曰我欲植福師擇其地永相山中有幽溪地符東大寺重源之所棲就以捕艸經營已成安衆講律山曰靈嶽寺號圓通（俗稱新別處）黑白詣誐日受戒法自任利濟常謂徒曰方土雖淨非吾所願但生娑婆五濁惡世作大導師令一切羣生俱登聖域若有不幸墮入三塗者我願代彼受苦矣故值飢者與以食遇病者施以藥一日癩人來白永曰以夙業故受此惡疾不知修何來世得免永曰汝歸三寶必脫宿殃我本等慈豈擇淨穢耶親引登座授三歸戒又有盜奪衣物永遇諸途盜捨而逃永呼曰速持去吾

齎悉以與之嘗修法時感神童現身授以祕法又一夜夢神僧謂曰必生安養永曰與一切衆生同生乎曰否永曰然則吾不欲也曰以其心故可得生耳又有牧童稱路相逢推入泥淖永但避不苛乾邑人感嘆延家供養永見河州睿福寺佛塔毀廢為之修治權信勇進不日而成是又依戒德也正保四年遘病而逝壽六十三臘三十六門弟子等奉全身窆於聞通嗣戒法者如眞政等有若干人受歸戒者難記其數矣

贊曰永公吾不得而見之矣實菩薩乘之人與傳阿闍提者心退自愛焉

和州極樂寺沙門了性傳

釋了性字明空蓮池氏京兆人為兒俊英有出俗能投雙林寺日勤剪髮未涉再稔慧解發聲及十九歲慨然慕律往大原野謁空因律師遂往槇峰依慧雲海公受沙彌戒翌歲進具足戒從事毘尼涉領玄微三聚戒行淸持冰雪五夏已滿始往和州上宮皇院講貫密教誘掖四來藤亞相光廣建蓮華念佛會永共扶行因立言曰至于心念佛日課不懈者阿彌陀佛標其名於蓮池以為歸處有要課者則題名於蓮華

殘便與之皆自以爲得往生之左券異白爭歸錄者雜沓太上天皇詔名不應賜絹若干匹永即送之東大寺暮年縛菴於極樂寺之側恆修淨邦晝夜二萬及念佛衣襤飯晏然自處一日詣春日山班蜘坐睡似長逝者少選睡覺顧侍僧曰時至吾其行矣乃探囊出斷木之符以服向西合掌奄爾而化昔白光一道亘起山頂諸聖現其中俄瑞鹿來右繞三市似告哀情焉又明神靈尸無敢自開慶安二年初冬二十五日也世壽五十八法臘三十九示寂前三日天華降於山中人皆不辨何祥及茲始知示遷化之先兆也

門人就極樂寺樹塔焉

京兆泉涌寺沙門如周傳

釋如周字正專姓伴氏城州八幡人弱齡染病欲爲沙彌周掉頭拒之母曰汝若爲之當與珍寶周曰非吾所欲若許讀佛經則聞命母以爲此子有緣于釋門遂投泉涌寺長國院依賢弘爲童行十三剃染英發踰等至十九歲拜玉英珍納具足戒登台嶺正覺院聽講法華尋往興福寺喜多院從空慶僧正學唯識論窮智微細瑜伽因明莫不傳習寛永七年屆醍醐無量壽院隨堯圓僧正斟松橋密流參慧日丹岳忠門監傳玄旨忠公付衣以爲法信周見雲龍院廢奏朝興復內賜白金若干修營未幾佛殿僧房齋堂鐘樓皆復舊規整頓律范聲耀畿內勵志宗義諄諄教人京兆尹板倉氏高槻城主永井氏共爲外護十八年辛巳講法華聽徒逼仄無所容膝周又刻三寶名字印以與人皆受三歸五八戒者有一萬餘指太上法皇寵遇至膴十九年秋降詔就院修如法經以資先帝冥福香燈華旛之莊嚴備極尊重四來隨喜讚嘆起信又於禁中講梵網經自爾每月入宮講法華楞嚴遺教諸經二十年癸未以通受法自誓增受

菩薩戒眞空阿公爲之證明焉正保元年上皇及東福門院延周受戒公卿大夫稟戒者多四年二月初示微疾上皇遣亞相經廣恩問特敕爲泉涌寺主職疾已革自病牀起拈香祝聖向闕謝恩是月十八日面西合掌端坐而逝壽五十有四臘三十有六瘞全身於寺之後山

河州師子窟寺沙門寥通傳

釋寥通字光影稻垣氏京兆人自少歲錙銖塵務隨金剛峰講光宥於蓮華三昧院削染就列諸稟密教履行純粹奉師孝謹宥公因事謫於豆州通往省覲

屢詣官府哀訴放赦官府感歎遂許其請乃謁賢俊于圓通掲厲戒律禱於住吉祠乞神冥助夢見瑞鹿詣春日神途逢慈雲率歸嶺峰廁列僧籍寛永八年受具足戒年三十二又從全理燈公稟瑜伽法嘗登河州普見山以其地靈縮茅掛錫空閒獨處禪誦自樂四衆靡然聞名來集弗能拒之隨機誘引既而佛像僧舍檀與就緒遂爲一方律場號師子窟寺也有僧自負不輕下人一日來謁逼從容曰善來仁者何爲而至其僧不能致一詞退而謂人曰我初欲與之捔辯一聞其言氣褫意消嘆嗟而太息先是在梅尾修

求聞持法時一道光明燁燁貫徹道場壇上諸燈皆所映奪俄有金剛力士現形淨人宗慶亦親見之又全理失佛舍利迹之不獲逼期七日修聖天供期中設利羅忽然現前平日靈異深隱不語人或問之正色拒之寛永四年閏五月四日吉祥而化壽六十五臘三十一門人等隨遺命行荼毘法葬遺骨於本山所度弟子及受歸戒者不堪勝計焉

河州野中寺沙門慧猛傳

釋慧猛字慈忍河州秦邑人大臣秦川勝二十八代孫也祖武國以武略著於世考名宗伯母濱氏自娠不食葷膻猛在幼且不好兒戲見佛菩薩像合掌膜拜奉以香華齠年就家塾黠慧出隊看古詩中達一道契諸道句坐臥疑之又經行仰觀虛空廣大問曰空從何而生人從何而來無有答者自謂此理非佛道難究因有出離之志親拒不聽常遊講肆聽諸經論愈憤不遂素意潛詣佛祠親知不可止終許之年二十六從眞空阿剃髮染衣侍如周于雲龍院研精經疏久之抵槇尾心王院隷息慈籍寛永十八年春修懺悔法以求好相或夜聖鐘二聲道場忽變成空明如當午壽白烟俄現烟中現寶塔良久而滅又一

夕小竹數竿其葉金色現于道場俄清風東來吹竹葉身心清涼頓忘塵勞遂以通受法自誓受具方下壇時大地震動一衆駭嘆自爾取毘奈耶藏覆研鍊祁寒溽暑不易其度持犯開遮如見其掌嘗發弘律利生之十誓願曰若我於所發十願生退轉心又於所修萬行爲己福報必當墮阿鼻獄也正保二年稟十八契印修兩部大法屢感靈異或壇外生紅白芙蕖二朵可長三尺許或前供養閼伽水自搖動從器漏出或月輪現於室內火焰發於指端寶蓋現於空中又修不動護摩法而入字輪觀時不動明王現

身於壇上又有輪壇現壇中有火臺光明煥爛其壇
周旋數轉久而後止猛勝感喜滴指血於爐中以供
本尊嘗入火觀忽忘其身如在猛火胸裏洞然就口
說偈有至道多年向外求金剛寶刀焰中得之句三十
年丙戌槇峰衆勸住嵓松院遠近奔歸猛以檀施悉
充興建佛殿僧寮鐘樓齋堂鬱然改觀山有嵓高數
丈其形殊異一夜猛夢不動明王告之曰山上巨嵓
即我身也猛乃嵓頂立寶篋印塔名感應嵓是夏旱
期七日修請雨法至第三日檀越入山見清水嵓
罅湧出其勢甚急怪以告猛猛曰祈雨徵與既而雲

興雨澍河水大漲居士信宿承應二年修求聞持法
感瑞光現空菩薩顯身於光中凡修此法九度皆得
悉地平不語人只自筆記況諸秘篋明曆丁酉抵西
大寺從高喜觀受傳法灌頂觀乃付興正菩薩所傳
秘璽及松橋流密印授與弘法大師所畫不動明王
像以為傳法之信又質戒疏結角連環疑處自解於
是時律匠抱卷請益無有虛日距寺一狗盧舍有
禪定古寺本平崇上人所創建邨民喜捨為駐錫之
所猛即芟剔蕪穢締構廬指丘曰此所有開山
靈骨也鑿三尺餘得壺果如所言寬文九年政賢

英公謂曰河之野中寺是上宮太子所創四十六伽
藍之一也久歷年序為荊棘場願師扶顛以弘律宗
猛往晝復季夏庭宇靈芝叢生以為隆興之兆十年
庚戌諗槇峰衆以嵓松結界之事衆中議多猛謂衆
曰我與此寺未始為己一艸一木屬之四方僧者欲
佗時結界弘通正法而今素志不得居之何益徑去
不顧白示弟子遮路戹之猛慰喻曰汝等竭誠歸三
寶則如常逢我無有異也捲衣率徒居野中寺艸堂
數椽僅蔽風雨晨粥午齋或不能給猛安然處寄心
興建佛殿僧房備成有序十三年秋邀主盟請結界

洛西桂宮院行四分衆法布薩延寶三年正月寢疾
應接如常三月十五日行布薩翌日手書遺誡數條
命上足慈門光續席二十一日初更頭北面西示滅
世壽六十有二法年三十有三後三日諸徒舁全身
葬於寺之西北隅立塔曰常寂神足一十餘人三歸
五八戒者甚多猛律身嚴緻絲緜紬帛靴履茶毳終
世不用著述有三聚戒釋要六物圖略釋敎誡律儀
鈔等若干卷

泉州神鳳寺沙門圓忍傳

釋圓忍字貞政窪田氏賀州石川郡人母長谷氏無

惱而誕幼貴佛乘不好玩具能誦釋典年甫十四入
本州伏見院師快玄阿闍梨學出離法翌歳落髮習
諸密兜十八上金剛峯從寶光院長青大德稟兩部
灌頂義論有名太誦賢俊於圓通寺生信隨侍受沙
彌戒俊授以阿字觀法注念年久一旦發省從此四
體輕安解遍行進正保乙酉年三十七依通受法納
具足戒毘尼之學隨心通達四年丁亥承囑補席慶
安二年董南都上宮皇院尤謹持守且勇進修悯飛
走命必贖以放視寒乞者減己輒與爲法檀度黑白
投化凡所至莅興建底績遊囑之勝尾山秀粹適懷

鉼錫乍移戒修怠世後如嵯峨法輪寺就有以阿闍
梨傳道旅流之密軌昔隱元琦公開黃檗山結制集
衆又授戒法忍丁夏掛搭扶匡律範一時久阜忍修
法雪雲騰雨降九野周霑寬文十二年以快圓請移
神鳳寺又住岡本山法起寺俄邁遑和念彌陀佛名
諸弟子伸永訣告曰諸佛與我及衆生類三皆無性
住此無性之性而唱佛號更有何戀生怖死結外縛
印恬然而化延寶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享年六
十九坐臘三十三塔於極樂寺稟戒神足慧忍然純
空照眞讓性快圓空若干人所述書有修善要法觀

行要法集各三卷

贊曰了性已下之諸彥戒行密感追蹤古人余少時
薄有慕之雖其出後無關然矣

論曰一代經迹盈塞輪藏推其會要不過戒定慧依
其急務則以戒爲地嚴淨三業破除六塵莫不階此
道也佛答阿難之問令滅後以戒爲師猶慮未來乘
急戒緩之蕩臨泥丸之夜扶律談常遺誡來機悲心
至深矣哉佛道有戒猶如儒有禮禮失則國家不治
戒廢則定慧不生雖有二敎深淺之異其揆要斯同
爲原夫如來撥化普應物機隨方隨時垂範大備優

婆離尊者結集之後五部瓜裂各據一邊其所損益
可知依之修持並得利矣自丹曹魏以前之僧不稟
歸戒止剪髮殊俗而已魏嘉平年中天竺曇摩迦羅
至雒陽出四分戒本授羯摩受法中華戒律始也李
唐道宣遠祖迦羅顯律孤起始著戒疏業疏行事鈔
三大書立一家之言而有弘景融濟道岸智仁周律
師弘倡師說宗名遂分矣本朝欽明御統佛法東渡
歷十四代律儀尚缺天平初詔僧道光入唐學律從
道成道岸習受齋戒疏歸翌載道璿亦至然未行結
界登壇受具之軌範也繼及鑑眞來勝寶六年奉敕

肇建戒壇於東大寺皇后太子公卿百僚初受菩薩大戒又諸寺僧靈福賢璟志忠善頂道緣平懷忍基善謝行潛行忍等八十餘人捨舊重受沙彌戒者四百四十餘人寳字二年賜皇子舊邸招提寺成戒壇制全十師儀備大小戒法隨機布授詔天下各宗度者悉登招提之壇五年辛丑又敕野之藥師寺宰府觀音寺建置兩壇從此東山西海諸道各得登受本邦戒法此時方盛也既歷三百餘年戒壇陵夷無明辨開遮者中川實範憂律幢之倒自往招提得戒光於畎畝中承四分戒品稟授賴存其微如帶建久

十年俊芿入宋謁如菴宏疑結解紐據北京之泉涌寺挾台密唱木叉建保年中戒光寺曇照又南遊親挨鐵翁一之戒傳並跨京輦各弘所受嘉禎之間覺盛圓晴有嚴睿尊出于南京相共發心依瑜伽三聚通受法互作主伴自誓自戒不整四部隆綱復振建長初良觀性稟與正菩薩宣傳毘尼化遍東關凡此篇所載一百四十人皆能守浮囊戒體冰清至於末篇輓近之人余往親聞見之登壇授受有不及古先而其持律如法與或稱眞言律淨土律自呼四宗兼學之列心形懸異也並取斛犬以誡澆季無戒檢者使警知堅林之遺詔不可忽諸

本朝高僧傳卷第六十三

音訓

牋 將先切　欄 洛帶切　灸 舉有切　鑿 口奥切　擯 吉岳切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六十三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六十四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檀興六之一

和州長谷寺沙門德道傳

釋德道播磨州人父早喪事母孝母沒出家遊止和州城上郡長谷山神龜初自江州高島郡三尾山流出巨楠民截以薪罹疫癘行尸死亡多有卜者曰楠木之祟也引木湖水棄大津側其木雷鳴民亦病作名霹靂木又棄和州長谷川德道知是靈木欲作佛像而力未贍偶因廷臣奏聖武皇帝賜本州稅稻三

千束以充資用乃雇佛工刻十一面觀音像其長二丈六尺已成擇地夢神告曰此有像座不可佗求一夜雷雨洗出盤石縱橫八尺砥平天成檀龕如岡建殿庇像名長谷寺舉官寺賜封戶若干神龜四年三月二十日招畿內僧落慶供養請行基僧正為導師從茲靈感且新大士應臨之名場也

和州菅原寺沙門行基傳

釋行基姓高志氏泉州大鳥郡人其先東漢帝之裔天智帝七年生胞衣纏身以為不祥棄置樹上經宿出胞言語即收乳育童稚與野遊班荊設座讚說佛乘牧豎群童從者數百里人求牛尋覓出野各聽感泣忘歸及讚說畢基登高一呼四散牛馬應聲皆來十五出家居藥師寺學法相又從義淵僧正於龍門二十四就高官寺德光法師禀具足戒隨道昭和尚受瑜伽唯識訣常處山林獨修禪定慶雲元年開本生宅而為精舍就養母性最孝順結房生駒母沒三年禪誦服闋遊化諸國或勸觀法或誘淨業黑白相隨以千百計所過之地耕夫釋耒織婦下機奔波參禮路逢險隘架橋修路指點某地可耕墾某水可灌溉穿渠溝築堤塘或二十所或三十所洪營速

成至今民賴利王畿之內建立寺院四十九所諸州亦在焉養老五年元正帝名基宮中賜度者二人是歲寺史乙麻呂捨宅與基建菅原寺夏五月於大安寺度一百人一日過里衆人捕魚宴飲池畔年少見基強以魚膾即受啖臨池吐出皆成小鮮太衆焉在城州鹿寺獵人獲鹿二頭弛擔寺門基見之說殺罪彼不聽而曰上人法力活此死鹿請隨慈教基乃咒持二鹿忽起走入山林獵人謝罪因以名寺天平五年聖武帝崇基偉德敕許輦車賜度者二十五人基詠和歌謝恩是年元興寺智光名高聞聖叡其意

不滿自隱於河內鋤田寺一夕俄死十日而蘇語諸徒曰有冥使驅我而行路次有一金殿高廣映耀我問冥使是何殿使曰汝自負才智奈何不知此行基和尚受生處也前行見烟焰漏空惡境可畏問之使曰即汝當墮之處既而到閻王所王呵曰汝在閻浮提不自檢察妄嫉聖僧今召汝治其罪我命終也即命抱火銅柱骨肉糜爛而後放還語已詣基謝罪基時在攝州造難波橋見光微笑光伏地發露後光死諸弟修忌事請基爲導主天平十六年朝廷遣行信僧都給封戶九百以賜香廚翌歲正月敕爲大僧正

此任基爲始二十年冬十一月帝幸于菅原寺賜度者一百二十人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請基於平城中島宮太上皇皇太后皇后同時落飾受菩薩戒賜大菩薩之號二月二日於菅原寺東南院召上足光信以諸寺院囑曰爲世間眼當能住持又叮嚀誡諸弟子其日中夜右脇而寂世齡八十有二僧臘六十有七瘞於生馬山東嶽緇白慟哭聲響山谷手度弟子一百餘人菩薩戒弟子不知其算延曆之末菅原寺住持傳燈法師位玆脫與法眷福壽等編錄年譜爲或問基犯私度禁獄而身遊冥府獄吏以聞記叙之此虛言也不見于年譜及行狀記

贊曰我聞栴檀寸苗早香及成合抱發越於四山基師既在弄璋讚說感人者豈苗香之象乎至五帝歸寵四衆依賴此發越之時而關中千里塞外萬方古刹名跡多所創開遊化之廣未有盛於基師是以走卒兒童咸知諱名當時稱爲文殊之應化則聖武皇帝始賜大菩薩誠有本地風光者也

常州西蓮寺沙門最仙傳 觀喜

釋最仙戒慧兼蘊任常州講師延曆元年建西蓮寺於常州行方郡弘通教法利濟切己修寺院掃堂宇夷嶮途架絕梁走急救危每逢旱澇不待延請而求

修法屢有感應問疾餉饑存活特多俗號悲增大士又釋觀喜和州人行住坐臥唱彌勒號好修古塔廢寺自曳材運土或乞助於路人居常撾鼓唱彌勒上生兜率天四十九重摩尼殿之偈勸發男女歸寂之日異香盈室

贊曰仙喜二師破相有法之人與法義或成表裏而興福之跡同途不停博矣哉大士之事業也

下野補陀落山神宮寺沙門勝道傳

釋勝道姓若田氏下野州芳賀郡人早出塵寰精修道業括囊戒範意在興法州有補陀落山峰巒峻險

神仙窟宅振古以來無登臨者道以神護景雲元年初夏杖策始陟路險雪深雲霧晦暝不能登頂止山腹歷三七日而還天應元年孟夏再登亦不得達延曆初年季春月寫經圖佛像負到麓一七日夜誦經禮拜發大誓曰山神有知明垂靈鑑我所圖寫經典佛像將安山頂報神之德以福羣生冀披雲霧助我志願此度不果癈菩提心蹈雪攀蘿千顚萬倒僅經信宿遂登絕頂山峰回環湖水中湛懸崖異卉殆非人境結茅社於坤隅修懺經三七日復欲究湖曲三年三月造一小船下棹南湖繫岸止洲東西北湖極

覽勝處創神宮寺安置經像居之四載德光四遷桓武帝敕任上野講師造華嚴寺於都賀郡誘化州民大同二年夏州界大旱刺史伊公啓道祈雨上補陀山臨湖修法須臾神龍興雲甘雨大澍百穀豐登萬民尊敬伊公秩滿歸京道介伊公州補陀洛山之顛末請空海僧正之記海書緝素以究洛山弘仁之末以七十餘歲寂矣古記不言道之宗旨今考洛山有瀑名華嚴瀑都賀精藍號華嚴寺又山曰日光則華嚴宗與

贊曰庸人之業半途而廢丈夫不然其事必亨道公冒躡洛山之險絕再阻困退十五年間初願堅固大開靈區冠鎭于東關殊爲世之精進幢焉

攝州忍頂寺沙門三澄傳

釋三澄不詳產系學大乘經行檀波羅密貞觀二年奏言臣僧爲祝國家在攝州國島下郡建神峯寺春演說最勝王經秋則講法華妙典令四衆樂聞請爲御願眞言院賜名忍頂寺詔制許之

伯州國分寺沙門賢永傳

釋賢永不考何宗補伯耆講師任傳燈大法師位貞觀五年奏頃年來五穀不登百姓窮弊加之疫病頻

發死亡者衆嘗爲國家誓願佛力精誠所感頗知靈驗由是割留供料圖畫一萬三千佛觀世音菩薩像一切經賜穀百斛以資燈炷請安置國分寺及付國司其穀每年出舉勿斷燈明詔許之

城州興隆寺沙門延庭傳

釋延庭洛陽常住寺十禪師也博綜經論任傳燈大法師位貞觀六年奏言城州葛野郡北山建立道場號興隆寺四履六町安置千手觀音像一軀梵釋像四王像貞觀二年令木工寮修造堂舍春說最勝王經秋講妙法蓮華經安居之中轉讀大般若經誓護

國家滋期永代望請爲御願寺修戒律眞言兩宗但不經僧綱并講師之攝制可

贊曰澄永庭議出于國史說大乘經莊嚴佛土興建之跡煕於金冊矣

京兆禪林寺沙門眞紹傳

釋眞紹不詳姓氏自少侍弘法大師習諸密軌從實慧受灌頂承和嘉祥間頻加任東寺二長者爲權少僧都此職以紹爲始貞觀五年詣闕上書曰眷忝以愚騃貧道之質厚蒙承和聖主之恩不任慙愧之至思致涓塵之効行住坐臥未嘗廢忘當是之時至心

發願造毘盧遮那佛及四方佛像欲奉報聖恩護持國家而每事闕短資具未備唯採材木及雕刻爰以齊衡元年於河內觀心寺始運工手漸經三年其功既終竊應窮山之緣住持難久至于後代恐有頹毀伏願移京華之邊並爲四民之歸仰仍買故從五位下藤關雄東山宅造立一堂安置五佛夫僧買俗宅者律令之所制私立道場者格式之所禁也然今犯制者是誠欲報先帝鴻恩遂遙遠之至願也普天之下莫不王土所作之功德皆悉資國王大臣謹請預之定額名禪林寺永傳眞言祕要師資相續存於不朽帝許之紹以貞觀十五年七月七日寂於住居年七十七

河州相應寺沙門壹演傳

釋壹演姓大中臣氏俗名正棟山城州人曾祖清麻呂祖父諸魚顯登台鉉考治部卿呂備州刺史演入學清撃翰墨特秀弱居父喪殆致毀滅弘仁季事嵯峨帝爲內舍人屬乎二兄壽亡潑生厭退脫離冠纓師藥師寺戒明承和二年稟具足戒常持金剛般若經東大寺眞如別構一房招演居之授以密教昔皇太后乖和演侍持念醫藥停方屢避帝眷權宿無常

遁居河內一老嫗讓宅曰此地商賈之巷魚鹽之津非師淡悲奈此頑民願居此宇後成精藍爲濟平基址偶得古朽佛像郡民傳異已達天聽令木工寮造營堂舍賜額相應演自擔土築壇安像黑土忽變恰如塗粉演又洛陽東北鴨河西岸剏感應寺安觀音像貞觀七年冬十月藤丞相有房寢疾百方無効請演加持所惱立除帝命擢賞補權僧正任超昇寺座主表辭不許重上表言前進表章庶蒙矜察肅本還棘薄譬如臨淡谷而悲蔬飛寒天而流行壹演雖同瘦雁未免啞羊叨從四河之同名難企八流之下岸

加之素性庸菲無能無才何以辱法務綱維爲道俗所欽仰伏惟陛下以堯舜之聖德得旦奭之賢佐宣風則俊士如林贊化則高僧成市是以四海賢愚證已詮鑒百官內外皆有元覽而謬降殊恩辱此非據上違天造下慙抱情進退惶怖罔厝心顏伏乞曲照丹誠俯收玄慊則謀授之義無涉於清朝虛受之嫌奉免於愔質臣任惶迫之至謹重上表以聞賜宣慰日朕以公有洪大之恩故委之以綱維之任事詳前詔何假讓談惟公翠岬吐榮紅雲凝質體無我之奧理勤利他之深恩朕賞其神韻欽其德輝殊加褒崇

願助淳化而頻陳表章欲遂辭退唯有謙光之美恐睽博愛之途脩道溫不拒宋武之詔僧理猶奉湘東之命斯皆感景慕之至誠豈不以羈束而爲異哉公宜永持綱領能鎭衆心使禪室倶仰棟梁之材法流競式舟楫之用然則酬恩之望既偏於朕情應物之規何損於公德義在忘言宜不多及自今而後更勿重陳不歷僧階直昇綱位以演爲始也九年七月十二日乘小舟浮水奄然坐化享年六十有五（或曰七十有五）敕謚慈濟演愛深山幽谷鞍馬谷稻荷峰遊履之所世呼其地曰僧正谷僧正峰矣

贊曰演之父祖爲朝廷名臣而演初綴冕之英羽儀敎林行藏神驗亦傳偉名也宋建炎中華亭縣有性空普公坐大盆穴浮潮取滅三日之後端坐汀沙然演公先著一鞭二百六十餘年寔迎文之道未墜於地在人焉

紀州金剛峰寺沙門眞然傳

釋眞然姓佐伯氏讚州人即弘法大師之姪而幼隨侍學密法就眞雅受灌頂大師在日金剛峰寺未成臨終謂然曰我以此山付囑於汝勵志營構永爲鎭護之靈境眞言之敎場汝其懋之哉又付所持經籍

財慧果手書理趣經以爲印信然領寺務者五十六年不忝孤託營建稍備是以高野山中爲然之門院元慶七年任東寺長者翌歲領寺務寬平二年爲僧正號紹中院以充終焉三年九月十一日以米壽年化於所住世號中院僧正或以大師昇僧綱曰後僧正云

贊曰善繼述業者世與出世榮之然公守大師之囑寸步不差斡蠱山寺補葺罅漏孝子不匱者斯之謂也矣

京兆大覺寺沙門恒寂傳

釋恒寂淳和帝第二皇子初諱貞恒天長二年產端嚴閑暢克岐克嶷九歲冊立爲皇太子小野篁春澄善繩諸學士侍讀左右涉經史馳文翰工艸隸妙琴操衆伎音藝綜通精巧帝以爲非常之器然厭機務屢辭儲位承和九年以內變廢時叙三品謂左右曰我元愛隱今是時哉即隱淳和院東亭世稱亭子親王歸心眞乘永離聲色嘉祥二年二十五歲落飾染衣受沙彌戒居儲貳日有二皇孫才操不減同日爲僧寂了紀之間精修不懈面無慍色言絕戲論念誦之外濟然忘營貞觀二年稟具足戒清和帝敕隨眞

如阿闍梨稟兩部祕法莊田數十所施大覺寺此寺嵯峨上皇之故宮而淳和太后革爲蘭若寂造丈六彌陀像置諸經論寺額僧器又其所度也仁和元年九月十日夜浣沐淨服華香供佛入室禪坐明日午時禪扉猶閉弟子怪訝開戶視之向西結跏肌膚已冷始知入寂悲歎嗚咽壽算六十葬於太后之墓側爲嵯峨淳和二皇工書世稱二妙論者曰嵯峨勁筋之肉淳和豐肉軟筋肥瘦得適者亭子親王也

紀州高野山沙門所親傳

釋所親和州人七歲喪父十三入興福寺學法相有聰慧稱讀誦法華追薦二親晝夜不止因以得名年至六十自念二親報生苦樂謾不省豈人子之情哉詣長谷寺期一七日殷勤索恃怙之生處第三日夜夢人告曰往金剛峰寺必得感知指示西南指端放光見金剛峰山林殿宇瞭然在目此山眞然僧正構營之後八十餘霜廢毀又甚寺院闃爾香燭不續親披榛莽而禮大師塔至誠祈求又如長谷一日得眼根淨見兜率內宮現二莖蓮華菩薩各坐一華其一華尚未開親問其故有對者曰此二大士卿父母也即卿誦經所感其未開者待卿耳親見山中荒廢委

身修營歷年稍全金剛峰之再興者親之力也

贊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於大舜見之所親六十而慕之不已追孝之道心誠求之獨以肉眼觀遊天宮瞻父母自見來果此眞孝之感也 耆年

濃州谷汲寺沙門豐然傳

釋豐然習大乘經深信圓通之理嘗思創一精藍奉觀自在像巡遊諸方相吉祥處延曆中至濃州谷汲經始蘭若平基鑿岩有清油出自石中然乃誓曰大士於此博利將來出油益多言畢則湧如泉漏便安十一面觀音像威容赫如靈感普播延喜中朝廷賜

寺額曰華嚴爾來石油漸減足供佛燈云方今士庶
拜瞻絡繹
贊曰天地者感應之二也然之石油如劫初之地餅
田所以眞理之感物而況大悲四八之應也耶觀朝
廷之賜寺額是華嚴宗乎

城州山崎寺沙門慈信傳

釋慈信不知本宗神異甚多飛鉢乞食故世人號空
鉢上人初攝州中山有十一面觀音像聖德太子命
百濟佛工刻之像成時放光古老傳云放光照時
觀成金光延喜中信敬像曰我此日域何地爲靈區

耶願我辭力乎營辭其夜夢像告曰我平等慈悲無
刹不現然城州山崎之地緣熟矣信乃移像飛鉢求
花疑俟之龍多感癘疾其人謝過歸像立愈一日信
出採花還不見像窮尋四方去房半里在柳裏立又
告信曰非厭子而去此地來世必多吉祥故來于茲
子其歸院安居信以其言告石播告士庶見聞輸財
施力營構既成俗呼寶寺

紀州金剛峰寺沙門峰禪傳

釋峰禪初從眞然剃染受敎又就聖寶稟灌頂法住
和之太安寺攝秘密敎時金剛峰寺無空退後日就
荒無禪應衆選補座主職常抱興建之志所親亦知
慨然起誓相共同志遂復昔觀焉

京兆六波羅密寺沙門光勝傳 中偏

釋光勝醍醐帝子或曰常康親王子也發菩提心於
尾州國分寺剃髮爲沙彌自稱空也無恪音好抖擻
天下靈區足跡印遍所過道路高者削之窪者挾之
架橋梁修寺宇無水之地則鑿義井荒原曠野逢無
主骸拾聚火葬天慶元年入平安城唱彌陀號巡勸
市廛肆呼市聖或彌陀聖天曆二年夏登天台山隨
座主延昌受戒爲大僧五年辛亥京畿大疫必以相

仍勝側然自刻十一面大悲像其高一丈像成疫止
郎成洛東募化四衆立寺安像號西光寺勝在播州
峰合寺閱一切經有難通處夢中金人指敎阿州海
中有湯島山觀音顯蹟之地願見眞身勝燒臂香一
七日夜大士放光勝居雲林院時入城有老翁倚城
垣貌不禁寒齒牙相戰迎勝語曰我松尾明神也頃
誦般若法味未上白牛繞經之車以故貪癡之風逼
膚師善法華乞垂哀愍勝乃脫衣獻之且曰我著此
衣讀法華四十年妙法香薰悉染此衣也神頂受便
被溫然隱去勝嘗夜歸遇途綠林客而頻澆涕泣賊困已

稱沙門何爲吝惜耶勝曰公等適受人身當修善因卻作惡業未來罪果遂不可逭我爲子泣耳賊知空也相引互逃明日有新戒六七輩拜謁垂淚曰疇昔偶聞上人誨語感歎徹骨通夜不寐自悔先非一等出家實上人之恩也有老鍛工懷金而過逢勝曰日暮路遠遇賊如何勝曰只專心唱佛號工信受往值賊惡路念佛不止賊以爲空也竟捨而去應和三年仲秋請名德六百員於西方寺慶讚金字大般若經是日文殊大士現比丘身列座受供親寫經時以水晶為軸頭須用一千二百枚患不易得因詣長谷還

時天勝部寺偶逢一僧問曰此行爲何勝語經軸事僧曰弊此寺有僧發如公願貯畜水晶不幸下世臨行誓曰我來世必圓其功此物莫令散失乃納石函瘞於地中今聞公言豈非夙願乎便率勝穿地得水晶而失僧去所奧羽二州東夷之邊地佛法難至勝負經像行役唱道隨化者多暮年歸洛居西光寺和州別駕伴典職之妻師勝爲尼常修念佛一日勝命補綴破衲尼謂婢曰我師遷化已近汝急走獻持衣而到勝已寂矣婢還告事尼不敢驚勝臨終著淨衣執香爐謂門人曰無量聖衆俱來迎我言訖而逝[illegible]爐不傾香氣滿室音樂響空世齡七十戒臘二十五天祿三年九月十一日也弟子中信精於台教能繼師業書寫法華夜修念佛每至季春開法華會招南北碩德講問妙義輦下緇白雲集樂聞信以檀䞋修飾院宇改號六波羅密寺

贊曰天慶之前已有念佛而未有人廓唱導之人勝公一倡市人烏合且以杜多利濟爲先度眞大道心也嘗當遠忌見掛畫肖像衲黑衣繫杖癯身腳皈分明爲混迹之形嗚呼七百年後高德遺化尚使人興感焉

和州石光寺沙門蓮入傳

釋蓮入初居伯耆大山寺寬弘之間詣和州長谷寺誓約七日禱於大士夢示將來報生第七夜夢一比丘出自殿裏曰自此西南九里許有勝地止彼修練必生兜率入喜甚詣無人之境即從夢事居一樹下其夜見西方有光夜夜如是一朝往探其所枯葉舊苔埋積過膝乃折松枝爪掃得一石啟面雕彌勒三尊像刻妙天工生難遭想建精舍安號今來寺今俗稱石光寺入以其年終於所住有生天之祥云

本朝高僧傳卷第六十四

音訓

豎忍與切　耒力遂切　墾口很切　溉吉器切　鄽呈延切

飾施職切　聧枯回切　莽母黨切　嵴山積切　汛埽上思晉切下蘇老切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鍥
本朝高僧傳卷六十四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六十五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檀興六八之二

京兆祇陀林寺沙門仁康傳

釋仁康左僕射源融第二子早登台嶠蹈慈慧門祓僕射六條河頭新築別業臺觀極麗園池盡奇日使百人壯夫汲難波海潮池以鹵揚鹽竈烟象奥州松島之景致寶都內之名園也僕射薨後其子源湛獻之宇多帝權僕射之遠靈不敢遊幸爲建精舍敕康主管康命佛工康尚作丈六釋迦像妙相端嚴神好

明著招集名德一七日中修五講會於是戴冠挾笏肅如臨筵相賑以米千斛吏部侍郎江匡衡製願文參議大夫藤佐理淸書華山寺嚴久横川明豪東塔靜仲一乘院靜照淸水寺淸範說經論義巡探玄賾北岳園泉源信覺運七大寺僧眞興淸海各爲上首整聽衆列時人悉夢逢此會者離三塗苦或夢靈山釋迦來臨道場以故都人駿奔結緣至第三日靜仲登座拜尊像曰南無大恩教主釋迦大師登時一會僧俗皆謂釋尊再出于世聲涙齊發拜首稽顙法會盛事踰越終古康慮河溢移寺於四條府庵院此亦僕射所治之地而祇陀林之額源信僧都所命也應保天牟終於寺爾來歷亂寺宇敗壞延慶年中沙門淨阿受敕住持改額金蓮

贊曰仁康之事看江談編年集成二書道蹟可欽興哉相公園觀之奢卻爲後千堂構之眞漏乃是佛菩門中有因緣而存焉

和州元興寺沙門賢護傳

釋賢護從江州比良山靜安稟唯識旨住元興寺貞觀十年入都上表曰故律師靜安承和年中唱佛名懺始行禁裏遂詔諸國如法勤修本作此念書寫佛

經安置諸國願心未盡佛像殞背遺敎存耳追思增悲苟爲弟子當遂師志由是發心致誠董造尊像供願分置禁中及畿外每値御願懺悔之日展張眞容禮拜懺修制許

江州梵釋寺沙門神慧傳

釋神慧台學之外有羯磨之工寛平二年四月八日當於禁殿修灌佛會先會慧雕造白檀四天王像詔闕表上詔曰朕童稚之時常遊梵釋寺爰神慧辨供迎行爲賽其勞任大威儀師

江州睿山沙門朗善傳

釋朗善久在台嶺究顯密法任傳燈大法師位傳教大師嘗建精廬在叡山南善主香華多所營構寛平二年十二月奏乞列定額寺永護國家朝廷從請爲南無矣

京兆行願寺沙門行圓傳

釋行圓鎭西人常持千手大悲陀羅尼寛弘二年遊化帝城頭戴寶冠身披革服都下呼爲革上人嘗欲得好材而刻大士像夢高僧告曰明日送異材翼朝下僧至語曰賀茂神祠側有大槻樹苺苔纏封不知歷幾千百歲其外似朽内甚堅實毋至公齋日槻畔

有誦千手神咒音近見無物遠聞有聲名爲靈木古老傳言昔城北出雲路有少女浣衣鴨河時有一箭沿流而來女采見之鴨羽加箬乃持還家插簷牙從此有娠而生男兒父母問其夫曰無兒已三歲父母相議曰世豈無父而有子乎思當在此里須試其夫也大具酒膳徧宴鄉人因謂兒曰以杯置汝父前數爵之後令兒拜客兒乃取杯超出衆賓而置簷牙箭下箭屬鴨羽即姓此兒爲賀茂氏（鴨和訓賀茂也）於是兒忽化成雷上天母亦同時昇公賀茂中祠昔爲田地數畝秧苗俄變成槻樹母降樹下爲神今賀茂中宮是也兒又降爲神是謂賀茂上宮其槻樹歲久偃仆不尼斧斤子求良材無如此槻圓諷神官告事乞求刻大悲像其崇八尺建行願寺安之以圓衣革俗呼行願寺爲革堂厥後仁弘法師以餘材又作八尺菩薩像奉置良峰寺

和州東大寺沙門慶信傳

釋慶信給事中藤公成之子平安城人自少從有慶於和之東南院研泳三論承保二年敕管東大是時堂塔多以頹敗信奉官符役役修造二十年間不辱其任朝廷賞勞頻補僧綱如法眼位南京諸寺信始

敍之嘉保元年臘月季依病解印居東南院明年正月九日寂年五十五

紀州高野山沙門明算傳

釋明算佐藤氏紀州神崎人年甫十一登高野山翌歲剃髮納戒器度過人敵者宿門學無常師依小野成尊僧都之席下諸流密軌得開懷投延久四年冬受傳法灌頂歸居中院閉門修練金剛峰寺營構以降歷百餘年頹弊難支寛治四年春衆議舉算檢校山中統管重職十有七年竭力殫思百廢俱理密儀敷暢南山之廢算實興之嘉承元年十一月十日化

於住院世齡八十有六法臘七十有四

贊曰修多羅曰新建伽藍不如修廢寺算公出於野山艸創一百年後續懸絲命支大廈傾折中野澤之傳始立密義成中院流斯之可謂兼備二諦也夫

江州睿山沙門覺尊傳

釋覺尊居睿山初業稱念後修止觀布衣遮寒蔬食并日抖擻送生卿庶歸依毎修佛事從心所欲鴨河堤壞尊自捺防洛民輸力畚鍤成雲雖著緋紆青人猶自搬擔沙石又於天王寺供養舍利隨喜布施者傾城邑或人問曰多年苦修有感應不尊曰答修法

華三昧現六牙白象而不見菩薩身矣臨終端坐合爪而卒

城州三鈷寺沙門源算傳

釋源算因州人其母孕時身心甚苦及生不乳棄於路傍牛馬不蹈禽鳥不傷三日尚全鄰人哺育年及總角上睿山剃染受戒壯歲比有故還俗丁母喪哀毀過禮又返睿山登壇重受長久三年秋入西山枕石漱流精修自適一夜雷隕樹林悉倒鳥獸多死算獨存焉常欲創一道場嵓石磊砢無由下鍬一夕夢異僧告曰子莫憂我當以健夫助子矣夜有野猪數千穿鑿除土忽成平地乃終締構毎歲九月朔修法華八講會算持舍利三顆俄失其一寬治五年法華會得於席上安多寶塔初失時左肩生一疣是日其疣自愈乃知舍利潛於疣中算居良峰不躡紅塵七十餘年華夷士庶慕化成寶王刹過耄厭煩別構蓬廬安彌陀像號往生院子夜定牀靜午時齋缽清池蛙不鳴庭鳥相馴承德三年暮春結定印端坐而逝香氣樂音滿室響天經日容貌不變其徒斂全身於山中上樹窣堵春秋一百十七或曰嘉承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逝保齡一百有八余按或說相合矣

紀州高野山沙門良禪傳

釋良禪姓坂上氏紀州神崎人母妊時夢月輪入懷至六七歲語月輪現以十一歲投高野山師事任尊十四剃戒遇北室行明受隨求佛頂等多羅尼長稟兩部大法從明算重受兩界灌頂究五部密印琳賢行慧眞譽爲首入壇傳法者盈一千指承德二年補高野檢校天治初鳥羽上皇幸於高野賜香衣敘法眼禪欣淨刹又勤興建締結一院常念密修造眞言堂安諸尊像請僧正寬助爲唱導師又建慈氏堂多寶塔修法華法請大僧正定海爲供養導師相次鐘

樓經藏連檐迊甍保延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著淨衣鋪新席拜不動尊南禮影堂西望安養泰然而化壽九十二臘七十九門人葬遺骸建塔婆其地曰谷上

紀州高野山沙門琳賢傳

釋琳賢俗姓平氏紀州那賀郡人止東大寺學華嚴宗於順海登高野山受眞言教於慶俊從良禪稟兩部灌頂顯密兼學事行兩全時人呼曰小聖建立堂塔繕寫經典興法利生不恥先達久安六年八月中旬俄受小惱預命構室安彌陀像掛五色旛手結密印口唱寶號安然氣絶年七十七建久元年後鳥羽

上皇幸於野山聞賢定化枉駕廟室賢去世後將六十年四壁零落全身儼然上皇禮拜定軀裴回嘆美或曰賢祈雨善女龍王常現壇上又工於書圖東大寺誌

和州元興寺沙門道寂傳

釋道寂未出家時營求財産不修佛事一旦幡然有物外志私思惟我塵障厚重當祈佛塔成菩提心詣長谷寺七日精禱夢老僧告曰菩提心無體相卽如是心名曰菩提也出家脫累浮遊名山居元興寺坐禪念佛每至夕曛西向入觀後又移眉間寺時寺主

誓作一搩半觀音千軀傑功未竟寂勠力成就焉又鑄洪鐘各施于東大長谷金峰三寺久安三年十二月罹小疾唱彌陀號奄然而卒年八十餘

城州高雄山沙門文覺傳

釋文覺遠藤氏親衞校尉持遠之子也初名盛遠鷙悍勇俠早備宮掖衞兵曹年十八誤斬婦首出家修歷性耐苦行人所難及後回上都見高雄山朽頹榛塞以謂弘法大師與八幡大神在于此地唱和密乘建立梵刹以祈國祚嵯峨帝賜額神願淳和帝改神護寺近世王室艱難非此寺圯廢之所致耶我雖方

外亦王臣也且斯地之廢一諦之廢也其可袖手乎乃作化疏普勸諸檀一時入保元上皇離宮將奏幹事適宮宴起羣臣歌舞不遑以聞覺近階下捧疏呼號其聲慶囈暴絃歌錯紊擒覺拽出裂疏破衣覺揚七首告侍衞士上皇大怒付廷尉獄治承三年竄於豆州達于大島三旬餘間拒絶飮食自若無恙時源賴朝先謫在州就而謁曰父兄受官誅身錮遠島願欲從師剃髮覺曰公不久而必秉兵權宜自裔矣治承之末東關兵起覺憑近臣密奏後白河法皇蒙回院宣相勸徇兵以文治始遂任元帥由是源帥遇覺殊

厚道福賑盛復神護修東寺嘗在那智山發大誓七
日立瀑下時當臘天雪飄飛流髮膚凍枯琤如金鐵
經二三四日寒徹骨髓氣息俱絕而身不傾動忽一童
子摩頂至踵其手甚煖漸蘇問曰公何人曰不動明
王使我護師也言已上昇既而覺自謂明王加我我
豈慮命勤加精進增盈三七其後瀑水如湯又無寒
苦云
系曰或問文覺只是苦修之人其得通如斯者何也
通曰夫通有二一生得修得也修得者不依賢愚而依
精力之純也覺之强苦雖聖賢而有所難成是所以

得明王擁衞加護也然以瓔珞之神名天心通名慧
性不可擬焉

和州東大寺沙門重源傳

釋重源字俊乘典廐丞紀季重子長谷雄十二世之
孫俗名重定俄慕釋門出家得度在醍醐寺習學密
教後隨源空受專修法遊行畿內勸被淨業仁安二
年浮溟入宋適逢明菴西公於四明相伴登天台山
拜茶餅峰阿羅漢又還明州見鄮嶺舍利發瑞光翌
秋歸朝治承四年平相國兵燒東大寺災及佛殿朝
廷命源主領幹事源造一車自坐其中左奉詔書右
執簿疏巡行州縣勸化四民檀施岳積良工雲集至
其鉅楹碩梁長二百尺大數抱圍難爲搬載源乃巧
畫妙計運轉如神般爾之徒皆乞指授歷十餘載大
殿落成碧瓦畫棟復舊壯基建久六年春三月鳩千
僧伸供養後鳥羽帝備百司幸寺大將軍賴朝源公
率諸將監護源以是歲六月六日終於東大寺某院
壽七十餘寺衆作源肖像安小堂陳杖笠並筵其有功
也源巡化諸州周防長門二州飢荒源捨私財救活
存撫一州之民感其德惠以米千斛歲寄東大源又
七所構精舍置僧糧勸不斷念佛所謂東大之念佛

堂高野之新別所等也
贊曰俊乘房奉天子之敕復興遮那大殿其功實可
以稱爲古師夜贊爲有禹德之廣矣夫治一鄉一郡
庸吏亦能成績和萬邦萬民者聖哲獨任也余未知
源之大人也若擬神禹之德者猶如白圭之治水也
愈於禹之謂與

京兆大報恩寺沙門義空傳

釋義空號求法羽州太守藤秀衡之遠孫也父忠明
母某氏禱藥師佛夢吞日輪而生幼稚願歸釋氏志
學出鄉拜月輪大德於相之鎌倉執童子役十九薙

髮納戒但不知何宗可歸乃禱於鶴岡八幡宮乞神
指教至第七夜夢一僧示以大法東漸既覺而恍然
不知其所謂或人告曰大法東漸法華玄義之語子
在歸台教與即登睿山謁澄憲法師學教觀旨敲諸
師室得祕密教遍俱舍論居山一紀學業已成空發
大願欲創一精藍弘台密俱舍三宗以報四報建保
之初相攸四方詣石清水北野廟天王寺以祈冥助
猶聞中納言光隆家臣岸高者施以洛北千本之地
初結茅菴人挹德義承久三年假構小堂奉釋迦像
十大弟子貞應二年欲建大堂梗柟松杉棟梁悉備

只大光柱未得良材空疲勞心昔攝州尼崎有淨金
者富材家富一夜夢金色白眉僧告曰我現在洛北
創建精藍汝所藏巨材有可為心柱者為我沽諸淨
金許諾僧乃貼大報恩寺印詰朝視材印文粲然金
上京師尋到千本見小堂中迦葉尊者像與所夢僧
毫無差焉淨金悲慶交并所印之材皆奉施焉嘉禎
元年特降綸旨弘敷大小乘空又刻多聞天王像禱
至一百日忽得佛舍利五粒慶讚供養者一千日其
舍利神變不可思議或放異光或騰虛空回旋盤上
中住水心四衆頂禮生不退信空弘教嚴肅善能誨

法有所問辨決擇無滯護法神童現形侍衛云仁治
二年四月晦日無疾安吉而化年垂七十貞治二年
承大將軍義詮源公府命仲春就寺修涅槃會因為
常典至今不絕焉

贊曰諸佛菩薩為救衆生發大誓願出現於世空之
現舍利役神童此其願力之所成也

筑前崇福寺沙門湛慧傳

釋湛慧字隨乘本州人也性鯁直言多異迹類徹聖
精顯密教參遊宋地受無準法請益圓爾多承啟迪
約爾師曰構一伽藍以俟師來既及歸棹創橫嶽山

及爾師歸即延主之自居偏室太宰府有觀世音寺
土俗舊例歲首行驅儺於此寺掠取路人頭蒙鬼面
身被彩服名為儺鬼引過寺庭闔府男女雜沓入寺
以杖木瓦石擲之是以寺之四畔是日絕行慧適有
事經過此處儺人訴曰今日驅儺恐遭追逐乞自間
道慧曰我既佛徒何遭此厄果捉慧行儺事慧上洛
都訴之相府時藤丞相良實秉鈞軸奉佛甚勤舊聞
慧名延之問顯密及淨業忻慨無已啟之父太相國
道家公相國見曰比聞有教外禪願聽其要慧曰就
廨說法吾佛嚴制當須設座相國鋪座設拜使演宗

旨的實詳明相國問曰上人師誰得此智辯慧曰我
師圓爾入宋親得徑山無準禪師心印方今在太宰
府說法智見豈止十倍於我而已耶於是大相國遣
使招爾爾之道令王臣者慧之力也慧又鎮西多建
禪刹

筑前觀世音寺沙門濟寤傳

釋濟寤鎮西人寬元年中入宋逢一時名匠傳習經
律周踐靈區歸來住觀世音寺此寺白鳳十年州創
一千二百餘歲爾三罹回祿治曆二年太宰府大貳
藤氏某與諸官士戮力復興又歷一百八十餘年佛

殿戒壇風磨雨洗寤見敝落慨然宣力建長二年自
抱化疏奔走四方取資於人殿閣門廡奐然改觀且
書施者姓名納聖觀音像中州民稱其功矣

和州川原寺沙門敎辨傳

釋敎辨號如蓮和州布施寺住侶也文永末入戒壇
院謁近聖守受具足戒行業純清兼善聲明盤桓東
大西大兩刹律範研精住川原寺興隆二諦新造食
堂營治僧房敎育清衆講敷顯密嘉元年中八十餘
齡化於所住

豐前羅漢寺沙門昭覺傳 建順

釋昭覺字圓龕不言姓許隨壽福寂菴昭公參究禪
觀徧遊名區曆應初躋豐前大嵓屋山陽半邊有大
石窟縱橫若干丈可容千人傍掛瀑川高十餘丈石
屏東列石橋前横覺自圖十六羅漢像奉于窟內名
耆闍窟結菴嵓下構以幻住又距嵓窟一拘盧舍建
智剛寺移錫安居延文四年春雲樹三光國師之徒
建順字逆流到菴見覺初如舊識延遊洞窟偶然似
有所追憶者眷眷不忍卸包入窟晏坐一年後修幻
住改扁安心乍住枯淡村民供給一日語覺曰此窟
靈境實是羅漢棲眞之處鐫石肖像安於窟中者永

世之福田也乎覺擊節曰吾以力不足蹉跎歲月子
運神力而成吾素願焉相俱合志四方幹緣遐邇響
應大小盤陀不馱而來不轍而集順心匠工覺亦加
手不鳴錘鑿鋟鏤堅頑欲裝彩飾至心掘地丹青黃
白隨意涌出願輪旋功周歲而成凡石像長各可三
尺坐者立者曲盡精巧殊儀異貌凜然有神而中央
龕石益安釋迦如來左右文殊普賢當面十大弟子
乃至二十八應眞半千尊者侍衞給侍七百餘軀儼然
擁從恰如衆星圍滿月又有鑑水者窟乳鑿開方池
岩泉噴沸雖遭雨暘不涸不溢挹其下流盥漱無乏

五年十月望日慶讃掲千餘員僧請聖福月堂和尚爲開導師是日九州奔赴瞻覩者如岳悉施僧餘周寒乏者賛朝順作偈曰出生入死往來朝遊東土暮歸天台又告覺曰能事已了吾乃行矣諸人啼泣留之不聽杖笠下山買船浮溟達於台州徑入天台山云永和二年長州赤間關人五男二婦來拜石窟探囊奉舍利十六顆衆疑蠙珠不以告覺夢人告曰此佛舍利育王塔中舊物也覺大駭異詢衆知實躬往赤間物色尋之不得其人以爲神授感泣頂戴欲造宝塔以安奉之不果而寂實至德元年九月十

一日也覺有弟子祖訣省卓次住安心應安之初訣州石像靈窟之來由价請於東福高菴丘公撰羅漢寺記卓又入京狀舍利事聞之台府大丞相義滿源公書耆闍窟額豐州大守大友桂嵓爲作寶塔增以家堂夫人藤氏喜捨水晶寶壺貯內塔中相國絕海津公製舍利塔銘

贊曰聲聞有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之四類其根利者回心向大隮菩薩乘鈍者入無想天身心都滅依此小藏有學無學之說以途言則其數有五千有五百有十六若廣論之河沙聖衆皆是大阿羅漢而盡三界九地之攀緣爲人夫福田廣野深山嵓窟石室以神通遊戲紹隆佛法靈山之耆闍台嶺之石橋亦應眞之所窟宅也本朝覺順二師自開大嵓屋化山之石以爲鐫聖者所棲天竺眞丹未聞斯作抑亦日域無比靈場也余未登此峰馳神運思見高菴之記妙相睟顏如浮於眼前須知佛法有不思議之妙境矣夫如二師雖經本色爐鞴元依聲聞性故得登于興福之列焉

京兆轉法輪藏寺沙門文珪傳

釋文珪字廷用侍大林得法忍初城北有寺名寶福

胥菴全了堂安梅林竹春嵓玲交代住持後闕主席風雨侵凌摧壞弗支貞治三年請珪承之寺無正殿獨存藏室八楹彫龍升降之勢甚靈因祀八龍爲伽藍神應安三年有神託於一比丘曰我神泉苑善女龍王也寺之伽藍神來告輪藏將傾覩之誠然亟易修之否則我當變此地陷爲淵苟遵我言則國祚佛法共悠長矣言訖其僧仆地詢之初無所知知事聞朝後光嚴帝宣侍臣曰朕憶幼時乳母禱八龍之祠事正相符卽遣黃門侍郎藤氏賜轉法輪藏禪寺之額時雙白鷺飛翔前導至寺而止復給地若干畝以

廣寺基趾出不資日督工役搢紳士庶樂然勇爲規矩制造視舊有加崇室上覆機輪下承經匭像設嚴飾焜燿趾復奉命購大藏經安置匭中後奉使節入明明帝寵禮甚渥翰林學士宋景濂爲寺之記勒諸堅珉矣

京兆本覺寺沙門玉翁傳

釋玉翁上杉氏越後州人幼觀無常捨其弓業披忍辱衣入州之禪刹問曹洞宗要年過弱冠太習經教遊東關之談林受般舟三昧法以文明末沂洛唱導會歷應仁兵燹洛寺焦土矣翁慨厄運力圖興営寓

瓦礫場談念佛門四民向化財施自來秉心塞淵始願大宇所謂洛東眞如堂六波羅密寺城西嵯峨釋迦堂江州石山觀音堂坐成鼎復觀輪奐美爲此盛名翔于一時有日蓮徒紛然起謗文龜辛酉右京兆細川政元召之府第與翁對論問難往復法戰嘈雜翁振機辯皆悉折之日蓮之徒緘口負墮翁後洛之五條開本覺寺後柏原帝賜御筆阿彌陀經并團譽號大永元年正月淶病翁常信地藏菩薩十日夜感降臨十七日夜彌陀觀音勢至來現室中翌日詰旦向西端坐念佛而寂春秋六十一夏臘若干滅後三日神色不聳洛中僧俗奔來瞻禮有弟子二人勢運良印守慶共住一寺慶就建仁雪嶺瑾公請肖容贊余據其贊辭而傳焉

論曰萬行雖廣不過六度之詳布施居首焉佛日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益布施之心即慈悲故檀興不慳則五波羅密不成四無量心四攝法亦爾施有二種一曰法財二曰世財法財者上科所列法本淨慧淨禪等也世財者飲食四資象馬七珍及此科所陳諸師之業作是即諸佛菩薩救人之本懷而無上菩提之階梯也檀興之義夫不可含諸是以如來之

在世滅後施門甚溥須達開祇洹萍沙施竹園優塡刻栴檀波斯鑄金像賢天起塔帝釋造堂五天竺內舉將勝者伽藍一十三萬經藏二十一萬七寶佛像一百四十萬漸于支那寺像經函四百州遍詳載僧史本朝興福之盛不減於天竺眞丹聖武以前南都有七大寺七宗僧園桓武帝遷京山城有延曆園城東寺醍醐六勝之寺五山十刹八宗伽藍經像宏造巨麗碁布五畿七道此夙承迦文之付囑有力之施福也又有僧寓之中專八福田始終於行基玉翁得三十三人立檀興篇檀波羅密之不可以闕住持之

人坐視漫然費常住物不思古人修補之勤而其可乎哉

本朝高僧傳卷第六十五

音訓

鹵 郎古切　磊砢 上魯偉切 下魯果切　鄮 莫侯切　莘 同孖　栴 那含切

嶷 倪制切　儺 奴倚切　錭 丁聊切　塌 託甲切　匭 古委切 匣也

江府住玉泉軒成丸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六十五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六十六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淨忍七

和州室生山沙門賢憬傳

釋賢憬姓荒田氏尾州人妙年出塵性耐苦礪剃度然指辛勤不退稟唯識於興福寺宣教學涉內外尤守戒法天平勝寶七年鑒眞和尚行羯磨法於東大寺憬爲受者是本朝登壇受戒之始也天平寶字二年秋憬寫大藏經五千四十八卷而置于招提寺薦聖武帝大祥忌也憬承七帝之崇惠歷任大僧都開

室生山爲第一世延曆十二年春正月桓武皇帝議遷都使大納言藤小黑麻呂左大辨紀古佐美等相攸於山背國葛野郡憬有公才善天文地理奉敕共行討畫鴻基今平安城是也此歲十一月八日無病而化壽八十九矣

贊曰勝寶以前之諸師多依瑜伽論行通受作法爲憬公於興福維摩堂與思託律師商論別受遂服其義即捨舊戒登壇進具時年六十九邁於眞師自十歲甘從善重法也至於如斯豈翅孳孳于戒法哉定慧二學均備故奉萬乘敕而定九重天是亦當世之一高僧也已

和州東大寺沙門仁耀傳

釋仁耀姓石寸氏和州葛木上郡人幼歲入東大寺剃染得度能守戒檢又無他學形貌卑矮路人罵笑耀不以介意塵芥其世空華厭身夏夜不設帷幬裸形安坐從蚊虻唼膚忍可苦惱遊心眞乘延曆十五年二月某日卒歲七十五

信州戶隱山沙門長明傳

釋長明不詳何許人居信州戶隱山年二十五誓絕言語專誦法華又不復臥者三載一日謂邑人曰我

是一切衆生喜見菩薩也來此所燒身已三回今命盡再現率便積薪入內自放火卒康平年中也

江州三井沙門證空傳

釋證空自少隨三井智興阿闍梨稟顯密法天元初興嬰時疫醫藥不效當太史安部晴明究陰陽之術秉生死之柄諸弟子乞救術於安氏安氏便考卜曰阿闍梨病不起然我有祕符以他人代之其方可試有代之人耶弟子數輩互遞相見蹇縮不應空謂爲法捨身大士之常也況代師捨命何有所患乎勇出報安氏但我有老母若不告而死恐懷愁恨乃往陳

其事毎日我衰老命在旦暮以吾子爲菩提之因令
其先我而行耶然守義代師得其死然我長實之我
亦不死而往必葬遺孃於地下速回遂其志哉空揮
涙而歸院既而安氏修法與師病立愈空因受病身
心逼惱空常持不動明王自病牀起向尊像合掌曰
歸命頂禮大聖明王臨終正心往生善處皆似夢非
覺明王告曰汝已代師捨命我豈不換汝邪空感喜
禮拜熟見尊像似有病態而雖有涙滴空病尋痊都
下傳爲奇事空後開常住院爲第一世得天年而化
其畫像涙痕至後不滅世號泣不動尊門屬祕救令

尚在院焉
贊曰世間在纏之士尚蹈義善死況出世之人乎生
之功夫不切于茲乎空公之志操可賞焉賢哉其母
之決辭與王孫賈之母可併案也

豫州久米郡沙門圓觀傳

釋圓觀豫州久米郡人常唱彌陀寶號寤寐動脣吻
構小菴閉戶謝人持戒念佛康平五年中秋夜自燒
菴而死皆衛其晉源諸純在京夢龍舟一雙自西方
來聖衆數千或在舟中或在雲上奏音樂飄舞袖諸
純問傍人是何行裝也傍人曰是豫州久米郡烏擔
上人圓觀極樂來迎之儀裝也吾亦彼州圓實房義
勢者也諸純夢覺憶記不忘後過三年下豫州尋圓
觀事年月日時皆符合義勢見在彼所諸純知夢不
虛矣

京兆釋迦院沙門文豪傳

釋文豪居京城四條坊門釋迦院性淳直常願求果
治曆二年五月五日於東山鳥部野積柴燒身傾都
競集瞻禮歎嗟

武州慈光寺沙門延救傳

釋延救武州慈光寺住僧也隨同州賴算阿闍梨受

眞言教算修研密典頗有靈驗鄉人呼曰總房救道
義內薰德行外顯嘗修千日護摩時時絕食至其散
日本師賴算持飯菜與之救辭曰我自今不食願以
此苦修回施六趣渴乏之衆同友勸諫不聽謂弟子
勝命曰我今絕言斷食非我呼不來告閉戶禪坐過
旬呼命曰我今將逝汝速往日總老師之所言此事
命走告總相距一里程總來開戶見之手結定印跏
趺而化樂音聞耳香氣薰衣壽七十治曆某年正月
十四日也

江州廬山沙門信敬傳

釋信敬公嶠楞嚴院之徒也不事義學願菩提法當日我當斬剝皮骨供養佛菩薩矣先截手指以備不動明王次斬左腳骨刻釋迦像無幾脛骨漸愈行步如故次剝手皮模作彌陀三尊像次以指骨雕刻觀自在大勢至二像天承二年六月染時疫病苦劇甚弟子等相集哀訴臨終正心念彌陀安然而卒

江州睿山沙門蓮照傳

釋蓮照備前人久居睿山不嗜他學常持法華性極仁慈寒冬脫衣與凍人儉歲讓食於餓者好服弊衣體餧蚤虱又入汙池食膚肉於蛭一時入山喫身

蚊虻舉體大脹甚受苦惱友人見而曰此脹處遺蚊子艾灸忽愈照曰若用艾灸多殺蚊虻今我至於死忍爲之乎受苦誦法華夢聖僧讚曰善哉沙門憐愍有情慈悲室深忍辱衣厚以手摩挲痛處夢覺痛止忽脹肉破蚊虻無數飛空而去其瘡自合而亦無痕厥後歷年得瑞祥而卒云

江州睿山沙門行範傳

釋行範公縉學侶也久與山徒講習經法俄觀無常深嫌有爲詣天王寺七日斷食一心念佛借舟出海將逝示水定隣里貴賤方舟浮海奏音樂供養範乃衣裏包砂合掌沈沒衆皆哀嘆後同行僧夢逢範曰吾雖願極樂生都率內院以手指彼天作圖相示而去

紀州那智山沙門應照傳 春朝

釋應照居紀州那智山誦法華每至藥王品隨喜追慕遂絕穀鹽只膳松葉久蓄燒身之具至期著新紙法服手執香爐趺坐薪上向西方勸請諸佛發願曰我以心獻妙法蓮華經以頂獻上方一切諸佛以腳獻下方一切諸佛以背獻東方一切諸佛以胸獻西方一切諸佛以左右臂獻南北二方一切諸佛以五藏獻五智如來以六腑與六道衆生回此善根向無

上道速得菩提言訖自把炬燒薪結定印誦妙經烟焰上騰經音不亂火氣薰郁勝沈檀薪盡火滅餘光曜照山谷明朗無數異禽和鳴飛翔聲如寶鈴見聞悉嗟嘆焉又釋春朝任持佛事音韻和雅巧誦法華聽者忘倦加又慈仁嘗見囹圄悲嘆曰此惡輩已依惡作來此今受嚴刑思想皆惡只益惡報以何方便令種佛種乃發大誓吾當七返入獄令諸囹當聞法華便往貴家盜銀器家人捕之付獄吏適皇子知朝者下令於廷尉曰春朝者善人也不加刑朝已下獄誦法華罪人聞之合掌淚下廷尉夢白象群獄所諸

天無數下來大理卿又夢普賢乘白象手捧鉢飯立獄門人問所由菩薩曰供春朝大理驚告廷尉出朝廷尉又說夢相顧嗟異如是出入五六度廷尉議曰朝之罪狀非一二僞奇免刑恣心作盜且准輕刑二足止後犯獄吏追朝往北野欲行刑朝舉聲誦法華其音哀婉官吏感泣而捨去其夜廷尉夢天童告曰朝上人爲救囚徒七回入獄是亦菩薩大悲方便也朝後敢死北野髑髏每夜誦法華有一僧取髑髏收山中

江州睿山沙門玄常傳

釋玄常姓平氏山城州人習學睿嶽慧解出儕常持法華厭囂衆嘈雜移播州雪彦山精修勤辛以褚爲衣不設臥具不儲齋粮喫一粟一柚以過一冬天生貴法見人必拜見鳥獸屈膝是故得通能知他心言人吉凶禍福歷歷皆中山居稍久得微恙臨終遍辭道侶曰從今當相見淨刹乃歸山誦經而化

贊曰圓觀已下諸師者皆乘願輪之人也就中表朝七返入獄者悲增大士之行也玄常不擇人畜而拜屈者常不輕菩薩之跡不效顰而成焉

豆州修禪寺沙門永助傳

釋永助甲州人初上京城學顯密敎住持豆州修禪寺至行純信暮年已限一春專修念佛及期卒普辭檀越積薪燒死其烟遙騰成紫雲隣邑人皆見感敬嘆焉

城州正法寺沙門叡効傳

釋叡効平安城人入園城寺勤衆僧業常歸大悲菩薩嘗聞城州巖間山觀音有靈感掘求往彼晝絕他語讀法華經三千部夜禮大悲像三千拜六時勤修法華密供過三歲已忽思回此淨業爲安養資便上道場西南大桂樹投身當有神人展袖扶接無恙平地効又上樹投身神又扶接焉如是三度効思時不至歸於三井朝廷聞之授僧官其寺名正法素役小角之所創其尊像泰澄和尚之所刻也

贊曰昔唐法門寺志通上天台山華頂拜智者道場因覽西方淨靈瑞願生淨刹登大巖石投身墮大樹中若有人接之通又再上巖投之落于巖下蒙茸艸上不能終死矣効公亦心誠求之則得至乎天龍負翼不損一肢矣此皆大心士之事也今長安輕薄之士不知其所據而私願於淸水觀音殿投自臺榭而死者往往聞之愚夫之惑也偏至于玆矣

江州睿山沙門皇圓傳

釋皇圓大相國藤道兼四世之裔參河權守重兼之長男也抛簪紱上睿峰師杉生皇覺阿闍梨剃染稟綜顯密優游名響苴三塔住功德院爲衆開講吉水源空在山時受業其門圓嘗思忖雖入佛門生氣蔽塞未出生死況在二佛中間無由依怙如是因循輪回三界隔生即忘失菩提種子我聞諸趣之中蛇趣長命也不如捨此身入蛇道待慈尊出世受其接化也於是使弟子普相入定之攸即至遠州笠原莊之郡守得櫻池禪坐數日及命終期掬池水盛掌中安坐

而寂翌歳天久不雨一日風浪激盪池水塵芥悉斂拂郡守勘其日時正當圓之寂日爾來靜夜鈴磬音隱隱聞於池中於今忌日鄉民備盛饌祭於池上云圓有史才欽明帝至堀河帝五百五十年間朝廷政蹟釋氏之事皆悉撰述繫年月日成扶桑畧記三十卷也

論曰有似是而非者有似非而是者此事之所難甄別也圓公內優外博撰國記若干袠東略扶桑可謂僧中遷固也豎乎其終期變蛇身而待彌勒出世者余不敢取焉如何者蛇性嗔多眠深執情重者必墮此惡趣故如蚌蛤之類長睡不知佛世爲適受難得人身當務期成佛也而卻入惡趣何其齟齬耶吾未聞之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迦葉尊者入雞足山淸辨論師住阿素洛宮共持正定身待慈氏尊而未有以醜報者也且夫圓公所學之台觀者極妙窮玄之理法界衆生本具之所立也若能觀徹則龍華之會且暮奉覲而已何永待當來哉余今作論以爲圓公醒厥耶仰定是與非與

論曰愛生惡死者人情之常也受身體髮膚於父母不敢毀傷者儒家之教也然佛世尊法華楞嚴梵網

金剛諸大乘經說燒燃手指剝碎皮骨獻供佛而求菩提者何謂也試論之曰衆生迷倒輪回五道者依悋愛於身命財色也悋愛纏生焉則取次作業收八識藏隨因受異熟果三法展轉遂不能出陰界也佛憐之令割愛剃染歸眞理者職只乘是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死而不亡者壽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三教聖人輕生重道其致一也但吾尊中上之道爲特勝焉何爲勝也曰堅固法身者先天地生爲萬物祖在三災劫而不滅若夫幻化空身四大假合燒即爲塵悋嗇於

兹愚之甚也爭得無上菩提堅固法身乎是故先佛救鴿餧虎七處受刃千臂燃燈累劫忍苦遂成正覺說一代教爲萬世師以至神光斷臂安心傳續禪燈豈啻佛祖而已哉諸家宗流皆當如斯儒者之不毀髮膚全身而歸之界繫之說於理爲然故捨之於人天敎也佛法捨假歸眞觀此幻軀如琰芥焉然梁唐宋三傳名此科或曰忘身或曰遺身虎關和尚釋書曰古傳遺身之目無含蓄矣故革名爲忍行夫沙門者本捨身之行也然不辨理義而死者傚答走卒依事忘身豈足稱奇哉乘願隨法忍可決定而死者志

士仁人之所爲也釋書科名爲有深意矧亦符於十度之名耶故今遵之題曰淨忍焉

本朝高僧傳卷第六十六

音訓

裸 魯果切　剮 蝸截切　蚤 子藁切　螨蛭 上儒稅切 下職日切　唼 色洽切　刖 魚厥切 斷足也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鍥
本朝高僧傳卷六十六　兹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六十七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遠遊八

和州石川寺沙門慧便傳　慧聰

釋慧便高麗國人慕吾風俗渡海而來是時佛法艸昧不敬僧寶鏟光埋名混於民間敏達十三年秋九月百濟使鹿深持彌勒石像而來蘇我馬子造精舍於石川宅側奉求石像安置殿裏時無奉香火者使梁人司馬達等尋求沙門於四方偶得便于播州某所而還蘇氏迎居精舍乃崇爲師冬十月蘇氏令司

馬娘善信及禪藏慧善就便得度一日便請僧尼設大會齋司馬達等在座忽於饌上感現舍利即獻蘇氏其舍利神異無方蘇馬子益厚其淨信矣又釋慧聰百濟人崇峻三年春三月借國貢來精於律學蘇馬子受戒法

贊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聖賢之行也凡愚之非所能也便本欲教化此國未得其時隱於艸莽與農夫野人若將終身焉幸逢蘇氏之請往最初精藍素志云愜舍利發祥初夫用舍不與於己行藏又從于時論之圓二諦兼三學之人也矣

和州法興寺沙門慧慈傳　僧隆　雲聰

釋慧慈高麗人推古三年夏五月貢來皇太子豐聰師之與百濟慧聰弘通佛教爲三寶之棟梁四年冬十月法興寺成敕慈及聰同居二十三年慈歸本邦

又釋僧隆釋雲聰高麗人推古十年冬十月同來

和州元興寺沙門慧彌傳　曇徵　道欣

釋慧彌百濟人與州人赴吳國其船被風吹推古十七年夏四月至肥後葦北津太宰府以聞詔送本州時慧彌道欣二十沙門慕國化上表請留敕居元興寺又釋曇徵推古十八年春三月高麗國貢來涉外學

善五經又有伎藝造碾磑工彩畫是時本朝未善繪事就徵受指教又釋道欣唐國人博記經論尤善梵唄矣

和州元興寺沙門慧濟傳　慧先

釋慧濟不詳何許性穎敏好遊學嘗與同志慧先等十餘人同船入唐偏蹈名區尋知識晨昏研究經義推古三十一年從新羅大使智洗爾來歸其同學之僧或留唐或下世唯濟與先二人而已日本僧遊唐者以濟先爲始也

和州元興寺沙門僧旻傳

釋僧旻不詳何許人稟氣伶俐好學不倦推古之季入唐留學舒明四年秋八月與沙門靈雲從唐使高表仁而歸九年春二月大星從東流其聲如雷無知之者旻曰此星曰天狗東方恐有亂乎蝦夷果叛孝德帝卽位以旻有才名勅爲大學博士大化五年春二月長州穴戶國司艸壁連醜經獻白雉宣問羣臣奏對非一又問沙門旻奏曰是休徵也臣僧伏聞王者德流四表則白雉見又王者祭祀不相踰宴食衣服有節則白雉至昔周成王時越裳氏獻白雉曰國之黃耇等曰無暴風淫雨江海不波溢者三年於茲

矣意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耶故重三譯而至又晉武帝咸寧元年白雉見松滋是等瑞應載簡冊自非陛下仁聖何及於此乞放于禁苑亦赦天下羣臣稱其博物因改元白雉四年夏五月旻疾帝幸房慰問六月某日示寂帝遣官使弔賻太后太子共弔喪古記闕其所住

贊曰便公淹留盛唐富内外書觀其辯妖星白雉之事可謂博物也繇是孝德帝召任大學博士猶如南梁武帝以慧超爲壽光殿學士非但乖佛制卻又汚法千歲之下僧史議之不亦宜乎

和州元興寺沙門智鳳傳 淨達

釋智鳳新羅國人不詳其姓氏神彩高遠早志于道某年航海來朝留學年久大寶三年奉遠遊之勅與沙門智鸞智雄入唐謁濮陽智周大師稟法相而歸是相宗入唐得法之第三番也住元興寺大弘唯識名振當代慶雲三年十月十六日右僕射藤淡海公膺大織冠之遠忌修維摩會請南京英宿論說經旨鳳爲講師詞義淸壯請益之賓常盈講席龍門寺僧正義淵從鳳受法相或繫鳳於慈恩下者非也又釋淨達入新羅國尋師求法慶雲四年五月來和銅二

年十月右僕射不比等就植槻道場修維摩會延達爲上首焉

和州興福寺沙門行善傳

釋行善姓堅部氏不記何許人志尚傳燈不憚險苦久留高麗習學求法養老二年得船歸來君臣崇信五年夏詔曰沙門行善負笈萬里習事遊學既經七代博積修練天下所過之寺院皆迎供養善在高麗行隣里俄逢大水橋壞無舟獨立渡頭密念觀音須臾一老翁棹艇來載善登岸善將敘謝翁與艇俱隱乃知是大士應現因發誓刻大士像晝夜敬禮故彼

國稱善爲河邊菩薩歸朝時抱像而來安興福寺四衆瞻禮一日其像忽失所在善亦無何示寂云

和州興福寺沙門玄昉傳

釋玄昉俗姓阿刀氏性器淵偉研精教場從龍門寺義淵僧正學唯識論開達幽關俊才之名早播華夷靈龜二年奉敕入唐玄宗開元四年也昉届長安謁濮陽智周法師稟法相深致留唐二十年習學殆遍帝聞其才德敕準三品賜紫袈裟二十三年伴大使多治比廣成歸本朝天平七年乙亥也昉以傳來經論疏章五千餘卷及佛像等獻尚書省八年帝賜封

一百戶田一百畝及扶翼侍子八人翌年八月敕服紫袈裟擢爲僧正居內道場榮寵日盛戒行稍弛時人惡之十七年帝造築紫觀世音寺令昉司幹事十八年六月寺成昉爲落慶供養導師乘輿入殿俄空中有物攫昉而騰緇素驚怪後日昉頭落於興福寺唐院昉之傳來經籍敕藏興福寺初十二年太宰府少貳藤廣嗣上表指時政之得失陳天下之灾異以除僧正玄昉士督下道吉備爲言帝不聽廣嗣以宰府畔官兵討之廣嗣軍敗自刎而死其靈飛升蹴殺官軍今歲昉之死藤氏之靈爲之也今之松浦明神者廣嗣之靈也

贊曰世言昉通花鳥使於藤室故罹藤靈而身首分所矣余曰此事不見於國史記只是委巷傳說耳昉者入唐傳法之僧法相宗之第四祖如何有此事耶以其宿居禁宮混於華靡時人託言而謗之五佛說杜多法者恐有過失也且又瓜田李下所以君子之避嫌疑昉胡居不思之耶

江州梵釋寺沙門永忠傳

釋永忠姓秋篠氏平安城人早出塵寰往南京學經律又慕支那佛法寶龜初入唐時代宗帝大曆年也

帝聞其德業敕居西明寺院內巡歷諸祖從心備問留在長安垂二十年延曆末隨國使歸朝桓武帝延曆丙寅建梵釋寺於江州乏住持人於是敕忠主之忠博經論解音律善攝威儀梵行無缺帝眷益厚敕任僧綱忠上表辭曰去弘仁元年九月十七日詔書以永忠爲少僧都寵命自天載懷感惕忠枉費程糧實慚非才歷任登用事同濫吹況乎如今行年七十筋骨劣弱窮途將迫殘魂餘喘能得幾時即辭僧綱之綱紀又闕統理之師表伏願知足罷歸靜坐念佛以報國恩不任下情謹詣闕進表以聞帝賜敕答

忽省來表所陳具之公情叶艸繫義高木叉護鴈之愛弘滚驅龍之威益猛靜禪波而渉開覺華以芳實味道之鹽梅乃拯溺之舟楫朕種善根於往古遇上人於來今感緣之思無忘寤寐所以寄此綱號和彼緇徒此則具瞻之懷豈徒虚授之謂耶宜强飡食匠醫藥專精神以補天年永報綱紀無煩固辭忠無已受命七年某日將入滅製遺表上唐所得律呂旃宮圖二卷日月圖二卷律管二枚塤一枚乃奄然而逝壽七十五著五佛頂法訣一卷

唐國補陀落寺沙門慧蕚傳

釋慧蕚不詳其姓其許菓性堅固渉遠不倦承和初奉橘太后之命齎幣入唐達登萊界自鴈門上五臺經過略徧乃屆杭州鹽官靈池寺謁齊安國師通橘后之旨請上首義空禪師而歸始唱禪法齊衡初又入支那再登五臺於嶺頭得觀音聖像以大中十二年奉像駕船將歸本國過寧波府故昌縣海濱船著石上盪而不行舟子恐載物重釁出諸物船尚如故及聖像出即能浮矣此地往時高麗日本新羅諸國旅人泊此取道以候風信蓋觀音大士欲現靈於此而惠勝福於衆人也蕚不忍離聖像遂廬奉侍漸成寶所號補陀落迦山寺爲南海禪刹名藍從此木路往來者香火默禱分東西風隨各人願此又大士妙用也是以緇白拜禮不記幾千百人唱聖號聲應海潮音而靈應萬變不可思議也迄今南海人民相傳以蕚爲開山始祖焉

賛曰菩提之道在發信心而已佛設聖階十信居首良有以哉蕚公再遊唐土之日傳開元寺僧契元撰日本首傳禪宗記雕石以送本邦重上五臺感得施無畏者惠利衆生永植勝福其身亦終於海岸孤絶處是皆信心之所成觀音即慧蕚慧蕚即觀音圓融

妙應豈擇彼此耶法華楞嚴諸經說菩薩之現身可以證焉

和州超昇寺沙門眞如傳

釋眞如平城帝第三子也大同四年嵯峨帝受禪即祚尊平城帝爲太上皇立高岳皇子爲皇太子即眞如也弘仁元年秋屬內變事乃廢剃髮居東大寺志操高敏學渉儒釋習三論於道詮宗睿學法相於修圓稟密教於空海因得阿闍梨位開超昇寺住持教授嘗言密乘奧秘此方未盡當入大唐質所疑若無與者必遊竺土矣貞觀三年表奏其事明年入唐即

咸通三年矣從青龍寺法全阿闍梨受兩部灌頂尋徧訪諸名德時留學圓載喜如之來奏懿宗帝特命法味和尚授經論而如不爲懈意遂杖錫西邁翩翩孤影飄泊絕域元慶五年在唐留學沙門中瓘寄書來曰眞如皇子過流沙傳聞到羅越國逆旅遷化或曰欲行天竺過獅子國路逢羣虎而逝

贊曰遊禹門浪魚不羨淺瀨小水一同化龍欲蘇天下眞如皇子生處帳潤廢東宮位慕西土風沙漠萬里將究祕印不幸隕墜於中路肇濟二師遙聞震旦眞如獨出扶桑名亦實之賓哉

和州東大寺沙門奝然傳

釋奝然姓藤氏平安城人也其先世爲著姓然自少入東大寺尊勤梵學習三論於東南院觀理眞密法於石山寺元杲常謂登五臺山拜文殊之現身渡中天竺禮釋迦之遺跡以老母在不果其行天元五年夏語遠遊母從其意然圖彌勒文殊像請南北淸衆於常住寺法華仁王五日十講供養演說是預修老母七七之忌也於是東大寺贈書龍寺比叡山寄信天台山永觀元年秋率從六人蹈溟達宋即太平興國八年也直抵帝都獻銅器十餘品本朝職員令年代記唐越王孝經新義各一卷其書皆金縷紅羅縹水晶爲軸太宗召便殿問本朝皇系曆祚佛法傳來然善艸隸乃書以答文義有序太宗歎息謂宰相曰王姓傳繼臣下世官此蓋古之道也中國自李唐之亂寓縣分裂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冑鮮能嗣續朕雖德慙往聖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以爲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崇然賜紫衣并法濟大師號館於太平興國寺存撫甚厚然乞詣五臺乃下敕命所過續食巡禮勝地歷觀名師再回帝都求印本

大藏經亦詔有司給之然又往汴都西華門外啓聖禪院拜優塡王第二栴檀摸像乃命佛工張榮摸刻雍熙三年隨台州寧海縣商人鄭仁德船著筑之太宰府本朝永延元年春也緇白欣待候伯慕迎翼歲二月然奉請釋迦佛摸像十六羅漢畫像摺本藏經五千卷等從山崎津費來蓮臺寺有旨日命雅樂寮供送音樂幾內貴賤擁路其儀實一盛事也是歲然爲謝太宗之恩惠使弟子喜因祚乾齎金銀彩畫硯筥扇箴鐵刀金屏等浮海至宋備表獻之具見宋史爰不錄焉其摸像然後收于嵯峨西霞寺一條帝造

清凉院移置崇奉永延三年秋住東大寺三年解印
長和五年某月日終于所住按報恩經云佛在忉利
天過夏爲母說法優塡王思慕於佛目連爲王運大
神通將三十二人工匠往忉利天以栴檀木尅雕佛
像下界供養佛下天時三道寶階前像行迎佛佛爲
摩頂云吾滅度後與支那國有緣宋之沙門義楚云
今在汴州像此其最初也與此傳能合矣後漢明帝
永平十年天竺攝摩騰竺法蘭奉持優塡第四白氎
像來勅安置大內清凉臺一條帝移模像於清凉院
者攀漢帝之舊例乎抑亦偶爾符合乎今附記瑞像

之緣起欲看者發信心焉
贊曰天地之間至誠之一而已苟純于此則萬般云
爲無不感而通矣然之慧解我不得而知焉如其福
嚴他已隨意蓋是誠情所感也嘗聞其駕船時海路
萬里背負模像晝夜不臥此純亦不已之謂與方今
像帳一開道俗渴仰如値生佛吁此佛像有緣於日
域十倍于支那矣其德本者休然公之播福田也此
且記木佛因緣若要知眞佛風光看取虛堂和尚頌

宋國吳門寺沙門寂昭傳

釋寂昭諫議太夫大江齊光之子也俗名定基累遷

儒雅文翰可見仕官至參州刺史會失侍妾以愛緩
喪因觀九相之變悟四大無常深生厭離乃捨冠纓
師八德山寂心法師受衣盋居東山如意輪後隨睿
山源信僧都學台教從醍醐寺仁海僧正稟密乘名
于講學嘗聞宋國教法之盛長保四年持錫浮海信
公作台宗二十七問付昭寄南湖智禮法師禮公延
昭爲上賓丞相丁晉公入寺謁見欽其德義及答釋
成昭將歸國晉公留之相伴如姑蘇造吳門寺延昭
居之文會日親昭愛山水之美而止有黑金水瓶以
贈晉公并寄詩曰提攜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曉井斟

殘月寒爐釋碎澌鄞銀難免侈萊石易成虧此器堅
還實寄公應可知又有感賦曰艸菴無人扶杖立香
爐有火向西眠笙歌遙聞孤雲上聖衆來迎落日前
景德元年昭進彌陀佛像紺紙金字法華水晶數珠
於眞宗皇帝其本邦所製也帝大悅賜紫袍衣後敕
爲蘇州僧錄司特賜圓通大師號昭不歸朝終於宋
地焉
贊曰嘗聞蘇州名藍岳峙僧傑林繁昭公爲異鄉賓
統管僧務其才幹德標自非出羣眞宗授此重任乎
如其瓶詩格律高邁有盛唐之風故楊文公采載談

苑。余竊謂昭公此詩規警晉公之意隱然見於句中。讀者玩索而看焉

論曰釋書昭贊曰師源信主法智友晉公可謂善擇焉世儒議言丁謂是誤國惑主姦人也然則昭不擇友唯阿諛彼權勢而已師鍊未知謂行實乎余曰虎關和尚不稽事實容易筆記者或在焉今指瑜瑕者任其接觜焉至譏昭者其言過矣丁晉公仕眞宗仁宗二帝晩年拜相昭雖有才解而非得神通安知二十年後惑主邪晉公以仁愛之則昭亦以義友之而責其善見於瓶詩何有所阿諛乎昭素脫世榮之人

豈其爾邪且以跡評人也易臨時直己也難若使議者逢晉公參政之日乃掉尾乞憐阿諛取容矣耳以己較人何漫謗乎欽哉訓詞

宋國傳法院沙門成尋傳

釋成尋參議藤佐理之子理後出家曰眞覺傳在上。尋寛弘八年生以佛種從緣起七歳入岩藏大雲寺師事族兄文慶剃髮稟戒學內外書及稍長成受顯密法誠修專壹感驗入神嗣住岩藏常轉法華有青衣童子來屋上聽入見則隱寺之傍有大槻樹一夜無風其枝自折凌曉童子來告曰伊勢太神傳語闍梨誦經時聲通梵天我等不離本空常來隨喜夜來又率眷屬至諸神多集樹上故有枝損願勿為慮語畢不見或修不動供其像搖舌言修護摩時顯現烟中常有圖南之志延久四年齡耳順餘乘商船入宋國當熙寧五年矣登台山遊五臺感應不一西臺見五色雲東臺見圓光光中現萬菩薩南臺見金色世界尋入汴京神宗皇帝聞尋道譽召見於延和殿賜紫服絹帛敕館於太平興國傳法院皆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宣梵大師賜紫日稱自先奉敕從事飜譯同預者宋沙門朝散大夫試鴻臚小卿

宣祕大師賜紫慧賢梵才大師賜紫慧詢中印土沙門證梵義廣梵大師賜紫天吉祥及筆受綴文證義等龍象衆皆悉備在尋交其間文會論談六年夏天下大旱帝聞尋善密教就瑤津亭建壇祈雨第三日夜雷雨達旦中使慰勞重宣曰當修至七日霑洽率土承旨再禱大雨三日帝幸壇燒香翼日內賜茶果達䞋後十餘日賜號善慧大師敕加譯場監事張大保抵館拜謁曰日本密學之師有靈驗如闍梨者乎尋曰我國密乘甚盛感應如響我何足齒大保嘆曰西天日照三藏祈雨五日而得中天慧遠慧寂一日

而應未有若闍梨其速也此歲有日本便附奏求太小乘經律論五百二十七卷寄送明年又包方物獻日河帝而以宋后所贈十六羅漢及僧伽畫眞併自肖像寄大雲寺譯經證義文慧大師智普贊其肖像曰稟粹日本爲釋之賢分燈智者接蹟奝然觀國之光蒙帝之澤聿遵良工遠傳高格慈相克肖乾城妥瞻滄浪萬里秋空一蟾遐寄歸舸衆仰無厭尋蒙宋帝優遇不許歸國選開寶寺元豐四年遘病先期三日鳩衆念佛端坐而化齡七十一頂上放光三日不滅顏貌潤紅與常無異有勅葬全身於天台國清

寺建塔題曰日本善慧國師之塔尋在大雲寺著觀心論註法華經註法華實相觀註觀經鈔普賢經科善財童子知識集等若干卷

贊曰兼金淸玉者在華而貴之在東而寶之何之不用哉尋公佩顯密學入諸夏承宋帝之敬交梵僧之英法雨潤四百州聖經送三千里懿德嘉名又非金玉之可比焉

作州眞島山沙門日圓傳

釋日圓延曆寺學徒也志氣淸粹發菩提心三十觀十乘達其旨歸嫌僧官厭廣衆寄身巖谷住和州金峰山三石窟長齋斷鹽穀晝夜禪坐其後移居作州眞島山定坐誦經遐邇崇禮如佛世尊也圓嘗欲覽支那淸涼山會得商船截海入宋名山靈區隨意登踐後有歸自宋僧云圓遊歷年久終於天台山國淸寺臨亡亦吉祥也

論曰夫法者不孤以興必得衆而弘其得衆也不可坐而得在于惠三界旅家十方耳於是吾佛天上人間隨機說化河沙法藏無不幽而燭也衆亦不可生而得渡漠越海辛勤求問成其道焉弘其宗焉善財南參以降竺乾震旦諸大宗師罔不依此式焉我欽

明帝御宇自百濟國曇慧道深偕詣始來英傑繼起新羅高麗船路相屬遂入唐遊宋擇師傳法而其宗法區別僧史之科名亦分矣支那衆僧無求法於異域故梁唐宋三傳無今之科篇然涉履絕域而求大法學者之常也元亨釋書立力遊篇以配十度今亦據之乃與遠之爲異而已凡此諸師不爲遊州獵縣專求法寶皆能得成其道弘其宗法具記本傳警居澆世安逸慣翫不盡力遠求者矣

本朝高僧傳卷第六十七

音訓

麗郎奚切國名　耆渠偶切　濮博木切水名　澀譶上色入切下徒合切　氎徒協切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六十七　　㭍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寳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六十八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讀誦九

江州比良山沙門靜安傳

釋靜安。從常騰僧都承法相宗。居元興寺。後移江州。讀佛名經禮拜修懺。其聲響空。諸州往往有聞之者。遂達帝闕。中使跡聲登比良山。見安歸奏。敕任律師。敘傳燈法師位。承和五年安詣闕廷奏。季冬禁中修佛名經。鎮護國家。帝聽其奏。永為恒式。於清涼殿與願安實敏願定道昌遞為導主。七年庚申佛誕生日

宮中請安。就清涼殿行灌佛會。嘗比良山開刻法最勝兩寺。弘法相宗。修佛名經。弟子賢眞自唐歸日奏預官寺。

江州睿山沙門長圓傳

釋長圓。鎮西人。自少年居睿山。誦持法華。修不動法。入葛木山。三七日絶食。誦經修法。夢八金剛童子持鈴杵劍等。異口同音。合掌讚嘆曰。勤苦修行者猶如婆伽梵。得上三摩地。與諸菩薩俱。一時臨河。寒冰徧鎖。不能揭厲。岸有大牛。出來數回往反。乃隱。圓見之得渡。又自熊野山入大峰。詣金峰山。迷不知路。忽一童子來曰。天諸童子以為給使。勿憂也。既而得透路。長久年中卒。

城州法輪寺沙門道命傳

釋道命。藤亞相道綱之長子。登睿山。從慈慧僧正專誦法華。又無佗業。其聲微妙清亮。如奏笙簧。悦可人心。住城西法輪寺。一僧夢冠纓異人充塞寺宇。僧問何人。答曰。金峰藏王熊野住吉松尾諸神也。住吉神曰。日本國中持經者多。而命師最為第一。我等諸神雖居遠境。每夜來隨喜。松尾神曰。我在近而聽。又有寡婦病。其亡夫附曰。我生平放逸。無惡不作。當墮

地獄。只有一善。嘗從主人詣法輪寺。聞命師誦經。乘此善力。轉重為輕。報得蛇身。若得重聞。必生善處。乃舁病婦至法輪寺。聞經已。曰。善哉。諸人滿我所願。從今以往。當生天上。其婦歸家則病如洗。及命寂後。親友念言。命多載誦經。不知生淨土否。若生淨刹。願於夢中示我生處。一夜夢命在池蓮上。誦經告曰。我雖出家。三業未純。多背禁戒。主四天王寺。犯用僧祇物。依茲未得往生。然依經力。不墮惡趣。住此蓮池。過二三載。後當生兜率。公不忘我。故來告。

江州睿山沙門圓久傳　廣清

釋圓久台嶠西塔院聖久之門人也九歲登叡山晨敎學移居楞嚴院誦法華音調和雅聞者感激晩入愛太子山住南星峰修無緣三昧行六時懺法爲日誦經而卒斂屍幽谷每至黃昏有誦經音與平時不少改四十日後不聞又釋廣清叡山千手院住侶恆課法華夢有八大菩薩全身金色一菩薩語清曰一心勇猛修誦妙經我等八人當送極樂夢覺歡喜益以加行臨終端坐誦經而逝蓋棺之後每夜墓所有誦經聲至五更畢八軸弟子取其髑髏移清宗山誦經聲猶不止云

和州金峰山沙門轉乘傳　海蓮

釋轉乘和州人住金峰山寺性多瞋勤持法華七八兩卷不能通記發憤讀誦至三萬遍而遂不記乃詣藏王菩薩期九旬六時獻香花夜課三千拜乞救助夏末夢異形人以龍爲冠天衣瓔珞執金剛杵足蹈寶花告之曰昔播州赤穗郡驛屋梁上有毒蛇長丈餘一比丘宿驛舍蛇欲呑比丘比丘不知至心誦法華其音和雅蛇聞而害心忽止至第六卷天明比丘發去聞法力故轉蛇爲人卽汝身是也不聞末卷故不能記又多瞋此餘習耳自今堅志通誦必得出離乘寤感喜果得通誦嘉祥二年寂又釋海蓮越中人持法華二十五品誦通利後三品不能誦乃上立山及諸名場精修苦行祈求通誦夢一菩薩告曰汝先身爲蟋蟀在社房壁聞誦法華普門品了僧於身靠壁蟋蟀遭壓死聞法力故轉得人身不聞三品故不能全誦也蓮寤益勉勵通三品天德元年卒

城州醍醐寺沙門慧增傳　蘇眞

釋慧增居醍醐寺專持法華二十八品皆能誦徹只方便品偈中二字不能記自謂定是宿礙乃詣和州長谷寺盡誠精祈至七日夜夢龐眉僧告曰汝前身

播州賀茂郡人也曾讀法華一時降冬向爐讀誦火星迸散燒二字汝不補而死因是不能記憶今彼地經尚在而汝先世父母亦存汝當速往補經幷逢二親增卽往賀茂宿一家家主見其容聞其聲問之曰汝何人斯恍似吾子夫妻二人熟視而訝增言來緖父母悲喜出經以驗果失二字增頂戴感嘆乃書補焉前後二世父母四人互盡孝養云又釋嶺眞江州人甫九歲至金勝寺聞誦法華卽能憶持兼解文義沈靜寡語口常啞對人多笑嘲眞深恥之乃上叡山中堂期七晝夜誠祈曰我有何惡報作牛啞願六

醫王明示前因至第六夜夢有人聲告曰汝前身在江州緣智郡爲特牛郡人以法華經充供物馱此牛往某伽藍依負經緣脫畜爲人亦能誦習宿氣未盡作呵噍耳眞夢覺精進剋責持誦益勤年七十誦六萬部

賛曰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大哉圓妙之法包羅十界有觸於緣則莫不得益也轉乘海蓮以小緣出羽蟲部裏慧增異界繫於長者窮子賴眞同宿習於憍梵鉢提已下諸人得此因緣共乘寶車也

和州元興寺沙門蓮尊傳

釋蓮尊作州人居元興寺持誦法華二十七品分明記誦至勸發品不能憶誦倍加精勤至數萬遍遂不記心大愧怍對普賢像九旬精祈日忘失句偈還令通利大士豈棄我乎苦修不弛已盡一夏至自恣夜夢天童告曰大士命我說汝宿因汝先世爲雛狗就母狗于持經者牀下而乳持經法師誦妙典從序品迄嚴王品雛狗得聞至勸發品母狗起去雛狗隨行依聞法力今得人身不聽勸發故不能記只固心志必得全誦宿祝益勤遂得全品

江州睿山沙門春命傳

釋春命不人鄕里居睿峯西塔院專誦法華一夜嘗夏安坐誦經天女忽現半身告曰汝前身爲野犴在法華堂梁間聞僧讀妙典以此勝緣轉畜業爲人身人身難得宜加策勵速度苦海命聞前生事彌勤持誦至六萬部後不記算臨終端坐誦經而寂

和州法隆寺沙門明蓮傳

釋明蓮在法隆寺持法華經能通七卷至第八卷殿勤溫復不克記誦乃詣稻荷神祠祈求夙報百日無感尋如長谷寺金峰山各剋一夏讀經精祈杳無驗登熊野山精祈如前神託夢曰我於此事不能垂感

祈求於住吉明神蓮抵攝州寓住吉宮一百日神夢告曰我亦不知禱於伯耆大山神蓮齊大山安居精求夏畢神夢告曰曾作州人上此山以粮馱牛其人詣祠繫牛僧房房中比丘夜誦法華牛聞經生慈善心至第七卷天色已曙其人早發是以不聞終卷其牛卽汝前身也聞法緣故今得比丘形不記終卷不聞之故自今勤策必生兜率夢覺感歎合掌白神曰癡牛聞法尚得況於人如說修行者乎今聞宿因神貺難報生生世世誓持法華回施羣有證大菩提矣

羽州龍華寺沙門妙達傳

釋妙達羽州田川郡人住龍華寺徧誦法華天曆九年手持經卷俄爾氣絕冥官引達至閻王所王見作禮曰師非命盡而來我監師持經內外清淨實爲希奇師冠我今與師說國中衆生所作諸業師能憶持當還本土勸善懲惡廣行利益因說日本四衆罪狀達經七日蘇具述幽冥事聞者信伏修善奉行

防州大島郡沙門基燈傳

釋基燈不詳師承防州大島郡人戒律冰淨慈行玉溫苦修練精日課法華三十餘部耳目通利隔數十里悉皆見聞世曰得六根淨寂時年已一百四十餘

而顏色如可三十歲云

贊曰燈公互融六根見聞十里一日捷誦三十餘部是果人之所成也或者疑謂法華六萬餘言善誦者每日可二三五部今言三十餘部恐誤與夫捷疾鬼片時往來萬里聖者通變不可湮量以凡下疑果上聽於經乘可愍矣哉

江州睿山沙門蓮坊傳

釋蓮坊隨延曆寺慈念座主受兩部大法靈應非一人沐德慧日課法華凝五智觀嘗夏坐於江文山懸大笠爲蓋拂平石爲牀晝夜不臥數日不食饑則烹蔬絕太鹽味持法華修懺悔感得普賢來貴多聞天慰諭又一冬在睿山釋迦堂敲冰汲閼伽水勤誦法華一夜夢老僧摩頂曰汝法盈功修行累德往生無疑臨終來助其命終時把經卷寂

奧州小松寺沙門玄海傳　源尊

釋玄海年長出家住奧州小松寺日誦法華一部又持大佛頂咒七遍一日無病而死忽生兩翼向西飛去過十方界到七寶地自見其身以大佛頂咒爲左翼以法華爲右翼迴望其明寶樹樓閣光彩灼有一聖僧謂海曰汝今所來者極樂邊地也卻後三年

可迎汝矣海蘇益誦三年果化又釋源尊少年出家讀法華患未得暗誦壯歲俄死至閻王宮冥官數員或冠冕縫掖或甲冑戈鋌簡牒註記種種異狀傍有聖僧持錫杖執經篋謂閻王曰此源尊久誦法華延登高座開篋授經卽妙經也尊喜懼相交高聲讀誦冥衆傾聽誦已僧曰汝還本土尊顧僧則觀音大士也拜禮而蘇從此精修暗通全部臨亡無惱持經而卒矣

江州睿山沙門寂因傳

釋寂因京兆人稟圓頓戒寓西塔院奮詞台教眼濶

長於議論過壯歲締小菴專事讀誦日課法華五部人愛英才諫而且訶因不應而自增上慢人惡罵捶打皆悉能忍以求佛道之句後感文殊普賢光貴菴中年六十餘誦經而卒

江州睿山沙門睿桓傳

釋睿桓止觀台嶺持法華修觀心自警衆曰初發若僻萬行徒施當發圓教大心修實相妙行誘引六道衆生悟入佛知見我見近世行人或營外相苦行不修內心觀念或施衣報資財無正報信慧從感人天果報無階二乘位矣於是率身戒律過午之後廚不起烟科義定心相應誦經纔波散念雖誦捨之如是精誦一萬餘部感釋迦放光照室普賢摩頂慰講是等奇瑞絕不語人鳥獸掌中受食鬼神隨侍供給臨終手執香爐誦經坐逝

攝州天王寺沙門道公傳

釋道公居天王寺持誦法華有年矣嘗登熊野一夏精修夏畢歸寺暮過荒村宿大樹下中夜有騎馬者二三十人許至樹畔曰翁在否有應者曰在諸騎者曰盍前去曰馬足有傷不可乘諸騎過去明旦公巡視樹畔有小神祠前掛畫馬脚裂而足壞公試以線繫之復寢於樹下中夜前騎又至神乘馬而出向燕歸來謝公曰依師治馬幸勤公役乃餉甘膳公曰前騎何人曰行疫神也神巡管內我爲前驅儻不出必受譴罰今偶逢師承惠渥矣然猶有望公曰請聞之神曰我作此卑小神屬屢遭驅遣苦不可言願師慈悲爲我三日誦法華經我轉劣報得淨妙身公從所請至第四日神現形作禮曰受師經力得生補陀爲大士眷屬願師作一木偶乞於海上公又從之即見其木偶舟南去公疾如舊前是夜耆老皆夢神現金色身而去

播州書寫山沙門平願傳

釋平願播州人從性空上人能盡其力性者淡薄寄身深山坐臥俯仰口誦法華一日暴風菴倒被壓誠心念經忽神人來引出願而摩頂慰誘曰公宿殃今遭此患由持經故轉重爲輕幸勿憂歎但更精勤必生樂國願驚示盡書法華圖佛像就于河濡開無遮勝會且誓曰持此善業必得往生仰冀示我奇瑞明日河邊生白蓮華千有餘朵異香發著遐邇聞見莫不感歎稍歷長壽身心端直合掌誦經而逝矣

江州三井沙門珍蓮傳

釋珍蓮奧州人自少出家從圖城寺長吏明尊稟顯密法志氣勤愿顧持法華一時從奧州赴京途逢野燒烟焰逼來無迴避處奴僕悲泣馬牛馳走蓮精心誦妙經大火自熄主僕相顧嘆譽歡喜

江州睿山沙門圓善傳

釋圓善居睿山東塔院常持法華詣熊野而抵肉背山遇病而卒有僧壹叡寄宿山中至三更聞誦經其聲微妙睿謂亦有寄宿人天明視其聲所無人唯見一骸骨支體全連者苔所裹其舌不壞著紅蓮然欲視所出信宿其處誦經如前作禮問曰公為誰願聞

本因曰我睿山東塔院圓善也誓誦法華六萬部僅至半數死于茲矣誓志未忘尚誦經耳誓願將滿居此不久可生兜率睿翌歲復到遺骸不見矣

江州睿山沙門眞遠傳

釋眞遠參州人居睿山東塔院力課法華疾舌捷誦日四十部兼通密教結菴本邦適乘馬出里閭路逢刺史不避而過刺史怒曰國中我管治汝雖出家豈非我民乎奈何無禮命士推下繫遠於廐遠不曾言一心誦經其夜刺史夢普賢菩薩繫於廐又自門外一普賢來詢所繫事刺史中夜解縛而問曰師誦何

法遠曰我持法華刺史說夢悲哀懺謝因構別舘四事供養

江州石山寺沙門妙尊傳

釋妙尊住江州石山寺久持法華偶赴丹州途中遇病賃馬入洛憩祇園寺側一男子見馬大作色曰是我所畜汝何盜去任意鞭撻引繫屋柱尊遭橫逆是觀夙債專心誦經其夜社中耆宿數輩同夢某男縛普賢菩薩質明大衆互相檢察聞尊無罪叱男解縛午時有賊過祇園男共人追賊爲賊被射殺時人僉曰辱聖僧之報也

贊曰眞遠妙尊觀行純心持誦專壹共受菩薩之攝影四體辭難心脊獲乂經曰六才降室四王衛座是眞語也

紀州熊野山沙門雲靜傳 恩融

釋雲靜常持法華居熊野山偶到志州海岸適憩止一石窟一夕腥風俄至毒霧逼身見一巨蟒來吟哮爲吞噬之狀靜攝念誦經琅琅不輟蟒垂頭箝口暫聽而去須臾暴雨降澍溪壑漲流良久而止一朝服人來作禮曰我本石窟之主不幸受此醜形噬食人畜已及數萬今聞妙經惡報殄滅遲纔夗泥不雨聞

法滅罪之感涙也自今已後不復作惡言訖即隱矣
釋恩融性有至行持十一面觀音咒有一童子常隨
給使一日晨粥期忽不來恩融見之童子已死融乃
撫屍誦觀音咒灑水其面少選蘇曰有鬼長三尺許
捉我而行其身漸大過近江湖水不踰膝頭齊比良
嵩師誦咒鬼似欲聞灑水時大雨滴其頭身稍促如
初將我歸本所於是蘇生矣

城州鞍馬寺沙門重怡傳

釋重怡伯耆人久止台嶺德實顯密盈年不惑移鞍
馬寺寺之講堂有丈六彌陀像怡安居禁足修兩界

法者六年矣又自大治二年三月至保延六年八月
十四年間唱彌陀號以小豆算數有一百八十七斛
餘又以一箱貯蓮子木槵子置于佛前見來詣人勸
唱寶號備設筆硯自記其數凡滿二千五百餘斛是
歲知期剃髮沐浴披衲綴衣集諸弟子垂訓遺誡說
阿字觀左手持五鈷杵右手拈念珠西望命終年六
十六

贊曰隋僧宋滿唱彌陀號以小豆記數滿三十石設
齋慶讚怡公之所算非無古格而其數浮於彼也尚
十倍且亦勸人滿二千餘斛則信念之篤有剩稱讚
焉爾

房州沙門信誓傳

釋信誓姓高階其父爲房州刺史誓少入州府寺修
習顯密菴居州郡課誦法華一時熟睡夢普賢菩薩
警策曰時不可失須勤讀誦一日二親俱染時疫誓
同受疫既赴冥地夢五鬼使來逼一鬼曰持經者也
不可將去因以甦寤視其二親已長逝矣誓悲泣曰
使二親亡我在何爲願蘇父母猛精讀誦至一晝夜
心勞體疲困夢髣髴法華經從空而下其陰有字云
孝子誦經還父母命既覺二親欠伸方起焉

贊曰誓公憑妙經力救亡之病又以懇誠甦二親欸
若使堅執篤倫而不出塵邁寰至於此哉嗚呼佛子
孝道與佗教自霄壤矣

江州膺山沙門行空傳　蓮長

釋行空寡聞啟於台嶺隨身僧具三衣不全貧法華
八卷晝夜讀誦十二部五藏七遍終身遊遍到處少
留時人稱以一宿上人其間遊路爲之病苦天人衛
護天藥甘露自然現前年以九十歿於鎮西臨終文
殊普賢來現摩頂天衣覆身韈履足平日誦經其
數三十餘萬部也又釋蓮長勤誦妙經非沐浴不解

帶長坐不臥金峰熊野志賀長谷域中勝區歷覽登涉所到寓錫一月誦經必福人天臨終手握蓮華一朶色白薰烈或問今非盛暑從何而得曰是則妙法蓮華也言訖而化華亦滅矣

紀州高野山沙門增延傳

釋增延泉州人入良幸阿闍梨室剃染出離天性貞信修學辛勤一字三禮書寫經典入灌頂壇傳受祕軌菴居每朝誦大佛頂呪理趣經尊勝呪二千遍慈救呪一萬遍每夜千禮盡壽無怠永萬元年十月二十日告諸弟曰我滅後勿修佛事極樂中品不可成

疑二十五日午前正心而化

奧州松島寺沙門見佛傳

釋見佛居東奧之海濱其地天下之絕境小嶼十百數曲洲環浦奇峰異石其中尤者曰千松島見佛結茅精勤苦修一十二年持誦法華滿六萬部其後不記世曰得六根淨役使鬼物屢顯靈應大化東民鳥羽帝賜佛像寶典從茲州人改御松島能州稻津邑有一崖窟高山擁後海水濺前見佛每月來棲禪坐誦經其間絕食西行法師遊北地日問訊聽法酬唱和歌以八十二寂於所住矣

信州善光寺沙門定尊傳

釋定尊尾州熱田人誕而六歲謂父母欲聽法華經父母嘆異投郡敎寺九歲暗記八軸得度專業讀誦經歷三十二年誦四萬八千九百二十部其後每字唱彌陀號課一千部建久五年每字念佛課阿彌陀經一千部夢一沙門持團扇告曰我善光寺如來之使也汝當來詣尊即發行到善光寺九旬坐堂讚禮念佛十月望夜夢境恍惚帳戶忽開三尊並現如來告曰慈尊出世淡劫久遠當以平等慈心勸化有情鑄我等身像導利世間六年四月二十一夜又告寺

僧燈阿俊圓名尊入殿欄扉自啓妙相赫爽三容圖成殿戶便閉同年六月募緣冶鑄金佛出爐廣益濟末尊乃奉事終于寺中

京兆金光寺沙門陀阿傳

釋陀阿字眞敎世姓源氏平安城人侍然阿久後師一遍眞公巡歷天下誘化念佛當號遊行於洛之七條南創黃臺山金光寺淨衆千指修西方業一日結界地生白芙蕖誠修之感都人讚歎捨僞歸眞者日益多後往相州藤澤開當麻山無量寺勸被東關府士雜沓下馬臺塞元應初年正月得微疾二十八日

整衣斂座唱彌陀佛終於正寢壽齡八十有三法臘若干歲遐邇聞訃拊胸哀悼陀嘗參大覺禪師于建長看佗是阿誰之因緣久之有省卽稟印可云

贊曰阿公接遇師跡杜多城中導苦衆民赴樂邦主後來世家嘗麻山主率數十僧騎駕驛馬所宿之寺歸躍念佛者阿之遺化也昔者夷而今者華也與其華也寧夷耶

攝州清澄寺沙門慈心傳

釋慈心字尊慧少上睿山習慕台教修法華三昧後住攝之清澄寺一日到有馬溫泉寺止清涼院行基所開

勸說妙經承安二年七月中旬感冥請赴閻羅王所王集地界衆修法華十萬部融通本願會心爲慶讚導師會散閻王歡喜偈讚心謂王曰一切衆生愚癡邪見不信因果多作惡因輪回五道金口殷勤慈說遺載根葉寶函不信尚多王當以何方便救之王乃與偈曰妻子王位財眷屬外令無一來相親常隨業鬼繫縛我受苦叫喚無邊際復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小水魚斯有何樂且曰師回本土以此示衆因親自書金字妙經心以某年端正而寂平日誦法華經二三萬六千七百五十餘部唱彌陀號三千萬七千五遍矣

論曰看文曰讀背文曰誦熟讀熟誦回頭起信遂離文字性通徹本源釋迦文之道無善於讀誦焉若准繡鏤裝潢函笥藏架則至言要道不露讀誦展轉流通沙界經曰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如法修行大矣哉讀誦之德天神地祇感而遂通也後傑聞之直入佛知見曾苞則强學移善然謭識邪解輕掉舌曰調達善星富于强記不免泥犂槃特拘羅貧於憶持尚參聖階何依博涉乎或民其衣御誦佛法嗚呼猾證情學人我山高不入佛祖之道也今古以然梁唐宋之

傳有讀誦科今據舊例載一十四人篤實精進洵可爲馳騁利路者之警策焉

本朝高僧傳卷第六十八

音訓

遞大計切 穗徐醉切 蟋蟀上息七切下朔栗切 哨七肖切 呵柚知切 閻移廉切 鉾同矛 賁兵媚切 乂牛蓋切安也 唫呀上胡緘切下虛加切 輟朱劣切 殄徒典切 槵胡貫切 赫呼格切 芚徒孫切 泥黎上乃許切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六十八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六十九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願雜十之一

應化一

原夫諸佛菩薩依因地化他之願出世度生故學其敎者乘願力而躋覺路即前九科進修之道而各專一事兼又廣修傍行多方不能縄類而長之所以有斯科也唐宋僧傳尾立雜科而只有聲德一篇雜之義不滿矣釋書願雜之中分古德王臣等五小科義爲備焉聖德太子乘救世之願輪受生日域撫育百姓漸鄉眞敎本朝佛法之興展自太子而始雖不全梵儀而其南嶽之應化也且菩薩之大願何晝僧化耶況此書摩訶衍之部也唯貴太子載之篇首云

聖德太子傳

太子諱聖德用明帝第二子母穴穗部皇女之女也夢金色僧告曰有救世之願請託后胎問卿爲誰曰我是救世菩薩家在西方后曰妾身垢穢豈其宜乎曰不厭垢穢但願度生飛入其口寤即有娠而及八月胎中有聲敏達二年正月初一后遊禁庭及至馬廐太子俄誕后身無惱苦赤黄光西來照宮僅經四月乃能言語知人擧止體貌麗潔奇香襲然傅母嬪御稱其靜穆年甫二歳二月中旬向東合掌稱南無佛六年冬百濟國貢經論太子奏曰昔在陳國略見斯文諸惡莫作諸善奉行思其垂範今欲見之帝及羣臣拍手驚異從此每日燒香看讀至翌年冬終數百卷因奏曰毎六齋日諸天撿察請令天下是日禁屠上勅可十年春蝦夷寇叛議臣獻策顧問太子對曰國之大事小兒何知然以有一厚諭巨魁要盟放還恩祿制貪翦止後患帝從其言魁帥綾糟感恩來欵又召博士覺哿外學理通用明帝崩太子初侍湯

藥晝夜不寢及葬於河内科長山陵哀服徒行兩足流血距躍拊胸息絶更蘇推古元年登庸儲貳布攝萬機仁如父母三年夏五高麗慧慈百濟慧聰來淺達内敎太子師之聞一知十二僧相歎謂爲眞人也嘗謂慈曰法華某卷某句闕一字慈曰我本國經亦無此字太子曰吾所持之經有此字慈曰何在太子笑曰在隋國衡山寺慈大驚異五年夏四月百濟王子阿佐來朝私於館人請見太子曰久聞聖名拜覲意足矣乃召殿内佐見太子下庭跪地合掌說偈太子曰此人昔爲我徒故來謝耳十八年春二月娶膳大

廷十二年四月肇製憲章十七條天下賴之十四年秋七月帝詔太子講勝鬘經命諸大德質問經義太子披袈裟秉玉麈尾據師子座講已天雨蓮華大三尺許即其地建橘寺冬十月講法華於岡基宮王臣信聞七日而竟賜播州莊田一千畝即納法隆寺十五年秋七月命小野妹子先世所持法華在衡山般若臺當往取來且授示三僧曰昔友三人尚存在山以此畀之妹子入隋登南嶽遇三僧便遺旨稟太子旨三僧嘆久取一漆函副書以贈妹子還來太子開函曰老僧誤寄此非所持之經班鳩宮有夢殿一

月三度沐浴而入製勝鬘法華維摩等經疏有滯礙則必有金人來自東方諭以深義是秋九月又入夢殿閉戶七日慧慈曰太子入三昧及出定經在玉几上以關字示慈曰是我所持前取來者弟子經也十七年隋使裴清來曰去秋太子駕青龍車從數百人入南嶽舊坊取法華經凌虛而去正是入定時也二十一年冬十二月巡遊河攝過和之片岡遇菩提達磨用明二年親討物部守屋之日以白膠木刻四天王像安髻之玉造岸上推古之初移於難波荒陵東今號四天王寺也二十五年入定觀皇統出奏曰後

代多災患非佛法力難固帝祚請立梵刹以鎮護之帝從其奏於熊凝邨創大安寺二十六年冬謂膳妃曰我在南嶽承達磨勸誘生此土居儲貳一乘妙義遍金殿而不滿下凡思捨此身弃生儲家誓作沙門救濟衆生子從我乎妃曰三從之身豈得違命二十七年巡視畿內江州所建之寺給地植木置田闢園掘池終到蜂岡撿無戒僧即日擯出尋往科長召匠作墓設二牀曰以辛巳春我來此處是冬十月特賜詔問奏答興隆三寶慈憐四民因述意願進語四條二十九年二月五日太子謂妃曰流傳佛法吾事畢

矣不樂久住今夜當行即同沐浴著新衣裳俱起就寢翼朝日高侍嬪揭幃二人長往壽算四十九妃壽未記之天地變現天皇臨哭大臣具位如離恃怙哀號之聲滿四衢道太子與妃顏容不變身輕如衣香氣發越宮僚持香華旛蓋梵衆鳴磬鈸諷梵唄引送靈轝葬于科長百姓如堵素服攀花太子有驪馬常駕遊嘗令調子麻呂執靶上富士山巡行甲斐信濃是日自馳窅轂從葬向廟大嘶數聲而斃異鳥止壙嘶逐烏鳶時人呼之爲守墓烏慧慈在高麗聞訃慟哭曰太子捨我我何獨存來歲二月同日逝矣至寬

果然太子有六名生於廐邊故曰廐戸用明帝愛敬居宮南上殿故曰上宮八人奏事一時聞別故曰八耳聰明仁恕故曰聖德豐聰耳聰者八耳之同稱也太子所造大伽藍九日四天王寺法隆寺元興寺中宮寺橘寺葛城寺日向寺且近江一州有四十八寺五畿梵刹可準而知其餘蕞寺不可枚數焉

贊曰抱慧思之再身調熟此土時機之生酸而從稱孫之中克赫厥靈一衣一鉢滅凶頑儲貳攝政聖謨洋洋布世之憲章講贊於眞乘令各知所歸向焉於爍聖德吾國興法之洪基也

論曰或人謂曰近儒箸書排斥佛法太子之聖豈傳敎弘法諸師駁雜之議無所不至子何居然視之耶余曰束於教者不知大方而管窺蠡測畫於局見不可以語於道宜乎爲誣也吾佛之道大而無外尊之無對洋洋焉浩浩焉不能得而名焉天神護崇王臣承屬嘗何毀譽之足累吾道乎哉唐宋之間韓歐程朱力排之言滋繁而佛法愈盛力窮意消一參禪門及聽易道性理之說陽儒陰禪悔先言欽後誠焉爾今堅執管測者拾珍韓朱之唾餘作屑屑之詞而侵紬罔聖欲鑠佛法螢火須彌殊知其不及耳雖然撓濱之風僧階華美紛紜早進外於宗義癡慢塞路諫誨難容吾恐外侮之憂不在佗人故舉先哲之言行以爲逆耳之箴矣吾子如何之思乎或人唯唯而退

百濟國沙門日羅傳

釋日羅百濟國人神異不測精博內外聲播吾國敏達帝聞遣紀押勝招羅國王愛才不許應徵再使吉備羽島督責王懼聽命十二年夏從羽島來館遇渥洽上殿對問聖德太子微服到館羅指曰神人也跪地再拜說半偈曰敬禮救世觀世音傳燈東方粟散國郎出身光太子眉間放光如談夜白太子謂曰子

之命不久而盡羅後開攝之劍尾山不幾新羅人刺殺之太子曰日羅者聖人也我在南嶽時彼爲弟子常拜日天故有身光余逢劍尾山主尋羅之事主曰年代滾遠塔牌不存寺誌亦無然里民傳云羅開基者日羅上人也蓋撰記傳者不委眞俗筆路兩端故後世或謂俗人也夫放身光者豈纏人之所爲乎其爲沙門何疑之有太子親稱爲聖人則縱非沙門實是化權之人也焉

山背大兄王傳

山背大兄王聖德太子之男也溫恭執禮崇佛愛民

蘇我入鹿時秉國均與主不善攻斑鳩宮王取獸骨置寢內而隱膽馬山寇兵焚宮見灰中骨以爲王死解兵而歸左右啓王請詣入鹿王不可曰多殺無辜我不忍之乃率子弟二十三人入斑鳩寺塔中誓曰以垢濁身嬰暴逆臣昇蒼天之雲坐淨土之蓮手捧香爐皆各經死須臾香烟氤氳塔上縵縷垂布男作天仙女作天女騰駕烟雲向西飛去天華散天樂響異香郁烈奇光炫燿明年蘇氏共取族誅矣

和州葛木山役小角傳

役小角賀茂役公氏即高賀茂者也和州葛木上郡茅原村人敏悟多聞兼崇佛乘年三十二棄家入葛木山居嵓窟者三十餘歲衣藤葛食松果持孔雀明王咒駕五色雲遊仙府驅逐鬼神以爲使令日域靈區修歷殆遍命山神曰葛嶺金峰其間危嶮雖苦行者猶或艱諸架構石橋開通行路衆神受命夜夜盡力小角呵神責不早成神曰葛城一言主神羞其形醜待夜役是故遲耳小角促之一言主不肯小角咒縛繫之深谷一言主託於官人曰我管逆寇觀役小角潛窺國家不治殆危宮人以聞議名小角騰空飛去不得追捕吏設計捉其母小角來就囚便配豆州大島居三年夜必登富士山蹈海而奔疾如飛鳥黎明歸島大寶元年放還近於京師復凌虛去嘗在攝之箕面山夢入瀑口謁龍樹大士後構伽藍從此呼箕山爲龍樹之淨利世傳坐艸座鉢載母泛海入唐國史曰文武三年五月役君小角流于伊豆島初以咒術仕葛木山韓國連廣足師之後害其能讒以妖惑故配遠處此一說也

贊曰李唐開元年中善無畏金剛智肇授密教此時本朝未聞其名而孔雀王咒經先于開元義淨譯出是故役君得其咒應用無邊修薩埵之行騰起峭巇

之天絕攜呵神役刊木平嵓開達道俗苦練之路今之喧吹法螺入大峰葛嶺者皆擬役君之迹也

和州伏見翁傳

伏見翁不知何人或曰從西土來臥于和州平城菅原寺側岡三年不起又不言爲啞者態時時矯首獨見東方天平八年行基僧正迎齋婆羅門仙那於菅原寺二人執箸爲拍扳舞翁又入寺起舞而曰時哉時哉緣熟哉三人相舞恰如故舊其留東者見東大寺營構也所臥之岡因翁名伏見焉

攝州勝尾山沙門善仲傳 善算

釋善仲善算者攝津權守藤致房之孖也母源氏紀伊
守懷信之第八女慶雲四年正月望夜夢蓮華二莖
降空入口有娠便絶葷腥對佛危坐和銅元年正月
望日雙生室有異香母無難苦一胞之中二兒相對
合笑不啼既在孩稚慧過群孺九歲師事天王寺榮
湛受業十七圓顱稟菩薩戒冠歲學通內外人稱夙
智所發居常並頭相語無淚入無測之嫌居塵寰欲
遁山谷神龜四年春二人潛出遥見一峯紫雲靉靆
乃縛艸菴寡居清修即今勝尾山也經行之庭苔蘚
痕分禪榻之畔鳥獸羣伏常共願曰不捨此身必往

淨剎神護景雲二年二月望日仲乘艸座飛天而去
年六十二爾後算坐不語禪寂至歲七月望日冲空而
沒年以仲可知焉

贊曰善仲善算二師大江匡房載之神仙傳以其現
身登天也三善爲康載之往生傳以其願往淨剎也
今隨釋書列于應化俱依其有聖化也

攝州彌勒寺沙門開成傳

釋開成光仁帝在藩時之子桓武之庶兄也自幼英
敏志存佛乘天平神護元年正月一日潛出宮掖入
勝尾山年四十二疊石爲塔禪坐其側二月望日仲
算二師經行山中見而問之成述素志二師曰經四
旬餘以何爲食曰有一烏且銜物來置石塔上嘗之
味甘不辨何物且亦雨露不霑二師驚嘆延歸菴中
即就二師圓頂受戒從此品坐談論嗚咽涕泣傍人
聳聽不知所謂或時二師避席揖曰證本有五智震
法雷五趣只此二句衆人聞知二師發願寫大般若
經啓白日黑雲俄起雷落地因規其地將置般若最
勝峯是也乃種楮樹上張羅網不令鳥下傍設欄楯
堅拒獸蹈及紙成以書寫事託成而去成爲第一世
寫般若欲得清淨金水約七日精祈夢一衣冠偉人捧

青錦苞立居側石上曰以此金與師爲泥墨成問誰
人答以偈曰得道以來不動性自爲正道垂權迹能
得解脫苦衆生故號八幡大菩薩天明得金丸於几
上偉人所立石今尚存又夢如夜叉人自北方飛來
曰八幡大神令我取天竺一白鷺池水來詢其名曰詠
方南宮也覺後見清水滿閼伽器乃棲桂窟如法修
寫一旬夢八面八臂之鬼率百千眷屬各取經紙投
棄山谷成知是魔撓欲祭之無軌則忽有二烏銜西
札來祭文儀軌也世傳其軌荒神供是也經六年得
全功金水亦足就宿闃之地建道場以安經遠期慈

華之會名以彌勒誓曰願以此福回施六趣衆生更
冀天子萬年庶民晏樂誓已五體投地四山林木悉
皆偃僂以送復初只西方一松樹獨猶偃歷三百年
之後朽倒寶龜初光仁帝聞其行業施官租爲建如
法堂移桂窟之居及彌勒寺成納腴田數百畝爲寺
產天應元年十月四日手執香爐面西而寂壽五十
八成手刻藥師像奉事是日其像淚滴華座後以像
度經堂淚痕如新塗云

江州園城寺沙門敎待傳

釋敎待久居園城寺天安二年圓珍與新羅山王二

神相攜藍地到園城寺待見如舊昔檀越大友氏會
在寺謂珍曰待師不請寺主常曰吾寺主已出生久
之又曰吾寺主入唐又曰來何晏今朝還曰吾寺主
來也因此遲師久矣乃付寺祭珍問新羅神待師爲
誰何沒迹公神曰是彌勒之應化也今已得師何久
居又問待之本貫生平行業檀越曰不知之但居此
寺已百餘歲不避葷齋有時往湖濱取魚鱉乾串當
饌乃詣其房見乾魚等蓮藕之類衆皆嘆異待年一
百六十二歲常友淸水行睿居士著木屐至淸水終
話終日云

贊曰敎待遲珍既靈樹待雲門聖聖之緣會不可願
而致爲自然而合矣所謂感應妙者與

京兆白箸翁傳

白箸翁不得姓名貞觀之末常遊市中業賣白箸人
厭不賣翁不爲憂寒暑之服皀色不變枯木其形浮
雲其迹鬢髮如雪冠履不全待性寬裕未見喜怒放
誕謹愼隨時聊爾涉日不食亦無飢色人或問年常
答七十時市樓下有賣卜者年可八十語人曰吾爲
兒童時已見此翁衣服容貌與今無異疑其百餘歲
一日終市門之側市人移尸埋於東河之邊後二十

餘年有一老僧謂人曰去年夏中頭陀南山見翁居
石室中焚香誦法華經相近問恙翁笑不答尋失所
在云

贊曰箸翁之傳紀長谷雄之所作近世撰小史者沒
石室誦經之事而爲隱遁之士强繫之辭何其不詳
豈夫隱士耶余想布袋和尚之流亞與聖武帝之代
南都有鯖翁者精於雜華混遊市底荷鯖八十尾而
行蓋表八十華嚴也又是權化之人也若使紀氏
之筆其迹亦顯惜乎不逢時也
論曰夫常住不變而包裹世界者心也佛世尊了達

此心而說示亦益至於菩薩分身百億刹見無方羅漢辟支此亾彼出往反自由託胎三世之理何往而不有之鮑靚記井羊祜識環僧伽觀音化身僧會生而託荊峽婦蔡邕是張衡後身智威本徐陵前事凡再生之說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茲舉應化之人使撥無惡見者知其示現矣若夫心出家在家出家坐位序例者釋書論之今臣闕如焉

本朝高僧傳卷第六十九

音訓

儲長魚切副也　罄丘正切　鈸蒲撥切　靶必駕切　孖津私切雙生子

隕羽敏切　屐竭戟切　箸遲據切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六十九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七十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願雜十之二

樂邦二之上

江州睿山沙門眞覺傳 藥蓮

釋眞覺、權中納言藤敦忠第四之子、官歷右兵衛佐。康保四年厭世書冠、睿山出家。稟兩界秘法、兼得同彌陀供法。三時修之、一生不懈。臨終語同朋曰、有長尾白鳥、囀去來去來、向西飛去。閉眼則淨土之相髣髴現前。又誓願曰、我十二年所修善根、總回向極樂。

入寂之夜、三人同夢衆聖刺龍頭舟來迎而去。又沙門藥蓮、初在俗時育一男一女。信州高井郡開妙法寺、誦彌陀經、唱念寶號二十餘年。一日語曰、明日曉可往樂國。欲濯衣沐身。二子營辨。蓮入佛堂、誡諸子曰、明日午時不可開戶。微妙音樂聞於空中。翌日晝後開戶視之、蓮及持經共無有矣。

江州睿山沙門以圓傳

釋以圓、文章博士大江以言之子也。居睿山楞嚴院、學顯密教、擅敏悟名。病中讃法華七日、暗記。與興福寺圓緣僧都厚善。天喜間圓臥病數月。緣公會在京兆法成寺、夢圓披袈裟負經囊而來。緣問、比來臥病、今何促裝。圓曰、將往極樂。舊好不忘、特來告辭。即西飛去。緣天明遣使問候、則此曉逝矣。

江州睿山沙門尋靜傳

釋尋靜、呂領楞嚴院十禪師舉山覺慧之門弟也。性無悋惜。十餘年不出山。晝讀金剛般若、夜念彌陀佛。凡百善根用期安養。行年七十三、春正月受病、命三時修念佛三昧。二月上旬謂弟子曰、我夢、大光明中數十聖衆備寶蓋、奏音樂、從西方來住虛空中、謂是極樂迎也。沐浴新衣、永絕飲食、一心念佛、誡曰、汝

等不可勸水漿、致問訊而妨我觀念也。便向西合掌而終。

江州睿山沙門春素傳 兼算

釋春素、爲睿山定心院十禪師。平生玩見摩訶止觀、念彌陀佛。歲七十四、十一月呼弟子溫蓮曰、彌陀如來將迎攝我、使僧及童來期約明春夏之交也。自今日後須斷飲食耳。翌歲四月告溫蓮曰、前使既來在我眼前、早去閻浮也。日中而化。又沙門兼算、爲江州梵釋寺十禪師。性好賑施、面無瞋色。念彌陀佛、歸不動尊。夢有人曰、汝前生歸彌陀、丐人也。算臥病久、一

日忽起謂弟子等曰空中伎樂汝等聞否與門弟子同音念佛坐定印手向寢席右脇而卒

江州睿山沙門明請傳

釋明請俗姓藤氏京兆人也睿峰習密常念彌陀暮年羅小恙告弟子静眞曰地獄猛火熾然侵眼念佛之外以何救之乎即請法侶修念佛三昧尋語眞曰眼前之火漸滅而西方之月微現是偏彌陀如來接引之相可歡喜矣索湯沐浴披新淨衣向西跪念佛而卒

江州石山寺沙門眞頼傳

釋眞頼從石山淳祐受眞言法其性純信三時念誦終身不闕臨以沐浴喚弟子長教曰今日決定往生樂土有金剛界印契眞言我未授汝今正可傳頼又欲出寺移[illegible]弟子等如命念彌陀佛即時氣絶矣同寺眞珠[illegible]十禪僧及禿童子迎頼而去

城州大日寺沙門廣道傳

釋廣道姓橘氏棄絶世絆專求淨域寺邊有貧女生兩男子爲天台僧長曰禪静弟曰延睿毎以二僧晝讀法華夜念彌陀共祈其福及其周忌夢登極樂貞觀兩寺間聞無量音樂瞻望其所有三寶車數千僧侶擎香爐圍繞之即到母家令著天衣載母將還謂二僧曰汝有孝思是以來迎也數歲歷之後道亦示寂音樂滿空道俗傾耳發心者多矣

京兆法廣寺沙門平珍傳

釋平珍壯歲止法廣寺勤學爲事兼志淨教晩剏一寺別構小堂彫刻極樂淨土之相備香花珍羞禮拜發求常謂友曰死期到來當具威儀往生極樂已及命終令弟子修念佛三昧曰音樂近聞聖衆相迎汝等聽乎便著新衣端坐念佛逝矣

京兆如意寺沙門增祐傳

釋增祐播州賀古郡人住如意寺念佛誦經天延四年正月身有小瘡飮食不薦或人夢寺前有三車問御者曰是何爲也曰迎增祐上人也人以告祐是月晦日祐謂門人曰死期已至須聚葬具寺僧會集論辨出世顯密各取決擇先是去寺五六町祐穿一大壙及晡扶弟子抵葬所乃入壙中念佛而化時可二十人聲唱彌陀號弟子等怪而見無人

江州睿山沙門覺念傳

釋覺念右僕射藤俊家之子延暦寺座主明快之族兄也幼登台嶺究顯密法初住東塔後菴大原不受

檀施專願西方擔薪二束負以充齋每日誦法華一部勤修彌陀供若及餘暇與友圓基聞明快任僧綱大息曰過去迦葉佛之會同時發心者三人沈淪生死未得出離其一人者明快僧都是也其一人者誤費佛物法成寺主覺照是也此兩人如何可度悲哉其一人者戒惟緩乘以急貧道是也邂逅逢今世願俱證菩提念以永承年中坐化臨終之日瑞相甚多云

贊曰列靈山會記佛說者除南嶽天台二師其餘鮮矣希也念公過迦葉佛之會明述其事宿植德本之

淺世亦有曠乎以夙修薰脫羅縻門起大道心慊謚隱遁擔薪賑餘眼見害蟻憐族弟任僧綱悲同朋費佛物欲幾諫而俱行覺路趣矣沙門之志操也可以爲日用箴焉

京兆清水寺沙門清仁傳

釋清仁攝州榎並縣人住清水寺每日擷花供佛菩薩嘗語人曰我一生不觸女身衆崇之爲布薩戒師凡有檀䞋一毫不留即命分與或施法樂院三昧一和尚又行無緣捨悲濟衆素近侍僕用終無以問客來送迎供薦有分建金住寺每夜入堂定坐延久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念佛而寂或贈寺務忠昭書曰昨夢金棺紫雲西來入寺一僧乘之向西而去不知寺中有往生人否即仁之寂時也

筑前內山寺沙門安尊傳

釋安尊住內山寺學儉不說誦經不鳴鈴磬永啞晝博奕嬉戲夜坐禪經行外似無慚愧內全大悲心時人稱安尊如來暮年謂衆曰久積行業偏願往生當山魔窟也恐妨命終矣俄移假居箸崎至臨終期沐浴淨衣請衆念佛燒香唱彌陀讚而寂遐近嘆嗟應德末也

贊曰世之僧俗色厲而內荏者爲無實貪名也故孔聖譬諸穿窬之盜焉尊公不然外荏而內厲且以大悲心致如來稱焉

江州無動寺沙門理光傳　入圓

釋理光住睿山無動寺任阿闍梨位業願西方捨諸雜業瞑目之時身心不亂七七忌中香氣薰發入其房者皆帶香歸又沙門入圓台嶺東塔南谷住僧也晨夕念佛不事義學臨終沐浴專注不弛是日笙歌伎樂滿於山上座主明快親聞之每逢人語頻濕衣袖矣

江州𡵆山沙門良範傳 範久

釋良範止𡵆山楞嚴院端正敏利推爲英傑誓遊淨刹人皆不信不幸短命十八歲卒源信僧都爲修諷誦夢範告雙親曰我在極樂其名曰仁慧菩薩是上品上生也友人見其巾箱有血佛血經初知其修勝因矣又同院沙門範久繫念淨土俯仰不忘吐唾便利不向西方不負夕曛登山之時斜身而行常曰樹之倒也必有傾方我願金遂後果正念往生矣

筑前安樂寺沙門安修傳 能圓

釋安修太宰府安樂寺學頭也顯密才高戒乘體潔

耆德碩學卷帙前席佛事爲任三講法華年踰七旬六時不怠偏厭人世期彼樂邦臨終特正向西而化年七十五也又同州沙門能圓觀音寺傍極樂寺住侶也勸化爲業念佛爲宗嘗期千日講法華經四衆盈席門庭作市卷軸已終合掌觀念高聲唱彌陀佛而寂

筑前本山寺沙門高明傳 助慶

釋高明播州書寫山性空上人之弟子也住宰府本山寺三衣一鉢不蓄餘資念佛誦經之外勤興建而造博多橋或建六角堂於青木寺如法書法華八軸沉之井中曰我若成佛滅後此井可變溫泉以此爲符臨終向西念佛而逝郡人夢皆見明往生其井泉亦如言云又沙門助慶師慶祚阿闍梨受顯密法得博識稱初居三井其後移𡵆山慧心院長棄名聞欣求淨域而憂以精于經論後學群來妨尊注耳臨終湛然瑞相甚多

紀州高野山沙門覺入傳

釋覺入姓清原氏和州葛下郡人俗名正國仕至散位少好武略無惡不造年六十二俄悔前非剃髪猛省每日念佛一十萬遍偏願往生無雜餘念凡如斯

者二十七年夢入唐沙門日延告曰汝欲往生當往高野山翌朝喜往專志念佛不幾染病隣房沙門稱筑紫聖來告曰吾夢阿彌陀與無量聖衆來迎汝想夫汝病不起往生之期勿必散亂入得病間索湯沐浴盥衣服焚香爐向西遷謝年八十七寛治七年十月十一日也

和州多武峰沙門經暹傳

釋經暹住多武峰安養房慈愛薰性學德潤身究瑜伽法修彌陀願寛治七年三月二十日勸誘衆僧誦唱彌陀經一部及寶號百遍至回向畢手結定印西

面而化年八十二其夜沙門濟命夢有人負暹西去寺僧相隨送之命覺往訪未入門暹化矣弟子圓慶省母在鄉夢僧數千手持大綱向西而行問其故曰安養房上人往生之從徒也慶驚歸覲途中告訴先是攝州中山寺良祐宿安養房艸菴室內金光忽燿暹全身金色安坐光中向宇出入

江州叡山沙門明實傳

釋明實長州刺史藤共方之族弟也年十五上叡山剃染十七受戒顯密修練超出同倫每日圖文殊九軀禮拜供養又詣根本中堂二千八百日自以香花

供藥師佛寬治七年七月十二日對文殊像端坐即世治其三日顏容不變香氣滿房人皆染衣既葬之後發越于墓云

紀州高野山沙門教懷傳

釋教懷京兆人左中將藤教行之子隨興福寺喜多院林懷學法相宗究識智之旨比過壯歲菴居城州小田原專願樂邦後移高野山二十餘年不下山兩界修練大佛頂咒彌陀眞言六時行法日課無缺懷初畜一水瓶時時要盜忽惡悋情乃歸取瓶投檐下石上其志操可見焉寬治七年夏五俄遇老病二十八日手自模寫不動尊像數百紙招衆供養日午勸衆同音念佛頭北面西奄爾氣絕壽九十二瑞雲掩室至晡時寺院內僧延實快暹遙聞天樂隣房衆僧或分明聞音或髣髴傾耳入夜隱隱西去其後與聖衆俱迎維範見彼傳中沙門如寂著高野往生傳元曆初往小田原寺尋懷之事住持僧語曰懷公之父為時宰相任讚州刺史多殺罪人懷在幼稚屢諫不聽其靈爲怨相公子孫夭札殆盡懷公獨存住持此寺靈尚爲崇以發心堅固咒力嚴勤齡過耄歲吉祥往生矣寂感因果報應不可撥無而佛法眞理可崇信

而還云

江州叡山沙門道寂傳

釋道寂姓中原氏京兆人也比壯仕宇治大相國藤賴通藤公見其勤苦奏補少外記出禁衙歷一月頓信佛道直登叡山剃髮受戒學山家法顯密二教莫不涉指講堂四季義論演暢書寫五部大乘經以置楞嚴院移無動寺書如法經每一字必三拜誦衆經修念佛拋餘營過六載後往江州蒲生山中寬治年中自知死期沐浴披衣拜彌陀像炷香坐寂

江州叡山沙門法壽傳

釋法壽睿山座主暹賀僧正之弟子住西塔院其性清素不染紅塵自少日課妙經一部夢所持法華騰西飛去壽寤憂之傍有紫衣老僧曰莫歎惜以經送于極樂也汝歷數月當生彼土壽圖彌陀像三時回向遂得往生

江州三井沙門利慶傳

釋利慶呼宣陽房播州人少住三井研心顯密兼念樂邦臨亡之日請集衆僧令唱寶號起坐禮佛安然而逝承德元年八月十二日也歲七十餘

紀州高野山沙門維範傳

釋維範俗姓紀氏紀州相賀縣人稟具已後負笈南北究教令輪還高野山肇開南院授衆所業勉修淨業嘉保三年二月初示小恙模畫法華經一部不動尊萬軀請衆供養三日早晨沐浴披衣請尊圖上人修尊勝護摩以祈臨亡正念自起拜壇乃回本房手結定印口唱彌陀如眠坐化年八十六遺命曰滅後不須荼毘待小祥忌啓棺看之門人任命殯小廟室至期開棺印契儼然緇素隨聞瞻禮塞門慮其涉褻廟棺深鎖有信明法師本筑紫人久在高野專修禪觀範入寂日室中聲曰南院範公今取滅度還入問之果然明亦尋逝又慶念上人此夜夢有二十大城衆僧會集範居上方修日想觀音樂西聞衆聖東來天人數多飜袖而下小田原教懷乘雲俱來念問之曰迎維範上人之往生來又維照法師是日就大師之廟院爲範行理趣三昧時空中聲曰千載一出之沙門今已歸滅此類甚多不記于茲

贊曰懷範二師或因唯識宗或疑向字觀信彌陀佛立其法家者雖異適彼樂國者機轍是同以契本願矣且如範師其名聞靈廟至今六百五十年衆之口碑遍於野山焉

紀州高野山沙門蓮待傳

釋蓮待土佐人自幼出家居仁和寺從睿算阿闍梨傳習密教灌頂已後卜居洛北世呼常藏上人苦修精礪非人所及在金峰山誓斷鹽穀身體已枯筋骨皆露諸僧相告曰上人當死不可穢靈地待將出山藏王菩薩强留後移高野山常棲谷飲多送歲月爲同社曰我周覽諸方及死期至必當歸山乃往本州住金剛定寺眞言之外以修淨業誘導鄉黨承德二年夏五俄出枌里歸山謂衆曰比來老衰身心有病仍思舊約欲取滅於故山或人問曰極樂兜率願在

何剎待日先達行業不相應況於愚夫乎法界皆如也何地爲塋但爲冥路之資糧常誦法華經一萬部又謂門弟曰我終之後不可火葬棄置原野可施鳥獸衆曰爛骸狼藉淨地汙穢乎待嘆曰敬聞命又要還鄉同社勉强擡頭不聽六月七日自剃髮整衣乘輿下山已近村里病已危殆秘駕樹下安坐露地向西合掌結定印唱曰南無三身即一阿彌陀如來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南無弘法大師遍照金剛菩薩唱罷入寂行人集見拭淚拜禮時西日雲聳山林風慘雷音聞空香氣襲人報齡八十六

城州平等院沙門教眞傳

釋教眞睿山首楞嚴院之徒也學涉顯密戒究開遮性具慈行志於濟度凡所持之物有來乞者不吝施與不事諷經每日作業念佛六萬遍宇治太相國忠實藤公請補平等院天仁元年夢明年十一月十八日可入滅矣及至其期駕遷瓜生別墅十六日二僧通謁曰昨夜禪僧夢來告曰横川教眞阿闍梨居平等院十八日往生應行拜故來矣眞乃入室安坐弟子將進粥行而窺之合掌而寂蓮華數莖生茶毘所異香亘分郁焉

雲州鰐淵山沙門永暹傳

釋永暹俗姓紀氏石州人也自少出家住雲州鰐淵山如法書寫法華又於天王寺及良峯山書寫供養如法經斷言持齋修大佛事六次每度截足一指爲燈供養因發誓曰於苦不可禁以之代苦三時供給日課不廢誦法華一部念佛一萬遍服不著帛囊無餘粮三衣一鉢秘經錫杖蕭然行止年七十三屆天王寺屆請衆僧讀誦彌陀經四十八卷登後四十八度往來屆請遂滿一萬遍其夜夢一童子牽白馬進曰上人有西方之望故牽御來也暹曰我修行法筋

力已疲無鞍之馬奈不能馭爲童子曰師之言然也來年秋冬之交相率鞍馬必可來迎暹寤而以爲住世不久又抵天王寺勸請衆僧修彌陀法不幾心神不豫告弟子曰此病不起前夢膺期也我有素願聖德太子廟所可終此命乃往河内到廟前殷勤修供養法唱念佛畢結跏趺坐移刻不動有近視之結定印而滅顏容不變威儀不亂旹天仁元年十月八日也門人輿奉歸寺治喪

和州興福寺沙門經源傳 尋[illegible]

釋經源京兆人居興福寺久學法相後住城州久世

小田原寺修錬密法暮年染病一日謂徒曰三日後吾當行矣索湯沐浴被紙衣向彌陀像合十指爪唱寶號化壽八十四三日不斂合掌不傾口角津液出拭之香氣瞼於沈檀荼毘之日聞西方念佛之聲喧僧俗結縁永久年中也又沙門尋祐河内人脱俗之後住和州松尾山寺念彌陀修密印有慈悲喜捨之四無量心里民崇信某年正月元日俄患頭痛至夜初更有大光明普照山中卿木枝葉歴歴分明不與晝異及中夜祐示寂檀越在寺共見此相里人相問訊聞昨夜光明祐入滅之瑞一等感歎

和州鳴河寺沙門經助傳

釋經助稱香聖幼入緇門專志淨土永久二年二月六日遘病告寂同寺沙門萬燈夢助行脚他方毘沙門天在前不動明王擁後聖衆嚮道又多武峰僧與書藤扶長曰奈良府内號經助香聖僧滅度也否六日曉夢有一玉輿衆寶莊嚴天童擎之來自西方留于中天忽雲上聲曰此玉輿鳴河香聖往生之迎也爲知其虚實以書問之

江州睿山沙門俊豪傳

釋俊豪早上睿峰住東塔玉泉房擅名顯密乘戒俱緩率性朴直不避譏嫌有學術可記筆永久三年秋蟄居鎌藏數日苦惱至心念佛本師來問豪曰起居不便心體疲勞念佛之外無復他事八月十三夜夢異僧三人西方來告曰明年迎汝預以告也豪曰苦痛不可忍庶今隨去僧曰若如斯則待明後日必可來迎也豪招隣僧語夢繹曰我行業無可取人誰信之以平生昵諗于公等不可他洩焉果十五日夜聖衆來迎豪念佛合掌湛然而卒

江州睿山沙門隆暹傳

釋隆暹比睿山僧房號總持蚤有顯密兼備之譽晩

捨所業專願淨刹每日念佛十二萬遍擇終焉地移阿彌陀嶺親友諫曰年老得病何用移他山乎暹曰往蒙聖識限七十年今六十九死期在近及存命時隨我所思病至彌留歸淨風房舊棲衆嫌其闃闠而强止焉暹曰死生無定處何必厭聚落乎永久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夜西面安坐燒香念佛身心不動至曉見之已坐蛻年七十

紀州高野山沙門明寂傳

釋明寂隱岐守大江安成之子也久慕僧衣遂脱俗綱敬信虚空藏菩薩修求聞持法而得悉地天永初

上高野山從良禪阿闍梨受兩部大法永斷五穀鹽醋身不著絹綿偏求菩提信心益堅天治年月日得病惱預知終期排室向西誦眞言結密印念彌陀佛怡然即世

紀州高野山沙門經得傳

釋經得少上高野山持明院柵內別構小房專願樂國入呼小房聖隣近群童狎弄戲嘲得日五已讀六千部法華經絕六趣冥路汝等勿輕慢為臨亡安彌陀像已唱寶號正念而化時華藏院覺曉在山其夜曉公夢當西方有絲幡一枝飛向高野山頂之復西靡意

異之明早詢問得之滅時也曉公感歎不止為追修中陰焉

城州小田原寺沙門經暹傳

釋經暹中納言定賴之子壯歲慕佛出俗入眞言興福寺學法相之旨移小田原寺弘眞言教歸彌陀佛專願往生無何得病沐浴披衣拜彌陀唱偈曰過去空王佛眉間白毫相禮敬彌陀尊滅罪令得佛又誦法華至佛名聞十方廣饒益衆生一切具善根以助無上心自註曰慈恩大師釋此文有二義或聞佛名助無上心或助彼衆生令生無上心既而唱觀音號

結定印化年八十五保安四年臘月十日也香氣薰室道俗集禮焉

江州睿山沙門延慶傳 賢救

釋延慶武州刺史業貞之子也厭世榮上睿山師明快僧正研學台密博涉諸部識者許焉重病三年出離為要雖逼苦惱猛持法華鈔出大小經疏中諸法空之文牒之屛障晝月輪相安於枕上至病大漸謂入日有月輪光現於枕上騷動則不見人人宜靜又誦陀羅尼令除魔嬈也黃昏定坐念佛報寂年五十五又沙門賢救常居因州德被境邑童便夭折有故

縗喪見其變相起不淨觀修法成熟證入愈深某年月及歿期至念佛而化

上總國分寺沙門平明傳

釋平明京兆之産也性柔和而質直梵學之暇習覺苗之風好作佛像敕為上總國分寺講師尋常讀誦觀無量壽經拜定光釋迦二佛寒暑不休焉或夢明著黃衣登高座講觀無量壽經曰持誦此經之後五百年大阿羅漢大治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罹病沐浴淨衣瞻彌陀像曰報佛黃金膚今已見也我願滿足矣即時唱滅歲七十七

本朝高僧傳卷第七十

音訓

囀朱戀切　醬子亮切　禿他谷切　綦渠宜切　趩烏鬭切

嚩類也　博奕上伯各切下夷益切　厲力霽切烈也　荏忍枕切柔弱　窬雲俱切小

實天伊烏切　税輸芮切憩息也　慘七感切痛也　鰐逆各切　譏嫌上堅

溪切下胡兼切　闔闢上胡臘切下胡對切　梱苦本切門橛也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七十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七十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七十一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願雜十之三

樂邦二之下

河州往生院沙門安助傳

釋安助河內人住河內郡性情潔白湼而不緇轉經爲課念佛爲業州之高安縣有川瀨氏夢私第園中有方丈室助身變金色來安坐謂檀越曰聞汝生無瞋恚家居奉佛每日燒定香唱寶號是否檀越曰如言然也助曰善哉汝須於此處建道場曰唯命之從

夢未覺忽有扣門者問之助來告檀越曰公所領園當天王寺東門而極樂中心也加之西方遠路便于日觀公若許與終吾餘算矣檀越憶夢歡喜承諾乃搆一宇延而居之助修五念門晝夜不曠長久二年八月望日集衆講法訖曰期來歲今日也明年仲秋檀越川瀨氏來施米果助佛前啟白曰依檀越之供成往生之糧以此因緣生生世世生一佛土期三菩提況亦命終日至相見今夕乎啟白再三涕淚漣流檀越不諭問弟子曰上人比來有惱氣否抑狂疾乎弟子答云無惱無狂檀越怪去翌朝報曰曉昔助寂檀越不耐悲慟遠近聞者起信里民其寺名往生院

越前神宮寺沙門西因傳

釋西因肥前松浦郡人也十四入郡寺剃髮出家二十上京登叡山戒壇受大乘戒繙閱經論自謂末法萬年彌陀一教只爲流通處處遊履激勸淨教承曆年中隮越前白山苦節精修四十三年矣保安初住山麓神宮寺與社友十二人晝夜六時唱彌陀號欲造金色尊像安置殿壇自持疏募有緣曰若聞白山名善惡衆生流轉生死者我乃不成佛若結緣此善遠近衆生不生極樂我乃不往生我欲修普賢行遍

無盡世界引導諸衆生證無上菩提者也伏惟娑婆世界與極樂國土淨穢雖異機緣甚深吾日本國者佛法特昌於他域是以雖邊鄙下賤之民誰無覓佛法之功德定知有緣之衆生生於彼樂國者明矣嗟呼十惡五逆者風前塵妄想顛倒者空裏華彌陀白毫一照煩惱累業悉除然則誰不登觀音金臺乎誰不詣安養寶地乎若一人不往生者我誓不成正覺況乎此會結緣之輩此地保護之人今生鎮蒙我山加護當來必登彼岸覺位皆保安二年六月一日佛子西因爲貼將來揚摧記焉因以某年吉祥往生

江州睿山沙門境妙傳　西法

釋境妙。江州人也。居睿嶽橫川。讀誦法華滿二萬部。又修五種法師十種供養之法。一日昔訪山中之耆舊曰。今日相見是永訣也。無何違和。湯沐新衣。以五彩絲係彌陀手。挽牽合掌念佛。即化。其夜隣僧夢妙駕金車。持黃卷。天童圍遶西方往去。又沙門西法。俗時偶黨不羈之士。壯歲發心出家。自備衣服。不全居處。不常不苦風雨寒熱。四方奔化。修堂塔。救病飢。又勸衆僧書一切經。其餘善業衆多難記。大治元年秋患痢病。自知死期。祇園寺東峰將宣塚側。芟夷荊棘。

假作艸菴。九月二十三日力病移之。命徒衆修法華懺法。行彌陀法。午時念佛化于菴中。時異香薰。年七十三。

江州睿山沙門仁慶傳

釋仁慶。越前人。留睿山西塔。學顯密。後住洛社。專誦法華。竟沽資具圖兩界曼陀羅。雕彌陀像。專求西方。士庶向信。以某年月遘病。念佛吉祥取滅。有一檀越夢長安大路瑞雲降布。音樂聞天。奇香滿地。市人僉云仁慶上人往生之儀也。言未訖。慶整威儀。手擎香爐。坐紫蓮向西而去。

江州睿山沙門善意傳

釋善意。不知氏族。備州人也。登比睿山。兒役僧房。稟具之後。學業擢名。講論之場。以顯密推。掩室西塔黑谷。誦咒觀心。苦修精練。幼誦金剛經。以資無上心。嘗期千日廣演法華。後又趨嵒仰其道行。意常謂我必與佛同日畢化。大治四年仲春小恙。佛涅槃日果取滅度。室內奇香數日酷烈。貴賤競來結緣如盛市。贊曰。沙門之所貴。以遵佛敕也。無所用心。則不如在家焉。善意上人以雄才盛德。僧階可拾。而坎軻于艸莽之間。沒世無聞。金口之制能遵奉矣。蓋棺之日追

蹤世尊。其不食言。如諸指掌。有始有終者。謂若人歟。

紀州高野山沙門信淨傳　信明

釋信淨。鎭西人。與鄉僧信明居分南北。各有行德。故山衆呼南筑紫北筑紫。一日臥病。喚童子曰。夜如何。曰雞未鳴。又問何時。曰已晨也。即起洒掃。新衣跏坐。對彌陀像。同衆念佛。端正命盡。奇香滿菴。不幾信明亦化。定印不解。其年八十。

和州崇敬寺沙門永尋傳　定秀

釋永尋。出羽國人也。師事信命。學天台教。巡禮上洛。到睿山及四天王寺。住和州崇敬寺。凝心止觀。繫念

安養。講法華經六十萬座。又修千座講。所持袈裟書諸經要文。其志偏祈順次往生。每正修念佛。以小豆粒充一遍數。積至爲三十五石也。大治四年正月晦日。向釋迦像稱讚佛德。唱彌陀號。奄然而化。壽九十一矣。又釋定秀。江文寺住侶也。常誦千手陀羅尼。暮年一切時處唯稱佛號。臨亡得聖衆迎。安吉而逝。長承元年某月日也。

江州睿山沙門珍西傳

釋珍西。睿山無動寺住僧。學台教。通大義。檀越秦行季構刹精藍。致請而居。曉捨所學。專修淨業。不與世

競。晝夜注念。保延二年三月十五日。得小恙。拜彌陀像。高聲念佛。衆誦彌陀。西共和聲。正心而卒。其夜秦氏夢西容貌淨潔。生蓮華座。

和州崇敬寺沙門暹覺傳

釋暹覺。豐後人。俗姓三峰氏。少壯之時。遊俠爲任。殺罹罪名。遠陬竄避。從此發信悔謝。自剪髮爲桑門。後往和州崇敬寺之東北艸結別院。凝修禪定。辛行持律。常持妙典。保延六年正月老病旬日不瘳。命其門侶誦兩界讚。自業精進倍于常時。同友夢覺飛空去西方。暨其終期。瞻仰彌陀。一心不亂。稱號坐寂。年九十

五。臘六十六。定印屬手。異香薰室。不斂二十九日。面色如花。依遺言。瘞於佛堂下。肉身不壞。于今猶存。

江州睿山沙門定兼傳　力能

釋定兼。睿山住侶也。後爲阿彌陀院供僧。院在東山白河。皇后建立。令修不斷念佛之地也。兼爲人柔和。不言人惡。常歸地藏尊。病二旬餘。偏念彌陀。語其友曰。佛菩薩擁臨。傷其二尊。常所歸之像一尊。長可三寸。在我胸上。時引接我。乘此願力。欲到淨土。明日當菩薩例講。我須取滅矣。翌旦沐浴。講錫杖經。次例講畢。專念彌陀。令讀法華。樂聞讚喜。至第四軸結。合掌

眠而終。殯斂間手印不亂。保延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也。年四十矣。又沙門力能。仁和寺僧。諡僧正之屬也。慈忍好施。誦持普門品。人惡口罵辱。不移怒。久病以移。自謂不起。令請僧誦彌陀。自唱彌陀寶號。謂左右曰。我聞天樂。人聞之乎。聖衆來迎。人見之乎。即向西卒。康治八年九月三日也。

紀州高野山沙門蓮意傳

釋蓮意。和州人。少出故鄉。住高野山。厭離生死。謁覺碩德。晝夜涕泣。自强不止。建立西面堂。安置彌陀觀音不動之像。其長各丈六也。年請僧修八講。會讚處

勸人謄寫佛經長承元年九月十日無病而寂臏歛之後遺弟閱行日修善簿書曰極樂青蓮華一葉各起希想撿親衣篋緘裹經卷之內藏在青蓮華一葉其色微妙宛如出水其香芬馥無風薰徹衆人歎曰此實感貌不退之志而顯樂土感行之兆者歟後人稱之曰日本千手

贊曰余作意上人之傳而見芙蕖一瓣感自誠心乃極樂淨刹寶樹靈禽金殿瓊樓歷如眼觀焉可信佛界靈感事絕於常篇矣嗚呼幾百歲之下使人洗塵情焉

越州阿彌陀院沙門覺勝傳

釋覺勝作州人居坂東之阿彌陀院精律承家常修密教頭痛六時修彌陀法七日謂徒曰及茶毘時聖僧降臨當知我生極樂也是日入壇修供過時不出弟子伺之端坐入滅如法闍維果高僧七十餘員圍遶涅槃場不知從何而至喪畢不見衆人嘆覺勝之言不妄矣

紀州高野山沙門行意傳

釋行意伏見修理大夫俊綱之子也稱時賢又登高野山心有感誓曰必爲大師之門葉後上山出家剃

猛精進拜長和親王爲受戒師入灌頂壇傳諸密教專持戒檢兼修淨業保延七年七月初纏風痺至第八日向彌陀像結定印唱寶號奄然無聲經日殯送容色不變往生之相顯于威儀世號大夫律師又稱澤律師

江州睿山沙門唯乘傳 迎西

釋唯乘台嶺學徒身有惡疾不接見人屏跡卻掃飛行具足誦法華經薰修六年常曰後生善處先言不食長承二年冬十一月北首西面寂爾氣絕其親友夢乘放大光明西方飛去又釋迎西居號西樂久住

高野山信彌陀慕極樂長承四年三月十八日命用小浴以香水灑房內焚薌勸告門人同志曰我今辭娑婆詣淨土面別在茲若過刹那生處應定念佛唱滅矣

江州睿山沙門快賢傳

釋快賢下野人弱冠上台嶺受業西塔菩提房振衣六載得究台教後抵大原江文寺裏卿挪數椽精勤砥行寺主助緣補以長講之職賢不避寒熱爲衆竭力衣壞鉢空而心志安如性直不說他之長短不自誇能年老形槁如同羅漢以保延元年中冬九日招

齋一衆衆日上人室如懸磬儲無儋石饌何盛備乎
賢日年來會遇實有因縁永訣今極矣豈不盡歡又期
耶衆聞揮涙已至午時賢盥漱披衣凭几向西唱彌
陀長往行年八十四

紀州高野山沙門能仁傳 蓮藏

釋能仁不記姓氏和州人也誦持阿彌陀經佛頂咒
大慈資稟哀愍及物忽見疲馬喘牛負重向嶮身加
打撻心念水艸謂雖是宿世之重報我今不可不救
濟芻艸誦咒與之盛夏嚴冬不撓稍及衰耄專修念
佛久安年中身無小惱安詳示寂時人稱爲往生人

又釋蓮藏賀州人在家修善出家入寂三時行法千
日護摩回以爲往生之助因夢高僧授月輪曰此爲
指南往生可決焉覺後月輪影現于壇上形如鏡
而內外映徹似雲母藏夢之言不爽取終安庠焉

紀州高野山沙門定嚴傳

釋定嚴字調御姓紀氏紀州相賀人上高野山學眞
言教登多武峰習天台法門後歸本山屏居小房誦
法華經唱彌陀號常時不敢休廢暮年永斷言語每
値月望念佛百萬遍仁平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結彌
陀定印念佛西面示寂

紀州高野山沙門澄賢傳

釋澄賢紀州人也雖年未滿弱冠悟浮世之幻化上
野山師良幸出家受戒隨琳賢沐兩部灌頂水受諸
尊法誦持理趣經禮懺文常修禪觀一室寥寥客塵
不侵臨終爲謂曰臨終一念之功勝生前百年之業
佛語不虛往生何疑乎結定印趺坐而逝矣保元三
年三月十二日也

紀州高野山沙門圓長傳

釋圓長紀州人厭苦界塵祈樂邦淨域登高野山禮
寬舜上人剃染稟戒杜絕人事誦理趣經彌陀經尊

勝陀羅尼等戒修特全慧燈益挑三部大法精練有
年永萬元年正月十八日得病聞彌陀念佛長往誠
所謂壽盡時歡喜猶如捨衆病者歟

和州興福寺沙門願西傳

釋願西爲興福寺實覺僧都之役常慕淨刹年及而
立度作沙門飛鳥寺側結廬安居初有二子隨逐給
養入念佛門三十餘載以小豆數斯一千斛而至七
百斛天承二年七月朔患痢病十五日欲湯沐二子
不肯西曰今日往生何有慮病乎浴畢披衣坐及午
時異香鬱越出二子曰亦後三日不可斂葬若身體

不壞往生之證也結定印向西化年七十及三日龕不爛印不解於是舉扶葬於後園

筑前沙門淨尊傳

釋淨尊居筑前山中有行脚僧到山日暮艸廬投宿守舍勞薦人役家主苟肉來歸僧初思旃陀羅之輩孰視沙門也已食噉罷淨身著衣入佛堂內修法華懺誦妙經一部禮拜念佛發願回向音聲婉雅明旦語僧曰我是凡愚無慙之僧永捨世榮偏忻來果不受檀施常拾死肉以充殘耳某月某日當去娑婆而生極樂若志結緣可問保社也僧欲得實記期再往

尊迎堂曰上人來也弟子今夜可生西方乃入佛堂觀行至曉有數千人從空飛下光明遍照音樂近聞向西而去僧見堂內尊及舉家曲躬合掌面西而既沒矣

贊曰佛法者以信心爲要而形儀次之苟有信心則萬般作業自然符要矣當以尊之擬爲證爲然而跡隣乎非常而事涉乎危殆爲有尊之心則可也無尊之心則不可也願西方徒不察其所由而妄効之職者阿鼻界中寧可爲廣爲耶

紀州高野山沙門暹與傳

釋暹與本州人嘗寄心眞言教在高野山供役金堂華香洒掃之暇觀念誦經爲急捨私財作佛具寄付金堂永萬二年臘月十六日誦大佛頂而化矣

紀州高野山沙門淨心傳

釋淨心紀州花園村人也掛錫野峰親近諸老蹟通密部受傳法灌頂祈佛菩薩豫知死期永萬二年七月十三日得小恙端坐佛前結印取滅春秋六十九山衆尊德稱十義房

紀州高野山沙門聖譽傳

釋聖譽初居仁和寺後移高野山綜研祕密教兼涉

圓顯部時人稱西谷勝寶房歸不動尊持慈救咒兩部大法行修日積入壇灌頂不傾油鉢常說宗要不言世事風疾相侵死期既逼謂諸弟曰千日十座行法已滿九百九十九日所餘十座也吾密嚴國土之報生雖在明日縮期將終今十座中至前供養正可取滅其後供養於彼樂國宜成散席也乃登禮盤正念誦畢散念誦時奄爾而寂仁安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也見者抆哀慕之涙聞人結隨喜之緣云

紀州高野山沙門明暹傳

釋明暹房號妙蓮紀州人也在高野山傳法灌頂以

理趣經禮懺爲平日之課誦務志興建修補堂塔廻
年信彌陀佛不動尊觀音之正念嘉應元年六月
十五日身心無惱起居安健自備香花穩坐禮盤念
佛而寂年九十四

紀州高野山沙門定仁傳

釋定仁不馳義學至心慕菩提守金堂職堂裏灑掃
佛前供具究其嚴淨常念地藏尊持誦不倦嘉應三
年姑洗十五日夜招同行僧曰去職土往安養各念
彌陀佛可作善知識凡堂上供養久積生前之薰修
空中聖衆定垂最後之接取同行勸誘宜遂我願矣

既而端坐念佛願心不退合手無傾安靜歸滅

紀州高野山沙門西念傳

釋西念信州人少離俗至上野峰拜心蓮剪髮受戒
發三菩提心求八解脫法遂傳諸尊儀軌旁承彌陀
供法頓止諸緣單修淨業尚嫌廣衆常居奧院齋食
泉清注心日短一夕無病安坐面西念佛命終治承
二年也

紀州高野山沙門嚴實傳

釋嚴實和州虛空藏巖之住侶也既及壯歲兩眼失
明實感過去之業障欲求當來之勝果上高野山扶
杖日詣大師之廟至心精祈如斯者三年矣一日到
廟拜額之間忽兩目開日輪新現實不辨如何泫然
佇立摩娑拂拭試見四方堂舍塔廟拔雲溪山林野
覩青感淚沾衣見聞驚嘆爲實益發信精修無怠臨
終趺坐向彌陀像唱寶號化

紀州高野山沙門能願傳

釋能願和州人從少入眞言教棲遲乎高野山殆六
十餘年矣仰大師之德詣參奧院日多持理趣經觀
誦要文晚念彌陀修往生因歲至九十手繫五彩絲
心觀三密法念佛長往焉

紀州高野山沙門尋禪傳

釋尋禪爲禪僧以文才補有司結髮辭筆久困聽府
及暮齡厭世務脫纓披覆伽梨止金剛峰修蓮社業
臨終之日沐浴潔齋著新淨衣正念坐逝

紀州高野山沙門密嚴傳

釋密嚴不記其諱以房號呼焉受東灌頂傳法任阿闍
梨位不交廣衆退隷艸菴繫念西方觀心專修及老
不弛結彌陀定印喀然坐亡享壽八十五元曆元年
九月九日也停龕之間面不變印不紊僧俗皆瞻

贊曰教門之先達臨終結定印者若干人樂邦之料

特以多矣世尊敕文殊等諸大菩薩曰於後惡世四
部弟子若修定人行直者印之令彼終後屍形不壞
千臂經曰若人命終結定印當知入初地今之諸師
符於金口而優登見道之位矣宜哉承衆聖之來迎
也如密嚴師之印契數日不解者殊勝中殊勝者也

紀州高野山沙門證印傳

釋證印號大乘為傳法院學頭性慈仁綜顯密住密
嚴院精修終身文治三年七月初病心無惱逼常課
不止至自恣日沐浴更衣誦大日五字呪令徒誦不
動呪定心坐化年八十矣

城州賀茂沙門源智傳

釋源智字勢觀小松內府平重盛之孫備中守師盛
之子文治之初平族覆滅其母匿名民間鞠育建久
六年舞勺投吉水源空室度作驅烏與延曆寺座主
慈圓敏悟出隊顯密共通還復侍空十有八年晝夜
禮讚勤不間斷空察篤實授圓頓戒併付聖經什具
房舍空及臨終自筆念佛旨要於一紙以與之世俗
曰一枚起請者也為師所任如斯智後結菴賀茂陵
野六時專注同社衆線曆仁二年臘十二日在病勇
猛心無退轉端坐合掌稱號二千百餘遍後唱陀佛陀
佛終於功德院年五十六異香滿屋經日不歇

播州朝日山沙門信寂傳

釋信寂住播州朝日山後往吉水為源空徒以涉內
外作書答明慧摧邪輪承言分理居洛東鳥邊野勸
弘淨教寬元元年秋遠州橫路沙門聞寂化導延之
下州說專念法郡民競禮二年正月忽患癰疾而卻
醫藥令修別時念佛雖癰平治氣衰聲嗄三月三日
早晨鳴磬同衆念佛至百餘遍後搖唇舌七八遍而
終焉

遠州蓮華院沙門禪勝傳

釋禪勝遠州人學天台教住州蓮華寺聞源空論導
入洛謁問曰無智凡夫如何生極樂空曰阿彌陀佛
立四十八願使一切衆生往生淨土至稱名佛必
來迎也因舉六科而質問空公一一答釋勝信受隨
喜翦光本邑為般爾業備工送日長樂寺隆寬謫行
之日宿遠州見付驛謂人曰有僧禪勝者乎或曰工
匠中有同名者是與乃贈手簡勝馳至店寬接遇甚
欽座中目怪之寬曰先師常謂公非但自證濟當弘
化門何隱淪如此乎勝曰非我所任欵談時移辭而
出寬送纖寬徒拜送曰幸遇知識願垂一言勝曰有

念佛稱可遂往生從此始受州檀之請住蓮華院不雜他業稱名說法州俗信仰貴賤成羣常曰淨土宗旨更無餘事念佛易行是其要也實知易行必生樂國今代學匠異義區別聖經甚淺難分邪正庶幾各守先師之訓正嘉二年秋坐病專修對法然像皆蓮華數片亂墜遠近親見十月四日謂諸徒曰觀音勢至來迎矣乃合爪閉目厲聲三唱念佛即化壽八十五也

城州往生院沙門蓮生傳

釋蓮生字實信藤關白道兼之裔也俗名頼綱雄武名著領宇津宮代策軍功一日從騎往鎌倉府遇熊谷蓮生於武藏野生謂之曰畫戟扈從濟濟可觀爭得敵無常殺鬼哉隨彌陀本願可慕樂國懇語相別從此常有發心之志承元二年朝覲在洛罷事勇退徑去謁源空于勝尾薙髮受戒親炙左右學專念法後從良峰證空（號善慧法然嗣）五部九卷粗究眞趣且證空寂後住往生院不減家法建長六年冬建多寶塔號觀念三昧院修不斷念佛又欲擬一堂修先師十三回忌而僑于崇仁坊勸化諸檀皆自西山僧來問安生曰我頃有病今日少愈汝來當談先師末後言安坐

含笑拍膝演說俄曰死期至葬先師之側言訖向西即寂正元初年中冬十二日也其子恭綱經營後事又造堂修忌而完生之先志矣

贊曰本朝卿庶之慕西方者多皆在家獨善其身也生公東關名士以勇知時歲垂四十擇師出家五部九卷透爪照膽終全僧儀談笑易化達則兼善之言斯人而見焉故列於章末系樂邦之科焉

論曰隨意行而取佛土者諸聖之事也克始克終者沙門之常也故支那梁唐宋之三傳不立往生之科本朝釋書亦然也蓋攝之感通矣宋末飛山戒珠始著往生傳侍郎王古加以續傳錢唐陸師壽又增續之四明默容海印復續于後咸淳年中沙門志磐撰佛祖統紀採上四書亦以立傳矣本朝寬和中朝散大夫慶滋保胤始撰日本往生傳康和中黃門侍郎大江匡房作續往生傳康和初柱下少史三善爲康有拾遺後拾遺之二傳仁平初年致政隱士藤原宗友著新修往生傳建久末法界寺沙門如寂編高野往生傳今自六傳中紬繹八十餘人而作樂邦篇古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今之所列登地隱域而臨終之正遺言之善承衆聖之迎攝得安養淨刹之人也

夫淨土教者以無量壽經觀經阿彌陀經爲所依而立宗。其始東晉慧遠結蓮社於廬山，諸家兼修。至李唐善導盛倡長安。安本朝西方寺空也，天慶天暦間始修淨業，遊化里巷，華洛東夷稱名殆遍。有諸家閒亦和者，旁修而未聞宗之名也。承安年中吉水源空依善導觀經疏以專念而鼓起一時，奔歸門輩並出，唱導日多，而後竟角立齒列焉。余謂震旦本朝前修之諸師，或依觀念，皆本唯心。雖正觀念佛理有所由，然宜定不宜散，扶自不扶他，似非菩薩之誓全也。至空師闡彌陀之本願，坐臥念佛，偏唱定散齊通智愚，其濟心契聖經教應焉。濟善導夢中之授受，不爲吊詭爲已。

本朝高僧傳卷第七十一

音訓

涅 奴結切染黑也　緇 側持切　恚 於桂切　酷 苦沃切　索 色責切求也

狠戾 上戶很切下吉逆切　璚 渠營切　懸磬 下苦定切掛也　僭 子念切譖也　凭

蒲明切　撰 雛戀切　臏 頻忍切　呵鞞跋致 如次呵葛蒲麼　蒲撥知意四切

倚也　託 他各切　嗒 忽懷也　備 以中切　閾 門限也　撓 吉典切建也　弔 丁歷切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七十一　　　　　　　　　　　　　　　盆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七十二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願雜十之四

先德三

百濟國沙門豐國傳

釋豐國百濟國人史失其名以國呼之生質俊邁慕風化而來是時佛法未周寓豐後民間爲用明二年夏四月帝弗豫語侍臣曰朕思歸三寶卿等議焉守屋勝海奏曰先皇以來未有此義何背本邦神奉異域佛乎蘇馬子曰已承詔且何異謀之有於是皇弟

穴穗王子聞豐國法師之名下書招請入内說法聖德太子建中山寺於攝之駒嶽落慶之日請豐國爲供養導師後任住持

和州元興寺沙門道登傳

釋道登不詳其許推古末年自高麗入大唐隨嘉祥寺吉藏大師傳三論宗舒明初從遣唐使歸住元興寺專演空宗與道昭齊名孝德天皇大化二年秋八月詔登及福亮慧雲等十師曰宜令諸寺衆僧弘傳釋教二年丙午勅登道昭始架宇治川大橋帝命右史撰石上銘銘曰浼浼横流其疾如箭修修征人停騎成市欲超重深人馬亡命從古至今莫知杭葦世有釋子名曰道登出自山尻慧滿之家大化二年丙午之歲構立此橋濟度人畜即因微善爰發大願結因此橋成果彼岸法界衆生普同此願夢裏空中導其昔緣白雉元年長戶國司艸壁連醜經獻白雉帝問休咎道登奏曰昔高麗王欲建寺相攸見一白鹿遂於其地造營白鹿園寺佛法大興又白雀見于田莊僉云休祥也帝因紀元登初營宇治橋往來之時見枯髑髏於奈良山溪令從者萬侶收置之道傍木上其年臘月晦夕有人謁告曰蒙和尚之慈顧得無

量之慶若非今夜因由報恩輒將萬侶到一門首穿鎖扃而入珍羞設前其人並坐分膳薦供後夜近聽有男女聲其人低起曰冤兄將來故我早去萬侶怪而問之答曰昔我在家共事交易得銀四十片家兄嫉忌殺我有銀遺骼不掩人畜踐蹋大德垂慈既離苦惱欲謝霑恩今宵相邀語畢影沒翕然無見時其家主母與長子來拜靈幢見萬侶而驚問其所來萬侶具說前事母罵長子曰吁乎愛子汝所殺而非他賊也便揖萬侶更設飲食古史闕登之所終焉

贊曰昭登遊唐俱傳大法住元興寺各立宗教矣其

宗乘者空有雖異而其利濟者同是應化之二菩薩也然世人熟知昭之事於登公獨其名無聞史書之中摭出數端事以諗于後彥垂美將來焉

和州元興寺沙門靈雲傳

釋靈雲推古末年入唐謁吉藏大師傳習三論奧旨四年秋八月隨唐使高表仁與僧旻歸居元興寺盛說空宗孝德帝擢十師敕令衆僧弘通釋典雲亦預焉

和州百濟寺沙門慧妙傳

釋慧妙不詳其產少居奈良習覈經論推古末浮海

入唐隨侍吉藏大師傳中百門智之旨而歸帝加十師敎令諸寺僧敕住百濟寺弘通三論天武九年十一月臥病帝使艸壁皇子問病卒日三皇子弔之

和州元興寺沙門慧雲傳　常安　慧隣

釋慧雲超海入唐謁嘉祥寺吉藏三藏受空宗歸居元興寺孝德帝選用十師之日雲當其銓又常安慧隣共入中華傳吉藏大師之法歸來住元興寺預十師數敎衆演宗

和州元興寺沙門智圓傳　慧師

釋智圓推古末年與同志數人入唐從嘉祥寺吉藏三藏傳受三論附唐使歸住元興寺說吉藏大師之法釋慧師就吉藏大師承空宗歸住元興寺白鳳二十年敕舉智圓慧師及慧隣爲僧正

贊曰豐國之事見于國史及中山寺記道登已下八師見于日本紀交諸他記以立小傳古之高僧入大唐逢大匠傳大法來者惜乎行狀之不全也矣

和州大安寺沙門道顯傳

釋道顯高麗人竄巢三墳漁獵會諳聞日本君臣崇信佛法附貢船而來敕住大安寺教授之暇撰日本世記若干卷天智元年三月唐人新羅人代高麗高

麗王乞援吾國朝廷徵兵發遣海外神功聖后征新羅之日以百濟高麗爲我附庸也夏四月鼠產於禁廐馬尾顯奏曰勿恐高麗屬我吉兆也果然

贊曰鼠取朔方爲馬取乾卦爲高麗西北當乎日本東南亭午博哉顯公以方推步遜辭能合矣易家是謂象先之占矣

百濟國沙門道寧傳　常輝

釋道寧百濟國人聞此方風俗之醇淑截海而來寓居南京究串經論靈感特著白鳳十一年秋八月旱詔寧法寧修中大雨帝悅優賞焉又同國沙門常輝

久留識內壽一百歲白鳳十四年賜封三十戶以養
其老
贊曰寧公想夫百濟國之選也芳躅之逸也史記法
雨之一條亦可以為幸與王制曰九十日有秩況乎
百歲也帝賜封戶實合於禮矣輝公之德可知焉

蝦夷沙門道信傳 自得

釋道信蝦夷人持統三年奏求出家與同國自得奉
勅得度賜信佛像一軀灌頂幡鐘鉢一口五尺錦若
干也布十端鍬十枚鞍一具蓋以其國東鄙無是器
備也是歲四月新羅王用先皇喪獻彌陀觀音勢至

三銅像朝廷責其怠期失禮不受貢物此時留學僧
明聰觀智同使船歸新羅使賴二僧奏有自得奏之
銅像恩詔賜之優勞留學明聰觀智各賜布帛

和州元興寺沙門善往傳 法貞 眞義

釋善往京兆人遊學講肆究法相三論帝屢召宮中
問空有之旨持統七年十二月江州益須郡醴泉涌
出郡守以奏詔善往及法貞眞義至益須試嘗之太
寶二年三月住元興寺敕任律師翌年春轉大僧正
和銅四年示寂

和州藥師寺沙門弘耀傳

釋弘耀不記氏族京兆人也徧問七大寺研綜大小
經論止藥師寺為衆開講筵能決疑難不昇僧官樂
居下位齡八十六化于本寺

和州大安寺沙門慧忠傳

釋慧忠姓秦氏山城州人也入大安寺混衆習學論
義入微時稱智者性好遊化五畿七道杖鞋殆遍還
都住菴獨事誘誨年七十卒

和州大安寺沙門辨正傳

釋辨正姓秦氏初以文學仕朝俄厭世故入大安寺
剃髮出家勤探經籍性滑稽善談論大寶年中入唐

玄宗皇帝在潛龍時屢召圍碁留學垂三十年請益
頗多有思鄉詩曰日邊瞻日本雲裏望雲端遠遊勞
遠國長恨苦長安又與朝官人詩曰鐘鼓沸城闉戎
蕃預國親神明今漢主柔遠靜胡塵琴歌馬上怨楊
柳曲中春唯有關山月偏迎北塞人開元庚午夏駕
船歸國天平六年冬十月聖武皇帝敕任僧正不記
其所終矣正在俗時有子二人朝慶朝元慶者早死
元者天平年中入唐以文才見天子拜入唐判官

和州大安寺沙門法榮傳

釋法榮不詳其姓產有學德聖武帝常恩寵之同鑒

眞和尚勝寶七年五月初二帝崩榮侍佐保山陵轉經修薦孝謙帝感其信志敕綱榮本貫郡租是歳六月敕以聖武上皇御膳米隨等賜鑒眞及法榮

和州大安寺沙門延慶傳

釋延慶不詳何許人淹留兩京學通内外以有時望廢帝授朝散大夫而賜封田慶爵封俱辭帝善其恭辭免爵封如初命

贊曰世教曰君有禮則臣固不有義爲當世教乎哉眞與亦有之辭爵受封者知禮義之本也如慶公者緇中之林放與

和州山階寺沙門玄基傳

釋玄基住山階寺弘經律論寶字二年夏六月参於朝言嚴淨國家無過伽藍攘災拯難佛力賴之見今諸州練若廢頽相仍不加修治恐失基趾乞降宣勅史諸檀主加興復制可

和州大安寺沙門澄叡傳

釋澄叡姓鳥屋氏隷名大安寺首受諸師門聽采不解綜貫經論不住名刹誓業後學弘仁八年三月某日寂京兆人也

和州興福寺沙門慈恒傳

釋慈恒山城州人茨田氏掛籍興福寺務學唯識尤精因明才多而行少世人憾之天長四年二月某日卒年六十五

和州東大寺沙門承俊傳

釋承俊入興福寺剃染稟戒渉歷叢内勤求眞法飜覆法相兼修密教學侶隨步檀越布金創勸修寺爲第一世矣

和州東大寺沙門圓明傳

釋圓明天機英拔風韻出塵在南都學三論從弘法大師稟眞言教住京師護國寺四衆歸仰嘉祥三年

任正律師司東大寺別當職（東大寺住持職作貞崇者誤也）明王管所齊整寺規仁壽元年寂

京兆神護寺沙門忠延傳

釋忠延天長初登東大寺戒壇受滿分戒巡遊諸寺學性相義就弘法大師稟兩部祕法住高雄山布授密法

和州藥師寺沙門明哲傳

釋明哲問七大寺綜貫華嚴助興福寺維摩會任藥師寺講說維摩貞觀二年正月八日最勝王經講會奉詔任講師十四日講畢僧綱擇率英俊昇于本

極殿就座議論講師竪義往覆決擇論義訖命有司
賜時服宮會法規餘章例知焉

和州興福寺沙門春德傳　空操

釋春德不詳姓氏隨修圓少僧都受唯識究三論歷
維摩會講師住興福寺廣宣法相貞觀三年春大極
殿最勝會奉勅爲講師竪義所稱有弟子空操實平
五年爲維摩會講師

和州法隆寺沙門長賢傳

釋長賢不詳本貫從布貴道詮大德究中百門三論
雖兼諸宗專唱空宗於法隆寺膺維摩會講師貞觀

四年正月初八爲最勝會講師臨宮論席對辯無礙

和州興福寺沙門興昭傳

釋興昭不詳姓氏受法相於修圓僧都又涉他學昭
與德一壽廣春德同美爲原貞觀四年冬任維摩會
講主轉傳燈大法師位五年正月爲最勝會講師慧
解煥然管興福寺十有三年大整法儀暁續師跡遷
傳法院元慶元年正月二十八日寂

和州東大寺沙門興智傳

釋興智不考姓氏從正進僧都稟華嚴圓頓旨染指
諸經論歷維摩會講主任東大寺弘賢首宗貞觀七

年春膺最勝會講師析破衆疑有門弟玄榮豐藝基
任律師

和州元興寺沙門賢和傳

釋賢和徧問祀中學通性相累歷僧官居元興寺貞
觀七年四月二日奏朝江州野洲郡奥嶋締構堂舍
一夕奥嶋神夢告曰雖云靈神未脱蓋纏願以佛力
增盛威勢擁護國家安樂鄉邑伏望所構堂舍額神
宮寺以報神明制可

和州西大寺沙門平恩傳

釋平恩了別法相通俱舍論歷維摩會講師住西大

寺膺講唯識貞觀八年春最勝會蒙旨任講首臨敵
筵承口敵衆以爲榮

和州藥師寺沙門平智傳

釋平智抱笈諸刹琢磨經論任傳燈大法師位住持
藥師寺轉律師爲維摩會講師貞觀九年春進最勝
會講師竪相宗之義

和州藥師寺沙門長朗傳

釋長朗罄四法界之事理啟五教章之機關經維摩
會講師任藥師寺說圓融之旨貞觀十一年大極殿
最勝會與諸山義虎對論不屈

和州元興寺沙門圓宗傳

釋圓宗習學大小乘獨歸三論宗坐維摩會講師任傳燈大法師位教誨元興寺衆貞觀十一年禁廷奏名爲最勝會講師

和州興福寺沙門豐榮傳

釋豐榮任持法相家業辛勤歷維摩會講師任傳燈大法師位居興福寺警訓衆學貞觀十三年禁殿最勝會榮爲講師演義驚座

和州元興寺沙門長源傳

釋長源博學經論貫通法相名鳴兩都爲維摩會講

師貞觀十四年大極殿最勝會選坐講首豎義從容後領藥師寺講師遂稱已講歷僧綱任元興寺凝然摭三國佛法傳通緣起舉南都法相宗匠五十人之名源其一也

和州東大寺沙門玄榮傳

釋玄榮從正進大德受華嚴與興智賢雄名歷維摩講師後貞觀十五年最勝會應詔爲講師

和州藥師寺沙門藥仁傳

釋藥仁才質爽邁究明諸經來歷維摩會講師貞觀十六年宮中最勝會僧綱擇十四人入内論義仁爲講師終坐藥師寺講會仁亦然公所舉五十員之一名也

和州元興寺沙門隆汝傳 春興

釋隆汝深解法相坐維摩會講筵任元興寺說五性各別之義貞觀十七年最勝王經會任宮講師義豐辭富又釋春興居大安寺仔肩法相善通慈恩疏任維摩會講師貞觀十八年最勝會應詔主講座

和州元興寺沙門安春傳

釋安春稟忠唯識精義入神爲維摩會講師住本寺說本宗元慶初年於豐樂殿始修最勝王經會詔爲

講主近於御座春爲豎者論辯瀾翻去歲正月大極殿火故於此殿修焉

城州法琳寺沙門寵壽傳

釋寵壽不詳氏族從事小粟栖常曉兼太元帥祕法任法琳寺大播家法元慶初年東夷叛二年正月敕壽副僧七人遣出羽國降伏夷賊不幾賊類伏歸

贊曰余常憾常曉師之法嗣乏究閲史卷次有壽公之一事意如獲驪領珠以立小傳焉

和州興福寺沙門孝忠傳

釋孝忠掛搭興福寺錯綜法相次敘僧官元慶二年

春於豐樂殿修最勝講會敕忠爲講師啓京義論量顯
被如常

和州藥師寺沙門義敵傳

釋義敵歷京諸宗獨精唯識價聲聞世昇維摩會講
座任藥師寺任少僧都元慶三年禁中最勝會上選
據講師之席

和州東大寺沙門基秀傳

釋基秀稟華嚴於興首已講以才德名歷維摩會講
師元慶四年大極殿最勝會拜講師之命既及登座
俄病不能藥師寺平智代秀後病瘳司藥師寺最勝

會講師

和州藥師寺沙門隆光傳

釋隆光以法相宗住藥師寺自法師位轉權律師元
慶五年最勝講會奉詔入廷寛平三年正月五日卒

和州大安寺沙門安海傳

釋安海探諸家蘊賾籲弘三論住大安寺歷進僧階
元慶六年最勝講會膺講師任揮麈英拔

和州興福寺沙門房忠傳

釋房忠坐維摩會講主元慶七年最勝講會詔任講
師冬十月七日宣詔東寺眞然源仁東大玄津祥勢

藥師寺義敵等名僧二十九人於仁壽殿論議臺宗乘
忠亦預員任權律師

和州元興寺沙門奉基傳

釋奉基經學不倦得通諸部興福寺維摩會推爲講
師住元興寺以法相鳴元慶八年最勝講會出坐講
首講龍宮論竪義辨決焉

和州元興寺沙門近保傳

釋近保習串三論出爲維摩會講師退居元興寺專
諸法蕩滌之談仁和元年蒙最勝會講師之榮擢隨
例宮品論亡義精微

江州睿山沙門延最傳

釋延最從座主圓澄究顯密法主西塔院仁和二年
七月五日奏朝故先師大和尚最澄創建此寺鎭護
國家造藥師佛像安置東塔院造釋迦佛像安置西
塔院並擇住持之主仰爲傳法之本每日長講法華
仁王金光明等經奉於國主同向率土次師前座主
圓澄受先師之付屬掌西塔之佛事延最謬以非器
恭繼末塵從聖主潛龍之時損辰恩慈賜令企侍修
構佛殿得禦風雨自非睿願何能如此伏望僧五人
晝則轉讀御願大般若經夜則念誦釋迦名言五僧

衣供准定心院被官府補以爲永例制可

和州興福寺沙門榮仁傳 平仁

釋榮仁在南都久學名相啓發玄鎖歷本寺維摩會講師任傳燈大法師位仁和二年春昇大極殿最勝會講座豎相宗義又釋平仁居東大寺與榮仁同宗同一字名歷講亦同仁和三年宮中最勝會擇任講師焉

和州東大寺沙門親宥傳

釋親宥姓宗岡氏和州人也承華嚴并密教於道義任傳燈大法師位延喜十九年住東大寺藏説二教

後轉僧都延長八年卒

和州興福寺沙門基繼傳

釋基繼不詳姓氏越前州人也從廣岡昌海大德傳受法相博閲經疏延喜九年奉詔爲維摩會講師尋任興福寺承平元年二月十六日化壽八十二

贊曰檢國史記天平九年冬十月聖武皇帝始啓最勝會於大極殿宣徵名德敕道慈爲講師其儀仗同元日羣臣陪列焉厥后不行者一百七十餘年間有修之一兩次而已清和帝貞觀元年正月八日重行宮會又召南北學匠敕延昌任講師立爲恆式每歲不闕陽成光孝二朝相繼修飾而應講首之選者遷歷有序前歷興福寺維摩會後至藥師寺最勝會過是以往稱三會已講遂班次敘僧綱矣至其講論僧綱在席豎義辨復若不契佛理則從質斥之置制嚴密猶如士登試射中也才智優長不遂於義安能與此哉朝廷之講臣崇尊僧亦可謂至矣余考三代實錄得三十二人繫年編載皆三經品題薦名金殿之人非今時漫呼上人和尚者比也閲者思之

論曰梁唐宋之三傳無此篇目焉本朝釋書直立德篇矣原制作之由似有微意蓋戚先哲之盛業罔識

德名僅存而博雅君子賴之者繹有得狀實則當時雖以後世或彰焉錄師之創立已遠矣哉敎律之中有名無狀者殊多焉而不獲如文獻不足何夫物之湮没也無若歲月今不記之名亦泯矣故余拾史錄所載或承聖主之嘉惠或察氣候之占兆高臘受封宮會登選之一微言一善功準例釋書立先德篇以傳諸不朽焉已

本朝高僧傳卷第七十二

音訓

浼莫委切 薦作甸切 墳符分切 庪居又切 鍘同鍾 潛昨鹽切藏也 闉伊真切 蕃符艱切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七十二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七十三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願雜十之五

神仙四之上

大覺世尊說大乘經時諸天神仙集會承敕護正法焉本朝者神國也凡所封幣祠祭大小神祇有三千二百五十餘名靈應影響貴佛恭僧又劉向所傳列仙一百四十有六人大半出自佛經此方仙人誦經修咒亦成其道矣釋書立神仙一章繫之雜科余亦隨焉

伊勢天照皇太神

皇太神宮者伊弉諾尊伊弉冊尊御子天照皇太神之廟也聖武皇帝創東大寺睿心思忖國家奉神今營佛宇不知其神意否天平十三年敕行基法師授佛舍利一粒獻太神宮啟建寺事基締廬於內宮南門大杉下七日持念第七之夜神殿自開高音唱曰實相真如之日輪照卻生死之長夜本有常住之月輪爍破煩惱之迷雲我今逢難遭大願如渡得船受難得寶珠如暗得炬師其持之藏埋飯高郡以賴邦家基遵神命返都奏事帝又謂以行基為覇使恐不協朝儀重敕詩進右僕射橘公詣勢州僕射復奏其夜帝夢太神告曰日輪是毘盧遮那也得此意為營興現日輪相其光赫如是故大像高一十六丈擬毘盧也由良法燈國師詣太神宮神出殿對語使求袈裟國師奉衣其後交野別峯禪師詣宮神請問法顯其袈裟皇神之蹟備於古記太常國史今載因佛之一事焉

贊曰毘盧遮那梵語此云徧一切處亦云大日如來法身佛之名也於乎皇太神者本朝宗廟之太祖而言自性法身與大毘盧遮那神變加持經自然合符奇矣乎至矣乎是其博通睿聖難得而測者也開國至今曆數二萬歲皇統一百十餘世堂堂綿綿垂裳南面臣卿世家佛乘亦盛閻浮界中有如斯至治之域耶濟北和尚極口稱焉實有謂哉

越前白山明神

白山明神者伊弉諾尊也泰澄法師在越知峯瞻仰白山謂彼雪嶺必有靈神我當登陟祈顯應靈龜二年夢天女瓔珞嚴身出紫雲中曰靈感時至蚤可格止養老元年四月一日澄往山麓大野隈筥河東伊野原所夢天女來曰此地大德之母產穢之所非潔

界之地此東林泉吾所遊止師移於彼即往持念焉前天女復現曰我在天嶺恒遊此林此林爲我中居上護一人下撫萬民大德諦聽日本秋津島本是神國國常立尊神代最初之主也次國狹槌尊次豐斟渟尊次泥火瓊尊沙土瓊尊次大戸之道尊大苫邊尊次面垂尊惶根尊次伊弉諾尊伊弉冊尊是謂天神七代吾即伊弉諾尊今號妙理大菩薩此神嶽我主國持之都城我乃日域男女之元神也天照太神者我子也天忍穗耳尊我孫也其子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受祖太神敕降治此國始爲地居饗國三十

一萬八千五百四十二年生彥火火出見尊饗國六十三萬七千八百九十二年生彥波瀲武鸕鷀艸葺不合尊饗國八十三萬六千四十二年是名地神五代神武天皇者鸕鷀艸尊第四子而人王第一國皇辛酉之歲始登皇位也吾眞身在彼天嶺大德往而見之澄登絕頂居綠碧池側持誦九頭龍出澄曰是方便體非本地眞身持念彌確俄化十一面觀音大士妙相端嚴光彩赫熾澄稽首言像末衆生願垂慈救菩薩瞬蓮眼拜不畢三妙相即沒涉左澗七孤峯値偉丈夫手握金笏肩橫銀弓又容曰我是妙理

菩薩之輔小白山大行事聖觀自在之變身也即匿又陟右峯見奇服翁貌閑雅有威嚴語曰妙理菩薩之弼大己貴西利主也言已而隱從此神感日顯也澄語從曰妙理菩薩言山中一草一木無不我眷屬之所居一萬眷屬妙德降迹十萬金剛童子遍吉垂化五萬八千彩女堅牢女天之變作也

系曰白山神者天照太神之尊父傳在後者何邪曰伊弉諾尊天神之終天照太神地神之始宗神天皇貴爲第一宗廟且又白山顯應殿於皇神一萬八千餘歲故傳在後焉若以儒之序昭穆擬本朝神次不

知吾神道者也

豐前宇佐八幡大神

八幡宮者應神天皇也仲哀帝第四子其母神功皇后征伐新羅庚辰季冬生於筑紫蚊田聰明玄鑒聖表有異腕上肉起其形如鞆故稱譽田天皇（上古之俗鞆曰褒多）又曰胎中都于難波大隅宮遷大和輕島明宮四夷歸化召百濟儒傳習經史在位四十一年崩于明宮壽算一百十歲上諡應神欽明帝三十一年肥後州菱形池邊民有三歲兒神託之曰我是譽田天皇廣幡八幡也我名護國靈驗威身神大自在王菩薩

垂跡於諸州今顯神明於此敕建祠宮於豐前宇佐祭祀以時天平二十一年冬十月託宣向京敕石川年足藤原魚名等衛士二百人看護奉引道路除汚所經放生不備酒肉菜盛豐潔以十二月入京於梨原宮造新殿饗差四十僧慶讃七日是月丁亥帝及上皇入東大寺拜毘盧大像此日神託巫女入寺拜像永受享祀爲鎭守神勝尾寺開成寫般若經神與金爲泥墨又汲天竺白鷺池來供硯水傳教詣宇佐宮講法華神啓齋殿與紫衣二領寶字神護之間國家有虞神託和清建立精舍於高雄山及賜弘法神親與法曼和密乘鎭西慶圓詣宮向神博問法義神答釋明大安寺行教在宇佐祠讀誦經究夏畢歸京神隨入都留男山鴿峯鎭護寶祚清和帝詔橘工部準宇佐宮規建石清水新宮主行教又東福寺聖一歸自宋時洋中風浪有異婦人曰我八幡也擁護師風頓止康平六年源頼義征安倍貞任祈八幡神遂定東夷乃勸請於鎌倉由比鄉其子義家修復之治承四年源頼朝點小林北山遷鶴岡宮宋蘭渓開建長寺神常來坐室後松上聞法子元在宋神人告曰師來我國救濟衆生每其來有羣鴿語頂定滕子元來朝住圓覺寺至鶴岡宮視木鴿子問知神之使焉初悟昔定中所見者是神也

和州春日明神

春日四社者神護景雲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武雷命持神木乘白鹿出於常州鹿島相鎭坐處到勢州名張郡臘月七日入和之阿倍山翌歲正月九日移三笠山者事三神於是齋主命自總之香取而來天兒屋根尊從河內枚岡而移姫大神自勢州至威靈四享歸崇三寶南京壹和慎維摩講師他人超任而隱尾之熱田神託勸歸不幾受詔層山教圓讀誦唯識神在庭松上作舞曰聽誦唯識何樂如之不覺手舞足蹈根來覺鍐在東福寺夢神告曰汝弘密教於他山非此寺之寶而我當擁護爲立置解脫梅尾明慧奉詣社壇羣鹿跪伏神託宣曰解脫明慧我太郎次郎也東大寺忠玉走檀越喪還過社前神出殿曰我忌死者上人有穢何過我前玉曰始知衆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其不思之乎神詠和歌即隱

洛北賀茂明神

賀茂上宮別雷神下宮御祖神兩祠緣起備于元亨釋書公事根源也東福藏山一日詣祠一條河頭值

衣冠人下車揖曰吾是賀茂大社今夜神夢告曰明日有金色如來自東方來到吾所汝可出迎爲遵神命至此果逢上人上人卽是眞如來也引登神殿空獻法去乾峰士曇在東福時一夜明神入室受戒求法名曇獻勝岳之號次日上堂青衣簪冠二人捧玉篋來施僧伽梨曰表昨夜受戒之嚫侍者問之答曰賀茂又一遍一何詣祠念佛神託宮司拆殿前鉦俗曰鰐口各以一片賜眞及何也

城州松尾明神

松尾神者號大山咋神比叡山神爲同一體或曰賀茂神之異名也大寶元年秦都理始建社祭之吉野日藏詣祠祈知神之本地及二七日雷雨杳冥殿裏有聲曰毘婆尸佛又空也入城神化老翁倚城垣貌甚寒告也曰頃受般若法味而未乘白牛純緹之車貪癡之風逼膚上人善法華願有意乎也脫衣獻之神頂受而披溫然見顏最福寺延朗寺前池有大石神常影現作白髮翁踞坐石上聽誦法華與朗相語惠二給使

贊曰觀松尾神之所以告也公台教五時之說隱然顯於言中矣神之博通睿聖也又可察焉

紀州熊野山權現

熊野山三神者伊弉冊尊速玉事解之三男也崇神天皇六十五年始建本宮景行天皇五十八年又立新宮三井圓珍詣熊野山風雨迷而失路大烏前導至祠不解簑衣便講法華神排闥殿聽受妙法笠置貞慶詣祠神問法華經之諸佛救世者住於大神通爲悅衆生故現無量神力

江州滋賀日吉山王

日吉山王者卽金毘羅神天竺一靈山地主神而隨乘妙法三國顯化也嘉祥二年神告圓珍入唐求法珍睿山房設山王座或曰神受戒時坐此禪林寺宗睿修學無比遠途雙鳥相從暗夜螢火自照神託加護以是爲驗睿山桓舜有四傑名神常垂顧三井行圓與神清談神曰我名表三諦卽一也護持台教鎭覆國家太乘院慶命祈見本地神宣曰我在此無量歲期佛果利羣生因知釋尊示化又睿山妙音大相國藤忠實謂音曰僉言山王神德崇於王臣若有神驗公試祈吾音卽誦經至譬喻品俄託藤公曰貴哉貴哉汝先於吾寶殿千日讀經聲猶在耳今復聞之睿山暹命坐觀三諦卽是忽天井聲曰貴哉法師觀

微妙法命曰誰也曰山王三聖也自公發心日夜守護一時祭日有事不出遥觀本地眞身神輿忽現稽顙矣

紀州丹生明神

丹生津姫者神武天皇降於丹生川上而祭羣神此其一也相傳天照太神之變作也弘仁七年空海上高野山婦人現曰夙負殺罪苦處幽陰思歸眞教未値其人師今到此愜妾之願此山方數百里施師以懺罪乃導海至平植所曰是福地也營構於此言已即隱寶性院宥快作悉曇鈔有未決之處神女現形

親爲剖析因詠和歌忽失所在焉

贊曰棲乎山麓者愛山之高焉家乎海濱者玩海之廣焉慣其所見也春日之崇唯識尊嚴山王之扶樹台教丹生之敬恭密乘亦隨時處之緣而保護佛法固可貴矣哉山王之三諦融即之深談四明諸師吐舌讃歎焉吁神智之不可測也偏至于茲矣

筑前竈門山明神

竈門明神者鸕鷀艸葺不合尊之妃玉依姫也鎭護邦家降於竈門山亦號寶滿大菩薩殿之左右配祀神功皇后應神天皇沙門心蓮初在南都法相宗之學匠天武帝代入竈門山多年修練建立佛頂山東尾寺白鳳二年二月十日天華繽紛山谷震動神姫現形告蓮曰我爲饒益衆生久止此山方今三韓欲奪吾國自上宮至峯塞於海口拒以卻之我勞可知崇上人法而來復歸本處須臾雲霧四合變金剛神手横鐵杖有十眷屬駕九頭龍馬扈從飛行其跡猶存曰馬蹄岩蓮記其事上都以聞即敕有司立祠祭典萬民崇敬神德日新白鳳十二年六月十日心蓮示寂神足行滿續住東尾今十一月十日修蓮之忌

城州稻荷明神

明神者和銅年中始現於伊奈利山其後弘法東寺門前逢負稻翁祭爲東寺鎭守以其擔稻故號稻荷延喜延長之間天變多神告貞崇曰讀誦大般若消其大難延長之末醍醐帝不豫召崇護持一夕神來與崇歎談言帝之不起不幾帝崩

和州三輪明神

大三輪神者大巳貴尊之祠在大和城上郡或曰本地毘盧遮那也湯川寺玄賓菴居三輪神屢影向問法相之深致西大寺睿尊詣三輪神告主祠曰今有肉身如來臨光汝等出敬主祠迎延以神宮寺矣

和州吉野藏王權現

藏王權現者役小角在吉野山時神現釋迦容小角曰不可也次現彌勒小角曰尚未也作猙怒可畏之形小角曰是我邦相應之權化也神禁婦人涉境都藍尼久在金峰麓清淨無染自謂非凡婦之比乃登金峯俄雷電晦暝昏惑而歸後復咒龍乘之躋山稍到泉源終不能進藍嗔蹈岩巒皆崩裂又日藏入金峯修密法一時苦煩氣塞而没惚至一窟一和尚來攜藏上西岩頂地皆黃金一切世界在眼下和尚告曰此處曰金峯淨土我牟尼應化藏王菩薩也慧心

院源信謁金峯山神託巫問台教信又問以天台要文巫答如流及問家祕神巫無對靠柱據之恍然思惟信直問神殿中聲言我依和光同塵之久而忘失爲三輪常觀欲詣神次路逢彌事遂在祠側樹下念誦神又託巫引觀入殿問酬眞理

本朝高僧傳卷第七十三

音訓

饗許兩切　鴿古沓切　鉦諸成切鐃也　蓑桑何切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七十三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七十四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願雜十之六

神仙四之下

尾州熱田明神

熱田祠者日本武尊承天叢雲劍於皇大神而征東夷之日及駿州浮島原夷族燒原拔劍揮之四方一里艸木盡平因名艸薙劍既克東夷還天尾州藏劍熱田從此神靈昭昭受血食封奧州性蓮持法華之骨上高野山路次熱田知神忌穢宿南門側神告大祝請蓮祠中大供珍羞無住禪師居長母寺神屢入室問禪趣以大般若經

藝州嚴島明神

嚴島明神者天照大神御孫市杵島姬命也空海供法味神現問曰所祈何事海曰末世祈菩提者願神惠道心餘何望哉神諾而隱祭日神供饌鮮鱗一僧竊謂和光本地佛菩薩也專慈悲戒殺生今此供物可亦以疑神託曰世之恣殺屠者以因祭供讓罪於我甘罪惟輕是以令取報命已盡之鱗類以上我祖此亦爲佛方便矣

信州諏訪明神

諏方明神者大巳貴尊第二子健御名方命也弘仁六年睿山最澄置藏經於東關信州大山寺正智受上野千部幹緣已寫二千部馱載而發俄馬病不前明神託曰我欲預澄師勸緣而未由也故示此異耳令我助送此經預幹功之一矣言畢驛馬能健行州界嶮迅自驛驛正智衆人感嘆神言又建長寺蘭溪禪師謫在信州明神時時入室問法及還鎌倉餞於藤澤無量寺衣冠異人跪于庭除衆僧怪之溪曰諏方明神送我而來矣

江州比良山明神

比良明神者東大寺良辨奉敕求遮那大像衣之金時到琵琶湖西勢多縣有一老翁坐大石釣見辨語曰我此山主神言已不見昔比良山有材放光一信女伐欲造觀音像而求良工神化老翁語女曰我能成汝願像成翁隱傳教得其像安山王院睿山法勢宿比良山下民舍神託家婦乞勢讀普門品合掌聽聞勢問神知釋尊出世乎曰我不往印度一千年前諸天西飛去斯時歟

系曰釋尊說法之會觀音且甚不隨影何言不往印度

耶遮曰菩薩之現於世也顯不言本地言則輕矣楞嚴經曰賢聖應化不泄密因可以解疑焉

叡麓赤山明神

赤山明神者支那泰山府君也延暦寺圓仁入唐之日詣赤山祠立誓曰正法難逢神加冥助我歸本邦當建禪宇弘傳心印其夜夢一人提囊來曰量三千世界籽子也試量此地看仁買得懸大地和身在籽盤上頓覺胸次豁如遂得縣帖徧遊傳法又在清凉山神現形曰至於日本仁歸程將漂羅刹國神著蓑笠持弓矢而護仁船或現不動毘舍門之身隨逐衛

護多受神祐歸朝無恙仁順世後禪院神祠以遺命成焉神與山王相約山王守叡山東麓神護西麓三井賴豪奏立戒壇白河帝夢赤衣老翁立持弓箭帝問卿誰乎翁曰赤山明神也欲射奏園城戒壇者其議遂寢

贊曰赤山神者本在支那禪和之護神也感仁師弘傳心印之志夢託籽子亦本分上著大量世界籽子是何物也楞嚴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宜哉懸之大地胸次豁如而獲囊橐中之印也禪院舊址台徒嫌禪弊開爲藪如其神祠門壇荒落爲吁噎場余嘗拜瞻反袂而歸

若州比吉明神

比吉明神不詳緣起養老年中旱澇疾疫連歲頻起有私赤者隱棲山林明神化人告私赤曰我受生鬼神苦報甚多欲歸三寶出苦趣未得其便故行灾癘耳汝能爲我於此地營伽藍安佛像災當自息年豐民安乃建神願寺灾害殄消

江州新羅明神

新羅明神者天安二年圓珍歸自唐洋中忽有老翁現於船上曰我新羅國之神也誓護持師教法至慈

氏下生珍將傳來經論藏尚書省老翁來曰此所不可有一勝地我先相攸師闕朝建院宇納之我永護之佛法是王法之治具佛法若衰王法亦衰珍歸山王院旹山王明神現形曰傳來經典宜藏此所翁復出曰此地後來必有喧爭自此南行數里有清絕處三神誘珍到滋賀郡園城寺新羅神語曰我卜寺北旹百千眷屬俲來圍遶唯珍獨見他人不知有乘輿人以美饒饗新羅珍問明神孰饗者爲誰曰三尾明神也永承七年九月園城寺明尊始行祭禮神託和歌矚納三井慶耀爲見時有神託曰我新羅明神之

屬宿王菩薩也當入園城之門者明神令我擁護焉

京兆北野天神

天滿大自在天神菅姓諱三字道眞世爲儒宗資生聰英早射甲科文行忠良名翔翰林官爲侍從昇右僕射輔佐天子攝行萬機聖明不察以讒誣黜延喜二元年左遷太宰府都督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薨于配所年五十九未死之先裁疏訴天帝沒爲威德天遺靈奮激天災日起大風吹火雷擊讒者震死太子夭亡玉體不豫人心恍懼因省遷謫追復本官贈正二位沙門道賢感冥定見藏王菩薩皆五色光照金峯

山藏王曰今大政威德來也須臾西方空中千萬人至儀衛宛似王者之郊禮也其衆奇形異貌或如金剛力士或如雷電神夜叉羅刹甚可怖畏各持器仗弓矢矛戟大政天臨去顧賢曰牽此僧見我居即使賢乘白馬行數百里疾如風至一大池池中有大島廣百餘里中有方壇壇中有蓮華臺上有寶塔塔中安置妙法蓮華經塔東西壁懸兩部大曼陀羅其塔嚴麗殊妙也北有大城門衞森嚴大政大語賢曰我是上人本國菅丞相也忉利天帝字我呼日本大政威德天我讒配時非不動心我主國土一切疾病災

難等欲惱君臣傷人民又欲以我悲泣之淚化爲大雨浸本國爲水海成立國土爲我住城然此國普賢龍猛流傳密經之地也又應化諸聖以悲願力借名明神遊往諸處覆護衆生彼諸名神常慰諭我我又尊重佛教故不成巨害但我十六萬八千眷屬暴惡鬼神等隨處興災我尚難禁我受神慰味法樂故昔日怨懟少息矣我在世時所歷官位有人居之我起害意而今立一誓願遣本邦上人傳之普屬流布若人作我形稱我名殷勤尊重我必擁護若人聞上人言信受崇奉我亦不爲崇焉又有滿德天語賢曰大

政天十六萬八千眷屬作毒害者天下善神不能遮止藤清貫平希世逢雷震而死者火雷氣毒王之爲也又崇福法隆延曆檀林等諸大寺及大內之燒災皆是第三使者之所作也如是諸惡神滅法害生皆昌泰帝獨受其殃譬如衆流之宗海焉乃至暴風疾雨疫癘時行逆惡鬪起並彼眷屬惡神之所發也然金峯八幡及我强抑不許故不自恣天慶三年七月十六日託右京七條坊婢文子欲構右近馬場其女甚賤不能營構纔祠家側天曆元年六月九日始移北野其製猶卑九年三月江州比良神官良種兒年

七歲託曰我昔任僕射先夢松生我軀而使折是以
我知上三公遂取竄故我所居之地必當生松不
幾一夜間數千株松生於北野於是朝日寺沙門最
珍與文子勠力造祠天德三年右丞相師輔藤公改
造大廈自爾神威儼然崇享布福薩州福昌禪刹翔
闕之日得古記於岩間題筑前州太宰府大威德天
神參大宋徑山佛鑑禪師受衣記曰太宰府有富家
夢天神告曰擇無染淨侶一日讀誦蓮經千部爲予
惠焉乃請千僧讀誦如數其夜又告重擇淨課富家
思惟承天長老圓爾和尚昨入大宋深極龍淵之源

底遠昌鷲峰之頂宗求之必得所謀具說前夢爾求
水精念珠一百串懸之室中燃燭於四隅設坐於中
央一日讀誦法華一部即夕神夢謝富家之法施純
一且現形於爾室裏巾奇幅袖間插梅花一枝而求
作弟子爾即指參佛鑑禪師神領而去再見而曰我
親入佛鑑之室自指腋下衣袋爲證爾來圖讚天神
入宋之像者多

贊曰驚世才名因緣存焉或承山川江海之美或假
應眞菩薩之示偉哉菅神抱非常英龍章鉉呂陰陽
變治鳥寧顏譽必有顏毀讒言塞明亢悔斯至厄窮
三年憂虞胃隊上天帝察衷沒顯威異取彼讒人殲惡
投畀不啓金縢雲屈受瑞廟食王都如在千祀布濩
神休萬姓仰庇大士應化言符于此

播州法華山法道仙傳

法道仙天竺人靈鷲山有仙苑五百持明仙修金剛
摩尼法得道通達須臾遊十方刹便還本處壽無量
歲道利人天道者其一也一時乘紫雲經支那過百
濟入吾日域下播州印南郡法華山其山八朶溪谷
出五色光道常誦法華修密觀千手大悲銅像佛舍
利寶鉢之外不持資具多聞天王駕雲來臨牛頭天

神現形西峯護法除災天龍鬼神擁隨奉事道得千
手寶鉢法飛鉢受供州人稱空鉢仙坐石大神請置
鉢於石上奉供其跡今尚在祠西南號空鉢塚船師
藤井載官租而過道乞供藤井曰御局精粳不任私
情鉢便飛去積米隨鉢如鴈陣連藤井驚奔到菴悔
謝道笑而諾束米如前飛歸其一束米落南河上自
爾其地富人多俗號米墮村又曰米田藤井入奏孝
德帝大感歎大化五年夏帝不豫宣左僕射阿倍倉
內召道平復六宮羅拜止宮七日弘演釋門奧旨君
臣讃嘆設無遮會是歲敕於山中建大殿安所持銅

像舍利寶鉢。白雉元年九月落成。帝幸寺。始本朝重神祇佛屬道之唱。眞乘天下翕然歸佛法。二年三月宮中大藏經會。三年季冬僧尼宮齋。皆是所諭化也。道居山數十祀。一日告衆曰。我本耆闍崛山之仙。暫來此爲誘導。即説偈曰。我化有情來此地。留畢下像鉢舍利羅一。渉斯境所求得。永出三途見佛陀。放大光明飛入雲中。道所建精舍諸州多存。丹之成道寺是其一也。

丹後浦島子傳

浦島子。丹後州餘社郡管川人。雄略帝二十二年秋

七月。釣龜水江。忽變美婦。伴浦島子到蓬萊山。歷觀仙衆。得不老不死。偶憶父母。欲省古里。女與玉匣曰。子勿開之。再遊可成。還鄉徧覓父老。不存。惘然自失。入相謂曰。嘗聞上世有浦島子。遊海不返。始覺遊仙。悔歸人世。忘神女言。以開玉匣。紫雲靉靆。忽出去。盡貌變老死。嘗天長二年也。至此推歷乖三百四十年。是時同閭有如意女。得紫雲篋。人不得見面。爲淳和帝妃。從空海稟如意輪法。入攝之武庫山。咒修得成。海刻如意輪像。納篋其中。

論曰。或曰空海獲紫雲篋。禱旱降雨。蓋是密乘之祕賾。而非神仙之器也。余謂是謬傳。爲海公親承慧果得大日之眞祕。何假業通依通之物乎。方術之中。此類且多。後漢蘓耽得道術而上昇。留一櫃曰。有所乞可叩之。其母如教。需物立致。母疑開鑰視之。雙鶴飛去。後無復應。是可爲祕賾乎。海之法齋祈雨得者。後世比比。獨於海公復奚疑哉。

和州久米仙傳　大伴仙　安曇仙

久米仙。和州上郡人。久在深山學仙法。餌松葉服薜荔。一日飛空經過故里。見女以足踏衣。其脛甚白。忽生染心。即時落地。漸食烟火。交接人間。自署其名書

前仙某。今其手澤往往尚存。嘗高市郡建久米寺。鑄丈六藥師金像一二菩薩像。復修仙凌空飛去。又有大伴仙安曇仙。與久米相後先。二仙菴基在于和州。

賛曰。處胎經曰。五百仙人。在山修道二十小劫。聞佛出世。飛空拜佛。過王宮上。見宮女浴於池。生染失通。忽墮於地。久米事甚相似。佛誡後學。視女人如火星毒蛇。豈欲障道振古而然。

江州睿山陽勝傳

陽勝姓紀氏。能州人。母夢吞日。有娠而生。元慶三年十一歲登睿山。事空日。性聰敏。學止觀。兼眞言誦法

華勤密供逢裸者脱與衣見飢人付己食蟣虱蚊虻噉身不拂厭喧修定勇猛精進脇不印席後居和州夏入金峯山冬下年田寺辟穀食蔬後止飲食或日食粟一粒衣薜蘿躡雲烟延喜元年永謝人寰以袈裟掛松枝書曰讓與堂原寺延命勝父病瀕九死歎曰我有多子所愛陽勝傳聞作仙若有仙通知我意願一見之勝忽飛至屋上誦法華家人出見只聞其聲不睹其形勝曰父曰孝思不忘故來又曰每月十八日燒香散花待我我尋香烟而來誦經說法報罔極矣後於金峯山逢故舊語曰余住此山五十餘歲

行年八十餘修仙法得身自在昇天入地飛行無礙妙法華力得心自在化世間利有情又於吉野山逢練行息眞身生兩翼飛遊空中語曰我身中無血肉遍體生奇毛已過去又熊野山松本嶺遇睿山舊友敘話而去又有苦行比丘居笙石室數日無食而誦法華不輟青衣童子持白物來與比丘食其味甘美比丘問所由曰我本睿嶽千光院延濟和尚之童也薰練年深得仙近來事陽勝仙此食勝公所命也童便飛去

城州宇治山喜撰傳

喜撰（竊仙）或曰桓武帝之裔或曰橘奈良麻呂之子未詳孰是也蚤厭塵區剃染出家居醍醐山隱乎宇治山結菴於御室戸持密咒修仙方絕粒服餌一旦登雲乘雲而去撰善和歌我菴住詠膾炙人口紀貫之曰喜撰詞華麗而首尾停滯如望秋月遇曉雲詠歌不多傳也

文章博士都良香傳

都良香京兆人仕至文章博士少內記文才冠時感動鬼神菅丞相初就良香學良香偶得句曰氣霽風梳新柳髮未得好對過羅城門微吟此句門上有聲

曰冰消波洗舊苔鬚菅丞相見曰前句公之所作後對鬼神之句也又遊竹生島吟曰三千世界眼前盡神賡和曰十二因緣心裏空常慕仙道遂棄簪纓入山修練後百餘歲或見之大峯山窟中其顏不衰云

河州高安山生馬仙傳

生馬仙攝州住吉縣人入河州高安縣東山誦咒修練寛平九年沙門明達上東山頂見艸菴在深谷下到其處有優婆塞顏似童稚頭戴白帽身著素衣達近問之答生馬仙便取五瓜薦曰是產於此地可以療飢達食之味甚甘復問爲何曰入山以來未見山

脚不記歲華只求菩提耳

和州吉野郡藤太主源太主傳

藤太主源太主居和州吉野郊布衣烏帽辟穀持咒得通仙術一日渉藏王吉野河洪水無舟措節徘徊二仙飛來曰待我渉師藤太主持念須臾神人伐木截源太主令神人牽其木著河岸二仙相揖謂藏曰非師爭感我二人乎翩然飛去

和州法隆寺法空傳

釋法空下野州人居法隆寺學性相教讀法華晝夜各三部後返本邦遊歷勝地適到一洞四方石徑生

五色苔門戶障屏及牀座自然天成彩苔嚴飾心生歡喜入中憩居永離塵境乃織五色苔爲衣服甚軟煖果蓏充食鳥獸馴傍十羅刹女現形給使荏苒歲月又不記矣比丘良賢巡禮靈區迷路届洞投宿數日見羅刹女端嚴生染心女告空曰是破戒無慚人錯到淨境我當損害身命空曰莫作是說護送人間女復本形甚可怖畏提賢褰雲投弃村落賢身心喪亡纔有氣息稍蘇逢人語自悔恥

和州杉室山童傳

童兒初居睿山楞嚴院後入杉室師事仲算其性敏發常轉法華算曰少年之業習學惟競諷經誦咒未晚耳童陽隨顧聆陰勤讀誦一日童不見算普尋不得童潛入山誦經不食月餘羽化成仙後有數月算僕薪于山中聞誦經音近見則童也童謂僕曰汝回告師算得親晤僕奔告算倒履登山童曰吾既得仙與世相隔今偶欵語可謂良緣將去告曰每歲三月十八日江州竹生島有神仙之會我亦預焉願借師之琵琶而行算即授之日送不見算以春期往竹生島時雲中聽音樂有物隕舟中取而見之嚮之琵琶矣

論曰神之妙萬物者以體清淨也故佛曰清淨法身又心淨則佛土淨五戒十善八萬細行離塵勞之事而不離則不能成道也是以久遠修勤脫妄達眞既體達焉則此心亘十方萬物一如神之敬佛法亦知此理本朝諸神崇奉三寶特以著焉世儒不安黨然相誹若如所誹者神何敬之又何可言妙萬物耶凡爲儒者未聞神敬之於佛者其敬不止有淨與不淨之分也仙人出自佛教者篇首敘之不論于茲矣

本朝高僧傳卷第七十四

音訓

睩盧谷切　謫側格切　沴薾上徒典切下將來切　腋夷益切　縢徒登切　譖側禁切　帽莫報切　榰旨而切　蓏魯果切　屆居拜切至也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七十四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七十五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願雜十之七

感怪五

建暦年中南京藥師寺沙門景戒撰善惡靈異記三卷濟北和尚據作靈怪拾異二篇繫於釋書然二師之書混列僧俗今取其中之緇伍獲冥薰陰夢之感發而立感怪篇以繫於願雜之七而終矣

和州高宮寺沙門願覺傳

釋願覺初入三井就常照學教法後往南京葛上郡高宮寺圓勢勢百濟國之師範解行兼備善覺識房覺疎放無戒檢不嫌五辛而食朝出邑里昏黑回房率以為常有優婆塞短之師前勢曰莫言優婆塞夜竊往房鑿壁窺之見其室內放光照耀驚以白師勢曰然也不信吾言無何願覺俄然命終勢命火葬其屍後優婆塞有事往江州有人語曰願覺師在焉即往驗視實是願覺也見優婆塞曰此頃不謁戀思無間起居安否不嘗知大聖變化也

贊曰古德埋壙之後全身脫出者或有之世以為異爲如覺公火浴無餘而體質依然遊化他邦者未嘗聞之異中之異也非權化焉能有此妙舉乎

江州三井沙門常照傳

釋常照幼時戲自刻比丘像稱地藏尊安古寺壇畔日率羣兒採花致供及稍長入園城寺習台教年至而立得疾俄亡昔勇士二人捕照追行過黒山麓臨一大坑擠照陷坑其間熱風撲目痛不可言也既在閻魔廳顧眄四方罪人無數苦狀萬端時一沙門儀容嚴莊謂照曰我是稚歲所造供者護汝不暫捨也今又來救汝歸本土益加精修照蘇息後能守聖言播名當世云

百濟國沙門放濟傳

釋放濟者百濟國人本國有隣兵之難時備後三谷郡主奉詔救百濟發誓願曰若得軍功造立精藍功成凱旋多搆諸寺濟塑佛像後濟上京需金丹等彩具回程買舟到難波津有賣大龜者贖放二尾舟過備前骨島至夜三更舟子利貨相謀異心以濟投海俄有二龜負濟登岸既而有人賣金丹具到郡主家濟偶歸家熟視之前舟子也見濟惺恐首伏還贓濟告檀越乞活其命爲濟後往海邊常化往來年八十餘而化

和州元興寺沙門慈應傳

釋慈應博識感通。因檀越請往播州餝磨郡。灌於寺九旬講法華。寺邊細民網魚爲業。一日俄叫曰炎火遍身難堪熱惱。莫近於我。當俱燒死。其父詣應哀請法救。持念立驗。漁者到寺拜衆懺罪施僧誦經永熄殺生。

贊曰顏氏家訓云江陵劉氏以賣鱓羹爲業。後生一兒頭是鱓。自頸已下爲人。夫顏公者北朝巨儒。其記實也。如斯今縫掖者何將偏見撥無因緣耶。

城州高麗寺沙門榮常傳

釋榮常學三論宗。持法華。住城州相樂高麗寺。一優婆塞相與從遊。一日圍碁。常每下一著。口白求白衣優婆塞。亦喝其口曰榮常。榮常俄偃。優婆塞口自喎斜。柱顧出寺。未到其家。躃地而死。

和州毛野寺沙門諦鏡傳

釋諦鏡居和州毛野寺。如實修法。字邏王者天性邪見不信三寶。鏡往山背。中路逢王。以迴避無處。頓立路側。王見駐馬。令僕打擊。鏡即走。追未遠。王忽叫躍離地三尺許。三日後死。舉體如墨。從者奏曰諦鏡法師詛殺吾主。乞報仇。敕答曰字邏無道。自招殃。過非鏡法師之咎矣。

和州藥師寺沙門顯慧傳

釋顯慧字依網。住藥師寺。戒解共備。紀州伊都郡狹屋寺尼衆慶讚十一面觀音像。請顯慧說法導師。里有上田三郎者。天骨兇惡。其妻上毛野公大椅之女常信三寶。就慧一日一夜受八齋戒。恭行悔過。三郎外歸。問妻所在。家人答曰受戒在寺。大發狂怒。自行喚妻。慧教化不信。罵辱曰汝姦我妻。個下法師乃行追逼。犯得戒妻。即時生枝著蟻嚙死。惡戶邪婬現報不免也。

和州金峰山沙門廣達傳

釋廣達姓下毛野氏。總州武射郡人。入和之金峰山。結菴樹下專修佛道。吉野桃花里有良椅材。經歷多年。郡有秋河里人。架椅爲略彴橋。達一日渡過。步下忽聲曰嗚呼莫痛蹈耶。達四顧無人。大生希想。哀嘆敬禮曰有因緣故遇我。須奉請有緣處。便截橋材。雕造彌陀彌勒觀音三像。安置吉野郡越部村之岡堂。是也。

和州藥師寺沙門長義傳

釋長義諾樂藥師寺之住僧也。學業聲於社中智魁。

之初俄肓兩眼日夜悲泣屈請衆僧三日三夜讀誦
金剛般若經滿期兩眼開明如平日矣七寺㕓衆皆
嘆息曰般若驗力不可量者也

攝州水田郡沙門德滿傳

釋德滿攝州水田縣之產也年至二十肓過三歲詣
𡙁馬寺祈之無應又詣長谷寺期一七日祈求至第
七夜夢老比丘告曰我神力不及汝當如江州彥根
山觀音靈場懇請滿如教第二十日初夜兩目忽開見
燈如元時承曆二年也自此滿居其地精進修練云

和州興福寺沙門永興傳

釋永興葦屋氏京兆人或曰攝州手島郡人也久止
興福寺學性相修密法後往紀州熊野結精藍化海
民人貴其智德稱南菩薩以其來自王都在南邊有
一僧慕風來其所持之唯法華一部銅瓶一口繩牀一
餘無長物僧常持法華歷一年餘拜興施繩牀曰我
欲踰山往勢州與徒優婆塞二人僕一人以相送且
與糗爲粮行一日次日以法華並鉢糗授優婆塞僕
自此令還只持麻繩水瓶獨別去歷二年熊野村人
入山伐木聞誦經音累日不止村人發信心各自齎
糧尋聲之不覩形色怪而語興興往而聞之聲猶不
止披荊棘尋有一骸骨繫於麻繩二脚垂巖傍有瓶
興見悲泣後三歲有誦經聲興重往收骨其舌赤鮮

和州延興寺沙門慧勝傳

釋慧勝在延興寺主浴室偶以束薪與人次時寺牸
牛生一犢及長大日駕爲浴薪任重致遠異僧謂牛曰
慧勝昔能讀涅槃經今何又好牽車乎牛垂淚尋斃浴
夫補僧訴曰誑寺牛死有司見僧形貌偉麗以聞敕
圖其容觀音大士之相也將召見之忽失其所蓋勝
在日持大悲者讀涅槃經故菩薩救護爲耳
贊曰勝公誦經者有大悲心浴薪一束應人之需有

微生高之直而所傷慈以作牸償其負債也余少
時遊學觀自他宗寺其爲副寺知事者侵貪常住物
矣佛曰四重五逆我亦能救盜僧物者我所不救誡
哉後學

和州大安寺沙門辨宗傳

釋辨宗戒律爲宗居大安寺學業博達天然慧辯私
用常住大修多羅供錢三十貫維那僧等徵錢索急
宗登泊瀨寺頂禮觀音菩薩繫繩取像牽之而白言
我有重負無由償之深慈賜錢速還舊債唱念寶號
至心祈求昔船親王入寺見之問弟子曰以何因緣

令師如斯懇白耶弟子具述緒由親王即命施錢償納矣

備中窪屋郡沙門阿清傳

釋阿清備中窪屋郡人性堪頭陀歷涉靈區會染時疫六日而卒經二十日而蘇語人曰我往廣野西北隅有樓門入中而見宛如廳衙庭上坐數十人決罪狀有一比丘持錫杖從二童向官使似有訟曰此阿清苦修精勤此度可返本土便授文冊曰是清之行業記也乞詳見之官使披牒曰實如記宜放赦又況師之言乎語已敬比丘清問童子比丘爲誰童曰地藏

菩薩也清感敬六文集遂得蘇生矣

和州東大寺沙門藏滿傳

釋藏滿從東大寺義藏法師習諸經論有相者通照見滿曰子鐵於學不至壯年須棄本業勤精修焉滿乃入城州笠置窟苦練如救頭然每詰旦必持地藏號年三十患中風經日而死有青衣人驅逐而行滿語之曰我生年歸地藏尊今至于此大士盍護哉於時一比丘來儀狀端莊須臾六个沙門至相次三十餘輩行列羣集於是冥使等曰比丘之言誠實也故南方菩薩降臨耳我等於此比丘無分不如棄去言已

分敬端莊沙門謂滿曰我是汝每朝所稱念者也我護汝猶如目精是故今來也汝早返閻浮益加策勵滿已蘇息其間經二十日夜滿從此精修益堅年九十餘安詳而逝

和州信貴山沙門圓能傳

釋圓能和州添上郡伏見鄉人也年十八上信貴山就僧務習學性昏鈍不善敎授而志操純壹常念彌陀伏見有一寺號弘文院安丈六藥師像能期一百日向像日日三千拜誓曰我願見眞身自能所居赴彼寺路過曠野至九十六日藥師眞身現於野瀨大殆

滿虛空又彌陀眞身三十尊文殊菩薩同共顯現能心身感喜頭面禮拜行年五十七三月晦寢中俄死其徒以頓死未殯晝夜相對而護曾次又暖歷二十七日猶不蘇舁置野中鳥獸不傷人多怪之至五月八日蘇生初言語不詳後三歲語曰我先年夢中六比丘來呼我我隨六比丘昇空而去我問曰何處去答曰向燄王宮去我白比丘曰久唱彌陀欲生極樂今何用往燄宮從此辭比丘曰汝只先往燄所見有情業苦次須詣極樂未曉耳我猶不肯比丘曰然者先見淨土後見燄宮乎我諾便進步到極樂東門世界光

曜莊嚴殊妙比丘曰娑婆日月光猶耀爍況彌陀光明如百千日故有此眩耀進入門内見諸宮殿皆在水上我以爲此界宮殿能建水上天上乎佛力乎比丘曰非水瑠璃地也我以手摸地果堅手不濕我白比丘曰彌陀所在宮殿可得見乎比丘曰待我試問一比丘入殿須臾歸來將五比丘及我入内傍有佛像比丘曰是誓願寺彌陀如來也汝三年供養恭敬故今現於此次見一殿七寶嚴飾琵琶箜篌歌唄妙音孔雀鸚鵡伽陵頻伽讃嘆佛德池中有大寶蓮華華臺有樓閣閣上有菩薩聖衆比丘曰是最小蓮華

下品下生也一上見之念念恭敬比丘曰汝還本土寫五部大乘典必可來此又問曰平居有此願乎我答曰無又往琰宮琰王問曰汝有五部大乘書寫誓記不我復答曰不記時比丘曰往年有入慶讃五部大乘經汝在其席心起感喜曰我安如此人慶是經汝記之乎我曰有之比丘曰所謂是也汝返本邦書寫五典必生安養次見地獄八寒八熱受苦罪狀殆不可言也已出獄所六比丘曰我六地藏也言訖蘇生爾來能勸諭四衆書金字五部大乘經上金峰山慶讃安置仁平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於洛城預告四部沐浴淨衣跏趺合掌而化異香薰然都下道俗奔來供養過十二日葬於舟崗山四衆調音樂送之街路闐咽結淨緣云

京兆仁和寺沙門平如傳

釋平如從仁和寺仁元供奉學顯密法有檀越粟田錄事就如問法性質美直俄病而死經一日夜而蘇語親族曰冥司驅我到一城門昔一高僧語我曰閻王定有考問汝報曰有書法華之願而未果我白高僧曰生平無此願師亦何誰耶高僧曰在生時有僧寫法華至方便品汝以滴水加硯汝記不我答曰然

高僧曰汝已有此因但言有寫法華願雖似虛妄而不爲無緣我是方便品也言訖不見我即赴閻王前王問汝生前修何善我答曰有書法華願未果而亾王驚合掌尊重令冥使考視虛實冥衆考察曰無之王思惟曰縱妄誕言渉經乎須放還果其業我不往詈便走出一圓頂立門側問曰仁者由何事放還我曰啟以有寫法華願依此放還圓頂亦至王前王問如先圓頂答亦如先王復放還錄事與平如同入市買紙將書法華圓頂亦至同處求紙錄事見如舊識圓頂亦見錄事相怪二人熟見因知冥事圓頂言曰

幸依仁者言得放還錄事執手悲喜市人傳聞無不嗟嘆其圓頂者河內知識寺知事僧也旣而各歸本所信心不弛書寫妙經云

贊曰粟田氏之事甚涉奇怪不爲撥無天堂地獄者易言焉然我法自有深理在虎關和尚爲錄事釋書審論之其文長不載于茲矣

京兆六波羅密寺沙門講仙傳

釋講仙居洛東六波羅密寺久讀法華修懺悔法萬壽年中取滅其後不幾靈託寺衆曰我是定講師講仙也平居經業當生極樂而因小緣受蛇身我平時

庭中殖橘樹枝葉漸茂開花結果我甚愛翫是衆所知雖非重罪愛念纏縛報墮蛇趣見今醜形在橘下爲我寫妙經必得昇濟寺衆聞之皆赴橘下果有蛇纏繞其根長三尺許衆皆憐之期日頓寫法華其夜寺僧夢講仙威儀庠序面有喜氣拜大衆曰我依衆友哀愍力經王威神力脫蛇形生淨土衆明日視橘根蛇已蛻矣

贊曰愛念者卽無明也無明者是礙菩提之本也且夫意念者人生之所固有而善惡之機集于此凡夫故此而作惡業聖者用之而爲善緣今故曰於念念中止觀現前仙公雖爲一方之講師而悟觀不悉焉故起非理之念受不類之身然憑生前之友修外後之懺此又出家無我相故依經王力脫穢土昇淨邦不思議解脫之法於是乎可知焉

沙門修覺傳

釋修覺長門阿武大夫天資豪逸權勢充國常作惡業曾無善心年至知命忽得急疾招府內衆僧轉讀法華遂無効而死有一持經者爲資幽冥尚向死人誦法華至第八卷是人命終爲千佛授手令不恐怖不墮惡趣卽往兜率天上彌勒菩薩所彌勒菩薩有

三十二相大菩薩衆所共圍繞之文大夫忽蘇起居合掌雙眼垂隨喜之淚語持經者曰上人誦此經文時我在冥途鬼卒將引去我忽天童來抑之而曰此人無咎宜令還人界也及作此語了我所惱忽除卽蘇滿座拊掌嘆未曾有從此大夫發大信心剃髮出家誦持妙經勇猛精進又勸他人止惡修善某年得病自知不愈招同門友令讀法華覺亦共誦正心而寂其夜衆僧夢修覺威儀具足語諸僧曰我今依妙法力得生兜率天各自勉之拂衣飛去矣

沙門義睿傳

釋義睿性好林多遊諸名山勝地嘗欲從熊野山入大峯詣金峯山迷而失路陟嶺降谷數十日適入一林中僧房修潔庭布白沙奇花異艸及諸果蓏處處開敷睿見而驚怪窺一室有年可二十比丘威儀閑庠讀法華其聲和雅如調琴瑟讀一卷了置經臺其經自躍昇空從終自卷至始又自結帶而還臺乃至八卷亦如是睿益怪比丘讀已禮拜出堂見睿驚曰此地凡鳥希來況人乎何以到此睿告迷路比丘引睿入房忽端正童子捧甘饌來睿食之甚甘美又見種種希事問比丘曰住此幾年比丘曰八十年我本

睿山東塔三昧座主之弟子也壯出本山遁處修練老寓此山耳睿聞已生難遭之想又白比丘曰鄉承人路不通已見端正童子兩三輩何作妄語比丘曰天諸童子以爲給使予豈妄哉睿又曰雖言老朽面貌少壯何也比丘曰病卽消滅不老不死又豈妄哉比丘漸勸睿歸睿曰日勢已晚不辨方隅且身心疲勞何不保我而排哉比丘曰我非厭子此地潔淨不堪子居故令去耳若欲止宿身不動搖口無言說心身寂靜默然而住睿唯諾爲及初更時異類衆形鬼神禽獸不知其數各各持香花捧果蓏百味飲食羅列安置稽首禮拜次第而坐異衆中或作是言奇哉有人間氣或曰何人至此比丘誦經異衆傾聽至明相現各各作禮分散睿問曰希有異類何處來耶比丘曰子豈不聞若人在空閑我遣天龍王夜叉鬼神等爲作聽法衆睿曰我欲還不知方所比丘曰與子指南卽指瓶曰隨是去時瓶自躍進去睿趁瓶而行行二時許到金峰山一峯下視瓶落也瓶忽昇空飛去睿恍然若村里語此事聞者嘆嗟焉

論曰感怪者世人之所惑而佛氏之所辨也嘗試論之其不變眞如而言之則天地人物皆常也其隨緣眞

如而言之則天地人物皆怪也而不變隨緣者名異體同也常怪亦復然也故常外無怪怪外無常卽常而怪卽怪而常都言之則一心妙法界也妙法界中人畜同居或聖凡或常怪千差萬別交錯糾紛昇況無窮非可以性理徵非可以妙玄驗非佛知見安能究其明幽譎世間法者以局識之見堅執常而偏嫌怪依懵惡聚空而不知其根源也達人大觀逢常卽常遇怪卽怪應用自在也雖然常者常住而多怪者感異而寡故孔子罕言之釋迦兼說之蕩蕩乎法界何爲有爲何爲無爲哉常中之怪怪之乘而合乎亦變化

之道也存之矣

本朝高僧傳卷第七十五

音訓

坑 丘庚切 陷也　撲 普卜切 擊也　鱓 上演切　易 夷益切　喎 苦乖切 戾不正

頤 延知切 頷也　躄 音壁 倒也　詛 側助切　糗 口舉切　糧 龍張切　牸 疾二切

犢 林谷切　猳 居牙切　償 陳羊切　債 側賣切　衙 牛加切

然 如延切 燒也　誕 徒亶切　殯 必儐切　燄 以贍切　箜篌 上苦紅切 下胡鉤切

兜 當侯切　糺 居有切 絞也　徵 諸成切 證也

江府住玉泉軒戒九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七十五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釋性潡 撰

東國高僧傳

貞享五年（一六八八）柳枝軒刻本

據貞享五年（一六八八）
柳枝軒刻本影印

[illegible]觀妙千里究源

東國高僧傳

維陽書肆柳枝軒藏版

東國高僧傳序

竊惟眞空無象貌而義天星辰森羅至道離言思而教海波瀾浩渺弗藉筌蹄矣得魚兎弗以鈎勒安御象馬法之所以爲寶也然法不自弘弘必由人僧之所以爲寶也如從上碩德諸師求法遺跡弘道輕命礪慧靖念律身攝生垂百世之師模爲萬古之明

鑑者皆其人也。繇是騰蘭踰葱嶺梵風扇動乎華國。灌藏跨碧海佛日照耀乎桑洲。聖賢挺生。鸞鳳棲翼代不乏人矣。奈吾國僧風樸略。自大法

東被以来七百有餘載未有僧史。齊

元應皇帝撫運之日慧山虎關國師撰元亨釋書三十卷此乃釋門史傳之權輿也自

是三百又餘霜。而嗣音者復寡。可不謂闕典與。粤有支那國高翁禪師。嘗承隱元老和尚之命。遊此方。居無何赴奧州法雲之請。及董攝之

佛日近嶽阜錫。伏陽天王山開創佛國伽藍。宴坐其中。王侯歸崇。雲水依附。化權洪盛。犍椎續響。歸然成一方之望刹。翁稟嶽瀆之粹。氣長文

物之域中。魁岸出群神情鑑徹。匪翅禪悅詩悅。抑亦富張華之博識。包董狐之良能。當閲禪書而歎此編未行於支那。支那人不知此方有如是隋珠趙璧。因茲採摘禪書并諸零篇。續僧傳二部。一曰扶桑禪林僧寶傳。勒爲十卷。先已鋟梓行世。一曰東國高僧傳。亦十卷。將與前傳並行。

然而禪書不問皂白男女有係禪門者盡編入焉。今則不然。單取方袍。故題以高僧純教門之魁也。其叙事理筆削之宜。所謂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者乎。然禪書之後。所登載者甚少矣。慮漏網之影。姑置而不出之。自元亨之後。豈無智行淵懿光前耀後者乎。世所間知有淡

聲而失英跡者幾許人乎奈
無斷簡片牘可供採摭嗚呼
教家者流淺置雕蟲之弊至
此徒流汗悚骨惕於中耳竊
日翁之上首晦岩心宗二師

過而索序乎應曰某與乃翁
蘭契年久理須書諾矣敢佗辭
然乎天分無文加以老耄斷無
意緒將何言哉而二師力索不
已乃援管勉書而應之皆

貞享四季龍舍丁卯初秋之日
瑞應山休隱老比丘泊如運
敞端肅書于寂照堂





東國高僧傳序

曩予在法苑時恭逢
太上皇帝八十聖誕編本
邦僧寄傳二十卷以禪教
兩家析爲二帙隨表上進

以祝睿算曾經　乙夜之
覽蒙允流通將鋟棗矣或
有謂曰教門諸師釋書載
之頗詳人或知之非所急
也而禪門實鮮不可綴於

是先梓禪傳十卷一日登
東山與　賜紫大德圭公
談及公曰是固然但爲史
當全既已命筆而文與釋
書异未可以禪教而分綴

急也予領其意文若干載
矣今念予年漸老恐失斯
會乃從新筆削易以今名
將授諸文梓與前傳並傳
於湖海云嗚呼人徒知佛

法難遭殊不知弘佛法者僧也從上使無若而僧而佛法能光顯至今者烏可得邪乎所以孜孜而弗置者旨在斯矣　昔

龍飛丁卯四年蕤賓月穀旦

支那沙門高泉潡敬題於

佛國方丈

聖德太子傳 附

聖德太子者用明帝第一子也母某氏皇后夢一金色比丘告曰我有救世之願請假后腹后問爲誰曰我是救世菩薩家在西方后曰妾身垢穢其可乎曰我不厭穢但欲度生耳言已飛入其口覺即有娠僅八月胎中有聲敏達二年癸巳正月初一日后遊御馬廐太子忽降生后身心悅豫略無痛苦有赤黃之光自西而來照于殿庭瑞氣藹然嬪御捧太子上殿合宮天眷[illegible][illegible]喜無異摩耶生悉達時也生四閱月便能語話知人舉止且體甚香潔宮人懷抱者而香氣襲衣經數月不歇太子甫兩歲當佛涅槃日舉手向東稱南無佛有舍利出掌心大如菽粒今尚存敏達六年百濟國貢佛經太子奏帝欲披閱帝問奚知之對曰昔在陳國南岳山累[illegible]見斯文帝大異明年太子奏曰每月六齋日諸天檢察國政乞令天下止殺制曰可十二年百濟國沙門日羅至身有異光神智叵測太子與諸童子微服而見羅指太子曰神人也太子乃易服而出羅再拜而言曰敬禮救

世觀世音傳燈東方衆散國言訖放光太子亦現眉
間之光乃謂左右曰我在陳身彼爲弟子常禮日天
故有光也推古三年高麗國沙門慧慈來其道德隆
重帝敕慈爲太子師爲授法華太子問曰法華具軸
某句闕一字公知之乎慈曰我國經中並無此字太
子曰吾昔所持者有之慈問其經何在太子笑曰在
隋國衡山寺推古十五年秋七月太子遣使入隋囑
曰我先世所持法華在衡山般若臺卿當往取我有
法友三人尚在山中今已老耳乃以法衣三領界之

曰當以此衣施之使者奉命入隋登南岳果遇三僧
道以衣陳太子旨三僧感嘆久之乃取經付使明年
使賞經而回太子曰是經非我所持老僧悞寄耳是
年秋九月太子乃入夢殿閉戶七日不出宮人驚愕
慧慈曰太子入三昧矣及出定有經在玉几上太子
告慈曰此是我所持者前使取來者我弟子經也乃
以闕字示之慈大稱異後有隋使至傳太子宮駕青
龍車入南岳舊經坊取經凌空而去正太子入定時
也太子宮製勝鬘法華維摩等經疏稍有滯疑輒入

夢殿每坐必有金人從東方來諭以深義帝常講
勝鬘經太子披袈裟據師子座講已天雨蓮花大三
尺許帝嘆希有即其地立伽藍今橘寺是也又敕講
法華賜莊田一千畝太子納爲法隆寺之產推古二
十一年太子遊和州片岡遇菩提達磨作餓者狀困
臥道左太子察其異與語相契賜食賜衣俄而化去
後賜墓無尸唯賜衣存焉太子一日入定觀皇統奏
日後代帝王多災患非佛法力難固國祚願立梵刹
以鎮護之帝可其奏乃創寺於熊凝邨勅曰大安推

古二十六年冬十月太子謂妃膳氏曰我在南嶽承
達磨勸誘生此土今而世緣將畢止二朞耳至十八
年太子示疾帝慰問曰太子有所思乎朕當從之太
子對曰臣忝居儲位久柄機務聖恩未答餘復何思
惟熊凝精舍湫隘願上改造亦宏壯帝基故也帝許
之春二月五日太子謂妃曰我昔在震旦持法華今
爲日域副貳流傳佛法弘宣一乘吾能事畢矣不樂
久任于世妃不覺淚零太子曰我今夕當去子可與
俱乃與妃沐浴入宮如入三昧詰朝侍嬪視之已長

往矣其夜天地變現甚多奇異帝聞之舉聲大哭大臣百官乃至萬民如失恃怙哀號之聲滿四衢道入棺之時太子與妃容貌不改又身輕如衣芬馥異常殆非人世所有至於就葬官民梵衆等各持香花旛蓋謌梵唄沿途津送是日太子有驪馬自斃至葬所大嘶數聲而斃已而有白鳥集於墳上鳥來則驪之晉人呼之爲守墓鳥時慧慈在高麗聞太子訃大慟曰太子聖人也既捨我而去我何獨存來歲二月必與太子今日逝矣告至果然太子所造大伽藍有九曰四天王法隆元興中宮橘寺蜂岡池後葛城日向在世四十九年太子生平事迹有本傳二一卷又行于代茲特存其大較云

系曰日域之有佛法實自太子始詳太子降誕皇宮弘法四十九年其顛末事迹頗類西乾大聖然以太子不現比丘身故不敢混于僧數又特附之者不忘佛法之所自也此以跡言之若論太子分上即俗即眞非眞非俗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眞尚不可得況俗乎惟具超宗正眼者庶幾見得半邊以孔子常

有偈云降跡皇宮七七春東方首轉法中輪不忘先世居南岳道遠慧思第二身亦將大寶眼中空佛道長將帝道通權現儲君身說法御疑悉達應信皇宮

東國高僧傳卷第一

支那國嗣祖沙門性潡　高泉　撰

南都元興寺道昭大師傳

大師諱道昭俗姓船氏河内人住元興寺以戒行重一時白雉四年奉敕與全志一十三人入唐抵長安謁三藏玄奘法師奘命左右曰此齊世慈航也汝等勿以外域人視之因謂昭曰我昔往西竺中途絶食幾死有僧惠我一梨子喫之乃蘇其僧即汝之先身也夙緣有在其可忽乎一日示之曰教相繁多浩如

煙海用力多而收功少無如學禪此宗至妙昭依所示尋獲證悟又指見相州慧滿禪師滿委曲開示乃曰我先師僧那嘗言昔達磨以楞伽經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諸經唯此四卷可以印心嗣後離奘奘授以佛舍利及相宗章疏又以鐵鐺子與之曰我自天竺持來烹物治病必有神効昭拜至登州見病者烹物哺之皆愈還至海中七日風作不得濟舟人曰此海神所爲神皆寶物必索此鐺也當獻之得濟昭曰此佛國靈器其可棄諸舟人曰是故煞我等以一

鐺而喪衆命乎昭不得已獻之風立止及登岸止住寺常遊化諸州既而就寺側別立禪苑國人從而學禪者甚多此方禪宗自昭始乎每坐禪經三日始起或七日乃一食每夜分誦經輒囪間放光不用燈燭而唱道外勤於利物或鑿義井或造渡船或架橋梁德其惠者夥矣一日無病索湯沐浴趺坐光明盈室開門人曰汝等還見光麼衆曰見昭曰莫妄言莫妄言至後夜光明透壁徹于庭際已而其光指西而去遂逝實文武四年三月某日也門弟子以昭囑當放

光將留以供養俄爲鬼神取去葢其後疾風遽起骨亦烏有閱世七十有二坐若干夏

系曰教是佛語禪是佛心故云法門廣無邊祭禪第一義若真師子兒不入他群隊唐玄奘蓋三藏大法師也昭公相見不以教法爲重而教之以禪意有在矣奘固過量大人而昭真師子兒也且能勤於利物善於興福其視昔輩稍有知解便曰佛祖一口吞卻尚何論乎興福正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者也殊不知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昭公得之矣宜其爲東方

僧實之首至於夜誦齒能放光滅後骨亦爲石其又
至人境界不可得而思議者也

智通法師傳

法師諱智通不知何許人性明敏好學不倦素慕支
那佛法齊明四年秋七月與僧智達杖錫遊唐謁三
藏法師玄奘究唯識之旨有所激造及歸國詔以
遍親受學于奘師咸翕然從之由是聲稱藉藉與于
曾白鳳元年任僧正之職後不測其終

智鳳法師傳

法師諱智鳳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生來神
志高遠嘗遊學大寶三年越海入唐與智鸞智雄得其
旨既歸甚有聲於當代輪下至者皆法中圭璧如龍
門僧正義淵是也後不知所終

龍門寺義淵法師傳

法師名義淵出和州高市郡阿氏其父祖無子常禱
于觀音像前一夕聞兒啼柴籬上開戶得之乃以爲
子不敢出而長閭里嘆異達于上聞天智帝勅與皇
子共育於內宮後出家依智鳳公學唯識又入唐學

法師智周公相宗之訣周慈恩大師上首也歸朝倡
相宗名聲四振受其業者行基道慈玄昉良敏宣教
隆尊等皆一時偉器又勤學于營建若龍蓋龍門龍福
諸塔廟皆淵之手澤也大寶三年爲僧正神龜五年
十月化帝勅禮部郎監喪事云

系曰淵公無生緣現跡于柴籬設明之上未免聽瑩
不思甘蔗氏出身于蔗內頂生王承質于頂中王梵
志產于檜樹寄志公產于鷹巢至人應世往往如是
奚獨于淵公疑焉

豐國法師傳 慧妙 慧忠

法師名豐國不知何許人有大名稱用明二年帝召
群臣曰朕欲歸三寶卿等以爲何如時守屋勝海等
諸臣皆沮之蘇馬子奏曰如陛下聖志臣是希有臣
安敢違議耶於是皇弟引國入內百濟寺釋慧妙道
山高時朝野欽風大化元年孝德帝勅爲百濟寺住
持白鳳八年示疾帝遣皇子問候及告寂勅三皇子
弔喪其聖恭如此可謂榮矣又釋慧忠姓秦氏山州
人也性聰睿博學多識論義入微時人以智者稱之

常事淨土嗣歸本邦終年七十餘
慧濟法師傳
法師諱慧濟未詳其姓氏亦不知其住止性頗倜儻
遊學嘗與全志慧先等十餘輩遊唐徧禮名山求知
識若善財之南詢也推古三十一年乃言旋其同志
之士或留唐或遷化歸者唯濟與慧先二人而已日
僧遊唐者實自濟始後不知所終
僧旻法師傳
法師諱僧旻不知何許人挺然奇表慧悟絕倫皆入

唐學法舒明四年從唐使高表仁沙門靈雲來歸皆
孝德帝即位以旻有才名勅為國博士大化六年春
二月穴戶獻白雉帝宣問群臣奏對非一及問旻旻
奏曰休徵也語涉經史博物詳正帝悅因改元白雉
四年五月旻示疾帝幸禪房慰問及旻之寂也帝差
官使弔賻至於太后太子皆弔喪其光榮至此
京兆誓願寺慧隱法師傳
法師名慧隱不詳姓氏性敏而嗜學遊方至唐國參
問名德久之從新羅使歸國朝廷知其名特加欽向

白雉三年詔入宮講無量壽經聲名頗著後天智天
皇剏誓願延師為開山第一祖
多武峰定慧傳　祚蓮
釋定慧相國大織冠長子也亦聰不群聰慧明利有老
成之風投沙門慧隱公出家白雉四年杖錫入唐抵
長安謁神泰於慧日寺十載歸國乃白鳳七年父已
薨矣問弟丞相曰父墳何在曰在攝州阿威山慧曰
父昔嘗言和州談岑即多武峰也不亞唐之五臺若
我他日墳於彼子姓必昌見前在臺山昔夢上談岑

見父告曰我已生天矣汝當就此地建梵刹俾佛乘
吾亦降此以為擁護丞相聞已泣曰如兄感夢皆實
老父垂薨之日也慧即遷葬于談岑其上立木浮屠
十有三級皆慧在唐所造緣船重不能俱載唯得
十二級立已恨不圓備一夜雷飛電走山嶽搖動黎
明一級飛至慧大喜乃像文殊大士于塔中俾天龍
鬼神知所欽仰以和銅七年入滅又釋祚蓮未詳何
許人素有道譽白鳳年間會皇后有病帝勅建藥師
寺爲皇后植福然未知佛利之式蓮爲入定見龍宮

之伽藍莊嚴非一定後基圖進呈龍顏大悅工竣所
勅運居之其寺最稱宏麗云

菅原寺行基傳 智光

釋行基姓高志氏泉州人利利之種也生時胞衣纏
身其母以爲不祥懸於樹下經宿出胞能言父母悅
收回乳之童稚與群兒遊輒讚說佛乘邨里牧豎捨
牛馬而從者數百人及其歸也牛馬四散將謂失去
基登高一呼皆應聲而至率以爲常志學之歲脫白
於藥師寺學瑜伽唯識等論於新羅慧基公依淵法

師盆智證又禀具戒于德光法師名聞四振凡所過
處耕者忘耒織者投杼追隨參禮無餘地或逢嶮臨
輒架橋脩道指某地可耕種某水可灌溉或穿溝渠
或築堤塘皆推崔而成國人至今賴之五畿之内所
立招提四十九所嘗遊化故里里人捕魚晏於池畔
少年者戲以魚與焉基啖已須臾臨池吐出皆成小
魚遊泳而去見者驚嘆一日犯私度沙彌繫于獄而
身遊里閈獄吏以聞詔赦之聖武帝特加敬重擢爲
大僧正嘗有智光法師多才智嘗疏諸經頗自負謂

基聖不滿其意懷恨隱於山谷俄暴死十日而
蘇語諸徒曰有冥使驅我行路次見一金殿高廣光
曜我問何處曰汝自負智者奈何不知此行基僧正
受生處也前行見烟燄熾空惡境可畏詢之曰此汝
當墮之處既而到王所王呵曰汝在閻浮提不自檢
察妒嫉大僧今召汝治其罪非命終也即令抱火銅
柱骨肉燋爛而後放還光語已詣基所謝罪基在攝
州造橋見光微笑光伏地發露稽謝天平二十一年
正月帝詔授菩薩大戒及兩宮天眷皆稟戒法特賜

行基大菩薩之號二月二日於菅原寺東南院右脇
而終春秋八十有二焉

系曰經載菩薩遍於三千大千世界廣行六度萬行
利及一切世人未之見往往疑信相半今但誦觀基
師所爲則菩薩之行可不言而諭耳

越知峰泰澄法師傳

法師諱泰澄俗姓三神氏越之前州人父安角母伊
野氏夢白玉入懷而娠白鳳十一年六月十一日誕
是時天降瑞雪積寸餘澄方五六歲不狎群兒不遊

闠閙百戲喧閙巷未嘗出觀唯以泥土作佛像丱木
構堂宇獻花蔬米以當娛樂持統六年道昭和尚遊
化至其家見澄頂上有圓光瑞以告其親曰此
神童也善加保愛澄年十四夢身坐蓮臺有沙門語
之曰汝知之乎我即汝之本師也現在西方汝所坐
者觀世音所持之花也汝當稟比丘身施十一面利
生普照之德澄既覺大喜慎不語人自是每夜失所
在父母疑恠使其兄伺之見澄在越知峰岩洞中禮
數百拜高聲唱言南無十一面觀世音神變不思議

者嘗已出洞陟峰頂雲路孤危兄不能從宿洞中達
明乃歸未及脫履澄已先歸矣後剃髮栖此峰精勤
練行衣藤皮飡松葉積年發慧自然感悟洛來俄有
少沙彌自能登嶺來謁澄含笑曰汝來也吾遲汝久
矣便以鉢多羅令其守護澄乃不捨晝夜長時行道
勤苦非一而沙彌服勞不離如影隨形且有神异能
飛盋乞食一日有羽州運糧船過沙彌飛盋乞米船
師曰此官米有定數不可取沙彌還山告一船之米
俱飛至峰頂船師嘆未曾有入山禮謁曰俗情多慳

不能喜捨然是官物願乞見還澄曰此非我事汝當
所爲也汝當謝之船師如敎沙彌曰只留小許餘悉
送君船師曰峰巒險峻許多粮米如何能運澄曰汝
但歸船沙彌自能之船師甫歸其米飛還船師感激
辭官畢即入山事澄採菓拾薪自役不倦號淨定行
者養老六年上不豫宣澄赴闕淨定隨行及轎澄顧
定曰吾之錫杖在白山室急持來定如命黃昏即至
舉朝嘆异澄乃執杖誦呪定所息殿陛形甚醜宮人
竊笑之定怒以頭觸柱宮殿震動群臣驚怖上稱益

甚澄以杵擬御體立愈大寶二年文武帝賜號曰神
融禪師其神異種種非言所能既神護景雲元年三
月以昔與僕射吉備公謝帝曰澄將還西方願留吾
情於佛乘僕射以聞帝嘉稱親洒宸翰以賜三月十
八日結印坐脫頂上放大神光山變金色天雨迦苍
門弟子閟其身於石函壽八十六
系曰按釋書當澄師時此當國中未聞有密敎之名
而澄行道自然感悟後人不能無疑故有南人不學
究北人不學舟之說蓋謂無因也不知大乘菩薩隨

方應現闡揚法化爲作佛事比于以花偈誘之我本
觀所用沙彌行者尚不可測況淺見邪縱非大士應化
亦得記之傳與

東國高僧傳

卷第二 正傳二十七人 附見八人

東國高僧傳卷第二

支那國嗣祖沙門性潡　高泉　撰

南都大安寺道慈法師傳

法師生於和州添下郡姓額田其名曰道慈事照智藏實三論大寶元年入唐遊勝地訪明師經律論多所涉獵盗究三論之旨養老元年東還大明空宗天平九年冬帝啓最勝會於太極殿詔爲講師先是帝將新大官寺下詔覓天伽藍法式皆無應者慈奏曰臣僧在中華時寫有西明寺之圖自念異日歸國

苟有良將當以爲則今陛下聖意寄臣僧之先抱也乃以圖上進帝情大悅遂勅慈董寺事并拜其爲律師又加封戶其封詔曰法師遠涉滄波覈異聞於絕域遐遊赤縣研妙機於碩師發跡龍象振英秦漢戒珠如滿月慧水似巨瀛宜施食封五千戶其恩榮如此十六年十月謝世壽七十餘初在唐皆逢密教之師得虛空藏求聞持法於是傳善議議傳勤操操傳空海云

元興寺智光法師傳　禮光

法師名智光河內人與禮光爲友同止南都元興寺得智藏三論之深旨藏室中推二師爲神足有靈睿者受學於二師今三論家人皆睿之子孫也禮暮年持不語戒及逝光常追憶不知受生何方一昔夢禮居處寶臺寶樹樓閣軒窗異香天樂種種奇勝乃前問之禮曰此安養也以汝常憶我故暫能至此宜速歸光曰若是安養素所願耳惡用歸邪禮曰汝無淨業安得居光曰顧予生平之行未有過我唯近來杜口耳我何尤焉禮曰往生資糧無加觀想是以絕言

語話人事單存淨觀功莫大焉光曰然則當受我之訣禮曰須問於佛遂詣佛所稽首白云何等是往生正業佛云觀如來相好及淨土莊嚴是爲正業光云今見此界廣博嚴飾心眼不及況又如來相好豈凡慮之所堪邪於是彌陀舉金色臂放大光明於其掌中現小淨土嚴顯可觀令其具見既寤命工圖佛掌淨土以爲觀法後吉祥而逝

系曰往生之要莫尚乎無間脩無間者何不念餘佛不緣他想二六時中專念彌陀專注淨觀能如是者

憑不往生智光法師其知本矣求淨土者宜以光為
則所云不念餘佛不緣他想非餘佛他土獨不可想
念蓋欲專其心故心專則三昧易成焉

河內善議法師傳

法師名善議俗縁慧賀氏河內錦織郡人器度宏曠
初從大安寺道慈法師受三論之學悉發其旨尚未
暢其襟懷乃絕海入大唐遍尋明德涉獵教苑飫領
醍醐皆輩咸推許焉寂皆春秋八十有四弘仁三年
也

東大寺普照傳 道忠菩薩

釋普照未詳其氏族秉性堅貞常念此方律學未備
與榮叡公結伴入唐請揚州鑑眞律師東渡弘戒法
厥功顧不偉歟後奉勅居東大寺又道忠菩薩者不
知何許人也事鑑眞律師稟律學貞稱其持戒第一
嘗行化東州好行利濟時人以菩薩稱之

彌勒寺善仲傳 善算

釋善仲善算攝州刺史藤致房之二子也母源氏夢
空中金色雙蓮花入口有娠和銅元年正月望日同誕
室有異香母無艱苦面含笑不啼哭在孩稚即聰慧
九歲師事天王寺榮湛公受業年十七同願受菩薩
戒學通內外志邁金倫嘗嫌所居近塵寰白其師欲
遁山谷師不許一日二人潛出遙見一峰有紫雲靉
靆乃菴其中即勝尾山也二人清脩不倦經行之地
苔蘚痕分禪榻之畔鳥獸群伏常願不捨此身必往
淨利神護景雲二年二月望日仲忽輕舉遺世時年
六十有一後算坐不語禪者千日以七月望日亦乘
空而往壽可知

南都興福寺昉法師傳

法師諱玄昉姓阿刀氏素有淵才志於大法從龍門
義淵法師究唯識不捨晝夜師資肩立聲彩風行凡
百官僚無不敬仰靈龜二年奉勅入唐謁大法師智
周禀相宗入其壼奧名聞魏闕嘗賜紫方袍天平七
年附使船歸國以所傳經論章疏五千餘卷及佛像
等獻向書省帝悅勅藏興福為鎮國之寶明年賜封
百戶田二頃并侍子若干以旌異之又明年擢僧
正其寵愛如是一日祭紫服觀音道場衆迎昉行佛

事以落其成始入殿忽失昉所在已而其頭落於興福寺天平十八年六月某日也

系曰黃檗渴麻禪師恒言夙債須償償盡則何憂何懼物我俱逍遙矣世傳昉公素與朝貴藤廣繼有寃繼死後陰靈不泯其誅昉者必繼之靈歟自此夙債遂矣寧不逍遙乎

興福寺慈訓法師傳

法師名慈訓內州船氏子初事興福寺良敏玄昉二師學相宗後偕法師審祥踰海入唐謁賢首國師法

藏稟華嚴旨歸付法師良辯建賢首宗稱德皇帝重其道賜食邑天平勝寶四年爲僧都寶字元年爲興福主務海衆悅服蓋訓之才充於內而溢乎外者也以寶龜八年入滅壽未詳

系曰華嚴如大海汪洋若非大智孰能測其涯涘其初則有杜順和尚開法界之門示還源之軌次則賢首法藏法師訓師南遊親傳其旨於法藏歸付辯公立其宗故此方之宗賢首者推師爲始祖師亦杜順之流與大海可竭厥功無盡矣

東大寺良辯法師傳

法師諱良辯姓百濟氏近州人或云相州母禱觀音而得在襁褓時其母采桑置之於樹下忽被大鷲攫去放于南都時僧正義淵公詣春日廟得而養之方五齡慧茂英發聞一知十稍長誨以相宗令依法師慈訓受華嚴奧旨訓稟教于賢首故辯爲賢首的孫也　聖武帝欽其道德創東大寺鑄銅像盧舍那宗一百六十尺天平五年建金鐘寺寶字四年爲僧正以寶龜四年閏十一月十六日化先是其母失辯追

尋訪問經三十餘載竟不知所之一日在舟中聞南都有辯法師年甫三十餘學超儕輩身作帝師其先乃靈鷲所攫爲淵公收養今成大器母疑之乃往都中訪辯陳其狀辯曰淵師得我誠如母言不知尚在獲否母泣曰我昔無子乞於大士既得子已遂刻一小像繫于頸不識存否辯乃嗚咽而言曰我七歲皆常念母不置淵師以像授我曰此必汝母所與既無母見像即見母也我以是奉持不捨乃出像示母母欣幸無量遂迎母于院側竭誠而奉養焉

行善法師傳

法師名行善種姓邁倫爲離塵勤杖錫入高麗求法逢大水橋壞不能渡善立斷橋上專念觀世音號須臾一老人泛艇載之登岸善將欲與老人敘謝俄舟人俱隱乃知是大士應現因發誓刻大士像旦夜敬禮故彼國稱善爲河邊菩薩養老二年載像歸國安於興福寺一日其像失不知所在

東大寺實忠傳

釋實忠氏族生地俱不可考出良辨法師之門志節

高簡爲昔人所貴每神遊兜率見四十九重摩尼寶殿有一所脇門常念觀音院見其修法儀軌忠有欲得之色聖衆即授之寤後欲修其法惜無大士像一日遊難波津見水面有閼伽器上有銅像可七寸許梵相生動其温如人膚忠得之喜出望外聞及朝廷爲建羂索院以安奉之每二月對像修兜率天法二七日自天平勝寶四年至大仝四年凡五十八載未嘗闕至今尚然初忠修法普召國中諸州神號若州有遠敷明神者威靈特甚附人語曰願獻閼伽之水

即見黑白二鵜鶘穿地而去俄有甘泉湧出遂以石甃之名曰閼伽井病者飲之多愈焉忠容貌甚美通皇后竊見不能定情遂夢與之通既覺見其頂現十一面觀音后乃合掌懺謝其神異多此類也

興福寺賢憬傳 仁耀法師

釋賢憬尾州人妙年入道業唯識於興福天平勝寶間入東大寺從鑒眞律師受具足律儀尋勞心當剃度然猶兼學堪輿延曆中朝廷議遷都勅憬往相基今平安城是也是歲仲冬入寂壽八十九又釋仁

耀和州人幼離世網遊心眞乘視身世不翅若夢幻空華形骸甚短小性仁慈夏日嘗露形草莽以施蚊蝱延曆十五年下世春秋七十有五

子島寺報恩法師傳

報恩法師天性高潔不顧塵俗十五離鄉二十入吉野持觀音呪者五年有靈應天平勝寶四年帝不豫勅加持立應時恩尚作沙彌帝勅披剃賜以今名恩陛辭回山益勤持念會桓武帝嬰異疾國醫皆拱手帝召曰朕聞佛有大慈視生如子嘗保朕躬朕願護

法不然佛法無靈何所益乎乃詔之入内恩欽日誦呪須臾宮殿震動大悲菩薩現身殿上帝疾頓愈感歎無量問曰法師緣何行業對曰久住深山專持神呪無他業也帝爲之作禮賜封戶及恩之親族代賜官祿其寵遇如是嘗鑄精銅於千高以奉大悲聖像象高一丈八尺極稱靈應至延曆十四年六月化去

京兆清水寺延鎭傳 成尊

釋延鎭居清水寺道譽遐振與坂將軍爲方外交將軍一日欲出師謁鎭曰我奉勅將討賊若不假法力恐辱君命願公相之鎭曰諾將軍遂出師至奥州営與賊交鋒之際王師箭盡俄有小僧及童子爲拾箭賊魁中箭死大敗軍將乃還即詣寺問曰此番非法力不至於此不知師所修者何鎭曰我法中有勝軍地藏勝敵毘舎門我造此像禱之故耳將軍乃言二人拾箭事及登殿見像徧身皆刀矢痕將軍大駭奏於朝帝感嘆不已又釋成尊出仁海法師門自少有英才法師甚器重之延久帝在儲位皆重其德以尊爲法友一日取白髮數莖示之蓋久處東宮未登大

寶故也尊領其旨歸寺禱於愛染明王未幾帝即位大加恩寵延久六年辭世

石淵寺勤操法師傳 榮好

石淵勤操法師出和州高市秦氏父母初無子禱于駕龍寺玉像俄而母夢明星入懷而生操十二禮大安寺大德信靈爲師就法師善議學三論神護景雲四年帝勅於宮中及山階寺度千僧時操義學之名昭著而蒙恩尤渥弘仁中歷大極殿講最勝王經講畢勅就紫宸殿集諸宗碩德各樹大義以操爲講主操以三論爲君父以法相爲臣子詞義宏博無能屈者於是諸師皆信服帝大稱賞加僧都兼管東大寺天長帝又擢主西寺學子雲至初在大安時隣房有榮好者事母至孝養母於寺側每有食必令人奉母歸必問曰吾母食否對曰已食好乃下箸不爾不食操與之友及好卒操爲備喪事并代其養母曲盡方使其母亾復爲修法華會以資母子冥福其風義如此天長四年終于西寺之北院操生于天平寳字二年至遷化處菩提場中歷四十七夏住人間世閲七十

春秋
系曰照堂生平非其人不與語非其人不與交與交必盡其義延陵宿昔心許其人至死不忘其枝留劍以驗其情不忘操公之義兼二人而有之意可欽也已

湯川寺玄賓傳

釋玄賓出河內弓削氏學唯識於興福性清素謝什器不喜浮華嘗賦錫于伯州之山會桓武帝有疾召見賓念至化難逃乃負錫入宮帝即有起色大悅其後將勅爲僧官賓竄之遁去隱於湯川卉衣澗飲若將終焉豈非厭名迹之爲累也歟弘仁帝重其操嚴每季賜白氈並宸翰曰賓上人晦跡烟霞凝思練若春秋已老而獨坐夏菩提樹而閉眼持戒之光能照昏暗護念之力偏濟黔黎比來炎暑禪居何如厭機務之服不忘寄寐地遠心近一念即到羅綺錦繡想在斥逐白布一束聊備法資願師領之又勅賓所住之郡悉免租税其寵遇如此後卒於弘仁九年春秋八十餘矣

系曰賓公高風高操凛凛邁倫以致人主亦尊尚之至於委命入朝不事外飾唯一衲自隨眞道人也

彌勒寺開成傳

釋開成光仁帝之子桓武帝之兄也幼敏達志存遁乘天平初潛出宮投入勝尾山壘石爲塔禪安其側未幾仲算二公經行山中見而問曰深山孤寂爲何在此成述其素志二公曰已經四旬何以爲食曰有二鳥日銜物至我嘗之味甘亦不辨其何物也且雨露亦不霑二公相顧驚嘆延歸菴中即日就二公剃落受戒每晨坐談論佛法盡與不置而繼之以列漸傍人聽之了不知其所謂一日二公舍其卷而去成居焉將書般若經欲求淨金水約七日祈請夢一衣冠偉人授以金泥成問爾何人答以偈曰得道以來不動性自八正道垂權跡能得解脫苦衆生故號八幡大菩薩天明得金錠於几上成感喜交集又祈水夢人取天竺醫池水而來詢其名曰信州諏方南宮也覺後見清泉滿閼伽器既得金水乃栖松室如法精寫一昔夢八面八臂之鬼率百千鬼類各

取經紙投棄山谷成知是魔擾欲祭之未知乾則忽
有二石爲衍儀軌至成依而祭之自是世傳此軌所謂
毘神供是也經畢立道場以安之遂期彌勒之會故
以彌勒名焉誓曰我以此福回施六趣四生更與大
千萬年庶民安樂誓已五體投地皆四山林木悉皆
俯地　光仁帝聞其行業施官租爲建如法堂移柱
宿之居大應元年十月四日手執香爐西向而寂壽
五十八成嘗手造藥師像至是日其像有淚零經久
不絕

和州行表法師傳 壽遠 道詮

法師諱行表和州葛上郡人善講經毎至近州開講
席學于川珍表嘗受道璿禪師禪要付上足寂澄以
延曆十六年化去春秋一百四十夫武州釋壽遠姓
橘氏學三論于安澄法師又善因明爲衆所稱承和
五年臘月辭世壽六十八又釋道詮未詳其姓氏武
州人也居法隆寺學三輪辯才邁倫輩世傳詮在和
州福貴寺嘗修求聞持法得自然慧貞觀十八年入
滅

天台山延曆寺傳教大師傳

大師名最澄姓三津氏近州滋賀郡人也父百枝初
無嗣因禱睿嶽之神而生七歲受學聰慧越倫年十
二投行表法師出家習唯識旁採諸經論喜台教常
爲人講演自恨無師承延曆二十一年帝賜入唐求
法時德宗貞元二十年至天台國清寺道邃法師一
見而器之邃荊谿上足智者七世孫也授以一心三
觀之旨并菩薩大戒澄慮他日東歸必有懷疑者乃
造邦伯援証焉時台州刺史陸淳判云最澄闍梨形
雖異域性實同源特禀生知觸類玄解遠傳天台教
旨又遇龍象邃公總萬行于一心了殊途于三觀親
承秘密理絕名言猶慮他方學徒未能信受所請印
記安可不任爲憑云又謁佛隴寺行滿座主滿曰昔
智者大師云我滅後二百餘歲我法能傳至東國今
有徵矣乃以荊谿以上諸秘典舁之曰汝持此法當
於海東爲傳燈之始祖二十一年遇順曉阿闍梨受
三部灌頂密教得陀羅尼經書印契圖樣灌頂器物
并傳法書又於唐興縣逢沙門脩然得達磨一派牛

叡山法延暦二十四季五月還至京師以所得經籍法具並智者大師禪鎭如意等隨表進上帝大悦勅流行天下立澄爲國師弘仁五季詣宇佐八幡宮講法華感神現靈贈法衣二領澄之道力所至神異種種不可俻述常慨此方学佛者六除法相三論外華嚴毗尼成實俱舍僅有名而已是益無受業之徒故也今一宗若廢則衆善弗圓非所以資政化與教法也特奏朝廷乞每歳加度僧一十二人五宗各二俱舍成實各一制曰可又奏建大乘戒壇凡所寓處坐

下犀顱盈數萬一日無疾於中道院右脇而逝當弘仁十三年六月初四日也是日台山北峰頂有奇雲出現聞至朝廷爲之嗟悼有御製詩澄室中極稱得人如義眞圓澄光定圓仁等皆法門之領袖也又名公鉅卿問道者艮多其最竭力傾誠者右僕射藤冬嗣公大中大夫伴國道公國子祭酒和弘世公朝請大夫和眞綱公貞觀八季勅謚爲傳教大師壽五十六其撰述甚富俱傳於世

系曰叡山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佛語果無妄矣竊觀澄師以夙願力遠邁支那首傳台教使當世不有如是王臣其欲此宗行顧輪轅何異以一木而支大廈雖爾若匪眞正爲法應智者懸讖如澄師者亦未可必也澄嘗慨諸宗弗振奏請度僧卒蒙允許其一片爲法大公之心日月不能老顧今人分門列戶各宗其宗以至互相造謗不至仄滅不已求如澄師萬中無一佛法下衰蓋坐此矣嗚呼安得起澄師之正定而使化風之復作邪

普光寺慈雲法師傳

慈雲法師平安長尾氏子也敏利天資高邁逸類景雲四季棄家爲大僧博綜多聞善講無性攝論等常爲普光寺講主言辭清雅慧德蘭芳耆老推之而無前末學趨之而不後以大同二季棄學子遊化他方報齡四十有九矣

補陀落山勝道傳

釋勝道姓若田氏下野州人早出塵精修道業州有補陀落山峰巒峻峭景物異常蓋振古未有也道不憚跋涉荷策而往冒値初夏積雪尚未消雲霧陰晦

不能登止山麓三七日而後返凡三度皆不果延暦初乃發堅誓終不退轉遂登絕頂正當三春之候奇花異木惟石清泉衆峰環峙于四麓湖水澄渟于天際曠然非人間之境道喜不自勝乃廬於西南隅修懺法三年一日以小艇泛於湖窮其勝處建伽藍號神宮寺久之其道與靈境並傳桓武帝聞之勅爲上野講師又於都賀郡立華嚴精舍大仝二年大旱刺史命禱雨乃登補陀行法甘霖大澍百穀豊登萬民喜悅後不知所終

高野弘法大師傳

大師諱空海姓佐伯氏讚州多度郡人父田公母阿刀氏夢梵僧入懷有身在胎十二月而生幼從舅氏朝散大夫習世典冠歲出俗依石淵寺勤操法師剃染傳綜經論總宗貞元二十年入唐抵長安周遊諸刹遇慧果阿闍梨果大廣智不空三藏高弟也一見而喜曰吾待子久矣顧諸徒曰是沙門者第三地菩薩也即爲灌頂授以阿闍梨位并諸法具令歸國傳布又遇般若三藏付以梵夾既歸當大同元年弘仁帝詔入宮會諸宗碩師論佛法海辯論精敏帝曰義固精矣亦有所證否海卽入五藏三摩地觀俄於頂上涌出五佛寶冠放五色光明威容赫如帝乃作禮暨諸師皆屈服十三年大同上皇悅其道入壇受灌頂法天長元年大旱帝勅海禱大雨三日或寺中無水咒之則出今龍泉寺是也或修不動使者法則身出火燄或入氷觀則室內成池或以手書空字體紹現或以筆畫水墨痕不滅其神異多類此至於雕琢佛菩薩像遍滿國中未可更僕數也弘仁七年登高埜創金剛峰寺建大浮圖以鎮天下承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結毘盧印加趺而坐寂然入定先七日與諸弟子念彌勒寶號至此日氣絕猶持定以待龍華也定後五旬身尚溫鬚髮漸長其徒乃爲剃落壘石壇以護之上勅內舍人弔慰璽書曰真言洪匠密教宗師邦家憑其護持動植荷其慈豈圖崦嵫未逼無常遽侵速馳艸書用慰大定海平生撰述甚多迄今舉國諷習延喜二十一年賜謚曰弘法大師春秋六十二矣

系曰按華嚴第三地其發光菩薩住此地多作三十三天王能以方便令諸衆生捨離貪欲布施愛語利行同事若勤行精進於一念頃得百千三昧得見百千佛知百千佛神力能動百千佛世界乃至示現百千身一一身百千菩薩以爲眷屬大師平生行事神異種種非凡情所能測識入寂至今餘八百載而眞身尚存諸王者供以萬燈晝夜不絕壬子春予曾詣塔瞻禮見山頭寺宇數千甍甍數萬殆非人世髣髴國上忉利天信大師實是佐聖人應身也

愛宕山俊公傳

釋慶俊俗姓藤井氏河內人事慈訓學空宗居大安法華諸刹嘗開愛宕山爲第一世天應元年爲僧都性好施與凡貧病者往往得其惠迄今山頭靈蹟猶存國人瞻禮者日接踵不絕焉

常州最仙法師傳

法師名最仙不詳姓氏穎脫塵蒙心遊物表三學該練四衆歸仰常開講於常州好利濟屢設援危僻院宇架橋梁但有益人之事靡不力行如此諸已若但其涉不待屢請必盡法而崇之屢稱感應功利非頂大士

南都招提寺豐法師傳

法師諱豐安不知何許人南都招提寺律師如寶之高弟也道聲昭著四部悅服著戒論精毘尼大同皇帝悅其道每以師禮尊之後不知所終

延曆寺圓澄法師傳

法師圓澄者武州崎玉人也姓壬生氏其母夢臥日光中娠產乃覺而有娠澄生七歲遇新羅沙門孝頂兒之曰若必人之師也笠日愛十八事菩薩僧道忠道忠鑑眞律師之神足也道德著聞澄夙夜服勞無懈色忠察其誠懇授以菩薩戒呼爲法鏡行者二十七歲禮傳教大師剃髮改今名及大師奉旨入唐澄從唐僧泰公受具足戒明年大師旋承命於紫宸殿從五佛頂法選諸名德受灌頂澄首焉大同元年大師於止觀院率數百人授圓頓菩薩大戒澄亦預其數一日大師告之曰我所傳台宗與汝旣契入當傳此燈使永永不絕澄悲喜交集作禮而退嗣後爲

台山座主道香遠聞學者螘聚承和四年十月二十
六日中夜遺誡門弟子已遂終于本山之寂光場云
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三十又四

延暦寺義眞法師傳

法師名義眞相州人少聰慧從傳教大師入唐爲譯
語沙彌貞元間於台州國淸寺進戒爲大僧又同大
師入曉闍梨灌頂壇及歸國弘仁間行大乘戒於根
本堂會朝廷詔諸宗述興旨沙門護命作研心章褒
相宗弘法大師著十住心論寶鑰敎眞造天台義集

世競傳之天長元年勅任延暦寺座主九年爲維摩
講師其道孔昭登非鐵中之錚錚者歟十年孟秋四
日委順壽五十又三

天台山光定傳

釋光定者豫州風早人也姓贊氏弱冠失恃怙悟世
相無常掉頭不顧竟剃髮爲僧慕台山傳教大師若
顏回之於仲尼也傾意依附大同春正月宮中設齋
命定奉詔得度去登東大寺戒壇受具足戒嘗與興
福義延公抗論宗義入壯之日律身甚嚴實弘戒法

初台山大乘戒壇爲南衆所沮傳教大師滅後得以
重開者定之力居多焉弘仁帝知其有外學詔入
大内講論嘉祥四年春勅差兩下院大安二寺定八
十初度帝爲度僧八人賜絁八十疋布八十端此時
錢穀等俱以八十爲準門弟子皆榮之是年秋八月
逝初定甚貧廚常告匱每乞食於市故以是賜之以
充衣盂云

東國高僧傳

卷第三　本傳三十二人　附見二人

東國高僧傳卷第三

支那國嗣祖沙門性潡　高泉　撰

天台山慈覺大師傳

大師諱圓仁崇神天皇之後也生於延暦十三季誕日有紫雲覆其屋幼喪父隨兄學經史性聰穎風貌清爽雖在塵中志慕佛乘就菩薩僧廣智公出家一夜夢一沙門頂相堂堂仁歛容禮足傍有人指曰此是傳教大師天明詣於智智攜至睿山謁大師果如其夢乃事焉於是台教妙旨大藏經論靡不洞貫時同學止觀者十皆退席唯仁一人卒其業大師甚稱賞之有學子皆命其授教二十一得度受沙彌戒數季進具戒承和五季六月附國使藤尚書入唐至楊州當文宗開成三季也十月藤尚書赴長安仁寓府中有僧號宗叡者通悉曇仁從之學梵又有僧名全雅解密教就受灌頂得兩部曼陀羅諸尊壇畝佛舍利等明年藤尚書促仁回忽石尤風作舟抵海州其夜有寇至仁解衣與之寇問和尚欲何往曰欲至人邨寇送至邨即道去仁歸府中時刺史又發舟不數日後遭風吹至登州默自喜曰是益我求法之願未滿也遂至赤山度歲明年巡覲諸刹因禱于赤山神乞黙祐其夜夢人持一物來仁曰爾何人曰商人有劾僧問曰所持者何物曰非闍梨所買之物仁乃詰之曰是量大千世界秤子也和尚買取試量看仁得秤試懸之覺自身亦在秤上胸次蕩然乃竊私自念曰我必得妙法而權衡此道拔濟含生也未幾蒙官給帖聽徧遊非神祐也耶即往青州見節度使及副使判官館于龍興寺判官慰問勤至翌日延至家供後州官蕭姓諱慶中明佛心宗仁與道話蒙印可將遊五臺於普通院遇志遠法師受摩訶止觀又於與善寺值元政阿闍梨學金剛界大法受五瓶灌頂次季詣青龍寺入胎藏灌頂場學毘盧遮那經中真言印契微細儀軌及蘇悉地大法圖胎藏大曼陀羅學人來曰五臺和尚問訊大德大德圖曼陀羅我深歎喜乃以劍授之曰此是北臺和尚所贈覺後知是文殊應感大喜寓長安六季凿遇諸碩德各有所授會昌五季屬武宗廢教緇門無托仁方憂悶夢傳教大

師曰我嘗護汝不必懼俄宜牒下聽歸國尋到登州
又夢達磨寶誌南岳天台曹溪諸大師并本國聖徳
太子行基菩薩傳教大師倶來護送是年春有商舶
赴日本遇逆風著登州界圓仁欲附載舶以待益衆
聖之盛也九月登岸寓大宰府乃承和丁卯十四年
仁以所傳經書法具隨表進獻帝稱種賜勞明年應
詔入京本山僧衆求開灌頂法乃聞於尚書省奏允許
給千僧之供兼護衛法事又以五臺山念佛三昧法
授諸徒修常行三昧齊衡三年帝於冷泉院受兩部
灌頂至於兩宮太后俱受其法先是天長間仁有疾
恐不久住世乃菴於北嶺一夜夢人遺以藥服之味
甘或有告曰此忉利天之妙藥也既覺口有餘香疾
立愈於是用石丹州筆書妙法華且修四種三昧以
所書經藏于塔海今天下效之號之爲如法經仁初
至臺山遍遊五頂至北臺雲霧中見一獅子甚威猛
良久乃沒仁就獅子立處取其土而藏之遂至普通
院房中現五色圓光覆其頂去登南臺忽覩聖燈一
點光照五頂乃自念云倘平安歸國必事文殊念已
作禮而退以故營文殊樓於今寺以所藏土置其下
貞觀六年正月十三日卻諸侍從初召門人常濟入
室授以密印次夜集諸子念阿彌陀佛至中夜誦咒
結印已吉祥而逝春秋七十有一臘四十又九遺言
曰吾在唐時嘗立二誓創禪院造文殊樓樓幸已成
院尚未就吾甚愧且院爲赤山神故也蒙神祐我傳
法歸國其可忘邪汝等當代我圖之所造疏論若干
卷依勅流行謚曰慈覺大師門人等依遺命建禪院
立神祠於本山之西麓焉

贊曰昔晉法顯法師西行取經渡流沙上無飛鳥下
絕走獸四顧茫茫莫知所之惟望日光以准東西視
人骨以標行路其苦有不可勝言者視仁大師南遊
求法莫不皆然遭黑風龍鬼之患值惡王滅法之秋
孤身萬里四顧無親飧氷卧雪冒雨衝風出萬死一
生而傳此法爲後代權輿今若予若孫得現成受用
尚不肯誦習盖未之思耳倘一思及其不疾首蹙額
者吾弗信也

大安寺慧勝傳

釋慧勝未詳其氏族嘗持法華於大安寺寄寓處遊方至近州止於廟側其夜夢人請轉法華大明詰之忽見一白猿謂勝曰我昔爲東天竺國王時國有比丘數千我不喜雖未廢佛法曾下勅禁私度今報爲猿祠願師居此轉經脫我苦趣勝曰無糧奈何神曰我當設供勿慮也又曰山階寺頗多淨衆當相勸誦勝即往彼陳其事有滿法師曰此亦難信正疑訝間俄堂上有白猿至僧競視之堂忽傾仆僧知猿神所爲乃與仝往而持誦焉

系曰禪師錯合二轉語墮作野狐國王妄下一勅命遂爲猴神因果歷然昭如目覩若使彼無百丈此無大安要脫其類不亦難乎

天王寺道公傳

釋道公居天王寺持法華有年嘗詣熊野坐夏夏終歸寺暮過一莊即宿大樹下中夜有乘馬者數十至樹畔呼曰翁在否有應者曰在曰何不前去曰馬足有傷不可乘明日公視樹畔有小神祠前有畫馬足板上板裂而足壞公試以線繫之復宿于樹下中夜前騎又至神乘馬而出向曉神歸告曰謝師代我治馬乃出其餘餉公公曰前騎何人曰行役神也神巡管内我爲前驅倘不出必受譴罰今遂師受惠深矣然猶有所望焉公曰願聞神曰我作此界小神道厭遭驅遣苦不可言願師慈愍爲我三日夜誦妙法華轉我劣報得淨妙身公如所請至第四日神忽現身作禮曰承師經力得生補陀爲大士眷屬矣願師以我木像泛於海上公從之即見其像南去疾如箭是夜鄉中耆老皆夢神現金色身而去公歸寂於寺一衆駭然

彌勒寺道如傳

釋道如姓菅攝州豐島郡有司佐通之子也母藤氏祈無嗣每月望日詣佛塔祈禱經三歲始得道如甫七歲母告父曰兒已長大我無所慮幸許我出家父曰我志亦爾如聞悲戀不已二親撫而慰之翌日有僧到二親陳其志僧曰汝二人春秋方壯肯割愛爲僧眞火中蓮也如聞僧語亦求出家即與父母同日剃落留僧供養朝夕行道不怠三年後忽失僧所

在史毋二人至於中夜亦同旹化去矣乃投彌勒寺證道公學顯密教攝心練行五十年如一日或別居茅菴忌言念道一夕有天樂鳴空方疑怪間忽有人扣其戶曰我賀古郡教信也今生極樂明年此日上人亦當往生故來相告耳言訖有光射菴中須臾乃滅翌日命弟子往其處而物色之果然訶教信無他行但念佛而已如乃猛省曰我向勤苦實不如念佛為快遂徧巡聚落勸人念佛一日沐浴俳徊門人曰去年教信報我今旹至矣即入室寂坐是夜金光晃

耀香氣氤氳黎明結印而化荼毘之後手印不壞門弟子收靈骨并不壞者藏於塔壽八十七

系曰如公生平操行或一旬再食或廿載杜言或行常不輕之行徧留異跡或閉門謝客雖弟子罕得觀視至於行道之旹輒有異僧相隨公之所為固無容贅第操行如此孰能以之於獄秋陽以暴江漢以濯其斯之謂歟

梵福寺善謝傳

釋善謝姓不破氏美州不破郡人也識度明敏孤標並然從法師理教公學法相久之漸通六宗名揚遐邇桓武帝欲尚其道擢置僧職遁入梵福山屏絕人事專脩安養以延曆二十三季夏五月終于梵福春秋八十一焉

系曰常見當于學者多闕乎行此人之通病也謝公嘗遊學海而肯以淨業是求精修不息則學與行並圓而弗闕誠古今之良範也

京兆善珠法師傳

法師名善珠京兆安部氏之嗣也少爲絕學唯識宗

資內明論旨塞不通甚恥之日勵志不怠皆遂醒暑頭臚如黝瓜鬢髮盡落亦不暇顧久之博及三藏朝廷敕爲僧正位重一旹聲聞列國延曆十六季四月入滅上生兜率以珠存日曾呼僧房壁暫彼縣下寺鬻衣盞買名香煎湯洗之遂生內院其壁經數十年尚有香氣珠春秋七十有五矣

秋篠寺常樓傳

釋常樓世居洛京秦姓方弱齡投法師善珠公圓頂相二十登壇受具足戒天資明敏能日誦萬言由是

內外典籍靡不該練闡揚眞教廣化四方延暦末奉
勅住秋篠寺以弘仁五年滅度享世壽七十四

興福寺明福傳

南都興福寺僧都明福京兆津氏子少事賢憬法師性敏而嗜學逮削染變衣粹於唯識而行履危爲當人所重嘗有座主某公開維摩經會偶疾作告退會將廢衆將僉議起福補其位談柄一麾慧辯泉涌觀前座主又有過焉由是一衆嘆羨以何権至僧都嘉祥元年八月蛻於寺春秋七十一平生衣盂之外不畜長物其簡潔如此

近州長訓法師傳

近州滋賀郡長訓法師姓錦氏生而岐嶷長而俊邁忽思拔俗剃髮從師爲玄憐法師之高弟受具戒今
聖上啓最勝會命訓爲講主儀衛整肅人物駢闐訓一動容如倒三峽一皆聽者俱得其驪心焉仁壽間爲僧正齊衡二年謝世壽八十二生平持律甚謹世稱慈行云

尾州實敏法師傳

法師諱實敏出尾州愛智郡物氏母夢室中建三層塔覺即有孕生於延暦七年日有重瞳耳門通左右佩觿之歲隨伯父中安入京兆安今事法師玄睿公睿一見器許日加訓誨稍長又入永忠之室益增智解二十登壇受具足戒嘗預維摩講席登義四衆稱羨承和中應詔於大極殿講最勝王經若決懸水渙然通達帝大喜贈僧都以齊衡三年入滅住世六十九年坐五十夏敏生來美音聲聽其說法者無不躍然生信或至揮涕云

貞觀寺眞雅傳

釋眞雅弘法大師之弟也志不凡九歲隨大師學密教十九受具貞觀帝降誕之初宣入宮加持皆相國忠仁公與雅謀建梵宮以祝寄祚雅依法酬對公然之其後建畢賜以今名嘗在大內誦密咒其聲宛轉嘹亮如奏天樂於風清月白之宵使聞者塵心自息而道念自萌焉帝甚喜貞觀六年任僧正之職出入
皇城聽御車從心之歲奏謝事帝覽之表三上皆不許以元慶三年正月寂於寺報齡七十有五夏六十

又六

東寺實慧法師傳

法師諱實慧姓佐伯讃州人生而弗凡神澄秋水曾登舜峰妙調大安泰公學唯識次侍弘法大師受兩部密法皆浚入其微大師審其志謂之曰大吾門者非子也耶善自保愛尋以東寺委之以代分化寺創觀心寺于内州承和十季奏帝就東寺灌頂院修春秋結緣灌頂法弘仁天長二帝特加崇尚踰于流輩壽六十三終

洛西法輪寺道昌傳

法輪道昌者讃州香河人也姓秦氏幼去家學三論長試所習得度納戒諸宗講場履歷殆遍叩弘法大師于神護寺登灌頂壇天長七季承旨爲懺主上問戒殺因緣奏對稱旨龍顏大悅一日定中見虚空藏菩薩現于衣袖乃剖衣圖之鎭于寺嘗爲三會講師値大井河漲率衆以隄之力者競至不日而成故老僉爪加額曰豈疑行基菩薩後見于今時我寺何多幸焉貞觀十六年領僧都明年春二月示寂報年七

十八云

呆日按釋書天長帝問昌闍梨云帝王臣庶庖宰之罪孰重對曰王重帝良久云王重有說乎對曰竊見廚監設御饌宰數十之命尚不足以供一勝所侵甚矣所宰甚多也若臣庶則無之又按緇門崇行錄宋帝問求那跋摩曰寡人欲持齋戒殺而身王國政不獲從志奈何對曰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身賤名劣應須克己苦躬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悦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

役不勞力則風雨時寒暑調百穀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殺戒亦至矣寧在輟半日之食全一禽之命而後爲弘濟耶是二說似相左予以謂當應其機何如耳如天長帝之淸心寡欲則當進昌公之所奏如宋帝之聖聰神見則當法求那之所陳明珠走盤不存影迹豈刻舟求劍守株待兎者比耶

海印寺道雄法師傳

法師名道雄姓佐伯氏穎悟過人親慈勝法師究唯識兼通因明論又按釋書之旨于長歲和尚習密法

于弘法大師悉入其壺奧常欲營梵宇未得勝地一
夕夢至山城州有山曰木上形勝可人黎明物色之
果如所夢遂奏朝廷經始蒙給工粮既而告竣合一
十院榜之曰海印寺每年度僧二人位至僧都道俗
蜂屯檀施山積以仁壽元年六月謝世壽未詳

智泉法師傳

法師名智泉姓佐伯氏弘法大師之猶子也性至孝
母死哀毀不已禱諸聖云願示亡母生處如是者數
載忽感夢曰汝母墮地獄泉益哀泣叩其叔曰亡母

墮在苦趣將何法以濟之叔曰脩破地獄法必可救
矣因授以儀軌泉精脩不怠一夕夢其母曰承子救
護今生天上矣

系曰弘師乃地位菩薩固不容言即泉公生菩薩之
家親傳其法以救母亦非常人也緬惟泉公行法皆
冥陽苦衆必均沾利樂豈特其母一人已哉

高雄山神護寺眞濟傳

眞濟阿闍梨洛陽人姓紀氏朝議郎御國之子也其
母夢室中建三成塔因而有孕生於延曆十九年少

歳出俗習大小乘兼博外學後從弘法大師受密教
爲傳法阿闍梨隱高雄影不出山者十二年承和初
奉勅入唐値洋中船沒濟抱一木飄至二十三日告
島外居人每夜望海上有光怪而尋之乃引濟登岸
遂返嘗建密塔於高雄神護寺中安五大虛空藏像
春秋設大法會保祐國界濟向皆心練行弘仁上皇
聞其名掄預內供奉十禪之列仁壽帝勅爲僧正濟
以弘法大師未有封贈進表辭讓帝嘉之遂以是封
大師天安二年退隱貞觀二年歿春秋六十一矣

高野山眞然傳

釋眞然讚州人侍弘法大師學密乘卽大師之猶子
也又受灌頂於眞雅公大師臨終語然曰我以此山
付囑於汝永爲鎭護之靈境眞言之教場汝其勗之
蓋當山金剛寺此皆未成故有是囑然受遺教竭力
經營未幾堆金砌玉欄楯軒窗照映山谷逮今數百
歲猶爛然可觀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寬平二年爲僧正明年九月十一日忽棄塵區遷于
大定

系曰弘大師有弟有姪有甥俱入三密歟爲一代偉人利生濟物豈非均在空王佛皆乘願輪而至者邪

高野山祈親傳

釋祈親不言名字七歲喪父十三喪母常持妙法蓮華經以祈其親因以爲號至年耳順忽自念言早失恃怙不知生處豈人子之情乎尋詣長谷寺持經期七晝夜願知父母生處至第三夜夢人告曰可往高野金剛峰祈之即知矣其人遂舉指放光即見金剛峰山川殿宇瞭然在目翌日詣彼殿遶祈禱俄淨眼

根自見觀史內宮現二蓮花有大士各坐一花其一尚未開親問此二大士者誰耶有對曰即御父母也是御持經所感其未開者乃待御耳親見山中殿宇荒廢委身脩葺不久復煥然一新焉

系曰經云使我疾成於無上正眞之道者由孝德也祈公以孝德故而得佳號而得度親以至乎自度佛詩豈欺人哉

唐補陀山慧萼傳

釋慧萼亦曰慧鍔未詳其氏族稟性堅強不厭勞苦

齊衡初奉橘氏皇太后懿旨齎幣入唐抵雁門上五臺山後至杭州鹽官縣靈池寺謁齊安國師通太后之旨聘上座義空禪師東渡大興禪席厥後重越滄溟登五臺得觀音聖像以大中十二年負像將歸國船過補陀海濱著石上不能行衆疑爲重載盡去所載之物而船如故及像出乃行蓋南海補陀乃天下勝境菩薩欲顯靈於此故也萼因奉像止其地不忍去遂廬於此漸成寶坊號補陀落山寺爲天下名刹四方黑白朝拜者日數萬人衆呼菩薩名號者其聲

如雷山海爲之震動其像之靈應種種殆不可以言諭故海南以萼爲開山始祖迄今香火尚存

系曰凡爲一方引導之師建功一代遺澤百世必天賦夙德弗與人同竊觀萼公兩遊唐國重陟五臺得大悲聖像開山南海爲天下福田迄今緇白仰之如佛香火不息苟非天賦夙德斷不能及矣

東大寺眞如法師傳

法師名眞如大同皇帝第三子也有出塵志削髮爲沙門居南都東大寺性聰敏氣宇超邁內外典籍悉

所披討者三論於道詮眞密敎於弘法旣而進阿闍
梨位勤於敎授皆言密乘與妙此方未盡須入大唐
質所疑若唐國與此方無異者則予必遊西土矣貞
觀三年上表奏其事明年入唐徧詢名德未慊其意
遂杖錫西遊翩翩隻影留迹絕域唯道是嗣竟不知
存身遂終於流沙之羅越國云

系曰身爲太子志在煙霞不貪國位不重世榮出九
重天入三寶數以至西遊遐域爲法忘軀所謂出家
眞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予於如師見之矣

禪林寺眞紹傳 觀喜法師

釋眞紹幼事弘法大師薰知見之香長受密灌于實
慧公齊衡閒建禪林寺貞觀十五年七月七日告終
又觀喜法師者和州人也好與福常修古路廣寺船
自緻紫蓮土或勸人共力晝夜四威儀中皆唱彌勒
寶號期生內院黑白聞風無不興起敬皆與香爲室
觀史之昇用此可驗矣

華嚴寺豊然傳

釋豊然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淸修之暇思剏
一蘭若奉觀自在像不果延曆中釆勝至美州谷汲
愜其意乃寓焉嘗平基鑿嵓有石油出于嵓間然與
之誓曰我於此地興佛法若能潤利將來願此油益
多吉事則溢若泉涌然大喜厥後功幾垂十一面觀
音之像崇七尺餘威靈赫如朝廷聞其瑞賜寺額曰
華嚴其後石油漸減足徵厥前之盛云

和州行賀法師傳

釋行賀姓上毛氏和州廣瀨郡人脫白於志學之歲
二十受具越五年奉勅入唐學唯識天台兩宗凡七
年而後返得經疏五百餘卷帝詔學子三十人寘其
業又勅明一法師試所習一詰問兩宗旨趣賀稍有
窒礙一呵曰久經歲華學業膚淺得不孤朝命乎賀
大愧垂淚曾朝議曰長途之躓何妨千里之行人樹
折枝豈忘百畝之陰賀嘗著法華疏弘敎要略唯識
議等四十餘卷延曆二十二年示寂春秋七十五

梵釋寺永忠傳

釋永忠京兆人也姓秋篠氏早出俗有高志恭大唐
佛法寤寐初航海南遊久歷名剎至延曆年間由隨

使歸國得律呂旋宮圖一卷日月圖一卷忠懷經論解音律善攝威儀梵行無缺四衆歸依如水赴壑桓武帝欽其道譽勅住持梵釋寺恩光孔熾弘仁七年四月將入滅自製遺表上帝乃奄然而逝享世壽七十又四僧臘若干

內州光意法師傳

內州石川有高行法師曰光意姓河內氏恣度閑雅音韻清亮每臨講席道俗傾聽大同年中爲最勝會座主發問鋒起辯若懸河殆如滿慈復出以弘仁五年三月終于本鄕住世七十八年

阿州勝悟法師傳

法師生于阿州板野郡姓凡直法諱勝悟受業于神容高弟尊應公道業淸高洞明經戒崇元騰躅定水澄闡神儀森若泰岱尙氣茂如芝蘭名與二飛四方仰止當昔最稱得人若護命慈寶泰演輩皆出其門以弘仁二年六月示疾順化示世閱壽相滿八旬僧臘若干

波州安澄法師傳

法師諱安澄波州船井人姓身人氏河內善議法師之上足也大啓空宗兼學密教與石淵寺座主勤操公締莫逆交平生有高志以弘法爲己任爲人敏捷議論驚聽一時無出其右唯西大寺泰演公堪爲敵手弘仁五年三月長往閱世五十有二坐若干夏

京兆常騰法師傳

法師諱常騰京兆高橋氏之子也爲人純淑性聰睿思入玄微行逾人表顧世利名猶如幻焉常好學不怠博究經論決擇義理獨步一昔以弘仁六年九月長逝報年七十有六矣平生所注釋諸經不下六十卷至今學者皆傳誦焉

平安城品慧法師傳

法師名品慧世居平安城姓大原氏年十四離家性敏而嗜學未幾淡達法義凝濟內湛威躍外揚二十試所習預高選乃登壇受具足戒每登論議之場莫不推雄暮年每爲衆講維摩經黑白歸仰壽七十五棄世弘仁九年也

阿州道證法師傳　奉寶法師

法師諱道證阿州百濟氏子也學業精純道由徒衆弘仁初太宰府開講筵特選爲講主所得施利悉充海衆不儲一文人爭重之弘仁七年十一月化壽八十一又法師奉實者姓荒田氏尾州人也天性疎通無城府貴賤怨親視之如一每闡玄風揚於當代年垂八旬始學密教曉味不休至忘食寢恨見之晩矣後于弘仁十一年終壽八十四

系曰佛法之興必有碩德之師出碩師既出必有聖明之君以尊崇之雲龍風虎際會一時故其道必共法振而使天下之人咸濟乎至善之域延曆弘仁間世主聖明高僧輩出則當時之法門可見顧今之世主比當昔之君猶有踰焉而法化獨不爾者誰之過歟

元興寺護命法師傳

法師諱護命出美州秦氏天性奇異方五齡入吉野山學晏坐數載始歸父母懸之而於本鄉山田寺年十五受南都元興寺耀公爲弟子三年得度就同寺勝虞公學唯識每白月登山修虛空藏法黑月歸寺誦習常受詔於普光寺講唯識論疏感匣中現舍利或現舌上由是四部仰德朝野聞名弘仁間命僧爲僧都辭之不許嘉遁于山田至八十五歲寂於元興之小塔院適善守法師來問訊親聞天樂盈空異香滿室云

園城寺教待傳

釋教待不知何許人久居園城寺天安二年圓珍法師與新羅山王二神至待見珍如舊識禮遇大友氏謂珍曰待師亂不請代任寺主有勸請者待曰吾寺主已出生久之又曰吾寺主已入唐又曰來何其今朝遲曰吾寺主來也然我奉遲久矣待乃與檀越以寺券付珍遂隱形不見珍問神曰待師爲誰忽隱形而去神曰是彌勒菩薩之應身也珍入寺問大友氏待師本貫何所生平行業何如大友曰不知也但居此寺已百餘載寺常不赴齋有時從湖濱取魚鼈令烹而食今聞已隱惜哉乃與衆詣其房見乾魚等皆蓮蕅之類衆皆嘆異待年一百六十二歲與淸水行叡居士最稱友善嘗著木屐至淸水數話終日云

[illegible]公按[illegible]珍不滅靈樹待[illegible]門事[illegible]靈樹初不[illegible]第一座[illegible]請者樹曰吾首座已出家久之又請樹曰吾首座已行脚悟道久之又請樹曰吾首座已度贊矣姑待之少山偃至樹迎喚曰奉遲甚久何來暮耶即命之偃不辭而就職靈樹固南國之聖師而待公實東域之至人也

東國高僧傳

卷第四 本傳三十四人 附見四人

東國高僧傳卷第四

支那國嗣祖沙門性潡　高泉　撰

延暦寺智證大師傳

大師諱圓珍姓和氏讃州人弘法大師之外甥也父名宅成母佐氏夢乘舟海上吞日輪有娠弘仁六年誕幼岐嶷出類下犀貫頂目有重瞳夫將欲荷如來之大法啓生靈之慧目固必有殊祥奇表歟始八歳白父曰内典應有因果經我欲讀誦父陰奇之即索經以與珍日課不絶十歳讀毛詩漢書文選悉能了其大義十五師事延暦寺座主義眞公無何試所習得度納戒居山一十二載極力熏練名聞魏闕屢感恩牒嘉祥三年一夕夢山王神勸入唐求法於是航海抵福省當宣宗大中七年也寓開元寺逢梵僧學悉曇章受金剛界大悲胎藏等法又聽式法師講大乘經律後遊天台觀石鼓相傳此鼓乃智者大師說法昔擊以集衆大師滅後鼓即無聲珍試以石擊之響震山谷一衆駭異遂就國清寺聽物外公講止觀暇日手抄教文三百卷去詣長安全法大德受瑜伽密旨一日請授阿闍梨位灌頂全有難色及探其底蘊知是偉器乃授以阿闍梨位灌頂曰汝家大毘盧遮那般若母加持遊歩阿字法性之大空傳一切如來最上乘教已畢珍稽首而退天安二年還以所傳台宗密藏及諸宗經書千餘卷進御上悅貞觀六年有旨勅就仁壽殿結大悲胎藏灌頂壇上與大臣三十餘員臨壇威光赫如也賜眞言止觀公據一道緇伍榮之自是常詔内宮講演一日上不豫勅之呪願立愈貞觀八年奏建梵壇於冷泉院用祝聖壽十年以近州園城寺爲傳法灌頂道場賜安經像未幾升延暦寺座主寛平二年爲僧都臨終訓門人曰如來以法爲身比丘以慧爲命法慧苟傳奚死之有汝等宜知之及夜結定印誦佛至五鼓索水漱口洗僧伽梨右脇而逝即是年四月晦日也壽七十八夏五十六管四山聞天樂經一日將舉喪弟子請所授衣其頂自擧乃塟于台山珍生平異跡甚多凡未來之事無問他方此土靡不預知言于左右後皆應驗門弟子受阿闍梨位者一百餘人剃度爲大比丘者五百

餘人延長五年賜謚智證大師
參曰嘗聞弘法大師乃地位聖者珍公托聖者之家
修心練行傳法利生以至爲來代導師作圓城始祖
疑皆地位之人也不然何以至此寔珍之道猶虛空
無跡我等庶以筆墨而描摹之無乃唐勞乎

天台山法勢傳

釋法勢台山法師眞公上足也立性高邁與群不同
常誦普門品甚勤一日過近州比良山宿民家其婦
患熱病不省人事忽而言曰乞師誦普門我欲聞之
勢以其在故給之曰我無經不能誦婦曰師臂中豈
非經邪勢乃然否朗誦婦合掌曰我比良明神也勢
曰我聞神有通力能知三世事昔釋迦如來出現竺
天神曾見否神曰我未嘗往彼然一千數百餘年前
諸天龍神多西往豈迦文出世之旹乎勢後莫測其
終

近州延祥法師傳

釋延祥近州人俗姓槻氏穎悟天然受法於元興寺
法師護命公先是命公美其器用意提誨不少懈一
日訊之曰若莫有夢乎曰曾夢臥七級浮屠之上有
三日出光曜我身公曰幸矣哉毋復言未幾天長帝
宣入大極殿講最勝王經論難鋒起祥以無礙辯
一一折之如一人與萬人敵百僚海衆無不欽羨仁壽
元年任僧正後以疾終實三年九月也春秋八十五
僧臘六十八云

洛東法琳寺常曉傳

釋常曉未知何許人俗傳爲路傍棄子稍長師事南
都元興寺安公受業承和初遊唐寓淮南廣陵館
文璨阿闍梨眞容教誨華林寺元照大德請益密旨
照授以阿闍梨位兼受大元帥秘法此法靈妙唐國
有禁不許傳照重其器乃密授焉曉忻幸不已明年
歸就法琳寺修其法齊衡間天大旱朝廷勅祈雨曉
於神泉苑依法修習忽有白龍躍於墻上即大雨皇
情悅懌觀者歎嗟以貞觀七年仲冬晦日化去

禪林寺宗睿傳

釋宗睿京兆池氏子綺歲脫白從鎮法師學經論受
具足戒性精勤寢不解衣手不失珠嘗學相宗于廣

闍寺領台教于睿山并進菩薩大戒又受兩部密法于智證大師紹灌頂阿闍梨位于東寺貞觀二年入唐謁汴州玄慶公得金剛灌頂青龍法全公得胎藏灌頂及付金剛杵儀軌又造慈恩興善二寺研究祕密至於天台教觀無不精練貞觀九年還以所學聞於朝尋于東寺啓灌頂壇觀者如市十六年帝敕受金剛界三摩地法常爲帝講演法義一晉夢山王明神告之曰師修學無比我當擁護若有遠行則以二烏爲侍若當暮夜則以炬火相照斯其驗也后何有越州之行果見二烏夜入山途俄逢炬火初在五臺昔西見五色鄉雲東見聖燈及聞聖鐘其誠感如此元慶三年上皇圓頂相紹授三摩耶秘密戒以御衣寶車珍玩等賜焉睿悉分施諸刹一無所蓄計在唐所傳經書一百三十四部遭聖君恩寵又無以加閏世七十六年遂返眞于其寺

靈嵒寺圓行傳 慧運

釋圓行果隣法師之高弟也嘗入唐從青龍寺義眞和尚受兩部密教承和六年歸居靈岩寺得經書六十九部又安祥寺釋慧運京兆人東寺實慧公之徒也承和五年與圓仁師同舟入唐參謁碩師凡九年歲甚歸爲安祥寺第一世貞觀十三年九月告終春秋七十四

元慶寺遍昭傳

元慶遍昭者侍郎良安世之子也累葉簪纓冠冕羽林俗諱宗貞承和帝加近侍寵遇優渥及帝崩不勝哀慕乃辭印入台山禮慈覺大師爲力生焉身沉雲水臣貴介客實火中之青蓮僧中之文鳳也元慶二年爲僧正四部依慕大行教法聲彩發揮仁和帝重其德賜封百戶爲元慶寺座主寬平二年化春秋七十四

源仁法師傳

法師不知何許人也諱源仁德宇凝精神鋒爽拔於世邈然無所嗜好唯喜於學初從南都僧正護命學相宗後謁法師實慧受密教焚膏繼晷惟恐不及於是後登眞雅宗睿二師之門益臻其閫奧故當時密乘之學無有踰于仁者以仁和三年十一月示滅

系曰靈山聖衆不可數知唯滿慈尊者於菩薩法人中推爲第一然則說法豈易事哉必也具四無礙辯得大無畏庶幾可矣如上諸師固未必盡然然皆善說法者也豈滿慈之流亞與

無動寺相應傳

釋相應田近州櫟氏其母夢吞劍而生年十五登台山事慈覺大師十七蒙恩得度精勤練行十有二歲嘗居無動寺英聲洋洋達于禁闈寬平二年上有微[illegible]詔諸誦理趣分上夢八僧與之相和寤後所思之[illegible]

覺不知所在上詔之應奏曰理趣般若有八大菩薩豈非菩薩擁護聖躬邪及還山見齒在經篋上特以上進上嘉歎曰應師非凡人也賜僧官度牒應受其牒而辭其官一日藤皇后患妖如寐如寤經數月諸僧呪之皆弗驗后曰非諸佛出世誰能降我乎上仍詔應入內二日不能降乃還山持呪禱於不動明王像前像忽西向應即西持像轉四方應亦隨之終不退懷至於涕泣悲訴曰有何觸忤而相背至是願乞神慈示我蒙昧悅惚之間見明王告曰昔者沙門眞濟

持我明呪有大功力我願護彼奈彼於皇后有一念之差故相觸惱今后所患即濟之靈也故我背汝耳今汝誠懇至此不能終卻示汝一訣汝至后邊密語之曰你豈眞濟之靈邪彼聞必有愧色汝于爾時即以大威德明王之法加之定得降伏應乃如教而行后病立止貞觀季中奏謂台山傳教慈覺二大師謚號一日禱於明王願示來世生處夢明王携坐於須彌之頂普見十方國土如掌中菴摩羅果明王曰隨意取生應後念佛面西而化壽八十八是日有天樂

慶雲之瑞應生平靈跡甚多茲不殫述

系曰爲僧之人口食大祿身列朝班爲忠爲義理所當然僧居世外奉如來教於世間法宜累之一承詔旨必竭其忠試看應公可謂至矣世謂釋氏無君何見之不廣邪

延曆寺安慧法師傳

河內州大縣有沙門曰安慧姓猶氏其母夢吞明星有孕於延曆十三季誕童季聰睿不殊遐俗始七歲事菩薩僧廣智習出世業智異其器攜詣台山傳教

大師大師滅後依二代慈覺大師受毗盧遮那孔雀等經未幾試大日經得度常修三部念誦四種三昧承和十一年開講場于羽州道望高峙傾動物心時州內皆學唯識未識台教自是開講之後業相歸性者多矣會朝廷建定心院選十禪師慧預焉貞觀十年四月初二日結印端坐而化

元慶寺安然傳

釋安然出傳教大師之族其母夢明星入懷而生少明敏入台山慈覺大師之室尽顯密二教所有奥義如指諸掌因遊華山謁遍昭公重受胎藏法元慶八年勅充元慶寺傳法阿闍梨緝好著述輔翼大教有教時問答為立義精妙宗台密者皆取法焉兼善悉曇章頗得梵學之旨時都率超法師曰然公者顯密之博士也又曰然公若不入我門秘教將墜地矣其為人推重如此後不知所終

天台山玄昭傳

釋玄昭從慈覺大師學金剛頂諸經及台宗章疏復就長意座主受三部密法瑜伽諸軌莫不通曉會皇太后五旬誕生之辰元慶上皇召諸山名徳六十員講論諸宗妙旨以慶壽筵上勅昭與範師對論因明玄昭問難鋒穎範拑口不能答時仁和寺聖寶闍梨歎曰衆謂昭公為護摩王今觀之乃因明王耳朝中傳為美談延喜十一年大內有怪上勅昭於豊樂殿修熾盛光佛頂法其怪遂絕臨終時趺坐結彌陀印泊然而逝壽七十二

泉州守印法師傳

法師諱守印泉州人姓土師氏早問學于勝虞法師賦性神靈耳目所到輙長記不忘精法相兼善俱舍懸論場法將之無敵者也且鼻根甚利時或他適客有至而返者印歸必問曰誰來此門人曰師奚知之曰聞香而知以承和十年臘月辭世春秋六十二矣

攝州隆海法師傳

法師名隆海生攝州清海氏家河上少有英氣戲釣于水湄本州講師圓公見而異之攜付三論穎悟驍公令學業冠歲薙染因試業有聲於時進具足戒習法相於中繼法師稟密灌於真如闍梨承和間為衆

講禪學經將諸宗論難鋒起海以妙辯折之皆杜口而退仁和二年俄患風疾謂衆曰吾皆至矣卽沐浴唱梵唄結印端坐而脫火餘身盡而印不壞報齡七十文二矣所述有二諦義方言義等若干卷

系曰海公平昔慧業姑置只如闍維身滅而印不壞此何道也爲是定力所加爲是正令全提爲是別斷許將具眼者試辨看

大學寺恒寂法師傳

法師諱恒寂天長帝第二子也美姿容態度閑雅嗜經史善文辭志慕佛法隱於淳和院東亭號亭子皇子嘉祥二年圓頂納戒從眞如阿闍梨禀兩部密法皃以莊田資產捨入大學寺寺弘仁帝故宮也天長太后革爲佛寺寂造阿彌陀如來丈六之像以安之又置諸經論以福人天仁和元年九月二十日沐浴入室晏坐明晨門弟子進候已長往矣春秋六十一昔菩州隷人皆稱之有二子禀質不凡寂出家皆二子亦同日剃落

系曰派出天潢身遊法海禀密教奉戒律造經像以福人天遺州隷以示子姓爲一代道師作千秋儀則昔有龍湖閣禪師亦降蹟皇宮示沙門相扶持佛法雖彼此不侔其志等耳

相應寺壹演傳

釋壹演京兆人巨族之子早登仕途有一兄相繼而殂因而厭世解冠機禮藥師寺戒明師出家受其戒常持金剛般若經眞如闍梨見其道器授以密教演居止不定或水邊樹下或岩間谷口隨所至而休焉偶之河內一老嫗讓宅曰此商賈之巷無益之津非師淡悲誰諭其愚適邪今以此宅爲精藍願師居焉演平基址穴得一古佛像昔人傳以爲異湖達天聽勅有司監其工賜寺額曰相應演運土築方壇安靈像其壇忽變爲白色如塗石灰見者驚異又建感應寺會皇太后不豫召演呪之立効太師藤良房寢疾演至所患卽除上大悅擢爲僧正演固辭不許貞觀九年七月十二日乘小舟浮水卽泊然而化春秋七十五諡曰慈濟

金峰山寺轉乘傳

釋轉乘和州人住金峰山寺性多瞋常持法華經六
卷後卷不能通乃發憤讀至三萬徧終不記憶因詣
藏王殿限九旬六時獻香花夜課三千拜求玄應一
夕夢一夜叉以龍爲冠身掛天衣瓔珞手執金剛杵
足踏寶花告之曰昔播州郡驛屋梁上有毒蛇長丈
餘一比丘宿驛舍蛇欲加害比丘不知高聲誦法華
其聲和雅蛇聞之毒心遂止誦至第六卷天明比丘
乃發去蛇聞法力脫身爲人即汝身是也以未卷未
聞故不能通又性多瞋蓋蛇之餘習耳自今堅志即
能通誦必得出纏既寤感喜無量果誦經無滯嘉祥
二年寂

興福寺增利傳

釋增利姓伴氏山城人樹德積學不啻饑渴之嗜飲
食也初依興福載公撰公學唯識受戒法于東大寺
後從大安然公崇家教皆資維摩大會有昇法師者
竪三論大義合會之人無能問難增利出衆一舉詞
鋒而筭即伏膺此其所以爲香象渡河截流而過盃
迯傍海直取龍吞也與延喜十六年爲僧都延長六
年檢壽闔世七十二春秋云

系曰顯密二致典籍如山一尚莫及況兼善邪予恭
學羅於教末之考安敢妄議但見諸公之才德若此
唯歎羨仰耳

元興寺明詮法師傳

法師明詮不知何許人也稚齒離塵入元興寺學相
宗然性不敏常自慊將棄學而他之適出門遇殿陛
見簷霤落處石皆窪忽猛省曰至柔能穿至剛者積
漸之故也我雖鈍但學之不輟不幾于博聞乎乃歸
房斷志不舍晝夜寢食俱廢遂成名德任僧都學子
歸之如雲以貞觀十年五月十六日卒壽六十

系曰人患不能奮志不敏何患焉豈不聞人一能之
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及其成功一也是故囊螢
映雪刺股懸梁與夫詮公廢寢食皆所向不同而其
志等耳尋師訪道者可不思媲美乎

洛東醍醐寺聖寶傳

釋聖寶者光仁帝之後也十六歲投真雅法師得度
學三論至於圓宗唯識華嚴密教悉所究心性正大

不畏邪魅傳東大寺東坊有鬼祟衆懼不敢居實徙居之祟輙遁去自此絶跡一夕燈下見梁上有巨蛇嚙牝之即滅貞觀末關醍醐寺演慧密二教又管東南院於南都講三論仁和三年勅賜傳法阿闍梨位又在座主僧正之職以延喜九年示寂于普明壽七十八寔生平勤于福事或脩路或設渡或造像凡造大像一丈六尺者二十餘尊有所秉如意迄今猶存其秘重如此

大安寺行教傳

釋行教武內大臣之後居大安寺道骨堅強愼修厥行貞觀初年詣宇佐八幡神祠約一夏九十日晝讀大乘經夜持密咒夏滿夢神告曰久受法施念不能忘師回王城我當擁護於是漸行至山崎其夜又夢神曰師當觀我所居之處夢覺起視東南方男山鴿峰之上有異光凌晨至其處實靈區勝境也即以上事奏於帝召工部准宇佐之祠新建神廟以昭厥靈焉世傳教嘗求見神之本身俄於袈裟上現彌陀觀音勢至之像或謂八幡即彌陀化身容有之而不誣然也

系曰衆器盛空相無二千江印月月影無差佛爲利益一切有情分身無量遍十方刹有種種形種種名號令諸衆生各別知見而況神身邪諸有智者嘗以正眼觀之無在於外相也

圓成寺益信傳

釋益信出備後品治氏武內大臣之後行教和尚之弟也始學相宗於大安寺後從源仁闍梨受灌頂密旨昌泰二年太上皇帝召信祝髮受戒既而就宗密

灌初信在東山音藤尚侍有疾延信持念立愈乃捨山莊爲寺榜之曰圓成仁和二年賜傳法阿闍梨位任僧正卒于延喜六年春秋八十

彌勒寺行巡傳

釋行巡晉爲本寺座主有道聲貞觀中帝不豫勅金吾校尉詔之赴闕巡固辭尉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師雖出俗寧不居王土乎願速奉詔巡即踊身空中卓然而住尉驚異奏於帝帝倍生敬仰重下勅曰師既不臨願垂覆護巡以法衣念

珠二物付使命獻帝使至中途一物已到御前矣帝起身作禮病即愈大悅賜莊田永充寺產後帝遜位幸其寺巡已長往矣

系曰經有四恩總報之語其始即國王也巡被詔不起豈忘恩哉蓋欲帝波知佛道尊崇而堅其正信此正知恩而善報者也豈區區行小諒者所能及耶

天台山增命傳

釋增命京兆人朝散大夫桑安峰之子骨相清奇音吐瀏亮十一脫塵雖在驅烏而有卓絕之氣師事台山延最公毎臨講席文詞渙發年十六稟大戒勝不沾席客來無間少長皆接之以禮有疾者以盃飯與之皆愈從問珍座主得三部灌頂偶坐夏於西塔釋迦院院之南有大巖形如嫌居者多夭亾至若前咒七日忽白晝雷起巖即崩潰右僕射源光公自知壽只五十九必須延年因請命脩佛事光夢一男子謂曰我是施無畏者汝知之乎施無畏者即增命是也今當延汝六年如是二次皆證驗延長元年菅丞相薨神靈奮激震動皇城太子死焉上大恐詔命入宮尼

百餘日侍臣多夢神兵列於宮闕延喜五年寬平上皇幸台山從命受密灌并受阿闍梨位手賜架裟香爐御衣等其光明俊偉如此至於座主僧正皆歷任之卒於延長五年春秋八十五謚曰靜觀

天台山尊意聖者傳

台山尊意平安城人其先應神天皇之胤也意生有異表甫六歲不茹葷嗜讀書禁殺有僧知其梵種授以大悲咒遂就城之北山晝夜持誦不歸家者三年乃登台山剃染納戒一紀之間凡三部諸尊秘軌各各密語無論短長皆誦一萬反屢感觀音文殊金剛薩埵不動明王咸加慰誘延長三年夏旱帝勅祭雨方四日雨大澍擧朝嘉嘆升座主之位天慶三年二月囑弟子已無疾而逝壽七十五意平昔所行或救產難或禳災祥或起死魂或保聖躬厥應如響朝廷以聖者稱之

園城寺祚法師傳

法師名慶祚朝中宮家子也蘊顯密二教初止大雲寺遷園城學者攝恭而至者不衰園城之門自此益

高有賀法師者與之友善一日賀寢疾祚往問曰公之病於三諦中何患乎賀曰空諦無病中諦亦有亦無今所患者假諦耳祚曰公之所觀似隔歷也即爲說圓融三諦及止觀病患之境賀聞之喜慰垂淚病亦尋愈寬仁元年十月值智證大師忌日開講席時丞相左僕射藤公率官僚臨席忽一山鹿至僕射疑怪祚曰昔世尊初轉法輪於鹿苑今園城始結法輪瑞鹿此至可謂嘉會耳又鹿是春日大神之使適列位文星光貴神必先知之蓋世出世間之祥瑞也於是合會大吉祚所居房號龍興值隣宅失火祚結印洒水其火遂滅寛仁三季示寂春秋六十五矣

能州陽勝傳

釋陽勝姓紀氏能州人母夢呑日而生慧性邁倫凡經其一歷耳根則終身不忘年十一登台山師空日公學止觀兼受瑜伽密教課法華性慈愍見飢寒者必減食解衣以與之夏日襯裸露夜坐任蚊虻唼食常修禪定脇不至席後寓金峰或半山學辟穀唯食果蓏漸止飲食或日服粟一粒衣薜蘿啜雲烟徧身生長毛忽高舉遊世以所被袈裟掛松枝上識之曰與堂原寺延命命得之悲喜交集徧於山谷追尋杳無蹤跡勝父病將死歎曰我有多子所最愛者勝也傳聞得道不識有諸願得一見勝知父念即乘空至屋上誦法華父問汝爲誰聲似吾子勝白父曰我離人寰已久以親恩莫忘故來誦經又曰今後每月十八日常燒香散花待我我尋香而來說法用報罔極後於金峰逢東大寺故舊謂曰我住此山五十餘載勤苦修鍊得身自在昇天入地飛行無礙又以妙法華經力得心自在化導世間利益有情嗣後道侶故舊常遇勝於名山之上談吐良久即飛去

下野州法空傳

釋法空未詳姓氏下野州人也居法隆寺學顯密教晝夜誦法華各三部後還本州遊覽勝地至一石洞洞有床座窗戶自然天成多生五色苔空大喜居焉乃綴五色苔爲衣甚軟煖飢食果蓏侶烟霞而伍鳥獸有十羅刹女現形侍衞空住其中杳不知有人間世也有僧良賢巡禮靈區迷路至洞生希有想留數

日見羅刹女忽起動淫心女白空曰是破戒僧悞入淨境我當害之空不聽命送歸女乃復本形甚可怖畏棄僧凌空至郵落投奔而去僧後述人語此以自愧云

系曰勝公得身心自在空公得羅刹給侍非專持法擧補修梵行不染世緣者能之乎

雲居寺淨藏法師傳

法師名淨藏洛城人諫議大夫之子也其母夢天人入內因而有娠寬平三年生穎異蓋世四歲讀千字文七歲求出家父戲曰汝欲入三寳數有靈則可否則已昔庭梅盛開藏出戶召神折花以獻父陰奇之不敢拘因詣諸勝地事脩練俱有感焉寬平上皇遊幸一見而喜勅入台山受戒顯密教從大慧法師學悉曇章有胡僧來自波斯國抱病醫弗効藏咒之立愈僧感服天曆中藏寓八坂寺見塔傾斜請塔下誦咒其夜風起鈴鐸搖動天明塔正一衆驚異六波羅蜜寺空也法師建佛事是日可者甚多中有一人狀如僧藏延之上座以盆飯與之飯可四斗其人一嚼而盡藏再薦又盡已而旋去藏拜而送之去後其飯如故或問之藏曰是文殊大士應身也合會大喜康保元年化於雲居寺春秋七十四矣

東大寺堅慧法師傳

法師諱堅慧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嘗駐錫室生山會弘法大師至與語契合甚重之不呼其名每稱之曰公某年中與大師遊唐歸住東大寺堂尊一時后又僑寓室生竟年影不出山每役使鬼神感應如響王臣聞之欽其德任以傳燈大法師之位慧力辭不允貞觀四年召見內庭奏對稱旨龍顏大悅寵遇優渥暮年居佛隆寺終門弟子奉全身舍利葬室生山蓋不忘其所自云

系曰嘗聞弘大師乃入地聖者慧公當日從聖者遊爲其所重至不呼其名則其人可知矣若夫役使鬼神感應如響蓋其餘事也惡足尚邪

修禪寺杲隣傳

釋杲隣不知何許人初居東大寺學賢首慈恩二教久之各異見起聞弘大師道鳴海內特往叅謁大師

甚器許授以兩部密法并諸餘儀軌因令住高雄入
長間又同入金剛峰精修秘法及大師滅后住修禪
寺後不測其終

元興寺泰範傳

釋泰範不詳其姓字氣宇高邁博通教乘居江州高
島嘗隨最澄公遊學有聲譽後聞弘大師遊唐親傳
密教慕而依之徙從鑽仰入與澄公偕之唐受瑜伽
灌頂及弘大師開山高野又從之以助其創建後不
知所終

京兆護國寺圓明傳 忠延

釋圓明氏族未詳天資英發風韻絕倫初往南都學
三論后入弘大師之室傳密法住護國寺四部敬仰
既而受敕住東大寺善治事凡所處置靡不得所衆
皆服之仁壽元年遘疾而逝壽莫考又神護寺忠延
不知何許人天長初往東大寺受具隨弘大師禀兩
部灌頂住高雄山神護寺後不知所終

眞體法師傳 眞境 眞際

法師諱眞體朝臣和公之子也早喪恃怙以夙善根
厭世之榮名厚利如金[illegible][illegible]投弘大師剃染具戒
[illegible]神護寺之莊以贊先人冥福精修梵行以終
其身焉次釋眞境姓弓削氏嘗書金剛頂經以薦其
親弘法大師甚稱其孝又法師眞際聰明卓識精於
秘教先弘大師而逝大師嘆曰賢比顏回不終天年
每期應機旋瀉爲法中龍誰識入衆不蹈痛哉其爲
師所重如此

東國高僧傳

卷第五　正傳二十九人　附見四人

東國高僧傳卷第五

支那國嗣祖沙門性潡　高泉　撰

天台山慈慧大師傳

大師諱良源慈慧其謚號也姓木津近州人母物氏夢日光入懷而生九歲戲於田野空中有瑞雲覆其頂閭老貞行公見而異之謂其父曰此兒非凡器也善保之年十二上台山師事理仙公及長依壇受具或誦戒經光從口出周遊諸處亰顯密二教博學之名轟入耳嘗赴維摩會有昭法師者南都之義龍也且德臘俱高源方年少與之問辯旨趣幽深人皆嘆服應和三年帝召諸名德開法華會於淸涼殿有藏法師立定性二乘不成佛之義詞甚銳無能挫者源舉衆生皆成佛之旨與之對辯往復不已藏曰更深且止明當抉其理宿翌日源詞鋒益熾藏無言源曰昨有抉宿之言今何不爾藏曰子之才辯不減富樓那豈拙者所能當邪於是滿朝嘆羨康保三年補天台座主二十年間百廢俱舉天元四年爲大僧正每進皇宮聽坐車駕永觀三年正月初三日誦佛而逝春秋七十有四矣皆有紫雲垂庭除良久乃散源嘗把鏡自寫照容曰若我像設所在必辟邪魅由是家家供事焉

系曰按釋書藤僕射素欽源道德一昔藤夢三僧乃三光天子其一卽源也彼二僧每與源論義皆遜其屈二僧卽昭藏二法師然則源者其日天歟此非下之所敢必以待天眼聖人決焉

金峰寺道賢傳

釋道賢號日藏京兆人也十二歲出家于金峰寺絕鹽穀精修六年間母病回京省母因學密教於東寺天慶四年赴三七日斷食禁語修密法忽喉燥氣絕神遊至一窟有神人以金瓶水飲之曰我執金剛神也常住此窟護釋迦如來遺法感師勤修故往雪山取八功德水以解師渴爾又有數十天童子獻種種肴饌神指之曰此二十八部衆也賢食已一大德和尚攜之上山山積雪數千丈及至山頂下視世界如明鏡中山頂純金爲地光明晃耀其北有金山中有七寳之座和尚遂踞座謂曰我名藏王菩薩乃釋迦

應化也此處名金峰山汝餘算無幾以是脩善賢曰我也不愛命但建一道場未就未免有念不知尚可延否與尚手書八字云日藏九九年月王護乃示之曰汝在山谷脩持則延壽命若居里閙則當短促日藏者所脩尊法也今依法故可改汝名九九者餘命也年月者長短也王護者加護也賢雖聞是說尚有疑乃問於大政大日金峰菩薩賜八字界蒙示誨尚未盡知願天解之天曰日者大日藏者胎藏也九九者八十一也年即八十一年月即八十一月也王者

藏王護者守護也言汝歸命大日如來脩胎藏法延命八十一即蒙藏王加護又如說脩行則延至九九年不然只九九月故曰長短今當易其名如命尊旨耳公乃易以今名先是金峰菩薩令賢觀地獄有一鐵窟中有四人蹲赤灰上獄卒告曰是汝本土之君臣也中一人謂賢曰我是日國金剛覺大王之子山造罪故今受此苦汝歸本國奏於王臣爲我造一萬率堵波庶可免矣於是經二十三日始蘇後至老顏有孺子色逝後無尸

洛北鞍馬寺峰延傳

釋峰延居東寺常望北山有紫氣因遊行至鞍馬日已晩乃燃火坐禪越數日一夜有女鬼至延避入堂後枯木中鬼隨至努目吐齒延默念毘沙門忽木倒撲殺翌日有大中大夫藤公入山延方困卧聞其故延曰我不食者五日因告以上事大夫便請爲寺主夏日脩護摩忽有巨蛇至目如閃電舌如燃火延知爲蛇妖默誦毘沙門咒蛇即段段而壞三日後大夫至見巨蛇聞於朝勅役夫五十名棄蛇于靜原山肩

是過者呼爲大蟲峰云

白山藏縁傳

釋藏縁不知何許人神融法師之高弟也身材短小貌甚醜居恒無事但持地藏菩薩名號每徐行人急走追之不能及遊化北土好行惠施間有毀眥者如不聞見或問其年曰八旬而貌若少壯遇邪神怪鬼輙治之晩縛庵于白山臨終朗誦地藏名號遂西向合十而化

天台山成意傳　安然菩薩

釋成意久居台山性簡潔無繫著恒修淨業一旦命徒曰汝往無動寺及千光院如我詞曰台山某甲問訊今當往生安養未及面辭他日當於彼土相見徒曰事或不然寧不謂我妄乎意曰當使不然則咎在我予何有焉徒行尚未旋踵意已坐脫矣又釋安願居南都興福寺精修不懈見者皆呼爲菩薩承和間赴但州舟中忽逆風起舟將覆願怡然不動默念觀世音聖號須臾有白雲籠其頂雲中現金色大悲高數尺許乃安然抵岸舟人無不感嘆願之終代罔得詳焉

金峰理滿法師傳

法師諱理滿河內人事金峰日藏公戒行精專持法華屢有靈應嘗在檀家轉經轉一卷畢置几上其經踊起尺許餘卷亦然檀主偶見異之滿誡之曰是幻事耳愼勿外揚主守信不敢言滿生平好利濟常造舟渡人其舟必自操或逢病人與藥不望報常誓曰吾以經王之力得生安養願同世尊滅度之日兒乎治小疾因謂衆吾命而至是名持戒行頭陀者即爲茯

得無上佛道奄然而化果仲春望日也

天台山睿桓傳

釋睿桓學教觀兼持法華嘗自念初心苟俾萬行徒施當發圓教大心脩持妙行引誘六道衆生悟入一實知見我見近來行人或營外相苦行不作內心觀念或施依報資財無正報信慧徒感人天果報耳由是純淨三業專誠持誦至萬餘部感如來放光普覆摩頂鳥獸掌中受食鬼神隨侍左右如是奇瑞絕不語人臨終手執香爐端坐而逝

系曰滿桓二公以專誠持經屢感靈應皆況卑不語及傍人見之亦不許傳其實行至此亞乎其有是効也彼淺丈夫者才有少異嘵嘵自鳴恨不揚之天下以二公較之其賢否見矣

山崎空盎上人傳

上人名慈信有神異常飛盆乞食世號空盎上人攝州中山有十一面觀音像聖德太子命百濟人所造也其像常放光照映山林皆成金色信祝曰此國不知何方爲最勝之區可奉聖儀我當竭力營構其夜

毀像告曰我以平等慈悲無刹不現初無選擇然山州山崎其民緣熟宜興佛法乃移像往就又飛盆募緣一日忽失像所在尋至半里許見像在艸莽中像作語云我非捨子以此地將來多吉祥故就此耳信乃書其事於石四方見聞皆生淨信故禁中不日而成

醍醐寺延敏傳

釋延敏未詳何許人性敏而嗜學窮三論之旨趣究三密之淵源醍醐聖寶法師每稱敏爲法器又眞寂

灌于寛平上皇先是敏侍寂法師入宮上皇奇其才欲授以綱位不受寂曰上皇恩寵子何固辭敏曰曆三會講席始升綱位國之憲章也敏安敢濫受恩私邪聞者感嘆後承詔爲最勝會講主卒於延長六年壽七十三

貞崇法師傳　寛忠

法師諱貞崇不詳何許人也眞寂灌於聖寶阿闍梨道聲高妙爲時所重延長末年適聖上體不佳詔崇加護其夜崇坐禁中若有人共語者上疑使人伺之

烏有唯獨處而已上召崇問之崇不敢隱奏曰頃稻荷神降言陛下不久捐賓客而不上朝矣無何上崩崇年七十九寂於天慶七年二月六日又釋寛忠不詳其氏族生平行業精純嘗脩千日護摩至數百日感護法神顯身而佐護云

醍醐寺觀賢傳

釋觀賢出讚州秦氏聖寶阿闍梨上足也初爲本寺座主延喜二十一年帝夢高野弘法大師乞賜衣號後以紫袍一襲敕賢賚去賢入山啓塔如隔雲不

見其身相乃稽顙再拜殷懃祈請良久始見淵然入於那伽之中其髮甚長爲剃落更其衣皆侍子淳祐在側賢顧問曰汝能見否曰不見賢曰大師定身我尚難見況下我者焉乃令以手摸之覺軟煖如生忻幸不已侍子其後兩手香氣經歲不滅延長三年爲僧正是夏六月化去

天台山因法師傳

法師名實因少捨家禮台山弘延公爲力生儀容挺特志趣高邁性聰慧勤於習學梵唄繼迹雖恐不及

焉尤長於講論且音聲明朗每執談柄聞者未嘗不
感激咨嗟而繼之以殞涕也兼與祕密之教晚居小
松寺習觀誦法華夢釋迦多寶並坐七寶塔中放大
光明空中有聲曰汝以觀心誦經得見二如來與日
淨土之生不汝惧耳後數年誦提婆品結印而逝

天台山藥智傳

釋藥智不知何許人也幼事台山皇慶公傳學多智
甫八歲居講席雖夙學耆老問難雲興而答如瓶瀉
時會聽者無不嘖嘖而稱美焉延久帝在東宮時問
稀座主曰學佛者不博儒書未免闕漏台徒中有內
外兼通者歟範對曰容緩擇之歸即以智薦於內智
入宮帝先詢止觀并密乘智奏對詳明不以滯次及
儒門典籍智始釋外義而終必融於真諦其宏詞博
辯滾滾不竭渙然若百川奔注于谷王合宮傾聽帝
大悅及帝即位將詔見智已逝矣帝嗟惜久之召其
徒賜僧官以旌異之

天台山禪喜法師傳

法師禪喜姓藤氏洛陽人也有至性母亡悲戀不已
乃寫其像供室中每齋果蔬飯必先獻而後食幼嘗
夢台山頂有佛舉手招之七歲登山至中堂見藥師
佛儀如所夢十六出家受戒安居靜處繙繹經論凡
十二年如一日延長中奉詔為宮中講師聲華日起
一日無疾令門人唱彌陀聖號良久奄然而化春秋
八十有二矣

系曰丁蘭刻木千載之下餘風未泯豈料於喜公再
見之況喜公常夢泌賦某之秋夢佛招手遂深瀕廻
生之歲集衆西昇此不惟孝篤乎親而心實契於大
道也

金勝寺光空傳

釋光空近州人居金勝寺誦法華其音清雅聽者忘
倦兵部郎中平公延居於府第經數載有惡之者譖
於兵部謂與夫人通兵部赫然大怒繫之於樹下令
僕從射殺空念受讒遭害必宿殃也乃專意持經其
僕連發五箭俱折兵部乃持箭自射凡二十九箭悉
皆折壞遂投弓請空歸第其夜夢金色普賢騎白象
至迎身被箭兵部問菩薩因何被箭曰以汝受讒枉

害沙門故我代受耳兵部驚覺向空懺罪俗擧敬信
驗其逸人數日後空遁去兵部復夢菩薩告曰數年
受供宜相接引奈無罪遭害我不忍居行矣兵部覺
後追之不知所之

天台山慈念帝師傳

帝師諱延昌加州人登台山學顯密教道德聞備福
慧俱足嘗居補陀落寺寺乏水念呪之泉出足供所
用承平天暦間嘗爲一帝門師聲光赫如臨終召諸
徒曰我今期三七日專稱聖號期盡即往生日也至
期乃沐浴更衣結印而化春秋八十又五謚曰慈念
焉

系曰生爲帝師死歸佛國世出世間蔑以加矣

京兆泰舜法師傳 明達

法師諱泰舜出京兆藤氏稟密法於蓮府闍梨天慶
三季平將門叛帝勅修大元帥供舜行斂輪法當行
法時壇上獨鈷杵忽然斷析即日叛者伏誅天暦三
季謝世報齡七十有四次釋明達者姓土師氏住吉
縣人也十二出家十五就天王寺受摩訶止觀去登
天台學顯密之教天慶三年修四天王法降賊靈應
非一寂時壽七十九

系曰或問沙門以慈悲爲本冤親等視舜達二公既
稱沙門奈何以呪殺人呪殺破律安得爲道曰非也
殺一有罪而天下咸服彼起叛逆殃及天下則心已
喪雖曰呪之其實自滅借使有過其功大過或寡耳
又爲國非已未可以一例論也

天台山平忍傳

釋平忍未詳其氏族性簡潔衣盞之外不蓄長物專
持法華年八十餘一旦詣業師所白之曰今將往兜
率内院故來辭耳言畢即去其師謂左右曰忍之言
可怪莫有病乎使人訊之已逝矣其師嘆異忍臨終
問侍僧曰空中有伎樂汝等聞否兜率天人來迎我
言已遂化天慶元年也

江文山蓮防傳

釋蓮防者念闍梨之神足也素有密學持妙法蓮華
經極感應昔人沐其德者多皆坐夏於江文山縣人
笠爲蓋拂苔石爲床堅坐其中晝夜不眠或數日不

食饑則烹藜藿而已又絶去鹽味專持法華行懺[illegible]嘗夢普賢菩薩乘象降臨多聞天王善言慰諭殁時執經卷而逝

勝林院寂源傳

釋寂源左僕射雅公之子也俗名時信以世業早有聲於羽林俄厭世相從慶圓剃學顯密教就大原山創勝林院以居六時行道感毘沙門天王執蓋隨從殁之日有紫雲覆室之瑞云

京兆六波羅蜜寺空也上人傳

上人諱光勝不言姓氏爲沙彌時自稱空也好遊觀天下名山足跡殆遍所過道途高者下之窪者平之橋梁寺宇破壞必脩無水之地則鑿義井荒郊曠野遇無主遺骸必煆過而瘞之常入王城闤市中勸人唱彌陀時號市上人焉天曆二季登台山爲大僧五年會京師大疫死者無算勝惻然自刻十一面大悲像高十尺像成禱之疫止遂就洛東募四衆立寺以安之號六波羅蜜寺每閱大藏有難通處輒夢金人指教阿州海中有山號湯島觀音顯瑞之地也勝煉臂香七日夜願見大士眞身像忽放光或値時補作法或見文殊現身如是感應種種不一而足嘗金書大般若經欲以水晶爲軸頭須用一千二百枚苦不易得因至勝部寺値一僧問曰師將何往勝以實對僧曰昔此寺有僧欲造經蓄若此物不幸下世臨行誓曰我再來必圓其功此水晶莫令散失乃以石函瘞於地今聞公言將非夙願乎乃穿地示其函而去一日有老鍛工夜行愼賊上人令專心念佛鍛工信受而去中路遇賊輙念佛不止賊[illegible]空也上人竟捨去輿羽二州城中之邊地也初未聞有佛法勝至經像往彼唱導而順化者多暮季住西光寺臨終着淨衣執香爐語門人曰無量聖衆俱來迎我即奄然而化實天祿三年九月十一日也手中爐不墜香氣滿空音樂競作享世壽七十僧臘五十又五

系曰遍遊天下廣行利濟固僧人所爲亦僧人所難也至於藏遺物乎生前因夙願乎身後此又難中之難嗚呼非以生死去來同遊戲者安可得邪

興福寺和法師傳

法師名壹和止南都興福寺素有聲譽與祥延講師齊名而年長於延天曆間帝召延爲維摩講主和不意棄所習隱於尾州熱田神社社有巫者言人吉凶禍福無不中一日大言曰春日明神降靈來也乃作神語謂和曰我未肯棄卿卿何自棄天帝旨簡記維摩講師延在前而卿在後天命既定其可強歟和乃釋然還南都後果如其言

系曰昔人有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道德雖充乎己而名位實定乎天虎巖禪師住雙徑肯堂言道家者流上章謝帝其選甚遲因叩之答云爲選徑山四十八代住持故天闇久不開爾後四十八代乃元叟端禪師此與和法師事頗類故知道人當以道自貴餘者悉付之龍天不可激躍違之不平徒自取困爾

天台山僧入傳

釋僧入未詳其姓氏出台山明善之門精密學有神異初台徒有精修者每年七月望夜必會法幢院修法大曆六年法歲將滿其夜又修法于院台衆令入與淨藏二人修二人素有聲於當萬衆拭目藏乃咒一石擲於空中上下宛轉若伎兒弄丸入咒而止之石則不動既而二人又咒令其石分作兩段自墜於二人之前於是觀者咸同聲嘆曰像季之後安有如是之事乎

圓賀法師傳　生座主

法師不知何許人也諱圓賀嘗與生座主謁藤相國道話次相國曰承聞佛家有神異事未知然否賀曰佛家所尚者道德也神異非所尚矣相國曰雖爾俗人見之必生淨信師試行之賀不得已與生二人各以所持三鈷金剛杵置棊盤上口作梵語數番有頃二杵起立相挾相撥若鬪雞狀已而生杵觸賀杵降棊盤下三杵馳逐旋遶弗息賀乃收杵而止於是合府男女生希有心深信佛法

系曰世俗之人不達深理唯貴有道術不知道術特佛法之餘事耳昔佛圖澄見石勒好殺爲愍蒼生特往化之勒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止可以道術爲敎因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即取盂盛水燒香咒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曜目勒

由此信伏澄因委曲勸誘凡應被誅殘蒙其利益者十有八九然則道術雖曰餘事其所關亦大矣入賀諸公能以道術化入令人起信夫是之謂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者也

多武峰增賀傳

釋增賀京兆人諫議大夫恒平橘公之子生數月二親赴東州令乳母懷抱偶倦睡遺賀於路經數日始覺大哭曰竝途車馬雜遝吾兒其能生乎疾至其處見賀仰卧含笑如有戲之者其夜夢所遺處有天衣寶座四天童合掌曰佛口所生子我等加衛護二親嘆其希有甫四歲請上台山学法二親驚訝一旹夢賀與比丘相手執梵書傍有人曰休驚此宿因當作僧十歲送就台山慈慧大師學顯密教修行殷深惡聲利絶攀緣立性甚聰頴尤精一心三觀之旨安和上皇勅爲供奉佯狂而去天曆中夢二阿練若山川美麗多梵衆中一老翁形貌寂靜左手持經右手扶杖天童玉女侍立其旁賀問公何人耶曰吾毘耶居士耳住此已千餘歲凡住此者多得佛智汝盍居之乎賀覺後不知何許偶因覺法師勸登多武峰宛如夢觀乃居之四時行道多感瑞徵長保五年召門弟子曰西方佳期不遠耳即設講筵爲談淺旨令念佛曰入靜室誦法華結印而寂年八十七臨行囑徒勿火化三年後啓視全身不散如入禪定

天台山覺運傳

釋覺運者洛城人也不辨其姓氏脫俗爲僧事慈慧大師與信法師齊名根性大利每預講場常居勝義諸宗章疏多所暗熟兼從皇慶闍梨受密灌而年長于慶能下心爲法昔人皆稱之後不知所終

天台山覺超傳

釋覺超出泉州巨勢氏夙藴異質引舌過鼻幼登台山慈慧大師門若眞金之就冶焉大師嘉曰鎰圓器也自是精究顯密悉極其奧嘗述諸經世學者多傳誦焉會皇后有産難帝勅超持念超固辭使官曰師不下山我亦不去不得已受命使官輿同駕不從乃徒行入宮后即分娩帝大悅加僧都不受有司乃朗宣勅責超雖不受而僧都之名已顯於世矣

延暦寺院源傳

釋院源姓平氏與州刺史元平公之子也自小脱塵網從事慈恵大師於台山大龍不拘於小節後驟必騰其層漢非源之謂歟治安二年大相國藤公建法成寺特延源演法以落其成源毎臨壇音聲美妙合會聞者莫不起信時有滿仲源公累代簪纓武畧盖世聞其演法即斷髪爲僧其從官數十員亦同時剃落嘗任延暦寺座主治安年間爲僧正朝廷賜封戸若干長元元年五月即世

天台山尋禪傳

釋尋禪右僕射藤師輔第十子也事台山慈恵公性敏不凡學通顯密春宮安和帝卧病連年醫術無効勅爲加持禪詣御榻前帝心狂拔劍欲撃之禪避出帝忽自縛投於衣篋病即瘥由是名震天下勅爲阿闍梨永延三年寂謚日慈忍

東國高僧傳

卷第六 正傳三十四人 附見四人

東國高僧傳卷第六

支那國桐廬沙門性潡　高泉　撰

天台山慧心院源信法師傳

釋源信姓卜氏和州葛木郡人父名正親母清氏先未有子祈禱於高雄寺夢僧授以白玉一枚即有妊信幼時嘗夢高雄寺藏堂壁上有鏡數圓或大或小或明或暗一僧取一小鏡與之且暗信曰此不明之鏡何用當惠我一大明者僧曰汝持至橫川磨之可也及覺大怪且不知橫川何在後至台山事慈慧大

師始知橫川即台山之境乃晝夜勵志究繙密教五種法師四種三昧無不薰練至壯歲屏跡橫川以著述爲事有一乘要訣往生要集彌陀疏等六種行於世天台教法此皆爲盛四方學子負笈相從者指不勝屈嘗設台宗二十七疑寄問宋國南湖知禮法師禮嘆曰不意東方有深解之人乃一一酬荅於是音問常往還不絕爲其一乘要訣者顯衆生成佛之義斥定性無性之執也此書既成夢馬鳴龍樹菩薩摩頂讚歎傳教大師合掌告曰吾宗教法今屬汝矣又

夢觀音微笑授以金蓮多聞天王持蓋而從一日告諸門人曰今生相見只在今日若教法中有所疑者可疾問之毋致後悔門人且泣且問信一一示誨已乃曰我以一乘善根回向淨土當得上品下生今二天童來迎上兜率我語天曰兜率之生固所喜也然我有願必生安養親覲彌陀然後方謁慈尊天童乃隱須臾觀自在菩薩至曰素志不移我來迎汝信歡喜垂淚遂結印而化實寬仁元年六月初十日也告天樂鳴空異香滿院四山林木悉皆西靡傳至趙宋

皇帝特建塔廟以祀其像云

系曰捨壽之際天衆來迎升乎覩史大歟幸也而信弗之顧必欲西生何哉蓋志之堅而學之精也淨業人不明斯要未見其可矣古云假饒修到非非想不若西方歸去來非此之謂與

醍醐寺慧增傳

釋慧增居山城醍醐寺專持法華皆能暗誦獨方便品偈中二字輙忘疑是宿業因詣長谷寺祈禱至七日夢一龐眉僧告曰汝前身播州賀茂郡人曾讀法

華因隆冬向火讀經誤燒二字故也今彼世經尚在
而汝先世父母亦存汝當速往補經并覲二親增既
覺即往賀茂宿一家家主見其容聞其聲問之曰汝
何人斯恍如吾子夫妻二人熟視而訝增道其來意
父母悲喜乃出經以驗果失二字乃補之增前後二
世父母四人皆盡心孝養云

龍華寺妙達傳

釋妙達羽州人居龍華寺以誦法華爲業天曆九年
無病忽氣絕至冥司冥官見之下座作禮曰師非命

終而來我欲有所啓耳師持法華內外淸淨實爲澆
季正則我今與師說國中衆生所作諸業師當憶持
還人間勸善誡惡廣行利益因說四衆罪狀於是經
七日乃蘇具述冥事聞者皆信入

法輪寺道命傳

釋道命藤亞相道綱之長子也少登台山事慈惠大
師專誦法華無他業其聲微妙和雅如奏笙簧悅可
衆心寄居山州法輪寺一僧投冠纓入充寒寺守僧
問誰人曰金峰藏王熊野住吉松尾諸大神也住吉

神曰本國持經者多而命師最爲第一我等諸神雖
居遠境每來隨喜僧覺向命作禮說所夢事又有伙
婦病其夫附婦作語曰我生平放逸無惡不作當墮
地獄只有一善曾在法輪聞命師誦經乘此善力轉
重爲輕報爲蛇若得再聞必生善處家人乃舁病婦
至寺聽經已復曰善哉諸人能憫我痛我所願從今
已往當生天上耳其婦歸家則病如洗及命寂後有
親友念言命公多載持經不知生淨土否若生淨上
定知我心願於夢中示我生處一夜夢命誦經於蓮

池之中敘經告曰我雖出家三業未純其常四天王
寺犯用僧祇物未得往生然依經力不墮惡趣住此
蓮池過二三載當生兜率當公念我夙契不忘故相
告耳

系曰因果無差昭如日星決不可昧一昧因果則人
身喪耳命公生平持誦能感諸神隨喜讚嘆能令惡
人生天奈因果稍失自不得免遮障之咎借使當時
無經王之力得不危乎願信心持經者戒之

源尊傳

釋源尊不知何許人也妙年入道讀法華不忘但未能暗誦壯歲時忽病死赴閻王宮宮官數員或[illegible]鋒撓或甲胄戈鋌箭牒註記種種異狀傍有聖僧手持錫杖執經篋謂王曰沙門源尊讀法華已久可貴乃延至高座開篋授經即法華也尊受經父兵送高聲披讀其衆合掌傾聽讀已僧曰汝還本土尊觀僧乃觀音大士也遂蘇自是即能通誦全部不遺隻字臨終無惱亦誦經而逝

備中州阿清傳

釋阿清姓百濟氏備中州人也常修苦行巡禮聖迹偶染時疾死經二日而蘇語人曰我死時至一處殿閣莊嚴儼如官府庭上集數千人決罪狀我見已寒栗徧體時有比丘持錫攜一童子而來以文牒授官曰此是阿清行業記也乞詳覽之官閱畢領之曰誠如所記宜放赦語已致敬於比丘我問童子曰此比丘爲誰童子曰地藏菩薩也遂欠伸而覺聞者無不嗟歎

東大寺藏滿傳

釋藏滿者本寺義藏公之上足也遇相者謂曰子雖精學惜年不滿三十當死無可避處不如棄學修德或可免耳滿乃入山州笠置窟精勤苦練如救頭然[illegible]滿聽必持地藏菩薩名號至年三十中風忽而死見有青衣使者驅逼而行滿謂青衣曰我向歸地藏菩薩今既臨此豈無驗邪語已忽遇一沙門曰我是汝每朝所稱念者常護汝不捨如眼中之睛故特來也汝還閻浮宜加精進既蘇感激不已滿如教脩持至九十餘歲安詳而逝

示曰地藏菩薩以大慈本願之力偏於冥途度脱衆苦清滿二公臨危之際俱蒙菩薩救護同生人世世謂佛法無靈何言之謬乎

越中州海蓮傳

釋海蓮越中州人誦法華經止二十五品後三品不能誦乃往諸靈區懇誠祈禱夢大士示之曰汝宿身爲蟋蟀栖僧房壁其僧誦法華蟋蟀聽之至普門品已僧倚放身靠壁不覺壓死由聞法故轉身爲僧喜誦此經其不能者乃未聞耳蓮覺後勉力漸能通誦

天德元年下世

系曰妙法蓮華乃衆經中王有不可思議功德故持者誦者見聞隨喜者而其感應種種蓮公先世在蟲類以聞法華故脫身爲人逮得出家其感應乎此則誦斯經者獲非可知耳昔止此忽內道投筆爲宰後見岳下一赤蛇蛇寂然不動下即高聲唱云南無大乘妙法蓮華經如是三唱蛇即蜿蜒而去噫亦異哉

興福寺𦵔法師傳

法師諱仲𦵔不知何許人氣宇不凡衆性聰悟嘗戲於南都寺外空法師偶見而異之問所從來曰我但遊戲耳何所來耶空益異之攜入寺稍長博綜內外典籍尤精於論議當時都內推之爲翹楚系不喜聲名或樂僧官或蒙召皆不受安和二年于熊野山講般若心經忽化爲千手千眼之相講已入岩而去莫知所之但遺一卅屨云

系曰觀世音菩薩以自在力徧十方國土現種種身度脫群生契經所說無可疑者今以系法師觀之正所謂現比丘身而說法者也縱肉燈身座恐足報其

慈恩

東大寺法藏法師傳

法師名法藏博學多能善講經皆居東大寺一日經行殿陛忽見二天使告曰忉利天天帝屈師說經琉璃觀世音像藏曰我未得通安能到此使曰師但閉目附我肩即得到耳藏如其言須臾到忉利見天宮中有琉璃像天帝請藏登座講已天帝爲之作禮藏乃奏曰某母氏謝世頗久不知受報何處願得見知帝即勅一人引藏西琰摩天子勅檢罪簿付在焦熱地獄遂引藏至獄所啓鐵柵獄卒以鐵鉗拔鑊中桃出一物狀如炭頭曰是師母也藏肝腸痛裂不敢正視乃問母曰生作何罪受此劇苦母曰皆爲生育子息多癡愛耳藏曰脩何行業可以濟拔母曰冥中資糧無過法華願子爲我書之藏歸即一日書就其夜夢母報曰我得經力已脫苦輪生忉利天矣

系曰藏以生身昇忉利天說法感天帝作禮又以一日書妙蓮經七卷拔母氏上[illegible]法力超邁孝德非常於其容易臻此耶念之㲉然

金龍寺千觀法師傳

法師名千觀姓橘氏父母初無子禱於千手觀音而生因以爲名出家入園城寺学顯密教性慈順而無嗔恚嘗居箕面山應和二年夏旱朝廷勅請雨觀與中使登箕面潭大瀧之上上有大柳樹觀于茲香爐就樹上持誦良久爐煙上騰散滿山谷遂作甘霖嘗以八誓十願導利四衆臨終安詳而逝初在園城修淨土業其西山高大不便日觀乃卜築於攝州即金龍寺也

興福寺眞義傳

釋眞義勢州平氏子也風采峻越識鑒淵曠学相宗於興福善講經偶之紀州那智山神祠觀瀧湫將歸俄脚痛不能行從者曰恐是神靈欲留師說法耳乃到瀧下說般若心經私自念曰神果能聽當復感靈念已水忽倒流觀者嗟嘆其异術通感爲若此也正暦間爲僧正卒于長保元年二月七日

東大寺明祐和尚傳

釋明祐精戒律兼眞言華嚴圓教爲東大寺戒壇和尚梵行精嚴人所難及毎夜宿大殿不入私室一日示病飲食不進弟子勸用粥祐云我生平不非時食今豈破齋乎臨終念佛而化實應和元年二月十八日也春秋八十四

系曰廬山遠法師臨終不敢食蜜疑違佛制東大寺祐戒師垂死不過中食不肯破齋古人愼行率多如此爲人師範得不宜乎

戸隱山長明傳　文彖

釋長明不詳其姓氏年二十五居信州戸隱山禁誦

誦法華脇不沾席者三年一日語門人云我是一切衆生喜見菩薩來此焚身已三度耳今命盡上生兜率遂積薪入内自焚時康保年中也又釋文豪居洛城釋迦院治暦中於鳥部野積薪焚軀傾都贍禮

系曰燒身之行大乘所開小乘所禁蓋大乘悲願既重忍力已充故可開小乘自利心重忍力未充恐臨危退失其守非細又有一等爲狂魔所附不自覺知或有妖孽之徒貪著名譽欺世惑民既失正因必招惡果可弗禁與若明公者自言是菩薩再世可燒無

疑如豪公但燒身而已莫考其實然錄而取之必有由矣

慈光寺延敎傳 仙命 信敬

釋延敎武州人居慈光寺淸苦練行嘗修千日護摩願此殊勳回施六趣渴乏之衆滿散日乃捨[illegible]絶粒待盡臨終結印加趺而寂異迹殊著壽七十治暦某年也又釋仙命波州人幼習止觀兼修淨業嘗對聖像燃指燈感靑龍現形或燒足指聞空中有聲讃嘆嘉保中預告衆西向而終世壽八十有三又釋信敬居楞嚴院誦法華嘗曰我當析骨剝皮供養佛法先截手指供不動明王次斷脚骨刻世尊像骨斷行步如故又剝手皮圖彌陀像析指骨刻觀音勢至臨終念佛安詳而逝天承二年也

南都藥師寺濟源傳

釋濟源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學三論於藥師寺兼修念佛三昧一日以米五石捨寺中謂徒曰我自天慶七年被旨主此寺者六白其間我用常住但五石而已今日當終故償之耳既而天樂盈空異香滿院須臾而滅

系曰野隱山云常住金穀除供衆之外幾如鴆毒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纔沾着則道身潰爛源公本自住持作常住長老與衆同飡理所當然而源不俯臨終脩償之正慮及此矣今之作長老一踞方丈則常住物盡爲己有恣意虛靡曾止金穀而已雖曰鴆毒無暇顧也寃賢不肖之不侔如此

天台山陽生傳

釋陽生豆州北條人少受業於台山體弱而多病嘗誦法華中歲移居竹林寺益專淸修會朝命升爲天台座主生詣山王廟祈之曰我所勤修期生安養乞神冥助奈何例常輩而置我於名位乎臨終預知時至吉祥而逝報年八十七正暦四年也

系曰不甚淨業獨嘉淸修此心此志直如瑤池氷雪眞可以沈酣名利者之肝腸也

河内寛空傳

釋寛空河内人自生已來神府聰利稟密灌於寛平上皇皆爲僧正會朝廷勅請雨過期不應或者哂之

空著法服捧香爐入官庭誦咒忽陰雲四起雨似河
傾年八十九卒天禄三年二月六日也

東寺範俊法師傳 信覺法師

法師名範俊未詳氏族少出塵區卓柄梵宇與義範
齊名而年亞同事東寺成尊阿闍梨尊病革延久帝
遣中使存問啓曰俊與義範孰愈對曰二子無優劣中
使以聞且奏曰雖爾而尊之意實在俊也永保二年
天久旱帝詔俊祭雨義範不意入醍醐山作法以障之
雖油然作雲而醍醐風起雨不下兩人皆然稱于時

日範俊雲又馳義範風俊起俊恥之乃陛辭遁去屬
皇畿有災祥帝甚憂夢人奏曰應請竹人禳之乃可
寤後詢群臣無能諭者都督江公奏曰以臣度之範
俊是也範字從竹俊字從人帝感悟遂詔爲僧正又
釋信覺未詳何許人有寄學俊法師既稱弗應帝勅
覺於東寺修孔雀明王法未幾甘雨連日帝大悦

醍醐寺勝覺傳

釋勝覺姓源氏左僕射俊房之子受秘教于醍醐賢
公又從俊義二師學益增與妙綱侶趨風戶屨日滿

若鱗羽宗乎龍鳳也天永三年夏旱勅於神泉苑行
法方三日大雨褒錫豊隆其父僕射大喜齋居於府
內命孺子謌舞孺子謌曰阿耨池水通神泉滸摩尼
峰風吹一味雨其音美妙且謌辭感節僕射曰异哉
誰所敎邪對曰曏睡之夜夢一老翁云明晨府中有
宴會宜謌此詩故稱之聞者靡不贊嘆而稱奇焉又
一日奉詔禱雨見池中一小蛇入壇下即日甘霖普
澍率土歡躍大治四年三月示微疾有孔雀一雙遶
座側至四月朔空中有光雲徧覆房戶遂化去

勢州敎圓法師傳

法師諱敎圓勢州大守藤孝忠第二子也神志超邁
夙慧潁發寬和帝遜位入道精通敎法因從受業於
帝又遊諸大士之門博綜經論能誦唯識一日誦畢
有異人作舞于前或問汝奚作舞曰喜聞師誦唯
識故或日汝爲誰曰我春日大神也言訖不見長曆
二年任大僧都寂於永承二年六月初十日也壽七
十

南都義照法師傳

法師諱義照未詳氏族博學善談經蓋都內緇伍之絕出者也且其德行過人爲龍神所敬仰每坐講次必有衣冠異人臨席聽已作禮而去門弟子疑而驗之見異人入於木盤龍神也照之道望自此益顯以安和二年正月初三日入滅閱世五十年坐若干夏

延曆寺餘慶傳

釋餘慶出筑州早良某氏偶遊山谷聞鐘磬聲就之有精藍極幽邃一僧趺坐讀法華年可二十許慶相羊庭際僧停經延之入慶問年多少僧曰百有餘耳

慶請僧盡其經僧誦至天諸童子以爲給使處即有二天童持盤捧食至僧分作二分一分與慶嘗之味美殆非人世所有已而謝曰今日何幸躬踐聖境辭別而出爲藤太師俄空也法師至其臂有疾語之曰久聞咒法甚靈乞治此疾慶即口作梵音引其臂爆然出聲遂愈也爲作禮合府見者皆嘆服不作初爲台山座主終于正曆二年壽七十二謚曰智辯有神足曰勸修勝算慶祚穆算皆一方之導師也

愛宕山泰實法師傳

法師名泰實專持法華久居愛宕山值大雪不霽絕粮者幾日拾竈泥食之味甘或夜誦曾有白氣自吐異光照牟至鎮西營世務養蠶耕穫嗜酒藏弓矢人皆莫測一日持蠶繭放水中即遊泳而去或操弓矢人視之乃蓮華也肥州刺史殺其屬衆掠其家資實不之拒俄刺史妻患狂病醫不瘥左右曰宿屈實師刺史曰彼毀戒混俗之徒何道之有必欲棄者汝等自呼吾不知也左右乃遣使請之實曰我不諳佛法何誤聽邪使堅懇實不得已而應誦經才一軸有

神人擲其妻於屏外撻之數十見者寒心須臾神沒病即愈刺史乃向實懺謝返其所掠實不受性極仁慈隆冬遇貧寒者必解衣與之已無衣則聚州於大櫃燒其中或值病人必躬養之會天祿帝有疾宣入內實與宮使偕往路逢病人即爲療治使責之曰奉旨急何暇及他顧實曰我隨緣救濟而已安知有尊卑邪文萬乘之主何山無可召之師似此無告之人微捨我不恤尚誰恤哉後莫知所終

系曰至人所行或順或逆天且莫測況於人乎若傳

地凡夫未造此境不懼因果稽首爲之則入地獄如
箭千佛現前亦莫汝救無日實師撰之也

一乘院定照傳

釋定照出京師藤氏學法相不犯色欲嘗曰我少曾
習以一指觸女人身今當燃此指以供三尊發露懺
悔右山階一乘院有橘樹枯瘁衆欲伐去照咒之即
日萌芽越數日枝葉滋茂漸生花果一衆駭异常誦
法華偈渡淀河暴風驟起舟將覆忽有童子十人從
河涌出擧舟著岸上行人驚怪臨終誦藥王品至命

終即往安樂世界處語門人曰我去後不用火浴雖
遺尸亦當誦經饒益一切語已結印而寂門人依治
命全身瘞之其後塔中果有誦經振鐸之聲永觀元
年也

書寫山性空傳

釋性空京兆人姓橘氏大中大夫之子母源氏空幼
生拳右手毋展視得一針三日後忽失空所在既而
見空在花叢中十歲持法華而立之上始落髮爲僧
欲求人跡所不到處乃往日州霧島結廬若焉毎數
日一飡或而旬絕食而無飢色光彩過人越數歳遷
筑前背振山凡誦經文則有群稚子與之同誦風貌
清奇音韻和雅經已即没一夕夢金剛薩埵授以兩
部密教覺即能通遂適台山爲上人至空質之爲曰兩
界印明事事無差但一印與予之軌少異然所夢甚
詳恐予軌之誤乎初永延二年有化人告之曰播州
有書寫山是鷲嶺之一峰也居者必淨六根發大心
空即廬其上藉草爲座綴紙爲衣山禽野獸無機而
自馴漸成蘭若號圓教寺毎歳三九月建經會爲州

氏植福偶因事闕二載忽有靈禽鳴於樹云春秋訝
闕二年會讀誦還勤一乘經空乃書其語告衆復其
會天禄上皇遣使入山空堅卧不起長保四年寛和
上皇幸其地勅源闍梨圖其像並記行業方下筆而
山川震動上皇驚訝空曰勿訝圖已必再動已而果
然上皇不覺作禮寛弘四年三月入滅壽八十
系曰空平昔其靈如神或善不善必先知之凡所止
處黒白成市四方聞者未嘗不作佛想於戲其乘悲
願而至者也

東大寺奝然法師傳

法師名奝然居東大寺學三論又受密乘於元杲公永觀元年入大宋當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也巡禮勝地歷覲明師至汴都西華門外啓聖禪院禮優塡王第二栴檀模像乃命佛工張榮模刻太宗皇帝詔問日域世系國祚然奏對詳悉帝稱嘆賜紫方袍辭上五台禮文殊雍熙二年還歸齎得大藏經五千四十八卷及十六羅漢像長和五年謝世其優塡模像今在嵯峨清凉寺國人瞻禮日接踵不絶予嘗至寺隨

喜作詩云紅塵堆裡現清凉希世栴檀日鎖藏多少遊人見瑞像不知遍界是眞香

宋呉門寺昭師傳

釋寂昭諫議大夫江齊光之子也俗名定基官至參州刺史因喪耦觀九相之變悟四大無常發生厭離乃捨冠纓投台山源信公學出世法長保二年信作台宗二十七問付昭入宋寄南湖智禮法師丞相丁晉公欽其德義留止於姑蘇呉門寺道交日篤昭以黒金水瓶贈晉公賦詩云提携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曉井斟殘月寒爐釋碎澌鄱銀難免俗嵌石易成虧此器堅還實寄公應可知初景德元年昭進日域無量壽佛像於眞宗皇帝帝大悦賜椹服以旌厥德昭終年卒地莫得而聞

宋傳法院善慧大師傳

大師諱成尋出宦族藤氏出家事石藏文慶眞密敎延久四年乘商船入宋當神宗皇帝熙寧五年登天台遊五臺感應非一西臺見五色雲東臺見圓光光中現萬菩薩南臺見金色世界尋忻幸不已還入汴京神宗皇帝聞尋道譽召見於延和殿賜紫衣絹帛敕館太平興國傳法院皆與天竺大宋諸賜紫大師交遊親炙眞所謂法筵龍象也六年天下大旱帝聞尋善密教敕就瑤津亭建壇禱雨方三日夜雷雨達旦帝遣使慰勞宣旨曰當修至七日令率土霑洽尋承旨再禱又大雨三日帝幸壇行香翌日歸傳法院寵賚優渥賜號善慧大師又敕加譯場監事張太保問曰日國密學之師有靈如闍梨者乎尋曰日國密乘甚著感應如響者何足言太保嘆曰西天日照三

嚴所雨五日而得中大悲遮慧寂七日而德本結闍
梨如是之速也昔日本有商船寄來取新譯經三百
餘卷寂照等在大雲寺轉法華有青衣童子來聽寺
之傍有大樹一夜無風其枝自折侍童子告曰伊
勢大神傳語闍梨誦經聲徹天我等不離本宮
常來道場從來又將眷屬看護神多栖樹上故枝折
顧勿訝訝已不見寺臨終頂上放光三日不消左右
奉全身於傳法院宋譯經證義文慧大師智普爲
贊其像曰寂照日天爲釋之賢分燈傳者接[illegible]何然

襲國之光蒙帝之澤聿遵良工遂傳高格慈相克肖
乾城發曉滄浪萬里秋空一蟾遐宣歸舸衆仰無厭

遍照寺寬朝傳

釋寬朝本大黃之派從事空門依空闍梨習密旨德
譽日馳永祚二年天祿上皇詔朝受密灌居遍照寺
大興密學世稱廣澤密派云受封百戶寬和二年爲
大僧正以長德四年六月化去

小野雨僧正傳

僧正仁海者不知何許人也稟密學於元杲闍梨極
稱傳洽開講席於小野學者雲從號小野密派寬仁
二年夏旱魃爲虐朝廷勅禱雨立應如是者九度昔
人雅號爲雨僧正受封七十戸永承元年五月十六
日入寂春秋九十有二矣

篠波山德一傳

釋德一不詳何許人學相宗于修圓義解之性人罕
加焉當依本宗作新疏皆人爭傳之居常州篠波山
寺道風高潔門弟繁興每見僧受用過[illegible]甚惡之
躬行杜多行弊衣破履粗食藜羹安如也後終于慧

日寺全身不壞
系曰苾芻之法受用不宜過奢奢則驕驕則淫而苾
芻之法喪矣一公惡之無可奈何不形於口但以身
先之使其自慊則身之教人捷於口矣

修學院勝算傳

釋勝算京兆人年十四出家學天台教因有所感入
之智證密乘修練精勤疾得靈應冬日永延帝不豫欲
食生梅算向樹誦呪翌日梅子纍然帝嘗之病瘥令
於皇后帝女但有病患勅算呪願無不應口而起其

最神異者相國藤道長有公子病篤舁入院乞済救護至中途氣絶相國哀懇切至奔懷公子於膝上祈法持誦少選即蘇相國大悅爲之下拜播州太守佐公微旹日從公遊嘗曰我他旹得一官足矣恐無由也公曰姑待之未鬼未幾爲州守大喜特建脩學院以延之寬弘八年示滅年七十三賜號曰智觀雄乎厥德矣

系曰生公說法石爲首肯弁師授記松爲肘回後人呼其石曰點頭石指其松曰摩頂松往往傳爲口實个筭老咒梅則雪裡生實夫松石與梅乃無情之物一經至人亦能感動何況人稱最靈不能受化其所不化者恐我誠未至與

三井寺行圓傳

釋行圓通議大夫源公之子早登仕途名國輔隨父赴州有寵妾在都下夭死及聞歸其屍已胮脹不敢正視圓感悟即入三井寺剃落遊智靜心譽二老之門矣志篤練脩如意輪法感人悲放光又感山王神告曰昔名山王公知之乎表三諦即一也山字豎三畫空假中也橫一畫即一也王字橫三畫三諦也豎一畫一也二字三畫而有一貫之象故我立以爲名即一心三觀一念三千也是故我護今救與護國家我身外無名名外無身即身而名即名而身名外無法法外無名即名而法即法而名身與名法無二無三是名一乘圓所感如此後不知所終

東國高僧傳

卷第七 正傳二十九人 附見四人

東國高僧傳卷第七

支那國嗣祖沙門性潡　高泉　撰

圓城寺勸修法師傳

法師諱勸修姓紀氏其母禱佛夢星光入懷而生
幼不茹葷家人戲以海月入其口遂病不數日發為
瘡形如海月父母驚恐誓曰瘡苟除必捨兒事三寶
言已立愈乃托台山祐公為驅烏沙彌先一日祐夢
數僧送觀音像至天明見修大喜未幾學成受密灌
永延元年羽林中郎將藤公陰謂修曰我不得法力
難受大拜願為致力焉修諾之明年藤遷黃門侍郎
以至右僕射左僕射未及十年都相國之位因為修
創伽藍號曰淨妙一日永延帝患病蓋冤魂所附百
計醫弗効詔為加持魂託靈曰我實因法師也前奏
帝乞座主位不許含恨而死今當去矣修曰汝生平
[illegible]教尚能記憶否曰名字觀行悩生即忘安能記
憶邪帝病乃蘇修生平法力大率多類此寛弘五年
七月八日順世享年六十四謚曰智靜

系曰剃髮染衣其所急者何哉急乎道也不急乎道
而急於名位則去道遠矣因既為崇自奈何不違理
致墮鬼趣使當時不有修公恐未易解脫吁名位之
為害至此可弗鑒與

京兆仁和寺成典傳

釋成典居仁和寺通密教能伏妖魅蓋不測人也朝
廷尊其德賜封戶任僧正以長久五年化去先是有
法師海公事弘法大師香火久之禱曰竊聞大師入
金剛定必有分身導物豈孤坐邪乞為指示令我皈
仰因夢大師告曰僧正成典是其一也問以何為驗
曰左足下有黑子海公驗之果然乃拜於地典曰長
和皇子出剎利種智行兼備大師之後身也汝宜推
之長和皇子即性信法師也

系曰菩薩證於三地則能分身百千利及群生若以
殊勝願力自在示現過於此數竊聞弘法大師已登
此地雖久滅度今尚在定分身導物有自來矣古德
如是今豈不然奈肉眼凡夫不能窺測譬如三光未
嘗不現而盲者自失非無三光也

醍醐寺延殷傳

釋延殷姓橘氏但州人也風神秀朗小歳脱俗稟戒于台山慈仁公去從雲闍梨受兩部密法性好靜遊衆入多武峰不數歳三學該練遷大原山黄門侍郎源公諱顯基嚮其道望乞為下髪乃相與上楞嚴院繕茅而全處焉後移住於今寺

子嶋寺眞興法師傳 慶圓僧正

法師諱眞興未詳何許人南都仲算之徒也精因明嘗于定中升兜率天覲慈氏丞相藤敎通知其道行締方外交與於所居道場現慈氏宮令丞相瞻禮其住子嶋時偶外出値群妖將侵惱興入唯識觀良久群妖皆仆地其素行甚眞率不脩邊幅長保年中奉詔赴最勝會講已著艸屨便行後人敬其德不敢呼以名皆曰子嶋先德云又慶圓僧正者播州太守藤尹文之子也精密教或脩北斗法必見七星降於道場於是聲價騰遠海内聞知以寛仁三年入滅春秋七十五矣

仁和寺信師傳

師諱性信長和帝第四太子也母羽林大將軍之女夢梵僧託宿有孕寛弘二年八月一日降誕有神光射空處幼稚佗如巨人帝甚鍾愛及帝崩信哀毀過禮年十四詣仁和寺落髪稟三密數宗具戒於東大寺十九入觀音院傳法灌頂天性睿聰凡密乘支學至梵字悉曇無不洞曉又耐勞忍苦經年衣不解帶口不茹葷有皇子患瘡愈後面有瘢痕甚耻命信咒之遂夢一沙門至自仁和以香水洒其面次日瘢絶皇子大喜應德二年秋九月端坐稱佛而化春秋八十有奇火浴衣帶不壞或有得其袈裟片段數珠一粒盈食少許病患皆除其他异迹多此類也

系曰信師身出皇宮貴為皇子棄之而修梵行若不居者眞火中蓮也且處身節儉而無驕倨之態始示异夢末現靈蹤此其所以為再來也與

大山寺道入法師傳

法師諱道入居伯州大山寺精脩不怠寛弘間詣良谷約七日禱于大士願知將來往生之處第七夜夢一比丘示之曰從是西南方九里許有勝地汝止彼脩練必生兜率入寂後不勝忻躍即造其地負無人

跡亦無堂宇乃止於樹下久之見西方夜夜有光因往撥之有大若岩上落葉盈膝入折松爪掃得一石版中有彌勒三尊像其刻畫奇妙殆非人工所能也入生難遭想普告淨信勸立精舍經年遂終於此臨行果有祥瑞其上生必矣

元興寺道寂傳

釋道寂未出家時日營財産一旦幡然有物外志臥自念云我塵垢深厚豈容易發菩提心乎當祈於塔廟乃往長谷至心冥禱夢老僧告曰菩提心無體相

即如是心名謂菩提出是剃涤浮遊名山居元興寺坐禪念佛每日輪下時必西向入觀後遷石間寺其主者請作一搩手半觀音一千軀功未竟寂勠力佐之不久而成又鑄巨鐘者三施東大長谷金峰三寺久安三年遘疾誦佛而化享年八十餘云

鎭西革上人傳

釋行圓鎭西人寛弘二年遊帝城頭戴寳冠身披革服都下呼爲革上人專持千手大悲陀羅尼欲造聖像惜無佳木俄得異夢一日有僧示以賀茂之槻此

槻經幾千百載最爲靈异聞得之不久幻成崇八尺威容生動如欲語者既而營梵宇以安奉之稱曰行願焉

洛北大原山良忍傳

釋良忍尾州富田人登台山學觀法稟密灌承德初隱大原山創院號來迎一官人每問道於忍一日至門未通謁私自念云我官人屢入僧舍備無知者安生疑詢得不累及吾師乎忍出謂之曰汝所惟者無妨但願固其志耳官人初慕其德而已不知其神之

若是也遂求薙染一日有异人來告曰師奚不唱融通念佛乎忍曰何謂也曰廻我所唱融合衆人衆人之唱又通于我是融通念佛也其功踰于獨稱者萬萬耳何者衆生無邊故願師以此事勸誘四海我亦廣倡天神地祇而衛吾師焉忍曰卿何人耶曰我鞍馬寺毘沙門天耳言已不見忍自此建融通念佛宗以昭神靈卒於天承二年春秋六十一所持彌陀經時時放光其徒珍藏爲鎭刹之寳云

石塔寺寂禪傳

釋寂禪姓營野氏京兆人筑州刺史文信之子官至工部員外郎志慕佛法不念世榮年三十上台山剃戒從慶祚阿闍梨受三部密法居近州石塔寺即阿育王所造八萬四千之一也治曆三年患風疾預知時至加趺稱佛而逝荼毘異香芬郁至數日始滅

系曰棄世榮以求佛法習密乘而向淨域禪之計亦高矣滅後火浴帶發異香至數日始歇又足驗平時之梵行精堅也

行空法師傳

法師諱行空不知何許人好遊觀一身之外無長物唯負法華一部凡五畿七道無不歷徧所至少留旹人以一宿上人稱之每晝夜誦法華一十二部其遊行也或失道或渴乏或病苦必有大人護衛年九十寂於鎮西臨終有文殊普賢二大士現身摩頂又有天衣纏身藕花襯足計生平所持經共三十餘萬部

蓮長法師傳

法師名蓮長天性敬謹凡持經非沐浴不解帶長坐不臥頗嗜山水域中所有名區勝境足跡殆遍所寓之地必誦經千部以福人天臨終手握藕花一朵色白而香烈或問今非暑月此花從何而得長曰正所謂妙法蓮華也言已化去而花亦滅

楞嚴院以圓傳 教真

釋以圓博士江以言之子也居楞嚴院學顯密教以有記性病中閱法華七日即能暗誦與興福寺緣公厚善天喜間圓臥病數月緣夢圓著袈裟而至緣問比來道體安否圓曰今將往生安養舊好不忘故來辭耳言畢即冉冉西去天明緣遣使問候則於清曉逝矣又釋教真居天台業學兼脩念佛三昧臨終有蓮華降其室火浴之地而異香不散者七日

系曰長師持經必沐浴至心不苟也圓師七日能暗誦夙根猛利也至于眞師修念佛三昧臨終蓮花降其室火浴而異香不散者七日非生淨土之明驗與

天台山寬印傳

釋寬印受業於楞嚴院源信師博學強記昔有宋客朱仁聰旅寓於越之館舍通佛學信欲請見拉印偕往朱出迎之指壁間畫像曰此婆珊婆演帝守夜神

也二師知之乎信憶華嚴中善財讚歎偈甞思其後云見汝淸淨身相好超世間乃呼印曰了足之印書曰如文殊師利亦如寶山王朱見之嘆曰竺天大藏皆二師之腸胃也印後行頭陀行至丹州寺寺側有大池里民日捕魚其中印歎之飛錫其夜印臨池振錫呪之自是捕者終不能得臨終手執香爐稱佛而化

天台山慶闍梨傳

釋皇慶姓橘氏黄門侍郎廣相之曾孫性空法師之猶子也其母懷孕即惡葷羶或食之則吐甫七歲登台山山下有柿樹不結子俗名其地曰不實柿慶問此地何名人以俗名答之曾餘樹皆有實慶曰既名不實因甚有果前至翠微有亭置藥湯以給遊人俗呼爲水飲慶曰既云水飲奈何飲湯上至嶽頂有小竹叢慶問此何山答曰大嶽慶曰既曰大嶽云何生小竹邪其機辯皆若此嘗從穆師于東塔院學秘密宗至於護摩灌頂梵字悉曇無不研究嘗遊鎭西京雲阿闍梨一見而器之授與弘法大師寶瓶爲傳法之信慶素欲入宋一日附商舟忽有鳩烏數千集於檣趾之不去商主曰舟中恐有異人悉命散去其鳩尚在迫慶下舟鳩乃去皆人咸謂八幡神挽留云蓋八幡以鳩爲使也一日與門人延殷修法事慶誦驚發地神偈以手印按地地大震滅其勿言慶生平神異種種不可殫述大率皆法中麟鳳豈世間碌碌庸僧所克比哉以永承四年七月入寂春秋七十有三矣

園城寺明尊傳

釋明尊者本官族子也厭世相麁實變形遊於智辯慶祚二公之門學出世業有聲於時長曆初適延曆寺座主卒朝議起尊補之賜封戶若千康平三年尊年九十霜眉皓首鶴骨龐容儼若圖上應眞時有司賴通藤公重其德就白河別業設法會以慶其壽是日席上至者皆卿大夫山川艸木爲之增色後康平六年始行脚于他方

金剛峰寺明算傳

釋明算姓佐藤氏紀州神崎人年十一詣金剛峰依

成尊法師學秘密法其寺至算已二百餘載矣殿堂頹毀密學荒疎算慨然有興復之志乃赴若脩學未終十年兩部職位諸尊儀軌無不洞貫南嶺密乘再興者皆推功於算焉卒於嘉承元年春秋八十六

園城寺慶耀傳

釋慶耀和州人幼從園城暹法師剃染先是暹有徒僧至和州宿其家見耀聰俊越倫語其父母曰此兒不凡必成法器幸與我師父母許諾僧即馳書報暹及臨期父曰我一故舊在多武峰不欲兒他往今當奈何僧曰吾師已知之今若不果吾師待不以我爲妄邪正凝慮間耀忽迷悶而死父母大哭良久乃蘇曰我是新羅明神之屬宿王菩薩也當入園城之門且先契已定安可背乎父母輒叩頭謝過乃付僧而去暹由是加意訓導果成名德康和年間承保上皇御離宮詔請演法耀善筆札梵漢俱通有成法師將入大宋乞寫梵字曼荼羅時天竺三藏法師見之大加稱賞又所作楷書亦爲宋僧所稱云

天台山海法師傳

法師諱安海氏族未詳從天台興公學精台教善講論當時無出其右有信法師者設二十七問寄問大宋知禮法師海目其問頭曰此等之義何勞遠問乃作上中下三種以答之且曰諒大宋法師必不出此迨禮答書至果如所料惜乎海已物故矣其門弟子以其書詣塔頭讀以祭之時人皆曰海之骨能放光旨哉言乎

興福寺主恩傳

釋主恩不詳其氏族常居南都興福寺學相宗以義學鳴於代時台山有寬印者亦台下之千里駒也素不屑南北學徒唯於恩則刮目相待恩因忤朝旨謫博多印亦竄東州嘗嘆曰恩貶西海印在東地日本宗乘已爲凹字

法性寺桓舜傳

釋桓舜從延暦寺圓公學教法聲與賀甚著時有貞圓日助遍救及舜四人號台山四傑然舜貧甚無逸遊豆州説法於溫泉神祠一夕夢神告曰師速還山必登高位無何爲法性寺座主以天喜五年化去春秋

八十祝舜少昔患貧詣山王廟祈福經年不應又至稻荷廟祈至第七夜夢神女自殿出以片紙納其懷上有千石二字舜大喜俄山王降儀衛甚都神女出而迎之山王曰何故勤尊儀耶答曰沙門祈福懇到甚矣弃不得已應之山王曰我亦爲彼來也彼向求之於我尤有甚焉我所不應者以此人畢此一生當出陰界若受富樂恐難解脫耳神女乃收其紙而去舜乃釋然而悟

系曰凡人之福有求而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求而得者勤力也不求而得者夙因也然福固世間美事若不善用反爲所累實如神言大人之常情苦極則脩樂極則流正當苦樂之際不爲苦樂所動斯可與言道矣

東洛禪林寺永觀傳

釋永觀姓源氏投東大寺慶法師學三論兼味諸宗遯歸洛東禪林故居謝絕交遊專心安養嘗造七寶塔安佛舍利朝夕禮念誓曰若我必生安養則舍利當增後果如所誓尋於藥王院造丈六彌陀佛像衆起信東大寺權寺務觀不欲用常住自畜粮食以供齋盆性極仁慈常悲困阨人饑寒文好學不倦然體羸善病嘗曰病者人之善知識也我以病故知四大不堅益勤脩習天永二年語諸徒曰昔世尊八十涅槃我今壽與佛齊取滅足矣臨終沐浴念佛面西而逝良久异香紫氣充塞於房見者聞者莫不感嘆而起信焉

鎭西長賢傳

釋長賢鎭西人茂季脫白居台山常持法華脩不動法後入葛城山三七日斷食誦經夢入金剛童子异口令含藥之日勤苦脩行者猶如婆伽梵得上三摩地與諸菩薩俱偶欲渡河值氷結不知淺深俄有大牛從山出截河而過往復數返乃沒蹤因而得渡于皆觸事似此者多矣

心譽法師傳 覺助

法師諱心譽金吾衛將軍重輔之子素有聲譽侍郎隆家公夫人患瘡百計醫弗効命將不久特乞救于譽譽爲加持夫人即平復如故侍郎大喜有公子甫

七歲捨以事之，其後學成至爲大僧正。又釋助者，右僕射道隆之孫也。某侍郎妾染重疾，延諸僧修五壇法，助預焉。是夜其妻死，諸僧皆辭去，助持念益堅。至第二夜，死者復蘇。左丞相頼通公聞之信服，奏加僧官。蓋侍郎妻卽丞相之女也。助之道譽自此益著，以康平六年化。

播州平願法師傳

法師諱平願，播州人，於世淡然，無所嗜好，屏跡淡山，專持法華。一日暴風屋倒，被壓，有神人引之而出。厚慰之曰：卿以夙殃故罹斯患，由持經故轉重爲輕，幸勿憂惱，但更精勤，必生安養。由是感激，罄衣盒資，經閣佛像就于河壖建無遮勝會。誓曰：持此善業能往生者，必見奇瑞。明日河邊產白芙蕖千有餘朶，异香芬馥，見聞莫不嗟嘆。

系曰：淨土不願生則已，願生則無不生者。貴人聞此言，如夢相似，何不觀乎願法師一發誓願，則千苍頓發，豈非淨土之明驗與。

天台山西塔院貞遠傳

釋貞遠，參河人，大樸不耀，時未知之。居台山西塔院，持法華，不計其數，兼學密教。歸本州隱靜，偶乘馬逢刺史，不避。史怒曰：汝雖出家，我之民也，奈何無禮。令人推下，繫於馬廐。遠無所言，但持經而已。其夜史夢普賢大士繫於廐，又一普賢乘象而至，詢所繫事。史夢覺，卽釋之，延於上座，問曰：上人蘊何業。曰：常持法華。史大駭，向之懺謝，遂創別第，以四事供。後不知所終。

延曆寺源心傳

釋源心，未詳其氏族。出家禮壽幢院覺慶爲弟子。行業精純，衆所信向。善講法華，聽者忘倦。一日出洛城，雨中見一美婦人，心避之。婦人趨就而泣。心曰：汝泣何也。對曰：我羅刹女也，鬼帥遣我捕人，倘不得人，卽噉我身。願師法力拔出我苦。心歸爲講法華一座。其夜夢婦人告曰：謝師經力，下脫鬼趣，上升天界矣。永承三年任台山座主，八年寂於本山，春秋八十二矣。

和州金剛山滿慶傳

釋滿慶，居和州金剛山，戒德精嚴，名揚朝野。謙讓管

公每見中弟子禮甚謹望亦不測人也身列朝班嘗
遊冥界冥王皆嘆曰末世有情罪障深重我雖正直
頗羅餘殃是我夙福不純故也爲之奈何傷一吏曰
請大王受菩薩大戒王曰奈無師何望因奏曰臣有
師在陽界王曰煩卿代延之望歸與慶叙其由乃與
偕往王請陞座說戒已王大悅慶因告曰欲觀地獄
苦報願王聽許王便引至阿鼻鐵城見種種苦具不
可俱說前至一處見大火聚中一比丘隨焰上下慶
問其故王曰師當自問比丘曰我地藏也以汝來說

戒即皆受罪有情離苦者多矣我代衆生受苦令彼
得樂然我雖行等慈亦無緣者不能濟度汝歸人間
以此苦事告於四衆令皈於我當得解脫已而辭歸
王勑使者擎一篋謝慶慶歸啓視乃白粳米也隨取
隨滿用之不竭皆人雅號爲滿米焉

播州源泉傳見佛

釋源泉播州人道尊戒潔名動京師嘗奉詔入宮爲
最勝會講主至四天王品則有四王現身唯帝自見
餘者不知自是勑最勝會必設四王座以爲定式

益泉修練之心感于冥理也天喜元年爲座主二年
入寂閱世七十九又釋見佛居奥州松島寺其地近
東溟之濱小嶼百千計有賢州雲浦怪石奇峰蓋天
下之奇觀也佛栖其中者一紀誦法華至六萬部能
役使鬼神屢彰靈應後不測其終

系曰前遠心二公一則被繫得釋一則度羅剎女生
天矣慶泉二公一則感琰摩羅乞戒一則令四天王
現身至於見佛公又能役使鬼神感應非一此何道
哉蓋勤於持經而嚴於梵行者也

西谷光明寺淨音傳

釋法興字淨音宰相中將雅清之子唐橋大納言之
裔也嘗事西山善慧公受淨業傍習台教既而開仁
和西谷于光明寺大弘所承之義後住東山禪林寺
群賞競集如觀智行觀等互相毘贊文永八年初冬
示微疾五月二十二日唱佛而逝壽七十所撰文集
頗多并傳於世

東國高僧傳

卷第八　正傳三十八　附見三人

東國高僧傳卷第八

支那國嗣祖沙門性潡　高泉　撰

高野傳法院覺鑁闍黎傳

闍黎諱覺鑁號正覺出肥前州平氏桓武皇帝五世孫也其父有武略鳴天下鄉黨畏敬母橘氏鑁在童稚骨神志高邁父母鍾愛忽有催租吏至其家喧呼自恣旹有僧在鑁問曰彼何人敢辱我父僧曰彼官吏也刺史所差凡九州之內皆聽命於刺史鑁曰始謂天下之貴無如我父寧知有刺史邪僧曰刺史

不自貴承于宰臣宰臣承于天子天子者天下之至貴也鑁良久曰莫有過于天子者乎曰諸天鑁曰尚有踰於天乎曰有鑁曰誰曰佛曰尚有過於佛否曰至於佛則出三界無上無等之至尊也鑁曰其道可得聞與曰佛有法報化三身其教有顯密三身中法身為最二教中密乘為奧非小子所能知也鑁曰世有人能登佛位否曰方今圓頂方袍皆其徒也其間有精進脩行者必得其位鑁曰其人何在我將求之曰高野弘法大師之場有阿闍黎講定脩精於

密學予當求之自是慨然有出塵志會昆弥親攜至仁和寺其師令依興福曉法師習唯識一夕夢春日大神摩其頂曰汝大法器但非此寺之器他日當弘密教我當擁護保安二年回仁和寺密灌又受三昧秘密灌頂凡是密學之法必遇其餘後上高野侍尊闍黎益入閫奧將欲就當山建傳法院奏於朝先一夜上皇感瑞夢及鑁至皇情大悅賜莊田以充僧膳一日訪藤相國忠通公公執弟子之禮躬迎庭下鑁問其故公曰昨夜夢大唐慧果阿闍黎至鑁嘿然鑁向

來異跡甚著每修三昧皆或感山神衛法或成不動明王或稱五百佛于地上或現阿字輪于壁間似此等事緇白俱見真哲人哉是故上自王臣下及士庶靡不望風向化焉一日遘風疾眾誦咒而禱者七日鑁曰生死無常其誰得免唯禱速證菩提可也久之於圓明寺西廂趺坐結秘印恬然而寂實康治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也閱世四十九年坐若干夏滅後至浹旬顏色如生膚體猶煖須髮漸長至開維皆有五智湛源者對靈棺誦理趣般若經至第二段忽聞棺

中有經呪經首何源乃和而誦之段段如是一卷驚異自是對像誦理趣般若必畧首句抱根嶺之風者以爲恒式焉

系曰按鑁公年譜公嘗勤修秘法得初位三昧登初位乃除蓋障三昧也菩薩得此三昧則與諸佛菩薩全等也當發五神通獲無量語言音陀羅尼乃至雖處生死而無染着此契經所說也今以鑁公之行較之信夫

興福寺永緣法師傳

永緣法師吏部郎中藤永相之子也母遠州刺史江公資之女緣九歲失怙其母攜至南都忽於樹下遇興福寺講師奉詔赴闕儀衛甚肅觀者載道母謂緣曰汝父已故我寡不能字故將汝肄業於此倘他日得如此師吾願足矣汝其勉旃然我已老恐不及見耳言畢潸然已而緣從一乘院賴眞公而性聰頴學日新年未不惑奉旨赴講其母歿久矣俄經傳處忽感泣不能進從者促行緣曰我九齡時慈母攜我憩此勉我肄業今林木如故慈母已徃得不哀哉後總領七大寺化權鼎盛每乗車入宮天眷優渥以大治二年四月初五日示滅閱世七十八年坐六十九夏

系曰孔氏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若論乎始緣公毀形而僧非拘此說若論乎終能如公者可以謂無愧歟

上野州行仙法師傳 良觀

法師名行仙學密教兼修念佛三昧性眞實無外飾每捨薪山上遇檀越飯僧即腰鎌隨身而赴益爲衆人所重弘安初示微疾即端坐而蛻如入禪然皆空中有異香天樂經久始滅火後灰中得設利羅若干粒門弟子爭寳秘之及撿衣篋得遺書則已預定臨終月日於先年矣乃相顧悲戀不已又釋眞賴住石山寺專供奉淳祐公禀受三密念誦弗懈一旦與弟子長教曰我命在今日所未授金剛印契今當授汝授已沐浴付與出寺西向稱佛而寂

觀勝寺大圓傳

釋大圓居洛東觀勝寺爲人慈忍襟度恢廓嘗坐一

小菩偷觀行一日有隣舍庸人沽酒打狗狗大吽嗔寺僧呵叱之僧醉不理更加打撲狗奔走踐壞房戶僧大怒訴於圓曰此癡在之僧不聽訓誨當自官以治之今若輕恕後未可測也圓曰若等從我學佛愧我未及示諭夫我法本來平等一切含類自性淸淨蓋爲無明酒所醉煩惱鬼所亂我等遇此宜生慈愍奈何卻加嗔恚無乃自醉乎豈不聞我法以六度之將攻六蔽之賊施將攻慳賊戒將攻犯賊忍將攻恚賊進將攻懈賊禪將攻散賊智將攻癡賊今若等能用慈忍之將則嗔恚之賊不擊而自潰耳寧假世俗之官邪僧愧服昇日隣僧之主品房謝罪曰非惡僧無知撓亂淸衆乞聽譴罰圓笑曰稚子兒戲蓋常事耳吾徒呵之添我不德稚子何尤焉其主知其尊德益加敬信云

系曰師若人之模範也必須言行相顧則雖不言而人莫不信若其徒有言而無行則不能無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之譏焉圓公尋常自修觀行未嘗教人一有所教則人莫不假其言與行俱非徒言也

三井寺範法師傳

法師諱宗範薩州刺史久任之子生有異表利智絕倫[illegible]嘗藥久[illegible]既而剃形依任受業於三井名德者聞常爲大乘最勝二會講[illegible]從如辟流之趨於大川也忽有異僧來謁問何來僧曰久聞名德走自遐陬屢抱小疑願爲解惑範唯唯因入室良久而出遂失僧所在但見門上有片雲中旁據見獅子形須臾乃沒諸弟子驚訝範曰是文殊大士應見而來也應德元年七月謝世

寄生院教尋闍梨傳

闍梨名教尋號寄生出和州平氏省淺行峻常猶覺鑁尊者欽其風常以師事之及建傳法院請擬第一座蓋以猶德雙備而群賢所共仰也每安坐猶習觀見濡首童具爲談法義左右聞之叩其所以尋戒勿外泄常寓寄生院纔示微疾見文殊現身曰御後三日當歸金色世界尋即合爪說偈曰唯願妙吉祥爲我現全身不捨本誓願即作開道師至期合掌而[illegible]

婆品秡文殊咒結印而逝于時異香芬馥經久不滅
實永治元季三月二十三日也密嚴尊者嘗作五
輪九字秘釋一日定中見尊謂之曰皇崙一鍋玉石
即一毘爾兩觀凡聖無二吾是金色世界之舊衆子
乃密嚴淨土之新人也君入此瑜伽之林安有異熏
焉言訖倏然不見尊者感嘆無已
系曰尋公徙徙見文殊於瑜伽道場何法以致之蓋
性水澄淸心月自現也契經偈曰菩薩淸凉月遊于
必竟空衆生心水淨菩提影現中非此之謂乎

安部山暹覺傳
釋暹覺出豐後州俗姓壬生氏生來膂勇過人嘗為
盜一旦幡然自改剃髮為桑門廬於安部山痛悔前
非勤脩懺法衣僅蔽形食纔扶氣究開遮之律厥顯
密之教居然一大德僧耳暮年沾微恙令衆僧唱佛
號瞻仰彌陀目不暫捨移晷乃絕時保延六年也俗
壽九十一夏六十六遺命龕於佛堂下至今肉身尚
存焉
系曰一星之火能燎山林一點之燈能破暗室故曰

不怕念起惟恐覺遲此一句字豈易言哉必世間之
大豪傑乃能大豪傑者非斯人也耶
高野山賀闍梨傳
釋琳賀紀州人初入南都興福寺學法相精因明後
從高野禪闍梨稟密教嘗因旱天請雨感善女龍王
現身修學之暇喜於創立故山中塔寺佛塔多出賀
之手久安年中預設龕室臨終入龕安坐而泊然寂
脫全身不敗至建永間元曆上人幸山頭見其眞身
嘆未曾有

系曰生感龍女現身死感聖皇枉駕非有過人之德
安能爾耶
賢林寺戒澄傳
釋戒澄者不知何許人止賢林寺五十載不出寺門
日夜課法華一日庭上舍利有聲如雷澄置於砧
上以鐵鎚試之鎚砧俱陷而舍利如故因刻佛像以
舍利藏其中畢世供養至臨終對像結印而化久之
身不壞州人敬其德立塔守以祀之
愛宕山國久傳

釋圓久者莫詳氏族九歲受業於天台誦法華音聲和雅人所難及鬼人愛宕山脩無緣三昧行六時懺法逝後瘞遺形於淺谷風清月白之夜往往谷中有諷誦之音琅琅如環珮至七七日後乃絕

南都延義法師傳

法師諱延義未詳何許人神氣俊秀學問詳明德重一昔名揚四表善講經每臨雨華臺口海瀾翻一日開講肆於天地院七大寺僧衆一齊赴會儼然含衛之講堂也昔七寺僧皆學於義故座下無諸義之者俄一老翁龎髮皤然出衆立三番論義其語微妙一衆异之義一一答已老翁曰三種論義一答已成一答未決一答不成然初果之位頗爲佳耳昔衆不知其何許人甚訝之翁曰我文殊也言訖不見義感文殊者凡三度矣

吉野龍門寺慶圓傳

釋慶圓鎭西人初止和州安部蘭若見化人九相之變遂厭心眞諦冒杜多行後居吉野龍門寺手書華嚴大般若大集大品法華涅槃諸經并台教眞言等書若干部多武峰法師等公患風狂不可禦其徒請圓加護等手握熱鐵箸努目熟視圓以慈言慰諭爲說菩薩大戒等乃微笑曰我燒火箸將欲刺師今聞師說戒我心息耳圓問汝何人邪曰我是覺鑁也以此等法師每以卽身成佛之印謂我所作殊不知此是三國相承兩部秘奧我欲雪此事故附於彼非鬼魅也因對談久之圓曰幸逢名德得聞所未聞於是等疾尋愈圓嘗至室生山坐千日期歸過河橋遇一婦女儀服甚麗啓之曰願師授我卽身成佛之印圓曰授受之際必稱名字者何名當實告我女曰我善女龍也圓授畢女曰過去七佛傳受皆然更無遺辭言訖升空舉右手放五色光倏忽而隱又有以過僧都托靈求爲灌頂或約千日期供養舍利期滿之日於其壇上及衣裓皆出舍利千餘顆其道力如此以貞應二季正月三日已前預知旹至及旹結印誦咒而寂季八十四矣

系曰傳中諸師臨終結印而逝者往往有之此何道邪蓋其平昔定力所加心不散亂故非可勉強于臨

旹也

金剛峰寺眞譽闍梨傳

闍梨諱眞譽號持明不詳其氏族稟性誠實無外飾而志解越倫嘗入仁和寛助大僧正之室與密嚴尊者爲伯仲尊者初登高野嘗依之如師而與欽尊者之德還執弟子禮盖二者各有所長故互相請益云先是興教大師一宇號持明院爲國祝釐後太聞朝廷準爲御願寺保延元年密嚴尊者以金剛傳法二寺座主之職推而任之譽長付行慧讓隆海師師授學不爽大有光於教門也譽生平精脩弗退相傳已嘗得忍於生死關頭而得自在爲調魔衆乃生身入魔界云

大谷寺源空傳

釋源空俗姓漆作州人父諱時國母秦氏夢吞刀而生頭有稜角目有黄光宗族異之九歳父被寇害命家叫喚空潛於屏處持小弓矢一發中其眉間寇即逝去因呼爲小矢兒菩提寺僧覺公聞之乞爲弟子性善學覺悟其器攜謁台山光公光曰此良驥也豈朽索所能羈哉乃送至功德院皇圓公薙染受戒旹方志學之年未及千日遍受台教去從空闍梨叡空乘繙經三藏聖教暇日每與藏俊慶雅二師談唯識華嚴旨越二師皆稱道之冠年見信師往生要集大喜遂棄所習專脩淨業遷洛東吉水盛説圓脩及大乘戒法緇白靡然向風嘉應帝特加禮重詔入大内説戒相國兼實藤公請問淨業因述書以上蓮社之徒取爲秘要閒或轉華嚴輒有小蛇盤經案下盖龍神也或脩法華三昧則見白象現於道場或有故遇藤相國既出相國輒從後而拜謂左右曰空公頂上有金色圓光若等知之乎嘗於三昧中屢見淨土勝相建永年中竄讃州五載歸者益盛空曰我不因遷謫安能化及海濱邪建暦元年蒙恩還都城二年正月居大谷示疾二十五日早刻高聲唱佛號至午後著僧伽梨面西而化世壽八十僧臘六十有六

系曰幼能射賊智而有勇也長解辭塵清而弗染也著昔乘世慧業淵淥也頂相發光戒珠瑩淨也至於神龍馴于華嚴之案白象現于法華之場淨土見于

三韓之中化風及于遼海之上是皆至德所致無復疑也臨末高舉聖眾面西而化不違本願也嗚呼公爲此邦蓮宗始祖而澤潤千秋故其德亦卓然异于人也

洛西良峰寺源筭傳

釋源筭因州人其母孕時甚苦及生以爲不祥棄於道者三日夜牛馬不踐禽鳥不傷隣人驚怪收育之總角上台山落髮受戒壯歲丁母喪哀毀過禮後止西山良峰枕石漱流以道自適常欲創一道場恨岩石磽确無插鍬之地一夕夢見僧告曰汝莫憂我當以徒大助汝云夜有野猪數千穿岩堀土忽成平地筭乃選材締構嘗得佛舍利三顆俄失其一不久復得之初失時於左肩上生一疣及得之日而疣愈乃知舍利潛乎疣中亦异事也自入良峰不踐紅塵者餘七十年朝野欽風奔趍漸成僧坊犀顱俄我午過厭煩别隱於蓬廬足不越戶食不過中或數日不舉爨所住之處池蛙不鳴庭鳥自馴戒德三年結印端坐而逝經日容貌不變其徒閟全身於窣堵春秋一百一十又七云

彌陀院覺勝法師傳

法師名覺勝作州人居彌陀院修習教明戒律六時課佛號不輟一日謂弟子曰我去後有聖僧降臨則我之生方也必矣語已入壇場經久不出啓而視之化矣門弟子依法闍維果有舍利七十餘粒開造塔祭奠不知從何而至少選即滅

國上山佛蓮傳

釋佛蓮者弁人也嘗居國上山每日三時沐浴誦法等從者倦輒逃去忽有二童子至自云之日我等二人能任使令自稱一名黑齒一名華齒每爲汲薪汲水設浴營齋等未嘗有闕蓮乃一心誦經後無疾安禪而化至七七日後喪事畢而二童乃沒

高野山維範傳

釋維範者莫詳氏族京兆人諳練密教不測人也晚季居高野南院臨終結印念佛而脫世壽八十有六遺命停龕勿火化小祥後門弟子啓視之安坐儼然爪髮俱長

興福寺經源傳

釋經源京兆人學相宗於興福住小田原修密法暮年染微疾告諸徒曰三日後吾當行矣至期索湯沐浴被紙衣就佛像前合十指爪誦佛而逝壽八十四永久年中也逝後經三日手不垂而貌如生口角有津液左右以布拭之而香氣縈於沉檀闍維之日聞西方衆口念佛之聲甚喧信淨域之應跡者也

天台山慶日傳

釋慶日京兆人居台山通顯密教善講論晩住攝州兔原誦法華無虛日不著萬傳從每雨夜出行必有提燈執笠者隨之即之則烏有臨終無病誦經結印而逝忽有百千人悲號慟哭村民往觀之但聞其聲不見其形或以爲諸天神聖人皆然之

天台山睿好傳 勝行

釋睿好者三昧和尚之門徒也與横川勝行公友善結伴遊方至肥前肥御崎之地其地多奇岩異木不類人世古老相傳觀音地藏出現之處二公留連久之一夕見一童女與之談論音聲清雅顏容美麗俊皆忽失所在後晨又過一沙門竟不知其所從來信非權化之應現也二公因絶鹽穀至心冥禱逾十旬已乏形遊海上彷彿間有管絃之聲細聽之皆誦法華讃也二人不勝感激後莫知攸往

東大寺仁鏡傳

釋仁鏡南都人父母禱伽藍神而生稚齡爽俊不染世緣始九歲入東大寺習教法長精戒律衣紙葛食不過中嘗入殘山行道際有神人爲添香換水暮年欲采隱閑愛宕山乃地藏龍樹聖蹟之所卜庵岬者堂往居之二六時中誦經修懺忘寒暑廢飲食遂感種種勝相如獅子白象之類年一百二十有七乃終於所寓云

系曰以教資推以律嚴身表裏瑩潔而無微瑕以至神人助役獅象呈祥年踰耋老跡在烟霞鏡師之道德博大可想見矣

金峰辭嶽良算傳

釋良算東關人性勇健一入空門永絶鹽穀常止塚間樹下以荷葉木皮爲衣嘗言身同水沫命如朝露

況五陰假合四倒惡鬼常任其中欺誑我心能作衆罪若愛護之愚之至也是故不惜身命苦修勤練期至解脫安樂而後已後住金峰解嶽専持法華感天女現身龍神獻菓至於猛獸毒蛇悉皆馴伏臨終面有喜色或問上人生平毀譽不動今何所喜答曰向來孤露今受榮爵不亦悅乎或曰榮爵者何答曰捨塵勞垢穢之體昇金剛妙淨之境非榮爵乎言訖長逝

雪彦山玄常傳

釋玄常姓平氏上都人也脫白于台山持法華有慧解後移播州雪彦山精修練行跣足露頂以褚皮爲衣不設臥具行不儲粮夜不解帶或喫一果子則過百日見人必拜見鳥獸亦屈膝能知他心言人吉凶禍福歷歷皆奇中臨終遍辭諸道侶曰從今以往當相見於淨刹耳乃歸山誦經而蛻

興福寺清海傳 重怡

釋清海未詳何許人身長七尺餘少好武膽勇過人後棄所習下髮於興福寺超勝寺刻苦修持不舍晝夜一日見香烟上行彌陀像海不勝祈禱取而供之今尚在焉又釋重怡者伯州人也入台山習顯密教嘗居鞍馬影不出山以小豆計佛號凡二百八十餘斛又勸人同念者不可勝數臨終預知皆至沐浴更衣與門弟子問答畢左手執五鈷杵右手持念珠西向而化壽六十六

園城寺平等院行尊傳

釋行尊諫議大夫源基平之子年十二出家于園城寺好行頭陀一鉢一笠遍歷四方名勝夜臥岩窟有神童送糇或至江河不得渡則有操舟而搬者及抵岸而人舟俱隱長曆帝妃某氏染疾尊咒之一擲與之立愈新宮公主爲鬼魅所附尊咒之魅即解去一日帝患腰痛臥起不安尊侍帝側轉千手大悲經畢扶帝起立帝即安然如故帝大悅有宮人被妖斷其髮召尊至妖不能隱附一女作語曰有人令我斷宮姓妬寵命巫人爲之也尊命續之答曰不能尊厲聲叱之曰汝既能斷豈不能續邪女即以手續之如故又人藤氏爲魅所著喫故紙如嚼鹿或以尊墨跡與之

則縮手惶怖不敢取野州刺史妻患妖繼歲不起乞祐於尊命一人以袈裟覆其體又兩手不仁咒桃子與之皆愈保安年中任天台座主嘗居園城平等院偶有越海之行宿民家其家有女夭父母慨其救護尊扶之起女即蘇父母喜不勝以地施之今院莊是也

系曰頭陀即杜多也有十二功德梵語杜多漢言抖擻謂三毒如塵能坌汚眞心此人能振拂除去佛世大迦葉尊者專行頭陀佛大嘉嘆曰有頭陀行如汝者我法則存不然我法則滅汝眞荷擔大法者今園城尊公自少嗜家行頭陀法其靈异種種伏及鬼神使佛法不滅無愧爲佛弟子矣

園城寺公伊傳

釋公伊恒家之子投園城寺學顯密教磊落不羈亦不測人也曾朝廷勅入宮修北斗法晝日伊被酒醉甚逮入宮猶酣酣不醒嘔吐殿上朝臣皆責其不法然業已請不可拒其夜帝夢神人數輩稱北斗埽宮苑帝問其故神曰今夜伊公供北斗北斗皆降增先令我等闢路耳帝乃信入嗣是行檀越請求願伊諾之實未嘗行也數日後檀越來謝曰蒙師法力吾事濟耳長承三年臘月入滅

系曰飲酒犯三十六失死墮沸屎地獄生生愚癡失智慧種蓋酒爲狂藥能醉人故實不可犯若飲酒得如伊公則醉裏惺惺又何不可不然愼勿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傳法院信慧闍梨傳

闍梨名信慧字曜覺出肥前州名族平氏嗣者密嚴之胞弟也自少有膂力膽勇過人人皆畏之呼爲鬼四郎稍長喪父覺世相無常人命莫保即求母出家依密嚴尊者學教法慧業日進以其神智天生自然有不測之妙也逮尊者立傳法大會慧即奉勅居上座後不知所終

密嚴院兼海闍梨傳

闍梨名兼海字淨法不知何許人幼而聰頴立志弗荷戒律精嚴言行不相背馳慕密嚴尊者之德久侍箕帚若顏回之肖仲尼也尊者甚器之日加提誨故

於花嚴之法無不洞曉而海之雅力因常尊者弘法
又若殿喜之佐釋尊也尊者往往形之尺牘而稱其
德焉於是儕輩尊之推為花嚴第二世初尊者登信
貴峰過多聞天王祠授以寶珠喜出望外及建精藍
乃還海昔信峰索之初無所靚遂齋戒精禱至第六
夜果見天王現身授之凡三顆尊者將沒滅凡事皆
囑其指麾而海之受師命實如水之傳器也後不測
其終

高野融源闍梨傳

闍梨諱融源其號曰五智肥之前州平氏子寄嚴尊
者之親族也夙秉善根清風峻節視世間榮名厚利
若將浼焉竟脫白高野精修梵行常從尊者受密法
尤好靜居乃縛茅而寓之有問法者無論男女悉殷
勤而誘之以故疑謗者多一日開灌頂壇其疑謗者
謂必有不祥之事至三昧耶戒日天降洪雨衆咸疑
之旨源不持蓋不濕服徐步入壇而衣服不濕衆如
服其神异曰源師所為非凡情所測也由是聲華藉
藉起江湖間保元上皇素欽其道因幸高野遣使徵
之[illegible]延良命再至終不[illegible]乃[illegible]
[illegible]源[illegible]精進[illegible]背界不回頭上乃合爪[illegible]
[illegible]香塵不[illegible]其高風云嘗有關東名將為源而
[illegible]高野精禱神廟見彌陀真身因詣廟下至
第七夜[illegible]亦[illegible]欲見彌陀真身但為高野融源足
矣故不遠千里而來一日會寄嚴尊者示寂於根山
將欲火化源適在熊獄道中忽有異人報之源急詣
化壇對靈棺誦理趣般若經至第二段則聞尊者於
棺中亦唱經聲何其又則源續和之且段段皆爾亦可
謂奇矣源後終歿罔知昔代焉

系曰按傳中關東客將見彌陀生身感神教以禮謁
源公然則源公豈彌陀之應身歟始不可以凡情測
也東方素稱產佛之國用此可見

東國高僧傳

卷第九　正傳三十四人　附見七人

東國高僧傳卷第九

支那國嗣祖沙門性潡　高泉　撰

仁和寺覺法傳

釋覺法承保帝之太子也秉心超類風貌清奇幼入仁和寺學密法有聲於國帝愛其才宣入內苑慶讚佛像法升座演說語音流暢群臣咸嘆服焉偶有金剛峰之行至一旅館館主延之甚恭因垂淚曰某有小子不幸殤亡已三日矣敢望法力為作救拔法憫其情即為持念須臾殤子蘇如從夢覺鄉鄰傳以為奇

楞嚴院尋靜傳

釋尋靜不詳其氏族學于山覺超律師之神足也性好恩施在天台十有餘年不下山晝課金剛夜念彌陀一日有病語門弟子曰我夢極樂聖衆來迎汝等莫勸我飲食妨我觀想即命沐浴絕食誦佛合爪而終閱世七十三年坐若干夏

六[illegible][illegible]基燈法師傳

釋基燈大島郡人執行持心而絕瑕類遠近宗乘若望梅者得飲焉每日課法華三十餘部且耳目通利隔數十里外悉皆見聞敘曾年已一百四十餘而顏若少壯嘗謂燈得六根淨者謂貫下方地涌之流也系曰蓮經七軸凡六萬餘言普誦者每日可三五部即晝夜無間或十餘部容有之今言燈師每日課三十餘部恐誤與或曰此燈師三昧中事也則不必論捨是則非吾所知矣

洛西三鈷寺證空傳

釋證空號善慧姓源氏天曆皇帝之裔也生皆多祥瑞及長丞相通親公喜其聰敏乞為子已而將加冠空以出塵志白之丞相弗聽空求之愈固丞相曰子志既銳安可以世綱拘之遂許尋投吉水源公落髮源器之加意訓誨二十二受菩薩大戒嘗聽台教於願蓮公又稟密法於政春慈鎮公圓三師建保年間住西山三鈷寺盛談淨土學徒麏集演法之暇嘗誦彌陀經九千七百餘部刻五部大乘諸經及章疏若干卷又創梵剎十二區建寶塔四所以資恩有嘗六上皇帝及文武公卿無不傾嚮後嵯峨帝敬其德請

受菩薩大戒寬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著僧伽黎誦彌陀經念佛而逝壽七十一臘五十八門弟子葬全身於其寺塔曰華臺生平所著有觀經秘決集等三十餘卷

系曰出天潢之派陞覺帝之城飽食法味爲世津梁以至廣營梵刹大建塔婆名動公卿戒沾帝主所謂煩惱林中雨露無明山上雲雷者非兆也耶

善導寺辨長傳

釋辨長號聖光筑前州人生而岐嶷九歲從菩提寺妙公學十四登壇受具學天台教於唯心常寂二師後入證眞宗益臻閫奧遂歸鄉遇胞弟亾忽悟世相無常便棄所學精修淨業州有明星寺塔久廢無人修治衆勸其倡緣長乃持曆調禮公公因感夢助喜捨金長乃入大日山寺伐塔柱立三層塔建久八年入洛見源空空一見器之問子修何業曰建立塔婆每日誦佛空曰不修雜行但念彌陀因廣說念佛法門長隨侍三月而還惟修專念稱白歸之如水赴壑十年春又依空公公授以念佛撰擇集使流通于世長日日參請兼涉餘教空將滅有親盛者問上人滅後某當決疑于何人曰可問聖光及聖覺一日於高良山下修千日念佛會衆議此山乃台密二教道場非淨業者所住欲逍去夜夢光明赫奕自西照此道場有人曰聖光上人念佛故佛光照曜寤後衆始驚異特就其懺謝因建善導寺嘉禎四年春染恙誦佛不懈忽見異香馥郁紫雲垂室佛來接引遂吉祥而逝實是年閏二月二十九日也春秋七十臘六十有四長生平三度感唐善導和尚見淨土變相極樂聖衆地藏菩薩示現因述三心義云

信貴山門能傳

釋圓能生和州伏見鄉某氏年十八上信貴山肄業性鈍業不皆進而志操純至常念阿彌陀佛伏見有弘文院中奉藥師如來像能約百日詣像日課三千拜願見如來眞身至九十六日如來現身徧滿虛空與阿彌陀佛文殊大士同時顯現能感喜無量年五十七無病俄亾而心暖如熟睡至三十餘日而蘇謂人曰我初氣絕有六比丘呼我昇空而去我問何往

日往閻羅界我云久脩淨業云何往彼曰先見有情
業苦次生極樂未晚耳我不從曰然則先見淨土後
見閻宮可乎遂引至淨土見世界光曜莊嚴殊妙所
有宮殿皆在水面疑佛力所爲比丘曰此非水乃琉
璃也我以手摸之果然次見彌陀宮殿及諸菩薩大
寶蓮花臺樓閣種種天樂妙音諸鳥皆生恭敬之
心比丘曰汝還本土寫五部大乘典必得生此次往
閻羅界見八寒八熱諸地獄衆生受苦罪狀慘不可
言已而比丘曰我六地藏也言已乃穌勸諭四衆以

金泥書經後於仁平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於洛城預
告知識沐浴趺坐合十而化異香芬馥城中道俗奔
赴供養及其就荼四衆調音樂而送者道路闐咽爲
結淨錄云

法性寺道乘傳

釋道乘受業於台山爲正算之徒後居法性寺自少
持妙法蓮華經晝夜弗懈而性多嗔少有所觸則縱
口怒罵過後輙叩頭悔謝或對佛懺罪一旨夢至台
山遙見獄頂有金閣銀樓嚴麗殊妙其中安置無量

經典黃卷朱軸心生歡喜傍一老僧乘問此經閻妙
經誰所造耶僧曰即汝向來所讀之經也依此善力
當生淨刹乘聞之倍喜須臾火發悉爲煨盡乘復問
之僧曰汝發嗔皆所有功德悉遭焚燒滅可太息若
能息嗔持誦則功德莊嚴安養之生無復疑耳乘後
大生悔恨乃於佛前誓止嗔心精懇持誦而後取滅
系曰比丘無欲不應發嗔一發嗔心爲害非細佛以
嗔爲賊能劫功德故遺教經云當知嗔心甚於猛火
常當防護勿令得入劫功德賊無過嗔恚寒山亦云

嗔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詳乘公事足見佛菩薩語
一一不虛能忍嗔者眞可名爲有力大人也

天台東塔院圓善傳

釋圓善居台山東塔院專誦法華偶遊熊野肉背山
遂歿於此後有僧壹睿寄宿山中中夜聞誦經聲其
聲微妙疑亦寄宿之人也天明視之烏有唯見一遺
骸爲暑若所暴其舌不壞若紅蓮然睿欲觀其所由
信宿不去至夜聞經聲如初天早作禮問曰公爲誰
既能誦經願說本因以傳需德答云我是台山東塔

院聞善也偶至此而終生平書寫法華六萬部不果故不忘耳今不久將畢當生兜率內院睿乃再拜而去

梵釋寺兼算傳 春素

釋兼算不知何許人也住梵釋寺性慈不吝常修淨業歸不動明王臨終謂徒曰天樂鳴空汝等聞否遂吉祥而化又釋春素居天台定心院讀止觀不釋手修淨土多年一日有聖衆來臨告曰汝明年當生淨土至期安祥而逝春秋七十有四

神護寺文覺傳

釋文覺姓藤氏親衛校尉持遠之子早從天祿以誤斬比婦即斷髮脩行徧歷名區登高雄山見寺宇頹毀榛莽交横喟然嘆曰昔弘法大師與八幡大神在此唱和密乘建立梵刹以延國祚故光仁天長二帝均賜寺額近世王室艱危將非此寺圯廢之所致耶我雖居方之外亦王臣也且斯地之廢即二諦之廢其可不盡心乎於是竭力脩葺擬疏詣闕因得罪竄豆州值武衛將軍源賴朝締方外交朝欲從之剃髮覺慈相曰公不久必操天下兵權不可失也但得志皆當爲我興神護寺源公應諾治承末源奉詔伐平族有功元曆帝封爲元帥果如其言由是大興神護規模有加又脩東寺其二刹興復覺之力居多焉生來耐艱苦人所難及嘗在那智山發大誓七日立瀧下嘗值隆冬凍徹骨髓氣息俱絕而身不傾動忽一童子以手摩之自頂至踵其手甚熱覺乃蘇問曰君何人曰不動明王使我護師也言已上昇如是益猛勵至三七日覺瀧水如湯了無寒苦有受崇上嘗住

梅山號明慧上人

洛西最福寺朗闍梨傳

闍梨諱延朗但州人大將軍義家源公四世孫也母平氏朗生有異質頂隆起如肉髻目有重瞳父母鍾愛期爲傳家珠虎朗無處俗志及二親喪即往近寺讀釋典年十四投園城寺學台教明年薙染廿九歲從天台觀嚴公受兩部灌頂平治元年值國難刀兵起朗恐不能免乃專心持法華忽有天童子報云我令諸兵士皆熟睡師速出遂至奥州松島宿一廢寺

凌晨有餽美食者朗問其故曰夜來夢人相告故知之丹州有官吏諱盛則舉家染瘟疫乞爲救治朗曰聞君素好畋獵故遭此厄君能禁此業則我當施微効也吏即向之作禮朗乃咒香水與諸病人飲者皆愈至於盲者死者蒙其咒力俱得囘復丹州海濱一神祠主好捕魚俄暴死家人乞加護立蘇合家感戴恨無以報德朗曰有一事能之乎曰敢不唯命朗曰此祠前海壖數里禁魚釣則足矣祠主承命立禁又建大法會爲一方植福安元年間遷松尾最福寺穿大池建殿其上州民荷鍬钁而助者日數萬朗謂曰鑿至三尺得異寶者子姓必昌檀越源康俊聞之極力施鏹忽得古鏡一面自是果獲昌盛源廷尉義經公重其德捨波州田莊充衣鉢朗拒之廷尉毀勸至再乃受焉然三年不取其租賦後有輸者朗曰若等能唱一萬佛號免租一石以故念佛者人人而富饒者亦戶戶耳承元初年冬召諸徒曰我願與世辭謝詩今已七十八來歲當行矣我滅後山之西有光現則當瘞其處至除日入道場斷食轉經正月十二夜吉祥而逝時天樂妙音異香瑞雲充滿空中不日山西果有祥光其徒遂遵治命樹塔石以藏之

東大寺重源傳

釋重源未詳其姓氏黑谷空公之高弟也仁安二年入大宋遇明菴西禪師于四明同登天台還育王禮舍利明年秋同歸朝値東大寺罹回祿朝廷勅源權寺事源欲募天下之力共成乃以巧思造一車坐其中左奉詔命右置簿書巡行州郡勸化浹旬而鳩工聚料餘十載而後成其柱高二百尺大數抱閣雖甍飛聳照耀林巒望之若絳闕清都從空而降也建久六年春三月太上皇帝率百官幸寺大將軍源賴朝護駕是日車馬喧闐瑞氣成霧其法化之隆可想見矣源歿後衆立肖像陳杖笠於左右示不忘也予嘗詣寺禮大佛其寺又厄於火者久而源之像故猶存徘徊不忍去云

高野山明遍傳

釋明遍給事藤通憲季子也少有英氣瀟洒拔俗一家昆玉蟬聯皆才俊居俗者無論其同志山居者

五條皆據名利在僧官皆人莫不榮之遍徹道去若將浼焉隱於高野山其後諸見有故特遣使迎之至於二三終不出臨滅瑞應尤多非夫心斷金石志堅氷潔者曷至此哉

大日寺廣道傳 明誌

釋廣道俗姓橘氏不事世務常居大日寺專志念佛寺外一貧女死有二子出家學天台教一曰禪靜一曰延睿爲其母常誦蓮經夜課彌陀道一夕夢空中有無量天樂聖衆擎爐告一人曰汝爲母修善我來迎之未幾道亦歸寂亦聞音樂盈空見聞緇素無不起信焉又釋明請俗姓藤氏登台山寄教修淨土暮年有微疾勸衆唱佛奄然而化

笠置山貞慶法師傳

法師諱貞慶尚書藤貞憲之子也母夢一高僧自稱貞慶入其懷因而有孕生來便有出塵之志投南都興福寺祝髮後奉書於母識之曰貞慶母異之信是比丘之再來也天性敏利有逸才然貧甚一日應詔赴最勝會講經諸會衆先到者皆裝束儼整列坐堂上而慶後至又衣衫破弊官僚緇侶皆賤笑慶曰杜多之行先佛遺訓也競尚奢侈尚非白衣所宜况釋子乎自此不歸寺隱於山州笠置寺元曆上皇初好射鹿積年悔過立梵宇聞其德望召演法慶携一杖一笠飄然而應至則置杖笠登座意氣自若及據座說法辭辯瀏亮因舉及鹿死之事上皇百僚無不感嘆其後每春日山羣鹿皆折前足云

系曰昔慧永與遠公居廬山鎮南將軍何無忌守潯陽因集虎溪請永及遠遠從者百餘端肅有序永衲衣艸履執錫持盃松下飄然而至神氣自若無忌謂衆曰永公淸散之風乃多於遠師也今慶法師之淸散又多於永師使無忌見之又當何如邪

法廣寺平珍傳 增補

釋平珍不詳其姓氏自少精修白業剏法廣寺而居又別構一宇中刻淨土變相每對之禮誦垂終着新淨衣念佛而化皆聞音樂響空又播州賀古郡沙門增祐住如意寺懺誦無怠天延四年正月晦日告諸弟子曰我行期已至宜預穿一穴至薄暮自入其中

誦佛而滅嘗聞衆人念佛之聲甚美覓之鳥有

洛西高山寺高辯傳

釋高辯號明慧出紀州官族平氏父重國母某氏初無嗣禱于佛夢得一柑而孕承安三年正月生眉目清貞如畫父母鍾愛甫四歲其父戲以官帽置其頂曰安得吾兒速長大加冠巾而登仕路乎辯私念云我志學佛世榮非所願也父以我有相與我爲官今當毀其相乃投于庭下家人以爲失足扶起又以火箸燒其臂九歲父母俱殁卽投高雄山覺師讀俱舍不旬浹間輙能誦覺异焉偶與群稚戲忽自省曰二親死不知生於何道若在三途苦不可忍我有何樂若在天上天眼無礙見我遊戲得不遣歟此事人皆不知我寧無愧於是益勤所習十歲學究竟乘於尊實肄禪業於景雅又從尊印公學悉窮其奧未盡其妙歎然不樂一夕夢梵僧授以深義天明質於印印大駭异蓋所言皆印所未聞者也至年十三乃曰諸佛脩因不惜身命救鴿飼虎我今稍長宜行苦行至夜分潛往屍陀林群屍滿地血肉淋漓豺狼嘷吼風露

凄凄辯止林中達旦無患毎欲命文殊日持五字呪禱曰願大聖加被得如實智救濟有情十六歲剃染登東大寺戒壇受具足律儀寺有聖詮者善賢首教辯昕夕請益殆得其旨又從然闍稟兩部密法遂止高山寺大唱賢首之宗戶部尚書長房公聞之曰弟子頃讀金獅子章未明厥旨願爲詮釋辯乃撰光顯抄二卷授之嘗曰末法比丘聽學者多證道者寡實大患也因入北峯窟脩習禪定依華嚴大義撰坐禪次第并入解脫義二卷常脩佛眼明妃法夜經行下堂外則見西方有群猪背負五大星光明煥爛投東而過又夢明妃告曰明日授汝般若理趣分翌午壇上有誦理趣之音其音微妙辯命筆記之又脩不動法忽見道場變成寶苑奇花妙香旛幢羅網種種莊嚴又有寶鈴右遶辯身梵僧二十餘人手執香爐歌唄讚歎一日刵耳供佛眼其血灑像壇及供器迄今不變是夜夢梵僧謂曰三世諸佛悉以身肉布施了今其庶幾乎或讀華嚴至如來在他化天宮天莊嚴具忽然現前又見文殊大士乘金毛獅子現空

中光明赫奕間或有疾夢梵僧飲以香羹即愈官至
四年正月十五夜對彌勒像入觀口放白光移皆出
定告門人曰吾行期近矣至十九早廣說修學之法
然後舉聲唱慈氏聖號遂右脇微笑而逝壽六十
系曰大凡佛法流行世間皆如來金口懸記終不斷
滅若當微替必有大乘器間出而扶之如孔子之後
而出孟軻也此方賢首教法當永安季由門庭弗振
遐上人袒肩荷負俾其教重興於世屹若中流砥柱
予謂賢首之出上人實孔門之出孟軻也上人之道

大者固不待言即其小者亦非人之所能及也一日
在殿中脩供忽呼侍僧曰有虫墮水速救之僧開門
果有小蜂浮于水一日又曰竹林中有鳥被鷹困宜
往視之僧入林果如所言是皆三昧中境界如梵僧
熟睡聞警號而醒豈世間粗心者所能知哉

延暦寺貞覺傳

釋貞覺納言藤敦忠之第四子也官至武衛康保四
年出家從師受兩部密法及無量壽儀軌修之不廢
一日有異鳥呼曰歸去來歸去來即向西飛去覺知
淨土緣熟即以平昔所修善根悉回向西方於是安
詳而逝壽未詳

恩融法師傳静安

法師名恩融有高行常持觀自在菩薩多羅尼一行
僧得疾垂死融咒水灑其面遂蘇了適有一鬼長三
尺許捉我行至近州湖其鬼漸大湖水僅及其膝頭
與比良山齊聞師誦咒灑水成大雨淋北頂其鬼漸
小甚驚懼尋將我歸故醒耳又釋静安從西大寺常
勝公學法相居比良山誦十二佛名經禮拜修懺其
聲上聞帝闕並及諸州帝異之勅賜僧官承和五年
奏此懺法行於禁中以締國祚云

光明寺良忠傳

釋良忠字然阿姓藤石州人母伴氏夢一貴女授以
明鏡有孕生而識度明敏其志弗群十一歲聞三智
法師譚往生要集忻慕淨土十三從雲州信進公受
業一昔誦八十行進异之忠好學弗倦博究經典十
六歲剃染受具常誦法華夢感不動明王十八閲州
大聖竹林寺記悲喜交集專修淨業又値聞信阿闍

台教從客叡源朝二公傳秘法至於佛心禪宗法相三論華嚴律等妙旨莫不探討貞永初寓多陀寺一志念佛嘉禎二年聞聖光道化往謁問曰天台蓮宗報土爲同爲別光曰入門雖殊到家則一居二年慧解濬發不待師授光喜得人三年秋還鄉名揚遐迩後經歷諸州二十九年廣說淨土住相陽悟眞寺著安樂集記宗要鈔群疑論記等五十餘卷弘安十年七月初六日端坐念佛而化道俗俱見紫雲靉靆天樂嘹空异香盈室享世壽八十有九坐七十四夏茶毘有舍利衆彩燦爛見聞莫不嘆異焉

大報恩寺義空傳

釋義空自號求法出羽州藤氏太守秀衡之孫也父忠明母某氏嘗禱藥師佛夢吞日輪而誕自幼聰敏有大志願爲僧嘗必建梵刹以報四恩年甫志學参大德月輪於相陽執童子役十九薙髮納戒但不知何宗可歸乃禱於鶴岡八幡祠乞神指教至第七夜夢僧示以大法東漸云云既覺而喜但不知其所謂或有諭曰大法東漸在法華玄義卷首據所尊者作台教賦空領之尋登台山謁澄憲和尚學教觀深得其旨兼眞秘密瑜伽窮研倶舍學既成憶本所願欲創寺弘台密倶舍三宗乃詣右清水北野諸廟以乞陰相尋得千本之地即今大報恩寺也先立一小堂奉世尊像及十大弟子貞應二年將建大堂苦無大木嘗有尼崎富翁名淨金夢一金色白眉僧告曰我現在洛北造寺汝所藏大木當與我富翁許諾僧即以印識之既覺而印文粲然富翁大駭乃造報恩而物色之果見與作而所夢僧乃堂中迦葉尊者也富翁大喜即以大木施之不日工竣嘉禎元年月敕命弘三宗遂成名刹云空於是造北天王像脩至百日忽得佛舍利五粒乃如法供養者千日而添舍利或放异光或騰虛空或旋盤上或住水心而神變不測四衆見聞無不嘆爲希有而增敬奠焉空禀性弘毅嚴於梵行善能說法有所問辨輒決擇無滯識法神童常現形爲侍衞仁治二年四月晦日忽無疾安詳而逝壽未考

系曰人乃三才之一卓立天地間孰不可爲聖爲賢

特慮無志願耳使有志願則何事不成古云釋迦彌
勒初無所長只是個能立志願底凡夫耳今觀空公
信古人實不我欺空自出家求大法建立梵刹弘宗
度人以至爲千秋刱立之祖亦無他唯一志願而已
爲其後者得不躍然思齊乎予與今寺主洞僧正友
善嘗過報恩見空公手澤猶在而聲名不泯寔罕非
流芳千載也與哉

中川寺範明梨傳

釋實範姓藤氏諫議大夫顯實之子也以出俗投興

福寺學相宗白駒匪食其場黃金翅俄翔其海面又
登醍醐稟密法於嚴覺公先一日覺夢青龍出庭池
躍入水而因囑諸徒曰今日必有受法人至若等當
汛埽以待果範至大悅乃竭誠而授焉又就横川明
賢公習台教既博諸宗而嘆律門弗振極意披尋乃
曰戒貫師師授受我雖勤究奈無師授何一筇學至
招提寺蓋唐鑑眞律師弘戒之場也以錫覓遍淨水
于中川寄後以爲好相明日至招提見殿宇荒廢緇
徒寥落一殘僧耕于田範問眞公影堂何在僧指其

處範曰奈何無比丘那僧曰我雖不肖襲僧總四分
戒本來範大喜遂就影堂乞爲授受尋歸中川寺開
律堂有志緇侶翕然來歸自是戒法復興於世初範
在忍辱山因採芒至中川見境物奇勝乃由官建伽
藍號曰成身院後移居於光明山終焉嘗述大經要
義七卷貞慶法師甚稱之

洛陽春朝法師傳 永助

法師名春朝不詳氏族具慈慧性平居專持法華而
音韻和雅如奏笙簧悅可人意嘗見牢中罪人輙盡

然傷心曰此等造罪之徒罹此王法必必含恨將來
益增苦果以何法故令種佛因乃發誓曰我當以大
方便七返入獄令彼得聞妙經發起埒已佯徃官家
爲盜被捕付獄有皇子知之者下令於廷尉曰僧春
朝善人也不可加刑朝既入獄則誦法華罪人聞之
合掌垂淚其夜廷尉夢白象繫獄無數者天下臨大
理卿夢普賢菩薩捧盆飯至獄門或問所由答曰爲
救僧春朝大理卿乃驚告廷尉釋放如是出入至五
六度廷尉曰朝之罪狀非止一二今既准輕當刑其

二足免再犯可也獄吏追朝往北野將行刑朝舉聲誦法華其音哀婉官吏感泣捨去是夜廷尉又夢天童告曰朝上人爲救囚徒七返入獄是菩薩大悲方便也其可以常情議之耶朝後終於北野往往有聞誦經之音後有異僧收其遺骼而去又釋永助者甲州人也止豆州脩禪寺暮年限一期脩淨業期終積薪自焚其煙上騰成紫色雲盤旋於頂州人悲戀弗已

系曰昔人有言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必欲此生親證敢言勞乎如上諸公以是故皆不辭勞苦以至捨身今人不禮幾拜佛誦幾卷經便嘆修行勞苦欲成菩提遠之遠矣

三井寺睿効傳

釋睿効未詳何許人早入三井學教法鋭志進脩聞石間寺觀音最靈感往彼約三年轉法華三千部每夜課三千拜回此勝因願生安養期滿登西南大樹上投身而下有神接置他所不損一毛如是三度皆被神接聞至朝廷爲之稱美授以僧官焉

系曰三井効公如是課經如是禮佛如是志願以至登樹投身益忻厭之極故也夷夫口談淨土而心戀娑婆者遠矣雖然修淨業人學其課經可也學其禮佛可也學其志願可也不必學其投身若修淨業必取其投身則蓮社無噍類矣請思之

和州三輪常觀傳 性蓮法師

釋常觀不詳其姓氏止和州三輪縣脩密教有慈行嘗詣吉野神祠路逢群兒相對而哭詢其故曰我新喪母父外出未歸莫知所措耳觀念我今將往神祠神最忌人之穢今宜濟人爲急且止其行乃爲殯斂瘞於近野瘞畢將反忽身殭不能動因自念曰我雖犯穢然與神約詣不見遣不可後也念已身愈既至吉野憩一樹下尚有疑不敢進神輒附巫人作舞而出曰吾待久矣來何暮邪師行慈濟我何忌焉觀乃感泣而歸又性蓮法師者性至孝母死負骨塟於高野益欲紹弘法大師之德以資冥靈也路經熱田神廟恐神忌穢宿於廟側其夜廟主夢神官告曰神有尊客煩君設一食詰且謁觀延其齋觀告以網

事窮王口我受神托知不忘也其孝感如此

玖河三井寺齊遠傳

釋齊遠周州人住玖河郡三井寺其地益大悲菩薩靈場也遠誦法華多載一冬大雪旬餘絕人跡遠忍飢凍誦經不輟俄有野鹿斃於庭因烹食之雪後里人相訪疑已死矣見灶下有火烟起揭鍋視之皆柏葉遠以實告里人嘆曰吾不知大悲神力至此遠近聞知莫不起信焉

吉野廣恩傳

釋廣恩居吉野精勤持法華暮年得重病左右勸食肉不聽勸之至再因市生魚八尾藏於櫃一俗士見而疑之問侍子曰何物侍子紿之曰妙法華經也士啓視之果然侍子因向恩述其事恩感激不勝竟卻之俗士聞得知為道力所感願為檀護永息猜疑之心矣

系曰法華經中王也隨喜功德尚不可思議況專持乎遠恩二公無他業但專持此經俱感靈應一烹鹿而化為柏葉一市魚而變作梵章其法力至此夫或持而不專而希望感應是猶求夜光于蚌腹可哂也夫

大安寺蓮藏法師傳 法嚴

法師名蓮藏居大安寺持法華遷雲州住菴有同寺僧名法嚴者與藏相去不遠亦菴居持華嚴歷二十載常患食不給忽有神人送供嚴悅一日語神云昱日可送二分我欲餉藏師神諾凌晨詔藏曰斯菴午有齋當共享藏至待至晡烏有及藏歸神乃至嚴呵云來何暮神曰今日藏師在此虛空上下梵釋四王大威德神圍遶充滿我不得近非來暮也嚴乃輟捧神供詣藏叙謝云

系曰華嚴大藏一經具無量門非法華能勝而昧者見藏公威神踰于法嚴便謂華嚴不及法華其所不及者特持經之人爾非在經也吾恐持華嚴者惑故表而出之

華王院覺海傳

釋覺海字南證對馬人嘗登高野山遊亦義學通悟天發長解精絕任華王院恢張講席有法性道範等

皆稱義龍皆出其門建保五年補檢校行業多异常祈弘法大師知七生事先是山中魔事熾盛動擾行者妨礙善事海乃欲調伏以護教法一日兩腋忽生羽翮蹴翻門扉凌空而去時年八十有二實貞應二年八月十七日也山中迄今往往有見者云

寄性院法性傳

釋法性不詳其氏族生緣正智院明任之神足也神府獨朗慧辯快利博究經典洞明宗要嘗建法性院闡揚大教時彥莫不挹其風猷任治中大傳法院罹舞馬之變至保延以來一百餘年傳法輪下與金剛峯衆素不相能故疑其所為訴於朝廷被謫于遠島者二十餘人而性預焉此皆山中有龜毛訴之說益為無實事也寛元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坐化于謫處性平素嘗語全法道範等曰二十一日乃鼻祖大師入定之日我他后亦當以此日而逝至是聞者莫不嗟異山中有能中興大教者凡八員號為八傑性居其首滅後屢顯神异昔人咸欽其遺烈後改法性院為寄性院山外為兩門而寄性為一門之首云

正智院道範傳

釋道範泉州船尾人不詳其氏族儀容傲岸心地爽亮年甫十四就明任落髮為沙彌志行精勤道業蚤成建仁二年八月受法叔兼澄和尚之囑住寳光院厥后於經筵寢食俱忘嘗從華王院覺海公諮叩奧旨又從仁和寺守覺法親王及禪林寺靜遍僧都研覈宗義供瑜疏記啓發幽賾人稱於宗猷皆占正智院專秉道柄仁治四年春坐傳法院事寘于讚州州司愼問勤至待以師禮不加羈禁由是得遊南海之名區所至賦詠寫志總讚州有善通寺者乃弘法大師降誕之所故正殿號誕生院範寓之宏啓講筵誘廸四衆凡七年如一日於是南人靡然嚮風迄今猶稱其遺德建長元年夏逢赦歸本山再住寳光院四年夏患疽而觀誦不弛五月二十二日恬然而化閱世六十九年坐若干夏平常撰述有遍明鈔祕鈔寳鑰註二教手鏡等凡七十餘部二百餘卷外有秘記四十餘條皆學者所為關楗也範亦當時八傑之一時自造壽像在寳光院每遇諱日必集衆講法於

像前一日問者有詞理屈自造私語妄稱傳和尚之釋皆像勃然出聲曰吾無此語台會聞之駭然其威靈至此問者輙大愧而退山中至今傳爲口實無不欽敬焉

大樂院信日傳

釋信日紀州名草郡神宮人父曰冠者大鳥氏與正菩薩之外甥也幼依櫻池院惠深和尚祝髮十九隨大樂院賢雄公禀釋摩訶衍論二十一受傳法灌頂於其師是年往南京西大寺受具足戒於[illegible]律部

尋精究律藏篇聚開遮之法無不洞曉二十五住大樂院講大日經疏及釋摩訶衍論神解入妙超邁輻湊莫不欽尚德治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奄然而寂所造鈔記若干卷爲世所重日亦八傑之一也

寶性院宥快傳

釋宥快世姓藤氏洛陽人父羽林次將實光公母某氏天禀聰敏機悟絕倫幼登金剛峯入寶性院信弘公之室習三密瑜伽受兩部秘奧精心義學議論之場重席之手也涉獵經論章疏及道獻(?)諸蘊奧於是

聲光振曜於朝野應安七年承弘公之命董寶性院時年三十建大法幢四方學子蟻聚每就龍樹之論無畏之疏弘法大師之義章開拆其文理糾紛義路窒塞處斐然成章者凡五百餘條無隱不探無幽不燭義學之法由此興焉永和三年講與雅僧正於安祥寺洛叩入唐惠運僧都一流之淵源僧正喜其器宇傾藏付與故安祥之正統而歸寶性至綿綿續焰于今日者由快也永和上皇敬其識博行峻每寵遇優渥至德中詔入宮中修秘法特賜御製和歌一首

快即應製奉和皆入傳以爲榮悉曇之學前來罕有能習者快探賾述鈔但有未愜意處一夕有女人靚妝美貌挑燈而入身着天衣瓔珞冠珮珊珊快怪而問曰此山開闢以來禁女人若何爲至此邪荅曰我是此山神丹生津姬也感師之精勤故來慰勞耳快輙肅恭曰善哉希有我於悉曇有未決處幸蒙指授乃舉疑處神一一剖拆已快復問曰既稱明神何暗之有而用提燈耶曰我無昏暗以師之能挑法燈而示其標相耳因詠和歌遂失所在應永二十三年七

月十七日手結契印誦神呪如定而化報齡七十有二坐若干夏生平述作有數百卷盛行于世三百年來學徒無不遵爲龜鑑焉

無量壽院長覺傳

釋長覺羽州人也不詳其氏族少登高野山歷遊碩師淵匠之門有聲於岧月資稟穎悟英辯縱横而人咸推之嘗就鎌倉役與公宛西院流之奧旨席不洞徹任無量壽院建金剛幢爲一門之管轄應永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安詳而寂閱世七十有一僧臘

若干生平所撰述之書甚多其懿德高行可與快師抗衡云

東國高僧傳

卷第十 正傳二十七人 附見六人

東國高僧傳卷第十

支那國嗣祖沙門性潡　高泉　撰

京兆泉涌寺大興國師傳

國師諱俊芿，其號曰不可棄，肥後州飽田郡人，姓藤氏。初生，其母棄於樹下，經三日夜，絶食而不惡。其姊見而異之，懷歸付母乳養。四歲依池邊寺珍曉公學佛。曉即芿之舅氏也。七歲讀儒書，即能暗誦。十四學顯密教，精進越倫。十八得度為大僧。明年於太宰府觀音寺受具足戒。一日喟然嘆曰：三學之中惟戒為地，若不精持，豈成佛之儀範邪。乃勤行梵行，具發出西關，往來南北二京，扣諸名宿大小戒律，編聚開遮，不能無疑。將遊中夏，謂諸徒曰：我欲他方求法，若不勉勵，豈堪傳授。今赴百日為期，與諸弟子晝夜鍊磨可也。乃著一禪杖，輪番警策，與期滿而神益壯。建久十年，率秀賀二子航海入宋，當寧宗慶元五年也。遊歷兩浙名利，登天台，度石梁，禮五百應眞。延寓寶洛禪要，徹堂家慈聽禪師於徑山。明年在還四明，依景福寺如菴了宏律師，習律部三載，所有開遮持犯，泮然冰釋。

嘉泰二年，遊台州，禮智者大師塔，居佛隴大慈寺。聞僧稱秀州華亭縣北峰印公道興，超席下八載，天台教觀洞徹根源。印老會中，芿為絶出者也。嘗華亭有章氏子卧病三年，求印保安。印曰：日本僧芿智行具足，我猶不逮，汝當求之。章氏哀懇切至，芿為修不動使者法，期一七日。至第四日，壇上燭滅。芿白印。印曰：密壇之法，壇上燭滅，所願不遂。印曰：章氏懇切可愍，大悲厭不勝德，再為盡誠。芿不得已，至心冥禱。至第七日，其子病起。合家忻幸。印問芿云：章氏之子無恙乎。芿曰：定業難免，以本尊大悲之力，可回十八旬後。二月，其子果殂。又有周氏妻，懷胎時雖產，殆危篤，端產已皆不育。不幸復懷孕，經三載未誕。聞芿法力，懇請救護。芿為建藥師道場。第七夜，其妻夢一童子曰：我是汝之夙仇也，欲斷汝命者久矣。逢東方芿法師解我怨對，令我超升。從今已往，不復與汝為仇耳。覺後胎止，所苦即除。舉家嘆異。其妻乃發大信心，以絲繡阿彌陀佛觀音勢至像，凡三年而就，以祈其德。芿在印老會中有光於印者多矣。印常對衆稱其

故公卿大夫多從其遊若史丞相錢相公欒衆政楊
中良等最爲信嚮臨安府有菩提律院住持遷化大
衆會議當請一大德之師補其位皆律衆議曰不用
他求日本芿法師足充其選會稽瑞律師畫芿頂相
賛曰稽首天人大導師家住海東大宰府秋中片月
爲師肝雪後諸峰作眉宇來杭一萬里慈航歸降七
十州法雨斯何人也斯何人日本傳律第一祖又超
果院善明公遣手帖其畧曰日本芿法師戒行道德
華亭上庶尊敬如佛祈禱持呪驅惡攘災皆有靈應

益古之聖僧之儔乎其推重如此又山陰名士朴翁
爲南山靈芝二像請四明樓鑰述賛以贈益樓公爲
當世文宗也有正大師者開化寺尼衆主也見芿貌
類應眞以禪月大師所画十八尊者像以遺芿善悉
曇依梵僧以梵書示衆衆無知者芿曰之曰是乞盂
孟語也衆乃以盂奉之梵僧大喜以爲逢知音乃以
貝葉亦布貽之嘉定四年返明州理歸棹乃從船改
元辛未歲也得佛舍利三顆律宗經書三百二十七
卷天台章疏七百一十六卷華嚴章疏一百七十五

卷至於儒書雜集無慮二千餘卷榮西禪師聞芿得法
遠歸迎接入京慰問勤至二年移崇福寺應三年肥
州刺史平公請入相州皆武州副元帥從芿受菩薩
戒嘉祿元年於洛東泉涌寺建重閣講堂開講席儀
法兩如昔台律二宗指泉涌爲中興云元曆上皇欽
其德詔於賀陽宮受菩薩大戒至於妃嬪公卿歛戒
香者指不勝屈有貞慶法師者相宗之領袖也常嘆
律幢頹委自抱事鈔取決於芿芿一一開導若披雲
而見日也肥州官吏泰氏女死乞爲說戒其母泣曰

此女嘗師爲說戒法蓋其素願未畢有何法力得蘇
生旹令其知情否芿爲課密法翌日女回生父母問
其狀女曰我自覺詣法師灌頂之宅聞法歡喜忽如
夢醒實不知已死父母嘆幸無量大相國道家藤公
與芿厚善芿著佛法宗旨論念佛三昧方法坐禪事
儀各一卷三千義備檢二卷以示嘉祿三年春示疾
相國駕臨問安捨讃州二郁莊以充僧粮閏三月七
日集衆自起燒香苦口告誡大衆嗚咽乃云法界一
念法界之空二念法界謂之假念界融絶謂之中絶念

了當超佛地至初八夜書偈曰生來作[illegible]
一出打併寂然無客書畢向佛合掌乃右脇而逝在
菩提位中歷四十四夏示人間壽相六十二年賜號
大興正法國師雅乎厥德英矜賦性恬澹不事浮華
所有施利皆充營構弘法持律精察於此又多外學
善篆墨在宋孝宗皇帝勅書如意輪咒秀州嵩公
錢公參等皆薦其書至於求碑銘乞讚者日接迹不絕
云

系曰祐師道德出於天性已具在前季其操志純行
越漠求法又人之所難所最重者法眼圓明化權不[illegible]
振不忝為一國之師若消災除患起死回生以至乎
文章翰墨蓋師之餘事也予恨生也去師已三百餘
載猶幸與師之子孫友善常登其門瞻其像儼若法
身常在旦刹幢光麗僧衆戢戢屢為聖皇所重予輒
嘆曰古人有言有十世之德者必有十世子孫保之
有百世之德者必有百世子孫保之今於祐師驗之
耳

如法寺藥連傳 玄海 尋祐

釋藥連信州人有二男一女厥處俗如在獄即脫白
居如意寺誦彌陀經課佛一日謂二子曰我明日當
去世至午不可開戶及曉聞音樂鳴于堂中至午后
視之已全身脫去矣又與州小松寺釋玄海苦春年脫
白日課法華及大佛頂咒一旨夢遊西方有寶樹樓
閣及七寶池一聖僧示之曰此安養邊地也卻後三
季迎汝至期奄然而卒又釋尋祐河內人住泉州松
尾山寺性慈好施每印佛與人常念彌陀以某年正
月朔日歸寂皆有光明映山嶽里人疑為失火及入
山乃知祐歸寂咸嘆異焉

戒光寺曇照律師傳

律師名曇照一名淨業字法忍未詳其氏族十五出
家受滿分戒習天台止觀兼學三密秘教痛念戒法
弗振特往中華顯孝寺重受律學謁理宗皇帝奏對
詳明帝悅賜忍律法師之號及歸當安貞二年朝廷
欽其德為創伽藍擇地未決一昔照夢九洛之南有
處崖丈六青蓮花光照十方無量聖衆前後圍繞覺
後迹之果獲古壞奏聞勅就其地鼎建功竣安世尊

丈六之像以應瑞夢扁曰戒光自書厥後法門之廢興逮至東方律學復起于斯皆矣天福初再遊中華歷諸寺聖迹多得佛像梵夾而歸就筑前大宰府造律院號爲西林講律弘法嘗事如意輪觀音靈應非一四衆皈仰雖先哲亦有所不及焉後於洛之東山亦創律寺曰東林爲戒光寺之子院令上首弟子淨因公住持照遂休靜室專脩念佛三昧臨終觀念不移端坐而化實正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也或云正嘉二季未知孰是享世壽七十有三古德傳照是如意

輪化身內秘菩薩行外現聲聞形云

系曰法門三學以戒爲首因戒生定因定發慧苟戒根不固定慧曰何而生三學既廢要復人身尚不可得何況希望離生死邪照公痛惜於此不懼辛勤萬里雖此是求非見解正力量弘深豈易致是哉寔菩薩之應身也

南都西大寺睿尊傳

釋[illegible]幼多英敏夙負异操但願出塵蓋獅子不遊於兔逕鳳皇不棲於荊棘也甫十一歲禮賢公於醍醐山十七落髮學密乘常痛鑑眞律師之後律學陵微以嘉禎二季與全志四人依大乘三聚通受法自誓受戒自爾居南都西大寺盛行戒法故黑白男女求受者多由是七衆皆備顧尊師實此方中興律學之師也文應上皇聞其德詔授菩薩大戒至於后妃公侯皆得預聞焉尊內持密教外興律宗旁濟唯識以故德聲四布門弟子振振受密灌者七十餘人稟戒法者數萬人置放生池於諸州凡一千三百五十餘所其餘行業種種未可計數而周知也正應三季

八月二十五日滅度于當寺壽九十賜謚興正菩薩

系曰佛制弟子依戒而住戒是解脫之本若不住戒無由得定定水既竭慧苗不發此則入道尚不可保何況離生死乎尊師痛切於此實欲自利利他也嗚乎戒法之難行也久矣大唐自南山靈芝二師而下則落落如晨星此方自鑑眞律師始行此法大則道忠明祐實範俊芿諸師而已至尊師乃傑然而出囬既倒之瀾挽已墜之風非肉身大士能之乎先皇賜謚爲菩薩豈苟然哉

光泉寺忍性傳

釋忍性出和州磯城伴氏年十一投信貴山沙門求食同留七歲去登東大寺戒壇從興正菩薩受篇聚之學念東海道未有弘戒之人乃詣常州淸涼院開律學學者萃至弘長初入相陽平元帥欽其道擧創光泉寺以延之武州刺史某亦建寺號極樂命性爲其長大唱毘尼東方之人莫不望風而靡唱道之餘猶勸於興福募衆造丈六文殊今般若寺之像是也嘗集伽摩羅疾人萬餘給其食授以八關齋戒有癩者手足攣屈不能行乞性憫之曉則負之至市暮負歸否如是數載雖風雨不輟聞豐聰太子有四院號施藥療病悲田敬田甚慕焉乃隨處立療病悲田之院於二十年間療者四萬六千八百人副帥時宗公義其所爲捨土州大忍莊充其費後奉勅爲天王寺主務以傳餘益悲敬二院嘉元元年七月示疾而化壽八十七生平所造伽藍八十三所佛塔二十座大藏經一十四藏諸州河橋一百八十九條

永岡寺如導律師傳

律師諱如導字見蓮其號曰無人姓藤原氏伯州刺史之子也生而弗凡氣貌雄偉方妙齡肯限千日爲期每日跣足詣北野天滿大自在廟乞神加護則稍滿見天童出現授以松葉告之曰汝持去培植六十餘州導歸與全學僧陳其事僧曰噫子幸矣得非向後能羅穫一切群生之兆與尋投智恩院薙髮十九歲遊行過大井川慨然曰此界穢土也此身穢器也無刹那可樂不如速捨身土求生淨處乃抱石投水覺足下有物擎出導盡力跳下亦不能沒乃泣歸丈室徹夜不寐去遊關西寓安樂寺猛練三載至筑後州安養寺禀沙彌律居七禩歸京師雅慕洞山宜律師之德常曰我當從事本又依東山泉涌寺凡凡和尚受滿分戒又依良智律師鑽仰八年凡律部所有經論疏鈔研究無遺兼傳天台則頓大戒智公嘆曰不圖垂老得此律虎後至悲田院依明玄長老禀密乘入壇灌頂蠲其底蘊久之爲道于金臺寺修念佛三昧脇不沾席者數稔甦開講于信之善光寺一歷[illegible]柄則四衆雲從若滿慈之重來也垂老還京師

居承國寺。皆至天龍。詣夢窗國師。先是已解久滅教
外之旨。國師印之曰。教外無禪。禪外無教。如汝所見
我復何言。因茲遊方之士。往往有嚮風者。乃立接待
院以安之。既而歸本願寺。爲衆說法。四十八日。戶外
之履常滿。至無所容者。雖他方化緣。皆至於北野觀
音寺取滅。實延文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也。世壽七十
四。僧臘四十八。導平昔住院一十餘所。創建起廢一
十五所。又憐女人罪結。激厚立尼寺數十處。弟子若
干人。而黑白男女聞法服誠者。又不知其幾矣

系曰。導公方少。皆便能鍊行感神。現身令培道樹。以
蔭天下。雖精于律。兼通禪教。且能孝親以死。釋氏無
親之論。世出世間。皆可以取法歟。謂异域無人

三井寺證空傳

釋證空。事三井智興法師。甚謹。興有病。治術皆有
膳部郎中安公。异人也。究陰陽之術。權生死之柄。諸
弟子乞保於安。安曰。法師病不起耳。然我有符咒。若
能捨身者。可代之。空曰。爲法捨身。大士之常事也。況
代師死。死何悲乎。但我有老母在。遂與母訣其事。母

曰。我衰老命在旦暮。望汝送死。今若此。我何倚賴。然
汝爲法代師。諒不遺我於地下也。得不從志。與空歸
房。安氏行符咒。其師立愈。空遂病。正病苦中似夢非
夢。見不動明王告曰。汝既代師取死。我獨不能代汝
耶。空起。禮像熟視。其像似有病態。而目有淚痕。空尋
愈。都人傳以爲奇云

系曰。老坡云。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爲糞土。至人
反是。余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存。豈不
然哉。空公爲師故捨身如糞土。而卒不壞。坡言果可

信。不論空。固不待言。其母亦可謂賢矣

石山寺妙尊傳　珍蓮

釋妙尊。居近州石山寺。嗣法華。有年偶赴波州中途
得病。貸一馬入洛。憩祇園寺之側。一男子見其馬。作
色曰。此我所畜。奈何盜去。即繫之於柱。恣意鞭撻。其
夜寺中耆宿數輩同夢。普賢大士遭人執撲。天明互
相檢察。會大衆解其縛。[illegible]其男子忽被賊射死。皆
人皆謂辱僧之報。又釋珍蓮。奧州人。出三井。尊法師
門。常持法華不倦。一日自奧至京。路逢火災。風疾烟

亂迷不知向進懼無所措但誦經不絶口須臾火滅

熊野雲淨法師傳

法師名雲淨好靜謐寓熊野山素持法華偈到志州海岸之地愛其境止一石洞其上多大樹溪流潺湲峰巒削峙甚適所懷一昝腥風驟至毒霧逼身見一大蟒張口而向淨攝念誦經琅琅不輟蟒即垂頭拑口而聽已而蟒旋洪雨盆傾良久即止一朝服人拜於洞下曰我是本洞之主不幸受此醜形啖食人畜已及數萬矣今聞妙經罪惡殄滅適來滂沱非雨乃我聞法滅罪所感之淚也自此已往不復爲惡耳言訖即隱淨後不知所終

房州信誓法師傳

法師諱信誓族姓高氏學密教兼誦法華其父爲房州刺史誓有至性偶誦經熟睡夢普賢菩薩勉之曰旹不可失宜勤讀誦誓自此彌篤一日與二親俱病寢病夢五鬼使逼赴冥途一鬼曰誓持經人不可將去遂釋視其親已長往矣乃悲泣誦經禱之曰使我無親用我何爲願憑法力救我父母誦至一晝夜於困夢中見法華經從空而下其背有字云孝子誦經還父母命既覺見二親欠申而起

系日世人二親在堂背走他鄉不肯少念者有之未聞有既往之親尚欲求生而卒成其願者誓之孝上通於天矣

道照法師傳

法師諱道照持法華每冬寒值饑凍者必給以衣食遇夏輒裸露入水飼蛭虫或入山施蚊蚋久之蟲毒侵膚身腫尚忍苦誦經夢聖僧讚曰善哉沙門憐愍有情慈悲室深忍辱衣厚遂以手摩其腫處所苦即除

那智山應照傳

釋應照居那智山誦法華慕藥王之行斷鹽穀哺松葉將欲焚身一日著紙衣執香爐加趺薪上面向西方勸請諸佛作是願言我以心獻妙法華經頂獻上方無量諸佛足獻下方一切慈尊乃至胸背左右兩脅供養四方一切善逝其餘五藏六腑奉與五智如來六道衆生以此善根回向無上佛果菩提語訖引

次熱三密結印誦經至炳燃上騰而經聲不亂烟氣盤旋郁如沈檀無數异鳥翺翔和鳴遐邇見聞嘆未曾有

中性院賴瑜傳

釋賴瑜字俊音紀州那賀郡豪族源氏子狀貌奇偉目有重瞳英敏越倫自幼習世典每夜燃脂繼晷但苦昏睡俄夢一僧教以印咒加持兩眼第不識其名城南有玄心闍黎者知其不凡乞爲弟子剃髮納戒習兩部瑜伽大法及受胎藏界悲生眼印明始知夢中所受即此密印也瑜喜於法有緣乃精勤弗懈遂籍名于高野大傳法院從事義學慧解密發無能及者進具之後皆謁道悟闍黎究教藏微旨建長初學三論華嚴於東大寺習瑜伽唯識於興福自是聲華日起受衆請談釋摩訶衍論于戒壇院麈柄一麾如全釗峽聽者悅服康元初謁仁和授廣澤之法水正嘉初登高野著十住心論衍並即身義顯得鈔方就緒遣僧講閱論之日更須作文殊疏由是述秘鍵鈔二卷蓋秘鍵是顯文殊三摩地故也文應初寓木幡觀音院受秘密口訣于中觀上人及質諸宗章疏之疑蒙受其支灌頂皆醍醐報恩院有僧正憲深者三寶院之高弟也名重一時瑜慕其德竟造焉一面契合遂錄名于醍醐因從深公受十八契印口訣又受金剛界大法胎藏界大法乃以所聞叢鈔數種深公覽之嘆賞不已一日寓木幡之南院作大乘義首卷及八識義鈔以著述勞神自覺善忘願憂之一夕夢人示以手印曰每持此則不忘也既而果然瑜每欲求佛舍利及吉祥天像乃就醍醐山房修駄都秘法久之皆得喜不自勝文永四年受請住中性院厥後凡所住處皆名曰中性弘安三年於高野中性院道場隨實勝法印受傳法灌頂於後夜皆蒙第二重印可三年受第三重許可秘印自是凡法中所有秘奧密訣等罄盡無餘矣有聖雲親王者欽其德迎瑜於覺洞院稟其支灌頂及重重印可諸密旨等瑜嘗作阿字秘釋兩卷甫就一夜夢見文殊大士因問滅後齊機以何爲要大士曰可如爾所作臨終秘訣曰未審指何書耶曰臨終至要不過阿字秘釋言訖凌空

傳云瑜自少事文殊多感應凡所往處必以畫像
隨身一日文殊現於瑜伽壇上非所謂海會現前者
歟正應元秊遷傳法密嚴二基於根嶺未及締構乃
暫寓於神宮寺西僧坊而行傳法大會是實根來寺
行大會之權輿也永仁五年於根山中性院聚諸流
次第秘記等參考經軌撰秘鈔問答十六卷學子傳
之爲瑜伽一宗之鴻寶云六年造雲鑰論義卅成十
二月十六日於大神宮寺肇行竪義以爲永式嘉元
元秊十一月遘疾自知旹至囑後事至明秊正月朔

日忽起趺坐結無量壽印晏然而化閲世壽七十九
秊坐若干夏生平所著疏鈔行于世者凡一百餘種
四百五十餘卷天文初有旨追贈僧正

系曰瑜師福智雙足才德兼脩又樂游學好著述所
造疏鈔無慮百餘種古今學子爭寶之予皆未之考
但所作阿字秘釋爲滿祈菩薩所印可則其知見玄
義必契諸佛聖旨矣猗歟偉哉

清淨金剛院良殷傳

釋良殷字定俊不知何許人也稟性英敏甫十五歲
學法于瑜公凡十五秊如一日三十登三摩耶戒壇
入兩部漫荼羅自是不舍晝夜學顯密教且才富學
洽尤善筆札而性耐勞苦甘淡薄兼有濟勝具徃往
游歷名山聖蹟以廣其胸襟焉聲名旣著爲衆所推
許皆繼瑜公爲學頭旣而補權律師元弘三秊任少
僧都一日無病臥於室中心住正受手結秘印溘然
委息見聞靡不稱异旹延元元秊九月初五日也俗
壽七十三僧臘五十又九

迎接院順繼傳

釋順繼字勝圓不詳其姓氏學海汪洋名與四起爲
昔人所尚嘉元初中性瑜公寢疾召繼諭之曰吾宗
欲製勸劣向勝不退門科注未及命筆今年老此疾
必不起矣顧子之器不凡幸成吾志庶後之竪義者
無復遺憾子其勉之繼敬諾明年春瑜唱滅秋九月
注成盛行於世逮爲學頭大輔宗教其所著述法事
文章甚富至今猶傳焉

淨學院證賢傳

釋證賢字向阿俗姓源氏武田安藝守曾綱子也官

至光祿卿後入園城寺剃度善講演有聲於當無何謁禮阿上人學淨業在洛陽淨華院竊嘗疑曰今世修淨業者异論瓜裂法然上人立敎豈至是乎一夜宿眞如堂感彌陀釋迦化爲二僧爲說蓮宗奧義又詣嵯峨淸凉寺重感勝相於是宿滯氷釋因錄其所聞爲書號歸命本願鈔及西要鈔等凡三部盛傳于世又記法然聖光以來授受之旨授其徒玄心題曰往生至要訣賢善和歌俱載在新選千載集貞和元季六月初二日示寂閲世八十三季坐若干夏

蓮華院賴豪傳

釋賴豪字行心不知何許人出蓮華院實尊法師之門自少參中性瑜公學顯密法入其壼奧慧芒英發博辯弘大實法海之長鯨也每當法戰之皆而智刃辯鋒如雷揮電掃無能敵者元德二季尊公順世豪補其席嘗爲學頭之選后不測其終

中性院聖憲傳

釋聖憲字定林泉州某氏子自幼穎達有邁倫之志去參僧都實俊於彌勒院侍鉼錫而頭角嶄然爲衆所屬曰既長隨中性增喜公受法喜甚器許甚擢之秘蘊又出入順繼賴豪二老之門益窺壼奧既而兼研鑽諸宗章疏至洞徹無疑乃已喜公審其學成德立命掌中性院務一衆重之推爲學頭憲晚年慮法門中論題過多初學者皆望洋而退遂撰定大疏百條論草爲十卷使學者易知而爲法成人之心至此至今人猶頌之蓋其德不可忘也又記自證說法十八段論草一卷又口誦釋論百條論草令左右筆記亦成十卷今密機下用爲手鏡云先是正平中卧疾有大徹禪師來訊候因問觀阿字法憲乃援筆書阿字觀一篇詳明痛切如寶鏡當室萬象莫能逃矣自旹厥後人爭傳之以爲修行秘訣焉憲弘法既久不欲在世乃於明德三季五月三十日泊然而逝如入禪定閲世八十有六僧臘若干

系曰觀法精微非久修熟錬者難得其妙按結網集憲公所著阿字觀法辭簡理明言見諦故古今學子爭修之而得其眞實受用者多矣憲公之德孰能忘邪

持法法師傳 持金

法師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名字專持妙法華因以爲號有持金剛者亦自稱持金與之隣居俱乎里許往身甚窮有自然齋食無煩分衛而法食不給常掌盆於市金嫌其行業不優縱心於法嘲之欲笑而持金者忽二三日無供甚餒訝因夢一老僧示之曰汝雖誦經未得法利彼持法比丘憐汝令羅刹女送出生飯與汝奈何生憍慢邪金乃大愧投法悔罪焉

興州蓮法師傳 法勝

法師名法蓮興州人受業於興福寺后歸鄉持法華同鄉有光勝者業最勝王經與之友善語蓮云兄當捨所習持最勝經何也此經於一切經中最爲第一故名最勝王是以朝廷建御會必講論此經護持國家一人所崇萬民所仰理趣深妙感應迅疾非他可比也蓮曰一佛所說何典不貴況我久持不忍遽捨勝見其不從姑止之一日謂曰我等各有齋田今春不須下種當以經威力能令穀實自然豐稔若不能者願改所習蓮曰諾乃各持經發誓至夏日勝之田不苗秀及而蓮之田一無所有至秋孟俄産一瓜蔓蔓遍地而一三日乃老乃實其大如瓶剖之無籽滿而視之純是白粲隨取隨生於是先供經王次施諸利勝乃嘆服之

淨嚴院隆堯傳

釋隆堯江州人姓慧利甫九齡即上天台學內外典頗究三諦十如之旨忽思念佛乃捷徑法門遂精修淨土應永十一年詣石山寺祈冥應感觀音現夢示教故所求成就尋就本郡婆谷誅茅以居專修一行三昧道俗尊崇寶德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安詳而化享世壽八十一坐七十三夏所著有念佛安心大要盛行於世云

傳燈寺了譽傳

釋聖冏字了譽世姓源氏常州人父義清官至太守母某氏常憂無嗣禱於岳瀬神感瑞夢而生爲人聰睿岐嶷而有光彩甫五歲父卒于戰場母攜之入山八歲依神山常福寺了實公出家兄日目所過記憶不忘甫甚益稱爲法器未幾涉獵內外典籍嘗謁蓮

勝師學淨土教勝指見相陽定慧公先一夜[illegible]
午有受法人是曼殊應身也慧乃命門弟子須待果
問至慧大悅悉以秘蹟付之問記其所聞述口決鈔
偈頌鄉諷舅氏祐存公受密旨又禀台教於眞源公
問禪要於月菴天命二禪師洞及桃相並俱舍三宗
等之要總二州之請後應賓公命主常福因避亂
隱彌陀山有尚弟聖聽住武江增上寺請留供養應
永二十二年問營一利號傳通院住六年一日有疾
澡浴著淨衣書辭世偈曰放行把住滿八十年即今

端的識不識日輝東嶽月西天擲筆合掌誦佛而寂
實應永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也壽如偈臘六十
五所著教門文集甚富弟子恒傳其語焉

竹林寺顯意傳

釋顯意始名詮慧姓平氏薩州島津人甫二歲父先
出家母携之投肥州原山聖達法師爲童子達見其
聰敏加意誨誘及剃落受戒之後赴上都依仲山信
上人學淨土宗得其奧信即西山證空法師之高弟
也爾後寓住筏山釋迦院竹林寺兩利弘淨土教繇

是義解之名獨步朝野自謂善導大師所定疏自古
講者固多然各陳臆見妙義弗顯於是著古今楷定
記三十六卷嘗與顯空法師論三心之義乃述問答
鈔一卷嘉元二年五月十九日念佛安詳而寂有祥
異馥室之瑞春秋六十七僧臘若干生平著述甚富
學者傳之

槇尾山明忍律師傳

釋明忍字俊正出京兆中原氏大外記康綱九世孫
少內記康雄次子也生于天正丙子四年天姿特異

敏悟越倫甫七齡從高雄晉海公學內外典有一日
千里之勢未四旬即任少內記而紹其家每於殿上
聞衆官聯句賦詩公輒構藻涣翰不遺隻字旹人皆
以神童稱之又能持家族紀增其所未逮志學之後
乃少外記兼右少史朝中皆榮之而公不以爲意以
其嘗聆海師之訓志在出世視世間榮名峻秩特旅
中半炊之夢耳常登高雄輒留連於山雲水石間而
忘其返慶長四年竟就高雄海師圓頂相旹年二十
有四矣稟瑜伽密行不少懈明年開十八道修四度

加行慨律幢久仆未有能扶之者乃曰大小乘三學之首戒既廢定與慧何自而生哉遂奮興律之志徑往南都見古聖遺教事事紬繹不翅飢渴之嗜飲食也但以未得人開導不能無凝滯焉因與仝志僧慧雲詆西大寺仝秉戒法寺有僧友尊者亦有弘律之志以此寺蓋賜諡興正菩薩弘法之場雖已久廢尚有多聞宿學能說開遮持犯之法公與二友從而習之所有凝滯渙然氷釋既而仝陟高山寺求好相自誓受戒專願止作隨行欲追景範之跡再竪律幢也

因與慧雲仝講行事鈔幾及周歲其餘律部諸書無不涉覧而洞貫焉於是重興槇尾與西大寺高珍公大闡律學久之嘆曰吾雖自誓受戒尚未得師授爲之奈何乃攜六物抵對馬島將欲南遊尋師不果遂栖焉島數年風飡露宿備嘗百苦而志益堅每手錄經律要文以備考證其精勤如此俄而罹疾經久弗愈自知不起乃作書以遺其師且囑犍稚唱佛號廓然於是怡然而逝實慶長十五年六月初七日也閱世三十有五坐若干夏

貞宗院圓空傳 如圓

釋立信號圓空未詳其姓氏十五出家師事西山善惠公學淨業二十餘年如一日慇解大經遍修諸作就洛南州山椒貞宗院弘其法緇白歸崇者多矣在於若治上皇亦敬其德嘗詔請問法信奏對稱旨皇情大悅敕建佛殿山門經藏等又構般舟堂令修念佛三昧給以僧糧而皇太后亦皈之丞相久我公亦助齋糧三百碩其爲至人所重爲若此耶信常與衆

講經座下聽者無不悅服所出弟子皆一時碩德若如圓道教明戒信一法善等至於台宗妙觀院僧正顧公亦入其室且博學多識嘗撰觀經疏記十卷傳於世中年任往生遣迎二院後遷京兆誓願寺大暢其道四衆皈之如水赴壑惟恐後爲林下歸本院一心念佛不舍晝夜弘安七年四月十八日端坐唱佛而化皆有瑞雲覆其室經久不滅見者嘆異享人間壽相七十二年在菩提位中五十八夏又稱貞空號如圓左京大夫信實猶子也出信公之門受其遺命

住州山能護二刹名聞遐邇四衆歸仰大有光於教
門也以某年中入寂春秋六十有八僧臘若干
系曰狀桑學淨業者頗多而名弗顯至吾水源公倡
衆稱佛蓮宗始大興於世州山信公乃源公諸孫也
不墜家聲德譽播於寰宇上自王公宰輔下至士庶
無不欽仰至於名利願師負笈而從者亦繩繩弗絕
若圓公者亦緇林之翹楚也親稟其學而繼其裘
大有光于教門也奈未得其全傳不能無遺憾焉州
山距佛國不遠纔隔一小嶺于常主院與住持龍空
及慈空二公道話見其僧儀整肅殿宇壯麗晨鐘夕
梵倶不失常可謂有乃祖之風矣於乎盛哉

增上寺酉譽傳

釋聖聰字酉譽俗姓千波氏卅歲離塵初學密教後
遇常福冏公鍼芥相投學淨業爲採薪汲役弗辭勞
倦冏憐其志述二藏義併略頌授之聰嘗就武江創
增上寺宏其教四方雨笠雲包至者憧憧弗絕遂成
法席後於應永二十四年七月十八日順寂壽未詳
平生著述有阿彌陀經註記大彌陀經註記略陀經
抄等若干卷學者傳焉
系曰凡爲一代刱始遺跡千秋流芳爲古者其人必
博大秀傑與庸流異三十年前甞錫武江嘗遊増上
寺觀其儀容飛樓涌殿吐月吞風複道連階堆金抹
綵無弗絳闕清都下視人世也且有大元戊爲作金
湯大弘其教從上古無若而人安得遺跡流芳一至
於是哉

東睿山慈眼大師傳

大師諱天海慈眼其謚號也姓三浦氏奧州高田鄕
人初父母無嗣禱月天子一夜其母夢吞奇光而娠
方九月降誕自幼不茹葷或強啗之則吐父母陰异
之十一歲投本邑舜興公祝髮納戒學顯密二教越
三季負笈至宇都宮謁皇舜僧正舜聞其言論音聲
嘹喨如扣鐘磬甚器重之天文年中從實全公學天
台教次入關與又學俱舍性相於園城尋實公後到
新川善昌寺聽首楞嚴甲州刺史信玄公延台家諸
師論議無慮三千指而海爲講主言辭雄壯旨趣深
究如決懸水滔滔弗絕衆嘆服其智辯天縱至此豈

可嘗乎自是名揚朝野玄公喜其師大秀傑益重之后歸郷參大寧禪師發明別傳之旨又從長樂春豪天寧善恕二老受灌頂法復及洞宗書得其奥云天正末年郷族盛重公守常州河内招住不動院文祿二年夏大旱民方殿屎集諸利碩師行法至彌月不應於是屈海祭之昔有神女投以五鈷杵海瞻禱作法忽見一白蛇浮水面良久而入既而黑雲四起雷電交作大注膏雨率土充洽群民大悅盛重公妻逢産難甚危乞其救援海為祈之感明王現身遂分娩

慶長四年住仙波喜多院遷宗光寺講法華國王東照君欽其德命主天台之南光皆招至駿府以國王獨信淨土法門弗聞台教海集衆為論台宗要旨言詞精妙國王信入恨相見之晚慶長上皇皆詔問法要海奏對詳明龍顏大悅詔擢為僧正住輦下毘沙門堂親洒宸翰以賜衆皆榮之融後又入駿府國王昕夕請益發明妙旨而海為印證焉明年國主於仙波星野山自為矩矱重興喜多院命董之捨稅五百石永充香積又承命居日光山有終焉之志元和初

上皇受其付囑賜御衣燕尾等府皇太后於台山下為創法勝寺國王寢疾遺命營葬於久能山至三載可遷日光其後嗣君大相國秀忠公與海及群臣奉遺命迎靈骨入日光大啟法會海為演法皆有三千五百衆共轉法華忽聞靈禽鳴於會所其音如呼佛法僧俗名三寶鳥海曰我祖傳教大師初上天台皆聞此鳥其道大弘今復鳴之必有徵矣因勸相國大赦天下八月上皇崩就般舟三昧院薦作佛事海蒞焉相國又為皇考於紅葉山建廟請海說法會上皆

大祥國忌延衆僧於大內修法華懺者七日詔海為主行皇帝佛僧行道海一夜夢一异人衣冠莊麗容儀端嚴來告之曰自傳教大師寂後我待師數百年矣海問曰公為誰耶曰我是桓武帝也既覺見桓武帝舊廟建九層之塔九年皇太后請受戒法並圓頂相寬永二年相國關東睿山請海為開山第一世相國之子大將軍家光公滌疾甚革諸醫皆拱手於是請海救護遂愈皆天台寺宇頹廢海白大將軍重新修葺未幾金碧輝煌交映於山谷鐘磬之聲上徹乎

天厥功詎不偉與一日謂儒者林道春曰汝效宋儒履屣排佛不知法門廣大上窮空界下徹地輪汝之見猶如以手埋河用管窺天安加誇毀眞所謂桀犬吠堯也汝雖讀儒書口談五常而自忤其親道國皆知汝爲不孝豈非自欺欺人邪汝既得罪名教入道尚且不成豈稱儒乎春聞之面如土色不能加答大將軍嘗請益天台玄旨默有所悟海領之十六年重建長樂寺又改日光木塔爲石其塔頂石在赤那婆山峯巖崎嶇石大難移海運心禱之石即能動大將

軍未有嗣子甚憂海爲禱於慈慧大師并東照君廟一夜席上忽得經文云便生福德智慧之男海大喜果生嗣君大將軍爲構別墅招之以安其老又便於質省問道也海乃以傳教大師所傳唐道邃行滿二法師要旨筆記付將軍以表授受之意秋七月示微疾衆欲禱之海不許曾大將軍及紀州主賴宣水州駕問候親奉湯藥其敬愛如此海自知不起遂書遺語五則皆囑爲法門解喩仁慈救世也大將軍特命畫工操幽繪其貌相以備瞻禮一日問唯識論及午

默然具威儀觀想誦經忽見文殊比丘身海輒稽顙知昔節已至訓徒畢端坐合爪而逝實寬永二十年十月初二日也留四日容貌紅潤如生皆有紫雲天花之瑞見者感嘆門弟子奉全身葬於大黑山大將軍令太守源正綱監護賜巾贈其緇白弟子不可勝計大將軍爲建影堂於日光東睿台山二處又捨腴田若干以充香燈之供焉

系曰海公母初無子因禱月天子感瑞夢而生在襁褓即不茹葷物脫塵於童眞之歲慧華秀發紫月光匹博及內外典籍至於得道傳教大建法幢澤及天下名揚湖海上自王公大人以及皁素莫不傾慨向化者以其道尊德博非它所及也且春秋甚高雖未詳紀以年曆考之將百有餘歲矣可豈乘願而來與

按此編無慮三百餘人皆教門碩德已蒐輯纂矣忽江東東睿山寄乃祖海公傳來請補入予不欲遺其言輒命筆錄之實寄所之遺珍也

東國　高僧傳卷之十

梓高僧傳成志喜

國中自昔多僧賢或在京阿或道場德重靈宗伏虎

姓名高往往動侯王夜途爲作代明炬霧海還成濟

渡航今假文辭修作史千秋萬古足流芳

京兆白衣弟子英木氏方淑發心刻此

東國高僧傳十卷伏願入入熏知見之香各

各登聖賢之位高張教綱大扇玄風陰翊

皇綱普資物類吉祥如意者

貞享五戊辰季古月吉旦　弟子方淑謹識

釋道契　著　大内青巒　校

續日本高僧傳

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東京鴻盟社刻本

據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

東京鴻盟社刻本影印

竺道契撰
大内青巒校

續日本高僧傳

鴻盟社印行

續日本高僧傳序

美作之爲州。山陰山陽之極宗。而中國清淑之氣鍾焉。山水瓌奇而雄厚。有泉山之秀。錦川之潔。人生其間。得氣之正者。剛健爽直。徽之中世。有法然寂室二大師。爾後妙立石窓等。相繼輩出。然而世道漸下。今不復見有其人也。蘇子云。深山大澤。龍亾而虎逝。吾且見狐狸之晝遊。而鰍鱔之群舞也。雖然陰極陽

生。物理固然。然則又安知無龍虎之拔于狐狸鰍鱔之中而起乎。竺道契師。以豪傑之資。拔起于此地。法德高當代。學識通古今。倘所謂得氣之正者非邪。其所著續日本高僧傳。行文雄奇。近古碩德。網羅靡遺。使讀者感奮興起。非得氣之正者。其誰能至此。予知此書之一出。狐狸鰍鱔之晝遊而群舞者。遁逃畏避。不復留其蹤跡。而使山之秀者益秀。水之

潔者愈潔。豈不快哉。近同志者胥議。將上梓以問于世。請序于予。予與師有舊誼。不可辭。遂序。

大講義畠山照南謹撰

照南

續日本高僧傳總目

美作　圓通沙門　釋道契　撰
東京　藹藹居士　大內靑巒　校

卷第四

淨慧二之三

卷第五

淨禪三之一

卷第六

淨禪三之二

卷第七

淨禪三之三

卷第八

淨禪三之四

卷第十一

感進六之一

續日本高僧傳　目錄　十三　鴻盟社

續日本高僧傳　目錄　十四　鴻盟社

續日本高僧傳援引書目

日本洞上聯燈錄　續洞上諸祖傳
獨菴獨語　重續洞上諸祖傳
月舟和尚遺錄　靈潭和尚語錄
雲門即道和尚語錄　即心和尚始末記
般若心經注解　大宗正統禪師塔銘
瑞林集　眞察大僧正傳
祐天尊者行狀　泉谷瓦礫集
妙立和尚行業記　禪龍和尚行業記
梅天禪師語錄　顯道和上行業記

豐山傳通記　扶桑往生全傳
念佛神力傳　豫州直道感瑞往生傳
無能和尚行業記　淨土本朝高僧傳
雲説和尚別行念佛利益傳　眞言礦石集
西溟餘稿　鐵眼禪師遺錄
雜華集　盤桂禪師行業記
斷戒體章　瑞光隱之和尚年譜
法岸和尚行業記　潮音和尚年譜
義山和尚行業記　桃水和尚傳贊
學信和尚行業記　獨妙禪師年譜
永福面山和尚廣錄　別傳禪師語錄
先民傳　角虎圓通錄
玄門和尚年譜　高林一枝錄
野雲隨筆　運敞僧正行業記
近世畸人傳　慈雲和上畧傳
賣茶翁詩偈　德本上人行業記
北窗瑣談　檗宗譜畧
勢州緇素往生驗記　厭求上人行狀記
武溪集　忍澂和尚行業記
栗棘蓬　洸雲集

靈空和尚年譜　興聖梅峰和尚年譜
華頂禪師語錄　聞證和上行業記
珂然和尚行業畧傳　淨嚴和上行狀記
愛日樓文集　近世叢語
密宗血脈鈔　芝林集
新撰往生傳　長泉普寂大和上行狀記
貞極上人畧傳　天倫和尚語錄
淨土考原錄　天童剩語
黑業油薪　深艸慈空和尚行實
蒲菴稿　結網集

以八上人行狀記　待定法師忍行念佛傳
艸山集　損翁和尚行業記
禪林甋瓦　三教論衡
菴居全集　龍門夜話
佛國曆象編　重興大佛殿讚頌集
正直和尚行業記　荊棘叢談
多福三和尚傳　竺源禪師偈頌

凡例

一國朝本朝係朝廷之稱矣。師蠻謬題本朝高僧傳。予雖續于蠻史改題續日本高僧傳。做日本書紀續日本書紀之例也。

一吾大日本。有國無州。雖然古今沿習稱和州城州。是亦從舊稱矣。

一洛陽本異邦東都之稱也。吾國　皇都稱平安城。古人附會異邦。漫稱洛陽。由來有洛東洛西之稱。傳習已久。牢不可革。不獲已而稱洛東洛西矣。

一蠻史據舊例立十科。今傳雖續之。就中缺淨忍遠遊讀誦三科。蓋之專門人故也。

一蠻史立法本科。錄于肇開經法之人。予亦立法本科。攝于法流一派開創之人。其意同焉。

一蠻史十科之尾。每附總論。今傳不作總論。以續篇故也。

一予居白雲深處。素乏藏書。且不暇遠遊。故搜索不徧。諸師行狀碑文。隨得采錄焉。但知其名而未詳其行實者數十人。期向來出于重續傳矣。

慶應三年十一月

釋道契識

續日本高僧傳卷第一

美作　圓通沙門　釋道契　撰

東京　藹藹居士　大内青巒　校

法本一之一

○比叡山安樂院沙門慈山傳

釋慈山、字妙立、號唯忍子、俗姓和田氏、美作人也。母夢天人入懷有娠。幼願出家、父母鍾愛不許。十七歲遂投城州花山寺雷峰禪師剃染。磨礱道業、昏曉無倦。未幾忽忘心境、得大機用。直嘗許可。既自以爲大悟徹底、因飄然漫遊四方矣。寛文四年、嘗構茅廬於江州坂本、俯仰山水以自放焉。八年、叔父某在大坂爲醫業。見其放曠、因激勵之、而勸閱大藏經。自是奮然往東山泉涌寺閱大藏經。三更寒暑、未半、便大悔悟、而誓爲比丘兼濟自他。閱藏後、一日欲適槇尾山受戒。途中遇于槇阜智本律師、咨問所疑。不決、旦見内著白衣、怏怏不悅、徑直還于坂本。斷然興起、依瓔珞羯磨自誓受具。更立一誓。有情身分雖一絲不纏身、雖微塵不入喉。時其徒見光雲覆庵上。實寛文十二年三月三日也。當時受戒皆用瑜伽羯磨、以是世人多以自設、町畦爲譏。乃作雪謗詩序、其局見於是、再閱四律五論、兼精究南山靈芝疏記。平生講遺教、彌陀、金剛經、莊嚴及原人論等、勸化道俗。

四衆受淨戒、課佛號者、不可勝記。初於藏中讀台宗三大部、始知教觀大備。故潛心於天台四明之學、卒徹性具妙旨、深得法華涅槃楞嚴經意、而識禪門極則猶爲天台別意。更宗天台。還衣拂於雷峰。時年三十六也。明年春、傳祕密灌頂次叡山義道等。請其證明、受梵網十重禁戒。梶井法親王盛胤一見敬服、自是山徒華局解得正信者夥矣。本邦台教中古廢替、而近世特甚。學者妄傳三重玄旨、以爲究竟佛祖眞教、反謂方便假說。故山中諸惡論者見山遵奉佛制、唱教觀正旨、謗爲小乘比丘、泥亂大乘。放逐之延寶六年正月初六、乃去坂本、流寓山城攝津之間。後應梶井法親王請、止於小野艸舍。數遊魚山、講相宗八要等。嘗喜得天台南山兩三大部、賦詩曰、具三戒、戒非小、歸一乘、乘是圓。解得涅槃俱急意、工夫精進勵殘年。八年、鎭照居士構庵於洛東、迎之。天和二年、因瞻母病、結夏於攝州小松休世庵。夏竟歸洛東、乃作自敘一篇云、幼苦人世短、常悲歲序徂。趨庭寧俗想、入寺作禪徒。解慕馬師秀、行欽船子殊。忽忘機境了、祇與杖鞋俱。說話自茲淡、威儀緣底拘。要同雲裏鹿、期等霧中梟。一旦蒙朋諫、多年究聖謨。升簾鷲峰月、落几鶴林珠。初識闇時兎、不如明處株。興懷禁絲葦、發誓護衣盂。方入宣公域、更遊智者郛。設房隣北嶺、披帙對東湖。教眼彌昭余、文心益豁乎。六塵輕白雪、三觀熾紅爐。持號天將曉、課經日又晡。豈思遭

讒害、俄去、背招呼、野雨衫片、倍村燈錫影孤、每離泣慈母數病、傍頑夫當此澆風盛末、看信手扶何時捐執受直得侍金軀、貞享三年春、修法華三昧三七日、乃言滿夕感靈夢、戒根清淨無疑、是歲、遊化丹波、掛錫於神尾山、見其堂宇頹毀、稍爲經理、居月餘而歸、四年春、琉球沙門禪味、航海求法、聞山道譽來謁、初拜頭頂、氣蒸徧身、汗流、退而燃臂香、人問其由、曰吾在本國誓於三寶、到日本見善知識、燃臂香以供焉、今見和尚甚服道德、故恭酬所願、遂留問心要、受菩薩戒、元祿元年、三井學徒來聽妙宗鈔、聖護院法親王道祐、受指要鈔等、三年春正月、母死、謝絕人事、專勤禮誦、祈其冥福、內纏哀情、外加苦節、因染疾、鍼藥

無效、六月下旬危篤、七月朔、謂其徒曰、卽心念佛、一心三觀、是吾住處、汝等留思於此、且暮遇我也、我死勿憂焉、其夜在彌陀像前、合掌念佛、既畢唱云、中道卽法界、法界卽止觀、止觀卽刹那、刹那者何、南無阿彌陀佛、然則念佛外無止觀、止觀外無念佛、能所情所取、法界智所照、侍者曰、此是臨終用心乎、山曰、吾無平生臨終之異。遠近諸弟子、馳至拜別、一一垂訓語、氣如平生、三日夜、溘然而逝、壽五十四、僧臘若干、門徒葬全身於北白川、爾後未幾、上足光謙、開法于叡岳安樂院、因改葬樹石浮圖、崇爲開山第一祖矣、山居洛東、凡九年、授戒講經、歲無虛日、天性強記、一夏悉背法華、常誦法華梵網等、佛號祕咒、常課甚多、其所撰述、圓頓章句解、十重俗詮、三千有門頌大義、野山艸集、並行于世、弟子大僧二人、沙彌男女十二人、道俗受菩薩戒者、不遑枚舉矣、

贊云、叡岳法運中古陵遲、邪說暴行、玉泉正流、渴盡無餘、山公識見卓絕、從禪入教、扶宗爲任、抑三重玄旨邪說、揚三千性具正理、戒乘俱急、宗風一變、可稱末世護法大士也、方今海內唱台教者、無有一人而不蒙其餘澤者、展矣五百年必出閒世偉人、造化之妙、得而難思議焉、

○常州祇園寺沙門興儔傳

釋興儔、字心越、一號東皐、明杭州金華府蔣氏子、母陳氏、崇禎

己卯八月廿八日生、投吳門報恩寺、禮俗叔歛石公薙染、初依覺浪、康熙戊申、參翠微濶堂、居二載、堂問狗子話、儔將啓口、堂一喝、如此者七八次、他日又入室、堂喝出平生疑碍氷釋、堂印證付偈曰、無紋印子量虛空、印破虛空繼祖風、吾門種草常垂秀、東傳耀後示千鴻、時年三十三也、會明清移鼎、隱西湖永福寺、有明僧澄一、住崎陽興福寺、聞儔名望、遽攄讓席之心、而儔亦有乘桴之志、因應其請得得東來、我延寶丁巳也、是時有異派僧、嫉儔法化、睨視不敢親近、竟以不測事誣儔、閉之幽室將終其身矣、于時水戶中納言光國源公、學綜儒佛、崇尚信義、聽其厄於奸僧、憤然論奏廟堂、乃脫其難、遣車騎迎來水戶、營

構祇園寺、舊曰天德請爲開山第一世。於是有總寧、丹心、大中、連山、青松、如實、經山、獨庵、龍泰、鰲山、慈德、丹嶺等、爲之左袒、毘贊宗猷也。元祿壬申冬、開堂。雲衲輻湊一千七百人。上堂云、孟冬望且好佳期、正値禪那結制時、二十餘歲陳爛貨、今朝狼籍怕人知、紅爐列焰鎔凡聖、鋏頟銅頭也皺眉、父母未生前面目、須了當莫遲疑、斬新一句須親切、儞是何人佗是誰、擧世尊昔日於靈山會上、拈起青蓮花、惟有飲光尊者破顏微笑、正謂百萬人天罔措、破顏微笑啓宗風、誰知天德重拈出、依舊人天罔措、今日開爐、烹佛烹祖、鍊凡鍛聖也。大家猛著精彩、而多年滯貨陳爛葛藤、拋向東洋大海外、玄微斬新一句、速道速道。元祿九

年秋、示微疾。源公來問候、儔諄諄囑以衛道。公愴然而訣。九月廿九日、辨愚凝齋、召呉雲西堂、付衣偈。晦日、倚椅顧視左右曰、五十有餘年、游生死海中、擺手沒巴鼻、喝一喝坐逝。壽五十七、臘四十七。

賛云、儔公禪餘遊戲翰墨、巧書善画、生動活潑、灑灑落落、謂之文字般若亦可也。淨名所謂文字性離、卽是解脫。儔深徹此理、故別爲墨戲三昧乎。

○加州大乘寺沙門宗胡傳

釋宗胡、字月舟、別號可憩齋。俗姓原田氏。肥前武雄人也。母夢呑日輪有孕。元和戊午四月五日日出時生。幼願出家、投密宗快義法印、執驅烏役、然宿植所感、自慕禪門、更事圓應寺華嶽和尚、剃染。年甫十二也。螢雪無懈。十六遊方、掛錫於常州多寳院。因聞衆中商量云、無心是道、大發疑情、乃以見眞性爲念、打成一片。就已體究。一朝在厠切疑此事、時暴風吹扉忽開、忽合磕然有聲、直下打破從前疑團。乃以所得雖說向人、無辨之者。聞萬安和尚在丹州瑞巖、乃往請益。安知其法器、愍加瑳磨。一日山行之次、失脚倒地、廓然得大無礙。且在衆寮聞沙彌誦證道歌云、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賢聖如電拂、當下大徹、無復餘蘊。有偈云、一口吸盡四大海、無處藏身娑竭龍、洞水逆流流不竭、只有今日契我宗。從此罷參、隨

緣長養。時三十一歲也。明年首衆于幡州雲龍、後見愚溪、透關等諸老、各蒙許可。終從金獅白峰和尚親傳心印矣。嘗寓攝州有馬宅原寺、禪餘吟咏、逍遙自適。有偈云、六白甘閒寄此生、幽棲是處値新正、東君賜與山中曆、掛在梅花枝上明。明曆乙未、周防守板倉某請住三州長圓寺。進院開堂、廣開甘露門、導利四部、諸方指目長圓稱東海法窟。胡佬應接而告退休。有偈云、十年喫飯萬燈峰、坐斷煙雲幾許重、拄杖一朝頭自轉、把將鉢口掛虛空、坎止流行任自然、眞如不變又隨緣、囘頭盡大三千外、時見飛埃過眼前。退于長圓、住大澤龍溪院。僅一年去。爾來不定行止、或留村落、或寓山林。泉南禪德、住吉興禪、請爲開山

祖、寛文十一年、應請于加州大乘、先是本邦洞上宗風凌遲、不震、胡及建法幢、參徒雲集、到處成禪市、胡以扶宗爲己任、勉行永平瑩山清規、於是宗風合古轍、僧問曹洞家風即不問、如何是大乘法要、胡云摩訶般若波羅密、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胡云脚下踏泥龍、僧云眼中無翳空裏無華、胡云莫認奴作郎、僧便喝、胡云果然、示衆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作麼生會、衆中語不契、自代云孤峯迥秀不掛煙蘿、片月横空白雲自異、又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乃頌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四七二三將錯就錯、破鞋破杓破沙盆、明皎皎兮活卓卓、延寶八年付大乘於卍山、自打退鼓、唱偈云、得請應招來意重、了緣終化去身輕

一條柱杖赤骨律、無極清風脚下生、閑棲城州禪定寺、隨緣度人、元祿九年春正月示微疾、五日夜擧淨極光通達之偈爲侍者懇懇垂誨、十日晓天寂然不動、如睡而化、有偈曰、出息入息前步後步、生死去來、箭鋒相拄、無中有路、通是我眞歸處、壽七十九、法臘六十七、塔曰含空、胡賦性朴實、有慈而如春、化有威而如秋霜、流金之暑、袈裟不離身、折膠之寒、雙手不收袖、禪誦先衆、終身無惰容、曾壯年時、陽爲阿那律七日不眠因緣、十日晝夜不臥不眠、雖不嗜文字、偈言絶妙、能書天分、不厭揮洒、恒歎法門流弊、勉整祖綱、嗣其法者、卍山良高・雲山祖道等數人、各布化一方矣、

贊曰、池大則花亦大也、月舟胡公、道德廣范、果然打出卍山良高・雲山祖道諸英、遂中興洞上宗風、其爲法孫者、聯綿于今、於祖宗門下、其功大矣哉、經云、後五百歲般若波羅密流傳東北方、胡公其應懸記出世者歟、

○江戶靈雲寺沙門淨嚴傳

釋淨嚴、字覺彥、俗姓上田氏、河州錦部郡鬼住村人也、父母篤行深信三寶、嚴生而不凡、襁褓之中、當母乳之每、舒右頭指書梵漢字於母胸、凡一切文字、不習自通、年甫四歲、自誦普門品尊勝陀羅尼、又善書阿彌陀觀音地藏等佛號、或請父出家、私稱空經、嫌見女人、不食葷羶、六歲聽碧巖集于桂巖禪師、歸家

覆講、聽者驚歎、慶安元年、登高野山、從悉地院雲雪得度、時年十歲也、亡何雲遊、師事釋迦文院朝遍、受業日新、明曆二年、受灌頂於長快、寛文四年、受安祥寺流祕璽於良意、俱舍唯識雜華法華兼學精研、寛文十年、講即身義、闔山學徒服其妙解、嚴住山二十餘年、折角奪席、十二年春、歸于河內、建如晦庵于觀心寺、講菩提心論理趣經等、延寶元年、自誓受菩薩戒、堅守淨囊、翌年謁仁和寺顯證・孝源二師、禀受西院法流及諸儀軌、又見鐵眼禪師玄機投合、道交特厚矣、四年春二月、建曼荼羅於常樂寺、授受明灌頂於諸弟子、抑受明灌頂、東密一派失其傳五百年于此、嚴撿尋經軌、再興此法、是年夏五月、自誓受具足戒、

於泉州高山寺、六年春、遊于讚州、講經說法、讚州太守源賴重、渴仰戒德、親預教誨、延寶七年、營興教興寺、結冬安居、翌年、應源賴重需、著法華祕畧要鈔十二卷、貞享元年冬十一月、遊化江戶、僑居未幾、學人雲集、講經說法、無有虛日、嘗講法華于谷中多寶院、列衆一千餘人、次講梵網經、受三歸依者六十萬九千人、受光明呪者一萬千百餘人、受菩薩戒者千百三十人、元祿四年秋八月、蒙幕府命、開創靈雲寺、冬十月殿堂落成、入院開法、法雷倍震、十年春二月、授結緣灌頂、入壇者九萬人、水府儒者森尚謙、賀法筵藹然、賦詩云、南天鐵塔覺皇城、芥子開扉此道明、惆悵會昌沙汰濁、讃歎日域法流清、尸羅具足證無漏

灌頂結緣救有情、遍照金剛今何在、那伽定裏見形聲、翌年春三月、講楞嚴經、列衆一千人、嚴比年正月勤修太元帥明王法、鎭護國家、公侯妃嬪、崇敬欽服、十五年夏六月、染微疾、廿七日、頭北面西、右脇而臥、結印寂然逝矣、閱世六十四、坐夏若干、剃度弟子四百三十六人、授灌頂者百六十七人、授菩薩戒者一萬五千餘人、所著有悉曇三密鈔、法華冠註等、亾慮十五部六十卷、梓行于世、諸尊祕訣等三百餘卷、謄寫流傳密林、嚴戒撿堅持、不缺油鉢、無飾衣鉢、不嗜好味、謙讓接人、送迎慇懃、信施隨得、購于經像、修于殿堂、慈悲爲懷、護法爲任、可謂法筵龍象也、

贊曰、眞言祕教、日域傳來、八百餘年、法久而自生弊、其徒誇稱表德玄理、或疎事行、執滯常見、又墮斷見者居多、嚴公夙具靈根、發正知見、遵奉高祖遺訓、戒乘雙練、利益人天、雲行雨施、實澆季傑出、密苑中興大士矣哉、

城州法然院沙門忍澂傳

釋忍澂、字信阿、自號琴翁、俗姓二見氏、江戶人也、正保二年正月八日生、年甫九歲、夙緣萌動、荐願出家、乃依止三緣山直傳、澂天資明敏、強記絕倫、不狎童遊、有老成風、明曆元年、澂年十一、禮傳公剃度、受業日新、宗門章疏、畧通大義、一隱士試問大原問答、澂判文釋義、妙盡聖淨綱要、隱士敬服、時年十三也、萬

治二年、傳公示化、澂哀憐追慕、乃圖其眞、奉事如在時、萬無玄和尚、住淨國寺、大揚化風、澂往依玄公、屢蒙提撕、又從林冏琢席、敎籍、妙解入神、一日慨然曰、昔者宗祖圓光大師、年至十八、辭皇圓闍梨席、隱棲黑谷、開解立行、大興弘法之志、我亦同齡、虛送歲月、慚愧不少、感激頻發、一誓曰、澆季衆生出離要法、唯在念佛一門而已、然世人或諷詠嘉號、如俳歌妓謠、或訛畧六字、招闕支分、過我誓正稱號流弊矣、七年冬十月、負笈遊方、遊相州江島、入于辨才天石窟、一七日間、勇猛精進、出窟飛錫至江州竹生島、剋一百日、稱修練行、翌年四月十五日曉天、心海澄靜、恍然如睡夢、高山巍巍、聳於東方、日出山巓、忽然辨才

天顯現日輪之中威容赫如端嚴微妙時黑雲俄起天像朦朧傍有天童告曰此是業障也言訖寤澂大感歎深自剋責益加精進更期七日絶食作禮練行期滿寓于城州八幡正法寺三更寒暑讀書養心尋見長野釆女究神道要泉州阿弥陀寺含榮請充補處乃振錫往講往生要集聽衆蟻集澂憾世流布藏經訛脱甚多因誓得一善本對校北藏補治漏脱延寶四年冬十月寓泉之浄福寺自誓受八齋戒更發八誓願修別時念佛曰一恭敬西方頃刻不忘二堅持不語隨息念佛三剋定期限須臾不睡四不得刹那念世五欲五萬德洪名愼不訛略六具足願行一心念佛七住見佛想念念相續八所見境界好醜悉

懺乃期約時日常坐不臥行口稱般舟三昧一時感見好相自誓受菩薩戒快圓律師爲之證明又依法照禪師五會法事讚設唱號軌則抑揚折哀聞者發信或侍萬無和尚之次歎息宗弊之甚議修獅子谷祖蹟中興般舟道場乃就土木役延寶九年夏五月殿宇經像全備落成號善氣山法然院開堂接衆講選擇集貴賤四衆列坐法筵於是台密禪律翹楚慈觀戒山香雲隆長慧中實光等皈其教義專心西方法雷大震元祿六年澂年四十九稍倦接衆擢和州西光寺玄阿爲之補席退處于影臨庵道業益勵英名彌高一條從三位熈子大夫人皈服道德屢聞法要太閤近衞基熈公亦招請聞道尾張大納言源光友公遐仰道德致書問道元祿十六年幕府有命陞法然院成官寺仍賜莊田山林永充淨廚徵自至江戶謝恩賜常憲公聞澂名久請聽法要澂乃說法語簡理明公倍信服桂昌大夫人復請聽其所演說信解彌深不幾辭還獅谷澂憐衆生頑嚚難化鐫梓陰隲錄自知錄等流通世間澂與獨湛禪師交義尤厚湛公題別傳纂註曰纂註細看大義影光明祖德又重光乾坤眼窻古今事樹起法門一鐵梁寶永三年春二月撰學者十餘人借建仁寺高麗藏本對校北藏經本亥豕改字增補闕漏至七年夏四月對校圓成自性禪師來訪校場有偈曰人中獅子藏獅谷道伴況將獅子兒特達何曾追澆末健行但識鼂明時

金文晦蝕復增煇玉軸蔽虧終絶疑叔世誰量補天手重昏乍曉仰朝曦於是徵將別撰輯大藏對校錄一百卷適示微恙自知不可起故囑之後昆正德元年十一月十日頭北面西高聲念佛微笑如有所敬側立左手當胸次奄然逝矣世壽六十七法臘五十六時有光明照寢室上京人遙觀紫雲覆獅子谷所著有光明大師別傳纂註吉水遺誓諺論普勸念佛無盡燈錄等若干卷刻板流行

贊曰明袁宏道立斷滅隨圓實隨等以破邪見稠林可謂痛快本邦吉水法流漸濁成弊詑身本願恣行三毒五欲僧儀全缺宜稱之本願隨也澂公深徹祖宗玄微與起持戒念佛眞風聞

五會念佛清規、太獅子吼、於五濁惡世、奮迅之力。魔黨竄伏、其至大漸從事於對校錄、孜孜不懈、大丈夫豈啻死而後休而已哉。生生世世、護法爲任。嗚呼使人感激流涕矣。

尾州西方寺沙門關通傳

釋關通、字無礙、俗姓横井氏、尾州海西郡大成鄕人也。天資聰敏、有大志。年甫六歲、早萠歸佛之念、好遊精舍、聚砂爲塔、禮佛講經、專陽爲沙門所作。遂從郡之專德寺吳峰爲童行、習字受經。峰愛惜其法器、與之西方寺靈徹。徹一見器許、勉加提撕。寶永五年剃度、時年十三也。爾來學業練磨、志氣倍逵大也。通年十六、遊學關東、臨別徹公有送序、曰、小子元敎、今茲寶永辛卯季春、欲遊學于關東也。戴笠負包、既而出門。於是追告之曰、小子受予剃度、提誨有年、羽翮漸成、今將遠翔乎叢林、予一言以餞別。俾汝得終身服膺而有餘者也。夫學也者、非汲汲以務爲名爲利之謂。只是上求菩提、下化衆生、造次于斯、顚沛于斯。此爲菩薩大丈夫之所志也。車服不維、儒尚美焉。況於我釋門哉。汝爲名利之學、勿失人身於袈裟下。苟爲名利之學、不欲他日汝歸見我面也。且身爲傳器、時宜鍼灸保全、務護法專、扶宗是已。嗟乎汝年十有六、予既過五旬。汝啟日予其在土中、幸不死、耄愚何足言行矣。小子勉哉、勿怠矣。通隸三緣山、螢雪孜孜、論席擅名。正德二年、從祐天僧正、稟受五重宗要、及宗戒兩脈。又謁

敬首和上、重受菩薩戒、咨詢律儀。一日閱釋書源空傳、信徹專修念佛宗祖要、心爾來日別稱名三萬聲、研究撰擇及語燈錄。留寓緣山十三年、猶一日。享保八年、歸寧尾張、行越箱根山、自憶生死關頭、用念佛符劵透得、因改元敎、自稱關通。上京拜瞻華頂山祖跡、瓶鉢飄然、分衞爲生、遊曆幾內南海諸州、持念安倍文殊、及春日神祠、斷食七日、懇禱冥助。享保十年、住持勢州長島光岳寺、皈化者夥。又移住西方寺、淨業無廢弛。於是守西眞海等十餘人、二六時中、勇猛精進、除睡接心、別無寢所。英名響遐邇、說法名護屋及三州光明寺、彈斥一念義邪見、褒揚多念義正宗。元文中、改西方寺、爲律院、號圓成律寺。請三州崇福寺義燈比丘、崇爲開祖。燈博學明律、爲衆標準、一定淸規。未幾燈逝。因擢可圓比丘、而繼法席。延享五年、遊化江戶。于時吉澤氏營構獅子吼庵於淺艸、爲之化城。四部蝟集、授圓頓戒、寬保元年、上京寓四條金蓮寺、勸誘道俗、課號剃染者、不可勝記。明和七年春正月、寓于比野轉輪寺、罹微疾、預知死期、顧命諸子、二月朔剃髮、漱口遙望西方、端坐念佛。二日昧旦、右脇而臥、合掌瞻仰、念佛十聲、怡然化矣。閱世七十五、法壽六十三。通護法心厚、講選擇集二十回、皈命本願鈔三十六遍、遊化諸國四十八年、得度僧尼千五百人、受圓戒者三千餘人、誓受課號者千萬餘人、創艸梵刹十六所。所著有燧囊及勸化本義、並行于世。

贊曰、通公美質英敏、而有明師敎誨、豈不成大器耶、古人云、嚴主無憚虜、慈母有敗兒、雖要寛而容誨、必宜嚴矣、徹公明眼克獲導弟子之道、若其化門廣大固雖道德餘光、衆生緣曾有宿植乎、

河內高貴寺沙門飲光傳

釋飲光、字慈雲、自號百不知童子、俗姓上月氏、浪華人也、父安範、播州田野村人、其系自赤松、弱冠移居浪華、光幼年、狀貌不凡、識量豪邁、母桑原氏、深信三寶、河州法樂寺貞紀和上時來其家、垂誨、紀公數見光氣貌、告其母曰、此般若種也、豈使其久沒塵中耶、母即令光許得度、時年十三也、明年秋九月、受如意

輪法、至道塲觀、汗流淋漓、曰、豈料佛道如此甚深、如是廣大矣、爾來激勵勤學、至忘寢食、紀公喜曰、有弟子如是、我復何憂、即授梵字悉曇章、次遊學京師、從伊藤長胤學經史及文辭、未期年聞紀公病、皈侍湯藥、脇不沾席數十日、人感其至孝矣、年十九、遊南都、學顯密敎義、冬、隷于河州野中寺、從秀嵓和尚受沙彌戒、嵓一見器重、告曰、子實千里駒也、善自愛重、勿恃才傲、勿得少爲足、噫吾耄矣、恨不見他日子樹大法幢、及受具支灌頂於嵓和尚、稟祕密儀軌於戒龍、光年二十一、受通受三聚具足戒、自後研究毘尼、探賾討幽、不幾補于師席、一日慨然云、所貴于法者、心也、心倘不明、萬法爲徒設、喩諸積金、不知用者、何異彼瓦礫、我將明吾心、乃以寺附法弟照林、抛擲萬緣、兀坐一室、誓究明心源、足不踰戶限、二閱寒暑、寢有入證、然而不自許、躡履振錫、疾走信州、求證大梅禪師、相見問答、針鉢相契、九旬夏滿、乃歸、然後參請諸師、納鑿不合、復還法樂、鍛鍊精修、一日忽爾如釋重擔、胸中蕩然、萬象森羅、箇箇光耀、三世十方、了了無礙、猶白雲在空中、卷舒自在、爾後自樂所證、怡然如含甘露、不知飢寒、入定連日、長養聖胎也、光年二十七、移住長榮寺、親證覺法覺賢、暨四方有志輩集座下、分衛爲生、因結三周界、定爲僧坊、明年親證登壇受具、用別受羯磨、吾邦過海大師後興正大悲己還、大抵通受自誓得也、雖間有唱別受者、其式不一準、

光有所據、創制規則、爲末世標準、門人親證性靈明敏、堪匡衞正法、一日奮然云、方今正法命如懸絲、苟不急維持、佛日隳地、自今而後、事無大小、一遵奉佛世正軌、莫雜澆末弊儀、光曰、汝志雖可喜、其時未到、不惟無裨于道、反來他謗矣、證云、佛世尚有外道謗法、況今日乎、世雖濁濫、法水未全涸、又幸有二三同志、是時不可失也、光大激其志、即從其言、作爲僧制、法號正法律、大而衆法界之結解、戒之受捨、懺之輕重、安居要期、恣說治擯等、小而心念法衣、鉢坐具、祇支覆肩等、及日用瑣事、遠原律文、近據傳戒相兼義、悉革其弊、正其規則、時有剎嵓紹應二禪師、拳拳服膺、佐光之化門、正法之興、二師頗有力焉、光年三

十、移居有馬楺林寺、恒病唐宋已來袈裟裁製、不順佛制、着法亦失搭肩式、隨意施鉤紐、乃自執筆依經律紀傳、又據古像古圖可爲徵者、廣搜遠索、事理明白、述方服圖儀廣畧二卷、與十卷刺其畧本、流布于世、嘗講南海傳于高野山、而述解纜鈔、講表無表章於堺浦、而著隨文釋、提唱無門關于長慶寺、而撰鑰說、其他大小經論、新舊律藏、或密或顯、無歲不講、光之講書也、擧綱宗會章句、或畧因緣譬喩、直說法要、是以聽者心開意解、忘其疲勞、每誡學徒云、大丈夫兒出家入道、須具佛知見、持佛戒、服佛服、行佛行、躋佛位、切莫傚末世人師所行、須飮淳粹醍醐、莫歠雜水腐乳、光年四十聲華日熾、籍籍遐邇、于時親證覺

法覺賢相繼而逝矣、光歎息云、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今吾失羽翼、嗚呼、我特從吾所好、從是翛然有隱栖志、閑居于生駒峰西瀑布之上、賀鏡禪尼損貲、造雙龍庵、光禪餘日取行願、賁心經、弥陀經、三梵本而讀焉、讀久而漸通其義、愈讀愈精、如有神靈爲之開導者、其蘇漫多底彥多者、皆不假師授、通曉若宿習然、於是召護明法護諦濡等於山房、而口授焉、護明等筆記成七九鈔五卷、刻而布之四方、大成梵學津梁一千卷、折爲七詮也、岩棲谷飮殆將十載、京師四部競來懇請、因應其請、居士某等營搆阿弥陀寺以充寓居、亾何、閩道緇素、搢紳鉅族、蟻聚渴仰、光應機說法、猶一雨潤卉木、因貴人請、說十善法、弟子錄爲

十二局名曰十善法語、齡既八十、稍倦應接、退遷河州高貴寺、其地幽邃閒寂、今法久住地也、因聞幕府、築壇結界、爲正法律一派本山、光又痛近代語神道者、妄爲附會憶說、大傷皇國真風道行、餘暇留意神書、會合衆說、捨短拾長、成一家神道、傳之門人、化導日夥、招請彌切、或授戒京師、又說法浪華、不遑寧居、遊戲翰墨、詩偈文章悉歸第一義、人爭得而珍襲焉、郡山侯欽伏德風、屢請城中、聞道受戒、文化元年甲子、齡八十七、秋八月、覺四大不調、憑門徒請、就醫于京師、雖在病牀、惓惓法門、策勵學徒、辭氣壯勵、凜然不可犯、臘月二十二日中夜、安祥而滅、坐夏六十七、世壽八十七、窆于高貴寺祖堂右、剃度弟子數百人、問

道受戒、就弟子列者、萬有餘人、其他受菩薩戒及印言者、不遑枚擧矣、

贊曰、世之習敎者、不必修禪、參禪者未嘗聞敎、精于顯者、或疎於密、專於密者、多暗于顯、互相是非、或有起邊見取見者、光公識見卓絕、荷擔大法、不拘泥於一宗、該羅顯密禪敎衆美、兼通儒籍、文足以載其道、以是普攝群機、爲一代人天導師、律儀改弊、袈裟復古、護法大功、光前絕後、讀其七九畧鈔等、則七例九韻音義、恍然恰如逾葱嶺遊五天、何其愉快哉、余聽之其門人一雲智幢兩師、光公臨終誦金剛般若、充之最後垂誨焉、余於是知光公機用不尋常、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代設化遍

和般若、灑灑落落、逈出意外、實曠世英傑哉、

江戸一行院沙門德本傳

釋德本、俗姓田伏氏、畠山重忠裔、紀州日高郡志賀谷久志村人也、母鹽崎氏、以寶歷八年六月二十二日生焉、性度質朴、狀貌雄偉、年甫四歲、偶覩隣家兒死、忽觀無常、不賴他誨、口稱念佛、群童遊戲、自座高處、背笠結攝取印、唱弥陀號、陽爲佛像、道芽內萌、無意營世、九歲懇請出家、父母不許、暫爲生計、夙興夜寢、不廢農業、耕田採薪之間、口不絕佛名、或讀一枚起請文、安心徹底、精進彌勵、天明二年、受近事戒於往生寺、是夏晝寢、弥陀佛像步而到枕頭、阿孃見之驚歎、明年夏四月、佛前花瓶化生

蓮華二莖、或覩佛現大身光明赫變、一心專念、勇猛精進、證得念佛三昧、心眼豁開、報土依正、了了現前、內外覺滅、眞心寥廓、領知阿弥陀佛本來已心、十萬億刹在吾胸中、爾來佛身光明常時現前、時年二十六也、四年春、再告慈母、頻請出家、夏六月、從往生寺大圓和尚剃度、翌年寓大瀧川月正寺、日唯食一摶麥、期三十日晝夜無間念佛禮懺、本素願閑棲僻地、行道純一、俄頃出往生寺、孤錫飄然、千手川村民等、搆庵延請、仍寓于茲、苦修練行、七更寒暑、被身一袈裟、不畜餘服、日唯一食、蠶豆少許、昧旦浴河流、禮拜念佛、晝夜四五千回、稱名之外、不雜他言、喉破齒動、龜手皸足、寒風裂膚、道心堅剛、行業不少懈怠矣、寬政三年冬十月、移居荻原、艸廬本出家而後、端坐繩牀、別無寢處、日夜不脫法衣、大小便利之外、不刹生事、未嘗下禪牀、或欲受大戒、期一七日、禱善導大師、期滿机上感得梵網戒經、頂戴披閱、自然通曉文義、五年去荻原、寓于鹽津谷山、漁者樵夫等、渴仰崇信、利益日熾、明年夏四月、觀光上國、拜覽華頂西山比叡古知谷祖迹、秋九月、詣熊野三山、到處布化、隨機垂敎、冬十月、歸寓鹽津、本稚不習文字、不事義學、始得度時、從受業師、僅習弥陀經句讀而已、然念佛三昧、業事成辦、發得自然智、自讀繪詞傳語燈錄等、領解宗要、通達大乘玄理、臨接學人、委說法界一如、事理圓融、一微塵容十法界、一毛端含諸佛刹、妙致不

事臨池、善書弥陀號一枚起請文等、又畫佛像及自肖像、兼刻木像、應接之際、能知他心、見聞不礙數里、是年冬十一月、棲遲天神山、七年秋七月、閑居古城山絕頂、鎖室絕交、專唱佛名、道俗慕化念佛、感見勝瑞、得往生者夥焉、或語弟子某云、我恒聞極樂淨土風樹啼鳥天樂微妙、自然妙法、我已獲音響忍、又曰、沙門是一切衆生良福田也、以修道業、信心檀越、滅已分而施與之、然則雖一薪一艸容易不可費用、以是我誓一日不勤一日不食、故出家已還、未曾一日懈怠矣、寬政十年夏五月、自誓受梵網五十八戒、前方便中見異光、感實華、爾後謁法隆寺敷辨律師、語從前好相、親蒙許可、爾來護持衣鉢座具等、斯須不

離身、是秋八月、應攝州吳田吉田氏請、住吉山草庵、十二年秋九月、紀伊太守源某公欽仰道德、構艸庵於有田山、有命還郷貫、而弘通念佛門、仍歸紀州、導利四部、享和元年冬十月、應攝州勝尾寺闔衆招請、寓松林庵、結緣道俗、星羅雲結、文化十四年、三緣山典海大僧正、數修尺牘、懇請東國化導、因是飛錫關東、僧正隨喜營興一行院、令住此而揚化、公侯士民、群聚歸仰、大開祖宗、示安心起行機要、本語弟子某云、我今生說法、未得自在、五十六億七千萬年後、得為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應廣演分布、弥勒出世、五十六億七千萬年、不離而今現前一念、我常住如來光明中佛境界、而念佛矣、文政元年夏、罹微疾、秋八

月十日、附宗門秘籍於弟子本佛、永訣諸子、遺誡丁寧、潛語弟子某曰、我恒覩淨土依正曼荼羅界會、及臨命終時、囑門人曰、我往生後、有人問我一代行業、汝等應對、德本從四歲時、至六十一歲今日、未曾一日懈怠念佛、相續也、十月六日黎明、告諸子曰、我往生期已切迫、汝等念佛勿怠、本自念佛、端坐机上、及至過午、俄然頭北面西、右脇而臥、高聲念佛、安祥而逝、世壽六十一、法臘若干、窆全身于本院、樹塔於其上、弟子本佛相承其道、補於法席矣、

贊曰、本公出于五濁惡世、在家而證得念佛三昧、得音響忍、利益無窮、豈不久修業菩薩歟、抑聽先輩修練之勵、德風之高、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經云、一切有情、悉有佛性、如來常住、無有變易、吾人亦是不久修業菩薩乎、不可不奮激精修也、

續日本高僧傳卷第一

續日本高僧傳卷第二

美作　圓通沙門　釋道契　撰

東京　藹藹居士　大内青巒　校

淨慧二之一

城州法林寺沙門良定傳

釋良定、字袋中、世姓佐藤氏、岩城菊多郡人、以八上人弟也、母夢向空呑雙蓮華而孕、夫亾後、適他家産、二歲喪母、覆育繼父、神性聰敏、氣貌雄偉、五歲習千字文、明年讀詩書易禮等、平生慘然追憶考妣、頻願出塵、遂如能滿寺、剃頭納戒、一日抖擻始

逢家兄以八、相語同志、掛錫于實泉寺、練磨三學、或上補陀落山、尅一七日、念救世大士、夢薩埵授大藏經、自是心開意解、所有經論、游刄有餘、嘗謁會津圓性法師、學台密蘊奥、又從福島月空、究楞嚴圓覺玄微、次遊南北二京、習性相及儒典、天正十一年、著淨土血脈論、難破鍊虎關以淨土爲寓宗之謬、定於當麻曼陀羅、最究微旨、著白記十三卷、又通悉曇梵漢、莫非天性強記、諳誦傳通記等三五部、曾有遠游志、將渡大明、而抵長崎、有司不許、尋渡琉球、大揭法幢、州民靡然偃于德風、刺史馬黄明深歸道德、創桂林寺、延爲開山祖、慶長十六年歸國、晩淑洛東法林寺、擊大法鼓、接衆無倦、寬永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寓城州飯岡西方寺、端坐念佛、結印而滅、保壽九十六、先是靈巖上人遥見紫雲異光、語其徒曰、袋中師往生必矣、果然明日訃到云、定營建精舍二十餘所、所著有聖財論、私釋琉球神道記五卷、泥洹之道舍利記、隨聞記、選擇傳各一卷、五岳一塊集二卷、聖閣讃二十五卷、曼荼羅記若干卷、並行于世矣、

贊曰、在昔榮西禪師之弟有良祐、強記絶倫、諳誦大藏經、手自謄寫、而今以八上人之弟有良定、又天性強記、諳誦傳通諸部、雖古今時異、禪淨宗別、二俱一臺二妙、實可謂奇焉、抑護法偉人濟世英傑、同志乘願輪而來者乎、

和州忍辱山沙門重慶傳

釋重慶、橘姓、伊賀國伊賀郡人也、稟性質直、柔順温和、幼年薙染、學精密乘、野澤法流、無不研究、住和州忍辱山、後中興于觀音院、住持久之、慶生平勤念佛三昧、兼修阿弥陀式不動護摩、欲修護摩時、自入山伐木、以爲乳木、山神鬼魅、恒來擁護、或將爲障礙、慶以散杖灑鬼頂上、鬼大恐怖、留坐皮而去、慶藏之函中、堅封題天狗箱、其後鬼來屢請之、慶不與、謂鬼曰、我往生極樂後返之、鬼諾而不再請矣、修練功積、拜十一面大悲眞身、靈感甚多焉、慶恒清貧、厨煙毎絶、糞掃禦風、東大寺重祐爲慶之師、祐公付屬法藏大德衲衣、爲法信矣、筑紫人某死而再蘇、詣忍辱山、語慶曰、我死詣安養界、徧覩金殿樓閣、更有金堂之新、

傍人謂我曰、此是南閻浮提、大日本國、和州忍辱山觀音院重慶師金堂也、慶師自今而後三年十月十五日、往生入此金堂、我素生在兜紫日屬蒙慶師化導、法縁甚厚、繇之得入此金堂、為看護人待慶師之來、汝欲入此堂、早皈閻浮、得慶師手印而來、爾後許入此堂、言訖而蘇、以是我詣此山、願賜師手印、慶乃書手印與之、事流遐邇、請手印者不可勝計、三年期至、冬十月、山衆預修法事、助慶之淨業、十五日午時、紙衣上着法服、修弥陀供養法、與大衆同音念佛、寂然而逝、于時聖衆來迎、異香芬馥、紫雲靉靆、瑞華亂墜、實慶長十七年十月望日也、行年六十、慶逝後、門徒等開天狗箱、果然失坐皮、皆謂鬼魅不違約矣、

贊曰、密教有三品悉地、往生淨土是為中品、慶公契此、若其上品、末法萬年、或無機也、告彼空腹高心輩、宜鑑先蹤、足踐實地矣、

紀州智積院沙門日秀傳

釋日秀、字玄紹、不知何許人也、賦性豪爽、有大志、自驅烏年、好學勤苦、義解渙發、超軼夷倫、自少壯所聽一一鈔録、大日經疏釋論等鈔記、積為部帙、學者為珍、傳寫行之、不惑之年、遊南京、兼學華嚴三論倶舍唯識、及精因明論、弘治二年、董智積法席、入院之日、舉示六大法身大義、自後智積妙音兩院、凡新命開法之日、必啓六大法身講席者、自秀始也、三年丁巳、登醍醐山、謁源雅大僧正、探報恩祕賾、秀已為一方法主、而求法志深、僧正特重之、授法流蘊奧、天正五年仲冬十二日、安祥而化、享年八十三、坐夏若干、

贊曰、大道也者、不可究盡、轉究轉深、所以秀公既把法柄、南詢不倦、在焉晩學徒得少為足者、豈無慚愧乎、

紀州妙音院沙門頼玄傳

釋頼玄、字定識、能州人也、得度之後、擔笈於根嶺、謁妙音院玄譽、而侍湯藥、礪義學、譽公甚器重、授諭伽印璽、及大疏釋論奥義、又如南都究性相、精義尤粹、因明每臨論席、三支立量、辯折的當、無敢折之者、比及強歲、手録宗義若干巻、時人傳寫實之、

永祿十年、兼譽公付屬、住妙音院、時年六十二、與日秀公同接學人、妙音院亦號小池坊、故學徒咨叩者、纂集宗要、題智小口訣、為帳中祕籍、天正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入寂、享年七十九、以法付專譽、時合山學侶、或稱誦智積玄宥、或左祖妙音專譽、終分為二部、先此以衆之歸仰者、為法主、故隨所住處、即為龍門、自時厥後、以智積妙音為兩法主、席輪下之衆亦自別也、

贊曰、法相有南寺北寺之差、台宗有寺門山門之別、密家有古義新義之派、新義之中、又有智小之異、葢物熾而自分流派、自然勢也、彼此相破、互相成立、倍盛其道者邪、抑是時四海鼎沸、根嶺亦多屯、僧兵劍双之中、特出玄秀二哲、嗚呼難矣、實是火

中之蓮而已、

江戸增上寺沙門一實傳　感隨

釋一實、字廓山、俗姓源氏、甲州人也、父高坂彈正、素擅英名、實幼而明敏、志操耿介、早厭世塵、年甫十四、剃染甲府蓮社、初參雲譽上人、次謁普光國師、學淨土門、國師優稱其識量、常加提撕、妙解天縱、遂盡一家底蘊、論場折角、一衆畏敬焉、慶長十三年仲冬二十五日、蒙于鈞命、與日蓮宗徒法戰、智刄辯鋒、擊電奔雷、無敢當者、日徒口噤、總墮負處、乃剝師弟六人法衣、添其本寺、券藏之增上寺、元和八年、擢住于增上寺、大開講席、鍛鍊學人、幕府渴仰、侯伯信服、寬永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合掌念佛、安祥而化、報壽五十四、塔于緣山、釋感隨、奥州人也、資性俊利、強記無雙、學達內外、克明音韻、諳記玉篇七軸、一時濟輩、誰名漢玉、感隨嗣法知童、住大光院、次董幡隨院、隨素勇壯多力、嘗皈省舊里、喫十日餐于一囘、著屐携鐵杖、十日晝夜、暫不休止、而到焉、率以爲恒式、途遇草賊、賊徒遥見、竄林間云、

贊曰、佛化起西天、即有對治悉壇、而破邪顯正、由來久之、凡西天五俗、論場墮負處者、截首謝之、吾法不然、唯令剃髮染衣而已、實公剝衣收券、可謂愉快、雖然亦有提婆菩薩先蹤、後學不可不謹也、隨公強記勇猛、亦法中狻者也、

江戸善德寺沙門慈心傳

釋慈心、字殘夢、俗姓北條氏、相州人也、天資明敏、神智過人、幼稚出塵、從覺冏上人、學淨教、稟性強記、嘗諳記椂鈔四十八軸、住淺草善德寺、盛唱淨土門、平居修般舟三昧、屢得靈應、慶安三年四月念日、澡身更衣、端坐念佛而化矣、

江戸靈山寺沙門遊安傳

釋遊安、字廓榮、上野小島新田氏兒也、母砥氏、憂無兒、祈妙見菩薩、感勝應而生焉、學年投春岳和尚剃染、天資穎特、聰明強記、一囘善諳記五十頁、不幾、如南京、研究俱舍唯識、游平安、鍛練華嚴法花、又謁宇津宮氏、究鄒魯學、遂嗣法于智哲上人、貞享三年、住靈山寺、大開講筵、學人蟻集、元祿八年正月十日、念佛坐化、享壽五十、所著有往生要集指麾鈔矣、

贊曰、能仁氏在世時、有阿難之多聞、又有槃特之魯鈍、二俱雖不礙得聖道、非多聞者、不能受持佛之所說也、其鈍根者於化他門或艱矣、然而強記多聞、但賴宿習、如阿難陀、余無間然、雖心安二公、不能奈之何也、悲矣哉、

京都大谷寺沙門智鑑傳

釋智鑑、字玄譽、生于平氏、遠州濱松人也、稟性特異、才機超倫、年甫十三、從知童公薙髮納戒、就嗜經籍、貫通三藏、嘗寓鎌倉建長寺三年、精究碧巖及諸禪籍傳、曹溪道、初住孤峰山、後董華頂山、樹法幢、接海衆、寬文中、奉敕說淨教於紫宸殿、皇

情大悦、時有鐵眼禪師、英名貴當時、眼久聞鑑德望、或欲試學海、參大谷、侍者通謁、鑑坐獅子座、拈拂子、眼見愕然、既而鑑曰、仁者近日何所學、眼曰、講首楞嚴、鑑曰仁者指何所爲楞嚴乎、眼擬議、鑑即依勢至圓通章、擧三般試問、眼懡㦬而退矣、門庭日熾、大震祖風、一日儼然端坐念佛而逝、報八十有奇、著事理縱橫集十五卷、行于世矣、

贊曰、有禪有淨、曰之虎頭戴角、鑑公英才、兼學禪淨、機辯縱橫、假使鐵眼銅睛、看過此老難矣、眼公懡㦬而去、眞有以哉、

城州男山沙門昭乘傳

釋昭乘、一號惺惺翁、晩稱松花堂、俗姓中沼氏、南都人也、神性俊逸、志操溫雅、丱歲割裂塵網、師事男山瀧本坊實乘、學瑜伽宗、請益日新、相兼兩部祕奧、自他兼濟、修練無廢弛、禪餘嗜好臨池、渴仰弘法大師書法、臨摸久之、進具之年、寓天王寺、汲龜井水、充硯水、日爲墨戲、一點一畫精神活動、或逢一老僧、神采奕奕、眼光射人、僧手披性靈集、隨文口授六書八體六十餘條筆法、僧謂曰、子宜虛心學書、心虛則筆蹟自妙、阿字觀明、毫端自然有神、不須嘗古人糟粕、師人不若師造化、鳥虫形勢、龍爪艸龍字體、雅有自然之妙、非具頂門上慧眼者、不足以識繪事亦然矣、乘感歎銘肝、頓悟翰墨上乘、爾後書體秀逸、筆韻清迥、以眞行草爲心意識、雲煙飛動、麁細縱橫、特獲自在三昧、兼善繪事、愛慕牧溪禪師遺風、脱去華麗、專爲閑淡、乘幼學書于近衞龍山公、習畫于狩野山樂、後透脱其範圍、張大自得妙趣、別爲一家、有出藍譽矣、乘嘗講金剛般若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垂語曰、此文分明經中肝要最上第一義也、大衆各高著眼看、予書畫亦然、非善書是爲善書、衆咸悦服焉、乘數厭諠閙、將蟄居吉野山、觀練薰修、期龍華出世、一夜夢八幡大菩薩寄神詠、留礙離山、乘感神勅而止矣、乘天性慈忍、庭前羅漢樹衆鳥聚囀、馴而不怖、偶不在寺、則一鳥不來、晩男山南阜構方丈室、扁松華堂、逍遥自適、寛永十六年七月罹疽發背、乘曰師祖乘祐受業實乘、俱發疽而逝、兩丁卯歲、今年已卯、我亦發疽、其死必矣、近衞信尋公、小堀宗甫等、問候不絶、悲傷斯人而有斯疾、乘告弟子云、我高祖大師曰、生是非樂、衆苦所聚、死亦不喜、憂乍逼、嗚呼、凡聖意別、今我不惜朝露身命、不憂死苦、仍避藥餌、九月十八日恬然而寂矣、享年五十六、坐夏若干、門人乘淳補法席、

贊曰、本邦釋氏妙于臨池者、弘法大師最爲之魁、爾來紹其跡者、惺翁一人也、墨戲三昧、微妙難言、寔獲擧一全收機要、但書也畫也、心之影像也、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變萬像、爲書爲畫、全書是心、全心是書、無二無別、而妙在其中、觀惺翁墨蹟者、應作如是觀也、

京都壬生寺沙門良澄傳

釋良澄、字西岸、平安人也、救蟻割愛網、從于日蓮研究宗義、澄天資英特、聰明剛斷、嘗知立義偏見齟齬佛說、斷然決志改宗天台、濟諠嗷嗷自若、不首肯、負笈登比叡山、汲玉泉正流、開解立行、歲月久之、三塔學頭推擧、令住勢州西來寺、接衆嚴勵、講懺並勤、一日閲善導大師四帖疏傳通記、始領弥陀本願深旨、及光明吉水妙釋、於是拋擲雜行、結茆屋於壬生寺竹林中、閑居無爲、日稱佛名三萬返、一向專念、欣求淨土、豈圖德望自響遐邇、道俗慈雨者夥矣、歲迨六十九、誓休講經、不披典籍、二六時中、一心念佛、平生謂弟子曰、汝等自盛年時勤念佛、吾自

妙年志羨義學、入專修門、遲入刻、老來一覺、徒悔前非、我自壯年如今日、專修一行、發得念佛三昧、亦不難也、汝等勉旃焉、寬永十九年夏四月、寓于河內極樂寺、一日昧旦閉目念佛、地藏菩薩數千體出現空中、菩薩各各被木蘭色袈裟、澄預知往生勝瑞、六月十五日、在和州成福寺、一心專注、勵聲念佛、自黎明迨酉刻、忽覩金色光明、照耀室中、身心清凉、不可譬喻、不見殿塔牀座樹木土石差別相狀、唯覩大光明赫奕而已、七月十二日、端坐成福堂上、一心念佛、俄然呼弟子良雲曰、子把筆應記今年月日、吾今拜瞻法然上人、八月還壬生草庵、羅微恙、自知命期、念佛倍增、尋常須臾不弛、九月十六日、顧視左右曰、今也勝相現前、汝等見否、衆謂不見、澄曰、我瞻仰西方、眼力所及、咸皆清潔、其色皓然、中有一奇樹、每枝開花、形如蓮花、色似瑠璃、紅色相交、枝頭各有妙實珠、其色煜如、端嚴奇麗也、聞者感歎、同音念佛、十九日、頭北面西、勵聲念佛、寂靜而逝矣、世壽七十二、

江州西教寺沙門眞超傳

釋眞超、平安人、生于齋部氏、聚沙之年、剃染隸于日蓮宗、初名日迢、後改眞超、賦性豪爽、宗義研玄、住妙顯寺、爲宗綱維、超眞解開發、於日蓮宗義、殆不滿懷、寬永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夜懇禱解脫捷徑于三世諸佛、至誠禮懺、徹夜不懈、少選困睡、夢定中有聲、援阿弥陀佛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文、覺後了了記

心不忘、於是信解爾前諸經得益不空、領知出離之要在念佛三昧、爾來欲改宗、洒手作八宗鬮、捧之佛前、致至誠、心拈得天台宗、因改宗旨、翌年登比叡山、寓居首楞嚴院、誓約佛天、日課六萬遍、孜孜不怠、屢感好相奇瑞、一時傳敎大師及慈覺慧心魏魏出現、隨喜讚歎而去、十七年秋、浴攝州有馬温泉、讀行者用心集題卷末曰、末代行者相應實理難矣、持戒堅固亦難矣、如何離於六道輪回、實可悲痛焉、然依賴弥陀如來超世本願、在家塵勞輩、得往生淨土、况出家淨行人乎、但三心不缺、念念不捨者、決定往生無所疑、外之無有末世相應出離要路矣、天

海僧正渴望道儀請充東叡山幹事居之未幾辭還横川號谿統院任大僧都又應衆請視篆台麓西教寺擧揚圓頓戒弘通念佛門四部隨喜多有利益而後退于法席棲遲醍醐營與明星山極樂寺權輿不斷念佛閑居亾何又去此雲遊四方不定住處分衛爲生自行鍛錬萬治二年冬十一月寓京師因幡堂羅微疾預知死期勵聲念佛一心專注是月二日正念而寂矣世壽未詳所著有玄義訓釋玄籤十四卷四教義解新鈔六局觀心異論訣西谷名目抄念佛選擢評十宗畧記破邪顯正記等若干部超曾爲日徒時著法華宗畧名目後悔其偏見云矣

賛曰決斷簡擇是爲智慧之用澄超早發靈智斷然改偏見直入正宗可謂具鸞王眼也抑法外異見易辨易治法中異執難知難辨嗟乎二公實道門英雄哉

京都華頂山沙門義山傳

釋義山字良照俗姓三魔氏京都人也祖父宣治從織田信長數有戰功被讒潜居京都父宣次亦有武畧母吉田氏深信淨教患其無子祈圓光大師一夜夢高僧手持白蓮來授曰此華吉祥當能保護覺乃有孕生而不凡神性儁逸逮四五歲每過佛像前必低頭合掌稱佛而去見者歎異學年稚涂于和州光傳寺明年負笈遊學隸江戸三縁山入呑譽上人室譽試擧弥陀經一心不亂文山解義精微宛如宿學譽驚歎曰此子千里駒也非吾朽索可覊絆者乃送之下野圓通寺聞證和上證一見器許加意訓導山弊衲疏食唯學是務居不幾隨證公徙武州淨國寺證公所講咸爲覆述證知偉器悉授蘊奥山事師孝順奉意不背有一禪者講虚堂録山侍證公日往聽之其路半日程證艱步行山爲雇馬使證騎之自執鞭相從時適寒天白雪滿野寒氣徹骨無有厭色悃誠眞摯大槩類之山勤學多年宗乘精義無所凝滞既而自謂人生百歲復幾何哉與其強情而狥世寧若遂其恬淡之性於是勇退學林還于京師時年三十六也自是隨縁居處無定徜徉物外飄然自得爾後菴于洛

東華頂山祇園神祠側身雖居城市逸韻高風儼不可侵日課五萬返唯期安養然而道香自馥都鄙嚮到門者日夥矣山謂堯舜之民不必獨義教之至也況佛在世孜孜度生行化五天我豈徒遺利物違大雄之慈訓哉因爲四來講説宗部及他家章疏山輔賛淨教迴狂瀾於既倒宿弊一革且歎宗籍多魚魯遂三經一論五部九帖群疑選擇等諸部捜索善本皆悉校正句讀訓點加四聲清濁以便初學又探索古書於南都北京隨得隨印弘通世上又於宗祖傳刻苦多年事迹考覈無釐不盡結集六十卷題圓光大師行狀翼賛也　靈元上皇仰慕戒德正德五年夏五月勅請仙洞將有御問山辭讓再三上皇屢詔

延請不已、於是勉起、赴之、破笠弊衣竹杖艸履、飄然獨行、人皆高之、 上皇更勅進前近御、賜坐、山乃對宸儀、説淨土三經大義及安心起行樞機、文義縱横、無礙辯才、三日七席、講莚已散、
上皇不堪歡信、勅受十念、六宮羅拜合掌瞻仰、承秋門院深歸道德、屢召接見、問出離要、日課稱名、且受圓戒、執弟子禮、山嘗講觀經四帖疏、黄檗獨湛禪師大隨喜之、修尺牘、遣門人紫玉附與普陀山石刻阿弥陀佛像、又湛寄以自畫贊善導大師眞影、一日湛訪華頂草菴、語曰、於支那聞講餘經及禪律法門、未聞講導師觀經疏、寔是本邦弥陀本願有緣之地、佛法東漸之現驗者也、清談移時、盡懽心而別矣、湛歸黄檗、自畫山公肖

像、併書賛辞寄之、贊曰、一句弥陀一粒珠、會只弥陀是眞珠、念得眞珠滿身轉、百歳幾粒佐盤纏、享保二年秋、染疾、門人省候曰、未審尊候如何、山曰、夫病在軀、心何關之、俗士猶有臨危不變、視死如歸者、況我沙門恒願淨土、佳期在近、誠可懽矣、又問後事、山曰、我形浮沫、我影遄電、危如朝露、忽似過隙、我常思之、生前尚爾、況沒後乎、無他、唯堅守心行、念死念佛、自外復無一事之可囑也、既而寢食日減、是年十一月十三日、頭北面西、合掌瞻仰、如有所敬、稱佛名而寂、享壽七十、法臘五十六、終身不嗜吟哦書畫、不愛珍玩奇器、自謂皆是名利靑帘也、所有達嚫不敢蓄積、刻佛像寫經書、或賑窮困學徒、自稟圓頓戒於聞證

和尚、重受于宗覺律師、傳眞言於和州某師、生平護法爲任、講淨土三部經百餘返、淨土論、安樂集、唯識、因明、百法、法相義六物圖等、講貫無虚日、所著有曼荼羅述撰記、極樂戒儀要解等、
賛曰、破笠瘦笻、徒歩入宮者、聖宝貞慶爾來、唯有山公、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雅行堅操、令人感激、嗟乎高矣哉

肥後地藏院沙門澄禪傳

釋澄禪、字悔焉、肥後相良侯國老菱川氏子也、靈根夙萌、卄歳出家、天性高邁、志韻剛潔、稍長游學京師、掛錫智積院、習瑜伽教義於運敞僧正、小野廣澤祕璽密訣、竭盡無餘、兼通梵字、悉曇七例八囀、音義究妙、住山數年、居第一座、禪餘畫佛像及山

水、精妍潤澤、景致高遠、嗜茶玩華、逍遥物外、以道爲樂、介然自適、胸中不留芥蔕、時人稱風顚漢矣、後水尾法皇勅書梵字、王命不獲已、身被紙衣布帽、獨自携筆、徒歩直入仙宮、公卿雲客覩其眞率、歎賞不止、梵法端謹、雲煙活動、數畫御前、 皇情大怡、觀者聳動、乃賜屯絹緼袍、禪固辭曰、予雅紙衣、散僧不要此美服焉、一時運敞僧正奉勅、將朝聯歌會、禪俄爾入室諫言、夫把法柄者、爲講論宗乘、昇殿則可也、苟爲智山碩學者、徒爲聯歌、敵朝官、拔而今而後、闔山學徒悉事空詩浮文、密宗行解從是替癈、敞公感服直言、乃罷焉、禪迂濶世態、凡欲購物通信時、自出大佛門前街頭、訪南都大坂來往人、諸尺牘貨幣、是託末

嘗一面識者、恬然不疑矣、晩歸梓里、住愛宕山地藏院、擢任權僧正、所著有悉曇愚鈔、種類集等亡慮若干部、未詳終焉年月矣、

贊曰、禪公灑灑落落、飄然塵外、眞操實履、高儀可羨、雖梵學未精細、苦心堪稱、若其眞率愕抜庭、不耻古人者也、

京都智積院沙門隆長傳

釋隆長、字圓精、俗姓柳氏、越後人也、初母氏患無男、毎祈月天子、不幾有身、天正十四年仲冬念三日、果產一男、敏悟卓絶、三四歲能言、髫齓求出家、恃怙不敢拒之、從郡之安養院憲英、侍唯諾、時年九歲也、志學剃染、受四度密軌及灌頂、爾後有遊踐

志、先詣柳津文殊、擭修供一七日、夜夢皓眉老翁與禿筆一管、長不取、曰、幸被恩惠、何爲以禿弊者乎、曰精勤累功、如筆至禿、則子之業成矣、長信受吞筆、寤覺喉痛、過三日廼止矣、自此義解天啓、亦工翰墨、二十五負笈遊學關東、歷涉講肆、後觀光上國、從智積院日譽究宗義、寛永五年、住常州光明院、次累遷武州明星院及彌勒寺、十六年春、就智積元壽僧正受中性一流蘊奥、慶安二年、幕府鈞命住智積院、任僧正、初在寮日、毎嘆曰、一百年來吾黨學者、廢上古冷鑑之高義、執近世叢脞之臆說、天下滔滔可悲、及執法幢、恢張法綱、稍復根嶺舊貫、毎臨講筵論場、義辯如湧、闔席敬服、明曆二年秋九月、示微疾移北野大報恩寺、十月九日昧爽奄然氣絶、諸子周章、少選復還、微笑曰、日中當去、午前設浴、諸子諫曰、氣力將殫、幸勿用浴、長曰、吾今心如大海、無復患累、不覺身瘦、縱使終盤中也、好廼浴香湯已、被服法衣、弟子隆敞乞遺誡、長曰、平常須繫念於眞空、因質疑議者三四、長一一指喩據文究理、無一疏漏、談玄移晷、至日中、時智積學侶十餘輩來詣、最後誨長顧擧手謝曰、善來諸德、吾柄法權者九年于茲、近來漸廻頽波、吾願足矣、吾今逝矣、汝等勉旃、言訖如睡而化、春秋七十一、法臈五十一、長稟性冲和、談吐温藉、含弘愛物、然風範威肅、令人欽伏、又立志健剛、至晩行業不懈、平素法驗尤多、不遑枚擧云、

城州五智山沙門乘圓傳

釋乘圓、字朗然、俗姓岡本氏、攝津大坂人也、幼而入雄德山照乘室落髮被緇、修習瑜伽、壯年掛錫智積、敎黌歷事隆長宥貞運敞三師、而研機鋒、一時明德無不咨詢、益探根嶺敎義幽賾、義解日進、或運敞僧正奉勅啓講於仙宮、選十義虎圓亦預焉、嘗謁密乘院宥雄稟諸尊祕軌、圓有營構志、拔五智山荒榛爲興祖建灌頂壇偏化四部、尋住六波羅密寺、圓晩號玄玄翁、天資温厚、風神高邁、修學餘力、攻雅陶性、尤善草隷、嗣法惺惺翁丹青入神、自爲一家、寛文十三年癸丑夏五月二十一日、暴疾頓世、壽四十六、

贊曰、長圓二師、天資溫厚、妙解入神、可謂曠世義龍也、加之兼善丹青草隸、匪素法身而無莊嚴輩、正令後進感發興起矣、惜哉圓公不保壽而不至把法柄焉、

城州稻荷山沙門日雄傳

釋日雄、字天阿、俗姓堀氏、江州坂田郡人也、幼而薙染郡之神照寺、隨空雄僧都受兩部灌頂、去登醍醐山、師事寬濟大僧正、再受密印灌頂、傳諸尊祕軌、寬永中住稻荷山愛染寺、初赴之日兩狐迎半途、夾路而前導、初在神照寺、修習瑜伽數十日、至散席有數十狐集庭至此、憶之知其驗不虛、又見瑞光於祠前、穿其地得獨鈷金剛杵、謁智積宥貞僧正探根嶺幽旨、寬文中

遷神照寺、開灌頂壇、大度緇素、後退隱稻荷山麓、性好修鍊、行歡喜天密軌、凡二百六十五度、感靈應不可勝計、四儀持咒無有懈倦、受許可及傳法灌頂者、一百二十八人、延寶二年二月十五日、右脇安祥而逝、世壽七十六、法臈五十六、

贊曰、奇獸迎請、瑞光感杵、悉地淺深、雖不可計、感應道交、法驗不虛、自行功滿、化導任運、廣大嗚呼、機根絕絕、正像何分、展矣言也、豈容擬議哉、

南都東大寺沙門英性傳

釋英性、俗姓和田氏、山城瓺原人也、年甫十二、隨清涼院實英得度、學華嚴宗、兼習三論、夙夜服勤、早發俊聲、衆議充華嚴三論兩宗學頭、累經法華維摩兩會竪者、萬治中有勅、啓法華八講於鳳闕、徵南都北京義學龍象、性應掄選、擢爲第四日夕座講師、雄辯如流、君臣聳聽、　太上法皇勅延仙宮、譚四法界義辱蒙聖賞、時人以爲榮焉、道香芬馥、學侶鱗萃、智積運敞嘗就性兼賢首宗義、講五教章數回、性耐勤苦、精修拔群、自明曆丁酉迄延寶五年丁巳、管二月堂大導師職者、二十一度、此歲秋赴江戸而染疾旅館、自知幻緣此盡、悉囑後事、九月十二日、恬然入滅、報命六十七、

京都觀音寺沙門宏源傳

釋宏源、字覺翁、自號大夢覺世、姓蘆田氏、其先信濃人也、祖父

某仕織田信長、織田氏亡後居京都、母某氏、兒在胎數發聲、母異之、日詣佛閣祈安、十三月而分娩、生而三歲不言、疑其生啞、有人授梵篋代弄璋、兒欣然笑言、父知道器、年甫十一、令依觀音寺政應學、年受五戒、明年拜如周和尚剃髮納戒、尋修習四度瑜伽、十九受具足戒、依止壽命院吳笈和尚、螢雪琢磨、又登高野山、次遊關東、徧叩明師、二十八歲謁東寺宗弘僧正、兼諸密軌、僧正器重、授以蘊奧、於是觀解功積、操履端正、身絕爾衣、油鉢堅守、常坐不臥、三十餘年、緇素受灌頂及一印一明者、不知其數、又受戒傳衣者不可勝記、天和二年十一月染疾、集徒囑後事、拔伽梨倚坐、緇素來拜、十四日午時手結祕印、口誦密

呪如睡而化、報命五十七、門人葬全身于泉涌辭光庵矣、

和州長谷寺沙門亮汰傳

釋亮汰、字俊彥、世姓覊氏、薩州田布施高橋人也、年甫九歲投平井寺盛印剃染、印公試讀理趣般若、半日諳記、聰慧絕倫、氣質清爽、無綺言不妄語、十五師事一乘院覺因、學陀羅尼藏繩錐無怠、汰歸藥師佛、恒讀其本願經、遂分科經文、發明玄旨、自言設雖分科大藏經、吾又能之、時人稱分科俊彥、年十八遊學上國、初從勢州亮典、聽于法華、次謁內山亮雄、受金剛王院流奧旨、爾後掛錫豐山、修錬益勵、大開講肆、提誨大衆、大日經楞伽法華釋論等、講貫歲無虛日、寬文己酉春、住江州總持寺、建

灌頂壇、徧利道俗、壬子春附法席於賴重、隱于洛西般若寺、都下英衲蟻聚、請提誨、汰顯揚密藏、講讚顯教、適化無方、法雷大震、講理趣般若三十七囘、汰講經得自在、或講起信論法藏疏未經一句、通篇備畢、門人隆光手記講義、爲四卷、學者珍藏、延寶八年庚申五月、幕府鈞命、擢任豐山、勅任僧正、大衆歸崇、宛如世尊出現于世、秋九月初開講席、大導學人、十一月十日晨示微恙、其夜初更、顧命門人、趺坐縛印、如睡而化、壽五十九、四衆哀慟、似同喪父、悲其爲法來儀、未幾而長逝、所著理趣經純祕鈔、及顯密鈔記數十部百餘卷、並盛行于世、沙門自性圖其儀容、畫手採筆之相、蓋模平日好鉛槧之容貌也、

和州長谷寺沙門英岳傳

釋英岳、字宣春、俗姓宇都宮氏、伊賀人也、膚智敏悟、風姿挺特、年甫十四、登豐山、投良譽剃度、尋受四度瑜伽及灌頂、從亮汰和尚、聽于密藏經疏、又往南京、學雜華唯識、遊園城、聽俱舍台教、更登醍醐山、謁有雅僧正、親炙數年、兩部諸尊密軌、瀉瓶盡底、寬文辛丑春正月、歸于豐山、恢張講肆、指麾義龍、凡十一年、博洽雄辯、馳譽遠陬、延寶癸丑春、講法花經、列衆三百餘人、貞享元年、應請住尾張長久寺、講法華、列衆五百人、信受敬崇、宛如風艸、元祿辛未夏、幕府鈞命、移任江戶彌勒寺、應禪者請、講注維摩經、千衆圍繞、無所容矣、癸酉春、爲白泉禪師講楞嚴經、

冬十月、伊豆守堀田正虎懇請云、吾家每夜有妖恠、或謂嬖妾怨死、幽魂爲祟、自非法力、不可禳之、願師救濟焉、岳許諾之、輙就彼宅、勤修祕軌、三日夜未至、散席恠異忽止、自後正虎歸仰倍厚、元祿乙亥秋、幕府敎命補豐山住職、勅任僧正、四來學徒衆滿千人、法雷大震、岳有文才、黃檗高泉千呆悅山及金池法雲禪師、林信篤等、膠漆相投、唱和成軸、貞享戌寅、尊如募緣緇白、置大藏經於勸學院、岳喜其成勳、有詩曰、一星扛鼎五千卷、萬指孜孜信手開、貝葉印空飛鳥跡、象箋刻字蠹魚腮、文中王已與春去、傳大士尋帶水來、尚約龍華臨谷間、靈臺久築是蜂臺、元祿十五年壬午、退于豐山、棲遲江戶進休菴、常憲公及桂

昌大夫人、罷遇日厚、聞法信服、寶永丁亥冬、擢任大僧正、正德二年壬辰秋、罹疢咳、越月不愈、十一月朔旦、顧命門人、身心安祥而化、閱世七十四、坐夏六十一、所著有理趣經純祕鈔講義、阿字義註訓、雜章問答、流傳于學林矣、

和州長谷寺沙門尊祐傳　隆慶

釋尊祐、字敎筭、世姓篠原氏、下野人也、十二歲從龍榮寺尊精剃染、受四度密軌及灌頂、後負笈謁智積運敞僧正、稟學密乘、次遊法隆寺、學俱舍唯識、登園城寺、聽台敎、天和辛酉、登豐山見尊如僧正、深被法澤、一夕夢天滿天神授管城子、覺後身心輕利、屢開講筵、敎訓學徒、寶永丁亥春二月、幕府鈞命住于豐

山、勅任僧正、生平所著有三論玄鈔、二敎論畧解、吽字義註、菩提心論文林、共鏤于梓、未詳終焉、補席隆慶、字專順、和州人、岩田氏產也、學通顯密、著理趣經授訣、及豐山傳通記、臨終講菩提心論、入葉白蓮、頌結印誦咒、怡然而逝、壽七十一、享保己亥八月十六日也、

贊曰、能仁氏曰、若勤精進、則事無難者、譬如少水常流、則能穿石、性之於雜華、源之於密修、汰岳祐之於義學、各雖有宿植、亦賴刻苦精進而已、嗚呼五師、粹其道者也、

藝州嚴島光明院沙門學信傳

釋學信、字敬阿、別號無爲、未詳本貫、伊豫鳥生村人也、天才宏贍、體器弘簡、幼厭塵俗、頻希出家、遂投今治圓淨寺眞譽、薙髮披緇、溫習日新、學淨土門、兼讀外典、信年志學、七日晝夜、斷食接心、禱於桂里釋迦瑞像、兩三回、道心勇猛、誓願益堅、進具之年、負笈東遊、掛錫于增上寺、遊泳淨敎、不舍晝夜、搜索祕要、洞曉旨趣、兼學性相、聽唯識於覺洲、尋受宗戒兩脈、信素有隱操、一時退出學林、孤節飄然、上京都、從長時院湛慧和上、重受菩薩戒及八齋戒、爾來日夜不脫法衣、誓脇不著席、解行精練、自喟歎澆季應無戒、蒲州懸記、扶宗護法、以爲已任、徧參宗匠、鍛鍊眞性、見古月禪師于日向、究直指道、謁雲說和尚于長州妙慶寺、請益宗敎、從密門和上于高野山、傳三密祕軌、信年而立、

寓于備後尾道某氏家、閱大藏經、倍甄聖淨難易、皈心淨域、徹頭徹尾、信解不動、未幾應檀越請、住持豫州岩城島淨光寺、乃迎慈父孝養無缺、父深皈勸誘、專修念佛、寶曆七年臘月十日、正念而逝、信自住此島、以還專說易行法門、闔境士女、信因果理、發起欣厭之志、皈念佛者夥矣、明年正月二十五日、陞座說法、告別檀越、推獎門人信冏充于補席、遽退院去、破笠芒鞋、雲遊四方、明和三年夏六月、應衆請住獅谷法然院、居亾何、有不適意、是年仲冬忽退獅谷、次應請住藝州嚴島光明院、自他兼濟、道譽震遐邇、後擢上足俊峰爲之補處、棲遲加祐軒、閑適修行矣、既應請于豫州松山長建寺、說法講經、緇素欽仰、松山侯

崇敬道德延請令住大林寺以華闔州僧儀信應請移住大林
寺熾唱戒乘俱急勸懲僧徒兼爲士太夫述政敎資治要平生
垂語曰嚴主無悍虜慈母有敗兒雖要寬而容誨必宜嚴矣以
是檳斥六群拔擢清衆僧風大改梵綱起信唯識等儒籍老莊
諸書連環講演歲無虚日焉一年夏大旱百姓憂惱松山矦命
雩信斷食接心日夜懇禱讀誦無量壽經僅三日而雷電轟天
甘雨大潤君臣士民渇仰雀躍大林寺藩主香火院也今年爲
先矦大修冥福信謁藩主請减獄中罪人死罪一等然今矦皈
敬劣似先君固執國政不許其請信怫欝不喜直出城門復不
還寺飄然皈錫嚴島加祐軒聖胎長養淨土爲期天明七年春

二月遊于鎭西到處説法導利四部明年四月罹微疾飲食不
例八月説法於岩城島淨光寺講神國決疑編於今治來迎寺
講竟皈于嚴島疾益加焉因聚諸子豫囑後事遺誡懇到備述
護法素懷翌年六月危篤五日操筆大書護法二字又書偈曰
來也來也我法王家快樂即是大白牛車寂然念佛弟子問候
卽謂寶池寶林寶樓寶閣大寶宮殿阿弥陀佛南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六日應他需書六字洪號筆力雄偉不異平日明日
頭北面西右脇而臥面含微笑晏然入寂寛政元年六月七日
也世壽六十八僧臘若干荼毘於廿日市朝音寺餘灰變爲五
彩出舍利百餘粒也信道容肥大氣象寛祐世情淡泊不羨貨
財不辨物價貴賤甚似頑愚雖然臨扶宗護法大事勇敢激勵
不顧身命禪餘揮毫善書善畫賦詩屬文得風雅體其詩文集
題幻雲稿別著蓮門興學論一枚起請文符合決一念邪正決
等每垂語曰大藏經肝要攝於三部經三經機要攝于吉水繪詞
傳繪詞傳至要攝于一枚起請文一枚起請文要旨攝在六字
洪名故啻須一向念佛矣信六時禮懺不廢寒暑日別誦弥陀
經十餘返稱名數万返勇猛精進盡形無有懈倦焉

贊曰我聞如來滅後正像末時四部弟子無護法心者爲之魔
屬是故菩薩造論諸師述鈔疏破邪顯正疏通經義以流將來
信公早領佛誨扶宗護法孜孜不怠著興學編以布遐邇且導

後進可謂佛家忠臣護法大士豈不欽慕乎

續日本高僧傳卷第二

續日本高僧傳卷第三

美作　圓通沙門　釋道契　撰
東京　藹藹居士　大内青巒　挍

淨慧二之二

武州淨國寺沙門聞證傳

釋聞證、字良光、俗姓林氏、京都人也、資性聰敏、佛種早萠、慶安元年三月喪父、追慕無輟、時年十五也、未幾家兄繼殂、證歎云、人身危脆、猶如聚沫、無常迅速、何久居火宅中乎、於是自誓不越門閫者一百日、晝夜念佛、哀慕三年、厚修冥福、遂拜沙門呈

觀得度、時年十七也、無何、觀自謂是沙弥有棟梁之材、施之大廈則可也、遣與同門空山、山諭以教義、日有發明、山亦謂曰、子前途不可測、遂送之附法弟東暉、暉一見器許、觀及山暉同俱佛中和尚徒也、不幾遊方掛錫于江戸增上寺、居者五年、著三界義畧解、儕輩推之、證自省曰、識智轉成、業報造受、三性二無我法、不知相宗頗多澁滯、因趣南都、受唯識於盛源、源之所說義有所滯、則證私爲上下淺深二答、前席覈問、源爲之證明、萬治三年、至大澤圓通寺、住持鐵關、知證道德、交通甚厚、澤山佛中上人講敎地也、證慨然發扶宗志、專事講經、闔山忻然曰、沐法澤、嘗講大原問答、而作辨釋、講百法問答、而述私考、關公嘉證有衆望、欲以寺付之、證素有隱操、意厭諠閙、竟辭去、遊于野州、任處無定、延寶三年秋九月、武州淨國寺玄察、久聞英名、請爲上座、證短褐孤錫、飄然而行、清白之風、人咸敬服、大衆直請開講筵、證曰、我無本可講、願借衆本、衆進一本、證乃開卷演說、義辯兩妙、一會嘉嘆、又講唯識、衆多艱其深義、因就瑜伽唯識顯揚等文、隱括錯綜、折衷難解、題曰畧述法相義、學者以爲帳中珍、證寓淨國寺八年、大接四衆、敎誨嚴勵、恒歎律學之廢、告徒曰、時當末法、世厭戒學、夫三衣一鉢、如鳥兩翼、若不能受持者、非釋氏兒也、證尤惡笑譚、每誡徒曰、張氏儒生也、然尚言戲言出於思也、況沙門者、心超塵外、質爲人天之儀表也、何以笑

言戲謔、取譏白衣者乎、有儒者岡田如隗者、酷排佛法、常欲抗論、且私以爲碌碌釋子、無充我之顧聆者也、曾聞證有識、一日邂逅、因請對論、問答往復、互抉理窟、隗遂屈焉、鄂然歎曰、自非聞獅子孔、何弭狐鳴、由師開示、解我疑網、是何幸哉、乃還家、儒學經典投火燒却、且以所奉精金聖像、贈與友生、回心佛乘、禮證自爲門人矣、證天性慈仁、南野有患癩者、臭氣不可近、證躬携藥餌、甘心保護、或恤孤救窮、飼饑禦寒、猶視親友、生平悲濟大凡類之、證好禪學、課佛有暇、則靜坐工夫、有所省發、或參十禪寺江曲和尚、曲云、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公乃敎家義虎、能譚玄理、不見道、藥石培疾、疾安得瘳乎、我心宗禪、不待藥治反見

心源寧徒勞力向外追尋乎、公若三十年後、從來葛藤悉放下
去、則始見我言不妄也、證作禮而去、其後再參、曲急出迎相與
懽語良久而去、證偏見宗匠、山科雷峰、天龍天外、水戶玄水等、
無不歷覲、又有台徒瑱啓者、隱棲勢州明星山、氣韻閑逸、三學
該鍊、證一日扣禪扉、啓歡然延之、道風契合、清談數日而別矣、
證自撰三論玄義誘蒙、講于京師淨教寺、講唯識於等禪寺、學
者蝟集、聽伏妙解、貞享四年、寓京師華開院、行道純一、緇素渴
仰、明年五月遘疾、知自不起、使門人不譚人事、晝夜念佛、又宣
說教義垂誡、門人二十六日、諸徒侍側、證語之曰、小經所說難
信之法一句、今當陳說、我自爲童辨於菽麥以來、唯是爲生死

事大而已、恨是慧力微弱、雖關於證道、而至往生法門、信解徹
底、無有猶豫、今迫臨命終時、始知生平受用不虛也、難信之法
一句、汝等增可崇信、蓋以就難信之機、有其二類、一無智凡愚
者、謂曾無善本、宿業未滅、不知弥陀願攝佛力難思、故不能信
也、夫安養寶刹、一切經典、大覺世尊所讚、暨十方諸佛共所稱
揚、報身之靈境、受用之妙土也、圓之十信、別之三賢、多生落魄
無望報土、況凡夫乎、若夫自力得生者、圓教初住、別教初地、般
若點燈、妙境忽現、然一毫未斷之凡夫、纔由一念十念之微業、
得佛迎接生彼報刹、豈非因弥陀願攝佛力難思乎、然無智凡
夫不明是理、故難信此法、二有智解行者、謂執自解行、不怖生

死、妄輕淨土、無信願力、或擯背以爲小教、或誤認以爲權乘、或
雖信淨土、特自解行願生、心弱故難信此法、如是之輩、若愚若
智、臨命終時、氣力羸疲、心識散亂、忽失所趣、受苦沉淪、嗚呼、是
誰愆哉、噬臍不及也、又就崇信之機、有其二類、一者無智凡愚
者、二者有智解行者、大衆所爲、翻向二類、應知之矣、汝等宜依
我所說法、用修淨土、其勗之哉、二十七日薄暮、謂諸徒云、汝等
去矣、我期未至、衆退、唯留義山圓智二子扶持、證欣然曰、中心
寂靜、身體輕安、汝等當知、若命終時、外塵才動、則亂心神、務毫
有繫、則失正念、苟不攝心念、何辨大事乎、又謂義山曰、跏趺是
吉祥坐也、我亦欲之、山乃扶起跌坐、於是對弥陀像、焚香合掌

唱佛四五聲、其聲漸微、奄然入滅、實貞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也、保壽五十四、坐夏三十八、證嘗讀誦法華一千部、淨土三部
經各一萬部、兼學四家大乘禪律、悉窮玄微、生平隨身之具、寒
山詩一部、舍利一瓶、及衣鉢而已、博涉內外、借書成誦、所借書
籍正字刊謬、學者送書多乞校正、所著有唯識論畧解、百法問
答私考等、凡三十部六十餘卷、證不嗜筆翰、偶有作爲偈頌
題跋等、散失不傳、亶可惜焉、

贊曰、方今僧徒三學全缺、不惜名節、唯利是競、住著寺院、如蚘
蛇戀窟也、證公反之、水雲蹤迹、不蓄長物、寓居教闡、代佛揚化、
嗚呼、古今相違、豈啻天地懸隔而已哉、南山所謂氣高星漢威

講風雲德高丘山名流江海者、謂如證公者乎、

京都智積院沙門玄宥傳

釋玄宥、字尭性、下野吹上城主滕付氏兒也、幼而朗悟、秀氣峭拔、其父惜置于塵中、年甫七歲、即携詣持明院宥日所、爲駈烏、受具後、登根嶺、研於義學、業成、錦旋枌里、主持明院、肇啓講席、大接海衆、以何而退、再攀根嶺、請益究奥、又遊南京、學唯識三論雜華因明、後亦著屩聽倶舍於三井、稟台教于叡山、天正五年、受日秀遺囑、住智積院、指麾雲衲、十三年乙酉春三月、根嶺兵火燒亡、僧侶四散、宥遁高野山、寓于清淨心院、負帙追隨者雜遝、鱗萃無地容衆、去寓醍醐寺、移居北野大樹法幢、英名藉藉焉、聿達聖聽、特勅任僧正、慶長元年二月也、東照公素重其風猷、賜東山梵宇三區、並附山林及莊田若干頃、永充香積、宥乃合三區以爲二號、上寺下寺、以上寺爲居室、以下寺爲講堂、其林間隨處架僧房、開張講肆、宥本善書、四來雲衆競索墨蹟、初宥爲童眞時、入持明室、始習法帖、纔經旬日、奉書於父、其字勢活動、覽者驚歎、最勝禪寺白道禪師聞其名、故招之、一目歎曰、實千里駒也、于時衆賚千指、各出紙乞字、宥隨意揮灑、皆書禪語、擧衆駭服、其能諳誦經書、宥天資強記、一經耳目、沒齒不忘、慶長十年乙巳十月朔、示微疾、至四日、且顧命諸徒、遠然而寂、行年七十七、坐夏五十七、崇爲智積中興第一祖焉、

京都智積院沙門祐宜傳

釋祐宜、字長善、俗姓深澤氏、下野西方邑人也、資性弘毅、而有大度量、年十六、落髮邑之正安寺、後十年、負笈躋根嶺、親炙日秀賴玄等諸老、習學密義、又謁醍醐尭雅僧正、受諸尊祕軌、或遊南京、學唯識三論賢首宗教、或腰包北京園城寺、聽倶舍延曆寺、問台教、往處惜寸陰、夜以繼晷者、忩慮二十五年、天正十二年甲申秋、學成還鄕、無何受請住桑島金剛定寺、宏闡講肆、奬誘四來、道價動關左、一坐四夏、厭寺務之繁、退隱邑之侘家山卓菴、兀坐、人稱臥龍、好學者追蹤而至、稍稍成群焉、十六年冬十月、奥州岩城藥王寺實宥僧正、厚具幣禮、請充補處、宜不獲已應之、恒鳴法鼓、接引來學、太守平貞隆減俸祿、以充淨廚、慶長七年、隆公有故謫羽州、由里宜怏怏拂衣、還桑島、翌年皆川持明院檀越、山城守老浦居士、素挹其英風、懇請爲主、乃爲啓法花八講、國中學人槃然集會、九年冬十二月、宜奉勅任僧正、爲智積補席、越十一年夏五月、進院開法、筵雲衆景從、而受垂誨、宜每策徒曰、我聞學精于勤苦、行成脩鍊、不必在聰慧、我素性魯鈍、少時在鄕、每至論席、爲行輩所屈、一日父親聞吾屈、大怒曰、生受屈辱、不如遄死、特及見逐、吾避脫之、自此勤學弗懈、晝勵夕惕、暨自根嶺、則昔之所屈吾者、皆來兼誨、無一抗衡、豈非昔古力哉、勉旃勉旃、宜多修驗、初在金剛定寺、一昔燈

下寫書、忽有一女子、爲正燈炷、宜問阿誰、女曰、妾向渉水失脚、
溺死、父母無知、妾無所皈、願賜救濟、宜曰、所請若實者明夜復
來、女諾而去、明夜果來、宜爲削髮授戒、女禮謝曰、幸蒙慈化、必
當得解脱、欲報鴻恩恨無寸珍、此衣雖涴、幸賜慈領、即脱衣奉
之須臾失所之、直視其衣甚濡、詰旦命僕夫出市曝之、其女父
見怪問其故、僕備言父母哭泣覓尸、果得之灘頭、信宜非常人
也、後在皆川、一夏大旱、志摩守隆庸請祈雩、宜許諾之、院側有
小池、宜以佛舍利一粒載竹葉泛水、持咒少選、見筑波山頂有
片雲出、形如牛尾、衆人屬目、忽飛來靉靆于池上、驟雨傾盆、士
民大喜矣、宜所纂鈔記一十八種、行于世、其手寫卷帙將充棟

汗牛、慶長十七年壬子冬十一月、從容誡勗諸子、囑以後事、十
一日早晨入浴室、自淨髮訖、於浴槽中跏趺而化、報壽七十七、
僧臘六十二、顏色怡然不異生平、三日後葬于泉涌寺、
贊曰、濟世之君應時運、則文武英雄出世佐政、雖我衆門、應時
英衲出世設化利生、資于國政、蓋所以龍吟雲起虎嘯風生也、
抑若宜修驗戒德餘光而已、

城州興正寺沙門圓耳傳

釋圓耳、字虛應、生于京都齊藤氏、時永祿丙辰仲冬也、十九歲
從日蓮宗意東剃染、尋謁妙滿寺日重、聽玄義文句、螢雪功積
探玄窮妙、建洛北大應寺居之、講台教、學者兼業者夥矣、一日
慨然曰、我學小矣哉、莅理猶墻面、乃適建仁寺閱大藏經、偶讀
起信論、到心體離念相、忽然契悟、後閱禪門諸錄、究其要妙、於
是改衣皈佛心宗、時日徒發憤詰難、耳一一剖析反訂、僻見日
徒屈理而退、一夕禪坐、忽一老宿將兩伴來曰、此是曹溪慧能
大師、我是黃檗、我是臨濟也、今汝開正眼、故因來爲證明而已、
時能大師問曰、依馬鳴大士心體離念相語證大道者、汝禪師
耶、耳荅云、本來無念相、如何離念相、本來圓成佛、如何證大道、
能大師即許可曰、無可離念相、是眞離念相、無可證大道、是眞
證大道、汝傳法相續、勿斷絶佛種、言訖不見、耳起坐瞻仰作禮
時慶長四年九月朔夜二更也、自是盛唱曹溪道、慶長八年、以

大應寺付無關、別就西隣、刱一精舍、山號圓通、寺曰興正、禪誦
不懈、接衆無倦、十年正月、松雲大師從朝鮮來、有旨館京都本
法寺、耳便述佛法綱要十則、呈于雲大師、雲接書嗟嘆曰、日域
有明眼人哉、乃荅書印其所證、大書虛應二字附之、其說云、日
本國圓耳禪師、因南禪長老巢公、徵道號於余、以虛應爲字、以
無染爲號、用觀音大士返聞自在意也、唯師顧意而存心焉、仍
擬古作近體一篇以汗法眼、幸一笑哉、言前活路莫遲留、直道
行行到始休、鑑物冲虛無所住、回機寂照有攸由、頂門具眼如
天主、肘後懸符似國侯、度世濟生游幻海、駕船無底任波濤、從
是聲價益高、二十年春、行脚關東、抵上州長樂寺、住持慈眼大

師一見器重、便授以法語并宗派圖、兼付蘘上流密軌、不幾、皈興正元和二年、　後陽成上皇召便殿問法要、奏對契旨、皇情大悅、五年二月示微恙、四月朔日告諸子曰、如我從上諸祖、禪教兼學、汝等若一向以宗乘則不可、故先哲云、非教無以顯禪之深、非禪無鏃教之妙、顧命慇懃、十九日夜、改衣端坐、語左右云、吾行時至矣、乃書偈曰、殺佛殺祖、對青山眠、欲知端的、問露柱、傳咄咄、擲筆而逝矣、世壽六十一、法臘四十三、門人瘞之丈室西塔、云大照、耳講經論祖錄、凡處一百餘部、就中或三五遍、所著有心經注解題、自頂相曰、夢中妄想、了知訂無、了知猶兒哭、停兒停休、有奈事遶山無限轉、青青門人錄其提唱詩偈、行于世矣、

論曰、夢本虛妄也、大乘經論、每以夢幻空華、比說眞空、耳公以夢爲實、胡爲乎、謂記夢者、以虛徵實也、若高宗夢傳說、孔子夢周公、或託夢徵實、又因所思而成夢也、雖假託思成、以記之者、同共徵其實也、今耳公夢禪祖、平生欽慕之思、神凝而成夢也、復是以虛徵實、雖徵實以是不爲傳法之信也、但佛法要面授親傳、故後親受雲大師印證焉、抑徹心實際者、寤寐恒一、是故佛說有金鼓之夢、國王十種之夢、豈有夢覺之別哉、然而夢本無實軀、經曰、如夢幻泡影、應作如是觀、智者察之、

京都智積院沙門日譽傳

釋日譽、字正純、世姓小野寺、武州人也、幼入郡之西光院日雄室、剃染受業、好學惜寸陰、癈寢食而立歲、腰包上根山、游刃於論場、侍日秀賴玄二老、飽沐玄提、遭天正兵亂、逃跡高野山、嘉聲藉藉、罩鄉關武州、檀信相邀、董西光席、初建法幢、接誘包笠、未幾、退席遊長谷寺、隨專譽僧正、探祕教底蘊、去謁智積玄宥僧正、造詣益深、慶長十一年秋、受請住江北總持寺、譽性度弘偉、沈默寡言、不解趣時、恒擊論鼓、贊揚宗乘、義鋒天逸、辨才無礙、時智積宜僧正聞而歆羨、擢充補處、慶長十七年冬十一月、視篆智積、明年春東行、時有台命、啓論筵於城中、所選元壽秀算俊賀賴勢等、皆一時龍象、問難鋒起、譽引經據理、一一折之、縱橫自在、東照公撫几稱快、諸侯士太夫滿座聳聽矣、越十九年之春、重徵駿府、又張講席者五次、每蒙褒賞、更兼命赴江府、謁台德公、公乃於營中鋪論筵五座、恩榮備至、明年夏五月、東照公有大坂役、凱歌反旆、旋於二條城、在京三月、萬機之暇、屈叡嶽高野南京碩學於城中、屢設論席、使揚旗鼓、譽亦奉命、率英衲肆論筵者數回、或兼恩賜、別增封戶、永贍淨厨、又以智積舊址狹隘、更賜祥雲禪寺、革爲智積敎院、大廈廣殿、足容大衆、元和三年秋八月、奉勅任僧正、寛永八年之冬、退隱于城北大報恩寺、十七年冬十一月廿日、無病如睡而蛻、報命八十五、

京都智積院沙門元壽傳

釋元壽、字長存、下野藥師寺邑野口氏子也、幼有奇骨、岐嶷邁伍、年甫十四、師事州之元翁闍梨、祝髮納戒、慶長八年、登長谷寺、預專譽僧正講席、未幾上京、隨智積玄宥僧正、而叩玄微、負笈累年、不倦螢雪、十七年春、寓于結城蒲福寺、肇開講席、雲僧蟻集、明年奉台命、赴駿城、謁東照公、先是東照公闢左游獵之次、諸寺有展法筵、在路臨聽、衆中有秀傑者、必引見嘉奬、我門黌韓識者數輩、壽及秀算、俊賀其稱首也、所以有斯徵矣、東照公爲檀越、資遊學衣盋、遂成大器、預駿城武營講筵者數十囘、每蒙褒賞、元和元年春、游學南京、研究唯識百法因明論等、夏五月、東照公有大坂役、壽與筭、賀同往、奉候、共献一小榼、公甚

喜、時矢石火銃、響動天地、公自若、問壽等之所習、玄談移時、左右歎服公剛膽浩氣、又稱愛僧好道之厚、五年夏、台德公賜城北大報恩寺、且命定智積補席、寛永八年、視篆智積、指麾海衆、

太上法皇聞其高德、延之入内、開講筵、壽擧龍象十員立心法有色玄旨、皇情大悅、即補僧正、十五年戊寅、奉　勅撰祕識義章一卷、盖述祕藏所詮、心識安立也、一夕境界中、拜弘法大師、親承口訣、氷釋所疑、又靜坐彷彿間、見歡喜天現形、授以祕印明、慶安元年春、嬰微恙、閏正月十三日、泊焉瞑眞、時年七十四、法臘六十一、壽儀貌魁岸、德威凜凜、自然令人慴伏、勢陽亮典有知人之鑑、嘗謂人曰、生平閱人多矣、未有如壽公之威德、眞大人君子也、

贊曰、論義者、十二部經之其一、而所以往復分別、以明玄理也、佛在世時、有迦旃延尊者、尤長論義、衆中有第一之稱焉、擧壽等仰慕尊者遺風、亦長此技、獅子吼于當時、或云所以佛説論義經者、令法久住也、雖然澆代人師、鼠唧鳥空、身無實行、胡説亂道、徒送居諸、豈得超生死岸頭歟、學者須省自己操履如何焉、

京都壬生寺沙門知空傳

釋知空、字唯稱、生于京師仲村氏、天機俊邁、特異群兒、年甫八歲、從家兄讀書、恰若宿習、兄鍾愛之、欲使逍遥乎文苑、空早志出塵、不敢黙頭、年十四、游緇林、遂落髮染衣、傾心于梵籍、晨聞

夕誦、孜孜不倦、居常慕專念宗、盡心鑽仰、一時應衆請講選擇集、時年十八也、明年從良澄和尚、學俱舍台教、三更爽晷、探汲之勞、未嘗有倦色焉、凡負笈徒有欲決所疑於澄公者、使空代而辨折之、澄公亦預聽、擧以爲恒、一日澄公謂空云、教乘奧義徹底附屬子、自此遊方、見聞善薰、旦爲人毋倦焉、空年二十三、依衆請開講法華玄義、名聲雷震、四衆雲集、翌年如于和州法隆寺、謁了性比丘、咨詢毘尼藏、又從觀音院高榮、聞法華勝鬘、兼學瑜伽乘、時南京諸德、請講俱舍論、因講俱舍於勸學院、聽衆無不歎伏矣、皈京搆茅屋於城北、號塞耳菴、堅守禁戒、口稱三萬、日課無懈、或語徒曰、我於道場感聖衆來迎、拜樂土奇相、

非一二也、然我不屑之、汝等謹勿語人、晚於壬生寺側、把茆爲廬、號安養庵、安于弥陀三聖、恒鎖竹扉、晝夜六時淨業無怠、偶有仰望信士、爲說安心起行之要、聞者無不懺悔涕泣、薙染受戒者二百餘人、延寶八年夏五月、示微疾、自知不起、獻香花于佛前、西壁安置淨土變相、引五色線、著僧伽梨、至心發願、口稱佛名、徒衆唱和、空知其期至、其聲勇猛、喜氣見外、時弟子稱圓問曰、有來迎否、空點頭微笑耳、與稱名聲安祥而逝矣、享年六十四、坐夏五十一、實延寶八年五月十八日午時也、空全身於壬生寺西南隅、焉空先死三日、告諸徒曰、我生平懸白骨圖於壁上、冷坐凝觀年已久之、故色身全爲白骨、更一物而無用處、豈有世情塵埃、礙識神哉、汝等欲觀無常、無如白骨觀、汝等其

努焉、吾從來行願如今已成、又何言之乎、所著有念死念佛集七卷、自警集五卷、

贊曰、大雄氏臨涅槃時、顧命阿難及諸弟子曰、比丘當以戒爲師、依四念處、行道也、但觀身不淨、是入佛道初門也、空公執持禁戒、修白骨觀、盡形壽遵奉佛勅、別信超世本願、頓越苦域、嗟乎、智目行足、到清涼池者也、

京都智積院沙門宥貞傳

釋宥貞、字仙丁、上野勢田郡奈良原氏子也、髫丱俊秀、志願出塵、師事郡之玉藏院祐慶、得度受業、尋受四度瑜伽灌頂等、元和八年、負笈上京、謁智積日譽僧正、受業日新、又上高野、聽實翁之講、次游三井、學台敎及倶舍、後見智積元壽僧正、請益四年、道香遠薰、依請住于越後長岡玉藏院、次武州寶仙圓福、累歷而住、明應二年、奉召命視篆智積、雲衲五千指、圍繞獅子座、明年有勅、任僧正矣、貞平素多法驗、初住圓福日、檀越牧野氏有女疾、革藥石無効、請貞加持、未造之前、女即悶絶、不知人事、手脚已冷、貞爲持念、須叟而迺蘇息、一日檀信戸田氏少婦嬰狂疾、屈貞持咒、邪魅大言、貞抗聲叱曰、十法界一佛性、即身即佛、你輩昏昧不自知、逼惱兒女、何其愚哉、言未了、病婦拜伏流汗、邪魅即退、病尋愈、其感應如此、寛文元年、退隱北野大報恩

寺、四年夏深少恙、五月初六、如睡而徂、享年七十三、法歲五十九、

野州黒羽沙門義觀傳　　剛中

釋義觀、字傳隨、奥州人也、妙年出家、負笈講肆、倶舍唯識雜華法華、無不研究、氣貌強健、三十餘年、脇不沾席、夜闌經行、或坐禪徹夜不睡、平生講倶舍唯識楞嚴法華等、聽衆信服、晚居下野黒羽、單唱淨敎、化益居多、延寶八年八月六日、念佛安祥而逝矣、

釋剛中、字快玄、阿波人也、學無量山大衆、仰望爲衆講起信論數十囘、時人稱起信庵、延寶三年、科解論文、分爲二一卷、別述起

信義一卷六年七月偶得宋柯山倫師法華科註傍付評點刊行于世八年秋註畧教誡經天和二年講科註法華聽衆千人圍繞獅子座明年移居名護屋相應寺未詳皈真年月也

城州伏見沙門求厭傳

釋求厭豐臣氏兒也方袍圓頂初寓三縁山三學該鍊天性秀朗善轉法輪四衆依賴一時雲游東奔西走晩棲遲伏見鄉元祿中齡既八十臨末之時謂諸徒曰平居爲爾輩未語我姓若默死沒後必疑惑故今漏脱所蘊我內大臣秀賴亞子也家兄國松麻呂衛士愚而不謀人知之處誅我時三歲衛士遠慮隱江戶故無異我者免死年長學于芝峰恒爲先考追福修善然

餘執未盡暫寓大坂倍勵二利時見城郭巍巍寖萠舊怨又來此地見城跡零落嘆世態遷流或貪瞋數起則摩頭耻遵佛制漸逮晩年省悟天下非一人天下胸間爽然吾既爾汝等欽淘汰妄執勿抱泥世態言訖十念安詳而寂矣

贊曰貞等三師螢雪功積隨分設化可謂澆代人天尊師也厭之事迹不載國史今憑淨土高僧傳列之淨慧科識者審之

京都華頂山沙門眞察傳

釋眞察號圓阿俗姓武氏美濃人也卯歲喪父因志出家登武州無量山從懷龍和尚脱白納戒學包顯密經疏一寓目乃提其要領解其肯綮宗戒兩脈稟之春岳上人後移笈增上日夜講貫接得海衆三十餘年學行不懈麻衣糲食貧窶尤甚未嘗見其憂色也幕府教命任新知恩寺大建法幢廣接四來學人次累遷總州壽龜山鎌倉天照山元文戊午董華頂山任大僧正南郭翁送之有詩曰萬里津梁上路長春風行送雨花香寶輪轉地領群象龍蓋昇天入帝鄉淨嶽露尊華頂影恒沙照遍白毫光自今西向尋源客無意東流皈海方勝忠統有詩曰飛錫春風花正開皈時緑樹益香臺相逢華頂山中侶不識何人能往來住華頂山八年大振宗風高耀祖燈延享二年春三月沉痾四月四日右手執數珠左持弥陀經口稱佛名微笑如睡而逝閲世七十六坐夏六十八所著有布薩辯十念章等數十

部

勢州梅香寺沙門寅載傳

釋寅載字信智奥州相馬人也妙齡萌出塵志剃度郡之興仁寺研習內外典籍後隷芝之山繩錐勉強槖席折角貫主感其精學抽充藏司寶永中董梅香寺熾唱淨教四部渴仰聲價益重時有龍尚舍者世爲神廟尸祝英才卓犖深究神道嘆曰今也浮屠者流泛濫八洲充塞神乳山下不先攘斥此徒則無由顯神家正義然我未讀浮屠經論從誰問其津一日來謁載扣其一隅懸河妙辯闢彼壅塞使其反三隅尚舍聽已積年固執忽然消散回心佛乘先是欲著破法論於是更改撰神國決疑編

以述神佛一致了義、從是載嘉聲大振、遐邇上從神官、下至百姓老幼相携、受佛名浴法澤者甚多矣、晩退隱棚橋蓮華寺、雖遁在僻遠、道俗慕其蹤、化門再盛、享保六年三月、罹微恙、然有求法人、則爲之接化、無有沮色、九月廿七日、浴著淨衣、遺誡徒衆、謝多年奉事之勞、既而入于道場、對慈覺大師手彫弥陀尊、左手握弥陀經、右手擎大師將來佛舍利、胡跪瞻仰本尊、少時默念、安其經及佛舍利於檀上、大書又放光明名見佛文、貼之壁上、唱如入禪定、聖衆現前畢、告侍者了因曰、汝擊磬助音、宜緩擊長唱、寺主來問云、身心無惱、見佛分明乎、載點頭、二十八日安祥坐脱、春秋七十二、塔于三德松側、會葬者一千餘人、自山田來會者、不知幾千萬也、

贊曰、博學多聞、以禦外侮、即是法王干城、所以佛開外學也、以是古德有八能八達、芳聲永流、今察載二師、雖不及古人文質相兼、才辨足伏異見、實法社金湯也、苟抱護法心者、不可不內外通達、勉旃至囑、

京都東山厭求菴沙門厭求傳

釋厭求、俗姓源氏、平安城人也、秉性堅貞、才識明敏也、早起出世之志、每夜夢一僧來告曰、出家修道、一大事因緣、而不小緣、縱令燒火僧、尚勝一千戶官人、子應疾出家矣、因告父母、請遂素懷、父母不許、求自截髮、頻希入道、無何父逝、正保二年、從專念寺信譽得度、時年十三也、受業不怠、淨土三部經、六時禮懺等、逾月諳誦、年十七、遊學江戶、謁靈巖寺珂山、山一見器許、授宗門秘賾宗戒兩脈、求自研究淨教、兼學諸經論、妙究幽微、懸河之辨、令人感動、明曆二年正月、江戶罹鬱攸、諸侯亭館商家民屋、一時煨燼、靈巖寺亦爲灰土、求千辛萬苦、逃避憑火難逼惱、而省悟三途劇苦無常迅速、單丁雲遊、匿德韜光、寓美濃大運寺、囊錐少露、人知厭求、懇請說法、固辭再三、衆請不許、求乃轉法輪、貴賤群集、翻邪皈正者夥矣、明年、濃州片山架于艸庵、閑棲念佛、日課六萬遍、六時禮懺、須臾不懈、爾來或遊化攝州茨木高槻芥川、或說法京都、導利有緣、一時在于攝州鮎川、閱維摩楞嚴、次聞鴉聲、忽然開悟、七道八達、無障無礙、徹見本來面目矣、萬治二年、侍阿孃遊攝州有馬、浴于溫泉、依道俗請、說法極樂寺、遠近感動、四衆蝟集、歎未曾有、住持榮譽與檀越議、請充補席、求不首肯、曾以誓一生雲水不定住處故也、然母有痼疾、意願長時浴溫泉、譽公就老母方便慰愉、頻請住山、求不獲已、暫住于此、住山九年、興廢續絶、六時勤行、化導弥盛也、寛文七年二月、母逝、從此退院、雲游任心、京都富山氏某、再興梅畑導故院、以爲閑居所、遠塵佳境、實宜淨業、因暫寓之、延寶中、弟子了緣等、北野建專福寺、請令寓居、四衆雲集、法雷大震、次庵居攝州唐櫃、或說法京師專念寺、又寓勢州豐原山中、一時

續日本高僧傳　卷之三　盟社

飛錫、登羽州湯殿山月山、嘗應緇素請、住藝州嚴島光明院、七更寒暑、日詣神祠、不鈌法施、或依松江侯請、遊化雲州、到處廣布淨教矣、求荷擔大法、宗無偏黨、故木庵慧林獨照慧極等、一時宗匠、道交殊厚矣、求雖老、德道業不弛、稱名百萬返一七日滿焉、正德五年、寓岡崎草庵、示微恙、諸弟子問候、隨機說法、垂誡丁寧、六月十一日、告別諸子、向佛合掌端坐、念佛容貌如笑、安然入滅、世壽八十二、法臘七十、紫雲覆菴、瑞相不一也、求研究維摩楞嚴、故其說法、獨脫超邁、投機施藥、一生不領寺務、浮雲流水、有古德風、勢州弘道寺、京師專念寺、遠州念佛寺、攝州萬福寺、西山導故院、並中興所也、著念佛安心諸文、領解徒然要草

弟子法孫千有餘人、手自彫刻佛像、丈六大像及尺寸小像、不記其數、所繪聖容不遑枚擧、所書弥陀經一千卷、六字名號及十萬矣、

贊曰、三衣一鉢、少欲知足、樹下石上、處身無煩、此是我能仁氏一樣淸規也、然澆末僧徒、住著寺院、諂權諛世、但趨利道、雖剃頭染衣、心不異在俗也、求公特具正知見、邈守古風、宜稱出世丈夫能仁眞子矣、

勢州等觀寺沙門耕禪傳

釋耕禪、字挽古、未詳本貫、自幼聰敏、好學賦詩屬文、久遊學京師、後住勢州等觀寺、自謂雖直指之禪爲佛祖命脈、我輩劣機、

不能至於是矣、竊以、弥陀本願、不隔一惑未斷凡夫、至誠信心則必預攝取光明、是易行法也、從是皈心樂邦、日課稱名一萬返、聽淨教於謙譽、閱三經一論等、弥增欣厭、日課三萬聲、禪善病、令法弟某補席、自遁瑞雲軒、放擲萬緣、純一精修、吐想詩曰、獨居獨樂瑞雲邊、專念欣求濟度船、非把深心皈一處、摩提爭得奉金仙、又曰、樂國勝因何所修、稱名日夜竟無休、我生若不遂西邁、恐使如來還比丘、又擬陶淵明皈去來辭、作願生淨土辭、或詰曰、師非禪門宗匠乎、胡爲同愚夫愚婦念佛、無乃背宗旨乎、禪曰、子不知邪、文殊普賢有願生偈、龍樹天親已下諸宗高德、皆能念佛、末代誰能勝之、假令爲愚者行、予何耻焉、我但

欲出生死、不顧其他、若夫謂背宗旨、則古德皆爲之、如余何足言、子其勿責焉、一年染疾、因請謙公曰、我往生在近、師代我修懺祈臨終正念、我因師誘誨往生無疑、嘗聞蓮門有相傳秘旨、我未聞之、師不吝授受、我望足矣、謙公許諾、因授與之、禪悲喜交集、期一七日勇猛念佛、即告曰、我念佛則宛如感動肌骨、嘘唏泣下、八月二十八日、自把筆書曰、五十六歲逢場作戲、生與無生、兩賽一彩、投筆微笑、二十九日氣將絕、單信正念唱佛名、安祥而瞑目、其所著有竹隱夢艸、

贊曰、決斷簡擇、爲妙慧用、禪公參禪、爾後察生死解脫、不堪自力單刀直入、信徹超世本願、稱名多年、業事成辦、得遂素懷、嗚

呼高哉、擇法眼力、取捨得處、故列之淨慧科矣、

勢州林光寺沙門宥深傳

釋宥深、字善良、俗姓柴田氏、尾張人也、妙年岐嶷、志慕佛門、十三歲從郡之常光院政宥剃髮納戒、隨侍三十年、學涉顯密、延享三年、移錫于勢州林光寺、住職十餘年、葺理堂舍、繼絶興廢、稱後中興矣、壯年嘆曰、古大德欲成最上悉地、見慈氏、受三菩提記、而憾其短壽、或入阿蘇羅宮、或入金剛三昧、或蟄深淵爲蛇身、不如隨龍樹之教、速詣安養、先拜彌陀尊、而後竢於龍華之曉也、從是誓修念佛三昧行也、口稱坐也稱名、無有懈怠、寶曆四年冬十月染疾、自覺不起、手書遺偈曰、五十五年頭上霜、即今心月發清光、安養佛國往生後、更待龍華三會場、語弟子宥典曰、吾取滅度不遠、汝毋他往、二十一日、向西對佛而逝矣、保壽如偈、坐夏四十三也、

贊曰、醍醐妙藥、不服胡爲得治痼疾、三密瑜伽、不修何益、方今密徒、空論敎籍淺深、即身成佛、巧辯自許、就而叩之、一惑未斷、素法身而已、悲哉、妙藥爲徒設矣、大日經疏云、此中言悉地宮有上中下、上謂密嚴佛國、出過三界、非二乘所得見聞、中謂十方淨嚴、下謂諸天修羅宮等、深公早具正知見、眞修實行、成就悉地、解脫苦域、余輩不堪希願之念於戲、

信濃大島山沙門性山傳

釋性山、信濃人也、妙齡出家、登比叡山、習鍊台衡敎觀、備中僧澄月、待雲、俱爲莫逆、切磋琢磨、究玄探幽、一時同志三人、負笈從東叡山、解行倍進、亡何山應請住持信州伊奈郡大島山、爾後澄月、待雲、夙植感動、菩提心萠、自惟生死苦海、實難出離、這回必不可失一大事、不如辭交衆而直學出要、於是乎遁衆離山、飄然雲遊、二師抵信州謁山、具語本懷、山隨聞省悟、謂公等同朋、既發無上道心、吾瞠若于後、雖然豈不從芳躅哉、頂笠腰包、與二師南詢、請益幾內山陽南海九州、徧參禪敎宗匠、問解脫道、諸方皆說相似佛法、未逢具眼明師出離要門、未決心中、夏日遊方、避驟雨於村寺、行旅勞倦、請沙弥于典籍、雛僧手與皈命本願鈔一册、各披讀一囘、始知寄心有據、易修易行、果報最勝、仍上京都、龍居新黒谷、讀淨土部經疏二百日、精義研理、欣厭淨穢、安心決定、日別稱名六萬返、誓約於圓光大師像前、三師盟約、一蓮託生、而別矣、還信州座光寺修練、歲久澄月賖聞山公發得念佛三昧、通書信而問諸、好相山以一偈酬曰、稱名寂莫曉窗下、忽現雲中金色身、相好照曜塵沙界、共看道俗三五八、月得報感淚交下、天明五年十二月二日夜初更、身心安祥、念佛而逝矣、

贊曰、能仁說損益四友、仲尼說損益三友、吁矣、友也不可不擇、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抑三師南詢、

相友而益其道各成焉其志各遂焉終始友道互相不變是以足爲將來學人龜鑑矣

續日本高僧傳卷第三

續日本高僧傳卷第四

美作　圓通沙門　釋道契　撰
東京　藹藹居士　大內青巒　校

淨慧二之三

京都智積院沙門運敞傳

釋運敞、字元春、別號泊如、俗姓藤原氏、大坂人也、幼靈根夙萌、利智越倫、常夢一寶殿高廣嚴麗、殿前繫白馬、後逮入京、其母携覽東山、覩大佛殿、儼若所夢、既而父卒、年甫十三也、神泉我上人與其父有故、因諭其母曰、卿有三子、何不捨一子事佛乎、母鍾愛不許、上人請之再三、乃許、自是詣神泉習內典、尋謁賴運和尚于安樂壽院、賴一見器許、留侍唯諾、十六歲得度、受四度瑜伽、明年賴公引見智積日譽僧正、從是遊夘講肆、有千里駒稱、博涉內外、研究不舍晝夜、少睡則以頭懸梁、但質弱日加羸損、賴公愛惜、令知事勿給膏火、敞乃密置之、或乘月披閱、賴公抱病、自知不起、乃授佛性戒及灌頂、不幾而逝矣、敞哀慕不禁、手圖其像、事之如生焉、從元壽僧正、兼宗門祕訣、又登醍醐山、傳受諸尊密軌于寛濟大僧正、慶安二年、尾州長久寺宥雄服其道義、請充補處、次謁太守源敬公、命講佛經、公素嗜神儒、於釋氏道、嘗不皈敬、敞預知之、因談經次、辨儒釋同異、十住心

轉深轉妙、玄理、公歎曰、今日始知佛理玄妙矣、兼應二年、智積院隆長僧正命令皈山、據第一座、應衆請、講性靈集、聽者八千指、明曆元年、遊南都、聽唯識百法因明五敎章等、又問三論於實慶、日有深造、南衆服其博達、乞講三敎指皈、聽者蟻聚、明年登延曆寺、問四敎三觀於等譽僧正、敞嘗患痔疾、醫藥弗効、嘿禱于藥師佛、一夕夢佛授于琉璃餅、敞吸之、寤後舌有餘馨、既而疾愈、冬十月、擢董江戶圓福寺、紀伊太守南龍公延請齋次請論大日釋迦同體異體、時有名衲數員、問難鋒起、敞輙挫之、太守撫几稱快矣、寛文辛丑、智積院宥貞僧正年老退隱、衆議皈敞、乃奉台命、進院開講、大衆雲集、接衆餘暇、著付法傳纂解、五年謁大樹公、加賜智積院食邑若干畝、六年秋八月、　後陽成帝國忌、　太上皇宣大覺寺法親王勅、敞啓法筵于掖庭、論三密具闕、敎義索義、虎十餘員、互相問難、敞輙破之、　皇情大悅、賜法饌及曉覲焉、七年春、搆密嚴堂及三神祠、鐘樓浴室、於新賜地、延寶中、安置大藏經、述釋論啓蒙百條、並或問四十卷、八年、尾陽阜玄請灌頂、計前後授印可者、凡四千五人、天和二年、敞年從心、退休于瑞應、爾來閑適逍遙、嘗著結網集、開奮編、即心義章、谷響集、宝鑰纂解、瑞林集等、二百餘卷、六年老病危篤、脇不沾席、唯據禪牀、又製本不生義、示諸子曰、我向欲廣述此義、以益後學、這回覺必不起、力疾示其大較、八月疾漸重、自

却藥餌右左強之歟曰非特無益反擾吾心也九月五日手書心要一則示衆九日語弟子慈觀曰我明日當取滅度汝等勿他往次日召諸子遺誡曰無違佛制而興法爲懷次書遺偈結祕印安祥而化元祿癸酉九月十日也世壽八十法臘六十七矣

賛曰歟公英才卓識顯密性相無不該羅雨花點石芳聲遐震把如椽筆著書數百卷可謂中古義龍道門干城也然而閲其著作審細玩味則腐孔葛藤而已何免屋下架屋之誹也但有谷響集有益後學其該博令人敬服矣

勢州晴雲院沙門靈玄傳

鸞宿

釋靈玄本貫阿部氏奥州安部貞任裔田澤左金吾男也家世將帥住羽州小泉城至父左金吾業醫移大坂仕內大臣秀賴後事台德公初其母夢高僧身著紫袍口誦金文盤旋檐下其聲朗然徹耳覺乃有身元和五年生焉年僅九歲屢白父母求出家遂投增上寺臺山得度三經五部研究無倦博通外典神籍醫卜國書雜技掛錫十五年講筵議論無有虚日延宝二年蒙鈞命住瀧山大善寺九年秋八月住增上寺如意一揮龍象圍繞先是在壽龜山罹疾一日謂弟子曰汝曹勿憂我病當愈未幾飲食復常諸子訝之玄曰或夜不辨夢覺藥師佛乘雲而來八大菩薩十二神將左右圍繞放光將護於我從此身心輕

安也玄住芝山五年改正本院清規及枝院法令晩退隱勢州山田晴雲院深厭利名謝遣世事專注一境修練淨業元錄六年癸酉患痢醫藥無驗自書偈曰業網高繫七十餘年眼光落地心月輝天又云七十餘年呼小玉空奔遮莫勞多情西方寂靜無爲境一念即生十萬程擲毫合掌稱名氣息既絶矣有頃蘇息曰生涯委佛報命皈盡耳十一年五月九日沐浴更衣頭北面西右脇而臥敎弟子擊磬自唱光明遍照文始七日別行手持念珠口稱佛號聲聲相續氣息稍急門人擎弥陀小像示之仰視一回怡然入滅世壽八十戒臘七十一所著有弥陀經和字序淨業圖記眞宗七祖傳糅鈔序注扶桑鐘銘集將軍年譜甲陽軍記東鑑脱漏醫卜詩歌書數卷

釋鸞宿勢州山田人也髫年事靈玄于東照山剃染受業後掛錫芝山博聞強記論議講經不減玄公經歷檀林後住華頂山所著有有鬼論二卷淨土總系譜一卷八宗綱要疏選擇集決疑鈔講義等凡慮五十餘卷

賛曰學教者暗于禪參禪者疎于教是學佛者通患也玄公特具卓見精練敎義果然不算砂徒臨末一偈以可察其平生所長養稱之虎角禪亦可也

河內妙法寺沙門契冲傳

釋契冲字空心俗姓下川氏其先住江州馬淵祖父又左衛門

元宜、仕肥後守加藤清正。加藤氏國除、季子元全、仕青山幸利。尼崎侯冲即元全之男也。寛永十七年、誕于尼崎。年甫五歳、母間氏口授百人一首。旬日善記。父亦試習實語敎。不日諳記。七歳患疫。巫醫不驗。在病牀、窃書天滿天神號、每日百鋪。逮三七日、夜夢異人告曰、吾是菅神也。憐子至誠、除病延命。他日爲僧眞實修行矣。覺後病瘳。冲告父母於靈告事、懇乞出塵。父母不可。於是自絶腥葷、恒唱佛號。父母不得奪志。遂許爲。時年十一、受業河州今里妙法寺手定。定公始授般若心經。讀四五遍、背誦。手書十三。薙染、登高野山、謁東室院快賢。賢公器重、誨誘授灌頂印璽。勵精苦學。早露頭角。寛文二年、應檀越請、住大坂生玉

曼陀羅院。冲氣韻閑逸、無意營世。居未幾、頻厭城市喧閙。題國詞二章於壁上、一笠一鉢、雲遊任心。詣和州長谷寺、絶食念誦一七日。登室生山、薰修精練三七日。吉野葛城等、凡名山靈刹、無不躋攀。又登高野、受菩薩戒于圓通寺快圓律師。持戒益嚴、道業彌勵。掛錫泉州久井里。愛山水幽奇、單居數年。學該三藏、兼通悉曇。又十三經、史漢、文選、白氏文集等、無不涉獵。移居於攝州池田川側。讀日本紀、舊事紀等國書、且嗜和歌、博採歌書。延宝五年、就河州延命寺覺彦律師、重受灌頂。彦喜法器、授于祕印。冲繕寫祕密儀軌二百餘卷、藏之和州生駒山。八年、妙法寺手定逝矣。顧命充補席。冲孝於母、寺側構一室、移母養育焉。水戸西山公方撰萬葉纂註、欲致之府下。固辭不就。而感公志、撰萬葉集代匠記二十卷、總釋二局、獻之閣下。公嘉其卓見博識、賜白銀一千錠、生絹三十段。冲所得賞賜、盡以充精舍修營、且贍貧者、一不畜之。又著古今集餘材鈔。有所發明。西山公讀之、抵掌以爲確論。賜書欲一來見。冲辭云、林壑之性、不慣謁公侯。遂不應矣。逮母物故、退妙法寺、閑居高津圓珠菴。屏謝俗客、清修自適。西山公每施菜資、音問不絶。元祿十四年正月微恙。二十四日、告徒曰、永訣在邇。有疑宜質問之。弟子涌泉問云、師今住阿字不生之域乎。冲曰、然。吾人住平等而差別。泉云、平等差別無異乎。冲曰、心雖平等、事有差別。差別之中、心住平等。子

善記之。二十五日、手結定印、跏趺而化。世壽六十二、戒臘五十。附菴於弟子智耀。所著有厚顏鈔三卷、勢語臆斷四局、改觀鈔三卷、源註拾遺八卷、勝地吐懷編二局、河社二局、類字名所外集七局、名所補翼鈔八卷、和字正濫鈔五局、皆上西山公。遺稿二十卷、曰漫吟集。隱士長流爲之序。宗門疏鈔有若干卷。冲寛厚愛人、恭謙能下。然逮闢邪義、遮外難、無所囘避。當時英衲無當其機鋒者矣。

贊曰、冲公禪餘技藝、以忝韓識、芳聲遐震。然而兼濟護法之功、未聞其大。余於冲惜之。或能仁氏道、未嘗徹見乎。

城州沙門慧訓傳

釋慧訓、不知何許人、或云住城州乙訓寺、學究內外、博涉諸宗、嘗著迷雲雜記及三教論衡、彈折時弊、其論衡云、論衡所作也、爲讀書之法軌也、予嘗從儒釋禪教之師、習世出世之道、從其之所道、則吾愚益甚矣、所以然者、皆由吾暗短也、捨所學之師、而有所黙契、於是乎惡流俗之爲師者、故所言之書、有違時俗、故令閱書者知置心神之道、而離流俗之所由、夫從古先賢之言、世之所軌也、亦不可加矣、今所述者、言時弊而已矣、所叙次第、不論淺深、由教行之別、而先教次行耳、訓延享中人也、未知其所終焉、

贊曰、予閱論衡、立總論雜別三科、確論縱横、識見卓絶、實堪救

時弊、然而訓之所道、或少醇粹、惜矣哉、

紀州高野山沙門寂本傳

釋寂本、號雲石堂、俗姓長谷川氏、城州深草人也、天資明敏、度量曠大、幼而登高野山、從應盛闍梨落髮被緇、受兩部密軌及灌頂、不幾盛逝、更師快運闍梨、請益日新、螢雪功積、妙徹玄理、折角奪席、又精外典、賦詩屬文、兼善工巧、明書畫彫工、無事不善焉、寶性院玄宥愛其多能、充之侍者、遂授安祥寺流印璽焉、萬治二年、有故退高野山、應請住越前丸岡中臺寺、聲價貴于北地、寛文十二年、依快運遺命、皈山、視篆於寶光院、時年四十二也、天和二年、謝院事、退隱大雲院、尋寓家原寺、本平生願、都支上生、自刻彌勒像、畫都率曼荼羅、行業無懈、元祿十四年冬十月十五日、得疾、正念命終、保壽七十一、所著有神社考辨疑、弘法大師弟子傳、異字編等二十餘部、梓行于世矣、

贊曰、高野大師定後、善繼其文脈者、本公一人而已、當時道交泊如師等、瞠若于後、吁矣、本公祖門班馬夫、

京都妙法院沙門堯恕傳

釋堯恕、字體素、別號逸堂、後水尾帝第六子、母贈左大臣基音女也、寛永十七年十月既望生、風骨秀異、天資明敏、嬉戲常陳香燈、以敬佛爲事、年甫八歲、入妙法院、師事堯然親王、十一歲落飾、染衣、十三歲、登比叡山、拜根本中堂藥師佛、比及出門、足下忽然白虹一道、弥布叡南、衆驚歎奇瑞矣、寓東塔竹林院、

修練四度密軌、爾來住山二十餘年、咨詢宗匠、研究教觀、繩錐無懈、道聲照著、學人依慕、萬治三年秋八月、清涼殿法華八講、會擢爲第一座、機辯敏捷、南北義龍莫敢挫其鋒矣、寛文三年、登日光山、從尊敬親王受五部灌頂、爲一身阿闍梨、是年任天台座主、又詔爲護持僧、時年二十四也、生平顯密行學、夜以繼晷、講十不二門指要鈔等、鍛鍊學徒、嘗欲置大藏經、擇地佛殿東北平基之間、瓦礫中感得慈氏金像、怡然謂予所置大藏經傳到龍華會、仍安靈像於藏中、稱龍華藏矣、元祿四年、別營一草菴、顏曰鐵龍菴、閑栖禪誦、多栽花木異艸、逍遥自適、八年春

嬰疾、百方不効、四月十四日、囑弟子堯什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是七佛通戒入道初門也、我今慇懃付囑、汝等勿生異見、衆請遺偈、乃執筆書曰、踏破一乾坤、呵呵振袂皈、此路無岐路、夏日白雪飛、挹毫更着淨衣、頭北面西而臥、顧命諸子、盥漱自誦弥陀經、十六日昧爽、夢有人曰、某池花蒲開須速來、又夢自著紫衣昇天上、覺後謂左右曰、紫衣是紫雲、開花是我心蓮也、經云、衆生心如合蓮華、諸佛心如開敷蓮華也、好相如此、命終在邇耳、日午令侍者諷弥陀經、聽到心不顛倒即得往生句、安祥而逝矣、世壽五十六、坐夏四十六、所著有五部大乘經捷徑錄、僧傳挑韻、智者大師別傳註、逸堂集、怨固善丹青、病牀自畫頂相授之弟子堯延親王云、

贊曰、在昔法運全盛時、多有王種沙門、戒乘精研、不斷佛種、怨公丁澆代法衰、出王種家而入桑門、行解相應、自他兼濟、可謂優曇花時一現也、

城州獅子谷沙門懷音傳

釋懷音、號眞譽、又號玄阿、不詳州里氏族、爲人方正、不苟合、究吉水法流、才學卓絶、兼濟爲任、平生勤恭敬修、端身淨潔、上厠必更衣、壯年住和州今井西光寺、嘗目擊道門流弊、婆心酸鼻、著淨土考原錄、以箴學者、其魔佛對辨章曰、靜以心外無境、無境全是心、心法徧周、淨土豈離乎自心、生佛同體、弥陀全是於自性

總攝有情、所以雖云見佛、非心外他佛、見衆生心中佛而已、又不來而來、此謂來迎、故雖來實不來也、汝能明此旨見佛來迎昭然無疑矣、又世間捨世章云、夫出家者皆捨世也、何世間之有、見今世間者、以紬絹爲內衣、裁錦綺爲法服、褊衫之色、棄朱裙子、垂於躡拂塵土、或專於人事、業於博戲、醉飲飽飡、高枕沈寢、或年少美貌、夙夜愛之、如蝶著春華、或恣私欲、囊積盈餘、巧言諂媚、乞於檀越、嗟呼、澆風漸扇、非法日隆、遺法將亾、實可悲痛也、又見或徒、有剃髮染衣形如僧、而食肉帶妻者、是非僧非俗、可謂魔民也、如來所謂我末法中、魔民欲破正法、來下此土、變作比丘形、弘邪法者、金言懸記、今於是見也、眞行佛子勿居同席矣、時忍澂和上中興獅谷法然院、大振眞風、偶讀此錄、深感其志、拔擢以欲爲補處、遂具禮逼請、音不獲已起以應之、元祿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進山視篆、撿身以律、法雷大震、一衆服從、無敢竊議、澂公之道爲是倍熾也、音在和州、營興二廢刹、曰葛城寺、曰稱念寺、於是遂係之獅谷支院、音住持二十二年、淸規嚴正、不改先轍、正德四年甲午五月五日、怡然示寂、著往生禮讃纂釋三卷、淨土考原錄、盂蘭盆會法式畧解各一卷、諸家念佛集若干卷、並行于世矣、

贊曰、中興諸德、震起法幢、必有宮商相和者、澂公唱陽春曲、音公有白雪和、抑護法大士、同共乘夙願輪而來者乎、

勢州觀正菴沙門一道傳

釋一道、稱河譽靈順、不詳氏族、妙年發菩提心、從西迎院快譽薙染納戒、不耻悪衣悪食、隨有晏如、不欲交衆、凝思閑窻、螢雪孜孜、同房推強記博聞、日課六萬返、三時禮誦不敢懈廢、年而立、住持觀正菴、且暮閱淨宗疏鈔、以爲其樂、兄贍阿嘗發願曰、我還來忍土、彩繪八萬四千鋪曼荼羅、弘通印度支那及閻浮諸州、道隨喜曰、兄已有此志、不肖亦還來閻浮相偕勠力慶讚、兄業發願而後、日閱變相疏鈔、掩卷嘆曰、雖有諸家注解、未得其肎綮也、自撰捜玄八卷、演其已證、一者中尊偏袒、二者久行念佛者生相、三者變相理體分、四者辨第九眞身觀三疑、此其

發未發也、寶曆元年患不食、自言西邁不踰冬、自題壁曰、行住坐臥者常念外相也、念念不捨者常念內相也、十二月十日發願絶水穀、六時執五色縷、尅體念佛十四日、薄暮禮誦畢、稱名聲漸微、頭北面西而寂、其所著作有十四部、

勢州曼荼羅寺沙門演智傳

釋演智、號隨譽、不詳何處人、孩提從入門寺法譽祝髮受業、日進亾幾、譽公染疾垂滅、顧命曰、余欲營建一宇於山田、安置淨土變相大願未果、汝代我遂素願、丁寧囑焉、時年十二也、智蒙遺命、造次不忘、爾後遊方、掛錫江戶幡隨院、切磋琢磨、焚膏繼晷、三經一論玄理洞曉、皈國初住射和、徧遊古刹名山、探索惠心西山等古變相、對考西公俗中等疏鈔、屢適當麻、拜文亀新圖、據實正寺古畫、以爲徵、著捫象十四卷、發揮變相幽玄、弘贊觀經秘蘊、擯斥諸家謬解、華頂義山和尚歎曰、如捫象考訂殆盡、述辨所不及也、智手寫一鋪變相、五彩爛然、丹青極妙也、如望安養於咫尺、奏天樂於坐間、遂創安養山曼荼羅寺、奉先師法譽爲開山祖、自居二世、以報顧命矣、智素甘淡泊、不要聲利、常對曼荼羅讚稱禮誦、無有虛日、命終時拜日輪中現三十七尊同會、相怡然長逝、享年八十、正德二年七月七日也、

京都報恩寺沙門湛澄傳

釋湛澄、字淼閭、別號向西子、未詳生緣氏族、智行兼備、尤精國

書、貞享三年、著三部假名鈔諺註十四卷、發揮淨家玄奧、時年三十六也、註圓光大師和歌、夢蒙靈告、題曰空花和歌集、又著頻阿淨土長歌註三部鈔要解、往生至要決要解、桑葉和歌抄、女人往生傳、有鬼論等、凡慮若干部、擧揚佛祖遺訓、揮灑吉水正流、安心起行之要、無不竭盡、正德二年二月寢疾、二十九日訂正勢陽實洲所寄念佛奇特集、自製序文、令門人信哲繕寫、囑之洲公、永訣諸子、爾後勵聲念佛、書偈曰、四大五蘊本是空、終時弗免業刀風、涅槃生死兩般浪、同入弥陀性海中、明日昧爽、寂然逝矣、世壽六十二、

贊曰、靈芝之照律師嘗言、化當世無如講說、垂將來莫若著書、而

今道智及澄能說能行、發揮祖道、各有著作、以垂將來、嗟乎三師、善契古言矣、

攝州法泉寺沙門珂然傳

釋珂然、字貞阿、別號寒叟、俗姓松井氏、大坂人也、天資英敏、夙發道心、從河州玉手山珂憶信公得度、親炙有年、稍通宗教、遊學關東、講肆乃籍名于增上寺、謁廓瑩受教義、膏油繼晷、慧解秀發、學慕肇弉遺訓、文習還固古風、解行精鍊、文質彬彬矣、然爲性厭交衆之煩、終退叢林、浮雲流水、居無定處、刻苦錬行、多經年序、偶應請住大坂生玉法泉寺、道聲照著、四部悅服、日講性相經疏、傍及鄒魯老莊、誘導學徒、院號大藏轉經院、居曰脩史室、恒事鉛槧、多所著述焉、河內東條科長里聖德太子廟、弘仁元年弘法大師來拜西方三聖尊、即樹石塔婆若干、鐫梵文娑[illegible]字環而爲牆、寒來暑往、九百餘年、石損字缺、人畜亂入無人補之、然特酸鼻、募緣緇素、環外新造石屏、石面鐫淨土三部經矣、然志於僧史、嘗欲撰輯日本往生全傳、博集異聞、探索修治幾數十卷、考訂僅成、刊行三卷、然與華頂義山善導氣脗合、商畧儒釋、切磋切倍矣、延享二年十月十一日、罹微恙、安祥而逝、世壽七十七、所著有吉水實錄十五卷、小閱藏知津、淨宗護國篇、成語考各四卷、珂碩聞證、義山忍澂澄禪等行業記、及唯識論討要記、法相義語筆成蠅、聖廟別傳、甘棠編、往生論纂要各三卷、語燈錄燈拔五卷、元亨釋書索隱六卷、三部經安樂集四帖御疏、唯識百法等講義數十卷、頌義會最字典體製等也、

贊曰、唐尚書鄭惟忠、嘗問劉子玄曰、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邪、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才天性也、豈不能乎、學亦不易勉力而能至焉、識尤難矣、大抵不天稟而學至者、無具識見也、其一尚難、況具三乎、抑我僧史之作、梁慧皎爲權輿、唐道宣、宋贊寧續之、三傳是爲僧史準繩、然黃山谷憎其文煩雜、而欲整齊之、洪覺範亦刪補梁傳、史筆寔難矣、然公史傳文失體裁、語多和習、蕪雜不純、叙事繁曠、達意迂曲、才學微劣、識見不高之所致乎、雖然欲令前言往行、永垂後代、立志其可嘉稱焉、當時嚴島學信推奬之曰、學德文章希代人傑也、嗚呼、匪過稱也、

武州善應寺沙門貞極傳

釋貞極、號一蓮社立譽、世姓大西氏、京都人也、延寶五年某月日生、不幾喪母、聚沙之年、頻慕先妣、信芽忽發、不食魚肉、出塵志切、以父不許、徒過歲月、元祿十六年、斷然決志、謁厭求上人于岡崎、剃度納戒、時年二十七也、乃侍唯諾習練宗義、四年于此、尋遊學關東、籍于傳通院、受業於了因和尚矣、極夙知解尺不如行寸、旦夕念佛、不敢懈怠、從無量山但譽上人受宗戒而

脈勤學三年、旣省厭老給侍座右時致疑問、厭老默而不答、極自知學未至辭去再東遊屏居一室讀楞嚴經三年、刻苦精鍊、一旦豁然有省發爾後參見厭老、厭老從容曰子學旣成矣、一日閱慧心僧都傳、至母氏敎誨逸事、深有感激菩提心彌堅固、正德三年、遂隱棲於礫川、奉戒嚴整、過午不食絹帛不被日課八萬返念死念佛精進孜孜、或居三河島通津菴、又寓根岸四休菴緇素仰慕、受化者亡慮七八萬人屢講宗要徹選擇名義集傳通記等以報祖恩導利四部、凡講選擇集一百餘回嘗閱大藏經楞嚴維摩法華涅槃等諸大乘經、往往暗記吐露了義加旃營興廢寺賑救貧人病者大開施門福田彌培寶曆六年

五月二十日預知死期、大集道俗敎誡懇懃、授與十念以爲永訣六月二日、洗浴淨髮著僧伽梨端身合掌、安祥而逝行年八十、法臘五十三、門人樹塔于葛西善應寺所著有法道芝等八十餘部百五十卷、

贊曰、厭求讀予楞嚴開悟、極復省發于楞嚴、師弟相續法身不滅善哉二師、振起一時、挑法燈於澆季、亦是如來使者耶、

京都了蓮寺沙門文雄傳

釋文雄、字僧谿、別號無相、生于中西氏、丹州桑田郡濃埜邑人也、天性駿利、氣韻閑逸幼而薙涂郡之玉泉寺、次謁京都了蓮寺誓譽侍巾甁、學年隸江戶傳通院留、心芸窻涉獵內外典籍時有太宰純、以儒鳴、雄與之游、交義特厚、純善華音、嘗憂和讀害文義、誘以華音、雄就而學、稍究韻鏡淵源、旣京而後著磨光韻鏡、以眎太宰氏、太宰稱嘆序以行于世、雄閱朝鮮音韻頗曉其旨、然有一二未通處、諮問對州譯人、彼亦不能決、因介於桂洲禪師問韓人某、韓人駭嘆曰、不圖海東人學音至于此也、或曰、師尋常講俗典、辨音韻以授門生、是何爲邪、雄云是爲護法也、子不聞乎、娑婆敎體在於音聲、諸佛密語攝陀羅尼、若音韻不正則功德有缺、況又菩薩度生因緣、一切內外典籍、乃至技術莫不遍學、如夫勝軍論師精窮因明聲明等、遠公講三禮皆是也、雄又著經史莊嶽音和字大觀抄、並鏤于梓、嘗究推步術

有所發明、寶曆初年、退隱桂林、然負笈之士追蹤蟻聚、十三年夏五月、飛錫阿讚、游山觀水、無何皈京、秋九月臥疾、二十二日、安祥而化、壽六十四、坐夏四十九、

贊曰、堪忍世界以聲塵爲敎體、以是西天有聲明之學、雄公從事音韻之學、多所發揮、可謂澆代護法大士也、

城州春日寺沙門智暉傳

釋智暉、字大幻、別號空空菴、未詳本貫、播摩三草村人也、天性不凡、器度宏博、聰慧絕倫、不甘處俗、妙年投明石寶藏寺剃度、隸瑜伽宗、受業日新、稍長負笈、觀光上國、掛錫智積院、切磋琢磨、焚膏繼晷、顯密性相莫不游刃、次登槇尾山學毘尼藏、又謁

五智山曇寂、究顯密蘊奥、暉嘗修大原野春日寺、次營搆播州加東郡小山寺、分衛爲生、接衆兩處、樹大法幢、頻唱古三藏、嘆息澆代講習失淵源、生平示學徒曰、學性相者、弗學性相而學文字、弗學文字而學蕪穢、蕪穢聯駟、世稱博達、甚矣學之衰也、希世學者、舍蕪穢而學文字、舍文字而學性相、或識余所謂佛學者、又云、今之讀書也、弗貴其爲貴者、餔糟粕、相玄黄、何異朦瞽兼明鏡、聾夫聞絲竹、生公釆義、肇師舍文、古之徽猷也、可弗尚虖、時慈雲和尚唱古三藏、擧揚正法律、德望峻高、四方學人爭趨龍門、暉隨喜眞風、令弟子某入律死、晩應懇請、移粟賀法樂寺、天明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恬然入滅、世壽六十八、坐夏若

干、暉護法心厚、校訂入阿毘達磨論、大乘成業論、辨中辨論、大乘掌珍論等、刊行于世矣、弟子有玄韻、別號棲霞、相兼家學、住于春日寺、

贊曰、世尊滅後、正像末法、代變時移、法味漸薄、所以者何、梵音傳譯、爲漢字經律論、猶錦繡異背面、況又經而疏、疏而鈔、屋下架屋、蕪雜書籍、汗牛充棟、學者徒崇人師口訣、却疎金口親宣矣、暉公夙具鷲王眼、沂而唱古三藏、令時人驚愕、破凝暗、可謂遥夜大明燈也、然而擧世滔滔、多偃弊風、而陽春白雪和者希也、悲矣哉、

江戸增上寺沙門忍海傳

釋忍海、字海雲、不詳俗姓、江戸人也、初父母無子、禱於千手觀世音、既而有孕、遂產海、美貌岐嶷、性惡葷酒嬉戲、恒好畫、及長益甚、父使學畫師某、某有女、美而艶也、窺海心悦、愛慕不止、數修艶書、令人爲通殷勤、海不肯顧、女自割其指、并艶書致之海見、并書擲之地、一不省、女怨恨不已、病而死矣、自後夜闌閑坐、則女恍惚在目前、海患之、且憐其愛欲苦報、頻發出家之志、以請父母、二親不許、一日潛遁、登三緣山、詣鐵船和尚室、剃染、籍于緣山、讀書聽講、研究宗義、後從敬首和上、倍益智解、游學京師、歴事諸名師、閲毘尼藏、又見某阿闍梨、傳十八契印及諸尊印明、常講敘誡律儀六物圖・天台戒疏、緣山學徒受菩薩戒者

夥矣、海自少年時、奉千手尊、所居必安尊像、生平日課稱名三萬返、延享中、住寳松院、修道間、善丹青、尤妙佛畫、又工篆書、筆力精超也、臘月十三日、城市貴賤一樣掃除家屋、自旦至午、掃擊之聲、雷響車轟、此日南郭服生携諸門人避風塵于蓮社、海乃延曇海・耆山等、相與談名理、終日盤歡、毎以爲例、名曰掃塵會、住寳松院十餘年、宝曆辛巳夏、有微恙、竟以六月十七日、向西念佛、安祥而化、氣息既絶、而掐念珠不止、夜半乃竭、壽六十六、

贊曰、楞嚴會上、阿難陀墮摩登伽幻術中、以神咒力故、得不壞戒體、海公夙善深厚、誓心奮激、能脱處女愛縛、可謂大丈夫也、

抑欲界有情唯有此一事最難斷處、緇素雖別、沒溺愛河者十個而有五雙、哀哉、可恐且可愼矣、

長州西圓寺沙門法岸傳

釋法岸、字性如、俗姓藤田氏、防州吉敷郡下津領人也、神氣高簡、聰敏過群、宿因早萠、志慕出塵、年甫十歳、爲郡之妙樂寺隨仙童行、仙愛憐其容質不凡、提撕弗懈、已何與之宮市西念寺運昇、是年四月、從昇公剃髮披緇、鄒魯之典、貝多之文、温故知新、勵聲孳孳、寶暦十一年、負笈東遊、隷于增上寺、學宗義於徹應廓純二師、或閲圓光大師繪詞傳、道心若涌、發遁世之志、要誓稱名一萬返、明年冬、相承五重秘訣于定月大僧正、十三年

春三月、遂辭講肆、一擧萬里、孤錫似雲、韜晦蹤迹、修練信州善光寺、勤念相州阿弥陀寺、徧遊名山靈刹、風飡露宿、益激道情、翌年春、遊歷畿內播攝南海諸州聖跡、尋皈寧於受業師、及爺孃時、妙慶寺雲説和尚、山斗之望、緇素拜趨、岸慕蘭久之、仍參見請益、説公隨機敎導、具示法要、岸信受奉行、誓約稱名三萬返、冬十月、再遊江戸、掛錫於小山龍原寺、明和二年春正月、受菩薩戒于緣山惠照院、秋九月、稟受宗戒兩脈於下總大巖寺隆善、是年冬十二月、謁關通和尚于獅子吼庵、鍛錬宗要、融滯折疑、翌年秋七月、通公遊化京師、寓轉輪寺、岸亦扈從焉、安永二年、皈于梓里、到處兼濟、道聲照著、四部悦服、八年三月、依檀信請、住大日比西圓寺、僻地荒村、風敎未流、士俗朴素、不辨因果、岸右樹地獄圖、劇苦割截、狀態歷歷、左掛淨土曼荼羅、宝樹寶樓、聖容奕奕、就地獄圖説因果報應道理、見聞士女莫不聳動、就曼陀羅説欣厭易行義趣、令視聽者心駭神怡、大猷漸行、土風一變、樵夫農民漁者獵人、無一不念佛者、道望芬然雷霆、當時四方來依者、星羅雲結、赴請遐邇、法雨普潤、天明三年春三月、講弥陀經于西市慶雲寺、點石雨花、理致圓備、廢立邪正之辨、玉石分明、時一念義徒水老鶴輩、憤懣激騰、聚類結黨、大凝天寧等爲首魁、各執竹箆鐵如意、或帶刀劒脅來論難抗敵、岸道氣凜然、雄辯不屈、議論的確、莫與其鋒、難者倒幢靡然退

矣、寬政四年、附法席于上足常稱、閑居丸山草庵、自行勇進、益物倍盛、享和八年、徙庵於旁里、文化十二年冬十一月、罹微疾、自知不起、懇囑後事、十二月朔夜五更、俄然勵聲念佛、謂弟子某曰、我今覩空中佛菩薩來臨、五日端坐合掌、高聲念佛、安然而寂、世壽七十二、坐夏六十三、平生修練感瑞居多、錄之題曰稱三昧感得記、所著有專修要文集、唯稱演説集、本願念佛正義辨、專修念佛要語、臨終要語等、士女剃度弟子一百六人、誓受稱名者二十一萬餘人矣、

贊曰、修淨業者有二類機、曰仰信也、曰解信也、但信本願、不辨事理、口稱日積、有發得三昧者、是仰信機也、領解唯心淨土、已

心弥陀、事理不二、互融妙義、修錬功積有發得三昧者、是解信機也、若岸公者、其解信機乎、

備中寶島寺沙門寂嚴傳

釋寂嚴、字諦乘、俗姓冨永氏、世仕備中足守侯、嚴以元禄十五年九月十七日生焉、稟靈特異、才度明敏、宿植德本、早發道心、年甫九歳、師事郡之普賢院超染律師、薙染納戒、受經習業、夜以繼晝、字不重問、義不再思、修練四度密軌、受佛性戒及兩部灌頂、而今爾後負笈南詢、游講肆、訪宗匠、學涉顯密性相、莫不研覈、兼善梵學、字形音義通徹無凝、元文改元之歳、謁曇寂阿闍梨于京西五智山、執弟子禮、親蒙提撕、受於醍醐法流印璽、

六年於泉州家原寺、重受具支灌頂于寂師、嚴性好頭陀、苦行江湖二十餘年、儕輩推重焉、是歳應講、視篆都羅島寶島寺、舉揚宗乘、道聲藹著、賦性閑逸、寡薄嗜欲、心非道外、行在言前、戒地虔而靜、智水幽而潔、是以四方來依者星羅雲結、問經決疑、稱爲法窟矣、宝暦十年春三月、長谷寺常明僧正游化黄備、明實五智山寂公瀉瓶也、嚴重從明公、傳于密儀蘊奥、無罄不盡矣、明和四年、舉弟子支敞充之補處、退隱倉敷玉泉寺、逍遥自適、安禪長養、嘗與井山了雲禪師交義殊厚、來往數回、道話忘歸云、嚴元善翰墨、龍蟠雲起、縱横放逸、古雅純質、神清韻高、令覩者心駭神怡、竟不知身在塵世、時人得其片楮尺縑、十襲珍藏焉、八年秋八月三日、染微恙、溘然逝矣、世壽七十、法臈六十一、所著有大悉曇章、瞥古錄、悉曇字記大觀、梵本弥陀經私記、梵文心經私記等、凡慮若干卷、嚴狀貌怪異、頂相隆起、兩牙向上、秀顔雪眉、恰如應眞、見者預知其有道宗師矣、

贊曰、書者心之影像、不可容詐僞也、嚴公之書、灑灑落落、神采奕奕、令人驚嘆、僅見其跡、足知道德超邁也、高哉操履、不愧古人矣、

京都大通寺沙門性俊傳

釋性俊、字寶祐、尾州名古屋伊藤氏子也、少投八事山諦忍律師、剃染受戒、律師掩化、出依紫野蓮臺寺澄辨僧正、受於四度

瑜伽及灌頂、汲于報恩院法流、又隨河州延命寺眞常和尚、受諸儀軌、爾後厭葛藤煩累、聞防州天猊禪師法雷大震、就受埵筴、禪師逝、更隨性堂和尚、請益七年、有省發密傳、心印一衆倚頼矣、俊性多病、遂皈尾長養聖胎、十五年、文化七年、性堂和尚東福結夏、提唱碧巖集、俊便來謁、揭藉列衆、講四教義及護法資治論等、明年秋八月、蓮臺寺慧嶽闍梨於大通寺、授地藏院密儀、俊亦受之、九年春三月、皈東福、講金剛經、禪關策進等、偶瀕病、冬十一月晦日、恬然示寂、保年五十一、窆於大通寺、塔于其上矣、

續日本高僧傳卷第四

續日本高僧傳卷第五

美作　圓通沙門　釋道契　撰

東京　藹藹居士　大內青巒　校

淨禪三之一

豐前廣壽山沙門如一傳

釋如一、字卽非、支那國福州福清縣林氏子、其先出於宋慮齋先生之裔、父諱英、母方氏、禱救世大士有孕、將分娩、夢感授一朶白蓮而生焉、妙年穎敏、習書輒誦、年甫十三、喪父、一日聞目連救母因緣、嘆曰、立身揚名、特世間孝耳、曷若出世法徧資恩有乎、遂同母茹素、發出塵志、學年禮密雲和尚於黃檗、方知有

個事、後投本縣龍山寺西來灝公剃染、時十八歲也、二十進具、崇禎十年、值隱元禪師繼主黃檗、得受菩薩戒、一自幼事母以孝聞、以其母老、不忍出嶺、隨受業師于奎山、嘗習聲梵二載、一時游方、首抵長慶石雨禪師、問入路之要、雨示以狗子無佛性話、一單單推究、三七日夜、目不交睫、心膂發痛、茲無所入、屢蒙啓發、昏散稍退、夏滿偏參朝宗萬如永覺亘信諸大宗匠、所至少留請益不已、就卜山菴、一味坐夏、自謂得歡喜處、有一耆舊諭一曰、師兄今欲依止誰、苟要發大機用、須參黃檗始得、於是再參隱元禪師、問如何得大徹大悟去、元便棒、一曰、看破了也、

元曰、看破箇甚麼、一曰、現成公案、元噓一噓、一便進堂、克勤弗怠、未幾方得喧寂一致、元命爲書記、大清順治四年、聞母病、卽皈寧于玉融城、母喜曰、願子他日度我、當如目犍連、明春母病危篤、趨侍湯藥、默禱佛天、自刲胷而進、母病立瘳、是冬充堂司、脇不到席者三年、一夕困甚、起行廊間、曳履而蹶、忽然夢想頓破、動靜俱忘、翌晨入室、元纔見曰、住住我早識得儞、一喝一喝拂袖便出、七年臘月三十日、後山火發、林木悉燒、一同衆救之、逆風返焰、無處回避、遂落坑塹中、和箇身心器界、化爲一團活火、頭面手足傷損、不知僧智圓等躡後急呼扶、一引出、當機豁然大悟、直上方丈、元笑曰、且喜汝大死活來、一自此慶快平生、

若絕後再甦、明年正月、侍丈室、次元命頌臨濟三玄、趙州狗子二則、一應聲頌出、其語如流、元曰、今日瞞汝不得、一曰、某不敢自瞞、元曰、却是汝瞞我、乃禮退、解制、元附以拂子、一接得豎起曰、借此威光、指揮佛祖、號令人天去也、再拜而出、時年三十六也、是夏移錫雪峰崇聖禪寺、元送一偈曰、半節烏藤掛雪峰、瑤花影裏定蛇龍、脚跟險處能平穩、萬壑千巖立下風、一住山不敢以師位自處、愈自韜昧、以頭陀爲生、九年春一月、母無疾而終、壽八十歲、一復奔喪、事了後回雪峯、十一年、隱元遠應日域召、明年一重接召書、將航海、春至寧德縣、以路難通、上天台、度石梁、徧遊名山、見知識三十餘員、各有機語、末後再返姑蘇、省

覲費隱和尚於虞山。費問、善財參德雲比丘七日不見、爲甚向別峰相見。曰、踏翻滄海日、涌出碧峯頭。費頷之、留度夏秋。八月告別、費示偈曰、汝自閩南省覲來、語言對我亦恢諧、隨身乜事臨時用、濟道從敎不冷灰。又賜獅子吼三大字。一辭南還。十四年春二月、拉曇瑞等解纜而東、未經旬而到長崎。時本朝明曆三年也。王何林魏諸公請住崇福寺。萬治元年、結冬安居、懷中瓣香始爲普照國師拈出。是時木菴法兄主福濟、海外知音、唱拍相隨、世稱二甘露門。寬文三年、省隱元於新黃檗、路經豐前、客開善寺。小倉侯接待問法、拜送而別。既上檗山、元命居竹林精舍。冬期與木菴擢兩座、元秉拂上堂、分攝四海禪流。時値

開戒、一爲敎授師。明年秋九月、辭黃檗、將囬古雪峰、舟次豐前界。小倉侯特令開善長老及法雲洞公出迎、館于金粟園。繼建福聚禪寺、請爲開山第一祖。五年夏四月、祝國開堂。住職四年、大振化權、龍象輻湊。八年秋、舉長嗣洞公爲補處、退隱長崎崇福寺。十年秋、示微疾、明春二月疾再發。五月六日、親書遺囑、并規條六則。二十日黎明、謂衆曰、汝等今日不要離者裡。瑞問、如何是今日事。一曰、日輪正當午。徐而又問龕已成否。瑞乃進筆求封龕字。一大書壽字。左右乞遺偈。一曰、我着無偈、終不得死乎。衆愈請不已、乃揮筆曰、生如是、死如是、坐斷生死關、觸破沒巴鼻。喝一喝、置筆啜茶、自開胸曰、快活快活。又曰、天已午否。左右曰、未也、正午。起坐香半炷間、泊然而逝。實寬文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午時也。明日鎖龕、顏貌如生、頂門尚暖。火化于東山、白光上騰。火後頂骨不壞、遺五色設利羅、煙所及皆纍纍、恰如草上零露。長崎緇素爭取灰土俱盡。門人分骨身、塔于三處、曰廣壽、曰聖壽、曰檗山瑞光院也。保壽五十六、法臘三十九、寓于日域十五年。嗣法出於柏巖節千呆安等五人。所著有全錄二十五卷、并佛祖道影贊、尾州東輪、豫州千秋、攝州雪峯、奉爲開山祖焉。

贊曰、一公禪餘巧于書畫、獲之者十襲珍藏、請者日多、嘗厭其煩、乃撲破圖書。林居士問、圖書有何過、和尚撲破。師云、要人識

取無文印。一居士如前問、師云、爲他撲破貪嗔癡。士禮謝而去。嗚呼、胸襟廓落、縱横自在、投機設藥、奪人奪境、妙用難量、惜哉、此人而不保趙州壽矣。

城州黃檗山沙門性珞傳

釋性珞、字木菴、俗姓吳氏、支那國泉州晉江人也。天姿英敏、氣貌雄偉、上脣有兩牙、鄉人稱達磨子。年甫五歲、父母前後而喪、依祖母蘇氏養育。十歲聞觀音靈感、發出塵志。崇禎二年、禮開元寺印明和公剃染。時年十九也。爾來閱敎聽講、精義入神。八年謁鼓山永覺禪師、受具戒、初知有宗門大事。明年遊方、路値兵戈、未曾退步、直到杭州接待寺、見雪關禪師。問、以何方便得

脫生死、雪云、汝但看箇藏身處、設蹤跡、一句便得、瑫疑而未決、參密雲和尚于天童、便問、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密一棒云、是什麼相、瑫流血淋淋、不契其旨、又參永覺禪師、覺垂示云、話頭莫令須臾離、如大飢渴思飲食、相似直使浮氣消鎔、本有光明自然顯現、瑫依敎力提、十三晝夜寢食俱忘、初二日昏昏屯屯、勇進不退、第十三夜、隨衆經行、燈花迸燄、照見自身在光影裡、行廊然、觸著舊物、因元來是個枯机、認作鬼作賊、斯時如放下千斤鐵枷、慶快難狀、乃作偈云、奇哉奇哉甚奇哉、一朶燈花午夜開、覰露明明無向背、騰今耀古絕安排、直上方丈、通所見、覺云、此事不可草草、應以偈云、一段靈通無管無帶、鳥飛空而

絕跡、水涵月以難盡、時年二十七也、從是洒洒落落、不疑佛祖、十一年秋、費隱和尚應金粟請、瑫參請、因呈世尊初生頌、隱曰、唯我獨尊意旨如何、瑫驀竪拳、隱曰、只如雲門一棒打殺、又作麼生、瑫云、若作本分商量、好與三十棒、隱曰、如何是本分事、瑫答不得、隱曰、且去明本分事了來、瑫禮退、明春擢充副寺、頌本參話、呈上、隱看了、問本分事作麼生、瑫曰、偏界不曾藏、隱曰、我不問汝偏界不曾藏、如何是本分事、瑫曰、頭頂天脚踏地、隱曰、我不問汝頭頂天脚踏地、如何是本分事、瑫被拶、氣逼逼地、頭面俱發熱汗、忽明頭頭物物、各住本位、各顯本機、觀體洞然、而不相濫、乃進語曰、石頭乾嚗嚗、隱休去、十三年辭職皈省祖母、

大清順治四年、掩關于紫雲、翌年謁隱元于黃檗、便問、一槌打就、即不問、火燄橫身事若何、元便打、瑫曰、設使超佛越祖底來、又作麼生、元曰、大家出隻手、瑫曰、恁麼則十二峰巒齊點頭、元曰、汝行荒草裡、我又入深村、七年春、將赴欽石太平寺請、元竪拂子曰、此是從上諸佛祖受用不盡底、汝作麼生行持、瑫曰、脫殼烏龜戴角、只將一滴潤乾坤、元曰、逢人切莫錯舉、瑫曰、不敢孤負、接拂子拜辭而出、八年元延爲首座、有偈曰、雲歛也知山有骨、石頭迸裂頂門開、尋付大衣源流、特爲立僧、分座說法、瑫在歛石三載、道望芬然、緇素渴仰、十一年冬、永春縣諸士紳翰林確菴張公等、請瑫出世于象山慧明寺、明年春、囑寺鐵山西

堂、自回紫雲、夏六月、兼召東渡、蓋當本朝明曆元年、先是蘊謙師弟東渡、住長崎分紫山、及瑫登岸、相迎居之、時年四十五也、寬文元年、寓新黃檗、三年冬、結制、衆將五百員、瑫與即非首衆于兩堂、臘月開戒會、擢瑫爲羯磨、翌年秋九月、繼席黃檗、爲第二世、八年幕府賜白金及良材、新建大雄宝殿、韋馱殿、禪悅堂、十年夏五月、勅黃至山、特賜紫衣一襲、是年端山居士、刱瑞聖寺於江戶、請爲開山祖、瑫命山爲紫雲、示不忘舊居、無何回檗山、延宝二年、再住瑞聖、冬十二月、開三壇大戒、緇素受者不可勝計、明春舉鐵牛機公補其席、瑫齡已七十、自主席本山十又七年、主臣嚮化、龍象滿筵、殿堂門廡煥然一新、八年春退席入

紫雲院清隱長養、五更寒暑、貞享元年春正月、舊痾復起、自知期至、召南岳宗八公、懇囑後事、十九夜顧謂衆曰、老僧行期已逼、汝等不得違離、宗哭留曰、願師少住世、瑫曰、釋迦不現長年、況老僧乎、宗請末後句、瑫曰、一切空寂、萬法無相、此卽老僧末後句也、宗曰、大衆謝和尚慈示、瑫良久顧視左右、怡然而逝、實貞享元年正月二十日丑時也、留身三日、肌膚柔輭、頂有暖氣、藏全身於萬壽塔、閱世七十四、法臈五十六、嗣法者五十餘人、所著有廣錄三十卷、併續錄七卷、信州象山、作州千年、豆州高勝、參州永福、崇爲開祖矣、

贊曰、晩明東渡諸師、各文質兼備、就中互有長處、時人評云、隱

元之德、木菴之道、卽非之禪、南源之詩、悅山之書、逸山之畫、瑫公初學敎義、次參洞山禪、後究濟水源、多見明眼宗師、鈎幽琢玄、傳法東渡、爲檗門白眉、時人之評的矣、

江州永源寺沙門文巖傳

釋文巖、字如雪、俗姓三好氏、阿州板西郡人也、母赤澤氏、初無子、念觀音大士而生焉、年甫六歲、恒以彫畫佛菩薩像爲戲、閭里嘆異、十歲喪父、忽悟人生無常、卽白母就郡之莊嚴院、宥全剃落、習密乘、次受灌頂於讚州虛空藏院、又學經論於高野、寒暑之甚、不懈螢雪、妙解廓然、折角奪席、重受灌頂於善集院、密敎祕賾、探討殆盡、一日嘆云、我雖講敎義、談理致、而心法未明、徒博虛名長我見而已、詎能敵生死大事邪、舍之去學毘尼於賢俊律師、每詣安部文殊、願早成道業、約三七日、一食不臥、誦五字呪、滿十五洛叉、齡旣三十、然臂香三日、以求好相、果獲靈應、受具於槇尾山、依全理律師、究南山靈芝之律儀五夏、臘滿去、縛嵓松精舍於宇治田原、挽普淳智鏡爲伴、修虛空藏聞持法、嘗欲遊支那、拜終南祖師遺跡、及參叩禪律諸師、遂與性宗沙弥偕赴西海道、國禁不許、故不能往、怏怏而還焉、巖志慕禪要、力提狗子無佛性話、不決、因參一絲禪師於大梅、輒有機契、尋菴于和州、道業純一、巖寓岩松、有一禪人詰問語句甚捷、巖不能應、內省有愧、自此胸中如礙、自誓曰、不明大法、影不出山、於

是不顧寒燠、不分晝夜、一味研究、一時雪中坐至三更、寒徹骨髓、因起撥爐、見一星火、忽然失笑、礙膺之物、一時氷釋、卽說偈曰、寒夜三更寒徹骨、撥爐還得火中氷、時年四十一也、因見一絲于永源、呈所解、絲領之矣、田邨了徹及貞清居士、敬慕其德、淑指雲瑞泉二精舍以處之、會絲有疾、巖往省、絲喜命住退藏、是冬絲授以伽陀并序、其畧曰、巖禪德曾住槇尾、心王院堅持比丘二百五十戒、予住靈源時、數數來扣敎外一著子、余不假辭色、示以本分艸料、後來因撥爐火、一笑瞥地、明年春、一絲寂于瑞石、巖承顧命、住持永源、四衆躍然依賴、近衞應山公及諸宰官貴族、重其道、屢請益、　皇太后亦詔爲佛事、信施周渥、巖

不以爲榮、率衆躬耕、以效先德焉、大納言資慶參禪于巖、一日入室禮拜、巖一踏踏倒、資慶有省、後水尾天皇嘗敕資慶頒就巖請末後佛事、巖書法語上奏、皇情大悅、寛文元年、資慶爲祖父冥福、營法雲禪院于洛西、請巖爲開山、巖以無德辭、崇先師一絲、爲第一祖、自居二世、明年春、爲圓應祖師設三百年忌法筵、令衆僧書五部大乘經、並設無遮大會、皇太后聞之大悅、賜黃金若干、以充香積矣、嘗謁隱元禪師于松隱、元有贈言、巖老寓指雲、一日遘疾、敎誡徒衆、遺囑丁寧、至疾革、左右請遺偈、卽索筆書云、幻生幻滅、本無去來、虛空破裂、大地骨堆、安然而逝、寛文十一年四月十八日也、世壽七十一、僧臘六十二、

門人空之全身于本庵、所度僧尼百有餘人、宰官問道乞法諱者不可勝計、巖古貌直腸、履踐眞實、戒節尤嚴、獨處一室、如臨萬衆、常示衆曰、欲學佛法、須具誠信、究明生死大事、苟無誠信、復不能究明大事、縱學窮內外、名揚湖海、奚益哉、汝等信吾言、遵吾法、庶不負出家志、不爾非吾徒也、

贊曰、永源開祖寂室光公、梵行清白、禪敎兼備、敎誨門人、丁寧懇篤也、巖公從敎入禪、文字性離、得大解脫、接衆慇懃、垂誡老實也、豈可不云開祖之後身乎、

攝州佛日寺沙門性機傳

釋性機、字慧林、俗姓鄭氏、支那國福州福淸人也、宋一拂先生生介公之後、其家世有聲于黌舍、機生而弗凡、性甚至直、顏貌威嚴、幼習擧業、利智雄才、時輩畏之、然視功名、猶浮雲、棲心物表、頗慕佛法、俄丁明淸交代、卸青衿入緇流、從祗園弁公受業于補山、時年四十也、既而嘆曰、今已棄俗、當明大法以報四恩、否則寧不負出儒入釋之志乎、順治六年、直抵黃檗、參謁隱元和尚、元一見器許、卽進僧堂、力究趙州布衫公案、屢就心盤、卽非二公請益、是冬受比丘戒、一夜攝心危坐、忽覩燈花撲落、身世俱亾、囫圇安穩、乃擧似卽非、維那非曰、此是塵勞暫息、定力初成、楞嚴所謂光影邊事、非究竟也、自是多所省發、値元上堂便問、未到黃檗、參黃檗禪、卽今到也、疑黃檗禪、元曰、我這裡一

字也無、汝疑箇什麽、機曰、紅爐點雪、元曰、如何是汝不疑處、機曰、倚天長劔、逼人寒、元曰、恁麽更少什麽、機曰、謝師證明、便禮退、機以其出自儒門、閑于文翰、明春元命掌記室、本朝承應三年、機年四十六、侍元到于長崎、元公初開法於東明、次移聖壽、及普門、機領原職、或任綱維、參扣不敢少廢、適罹腹疾、愈加淬礪、忽打翻藥銚、通身汗下、乃曰、趙州布衫、今日看破了也、疾亦遂瘳、元證明擧爲西堂、寛文中、青木侯創建佛日寺于攝津、請元和尚爲開山、元命機至之、付以偈拂曰、單提正印出獅林、豁爾雙眸亘古今、白日青天轟霹靂、盡從陸地浪千尋、寛文五年、黃檗木菴和尚戒會、請爲羯磨師、事畢回山、接衆之暇、手書華

嚴等諸經說普觀堂以安之又爲考妣受業師減鉢資以置腴田延寶八年春兼鈞旨住黃檗山法雷大震翌年老病交作自知報緣不久造龍興院於山中以爲壽穴是秋開毘尼壇七衆受者五百餘人冬期結制雖在病牀不倦揵拂既而病漸乃書法語並遺囑示之仲冬十日剃浴更衣吉祥而臥翌日衆請遺偈乃執筆書曰來也錯去也錯一隻草鞋活如龍打翻筋斗錯錯錯適方廣端長老來機顧視良久奄然終焉天和元年仲冬十一日也越三日行闍維法火後斂眞骨次得草履一隻于灰中遺偈所書不徒然乃定眞骨隻履塔曰龍興春秋七十三法臘三十四所著有二會語錄滄浪聲耶山集嗣法出廬山經等

若干人矣

贊曰明季諸師若雲棲永覺及機公晩年發道心自儒入佛見道了廓履踐實到者抑佛世本斷起之一類者乎

遠州初山寶林寺沙門性瑩傳

釋性瑩字獨湛俗姓陳氏支那國福建莆田人宋丞相陳俊卿之裔明孝廉御史茂烈公雲孫也世業儒父翊宣母黃氏瑩稟性慈和英敏卓絶丱歲讀書過目成誦每聽講自疑別有個妙理一日入城見俗親扇頭所書心經從是日誦不輟或趺坐課佛族人呼爲和尚子瑩覺生死無常汲汲不安値母重病卽日斷葷及母亡自念欲報親恩無如出家遂依衣珠公於積雲寺剃染時年十六是日刺血書疏佛前發誓曰要洞明大事因緣不肯以小成微效而自滿足居常閱法華楞嚴并高峰語錄雲棲諸書始明坐禪之要日夜參究萬法皈一之話偶映佛燈坐至四更了然會得其旨但不以此爲究竟擇地移石壁高絶處下臨萬丈深潭經行長坐手持一版自策昏沈從朝至暮打成一片大清順治六年參謁亘信和尚兼天寺便問萬法皈一一皈何處信以大念珠打一下瑩曰只此更別有麼信一喝以手掩瑩口瑩遂進堂明年正月縱步出堂見風吹樹杪忽覺天地間一時皆語句也八年夏參隱元和尚于黃檗復上鼓山謁永覺老人元諭以向上一路明敲暗擊甚費腕頭十年冬登壇受

具一夜趺坐忽起於城東老婆不欲見佛公案豁然打破平日疑團銜口頌曰同生不見拳卽是手計較逃藏將謂別有元頷之復呈狗子頌元豎筆問是有是無瑩曰有元打出一拳曰打落汝牙齒瑩當下得大機用縱橫無礙二十七歲隨元應化此方激揚師道寛文三年元開法黃檗瑩任西堂分座秉拂翌年應遠州近藤語石居士請臨行元舉揚說偈曰一枝拂子重千斤閣在和山待箇人今日逢君聊舉似再三持重莫因循設若持得起放得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且道過在何處瑩曰直下承當知恩有地元曰一泓湛水來明月併作遠江一帶春便付瑩接拂曰豁開正眼照寰宇燈燄繩繩萬古隆便行夏六

月、相處于初山建立精舍、蓋瑩幼時以平生行履問神、神降籤云、景是扶桑日飛輪初山上海天皆拱照處處望團圓後於他寺再問、亦同此一籤、初不諭其意、今果得是山、信前緣在焉、五年冬十一月開堂拈香大樹法幢、一住十八載、雲行雨隨、龍象蝟集、次赴上野、創國瑞寺、天和二年春承吉繼席于黃檗、接衆十一年、開戒兩次、雖住持事繁、律身精嚴、兼修淨土、日課弥陀經四十八卷、禮佛三百或五百、返恒持佛號、未嘗暫停、元祿五年、遂退隱于獅子林、遠州語石居士數請回山、十年二月、再開菩薩戒於初山、受者萬餘人、中有一男二女、爲怨靈所惱、狂疾不痊、來受三皈、卽時平復、一曰、我今得離諸寃結矣、又一人曰、

我今解脱馬胎、同時合掌坐化、戒會畢、復皈獅林、是秋諸師爲瑩壽于希年、瑩禪誦禮懺、未嘗暫停、衰朽已極、而無微疾、身心怡悦、常面西坐、寶永三年正月廿四日、語曰、昨夜神遊淨土、卽奮起禮西方十一拜、二十五日晩、鶴聲聞于天、二侍者恠而趨庭、則聞空中微妙音樂、其夜更闌、瑩曰、適夢蓮華生寶池西、皈不遠、卽書偈曰、我有一句、別于大衆、若問何句、不説不説、二十六日、依常面西、辰刻自結定印、寂然、侍者連喚和尚、瑩卽應聲念佛、泊然坐脱、享年七十九、嗣法圓通成悦峰章等若干人、所著有語錄三十卷矣、

贊云、瑩公唱虎頭載角宗風、以善終始、可謂澆代長夜大明燈也、空腹高心徒或有愧焉、

黃檗山東林菴沙門性善傳

釋性善、字大眉、支那國温陵晋江許氏子也、父瑞宇、家衰客遊于日東、善事母李氏尊謹、及母卒、乃依舅氏、遷居玉融與龍田良冶禪師締方外交、長齋薰修淨業、聞隱元和尚居邑之獅子巖、乃往投之、時年十七、元一見器許、尋爲剃度、號曰大眉、先是元墜拄杖於巖下、覓之烏有、及善登山、偶拾之、元竊謂他日能助吾一臂之力、必此兒也、崇禎十年、元出世檗山、重興祖席、紛然百爲、善無不與俱、乃領監寺、一衆賴之、順治九年、參徑山費隱和尚、次遊三吳兩浙名剎、徧參具德百癡孤雲諸老、旋福省

謁永覺亘信二師、各有機語、十一年、元應日域請、善先啓行、預爲區畫、雖乾坤鼎革之秋、如入無人之境、夏六月、元蒙仙巖藩主備舟護送、直到長崎者、蓋善扶助之力也、首自興福崇福次遷福元、每任維那、整理禪規、綽有體裁、寛文元年、新開萬福禪寺、善轉都寺、督造梵宇、極力經營、禪林禮樂、内外肅然、二年秋辭職、結茅于山中幽邃處、榜曰東林菴、鑿池栽蓮、日修禪誦、自有廬山之致焉、明年八月望夜、善晏坐庭際、忽見明月東昇、豁然證入、覺得身心世界打成一片、乃説偈曰、中秋月上夜沈沈、一段靈光亘古今、無角石牛鼻孔露、從茲更不別追尋、從是愈自退藏、五年中秋日、侍松隱丈室、元擧拂曰、只這一著子、提起

愈相親汝能提得起用得去善接得曰和尚何得貴買賤賣元曰眞金自有眞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善曰與麼則穿過諸佛鼻孔觸瞎金剛正眼去也元曰眞獅子兒善能哮吼善便禮退時五十歲也善以法自重一切利名視之淡如常以十願精勤十年黄檗開三壇戒請爲羯磨師延宝元年隱元戢化善伴龕百日衣不解帶食不下咽毎擧首瞻像悲涙滿目師資機感出於天性自是善亦厭世矣七月末偶染微疾嘗念鐵眼禪師所募刻大藏之版未有鎭藏之處乃捨東林爲寶藏院以貯藏版焉十月初祖忌梅嶺雪公入室善自知病不可起以國師所傳衣拂親付既而病勢沈重面諭諸徒曰吾火後將骨灰水葬不得留指甲許造塔占常住地費世間財無益於事也火滅烟飛吾之能事畢矣乃書撒骨偈曰天也空地也空一把骨灰撒水中水晶宮殿琉璃界任我逍遙趣不窮一日華藏南源問疾謂曰吾兄四十餘年服勤先老人曲盡孝心無愧師資之義只如末後一句如何分付善竪拳源曰離了拳又作麼生善曰虚空無向背縱横得自由源曰須是吾兄始得十八日把筆書偈曰住世五十八年了却人間報緣而今撒手皈去大千世界坦然擲筆趺坐少頃泊然而逝延宝元年十月十八日午時也世壽如偈僧臘四十二所著有東林夢語矣

贊曰四十餘年常隨給侍伴龕百日食不下咽孝順之厚不愧

佛世慶喜嗚呼善公能奉持孝名爲戒千佛大戒至矣盡矣

嵯峨直指菴沙門性圓傳

釋性圓字獨照江州富田氏子也幼而喪父隨叔氏移居但馬出石郡十一歲投郡之吉祥寺薙染受業十八歲游方依澤菴和尚于泉州祥雲數蒙提撕適一絲禪師至圓呈竹箆頌絲拈起枕子問喚作枕子則觸不喚作枕子則背汝喚作甚麼圓奪枕子絲劈面一掌圓便出矣圓年二十二竊謂生死事大況我多病豈可悠悠過時乎遂傚高峰立三年死限一味提本參無字明年得個入頭處作偈述懷三年限竟再參絲于丹波大梅山通所證絲問汝年多少圓云二十四絲拈竹箆曰者個年多少圓應喏喏絲便打且慮圓之多病不堪交衆命居栖雲菴生平閱佛祖機語未免有隔礙處因起大疑團忘食廢寢偶見南泉茅鐮子因緣胸中如放下塊石歡躍而出矯首看山一笑而已正保三年絲戢化于江州永源寺圓力疾奔喪復旋京都乃就洛西選處於嵯峨細谷卓直指菴以爲終焉之計時年而立有身世兩俱遺此地一生應不負初心之句慶安二年冬圓靜坐銜口記誦禪禪無聲無臭非方非圓遠在河沙國近則口皮邊之語遂述偈曰求心歇處便安然更抖精神參八年豈料威音那畔事而今現在口皮邊兼應中隱元禪師來住東明圓直抵長崎參謁元公録呈所解元有謂一悟當機無著處看來不

直半文錢圓、於是朝參暮叩、命充侍司、明年從于普門、行萬治二年春、請遊峨山、留異菴旬餘、元贈以偈、有雲到不辨分半榻爲窺靜處覓同參之句、寬文十年仲冬、薄暮、兀坐丈室、忽見枯松墮地、豁然大悟、偈曰、兀坐無思、墮松聲振、不覺回頭、驀得、心印未擧似人、只自點頭、明年春正月、省覲元公於松隱、元笑曰、照靜主此審眞相見也、及辭、元竪拂子曰、汝親近老僧有年、參究個事、純無滲漏、今將一枝拂子、與汝表信、待時行道、汝當奉持、圓接拂子曰、昔年覓火和煙得、今日擔泉帶月皈、元曰、如是如是、復付以偈、有當機接得西來脈、少室花開劫外春之句、時年五十五也、翌年新建方丈、冬之夏之一期、禁足安衆、雖曰菴居、旗鼓

一方、延寶元年、隱元將示寂、命柏巖節公、送源流法衣至、兼題眞贊付之、貞享三年、遊南都、歷覽聖跡、攝州正樂寺主貞竹巖、請爲開山祖、元祿元年、爲四衆授菩薩戒、七年夏五月、老病日加、稍減飮食、六月自知住世不久、手書進塔偈、并遺囑語中元日睡起、忽連喝兩喝、衆愕然、圓微笑曰、兩喝與三喝、虚空背上行、傍僧曰、和尚得恁麼快活、圓點首、十七日朝、索湯盥頮、且曰、我今日行、衆請遺偈、乃執筆書曰、鏡像不生、水月不滅、打破虚空、生滅不別、阿呵呵、是什麼、咄、書畢瞑目而坐、奄然氣絶、實元祿七年七月十七日也、壽七十八、臘六十八、嗣法澄月潭等三人、著語錄若干卷矣、

贊曰、獨照圓公、初見澤菴、次參一絲、後隨隱元、直指單傳大事了畢、蓋參禪轉參轉深、所以無有盡期也、晚學未得爲得、輩宜充頂門上一針而已、

攝州國分寺沙門性派傳

釋性派、字南源、俗姓林氏、支那國福唐福清人也、年甫志學、禮無淨璋公于黃檗爲沙弥、乃事隱元禪師久之、讀書通經、宛如宿習、從事筆硯、開口成章、一日侍元遊翠竹菴、次元示偈曰、老倒無聊日放憨、雷匉電掣當司南、山童會得機前句、緊捎芭鞭上竹菴、派便問、如何是機前句、元曰、緊梢芭鞭上竹菴、派曰、此猶是機後句、元良久、派便作禮、元常以法器期之、順治十一年、隱

元東渡、侍師而來、爾後才名徧于神州、侍元公二十餘年、以香林稱之、寬文八年、開華藏院於檗山之左、兼建慈光堂、十一年中秋、元密囑偈拂曰、牙爪通身莫掩藏、幾回徹見露鋒鋩、家傳一柄龜毛拂、付子他時代擧揚、併書正法眼藏四大字付之、時年四十一歲也、明年冬、退任華藏、拜辭問少林的旨、昔日親問佛祖堂奧、今朝已出、只如臨行一句、和尚如何分付、元竪拳云、珍重珍重、派曰、恁麼則藉此威光、耀天燭地去也、元曰、步步蹈實地、在在絶行蹤、派曰、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便出、一日示衆、擧僧問趙州、萬法皈一、一皈何處、州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派曰、這僧致個問頭、不妨奇特、不是趙州

有出身一路、往往搆他不著、山僧昔年向這裡打失鼻孔、今日不妨對衆頌出、青州衫子七斤重、趙老眉毛三尺長、一夜不因華雨落、滿溪爭得水流香、延宝元年、逮元唱滅、重編廣錄、修補年譜、心喪既畢、遊歷畿內及關東諸勝、八年秋、應攝州國分寺請、寺聖武天皇所勅建、而天竺菩提仙那開基也、元祿元年夏四月、東大寺公慶上人重興大佛殿、設千僧齋、請泒拈香、以當法會首領、抑大佛殿開創之際、菩提仙那從今之國分、應請而稱開眼導師、泒今應之、蓋不忌所自也、無何國分殿閣門樓房舍燦然改觀、三年秋八月、開堂演法、一時名宿降臨側聽、是冬結制、大開爐鞴、鍛鍊學人、五年春、到內州正興寺、寺主覺峰曜公請於陞座、崇為中興祖、未幾、回山退居高壽軒、舉柏堂首座繼天德席、六月二十五日、書偈坐脫、世壽六十二、戒臘四十八、嗣法印光晏鐵梅香等若干人、所著有鑑古錄三十卷、芝林集二十四卷、並行于世矣、

五雲峰漢松院沙門性獅傳

釋性獅、字獨吼、俗姓朱氏、支那國福州府鎮東衛人也、獅生而弗凡、佛種早萠、丱歲辭雙親、投雲澗弘公於嘉福寺、受業、年方二十、與依止師腰包頂笠、參黃檗隱元和尚、是日値雨、元問、今日有雨、曾打濕眉毛也無、獅曰、眉毛雖不打濕、脚跟已打濕了也、元笑曰、速去客房洗脚、獅禮退、元默器之、是冬受具足戒、尋侍巾瓶、順治十一年、元應此方、獅年三十一、輔佐東來、三遷法社、未始不効其勞、密鍊潛鞭、益臻玄奧、元示以法語、其畧曰、汝自隨吾東渡、歷洪波上扶桑、扶杖履險、不至顚危、頗有力矣、然吾行藏取與、應酬機辨、汝盡知之、既知須擇善而行、曷用求剩語覓文、寛文元年、元移居宇治、獅領堂司、未幾、擢為監院、晨昏攝衆、孜孜扶化、十一年秋、就五雲峰下、建漢松院、以懷終焉之志、明年辭職住院、元曰、汝親近老僧已久、門頭戶底、被汝覷破了也、今將拂子一枝表信、力能護持、勿孤老望、便付獅、接拂曰、憑茲一柄龜毛拂、直指人天福莫量、元曰、因緣際遇雲龍會、一吼千山盡點頭、併囑偈曰、當機一吼迅風雷、迸出頂門隻眼開、濟隱漢松遂素志、掃除幻夢絕疑猜、掀翻本有眞三昧、坐斷千差沒點埃、如是弘持無間歇、能成法社棟梁材、獅念大法之寄恳重、海岳益自韜晦、延宝中、元將圓寂之際、付以法衣并自贊遺照矣、獅應緣化導、臘八示衆曰、雪嶺埋頭、還他徹骨、忽覩明星、話成兩橛、大衆要見世尊覩明星底境界麼、豎拂子曰、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卓拄杖一下、便下座、元祿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書偈曰、我是西來吼比丘、扶師東海振宗猷、化緣酬盡超空去、在處晏然得自由、擲筆安祥而逝、閱世六十五、戒臘五十三、門人岱峰明編語錄、曰五雲別集、鋟梓而行焉、

贊曰、六朝騷亂之世、有羅什道安等諸大士、陳隋革命之時、又

有南岳天台等諸大師、出現於世、而今明清移易之際、永覺濔益隱元木菴及門下諸英、多出世者何邪、抑護法大士不敢闕係世之動靜、處世界如虗空、如蓮華不著水者乎、

江戸海福寺沙門性源傳

釋性源、字獨本、俗姓法木氏、房州人也、生而有奇質、見佛則喜、父母預知其梵種、年甫六歲、相携至江戸、從春道長老于青松剪髮受業、寬永八年、源年十四、遊方參請、探五位宗旨、計十餘年、後見龍谿潛公于龍安寺、參濟水禪、正保四年、辭囘江戸、卓自肯庵於深川、承應二年、講維摩經、講畢自嘆曰、縱使講得辯若懸河、何如淨名一默乎、棄去閉關於后戸山、一味枯座、明曆

元年、聞隱元禪師東渡、率諸徒往謁于興福、元問、近離甚處、源曰、江戸自肯庵、元曰、禪德作麼生辨肯心、源曰、三十里程來見和尚、元曰、未離江戸與汝三十棒、源便禮拜、元將舉典客、源辭、而入堂度夏、時三十八歲也、萬治元年、嚴有公延見隱元禪師、源住海福寺、仍請爲開山、寬文二年夏、掛錫黃檗、掌知藏、臘月登壇受戒、明年拜辭、還寺、元示以法語、畧曰、上座自老僧航海至崎、領徒首參、迄今十閱星霜、不退初心、孜孜是念、況戒潔氷霜、規繩井井、老僧所爲者、無不立行之、十一年、元以偈并琥珀念珠寄之、蓋有授記之意焉、越二年、元書付囑偈、以待源登山、未到間、元既入滅、源奔喪而至、乃就龕前而得親受其偈曰、生平鐵鑄一心堅、廿載渾無少變遷、出萃超群眞決烈、隨流得本獨安然、頂門眼豁玄機露、福海波澄正脈傳、一柄龜毛今付子、勿孤黃檗老婆禪、時源年五十六也、先是新建大雄寶殿、堂宇漸備、延寶五年、祝國開堂、辦香爲隱元禪師、冬期結制、侯伯緇素蟻聚隨喜、大清天池禪師寄偈曰、自肯菴中住、吟風嘯薜蘿、喜傳黃檗派、振起滹沱波、痛棒領三頓、深明法不多、互相扶祖道、海福永巍峩、天和元年、得相州石藏山基、闢淨業禪寺、以何開堂結夏、樹大法幢、貞享四年、齡已七十、舉龍潭珠公爲補處、退休石藏、老病增加、應對如常、元祿二年秋八月、海福珠省侯、曰、未審尊候如何、源笑曰、日面月面、無別面、珠禮拜云、馬大師

來也、源曰、長老莫證羊好、初十日、命駕巡寮別衆、入臥遊亭、笑談移時、及暮飯、方丈病勢漸革、珠侍次問、尊侯如何、源云、今夜金烏飛入海、明朝依舊一輪紅、翌早起坐、書曰、七十二年竪行横還、履底今斷、生落黃泉、咦、擲筆而化、元祿二年八月十一日也、報壽如偈、坐夏六十七、源爲人眞率、天性寬仁、威愛兼抱、有大人相、嘗謂門人曰、佛經祖錄、汗牛充棟、尚不暇徧覽、況吾曹拾得古人葛藤、百補千綴、實如鴉臭當風、不必留片語以辱於我也、將化之前、命侍者海音等、把其語稿一炬之、音預知師意、竊自錄出數卷、今鎭永壽者是也、

贊曰、仲尼三絶韋編、而十翼始成、晦庵臨終、尚改定大學誠意

之旨德山著青龍鈔後見龍潭投之一炬黃龍得道以自爲足再逢慈明一朝豹變古人愼重大道儒佛皆然今人胡說亂道抄錄齷齪言句容易上梓源公深徹道玄內慚外愧火其語錄不留蹤迹可謂識見卓絶也嗟乎錯答一轉語墮野狐身因果明明報應歷然把拂柄者不可不愼焉

京都大德寺沙門宗忽傳

釋宗忽字天倫號不可得叟丹州上月氏子也年甫十二謁紫野清岩渭禪師渭公見兒不凡剔髮爲驅烏授之書籍則朝受夕還朗朗背誦不幾學該群籍精通三藏忽年三十嘆曰世尊成道孔子而立我今不成不立正是有氣死人也急上方丈曰

生死事大乞示一言渭公曰狗子無佛性恁麼領知忽退絶人事孜孜坐究恍然有省作偈呈方丈渭公曰二十八字間言剩語狗子無佛性只恁麼領取自爾參扣數員知識彌加激勵一夜定中廓然證入只自默契耳翌日渭公一見報衆曰忽闍梨大事了畢乃授法語及伽梨一頂以爲法信時寛文辛丑忽年三十六也延宝三年道譽達掖庭賜紫方袍董龍宝山歳且上堂曰一夜春囬乾坤改觀五更鐘吼素緇來賀山僧亦隨例焚香佛廟禮拜祖塔物之興我俱無罣礙維新維舊任運送迎般若智力本地風光黃金非黃白玉非白所以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咄孟春猶寒伏惟珍重五年泉州檀越請主祥雲禪刹中村氏捨金再興南宗寺請住焉天和元年儉歳寠民荐饑忽勸誘諸檀啓濟餓會于南宗寺每日脫調飢者五千餘人凡一百五十日泉之民稱爲藥王後身矣元祿二年蒙于常憲公命住江戸東海寺七年五月精舍罹祝融災以何大君促再建之事佛閣樓門經藏衆寮十培舊觀九年辭住持職擢天順叟充之補處一盞飄然潛居泉之舊巢泉之民擧手喜云不憶再瞻禮古佛問道者無虛日十年元旦諸徒拜賀忽曰藥山問僧年多少僧曰七十二山云是年七十二邪僧曰是山便打意作麼生諸徒無語因乞代語忽闔闢笑曰分明記取諸徒罔措夏五月上紫野禮祖塔途中示微疾六月二十日聚會門徒于清源菴

囑諸後事書偈曰生亦不可得死亦不可得喚爲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二十二日鳴鐘與衆稱毗盧宝號數百聲端坐而化壽七十二戒臈六十元旦垂示至是驗矣朝廷謚曰國英法鑑禪師所著有語錄一卷

贊曰興聖梅峰禪師序其語錄云其操氷雪其道斗山雖言張龍峰已墜宗綱翻祖禰未了公案豈可以記室常套客話而華袞哉至於開堂於本山歷涖列刹垂語拈提則言言壁立句句超拔也予於是知忽之不凡矣

上野州黒瀧山沙門道海傳

釋道海字潮音本姓楠田氏肥前小城郡人也父母信義厚好

恵施始無子、禱救世大士、而娠、寛永戊辰仲冬十日辰時生焉、胞衣纏肩、恰如偏袒、父母喜而曰、梵相也、小字曰大法師、五歳喪母、祖母掬育、年甫九歳、投郡之慈雲寺恭雲學、字讀書、英敏超群、遂爲沙彌、時年十三也、明年參瑞巖于醫王巖、擧阿誰話、海著語曰、座上無老僧、目前無闍梨、巖奇之、正保二年春、觀光上國、博學儒籍、次聽大慧書于江州知吾宗有悟門、而不肯諸方相似禪、嘗見如雪禪師于瑞石、便問云、自心是佛、更不他求、雪曰、如是是自心、海近前推倒、雪大呵曰、儞何處魔子、來這裡亂做、速退速退、海拜出、翌日又參、雪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大膽麤心、不可虚過一生、海曰、如何是實參、雪擧乾屎橛話曰、只

管看是甚麽道理、海從此放下諸縁、孜孜參究、脇不沾席、慶安元年、聽百法論四敎義等、研究敎乘、四年辛卯、夏坐瑞石、接心純一、晝夜不睡、至第七日、疑團頓破、直見雪老、八曰、疑團頓破時如何、雪豎起拳頭、海與一掌、雪曰、未在更道、海拂袖而去、自此機峰弥尖、雖然不能觸事無礙、承應三年春、將還肥前、如雪老人有送行偈云、行脚功成還省師、昔時標格又如斯、相看莫擧古靈話、軟語慇懃問起居、既而一錫皈桑梓、秋七月、往長崎、參道者禪師、問云、如何是道者家風、者曰、擡米來、向儞道、海曰、未擡米時作麽生、者將扇子打地一下、海曰、勘破了也、者呵呵大笑、冬掛錫于東明、見隱元禪師、呈偈曰、頓了此心物我空、大千刹界一如同、有人若問個中意、日落高樓玉笛風、元曰、無聲無色時作麽生、海拍卓三下、元曰、未也未也、海又拍卓三下、元曰、又在聲色中、何劫出頭來、海拜退矣、寛文元年、再登黄檗、參隱元禪師、勇猛接心、靜坐之中、忽然識元之用處、逕上方丈問曰、再入作家爐鞴、脱得佛見法見、始知師正知正見、元曰、如何是正知正見、海提起座具、元打兩棒云、是賞汝是罰汝、海云、這閒謾某不得、元云、自謾謾殺人、海便禮退、次參木庵、機縁相契、庵一日垂語曰、霜風拂面時如何、海曰、寒毛卓竪、庵云、意旨作麽生、海曰、和尚嚴寒正好、通袖庵便休、自此針芥相投、三年癸卯、登檀受大戒、翌年木菴住黄檗、抽海充知客、四來緇白、憧憧相

續、海慇懃接待、無有倦色、庵歎云、音知客是金剛佛也、明年秋七月、庵往江戸、海亦隨侍、池田秀峰、黒田泰岳二居士、特招海開道、創于大慈庵、延海住焉、爾來諸侯大夫、問道受戒者夥矣、寛文八年春、講梵網經、四衆蝟集、受菩薩戒者四千餘人、秋說戒本宗要、登壇者二千六百餘人、館林侯建于萬德山廣濟寺、請海爲開山祖、海請木庵爲開祖、自居二世、庵付拂子、示偈曰、祖燈焯焯耀天地、照古騰今沒覆藏、一任闍梨擎展拓、圓融闊綽播諸方、海住院接四來、德望徧于關東、延宝三年、禪餘閲舊事本紀等國書、深達神道、兼究瑜伽宗、六年戊午、解制上堂曰、身心安居、本無解結、平等性智、豈有去住、於無去住處、示去住、

向無解結時現解結如何解得、八萬塵勞盡是菩提之路、三千
利界無非解脫之場、單提栁栗活潑如龍、緊梢艸鞋威風似虎、不
許暗地裡著脚、切忌青天下躲跟、且超方獨步一句作麼生道、
獅子窟中無異獸、金毛個個解飜身、海接衆嚴勵、為人的確、竹
篦下多出龍象、室中示三轉語、一黑瀧白雲中見得者、即知汝
等諸人作麼生見得、二黑瀧萬仞高欲登動步錯、汝等諸人作
麼生登得、三黑瀧三級浪飛過者化龍、汝等諸人作麼生化得、
契其機者少矣、僧龍洲羅病、野狐託之言論百恠、云我來不為
別事、欲得和尚開示脫野狐身耳、海乃示凡聖一如本分捷徑、
僧肯云悟自心已了、奈此色身何、海咄曰儞不知色心本來不

二、披毛戴角一段風流、僧應諸禮謝、告人曰卻後七七日應有
徵也、言畢卒、海為秉炬、到七七日、岩下有一老狐屍、衆駭、海依
亡僧例葬之、恰似前百丈因緣也、元祿八年秋八月舊痾忽發、
告衆曰、我此病決不起、命弟子元福云、山僧有末後句、只因手
脾不徤、汝當代書、便云六十八年、掣風掣顛、掉臂行處、路倒大
千、二十四日寂然瞑矣、壽如偈、戒臘五十五、闍維出舍利、五色
燦然、收之黑瀧塔曰眞寂、海氣宇豁大、胸無城府、徹底慈悲、為
人辛辣、平生受用、不好珍器翫弄、信施金帛隨得乃散、臨終日
法衣一頂、弊古直綴外無長物、但有經論典籍數十函耳、開山
二十餘所、嗣法徒六十三人、受戒者十餘萬人、有語錄四十二
卷、指月夜話八冊、聖胎長養錄等十餘部、海護法心厚、閱羅山
文集、製扶桑護佛神論、閱集義和書熊澤氏著摧邪論、各闢其邪
義矣、

贊曰、海公博學禪教神儒、行解相應、化功亦大、可謂法門龍象
也、嘗度異類、破邪見者、道德緒餘而已、

播州龍門寺沙門永琢傳

釋永琢、字盤珪、俗姓菅氏、播磨揖西郡濱田人也、幼而英敏、有
神童稱、十歲喪父、事母孝謹、道心早發、就隨應寺雲甫祥公得
度、時年十七也、朝煆夕煉、受業日新、一日辭去、歷參江湖知識、
三更寒暑、皈寓興福寺、辦道勇進、脇不即席、一朝出饋梅香撲

鼻、疑情頓除、如桶底脫、喜曰、自今不被他人舌頭瞞、乃把平生
所疑古則看過、恰若庖丁解牛、直參祥公、呈所省、祥曰、是所謂
達磨骨髓、雖然須叩質諸方尊宿、時年二十六也、明年南謁
了堂歇愚堂寔等諸老、尋抵美濃日立鄉、縛王龍菴、單丁長養、
有年于茲、慶安庚寅秋、聞道者禪師來于長崎、翩然往謁道者
于崇福寺、者曰、汝雖撞著巳事、未明宗門向上事、琢呵呵大笑
曰、明地宗師和我扶桑、敢保脚跟未點地在、不禮謝而出、迄就
外舍宿、以謂他是大明大善知識、必有長處焉、若不抗衡、徒張
空言、謂之何哉、丕憤通宵不能寐、黎明復詣崇福、問答往復、因
徹見道者驗人之眼迴出常情、就請參堂、激切淬磨、日夕請益、

一時晩參之後與衆倶坐僧堂昏黒處豁然大悟乃上方丈問云如何是宗門向上事道者云是誰邊事琢便展開兩手道者將持觚翰書答話琢近前奪之撥道者拂袖而出明日道者喚維那告曰琢禪人大事了畢出堂長養矣琢乃欲就繁務以給衆請居于廚下忘身服勞輔其化門明年辛卯秋七月辭而東歸入吉野山結尖屋茅屋影不出山兩閲寒暑又移美濃舊巣承應三年甲午冬寓備前三友寺時熊澤氏唱陽明學君臣士庶專貴良知之說排斥釋氏欲一以斷佛種及琢至惡其道攀將併以拆之其渠魁者各率徒弟交詰三友寺日夕論詰逾月琢機鋒凜然遂摧折性命良知之說通明釋氏之道儒士皆結

舌退矣其渠魁中川氏等數人執弟子禮參禪請益國中爲之排佛之言大沮焉明暦乙未春再抵長崎謁于道者者歡甚待以優禮不幾而辭者有送偈曰琢破玉鷄殼鳳凰墮出來天人覩上瑞心眼自然開翌年春卓菴於舊里侍母氏寒溫出羽守加藤泰興請琢于豫州大洲渇仰請益相地於城南建遍照菴使琢董之萬治二年備中守京極高豐就封邑濱田創建龍門寺延琢爲開山祖法雷大震雲衲蟻聚十二年春奉詔住妙心乳香供牧翁和尚矣琢之化布伊豫二十年家家繪像晨昏供養元祿二年說法備前三友寺國人咸皈真化舊時唱新建學者邪見網破無復噍類三年庚午有詔特賜佛智弘濟禪師號

六年癸酉春應請赴江戸侯伯宰官參問不絶一日遽告皈播磨六月上浣還于龍門告侍僧曰老僧不出數月謝世矣八月初爲衆說法三日開示痛切異平日後二日示微疾諄諄遺誡諸子九月三日晨粥不匙辰時右脇而寂矣世壽七十二戒臘五十五闍維之時火光爲五彩齒牙頂骨數珠不壞骨身瑩明如珂貝塔曰定光手度弟子四百餘人修廢精舍四十又七琢淳實慈愛惡聲暴色不以加人長齋不缺非時密醬不飲不與人語世事或語涉利害得喪則如不聞若夫扶宗輔教奮不顧身主持叢林四十年衆恒五六百人法筵繁浩冠于一時矣

贊曰鷲嶺一枝遥自道者傳焉雨大法雨四十餘年可謂曠世大導師也至如其挫新建偏執徒奮迅三昧恰如獅子王吼在昔如意論師告門人世親曰黨援之衆無競大義群迷之中無辨正論嗟乎破邪顯正實難矣哉

江戸慧然寺沙門宗分傳

釋宗分字別傳房州人俗姓黒川氏幼而投武州大松舜鏡禪師剃染受業十六歲遊方謁龍谷賢壽和尚參即心即佛話日夜刻苦歴一百日參壽壽云近前來爲你說分近前壽托開云道道分忽然有省年二十一也又參愚堂禪師問趙州戴鞵話堂提起火管曰擬議則頭落分言下領玄旨堂器之再寓大松修心

鍊磨、偶疑無位眞人話、夜坐竹林、急驚鳥銃響、奔數十步、雙眼放光、雖然本參話頭、半明半闇、疑團未解、經十餘日、夜夢高僧、分問傍僧曰、是什麼人、傍僧曰、劍門分庵主也、分作禮呈疑、庵主曰、光出了始是可、分於是有省、禮拜云、自今師乎菴主、覺而灼然、即改名宗分、然後林下晦迹七年、于茲嗣法于台巖和尚、自謂弘道導人、莫先於戒、古人云、菩薩戒、宗門一大事因緣也、豈可容易哉、寛永庚午、謁法隆寺賢俊律師、受菩薩戒、來往高野新別所、洛西槇尾山、多年精究毘尼、槇尾諸比丘云、吾山雖學密律、缺于禪學、請參禪於師、分曰、善哉、即使諸比丘參無業莫妄想話矣、分後寓于淺草解脫寺、授禪戒于四部、受者日一

千餘人、尋到總州葛西、天旱民憂、請分祈雨、便授偈于神龍云、天旱數日草木枯、世界人民惱心意、龍王垂慈下雨來、洗衆生苦大洪水、忽雨如車軸、正保中、居武之雲巖、示衆云、德山有道、吾宗無語句、又無一法與人、祖師恁麼說話、如巡人犯夜、未明已事在別傳、不然、吾宗有語句、木雞啼子夜、又有可一法與人、如來悪逆、此間若有無舌人、速出來下語看、矣雲巖狹陋、不足以納大衆、遂移寺於深川、號慧然寺、四年甲辰、有故改泒嗣法於月桂雪山和尚、慧然亦隸于月桂輪下、乃掛籍于圓覺第一座、時年六十七、退居于寒江庵、佛涅槃拈香云、生死元來火裏水、雙林示寂僞耶眞、一千六百年前淚、細雨濺花二月春、一日示微疾、斂衣示衆云、妄想妄想、人人身識本來無、言訖跏趺而逝、寛文戊申夷則二十四日也、齡七十一、臘六十一、有語錄行于世矣、

賛曰、佛祖面授一師印證、禪門通儀也、分之至晚而革嗣法、予未知是非如何也、在昔開聖覺老開堂辦香、不原所得、忽覺曾前如𢹂、遂發癰而卒、分幸免癰死矣、然禪律兼學、導利四部、雖違清規、抑亦善知識哉、

城州白河寺沙門無明傳

釋無明、字梅天、豊後人、清和源氏須田爲實後裔也、仕于杵築矦、一時愚堂和尚來說法於養德寺、四部敬禮、因謁愚堂參禪不倦、便呈見解云、我聞風聲識得從來無心、堂即打地曰、何說

有無、即今聞得去、明云、唯這箇是、堂曰、如何是明、云和尚打地、我早無心中聞了、堂曰、未在、猶擧看、明曰、和尚云未在、任他我不曾疑、堂云、你是輕慢人、萬刼難得、若知非、䟽家點撿而看、切忌涉分別、明退、一夜再參、堂示水牯牛話、明着語云、在途中不離家舍、堂云、何一刀兩斷不來、明云、作麼生兩斷處、堂吹滅火燭、明直下大悟、即云、始知是某從來娘生面目、堂曰、你看得兩斷處不聞、明云、若爲看得非娘生面目、堂曰、如是如是、爾來研究揣摩有年于此、一日以謂、歷代佛祖不一、在家成道、遂辭官截髻、明暦乙未臘月二十八日也、年既半百、拜瞻愚堂和尚於勢

州中山次隱于熊野辭山荷水搬柴以自給三更寒暑又還勢陽居一年堂授之印記自書賦梅天號云馥郁一枝自然別冰肌玉骨色還鮮此兄何得在人世料識青雲都卒邊寓治庚子京都島木氏及宗入居士等皈敬之興建青龍山白河寺請爲開祖明於是領衆大開化門一日訪黃檗問曰於日用四威儀中有無穴斷底法否檗云莫涉造作明云作麼生無造作底檗曰識得自已始知明云從來無自已識得箇什麼檗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須到明云作麼生無佛處檗欲與杖明驀拗折曰捧頭有眼不得莫艸艸地衆咸畏服檗皈方丈明云惜哉雷聲不雨却偷得他破覆捅裏水出去焉寛文已酉攝州

島上無休宗無一居士嘗皈竹篦下開創一院乃號岡本落成之日舉文珠揷艸因緣告居士曰宜哉此山極有洞仙之趣古人曰山水之秀可居益人道氣又往勢州內山玄壽再興慈眼寺請明垂化一日遽感微恙應接無異告衆云吾將行汝等宜如法努力莫負初志言訖示滅延宝丙辰五月二日也世壽七十坐夏二十門人奉全身于慈眼東北隅矣所著有長養用心記十魔記等

贊曰朱世英言予昔從文公於定林數夕聞所未聞嘗曰予曾讀游俠傳否移此心學無上菩提孰能禦哉明公鐵面嚴冷識見卓絶實參禪俠者也又是法門干城者乎

續日本高僧傳卷第五

續日本高僧傳卷第六

美作　圓通沙門　釋道契　撰
東京　萬萬居士　大内青巒　校

淨禪三之二

攝津普門寺沙門性潛傳

釋性潛字龍溪俗姓奥村氏京都人也天資明敏氣宇超邁年甫十六剃度于攝州普門寺越二年南詢精修十五年惆猶若一日有所省發遂蒙蓍賢語錄始識從前所得皆古人糟粕因極力參究又六年大得慶快慶安辛卯住妙心寺接衆講經論祖錄承應三年隱元禪師東渡寓于長崎適有僧

至潛問禪師有何言句僧云有偈曰挑雲入市無人買惱殺杖藜歸去來潛聞之欣然與衆議請卓錫普門一見如夙契挺身翊贊寤叩朝參深入閫奧明曆丁酉　太上皇召潛入內殿問法奏對稱旨龍顏大悅寬文三年新黃檗落成隱元禪師結制擢潛爲西堂潛問人天衆前還許問話麼元云一一問將來潛禮拜云謝師答話元云杲日正當空大地盡光明潛歸位云劍去久矣元云自知較一半甲辰春正月應江州正明寺請臨行進方丈拜辭元舉拂子云只這一脈從龍池流至黃檗老僧三十年用不盡今示於汝汝能行持如龍得水如水得龍只如興波不作浪一句作麼生道潛云消得龍王多少風元曰舌卷波濤平四海心空沙界一乾坤便付云接得龍池眞正脈爲霖爲雨徧山川潛便禮拜元曰會了禮拜耶不會禮拜耶潛便喝元曰一聲霹靂轟天地驚起泥龍上九天潛便轉身而去潛寓正明喜其幽邃足以安禪遂構僧堂禪悅堂供衆晝夜坐禪焉潛屢奉旨入掖庭　上具咨詢禪要潛舉柏樹子話　上頓徹玄旨賜以大宗正統禪師之號親受菩薩大戒其所著宗統錄有御製序其略云令人二不見之見得未聞之聞至其以機奪機以毒攻毒何止得同方竹杖饒御紫茸氈直得錐鎚古今烹煅佛祖鼓鑄宗門師大活現成須彌不高洋海不廣覺圓裏三世光通徹

大方始知古佛心宗大而無外簡而實得其正統者也寬文十年庚戌八月赴請于大坂寓九島庵一日示衆有踏轉混沌竅正當歸程唱水調歌行之句二十二日應有司請說法開導衆心說喜明朝有司遣使禮謝忽暴雨驟至山海震動巨浪翻天弟子拙堂潑公與諸從者促潛逃避潛曰生死數矣其可逃乎汝等端心正念可也潑公等見其勢險懼進曰屋潛厲聲責之曰生死之際當持正念胡顛倒乃爾如是者三乃索筆書偈曰三十年前恨未消幾回受屈爛藤條今朝怒氣向人噴喝一喝卻倒背江八月潮書已祕諸篋中俄浪濤浸裂一時漂沒而潛獨趺坐水中夷然不動頂門如炙顏色

如生四方緇白張悅競至見潛端坐疑其無恙即而視之已蛻矣實寬文庚戌八月廿三日也壽六十九坐夏五十三門人道顯同日權水難得無恙言之甚詳果然應踏涅槃路唱水調歌之句　上皇聞之嗟惜減御膳者數日特賜祭於內殿矣著語錄三卷鐵脊錄撈正錄宗統錄等

贊曰潛公道容魁偉足下有輪紋三十二相已具一相福慧二嚴矣有以矣若其水中入涅槃者或報夙業乎抑以道眼觀之即是兩大法雨活水裏之神龍也奇哉妙矣

肥前圓應寺沙門宗融傳

釋宗融字松雲俗姓田氏肥前人也生而有奇徵年甫十歲

禮圓應寺華嶽和尚剃度勤學孜孜年二十一游學京都復如關東謁洞濟諸老暇擬講肆受經義游方十年歸省其母母耄矣始失所天無所依倚會值融歸而適長崎晤尋母喜之遂與母偕往一顧和尚命住光雲寺因築小堂於寺側養母融如市買魚將以饋母母望其歸融草繩貫紅魚以杖荷之母愧誠之曰可嗟此非釋氏所宜融曰諾他日又買之母又叱焉融出母怨語其婢曰釋氏律身欲潔淨者也融也今若此可謂釋氏乎傷我心賊豈可謂孝乎命而棄之而融未知棄而不食也踰數日復買魚歸而饋母母怒擲之曰此非釋氏所宜即自操刀斷髮告融曰自今宜稱吾為妙善矣融賀之探懷中緇衣授以衣之曰吾願滿矣融善鼓箏母每喜聽融鼓江月松風未嘗廢與其法弟月舟胡公作偈諷之曰寄言借問誰家曲只恐人呼師曠孫止止莫彈鳴鶴怨松風日夜普聞門融笑曰非爾所知也即以偈答之曰老撫秦箏慰困勞豈同俗客事風騷絲中佳趣無人會門外松風入手高長崎丸山有妓其名曰梅尤長於箏雖在塵中然信佛乘竊聞融德風倩人請來臨融遂往梅作禮請說普門品融乃講之梅聞而歡喜融素聞梅善箏偶言及此而命鼓之融大賞之遂鼓一再行然後融亦鼓之明日融如市逢梅與衆妓過梅見避之遠嫌疑也融趨而及之言曰昨昔之歡不亦佳

乎衆笑融之癡于人事也承應三年隱元禪師東渡乃往謁呈偈元深領之明曆二年融年四十九住于圓應寺母從行乃構一室于山中給之寬文二年如諫早閱大藏于天祐寺五月母卒于鄉融聞訃泫然辭還圓應及至則母棺矣融乃以杖叩棺曰吾母融歸矣自應云歸乎又應曰諾言畢即送棺葬于圓應山中明年冬結制龍象蝟集聲策激勵唱新豐宗風寬文四年正月朔示疾四日朝參半召門人告曰吾今日逝矣爾等恪守吾平日誨囑以後事及午呼侍者曰時至矣可具香案為我考妣之位又曰安先師像及至融乃親爇香展其拜像然後揖父母之位已誦西方三聖號及慈雲願

文書偈曰。五十六年。隨順世緣。雨散雲斂。碧落月圓。衆誦佛頂呪。誦半泊然而逝。實寬文四年甲辰正月四日也。壽如偈。所著有語錄二卷詩一卷從容事略十五卷大龍道說禪宗五派圖並行于世矣

贊曰。融公超邁奇胸。出天性也。學之雜矣。其孝養之厚越于陳老蒲鞋。爲人子者不可不努也

城州興聖寺沙門舜融傳

釋舜融。字懶禪。薩州人也。八歲投多福山護國禪師得度受壽十七東遊。依丹州大原慈雲律師受具足戒。次徧參關東諸老宿。聞萬安和尙住濃州水晶山。參謁安一見器許。猶加

鉗錘。一日入室。安擧南泉斬猫話。融呈頌曰。提起猫兒正令全。超然物外老南泉。兩堂首座無分曉。烏示趙州公案。四安見稱善。擧示衆曰。懶禪子徹矣。自是號曰懶禪。安往丹州瑞巖。融亦作焉。安移臨南。融補瑞巖。安遷興聖。融嗣院事補之。承應甲午秋安圓寂矣。信濃守永井尙政請融補席。進山開堂。内曰。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種。興聖今日出世。未審有何祥瑞。豎起拂子曰。還看麼。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上堂。擧藥山思量不思量底話。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處空寂不知爲閙。混塵勞不見其亂。居二歲。退隱山崎。不言寺愛其閑寂。逍遥自適焉。寬文壬子四月三日。預知死期。索筆端坐書偈曰。一生習懶。兀兀不爲。今日遊戲。雙眼戴眉。放筆而逝。保命六十。法臘五十一。

尾州萬松寺沙門道定傳

釋道定。字惟慧。濃州關鄉中村氏子也。年甫九歲。投龍泰長岌和尙出家。經書過目成誦。十四歲喟然嘆曰。讀書修辭。此世間法爾。不如求出世間法也。乃就一室坐禪。十八東遊。歷參諸老宿。適逢寒巖而後。西歸掛錫於宇治興聖寺。一夕定中廓然了解心境一如。然自知非究竟。直往長崎。見隱元於東明。元問從甚處來。定云宇治來。元云船來陸來。定云二途俱不涉。元云爭得到這裏。定擬開口。元便打。定便禮拜。時道者

元公住崇福。定又參見受訓誨。明曆元年。隱元遷攝州普門寺。定亦從焉。後見鐵心于等覺寺。造東武。寓獨本禪師草菴宴坐一室。足不越戶限者九年。猶如一日也。寬文壬子。省長壽和尙于藥王寺。蒙喜而面授衣法。時年三十九也。翌年。抵加州大乘。助月舟和尙化儀。元祿元年。大開毘尼場。受戒者一萬餘人。五年壬申之秋。棄衆隱于小野僻洞。明年癸酉。尾州源相公以萬松寺聘之。定稱疾不起。辭命不得已入院。陞座曰。單傳祕訣。沒思議。接物利生。當此時。正法如來。今出現海中。浮木值盲龜。卓柱杖一下云。只此山形柱杖子。無本無末亦體條條。柱天柱地。到處逍遥。自在十方諸國土。無剎不現

身或隨機近感則普應諸方所或現佛身則顯廣大靈感內
在禪方丈現比丘身則說直指單傳道學拈花遺芳或現宰
官身現居士身則名護法衛書善禪不違靈山付囑雖然永
終今日入院上座千里來一併被收下正恁麼時那箇是千
手大悲正眼良久云尾娥一夜雨過後抽地春風只自知一
住五年不減二百衆遂歸德巖安禪長甲辰冬壽賢寺主
請定結制請予雲集三百餘人解制示衆云笠杖作歸山下
路脚跟各自見風烟踏頭應物非他物處處隨緣不外緣箇
旦青山明月意一江春水濕心田人人宜著參玄眼千里步
行莫作難正德三年新正告徒云老僧今年八十行脚在近

諸子聞之愕然因節蜡集乞授戒四月二十五日集徒遺誡
右脇而臥泊然逝矣

濃州龍泰寺沙門見雪傳

釋見雪字敖山薩州伊佐樺山氏子也年甫十六依笑岳寺
玉峯落髮明年遊方初謁源清於江戶吉祥次參興聖萬安
龍泰長崇皆機緣不契再上龍泰謁愚尾尾知法器接之彌
峻雪逆際參所得尾打趁出郡上有廢寺名林廣雪愛其閑
寂而獨處一夜坐久心中鬱悶通身汗流凝膠之物氷釋始
見愚尾老人機用時尾既謝寺事退隱勢南雪往見所解尾
許可之寬文甲辰衆請開法龍泰示衆曰刹那生死都無實
其物本來徹底覩打坐更關離異念參究箇不思量人延寶
七年心越禪師東渡寓于長崎雪生平喫洞上荒涼無人而
今喜越公至乃發專使慰問爲明年閩越入京飛錫相訪呈
偈曰三十年來覓知識尋常更欲話宗源相逢總押無言語
直下娘生沒面門越大悅次韻謝曰曾究南詢的意容
鉗頰徹眞源西來直指單傳句開豁十方不二門雪晚退老
龍雲寺貞享二年九月十日順世年六十臘四十四矣

濃州大禪寺沙門元寂傳

釋元寂字默玄奧州會津人也俗姓源氏十一歲禮天寧寺
舉州剃染嘗往尾張參一老宿宿示以維摩不二法門寂參

究久之一日在東司翹首見松頓發靈機又一日閱涅槃經
至四句偈疑心大生工夫精進三更寒暑一夜定中豁然頓
得安心時年二十七也次參月舟和尚于長興受鉗鎚又
投濃州金山牯心牛禪師巾侍有年終受印可明曆元年謁
黃檗木菴禪師庵上堂寂出問萬機休罷九聖路絕時如何
庵曰脚跟下紅絲線不斷寂曰淨躶躶絕承當赤灑灑沒窠
臼這裏還不出寂便喝庵便打寂曰風吹柳絮毛毬走
雨打梨花蛺蝶飛菴云此此伶利寂便禮拜居未幾還金山
結長福居數年影不出山有單丁住院古澗聞頭在癸寶祿
不叛之句延寶元年冬安居衆滿千指叢規一則先德大卑

時難三年春住于加州玉龍法筵之盛匹敵大乘示衆云檻前竹術水無礙屋後山高雲自在半片髑髏雙眼開千生萬死渠三昧五年春退還濃州重興笠神村大禪寺棲息焉八年夏示微疾書偈云踢倒須彌出化城掀飜大海返原鄉不依生死涅槃路六道四生遊戲場書畢盥漱趺坐泊然而逝矣延寶八年六月二日也世壽五十二法臘四十一矣

贊曰丁隱元東渡際洞上亦多出英衲蓋相激之所致也嗚呼融定諸師最粹其道者也

野州大中寺沙門交易傳

釋交易字運山常州水戶岸氏子也神性俊逸有老成之風

早發靈根願于出塵學年得度於村院年及進具學通內外善屬文章經史百家經論祖錄一一究盡無餘蘊矣然汪念玄學晨夕淘汰聞萬安和尚闡化興聖謁見請益安與語奇之偶閱楞嚴至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脫然契悟佛祖玄奧朗然明白後請益燈印得直示單傳印證由是聲名煥著寬文三年住常州祥龍寺大守源光圀公聞德風聘住天童山大雄院其地幽邃閑靜析然應之禪誦餘暇謝絕人事專以遂作爲己任源公倍重其道寵臨聘問無有虛日鴻宮碩儒折節相訪于寂寞之濱元祿二年台命移住大中寺擢任僧錄格言匡宗銓衡至公是時禪林下衰依院易嗣亂統害宗易每憂之以爲若不奉台命禁之安能改之因請權門備陳大故而剃棘荊路貝錦成章遂不見用易翻然勇退隱常州新宿闢一室顏曰歸藏嘗頌定嚴號云無慮無思既默然只因至理不言宣且看善現三緘口狼藉南花石竅前元祿七年仲冬二十二日得疾安祥而寂壽六十臘四十七易護法爲任寂音永覺著作行于世者考訂多成易之手批評注疏有補于祖道矣

贊曰水戶亞相公在世之時英衲鉅儒多向世出當日域而已耶明淸移鼎之際歸化僧亦夥焉展矣哉龍吟雲起虎嘯風生矣

加州大乘寺沙門道白傳

釋道白字卍山備後藤井氏子也敏慧不凡早發道心十歲禮龍興寺一線得度未幾線赴關東白侍從之隸籍金峰先修空觀計二年次依文春禪師日夜精勤至忘寢食一夜對月跪坐忽有省即述偈有夜深雲斷大如洗徧界無塵礙眼光之句白棲息于壬子山遙聞月舟和尚據大乘法席冠北地飛錫往謁舟問道人相見時如何白云珊瑚枝枝撐著月舟云還亂臨濟榻中話麼白云但無憎愛洞然明白舟云切莫忘却由是機語契合一日爲擅越某處讚法華命白代作銘即題日法響因緣特地周蓮華開發一毫頭欲知實相眞

功德畢竟橋流水不流。舟云。橋流與水不流。諸訛作麼生。白云一念不生全體現。遂承記莂。明年出世永平。事竣。復歸王子山。白竊嗟宗門陵夷。發恢復志。延寶八年有大乘命。以先人行道之地。忻然應之。秋九月進山。統衆嚴整。規則一變。上堂。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若人識得身。毘盧有眞主。大地無寸土。徧界不曾藏。毘盧有眞主。徧界不曾露。直得明暗交參。偏正回互。正與麼時。機不隨位。一句如何道。良久云。戶樞不蠹。流水不腐。住職一紀。退棲于碧江興禪寺。又移禪定更求蘭若處。入洛北鷹峰。卓源光院。蓋爲元祿十三年。皇與梅峰禪師。相議東行。將訴官大救嗣承亂統之弊。既抵江戶

歷訴詞部衙門。具陳其事狀。在府四年。千辛萬苦。十六年春。諸官感二師護法丹心。達之台聽。秋八月。特降鈞旨。嚴禁流弊。二師謝恩。直歸舊巢。寶元太上皇聞白高德。勅入宮。稱疾不赴。詔賜內庫純綿。正德四年秋。示疾。豫囑後事。八月十八日索浴。書偈曰。超師超佛。滿八十年。秋月捲天。狐遊天無幻幻兮無病病。全身入塔石中。遂書畢。斂目。十九日黎明。整衣端坐而逝。春秋八十。所著廣錄四十八卷。行于世矣。

贊云。白與公慶。鐵眼道交厚矣。寬文四年秋七月。三師會晤白云。般若所謂不發大願。菩薩魔事也。不知公等各發大願否。眼曰。誠然。吾已有大願。欲彫刻大藏經。納之檗山。令法寶藏流轉永劫也。慶云。我願再興南都大佛殿。爲白云。我願改革宗脈亂統。恢復一師印證古風矣。二師云。雖吾輩願心廣大。猶水流自爲渠。易易而已。白公大願。恰若倒登嶮峻。實難矣哉。互相感歎而別矣。爾後眼之發願。歷十八年而圓成。慶之立願。歷二十六年而落成。白之大願。歷四十餘年而成就嗟乎難哉。大願暗合。二師懸記。可謂洞上中興偉人也。滿人董愛山。蹈復古禪林標榜。鄉任編撰塔銘。賞厥大功。寔有所以哉。

奧州泰心院沙門大用傳

釋大用。羽州莊內平氏子也。幼年爲僧。風神秀朗。瀟灑拔俗

偏參宗匠。密有契悟。尚談磊落。不拘細規。莫測凡聖。嘗住泰心。不幾退院。東奔西走。寓二州龍海院。以搬柴汲水爲己任。三更寒暑人不知。大用一日堂頭和尚開堂。龍象蹴蹈。問答不決。用在傍判斷之。恰若能祖在印宗下判風幡也。一衆驚嘆。於是衆始知其爲用。而叩道者多焉。用營小室於街路側安餓羅王像。而居焉。岡崎侯（水野氏）雅好禪學。聞用之名。延問法要。且悅其爲人。貽以金帛。用受之而不自用。悉與乞兒而去。後遊京都。西東任意所適。放誕眞諦。隨時不定。饑則入寺纔得殘飯菜滓飽焉。或人繪用分衛狗迎吠拈杖相鬪圖。需贊於支那道者元公。元題曰。聊把降龍缽權拈怕狗杖神通

既是不思議如何逗笠子能蓋大和尙未詳終焉

武州深川沙門吉道傳

釋吉道字案山俗姓藤本氏甲州郡留郡藤崎鄉人也八歲從保福寺建州禪師薙髮一日讀傳燈錄次至洞山問僧世間甚麼物最苦僧曰地獄最苦山曰不然衣線下不明大事始是苦駭嘆仍發願云誓盡一生了畢大事初謁爲安和尙於舟田山次參鐵心于參州全久往來十餘年天慧內發深有所悟後還保福値建州掩化衆薦住持道堅辭不受入郡之天目山縛柴爲庵冬夏一衲日採果核僅續氣息緇素慕德勝禮送供者多焉道移蒲剛俗入深邃云衲追迹蟻附茅

庵小難容衆道厭煩冗執炬燎之而去適過木曾山路逢遂草賊道解內外衣與之行數十步更出囊中金度之曰向遺之也汝持去賊熟視之忽感泣作禮曰某愚昧不知報應多年刼賊爲生命何幸得覩佛日耶即薙髮侍從不復歸家矣慶安中爲安住興聖道再參留住二夏聞即非禪師在豐前廣壽乃往謁非奇之留掌藏一日諸執事立次非問藏司年多少道曰六十非曰主人公年多少道曰不識非云恁麼則與渠同條不生也道曰類之不齊非曰知子是曹洞兒孫於是一衆改觀尋謁木庵禪師于黃檗庵喜甚送之偈曰案山高也主山低賓主歷然沒徑蹊坐斷滄天千尺浪清平世界活生涯其後庵于武州深川單丁長養逍遙自適自知大限將到潛逝登富士山入定巖窟其徒有久圓者曾遇道於木曾之賊也蹟道屆此道旣限曰便禮拜近座跏趺而逝時延寶五年丁巳八月十五日也道世壽七十法臘五十三門人於其安禪道迹樹浮圖焉

信州賴岳寺沙門爲智傳

釋爲智別號默室俗姓土橋氏信州諏訪郡上原人也年甫十三入郡之賴岳寺得度經書過目成誦因讀從容錄若面墻者晝夜體究一日作務次渙然氷解不覺汗下出遊謁鐵心月舟二老請益數歲至長崎禮道者禪師者一見指謂人

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久之還京依黃檗木庵禪師庵垂語曰黑豆未生芽時如何衆下語未契智云好餧驢餧馬庵對衆曰此僧得未生已前氣力也明年訪獨庵和尙互相反詰深器重之乃振錫歸信州松本燕居茅庵人稱曰默室和尙聞心越禪師抵長崎遭厄徑往禮謁即與蘂山雪公相議啓水戸黃門光圀源公納法外護亦復源公命至崎告越公如是者數回遂脫厄難泊越住天德招智居第一座開堂日出問山門跳入佛殿時如何越曰看看智曰看破了也越拈棒智云擊碎蟠龍頷下珠敲出鳳凰五色髓越曰長老好生看智曰從來疑著此漢期滿歸江戸吉祥高林天龍諸山招請

一夏或一兩年。舉揚宗乘。智機鋒敏捷。襟懷樸質。狀貌奇怪。鬚長數寸。凡有來謁問禪者。多撚鬚示之。一老宿問如何是祖意。智曰喫飯阿㖿。一僧又問如何是教意。智云喫茶放尿。僧問和尚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智云榔傳綠花傳紅。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智撚鬚曰。會麼。僧云不會。智曰羝羊既掛角。問和尚尋常以何爲人。智曰。孤舟棹碧瑠璃。進曰。曾得幾人。智曰牛頭沒馬頭回。速越公示寂。僉議補席。非智不可。智謙退。翹然遊豆州相山水幽閑地卓庵。群衲聚扣。事與住院不異。尋徜徉鎌倉。按節嘯歌。江戸高林某公延請養老。正德二年正月十一日示微疾。直辦終焉之計。面壁不起。于座泊

然蟬蛻。平生誓不蓄弟子。學人謁欲依附。必厲言拒之。故不妄錄一人也。

相州成願寺沙門慧薰傳

釋慧薰。字風外。上州碓氷郡土鹽村人也。稟性駿利。磊落非凡。髫年出家。學綜諸宗。屐扣名宿。遂得大事了畢。叢林中有英名。時成願虛席。衆請主之。住數歲有不適意。辭去。棲止于肘我山巖窟。不貯童僕。樵汲自役。有偈曰。道人坐臥寸心間。大劫不移這竅邊。風動槐安樹下夢。六窗深閉覺還眠。一日有僧文道者。聞高風。特來謁薰。薰留宿。明朝辦齋食。視是僧不帶鉢盂。薰以觸體進之。僧頻疾之。薰云子爲法來也。何爲嫌之。即打趁出。然後戸扉彌彩。應接無間。薰厭憒鬧。避衆直抵眞鶴山。山有巖洞。拔地千仞。斑石林立。薰樂之。遂卜居焉。手自刻巖面于菅丞相像。崇爲土地神。傍作壽塔。銘曰。落葉翻風前。榮華豈可傳。全身知石塔。堪笑幾隨緣。時慶安元年也。小田原侯（稻葉氏）聞薰道譽。遣使延至城中。侯與臣妾飲宴出。晩至移晷。薰索筆書曰。太守一鋼鐵。我是風外身。卒客無卒主。宜假不宜眞。浩然而去。不復還舊巢。隱伊豆山中。北條檀信仰慕。歸伏興造竹溪院。延請居之。未幾。衲子蟻聚。留錫三年。一夜遁出。浮沈遠江。人莫之測。晩抵州之金指鄕石岡里。買丁庵居。一日倩人與青銅三百文。開一地穴。工人云

地穴鑿了。薰往看穴。顧曰好埋吾。屹然立化如植木。工人驚異。直告村長。村長嗟訝。往檢視。則氣息已絕矣。

贊曰。用道智薰四公。深徹道原。識見卓絕。磊落不規。不拘小節。意在矯拂世諦。流布之僧澆季之弊風。可謂寒拾普化之流亞也。

薩州香積寺沙門京順傳

釋京順。字曾峰。薩州田布施人。俗姓山内氏。十三出家。禮妙圓寺舜叟珍公剃染。喜讀群書。一日自省曰。道人當期悟徹。豈醉心言句耶。初造江戸。見正三老人。親炙三年。忽聞道者禪師至于長崎。即往謁。云某千里爲法來。乞和尚慈悲方便。

者曰謝子遠來順便禮拜者曰莫認驢前馬後順遂服勤者深奇之命居版首一日喫茶次示偈至莫是當年分半座四生九有盡同登之句順云和尚莫妄想者曰禮拜著麼什乞和尚一句者曰待塔尖倒卓向汝道順便拜者曰倒也倒也順結廬山中密護六祇者送偈曰雪峰白首輥毬子仁者知羞賣此身果識喧靜無二主不然恐昧這天眞會者將歸明順門送之曰一衆悲泣某不然者曰子作麼生順曰海雲萬里同風同風者曰支那日本日本支那順曰咋咋咋者曰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順自是還薩摩晦跡南瀨愛其山川媚明卓庵居焉刻苦參究二十一年猶如一日偶

閱法華至四名寶意五名增意六名除疑意豁然頓悟乃徹見道者用處天和丁卯春興造香積寺崇請壽叟和尚爲初祖自居二世最山尼入牌示衆云生前無生相沒後何有死相且道喚爲甚麼便安牌曰因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乙亥夏得病示衆發心修行菩提涅槃只是一心三乘十二分教千七百話頭只是一心諸人要知一心麼早隔千山萬嶽了也侍僧知其不起因請遺誡順曰無心則是道誡有心則是毀犯有心無心總是鴆毒日逝月深汝等愼毋忽僧曰末後一句如何分付順曰有情非情同時成道僧禮拜趺坐湛然而逝矣元祿八年五月廿八日也壽七十六法臘

五十九

長州大寧寺沙門傳心傳

釋傳心字疑絕三州黑瀨小野田氏子也十歲拜龍源寺周峰徹公落髮次抵龍泰見蔡山寄公又謁鐵心和尚於蔭涼心與臨尊者因緣心晝夜精究忘廢寢食一夜詣方丈呈所解鐵詰云本分有幾名字心云眞人幻人本來人鐵展指曰祇此乎更有麼心沈吟鐵笑指紙帳曰蚊帳團扇袈裟直裰心曰如開眼落井鐵曰汝乖三十歲不至老僧二十歲時見解心不覺汗流浹背辭去見賢巖月舟心越獨堪惟慧諸大老參請十餘年倦而栖遲濃州大禪寺時明山在于伽藍機

用峭峻心往陳所得山不肯示華嚴大意更教心看讀全部一曉坐丈室忽覺身心器界頓空即起誦梵行品一遍廓然大徹直詣函丈陳於山山詰之酬對無滯自是名聲藉甚參請者多焉元祿四年住大德八年乙亥大寧明山退席使心補席心謝大德云一衲住山身半百巖扃自誓附殘生山靈惜吾土三尺髑骨相將登大寧十月開堂拈香爲明山上堂衲僧肚裏不著一物寒時說寒暑時說暑見松說青見竹說綠仰觀天俯視地踢鐘上堂擊鼓托鉢如趙州客來只道喫茶去全無閑意解諸上座直下薦取去禪也道也心也都不出裏許若也未諳當九旬刻期今日始七尺單前須承當實

永五年戊子九月示疾手書遺誡說偈示衆曰拗折兎馬角拔出石龜毛呵呵阿呵呵夜半見日頭十月十三日恬然而逝保命六十一坐夏五十一矣

備中西來寺沙門良高傳

釋良高字道山一號德翁俗姓藤原江戶人也幼而不凡恒以佛事作戲年甫十三依吉祥離北電公執童子役十五薙染一日聽淨名經知有教外妙旨遊方謁遠州初山獨堪和尚明年春從本寺戒師受大戒詣如天王寺懸快阿講律去參月舟于興禪依鐵心于陰涼得啓廸者多矣既而還鄉時潮音和尚寓大慈禪寺見請益追音還館林追之親炙提撕

狗子無佛性話晝夜孜孜一夕定裡心中鬱悶通身汗流不覺叫無無翌日經行至聖僧後忽然有省徑入籌室呈所解音又示以百尺竿頭話自是胸中直如著竿頭寢食俱忘一夜向聖僧爇香達旦不知有身心器界忽覺香火觸指凝滯泮然氷釋待明入室蒙許可時年二十五也次到瑞聖再覲木庵明年秋遊加賀謁于月舟朝煆夕煉針鉢相投舟期以遠大欲令出門下延寶丁巳年潮音和尚開堂杖策東遊音僅見來便問汝久遊大方還有得力處麼高曰青山無異路東西任意遊音曰莫別有否高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音又問玄沙未徹意作麼生高曰賊知賊音曰道得一半高便禮拜退遂命爲侍司翌年縛茆川崎緇伍道衆俱甘寂寥延寶九年省舟師於禪定舟嘗附衣法於是瑞世總持住總州正泉明道八年道興藉藉矣備中定林虛席出羽守水谷氏延請補之未幾安房守本多政長以加州大乘招之住持六年示衆永平宗風臘八上堂大地山河一片雪不知何處見瞿曇星光纔露半邊臭從此喚鐘還作鐵牛夏上堂人間六月雖甚熱驅試依然雪滿天道人日用實如此五濁劫中火裡蓮元祿九年棲遲備中明崎山遠人煙數里杜門謝客雖然有志之徒排闥群聚是秋於新見垂與西來故址遠近道俗歸依信服捨地延居以隸輸下門丘爲圓通寺矣對龍

洞庵筌也高屢探蹤行化四方到處緇素歡迎聞法受戒寶永三年丙戌還圓通開堂結制明年夏開山永壽戊子之冬寓播州久學示疾水漿不下呻雖然精神瞿鑠無隋容翌年春歸圓通預囑後事二月七日黎明索筆書偈乍畢中怡然而逝時白氣一道直貫上下村人望視知高示寂寶永六年二月七日也閲世六十一坐夏四十六荼毘獲五色舍利無算遠近攫拏灰土皆盡矣高有史才著續洞上諸祖傳又有語錄行于世矣

贊曰予聞之先達高接衆之暇日課彌陀號六萬聲也是則聲聲尊特念念無念曰之無上深妙禪又是永明虎角禪也

肥前寶壽山沙門道龍傳

釋道龍字化霖筑後中河原氏子也遂年十六投郡之金剛寺三源智公薙染受業未幾遊方徧參碩師凡十餘年西歸興賢巖善仍居多福三載去參木庵和尙于黃檗庵以云何見性徹詰之龍言下有省作偈而質之曰多年枉費工夫力退步方知路頭直正到水窮山盡時不覺踏翻賢聖域庵一見命入衆時隱元禪師退居松堂龍入室屢沐玄誨寬文五年歸蓮池省智公次棲遲慈眼山居無何再適黃檗謁木庵和尙庵喜即命典藏踰三載一日定中忽聞雨聲豁然打破平日疑團有偈曰鐘起不搖不靜心倏然山雨過松林無端

打失本來面大地昏昏空古今更下語曰踏著秤鎚冷似鐵是木庵庵領之後見高泉泉問用心如何龍以牧牛對之又設偈曰水牛養得已多年或臥林間或市鄽耕破虛空無影像何人下手著金鞭一時東遊訪獨湛和尙湛一見器重命許入室晨夕參究遂舉綱維龍居職多年湛即賦詩與之曰春水難肥莫駕舟寶林林裏滿三秋安心再見中秋月便有風光照九州龍辭西歸慈眼山蓮池侯素歸道德喜捨城西之地若干龍因搆小院爲一代祖山稱寶壽寺曰龍津冬夏二期禁足安居舉揚宗乘接得學人天和壬戌秋九月木庵和尙遠賜偈拂以表法信元祿癸未龍年七十秋七月附寶壽于湖鏡宗令領其衆寺側別構退隱所扁曰甘露恬靜自適禪淨兼修接永明跡立乃翁家風享保五年庚子十一月九日示微疾顧命門人泊然而寂閱世八十七坐夏七十三嗣法湖鏡宗照月海皓大潮等若干人其詩偈題曰楷禪集矣

贊云龍老門下有照月海皓大潮誰是法中龍象也余觀其枝條而知其根株偉大矣嗟乎龍公黃檗門下蔭涼樹矣哉

肥前高傳寺沙門寂照傳

釋寂照字大光俗姓山田氏肥前佐嘉人也生而岐嶷見佛歡喜年甫十二從高傳寺賢洛和尙得度侍雌諸五更裘蔚

一朝飄然出遊長崎時明僧徵一輩興福心越禪師亦寓長崎照參拜二師明年秋歸寺時年二十從洛公如京洛家風嚴毅雖在僧舍猶教照宴坐看大死底公案一日不覺嘔逆身心器界一時打失自覺胸中無礙膺物也延寶八年洛公訪月舟禪師於賀州照亦從行舟諭之還京隸於講肆照乃去聞講爾後負笈東邁寓於吉祥剌股勤學慧解嶄然矣時德翁高公住總州正泉鐘唱洞上宗照俄棄業走之翁一見器許之命充侍者照在輪下將兩月然自負從前所解未肯投誠請益翁問汝尋常爲何工夫照云不爲工夫翁曰不爲工夫奈何得到古人大安樂處乎照擬議弗能吐言於是退

而憤激煩悶累日坐忘日不交睫或獨經行僧堂當其倦而上牀忽然打破漆桶喜躍不自勝急趨方丈曰某今日實得到大安樂處翁笑曰我早已視汝眸子識之照作禮而退明日翁復問照今日工夫孰與昨日照曰一切處無乖違翁頷曰此是得道要指善自護持時年二十五也翌年抵禪定寺侍月舟和尚生平自策勵目不觸書衿不沾席一向坐禪冬夜在鐘樓下坐宴然達旦率以為常矣一日舟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且道在底是何物照曰即辰孟秋漸涼舟笑而休服勤八年俊業堅飫頭角自露矣元祿四年德翁移住大乘舟曰汝嘗有緣于新大乘往矣毋久淹乎此也照乃杖錫而

北謁大乘翁公命以侍者一日請益翁曰適來問婆子燒庵話即今侍者逢女子抱定如何祇對照云好一蹈蹈倒翁呵呵大笑曰他家所謂向上鉗鎚者亦不如汝也九年丙子翁因事退院時炎附寒棄讒風雨散去照獨留交割點對什物而後還乎肥前君子以高其義也照初住永明松蔭門庭日盛也寶永四年高傳柏舟寂公請照補處乃以三月十七日進山辨香歸諸德翁退邇學人雲集座下一時西海指高傳為龍象窟也照住山無何罹疾病不勝坐起享保七年病彌侵六月十日撾皷而退陞座語曰竿木隨身十六年強揚家醜向人前一場戲了飜筋斗觸破塵寰幾片烟下座退隱于

韜光庵矣享保十一年丙午五月二日病甚革臨歿僧問如何是末後一句照俯仰上下僧茫然照顧院主曰彼有然不會院主叱僧禮拜侍者請遺偈照呼筆書偈畢溘然坐化世壽六十七坐夏五十五照身長五尺八寸望之昂然若野鶴之立寒汀天資明敏寬厚善容衆嗣法宗松惟默等若干人有語錄行于世矣

贊云予修僧史至照公補佐德翁事怫然歎息嗚呼人之情也古今一致炎附寒棄之輕薄兒豈啻今世而已耶前漢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塡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廼知交情一貧一富廼知

交態一貴一賤交情廼見然而一類有不知淵濁者宋道楷禪師大觀中坐不受師名敕牒縫掖其衣謫緇州弟子鹿門燈公跰足隨之緇之道俗高其義也照公高義冥契鹿門芳蹤亦太奇哉抑冬天肅殺松柏不凋陰氣凍水潮洒不氷大丈夫曷為偃時之弊風者歟卓犖照公令人感發興起矣

長州大寧寺沙門良悟傳

釋良悟字無得俗姓山口氏奧州會津人也年既十四投大寧忠方恕公落髮納戒次抵江戶師事吉祥離北亞公自先德翁高公受業離北相與語如有夙契也寬文己酉悟年十九元旦有詩云二十春光彈指中歷過白歲亦應同今朝始

新羅花雨明日難禁黃落風或二人相約忽忙出吉祥寺悟
徑遊上國見木庵瑫公于黃檗嚮隱元禪師于松隱堂乃致
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元曰恰值老僧假臥悟便禮拜遂
求挂搭於黃檗時檗山多衆咸皆耆宿以悟年猶少不許爲
延寶元年潮音海公樹法幢於大慈館林二所悟復與高公
共適從焉是冬音公安居館林龍象五百人就中高公及鳳
山智達鐵梅等其魁也音嘗其多得法器挂牌入室弗弛竹
篦悟心孜孜悟最奮激不餐不寐死坐七日一夕定中豁然
大悟不覺囫地一聲急趨方丈音見問曰我此丈室十方無
路爾從甚麼處來悟曰從和尚鼻孔裏來音曰奈何老僧無

鼻孔悟曰正好某甲往來處音曰近前來痛與一頓悟曰羅
籠不住走出音隨後云放爾三十棒悟曰鍋去久矣音云合
取狗口時年二十三也是冬堂中英哲一十八人各各精進
後先有省爲近代叢林大盛事也于時木庵禪師再住紫雲
悟從潮音挂搭庵雉毘尼壇悟登壇受戒矣悟居館林道業
純一也一夕宴坐月下而外不知有殿堂牀座内不覺身心
氣息定起精神朗廓乃爲偈云萬里乾坤一色天夜明簾捲
六窻前等閑坐破蒲團月不覺渾身光燦然以呈音公音深
爲證明曰爾工夫熟矣爾後辭潮音參月舟鐵心獨照獨堪
諸老各期以遠大也時月舟和尚退隱宇治田原悟再謁之
呈偈云岑頂有雲澗有泉普門每見接來賢一輪推上補巖
月照破閻浮萬劫天舟和之云眉間三尺古龍泉法戰場中
誰敵賢轉處分明轉將去凛然志氣獨衝天貞享元年悟年
三十四是冬舟老差遣大乘卍山白公舉以立僧也元祿元
年出世武州松林風化關東道俗三年加州實性明州心公
招悟繼席悟入院示衆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祖師西
來唯要見性至于曹洞臨濟潙仰雲門法眼之宗亦唯傳此
事無有別事汝等諸人齊皆具足威大靈明德用亘古亘今
燁燁煒煒如或自退屈不爲諸佛出世亦不可奈之何聽者
罔弗蹶然興起也悟住于大聖二十四年緇素歸服法雷大

震矣享保三年長州大寧虛席遠其疏禮招請是年冬十月
既望進山開堂遠近道俗翕然欣慕化風悟一夕夢住吉明
神化爲大龍遶山門數匝鱗鬣照日授悟以黃金牌曰神悟
法舟慧達禪師徒衆以爲靈異也悟齡七十二禪誦隨衆一
日不懈策勵學徒不少弛矣八年十月擢于海琳爲之補處
自應石州恒松氏請居于瑞巖寺爲第一祖焉九年大寧主
人新創法泉院於防州山口以請旋寵悟奇其地名符乎俗
姓以爲終焉之地也欣然而歸深掩門戶雖舊隨之徒而不
相見寬保二年四月忽示微恙五月廿二日爲降誕辰門人
設祝齋明日禺中告諸子言老僧今年九十二且昨日誕辰

是壽亦足祝亦足今當往矣汝等於吾滅後專依法住而勿爲流俗阿師在遠方諸弟子其亦以此告之乃自示舉火語曰自以火光三昧火燒彰沒後大人形諸君烟散雲收處獨露滿山未了青又唱辭世偈曰毘嵐吹起崩倒牆壁閃電激空大千拂追泊然坐化閱世九十二坐夏若干荷擔大法綿密痛快日課諸咒數萬遍日暮與左右語未嘗一言及榮利得法弟子海琳獨橋道貫等六十二人著語錄二卷及洞上佛祖源流贊矣。

贊云悟公以明敏英特生出法運全盛之時見諸大宗師多有同行善友大悟大徹保趙老壽法輪永轉打出六十餘人

龍象吁矣悟公是爲佛祖報恩底人也。

江州深溝鄉沙門護洲傳

釋護洲號界遠俗姓大日向氏信濃人也年甫十一投郡之臥雲院剃染迨長游方謁天山雪公于江戶次北遊周旋加能諸師又覲光上國時伏見鄉有一禪翁洲參見請垂誨翁曰這事非干他須就己參得因抵丹後縛茆棲遲一時嶺有省發處詣翁呈所見翁呵出去抵泉州謁蔭涼鐵心和尚尋叩山崎不禪和尙禪留過歲禪餘品藻古人語徵詰酢酬勤至黎明延寶初年洲卓庵於湖上深溝鄉居二年舍去見丹嶺子全久是時惟慧和尚坐于善應望貴一時洲造謁一見若夙契乃啓曰參禪多年未有省力之處乞和尚開示慧云參禪無祕訣只要脫生死洲曰生死如何透脫慧厲聲曰自己念念生死洲於言下恍然如放重負即有偈云四十餘白虛度歲華青天殞地更不著花去返湖上舊棲足不踰閫者多年禪餘書三千佛名經每字三拜專竭精誠至積其功觀山河大地悉現光明中元祿六年春省覲惟慧和尚入室道話師資契合宛如潙山之於寂子也十年丁丑仲冬初染微疾至中旬彌留二十一日索湯沐浴焚香趺坐安然而逝閱世六十一坐夏五十洲戒行純淑操蹟簡澹紵衣瓦鉢外不貯長物人製新袍勸更其故衣固辭不許過中不食日只喫

蕎麵三兩而已細行綿密不遑記焉。

肥前天草東光寺沙門光心傳

釋光心一號泰林俗姓陳氏肥前長崎人也少而秀異萌出塵志年滿二十剃染從永昌寺某參洞上禪無何遊方遍見諸方尊宿朝鍛夕鍊大得省發矣心博聞強記經論祖錄經史百家靡不通覽海雲玄光禪師屢稱道器元祿十三年春三月繼席永昌寺居未幾辭而隱于廓外後應衆請住天草東光寺法雷大震久之退席別構一室扁迦葉軒閑棲自適心雅嗜儒籍善屬文章嘗曰桑門之徒匪自儒入多不成功。吾徒豈得摒然乎孔子聖人也佛亦聖人也道不同不相爲

謀亦各言其宜而已釋迦孔子易地則皆然矣又巧于臨池顏筋柳骨雄秀絕倫也享保十三年春二月十二日恬然而逝矣享年六十二

肥前長崎聖福寺沙門道胖傳

釋道胖字鐵心俗姓陳氏龍邑石馬郡人儒門之裔也幼不茹葷志出世法年甫十四投本庵瑨禪師剃度稍長行脚四方參見江湖諸大德有省發焉適會瑨移席于普門召胖因往從之未幾瑨住持黃檗擢胖爲侍者爲開辭去駐錫京畿徧遊講肆博學經論精義窮玄復至黃檗瑨命充記室時因母疾歸于長崎心喪興庵追福太甚講焉時人相趨某創建

梵宇山號萬壽寺扁聖福乃舉胖爲開山祖及瑨退法席別構紫雲居於檗山胖又繼其席而住久之後還住聖福又有江戶瑞聖之請率徒而往舉揚祖道有年于茲晚歸長崎棲遲松月院安禪自適正德二年某月日安詳而化世壽八十所著有語錄詩文若干卷矣

肥前龍津寺沙門元皓傳

釋元皓字月枝號大潮又稱魯寮肥前松浦人未詳氏族稟性秀朗意氣慷慨齠年出家師于龍津化霖和尚道業日進遂嗣濟水法脈年二十一觀光上國謁于黃檗獨湛禪師次參詳諸方宗匠機緣相契後游長崎學華音於國子靜先生精究音義皓年三十譯事檗山不幾飛錫江戶與徂徠南郭等箕陳經精詩名與萬庵相齊有詩曰少小離家事遠遊而今三十有餘秋文章欲結錢評夢禪道將回濟水流老矣看書燈燭暗衰乎對食齒牙疎復深通隱參徒問一夢青山繞沃州時雄視一世稱爲古文辭其附大生雜篇序云文者華言也古文辭之學惟得古言而治古書夫然後假之言也假之言語道而非文也若其是而已矣古書之爲治古言之爲得何以能之乎即其文亦不過歐宋胡元耳夫不文則已入若作文豈可不古乎數年而後歸補于師席平生接異有五則曰靜定曰持咒曰禮佛曰稱名曰讀誦皓自少耽書籍吃吃

誦讀雖年老也未嘗午睡未嘗獨啅摩嘗訪其居皓方假寐起曰昨夜風雨甚鄙摧屋壓字破壞雨霄不合睫吾年八十有五今日而午睡我老矣其好勤如此年九十三而寂所著有魯寮文集松浦詩集西溟詩稿並行于世矣

贊云臨濟宗風雖立爲何稱入室鋒鎚納子矣皓詩入丁策老自劃於人小劑鈍拙取不濁雖欲心熱到不可稱之言粹[illegible]也文章自以古許亦非左國史漢古體矣雖然皓有不盡弄筆硯致效可謂澆季文衡尊者也

續日本高僧傳卷之六

續日本高僧傳第七

美作　圓通沙門　釋道契　撰

淨禪三之三

武州瑞光寺沙門道顯傳

釋道顯字隱之加州金澤藤岡氏子也母富樫氏夢日輪入懷而孕焉語夫曰孕兒不凡若是男兒必令出家日誦心經百返祈于安產寬文三年癸卯二月四日誕矣七歲始就儒生習詩書句讀一返不再八歲入京師學木下淳菴在京六年不懈螢雪十二歲覆講周易聽者歎服明年歸鄉鄉人講講易兒郎講之英聲磺著十五登越中立山忽然聞梵鐘響知三寶靈感頻顯俗十九離家從月舟和尚于損之禪定寺舟命大衆卍山命再參月舟舟示藥山非思量話次激發大志貞享三年在禪定偶值洪雨激雷時頓抓着痒處直見月舟呈露所見舟指令依總州正泉寺良高高一見問詰不借毫釐顯慚愧憤激晝夜坐究一百餘日一旦聞鼓鳴下堂次喫顛大悟直上方丈時值高喫飯便問學人打破明鏡來時如何高云

神疑袖字　八

汝道看顯曰山河大地無影迹高云闍黎即今向什麼處安身立命顯近前次座具一撼飯盤高云作家禪客有天然在顯曰不入　保社高云且歸堂展鉢顯云美食不中飽人喫拂袖而出高大感激翌日設茶桌召顯因舉公案數則顯無一所滯礙矣明年掛錫江戶吉祥寺高量古則一衆倚賴兼扣東叡僧正兵学四教三觀亦訪靈雲寺淨嚴律師傳真言法要次曆參獨照慧極潮音諸師商量不藏機鋒皆稱飽參未幾回禪定侍月舟舟付僧伽梨次爲法信元祿三年參播磨盤桂及河內玄光九年丙子掛錫大衆允監寺一夜深更經行月下忽然物我共忘身心一如得自在三昧便說偈云也太奇今也太奇山河大地沒蹤時等閑跳出虛空外鐵面那吒笑解頤顯久隨卍山礼拜得髓入室面授宝永改元甲申春應請住下總東昌寺參徒麕集乃新建僧堂恢張永平堂山祖風享保三年徹照居士再建瑞光寺請爲開祖十年乙酉應美濃妙應寺請進山開堂住持四年接衆無倦十三年戊申解夏上堂曰僧問如何是錢行一著顯云夜行勿蹈白淤石則涉水即說偈下座附席於嵬而退翌年乙酉夏住瑞光雖老病更日日激

励学徒六月晦日浄髮沐浴告徒曰我今夜徂矣門人乞遺偈即把筆書四大分明離虚空没蹤跡喝一喝乃逝矣享保十四年七月朔旦也世壽六十七座夏四十九嗣法寂林心宗等六十四人著語録十巻矣

贊云揚岐挾紙食出入庫司三十年力輔慈明清素依慈明十三載瓶鉢相投深究道原素嘗誡郝幸悅公曰子離師太早不能尽其道也抑所以離師領徒不可容易也顕公初侍月舟後事卍山二十餘年常随給侍齢已不惑出世為人光明盛大克續祖父家風且不背悲母願心嗚呼出世之孝至哉尽矣

丹波法華寺沙門祖衷傳

釋祖衷字丹嶺俗姓田邊氏若州佐田郷人也九歳投諸芳尊　和尚為驅烏十二歳聴或法語始信有向上事与同学巡浦誓仏前明大法為人天導師十六遊方徧参一時名徳於護国嘯老座下多得利益一十餘年風飡露宿既而縛庵於江州深溝村独自接心一日誦般若心経至心無罣碍之句忽尓有省更著精彩放々不休後在誠州平尾山大徹一回有忽築著娘生鼻孔萬般安境一時除之句衷禅餘用金泥書法華経毎字三礼有偈曰純真書寫純圓経多歳積功今已終独妙深心筆土外泥文字相失全功當上黄檗山謁大光國師及木庵禅師庵贈長偈有胸浄四心月體清潔戒誅祥光照遍界紫氣映千夫之句後應請住江州霊水次美濃全久参河龍溪加賀宝円累暦而住到處雲衲輻奏應接既倦退於宝圓有偈曰六処住山三十年去留自在絶攀縁有人問我帰休地遥指丹陽落日辺遂隠于丹波小尾山創慈徳寺育宗中逢異僧夢受輪宝之奇事又営法華寺於中臺一移之宝永七年庚寅七月十九日命侍者浄髮盥漱設供焼香自修水陸會翌旦喫粥不異平日少選隠几寂然坐逝世寿八十七坐夏七十八矣

城州奥正寺沙門竺信傳

釈竺信字梅峰俗姓舟橋氏大坂人也天性非凡三歳讀孫凡字八歳就塾読書僅一句間朗誦学庸論孟時人歎其穎敏十一投播州安養寺長屋養公得度受業後適南京鑚研綸論次参万安和尚於奥聖後扣懶禅于山崎禅指令見奥聖龍蟠々一見器之

鞋

朝參暮請罯知機要一日問曰和尚久唱新豐古曲未審室中有唱和者麼蟠曰還聞檐外雨滴聲麼信曰可謂調高和者少蟠曰汝試和一曲信曰舌拄上齶蟠首肯一日侍次蟠問曰趙州戴艸鞋意旨如何信曰鐵牛牽出黃金角蟠云山僧不然信曰和尚作麼生蟠次手裏團扇安頭上信云鐵牛牽出黃金角蟠曰如是如是信便礼拜從此鍼芥相投遂得印證後歸播州省觀安養々公々命領院事次移但州養源乃化緇素道声遐震寛文十二年秋七月信濃永井氏請住興聖上堂云蟭螟眼裏九夏道場須弥額頭七間雲堂倫正錦繡罩有餘長陰陽玉燭門呈嘉祥乾坤大地打成一團森羅艸木鍊為一塊誰道不逐四時凋執道寒往又暑来若恁麼參得崑崙底新豐門下未夢見在為甚如此悟本大師云峰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九旬安居薦取此話不停機無依倚些々有參学介何故金龍不守寒潭玉兎豈栖蟾影更有一句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貞享四年丁卯秋中納言源光國卿遙聞德風請住耕山居三寒暑託病而皈于墨江元禄十三年庚辰春竊与卍山禅師商議正欲新廟堂大革宗弊

葢一百年來洞門失一師印證古風間有依寺易嗣或其師滅後同門代付之若信嘗撰洞門劇談次為救弊先鋒已到江戸寓城外青龍寺陳宗門利害哀訴數回更有田翁長老戮力助之癸未春阿部飛彈守及本多永井等諸官員審察其為法苦心遂達台聽始賜允準乃召永平總持及宗門甲刹數十員各聽処分秋八月特降修制永禁中古而来弊儀矣九月皈錫直入和州白雲山著林丘客話述救弊元意宝永四年丁亥秋示疾預先命徒作棺自説入棺頌十一月十九日集諸徒警戒求筆自書偈曰望八老児今日做大古渡無人白雲自在書畢如睡坐化世壽七十五坐夏六十五塔曰靈源所著語録行于世矣

賛云物久為弊時勢自然也故台宗有玄旨帰命壇之弊密家有立川流之弊洞上有乱統之弊信公等護法心深遂復古風其功大矣經曰末世東方有護法菩薩嗚呼信等亦其一者乎

攝州退藏峰沙門傳尊傳

釈傳尊字桂天俗姓大原氏南紀人也天性聰敏器度宏博八歳從富養寺傳弓和尚剃染受戒十八遊

方参與聖龍蟠可睡衡天又如東山泉涌寺聴周律師講法華至六十小劫猶如食頃之文大起疑情就周問機要周次義訓辨析尊聴而笑焉後到駿州中途挙目観山川媚明豁然有省自是機辨迅捷無當其鋒者時聞鐵心達翁参見請益心熟視曰我待你久矣益曰和尚依何見其遅心云你太饒舌尊云只為遮掩不得便礼拝遠往静居見五峯機契延宝七年春正月使尊入室親付印記嗣補其席浴仏云指天指地指頭有眼周行七歩脚下有眼恁麽具大眼目底為什麽山僧被一點甚逢敵手行難藏矣會訪心越禅師於旅邸和盤桂和尚於江府尊陳護法志二師歎服静居僧堂新成請獨庵和尚安居相与激励要復古風尊抵摂州荒陵翔藏鷲庵棲遅六年元禄九年應請遷阿州丈六寺示衆曰仏祖玄脈衲僧鼻孔一師印證一貫兼統十方三世尽空尽界一切諸仏一切諸祖圓集破木杓如来国土一時尽入拳頭量王三昧無前後跡無被此分眼々相照印々相證謂之一師印證初登祖位更無第二人不　世尊迦葉曹渓黄梅拐子兼大陽的々面授面々的授暦代諸祖無非一経　箇時節你等諸人幸有従上

約矩之通旨歟

尊貴門風自甘下劣莫壊居十餘年因尊意気正直徳量廣大法令嚴峻不倚或忌之法門六群従徒将愬之公府尊恬然不顧事遂寝焉宝永三年閑棲藏鷲性不楽世俗藻麗章句常挙著仏経祖録排付邪解発揮宗乗参学徒不減萬指嘗校永平正法眼藏援拠古籍考其詳畧比較選練次述辨　未後示徒曰吾滅後拝閲正法眼藏希不孤祖恩摂州吉田有施塔地者欣然相依把茅数椽号曰退藏峰享保二十年乙卯臘月示微疾十日昧旦泊然而逝保寿八十八歳着海月一滴報恩編等行于世矣

勢州長昌寺沙門正智傳

釈正智字明堂奥州會津人也聚砂之年薙染于天寧寺歳長遊方謁丹嶺和尚于若州親兼示誨研究無字而有徹悟次見黄檗木庵禅師受大戒一日問云通身無影像什物恁麽来庵云両脚立地智云是為求為不来庵云識取話頭智云恁麽則當下安身去便礼拝庵云子細好生看又示偈曰摩醯正眼獨孤圓爆破大空徹底源一句洞明無漏智千差坐断氣軒然後入紀州林泉文的和尚室傳衣法為洞上種艸常住勢州長昌寺道衆三五人共甘寒苦規約

整肅如臨廣衆禅餘血書経王毎字三礼次酬四恩延宝元年八月六日示微恙作偈云昨夜須弥飛入海天明跨跳大虚空先生死死是何物大裏優曇倫畀紅青天白日白日青天昨日恁麼今日恁麼古往今来只如此咄書畢湛然坐脱寿三十九

武州牛頭山沙門補沢傳

釈補沢字舜山姓安藤武州人也年甫十六夙因苗發知有宗門大事依牛頭山北巌禅師薙染巌授狗子話渉暦寒暑茫無所入負笈謁万庵于江府起雲機語不契遂登常州天童山勇猛純一痛著精彩一夕定起豁然省悟述偈曰忽然一夜絶工夫荊棘透過離有無慶快平生底時節中心樹枝聳天衝因回謁北巌呈所解巌許可之服勤数歳益臻壼奥及巌打退鼓沢嗣席住焉堂舎頽弊不堪容衆沢一挙新之住職三十四年足不越閫参玄緇素蟻集轉大法輪多所饒益晩退隠華厳谷律身甚嚴瓶鉢之外無餘長物不畜童侍曰惟一餐夜坐達旦如是一十三年猶若一日元禄十年一丑春示疾召門徒囑後事曰吾三月十五中夜行矣至期索浴書偈云六十九年顛倒々々顛翻身皈去春月一天擲筆而逝世寿

晋斎按契說借字以音通知

宝按室字

縈

如偈坐夏五十四

賛曰竇行潜行曰之高僧綴史者宜須審其行蔵次傳後昆也智沢二公其庶幾歟洞山禅師云潜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嗚呼二公善契祖意者去也

武州青松寺沙門補道傳

釈補道字十洲俗姓源氏江戸人海福獨本庵兄也家世崇善父偶罹世難母携二子詣万年春道和尚問曰我家素修福善而屢業殃難不如意竊疑佛説因果者皆是假説也和尚云因果通三世豈可以一世求之耶此生雖為善而不得其福者前悪之報勝也仍諭次鳩摩羅多告闍夜多三時業因縁母聞是語已頓釈所疑因索薙髪道与獨本側聞之亦倶求度母子三人同時出家道精進秀群聞起雲万安禅師偉望遂往拝謁安挙先徳機語諄々誘之既得其説回万年陳所得而不蒙許可道和尚次藥山直指人心話問之復不契後道和尚遷龍穏囑道曰汝向後當依霊長老能尽子機用道稟命参心霊一日入宝次機語契合遂大発明乃命掌記室遂住青松上堂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巻頓也漸也権也實也只

寤字疑寢

翻下更加一躍字則弥可矣

作一句道布今日熱於昨日上堂三祖大師道不用求真須息　萬年又且不然不用求真不用息　寒風激水成氷杲曰照氷成水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強生擬議也道有毋存築洞春庵次奉養焉正保三年三月十一日寤疾衆請末後句即書云須弥翻倒入藕絲尽大地人尋不著遂安祥而逝矣

賛曰在昔久遠劫浄藏浄眼二子同心化于母浄徳夫人也本道二公随母倶蒙師訓発心入道同究法性亦是今之藏眼者乎

城州與聖寺沙門祖稜傳

釈祖稜字高雲俗姓竹内氏大隅人也年十三依薩州福昌寺天室禅師祝髮納戒十九遊方謁愚極于龍蓁機縁不契次参梅峰和尚針鉢相投蒙許可矣延宝巳未應請于越前　嚴貞享元年住與聖寺解制上堂云嫩柳含煙老梅沐雨喬林鶯暖園蝶舞漏泄天真無精無祖伶利衲僧快須薦取以拂子撃禅牀云三十里外不得錯挙住持十有更寒暑傾輪法輪衲子輻湊元禄六年屛居江州徳應又徙河内安養九年丙子二月朔日臨滅書偈曰來時非有去時非無不来不去須弥倒趯壽六十一

肥後萬松山沙門融頓傳

釈融頓字一庭俗姓上原氏肥前佐嘉人也幼静專無適俗一年十三投圓通寺東々和尚得度初習教相東呵不許因造室參禅甫曰此道離文字非色見声求所到子欲求法他日自會去毎有咨參甫唯云汝自會去十八歳憤然遊方寓于江戸萬年山謁一峰禅師頻受鉗鎚次参龍穏撫洲孝顕天桂十餘年間一時宗匠無不参請咸蒙印可既而帰省東甫和尚甫曰汝多年東奔西走撥有何事頓曰只知和尚曩時為我不説甫曰知的作麼頓曰何必渉思量甫曰既是非思量来此作麼頓曰鳥飛如鳥魚行似魚甫曰錯頓便袖身而進至晩入室付信之并相承圖遂為補処寛永四年移住玉林居十三年為營與一新堂宇次住長崎洪泰寺蓋亀翁公開創　也顧其地狭隘不堪容衆相攸遷寺而重新之改曰晧臺當天草妖奴狐鳴邪教猾賊残害至滅佛寺廟堂遣将帥誅之而尚有染餘習延及于長崎一馬場利重奉旨命諸宗碩徳化導之頓亦与焉諸師随処教戒頓唯授三皈而已趨化者憧々不絶寛永十九年春往江府謁大猷公賜賚優渥秋九月召至闕下對揚

稱旨　皇情大悦特賜普昭晧臺寺號并贈紫衣徽號詔書曰海雲山峰之清高鄺肥州熱所之勝景普昭晧臺之壮麗称長崎名區之精藍一庭和尚西天比丘東甫的子提現成公案密印體用全彰演妙湛総持言〻自他以利爰兼柳營之鈞命闢禪窟而大匡宗徒元傳芙蓉之袈裟辨佛魔而能弘祖道奄達雅望於禁闕普播名聲於遠邇特賜了外廣覚禪師既辭輙庭西皈肥前天草郡司鈴木重成奉鈞旨邀頓赴郡侍以師礼且曰邊境頑俗久惑邪説非師礼且曰邊境頑俗久惑邪説非師徳化誰諭愚頑願居此重奥精舎揚正法度黎民頓不得已應請乃擢雪山代晧臺法席重成相攸卜金厳堂不日成ノ名曰萬松山國照寺以頓為開山祖慶安元年進院開堂法雷大震兼應三年付属國照于冊山閑居長崎也足庵萬治二年七月十日　化壽七十三坐夏六十一

賛云天草邪法狂焔熾盛騒乱九州漸及中國幕府雖令將師誅之残党尚多散在郡邑邪見倫執結党誑俗頓等諸師智辨相兼破顯正再耀仏日寔法社金湯経國一助也其功大矣可稱而已

長州大寧寺沙門玄鷟傳

釈玄鷟字鐵村俗姓小川氏筑州人也母夢梵僧振錫入室内覚而生漸長投聖福寺卜雪和尚為驅烏後遊関東編参諸師嘗聞大寧関翁道望振錫而造焉翁器之命侍者翁已示寂安叟貴雲相次住持鷟随侍二老特欽貴雲雲一日問云汝之参関祖透得関也無鷟之治龍不踏桃花浪雲拈棒鷟拂袖而出由是機語契合遂領大寧上堂挙有一老宿於門上書心字於窓上書心字於壁上書心字山僧住院曾不黙窓壁向何處見心字良久曰皎然天地無私照一道光明処々通元和六年春移往于豊前耆闍崛山羅漢寺寺元逆流開士[illegible]草創而山中所有巖石刻仏菩薩羅漢仙衆亡慮三千餘尊慈嚴妙麗霊異殊勝住持某喜鷟到付席為禪刹請為第一世未幾学人蟻聚鷟厭煩謝事直入向津村築室掩関寛永十五年十月十二日順世有遺偈曰殺佛殺祖七十二年吹毛宝劍光射黄泉世寿若偈矣

濃州寶鏡山沙門宗心傳

釈宗心字祖道越後人也幼而出家初見盤桂禪師于播州龍門親炙数載頗有悟入次參月舟和尚於

揀 揀誤寫

大衆一日入堂舟問曰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州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僧曰此猶是揀択州曰田庫奴甚麼処是揀択僧無語汝作生心曰泉甲從来田庫奴舟曰甚麼処是揀擇心曰老趙州也得熙破田庫奴肝膽舟以拂子撃禅床兩下曰揀兮択兮當軒布鼓心曰始知臺山路滑舟曰自領出去心　重而出又茶話次挙馬祖陞堂百丈捲席公案至汝深知今日事心曰丹霞焼木佛猶較些子馬大師為真佛點眼敗闕不少舟曰那裏是他敗闕処心曰深知二字太老婆也舟笑而休遂挙心首衆容授印記後住美濃宝鏡山有偈曰從来不昧鏡峰巔體用齊彰接満天雖衲住山鋤斧無邊風月伴安禅示衆曰百艸頭邊震法雷一毛端上放光来萬像森羅等成佛遮莫優曇火裏開天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辛于墨江興禅寺寿四十六

泉州成合寺沙門愚白傳

釈愚白字雲山肥後人也少年薙染尋詣山崎存性律師受具戒初礼愚堂國師於江戸正統庵問入道捷徑堂看狗子話力究多年遂忘筌蹄次歴参大愚雲居等諸老抵豊後叩賢巌於多福如長崎謁道者

轉

禪師于聖壽白以方言不通需毫書云　直指者擬採毫書白奪却擲地者又採毫白又奪却者微笑入寢室從此服膺針鉢相契後投月舟和尚稟新豊密旨韜光於肥前巌孔庵已而天推轂出世一肥後大慈寺参徒蝟集法雷大震住持数年稍倦應接肥遯于泉州因論黄檗木庵禅師庵謝以偈有艸鞋跟底尽珠珍之句又一日庵到攝津舎利寺白適在此相見清話次菴云近日到南都随喜東大寺佛殿最好面白云佛面有什麼不好菴曰或時清浄或時無明白云獨坐當軒是誰菴云佛殿懐胎白云本来無一物赫々動大千菴云鶏子摶天飛白云今日霜風冷菴云且坐喫茶又到加州省月舟和尚舟甚歡充首衆不幾加州太守大納言前田侯請至瑞龍寺居三年槌拂下龍象圍繞次復皈泉州美濃守岡部氏篤信皈服焉白晩創成合寺為第一祖元禄十五年二月十八日示疾説偈曰全死全活来去没蹤唱一唱虚空落片紅竟逝寿八十四

賢云白公生于法運中興時参見和漢数員大宗匠深究第一義諦住二大刹輪大法輪晩年閑和逍遥自適行藏得処保寿而逝可謂道福全備自他兼濟

脚

世出世間能事了畢也嗟乎道門有尊宿哉

加州寶圓寺沙門徐天傳

釋徐天字閑空俗姓河合氏越前人也弱年就郡之宝圓象山和尚剃度參量山于護国命充知客明年掌藏鑰次謁長齡泰山禅師遂蒙印證嗣主其席後遷桃雲寛永八年中納言利常請住宝圓上堂擧某山久不陞座一日院主請云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山曰打鐘著主声鐘衆集山便歸方丈天曰夜半拾金針天明穿玉線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眞宗天曰要會即背問如何是道天曰照顧脚下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天曰宝劍未出匣神光射斗牛慶安二年正月元日坐次忽扶杖而云吾今日行矣宜各努力侍者問如何是和尚行脚事天曰老僧今年七十七者日未後行履一句作麼生天曰乞呑巨海呑納須弥即擲杖倚蒲團而逝矣

遠州海藏寺沙門音龍傳

釋音龍字大川參河渥美郡片濱人也從遠州連城寺鉄眼牛公得度時一山和尚主海藏令音掌書記一夜偶聞客說佐藤次信從源義經死節于矢嶋時有蚊子痛鍼之忽然有省偈曰夏天蚊子治人箭一劄當頭透虚空大誇義郤堪笑殺人猶在半途中造室呈所解山見偈遽曰汝縱使治人箭亦在半途中速道速道龍擬進語山振威一喝龍乃錯愕而退後寓祥雲讀傳燈録至羅漢桂琛章有僧問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如何是非相琛云燈籠子龍不覺擊卓子一下曰奇哉卓子是如來喚什麼為相身心踊躍從前所得瓦解氷消乃作偈呈山曰一擊正當也太奇不移寸步到迦維儼然未散靈山會即見如來我是誰山笑曰且喜大事了畢未幾住龍眠及海藏示衆云未出門時也太奇大唐幾箇又如斯志鑽古紙撞窓蠅惟有玄師獨自知元禄二年四月六日安祥而化世壽七十矣

武州青松寺沙門秀的傳

釋秀的字不中越州志比人俗姓山崎氏九歳就熱敏悟超倫書史過目輙成誦道芽漸發從永平佛山禅師薙染山授正法眼藏未幾從頭看過徴詰酬酢頗異山告曰汝志氣確實造詣絶人予老耄倦提撕大了禅伯有東野在汝去可見之因參大了了令看趙州洗鉢話久無入處後請益高巖月餘不覺伎倆盡碎體得二老用處巖命充侍司自是古今玄關無

有滞礙巖密附衣法令分座初住上州耕雲寛文七年移青松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喝西風吹渭水落葉満長安翌年寺燬的不急経営殿閣再新延宝五年秋九月上永平拝祖塔次訪大了禅師的俄然寝疾于客舎十八日昧旦忽顧侍僧曰吾行矣侍僧請遺偈乃書曰如是来如是去十方界不中的抛毫而逝壽五十七

肥前東向寺沙門桂法傳

釈桂法字中華石見人藤原氏子也依永明寺天粧剃染如周防参年叟于瑠璃光寺叟一見器許挙道吾智不到話詰之不契一夕感奇夢覚明前話尋求證叟云子雖透得未至當也切宜著精細叟既退席的翁補処法復従之翁一日問曰智不到処汝道一句法曰道着則頭角生又挙霊雲見桃花話曰汝見桃花也法曰千年桃核裏何求舊時仁翁領之遂入室傳衣盂従此錫去東游参問庵於大中洞谷於吉祥皆蒙許可慶長中避乱皈舊里訪年叟於養徳時的翁既謝事瑠璃光虚席令法補席寛永十四年能登守亀井氏請主石州永明一住六年法雷大震晚退居于大坂鈴木正三欽其道徳文義特厚一日語曰肥前天草西海孤嶋土俗淳厚近世邪蘓宗徒唱邪教愚民被之魅惑官雖遣侯伯討之残党未殫重遣家弟重成為郡命云宜假力三宝助政教重成今既至郡恢復精舎願師行化被地再耀佛日法堅辞矣於是重成遣使慇懃三請法感其志誠忻然應之正保四年夏発舶著豊岡重成迎館明徳寺執弟子礼咨詢禅要不懈朝昏秋九月追薦戦亡軍士闔郷緇素憧々瞻礼諷経説法大設佛事戊子冬創東向寺請為開禅（祖）法随宜教誨授戒説鎮居民久惑邪教者再知有真乗寛文三年九月廿一日怡然而寂矣

賛云當時禅教諸師破邪顕正再耀佛日其功居多其成功也無一而不憑国王大臣之権焉在昔佛世尊臨滅度時以正法付属国王大臣寔有所以矣哉

武州青松寺沙門秀本傳

釈秀本字如實俗姓源氏肥前佐嘉人也生而英敏氣象不凡七歳就熟（塾）日記千言偶読佛書三復悵然如護（獲）舊物志願出家竟依龍養寺快巌為童子十四薙染而後徧詣講肆究性相旨棄去游方参賢岩於多福服勤三年得日新功次見即非懶禅鐵心等諸

縛心

老至江戸謁德高於永源時當倹歳叢林荒凉衆皆退散本唉黄獨数寸度日高指揮令挂錫萬年時不中和尚主席一見器之本尖志精進時万年災後經營堂舎本充直歳日撒土搬石夜則危坐達旦如是者七年未嘗暫怠不中熟視曰是吾家直種草也他日此山有頼遂嘱依獅巖時巖居西堂本摂衣随之扣以趙州無話巖詰曰若以無為究竟後来因甚道有若以有為諦當前面因甚道無本云一對無孔鐵槌巖曰多人作此見解本擬進語巖遽止之群疑氷消汗流浹背巖見喜曰子方識好悪矣因以佛祖諸訛公案徴之酬荅如流延宝二年住青龍寺搆屋頽破不数歳革故一新天和元年巖公物故補其法席上堂六祖云是不風動是不旛動仁者心動山僧雖与祖師同床打睡要且各自做夢何故風動也得旛動也得於是何心動之有諸人且道山僧底是祖師底是卓拄杖日西窓昨夜月花明涼飈已到梧桐樹元禄三年冬安居衆満五百本以智證精徹操履高邈壽常不能俛仰媚悦於人無貴賤新故皆以本色語話下鉗鎚一坐道場十三秋百廢倶修晩縛草菴于西溪扁曰不肖掘地為爐淡然知足也享保二年十月廿日示微疾至廿六日謂侍僧曰吾世縁止於此汝輩當以荷法自期励精進行不懈怠侍僧請遺偈本瞠目云三藏法宝尚為剩語吾言欲何為言畢斂袵趺坐而蛻寿七十五坐夏六十二矣

賛云禪門諸師皆有遺偈多臨死門説不生滅也依然自語相違脱空漫語而已本公見道分明深知慚愧不書遺偈實倍他百千萬偈矣

濃州龍泰寺沙門全堯傳

釈全堯字天菴筑前人也初与万安鉄心同志結侶東請南詢後謁朝国和尚於龍泰機語投契遂受衣法和泉守源来壽請令住濃州盛德寺寛永十年住龍泰上堂挙拂云須弥立大虚日月連相遶法法證實相古今不覆藏諸仁者向者裏信得徹則眼空四海機應八方畢竟如何擲下拂子下座大拷四来唱新豊道晩退居倉知大龍院正保元年仲冬二十八日書偈云虚空粉碎大地平沉末後一句的々分明遂坐逝壽六十八大龍満願浄光千手並其開山所也

城州鷹峰沙門雲溪傳

釋雲溪字桃水筑後柳川人也幼而不凡容皃似魯

鈍而性靈聰敏世年甫七歳從肥前圓應寺圍巖剃
度学年有奇僻断食露坐或宿深山或坐河上時人
称風巓漢二十遊方掛錫江户吉祥寺尋謁大愚々
堂雲居正三等諸老又参澤庵于江户見隠元於長
崎復寓黄檗山七八年与木菴高泉法睦特厚時巖
公移住肥後流長院溪飯省補佐道化十餘年而後
充大寧板首分座秉拂明暦三年秋七月入巖公室
親傳衣法翌年住大坂法巖寺境畀脱洒居動不尋
常僧慧定訪来依止耳枯淡随侍半年乞開示偈乃
示曰慧定分明須直休休々々処亦何休喫茶喫飯
不他覓慧定分明万事休曰日分衛清浄活命不蓄
餘長僅有餘則作團食以施乞匃一時帰省枌里緇
素頻請説法溪講遺教經聴衆歎服應左近太夫高
力氏請住肥前禅林寺住職五年大振祖風終冬安
居一百二十餘員賢巖愚白雲歩慧中逆流等皆列
法會溪提唱正宗賛誘化参徒明年解制衆不見溪
但遺一偈云今日解制大衆逆行老僧先出東西任
情雲蹤無知大衆茫然退散琛洲智傳二子追尋師
迹而上京師闇市僻邑無所不覓一日琛洲偶然見
溪於東山頭髮髼鬆躬被襤褸破捥持右弊嚢携左

交弖夫中談笑自若洲憂喜如湧不覺趨而礼拝落
涙黙然溪不悦叱曰子去矣境界不同也洲頻顧随
侍溪痛責再三洲弥不去溪不肯暫許而携洲直往
大津行乞板木夜宿林間終宵無一語獨吟曰如是
生涯如是寛弊衣破捥也閑々飢餐渇飲只吾識世
上是非総不干明朝乞食村落路傍見老亢匃死溪
自東鑺埋屍枕上有瓔珞粥之残溪取而喰焉分之
与洲々僅入口而噎矣於是溪叱云子去再勿省予
且誨嚴励洲無所言拭涙而別矣溪雲遊不定處或
遊伊勢或寓名古屋被薦携捥道遥自得南都為灑
掃戸草津為轎夫粟田口為馬隷大津賣草鞋閑適
遊戯不拘泥于一方或邂逅同門雲歩於摂州有馬
与浴温泉計二旬清淡之次歩先呈詩溪乃和曰行
聯（脚）昔時鬧利名相依未冬老夫情東山幸卜閑居地
来伴洛陽風月清溪寓京都有年于茲角倉氏渇仰
高徳問坐禪要着話迅速晩應角倉氏請閑棲鷹峰
賣酢為生自称酢屋通念天和三年九月十九日威
儀寂静坐脱自書遺偈曰七十餘年快哉屎臭骨頭
堪作何用咦真帰処作麼生鷹峰月白風清角倉氏
及門人智傳琛洲等奉全身而塔于佛国矣溪三十

餘年出没自在風餐露宿逍遥物外無有人究親疎之者也

賛曰筑波山徳一相宗翹楚也嘗悪僧華侈自啖麁食被弊衣恬然自得蓋矯時弊也溪之杜多或效徳一乎雖然溪之行藏不乗門通軌也予聞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初地菩薩不知二地薩埵挙足下足為溪公禪究済洞一行潔徳高大士利生徧應無方吾輩豈獲覩覰其挙足下足耶

奥州泰心院沙門宗益傳

釈宗益字損翁俗姓青木氏羽州米沢人也生時胞衣有卍文見者異之天性明敏道芽夙発年十二投禅林寺蘭洲得度後随舘山寺要山禅師受業未幾負笈赴江戸列摂厳講席大有感発其後帰郷省母暫寓廢寺孜孜接心夜坐毎達昧旦一夜定中聞空裏有笛聲豁然省悟於佛祖一段大事不毫容疑延宝中謁月舟和尚于大乗舟云参禅只要不落在乎第二益一聞愜懐乃服膺親近時可山悦公助化在會商量宗乗大蒙激発貞享三年首座于羽州東源翌年掛錫大乗請益五位肯于卍山禅師山示偈云損中有益益中損損益兼修道学全為示正偏回互要三疊五変俱幽玄益言下首肯尓後尋常謂人云我曽問五位卍老示偈到末句実識得要旨今日行住坐臥都盧無非幽玄也尋謁仙臺泰心院可山和尚山喜付衣法因卓菴於芋沢閑棲長養有山居偈曰今日也恁麼過己躬己躬下事暮樓鐘於醒頑衲三摩夢響入盤山石窟中其淡泊家風乃祖傳従来辛苦钁頭邊一畦黄獨衛峰味煨代山中日午眠其元禄十年可山謝院事命補処結夏上堂云法界塵塵大解脱門一切衆生超悟越迷如巻如舒白雲聚散似往似還明月輪轉十方入一塵何剰一塵且十方無欠到這裏毘耶緘口摩竭掩室山僧又且如何桃紅李白紫薔薇問著春風総不知益専唱永平正宗坐禅弁行一如祖儀其看話禅為決非霊山少林正傳常謂身心脱落現成公案何作念話杜家誤却一生哉幸有天童覚及永平祖正儀乃是洞上正傳三昧以可微為益事母至孝雲遊之日雖隔海山春秋二回無不歸省住院後建萱堂於寺側延母姉両尼而居為搥拂之暇頻在左右晨夕薬餌自試供之元禄十四年母寿九十一而逝益与姉尼昇稽蓋追母蔵之先蹤也益従往泰心勃興祖規冬夏安居規式

嚴肅也宝永二年春示微疴入夏弥病五月二十四日沐浴更衣説偈云生也無所從来死也無所去處咄都来錯茫然奄化世壽五十七法臘三十五門徒奉骨身建塔于芋沢普門菴號曰太容矣

賛云益公賦性篤實至孝荷擔大道震起祖風義陽門下忠勤如益者豈多有哉予聞忠臣必出孝子門展哉古言可徴焉

武州埜雲菴沙門道明傳

釈道明武蔵人也未詳氏族爺老媽也偶然出家年未志學失志於参頭遂列隠之和尚座下視道徳左右聴教化朝暮機縁相契傳于衣法尓来護法一念炯々胸懐尋参鄭門妙喜等諸師悉蒙印可矣元文中孤錫飄然出於丹州山叢遊于相州海濵偶然道邂逅一友人倶班艸而言且語明曰賢者去矣真勉之浇薄成性醇粋曰遠人根者而就簡黙而好異也輓近莫有天然氣杭特達丈夫而為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明聞之潸焉護法心弥厚頻感祖道陵夷而纂諸書分納衣尾鉢筆所筆　筆叢筆款五科纂為二巻題埜雲随筆其筆叢々虚空世界一夢場也戒定慧学一夢法也諸佛衆生一夢中人也

㊂獅谷獅子ノ誤
㊃林間ノ二字意難通

古之於言雖肖迂誕乃氏禎心之鍼砭也数軍無軍賢否昌塞竟亦腐骨貽亦腐骨雖暫悟迷覚夢亦惣属夢而收則動止云為發未始不夢事也夢中之人據夢場受夢法玄学所須用心見性而已宗師所須繋念為人而已銃之而言護法而已護法則佛法也享保初年偶獲投子青祖之録参考録中事蹟八百餘條分成二本名以抱甕編復剳既略于自飲光氏至大陽大師列祖機縁語要而集成一本題洞上宗斎附本録殿後也晩剃埜雲菴閑棲長養未詳終焉

賛曰予未詳道明事蹟但依埜雲随筆以立傳焉夭聖蘭山禅師題其遺照云光風霽々豁廬襟達道明宗賞古者經暦東南煙水闊飽嘗棒喝蔵華深葛藤脱下千斤擔擅篆猶餘一片心難奈禅林日彫瘁好翻巨海瀾　霖堂々蘭山不敢虚称矣

江州比良山沙門道印傳

釈道印字月坡不知何許人氣韻閑逸逍遥方外久侍受業師遵公後屢参見蔭涼鐵心禅師研究洞山宗旨寛文四年甲辰春棲遅于比良山獅谷作山居七律三十首其一曰山是比良獅谷谷林間恰好縛紫門南溪泉美煎茶馥北苑薇肥折菜尊西嶺中

空無動相東江分地遠謫諠十年求隱今初得此處
扶桑第一番七年丁未之夏移住于閑山琵琶苑亦
賦十絶句其一曰説佛談心總森言磨甎觀壁是非
禪頭陀自得茆居趣一路關山明月前印禪餘遊戲
文字禪巧于詩偈其渡琵琶湖曰騎雨跨雲片衲輕
琵琶十里信舟行布帆掛後知風力軸櫓搖邊會水
情江上有山山遠近波間無路路縱横普通年外棄
蘆客堪笑度生心不平未詳其終焉所著有語録及
參禪要路菴居集
賛曰予不審於月坡事蹟讀菴居集僅立此傳中流
失船一壺千金之謂也但令其名不朽其他日得其
祥而附之續編矣

若州空印寺沙門瑞方傳

釈瑞方字面山俗姓今村氏肥後三嶋人也天姓明
敏救蟻之歳諳誦普門品不幾喪母遂願出家十六
歳從流長院遼雲剃度元禄十三年聞泰勝寺性天
講臨済録隨聞諳記本書次聞正宗賛日夕精研徹
夜不眠雲嫌之訶責方不肯雲公一朝巡察見點燈
未滅驀携柱杖突入打方蒙箆免箆碎翌旦作偈貼
方丈扉曰勢似禄山穿鐵壁曉天沽棒謾雲門打住
釘汝祖師意何説老婆子孫雲公大怒擯出明日
懺謝而赦焉十九聞湛堂律師講梵綱經屢問律儀
十六年癸未遊方掛錫江戸青松寺見卍山損翁二
師次謁良高和尚親聞示誨秋八月損翁歸奥州方
隨侍寓于泰心院打坐不弛每夜參請宝永改元歳
旦作偈曰不是霞兼雪何人辨舊新放開無物手万
象亦同春二年乙酉春正月徧參関東尊宿悉称飽
參三月還仙臺翁壽使問有人忽問是什麼汝如何
對方曰是什麼翁曰銀山鐵壁方曰鐵壁銀山翁合
掌方乃礼拝翁曰我病魔難防在世不久汝能保重
以執祖恩見永祖面不見他面是我得汝大因縁也
六月二十三夜半入室親授法脈明日中夜逝矣中
陰已畢訪東昌陰之禪師明年從江戸霊雲寺慧光
律師受秘密三昧　戒夏安居寓相州老梅菴閉關
打坐一千日唯有正法眼藏全套而已菴居偶成云
麥足不貪盧陵米泉甘何羨趙州茶庵前松老似龍
屈時笑人惶身我宝永六年春正月千日期満次閲
大藏經于東昌寺享保四年住肥後禪定寺詰制爲
衆講六祖壇經十四年己酉春移住若州空印寺接
衆嚴励挙揚永平眞風寛保元年付法席於暗堂遁

古脇而寂。曾
掌面佛莫笑

居永福菴。尓後赴請遐迩。提唱佛経祖録。説法授戒歳無虚日。明和六年秋九月、寓于建仁西来院。中旬徴恙。十六日中夜召諸子遺嘱諄々。侍者乞遺偈。方叱曰、吾生前多口。汝等猶有嫌少歟。止。勿復言。至五更安然古脇而寂。世寿八十七。僧臘七十二。闍維藏駄都於永福後鳴塔。曰老梅。嗣法二十七人。所著廣録三十巻、渉典録、羅漢應驗傳、永平家訓等數十部並行于世矣

賛曰、方公傳佛祖面授王三昧。五十餘年對機商量令学人魂消心融。学究天人際。議論明確。嘗纂於散片、補於断編。行流通。有一切祖宗。本矣。可謂澆代人天大導師也

和州靈鷲山沙門即道傳

釈即道、字雲門。肥前人。俗姓冨永氏。年甫八歳、聴或師講法花提婆品。奮激曰、龍女八歳成佛。予人間且男児。何不成佛。告父母乞剃染。不許。漸至十一歳許之。從玉林寺天淳和尚得度。十四歳志文学。祈其護於文殊大士。断食三七日。礼拝唱呪。期満。請益于恕雲菴主。自春三月到冬十月。読論孟五経文選老荘荀列等。次学周易韻鏡倶舎世間品及諸子百家。勤学六年。尋到江戸留学五年。労倦得病。始悔前非。自云、余八歳発心。而今二十二歳。未成道業。雖学経書。徒為騒人墨客。雖誦経呪。空為済世。未究生死大事。茲臨易簀。奈之何。若幸得愈。即便南詢。速了大事。不幾病愈。乃所有墳籍分与諸昆仲。従来学解一時放擲徧参知識諸方。宗匠教作公案工夫。道云、工夫公案我不要之。只自知死了焼了作一堆灰。不疑喫茶喫飯。底成什麼。是有乎是無乎。聞之則足矣。知識云、与麼則汝成外道。云、若成外道得安心足矣。参究純一二更寒暑。或時林中拾薪次。忽然山河大地与自己一時崩裂。得大歓喜。其後自思惟。我雖於自己分上大安楽。未出三乗教理。何処有教外別傳旨。従是做工夫倍于前。又経二年。或時撞著祖師泊面皮。瓦解氷消。時年二十六。次謁参洞済五十餘員尊宿。無有撥著痒処者。諸方只在三乗教理路。取次偸安矣。天淳和尚命鑒大道寺。執役五年。享保十二年。長州大寧玉洲和尚是山門疏充首座。秋九月赴請結冬安居。洲上堂道出。班商量。親受拂子。洲常言云、我首座累世挙揚大法来。非吾所及。為明年住摂州大道寺荒廃至矣。向頭邉接衆辨道。百廃與復。次住三洲

龍海院上堂云若突擧揭宗乘則法堂前艸深一丈若實不擧揭宗乘則法堂前艸深一丈直得摩竭掩室少林面壁泥裡洗土塊德山棒臨濟喝雪上加霜況又理會葛藤識得箇々立在轉處句々有出身路則有利無利了不離行市山僧與麼告報喚作擧宗乘喚作不擧宗乘道得拄杖子兩手分付若夫道不得則攙奪汝拄杖子去擧洞山老祖道地獄未是苦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却是最苦即拈云親言出親口人々屛息吞江意氣箇々合著蓋乾眼腦參透得與麼事諦當分明則不辜負先聖報四恩若或未然他時異日大事有大衆久立珍重雲衲蟻聚法雷大震寶曆二年春三月中坊左京以和州靈鷲山懇請乃使太樹長老代董席自處側室明和二年乙酉正月四日得微疾諸子求遺誡道云保任此事吾有四件語曰第一件截斷萬緣令擬大法第二件放下身心令脫生死第三件驀過毘盧令立生涯第四件拽石搬土令續慧命我門入來之衲子拳々服膺如救頭燃囑々次請遺偈便書云末後一句照天照地卒然而拋筆明日辰刻安祥逝矣世壽七十六法臘六十六嗣法未徹玄機等三十六人著語録及遺録若干巻矣

城州與正寺沙門魯龍傳

釈魯龍字靈潭但州千原桑原氏子也十歲投龍滿寺聞學雍潔學道日新十六歲聞學講楞嚴經頓了自性尓来辨道弥励一日大悟乃呈所解學曰未在龍日思大難報辭去遍參海内知識三十而歸値學之示寂當夏安居侍于玄樓和尚尓後遊北地富居越後閲大藏經天明二年龍年三十七入松目石了之室傳法了畢翌年石了囬寂復閲藏經次住相州勝源寺一住四年大接學人結學示衆云近世偏參衲子不知其偏參之所以為偏參出一叢林入一叢林遊州獵縣為偏參去自己脚跟下事未夢見在是次最後住一小院則無日之可送或使比立尼或養一婆子或樗蒲或圍碁嗜酒食肉無惡不作故為官府所制為檀家所輕怨是不知慚愧可謂獅子身中之蟲矣不見元古佛曰打得徹為偏參又見徹面皮學多少者偏參也即今諸人面皮厚多少也儻能於是見徹則未入叢林未見知識已前偏參事畢雖然與麼更有向上事在諸人還會麼卓拄杖一下寬政元年秋九月伊井侯請董武州豪德法席入院開堂

改革弊風盛行真風享和三年閑棲但馬秋八月應永井氏之請住于與聖崇堂接衆大震祖風学人無不登龍門矣文化三年丙寅正月示微疾秋七月三日泊然化矣世壽六十一法臈五十二有語録行于世矣

贊曰道龍二公俱以性靈英敏見道了廓家風峭峻龍象欽服以漢以濯秋日以暴道也遺囑的確龍也示衆懇到皆是親言出自親口吁矣卓然二師祖門干城爪牙者也

續日本高僧傳卷第八　淨禪

目

謂

續日本高僧傳卷第八

美作　圓通沙門　釋道契　撰

淨禪三之四

城州興聖寺沙門英種傳

釋英種字萬安江户人源姓遠山之族也九歲表父從起雲寺源室為行童室者其叔父也十一而得度從起雲寺源室為行童室者其叔父也十一而得度十四而遊方參日州洞谷等諸老次依鐵山於總州大應一日嘆云今世叢林皆以義学為禪妄以情識卜度公案徒打口鼓自作了當是豈古人真參實悟之謂也哉意氣揚々常壓時輩一旦以麁語觸忤為山遭擯及山還愬寧輙適懺謝山便罸排沙弥之列充汲水炊飯賤役山酷虐未慊猶重俾種白手而穿方池至於爪甲皆脫種始名英宗故時人謂之英宗池時年十八憤然囬錫于起雲獨掩一室昼夜坐禅偶閲大慧書至於千疑万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万疑一時破忽然踊躍曰奇哉有是也從此目不過書服不沾席二六時中單提無字力參有年一日裝香佛前次廓然疑滯氷釋歡喜不自堪然未

敢以是語人默々如魯時聞大愚和尚闡化大慈郎往告其悟由焉深肎之吉祥寺洪州和尚望重一時元和四年結制衆盈万指就中選種居第一座於是海衆改觀其後因室公殁嗣席住起雲平生源嗟宗風衰廢与同志禪侶六七為伍杜门打坐者凡六年講圓悟心要等啟発同社痛呵諸方邪解六郡之徒接踵識曰安老狂耶種陽為不聞寛永四年謝院事有偈曰頂上鐵枷方脫卻瘦藤破笠出禪関只隨雲水無蹤跡不識寄生何処山乃隱於相摸大山下参徒尋影追蹤種厭煩冗移居于舟田山未幾有志之輩追跡又集衆及半百鐵心宗文等為其魁也相与守枯淡木食澗飲純辦道業不幾去適美濃水晶山結茅安禪貴賤礼遇日腴又棄去駐錫于摸州靈松寛永十三年遊丹波有瘵寺曰瑞巌種愛其閑靜敞居四年四方雲衲不招而集乃講碧巌集及諸祖語録種以護法為已任故不隔江湖与一時尊宿愚堂大愚雲居一絲龍溪等交義特厚与偕激勸希囬古風也正保二年應不白居士請移居摸州住吉郡一嶋松林等艸縁褥廻出塵縁把茅数椽扁曰臨妄棲遲五年慶安元年戊子秋信濃守永井尚政聞種德風迎請受誨一日語曰宇治興聖寺高祖道元禪師遺迹日域禪規之濫觴也雖然三百年来替癈極矣為其後裔者豈忍見荒癈哉願師圖之其地幸係弟子之食邑當助一臂之力也種忻然應之即夷丘填窪聚材驅石至明年始告竣矣進院開堂力行古規則元旦示衆云朝日山頭呈瑞氣宇治橋下抱清灣興隆興聖古禪刹新歳堂開向上関三年秋八月示微疾自知不起命懶禪鏈法席是囑後事二十一日湛然而逝矣世壽六十四法臘五十四

贊曰法不孤起必依人而興矣日域佛法元亀應仁之間衰弊並極焉時久不可替有必出間世人其人誰乎曰種公等其人也種氣宇寛大賢愚等容到処為叢林懶禪龍蟠月舟諸英隨侍助化又崇種為開祖寺三十餘所曰之日本洞上中興第一祖亦不過称也

泉州蔭涼寺沙門道印傳

釈道印字鐵心伯州河村郡人也十二出家投郡之龍德寺松庵受公得度受業初遊関東徧扣禪席常嘆法門陵夷隨万安老人入武州舟田山而参詳久焉尋参天外舜和尚于播州仙壽親蒙旨訣初住

拯　磨　留

信州大昌寺次遷濃州全久參州龍溪加州天德又創等覚桑山等頻唱古風力拯時弊矣嘗疑趙州戴鞋話數年一日在大澤室閱正法眼藏豁然瓦解氷消有偈曰幾年此事挂心情今日偶諧作麼生眼見耳聞非他物溪声山色発光明後聞隱元禪師来于長崎往謁具述悟由且呈前偈元徵曰無声無色時作麼生印曰八角磨盤空裏走元曰猶在声色裏印曰待青天落地時向和尚道元曰老僧耳聾印曰聞了也元曰了了了時無可了又和呈偈曰来時無跡又無情法々尽從晦昧生覿面雖然全体現不教人見更光明次訪道者於崇福者亦贈偈曰古佛明々銅鐵心风吹鮮吼似鈴吟眼聞耳見無師者白棒胡揮話縱擒留長崎五十餘日臨別元又送三偈曰老大偶逢老大漢鐵心既見鐵心人来々去々無差路一杖挽回萬刼春其一曆尽江山幾万重杖藜卓索洛如龍出鉢放下全無事可振西来教外宗其二何処人来叩竹扉杖頭一拶疾如飛抖擻衣下渾無物聊借薰风送子帰其三已而元遷攝州普門寺印復往謁元便問長崎相見与這裏相見是同是別印曰不同不別元曰何不道一番相見一番新印曰耳聾聞不見

密

元曰勿裝聾作啞印晚隱棲泉南慕道緇素不厭寂寞来往駢闐剏建殿宇終為叢林号少林山蔭凉寺龍象欽服矣伯崇敬宗風大震平生共衆禪坐老益壯堅矣一日違和室中示衆曰老僧近日行脚去諸人須要真參實悟切莫得少為足老僧昔作身心脱落頌未曾挙示人今方拈出充末後句頌曰一夜金提金剛杵機前撃碎鐵心肝大休大歇自知了枕上又無鬧夢安徒衆慌忙向訊印應接如常至朝令侍僧扶起坐定脱然而化時延宝八年正月二十八日也世壽八十八法臈七十六

賛曰鐵心肝大丈夫同氣相求与万安月舟諸英慷慨激切矯拂宗風之弊可謂補天之大功焉

肥前皓臺寺沙門玄光傳

釈玄光字蒙山別号獨庵肥前佐嘉人也才識明敏聞一知十常有神人出入相隨唯光鬚鬢見之而已妙年從高博傳寺天國和尚為行童竺籍魯典不借師授一過目則大義疏通永不忘也國撫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得度之後南詢一時有名尊宿莫不參決後謁道者元于長崎者一見器許鉗鎚妙蜜也光信服參請遂徹淵源一日向答了者示之以偈有今日摩

耶生悉達之句又付互信禪師遺照并所受印證偈以為法信焉及予若理帰舫光投海雲月舟林和尚傳洞山宗旨尓後如若州閣大藏経林以老僊退席上跳薦光因継海雲法席臘八示衆曰今辰脚下明星現須識諸人立処高財物我家富如海莫遊貧里競錐刀梟祖忌示衆曰達磨西来元不来得皮得髓誑癡獃可憐四海参禪者直指單傳是禍胎一住七年以病告辞自此遊方席不遑暖或寓筑州金丸或隠房州勝山又打睡於萬松山中晩與復河州経山摂州大道為掩息之処也光識見卓絶聞見該博常借翰墨為佛事雖黄古今辨明邪正以護法為己任痛責時弊不見他面曰古僧以定慧圓明為道徳今僧以勢利満足為道徳定慧本也勢利末也古人養本今人事末固根而枝葉茂者有之而勢枝葉而養根者所無也所以古人云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茎餂而美者天下無之又曰古云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為其一人隕而両人傷也當世自眼未明為人説法者負于子而登危牆者乎可謂不祥之尤者也其所著獨庵獨語流入支那鼓山為霖禪師一見歎美遂作序并評註且作偈贈之曰毫相放光

来震旦獨庵獨語編叢林荷擔大法施全力宗説圓明貫古今元禄十一年春舊痾再発自知其命固卻藥餌二月十一日至期侍僧乞遺偈乃求筆書云放下毒鉢千快万活置筆怡然逝矣報命六十九所著有護法集山海経等

賛曰獨庵獨得佛知見禪餘好讀書彬々于儒佛因時救弊護持正法其功豈浅尠哉陽春白雪偈獲一知己於海外吁矣光亦無不乎矣

河内天臺山沙門道顕傳

釈道顕字惢山別号朽木子俗姓足立氏江州人也賦性沉重霊根夙発年甫十二従越前永建寺海翁薙染受業寛文十一年参見大乗月舟和尚一夕挙無字話及覆提激顕自此倍加精進夏竟辞去舟告曰六和威神無諸魔擾法歳周圓禪規資始憑此勝縁曠劫為主伴扶起法幢顕深銘肺腑平素毎談到于此落涙勉励門徒延宝二年夏再参月舟和尚乃許参堂一日有省上方丈展拝乃曰劫火洞然万象倶壊法身巍々顕現如蘇迷盧獨立於大虚舟徴云何不身心器界倶焼尽顕曰色身法身相去多少舟竪起拳頭顕曰一亦不守時如何舟曰恁麼那恁麼

那顕便礼退五年冬抱痾漫遊南紀棲遅城北吉田邑時黄檗円通成公菴居岡田邨相距僅二里互相訪而懽甚病間閲涅槃經至如来性品徹見無佛性話越明年宿痾漸愈元旦偈云雲水生涯無固必流行坎止任因縁時哉大地韶風起鳶戾天兮魚躍淵元禄六年洞外仙禅師以泉南蔭凉充補席尋謁獨庵和尚于河州經山針鋒機契惜相遇晩呈偈曰禅苑蕭々秋已深規條推落見難禁方便凡力屬師手覚樹開花慰衆心菴和曰我家々教極高深試見曹山設隨禁起癈扶頽憑可畏無能老病獨傷心十二年春二月明州和尚退大衆擢顕継席開堂辨香特為明和尚顕嘗欲営大雄殿行化諸州施者雲集寶永三年春三月佛殿落成上堂乃擧徳山折卻佛殿唯存法堂大衆未営法堂先建佛殿大衆且道誵訛作麼生良久曰推之輓之倶司車行六年春退大衆自此應請四方化門大震正徳元年隠居河内摩尼峰東福寺起癈續絶有偈曰蝸廬纔就占名區林壑雲開天畫図宴坐空存淨名默病牀何必接文殊其一前控明石後金剛十笏軒中身心忘不借燈王三万座尽教来者得清凉其二五年秋鷹峰卍山和尚病革便

繫

指

往訊問翁力疾具說禅戒因由囑云子雖列吾諸孫化縁最廣吾之滅後流布毘尼全擊于子勿令失墮矣十九年秋九月河州古市郡大黒氏以壽福山大黒寺請為開山祖進院開堂挙揚祖風元文改元冬十月初二微疾卧牀徐顧諸子言老僧殘喘不可久留遺誡懇篤書偈云一篋畜四蛇不知幾歲華今日解繫縛縦横任放過十二日正午趺坐蛻然寂矣享命八十五戒臈五十九嗣法出子噉嶺光祖巖猷等五十六人語録題天童剩語已行于世矣

賛曰卍山白和尚屢歎曰悤長老真福慧僧也嘗題其肖像曰靏藏遠谷護騰堂蜂蠹九淵潛宝光綿密々時還顕露柱勞行水不行霜展矣哉知子不如親仍録白翁語充之賛辞矣

山城真成院沙門不禅傳

釈不禅字悦巖信州松本人也妙齡出家而宿風飡参方多載一旦還郷息翅于西福寺然以参学未慊不日棄去負笈再遊經如長崎謁道者禅師者一見器許曲示單傳要禅精勤修錬殆忘寢食始得休歇処因呈偈有直下如同乾屎橛釈迦弥勒漫追尋之句又問曰世間皆学坐佛我不敢学然学便是不学

般　嗣　月

便是者接偈無語只酬以白紙一枚禪便拜退者即
示偈曰滿紙呈來隻字無東西南北暗相符果明脚
下漫帰去若裏頭々倒跨驢及者帰大明晦迹於勝
尾𣪘若峰此地素乏水禪偶穿巖下得冷泉其氣烈
而美矣名曰智水人以為奇焉一日蔭凉鐵心和尚
遣僧招禪々誓不可山於是心親自左顧禪起迎禪
連日倒傾相語無城府終傳衣付法乃欲令刪嗣法
席禪掉頭不應又移茅舍入鳩嶺別峰構猢笑菴深
隱焉晩相攸於山崎乃創一宇名慈眼山真成院食
飽三白臥濕薪煙聖胎長養道遙自適矣天和紀元
夏起居異常至秋冬稍重一日上首山預卜塋域自
挙鍬子曰千佛萬祖投火隱煙要知端的法玄々何玄
喝一喝曰我今把鍬子埋卻自生緣無影樹下坐塔
撲自圍々便於地上畫一畫十二月朔日告左右曰
我必以臘尽而行然日課隨衆如常至七日夜諱々
遺誡懃明命湯沐浴自具威儀端坐作偈曰世尊下
山我卻上山一生相背過隨無間噢浮生穿鑿不相
干恬然逝矣保命六十六矣
賓曰已眼未明陽為善知識一盲牽衆盲澆季流弊
也禪公南詢多載終傳佛心印于道者元薦直道摟

遮　鍾

白雲深処艸足水足牧水枯牛生死岸頭遊戲自在
高矣實行潛光也抑大梅隱山流亞者乎

肥前天祐寺沙門香林傳

釈香林字桂堂肥前小城郡人也冠歳出家曆參諸
師尋謁盤桂和尚於豫州妙法寺発明心地又新近
鐵心月舟等諸老更有進步処遂嗣法於玄谷和尚
初住摂州臨南後帰故國住諫早天祐寺林常不親
文墨不管世事終日兀坐如木偶人也晩栖遅于正
應寺元禄四年三月七日臨終調衣據坐告諸徒曰
山僧平日不雜用心即今臨行毫無遮障汝等宜勉
之且有疑請問小師月門問如何是末後一句林云
山僧今年六十三門曰生死岸頭自在一句又作麼
生林曰白雲無根松風何色門便礼拜林珍重脱然
而逝矣門人闍維塔于天祐焉

越中光禪寺沙門義光傳

釈義光字月潤俗姓白子氏越中人也母河合氏夢
異僧来投宿而孕歴十二月産焉骨相清奇父母鍾
愛一日父呂三子謂曰阿誰出家當度父母光應声
曰我當出家父喜而攜之投宝光寺為行童一日寺
主告其父曰此児聰敏過人他時以寺付之光在傍

求

聞之不喜潛自思惟為僧應當求無上菩提奚為尭
繫於此同流俗耶竊出還鄉亦後屢招不復往焉年
已十三從光禪普門和尚薙染依鐵心和尚于蔭凉
恒受訓誨矣天和元年謁月舟和尚便問百尺竿頭
如何進歩舟曰坐卧經行光自是決意參究服不治
席翌年往加州寓大乘卍山會下偶聞僧擧趙州狗
子話忽然證契作偈曰徹底有兮徹底無両重關鎖
一時開南方五十有三処笑殺善財空去来徑扣丈
室呈所解山然之去上檗山謁獨湛尋見龍門盤珪
東皐心越未幾首衆于永福夏竟再參卍山山問曰
青原垂一足石頭礼三拜儞作麼生領會光便礼拜
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光曰唯有此時最吉祥山曰且
坐喫茶光珍重而出山送偈曰唯有此時最吉祥百
千妙要不如常喫茶珍重礼拜三拜二株嫩桂各昌
遂付衣法貞享二年春住能登豊財院後徙越中光
禪終冬上堂曰一冬一夏安居事佛々要機祖々心
百億刧波使得久湖風依舊攪寒林臘八上堂曰如
鶴如龍瓘又活出山消息起風雷明星一見不容髮
雪裡梅花朶々開光曾与性源發禪同訪悅巖於山
崎三人共坐紫雲窟光面壁困睡二人亦坐忘之間

畫　迦　　瑞

一異僧在光後礼三拜顧性源指光曰汝知此人耶
此是五祖戒禪師再来也言訖化去如夢非夢二人
俱為光說之光呵曰莫譫語光平日操履巖密禪餘
奮志瀝於指頭鮮血書大般若經三百卷佐渡檀信
集以直指菴招請居未幾因病帰光禪撞鐘集衆慇
懃囑後事援筆畫唯有今日最吉祥七字澡浴更衣
恬然而逝元禄十五年九月十六日也世壽五十法
歳三十九

賛曰林光二師臨終愉快不異平日是無他術念々
在定之驗而已可觀其所長養矣

城州興正寺沙門松雲傳

釋松雲字龍蟠奥州人也年甫十一從禪龍寺傑山
和尚得度十六遊方暦參東國諸尊宿時万安和尚
唱道端巖雲掛錫請益聞安擧平常是道話疑久矣
一日入室問曰如何是道安曰茶裏飯裏不向別処
雲便拜立安曰何不道取一句雲云天不能蓋地不
能載安曰只道得一半執侍七年朝參暮請優柔飫
厭次參五山華園諸老正保二年鐵岑牛公住龍淵
寺結制招雲首衆次己事未了再復抵瑞巖時懶禪
和尚據席雲傾誠參請禪問來々去々有何所得雲

曰治龍不鑑死水禅云如何是治水龍雲振威一喝禅云猶是鬼窟裏活計雲擬開口禅打趁出雲當下豁然諸方丈舉示於禅々挙公案詰之應酬無滞禅領之會万安和尚重興宝林雲与懶禅戮力補佐明暦二年住杉山神應寺万治二年還與聖開堂辨香供懶禅法雷大震濃(鴒)々守永井尚政執弟子礼乞授禅戒黄檗隠元禅師聞雲盛化来謁随喜雲後訪黄檗元大鳴法鼓迎之坐定乃曰谷深龍出遅雲曰若裏論何遅速元曰龍袖拂開全體現雲曰賊知賊元曰且坐喫茶雲住興聖一十八年多有成績晩創東林院佚老以天和二年仲冬朔日安然唱滅保命七十七戒臘六十七矣

賛曰在昔世尊於我因縁薄者命弟子度之雲公数参万安後徹懶禅有因縁在或　脫有次第者乎抑隠元建大法幢名震遠近可謂盛也雲処一懸而並化門巍々堂々唱新豊曲宜称二甘露(門)吁雲之々道徳可推而知焉

摂州慈應寺沙門道悟傳

釈道悟字靈峰濃州多藝郡人也幼得度于勢州正法寺自後遊方参見諸師而立之年謁道者元于長

安

颯

崎者問上座従何処来悟云吾心不安請師安心者云将不安心来代達磨安心悟云覓心了不可得言訖白汗浹背者日参堂去悟一日定中聞板声有省遽造偈乃令盤珪代書而呈者(道)々曰我覓心心遂不安無心不覚了心軽應化頭々忘物我依然日午打三更道者見了曰為儞安心了也道者帰唐後至摂州中嶋埜居茅菴蔵冬一衲衣炎暑一麁布一十五年猶一日也時人喚帋衣悟頭陀年四十四登黄檗受戒木菴和尚一日遊增島村創寺号春明寺因豪猾暴怒数遭撓乱乃避難如紀州説偈云西風蕭颯暮秋天落葉辞枝氣粛然拄杖横擔何処去江南野水白鷗邊不幾自紀州徙摂津潛跡於西宮東鳴尾江営與慈應寺閑棲長養爲相傳在昔大慈應現地也悦山宗公大書慈應二字掲之楣間境逼江心無一點塵氣清影蘸波心一碧万頃梵音海潮坐臥自聴一住二十歳減衣黙食以為與復之計矣悟為性言語激切小野祖門依止十八年被擯罰三次一日悟遊中島門亦偶至因慕求哀悟允容云吾為法擇人如九牛亡一毛未得一個半個儞箇闒茸襬襶子雖無可用処吾若病則你須来看睞既而辞去未幾

疾

既

涤痾走价報門々至慇懃看養臨未之際諸子請遺偈咄云涜世蒋俗先佛宝訓猶且不肯信受吾言欲何為少選門近前胗脉則已蛻為宝永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也保寿七十四戒臘五十八度僧尼若干人

賛曰悟公節倹真率紙衣道者流亜也接衆嚴冷如葉縣(有)和尚臨未叱侍者不書遺偈真操實履丨以可想像焉

東山幻々菴沙門元昭傳

釈元昭字月海別号賣茶翁肥前蓮池人也俗姓柴山氏年十一從龍津化霖禅師剃度勤学日新嘗侍師見黄檗獨湛禅師湛識其偉器乃賜一偈昭益孜々自勉二十二歳會患痢病中発南詢志病未愈也腰包頂笠至于奥州見万寿月耕晨夕精励既而遍遊済洞耆碩之門又依湛堂律師習学毘尼一時棲止筑之雷山飯麨啜飲溪水以過一夏蓋有所造詣而不以自足也居恒言曰古者世奇首座辞龍門分座也曰是猶金針刺眼耶毫髪如差眼則破矣不如生々居学地而自煉也予毎以此自警苟飫有一拳頭足以耆應物機而出為人可矣其或未然脩飾而(渉)学鮮抗顔称宗匠吾所耻也尓後還于肥前侍霖

幻

密

于龍津鑒寺事者十有四載霖没㢧法第大潮為補席遂去如京都始得遂素志自謂釈氏之処世命之正邪心也非迹也夫張孝僧伽之徳労人信施非予自善之志也乃賣茶為生名亭曰通仙居処不一定大佛燕子之池東福紅葉之澗峨阜嵐山随時鋪茶店也無錢賣茶翁之名喧海内為肥國之法出疆者雖釈氏必以務而十年必還以更命之昭年七十復還于國則乞自罷僧欲隷名於肥人之官在京者以免十年之限也官固知昭之為人也許之於是自号高遊外語人曰吾貧無以肉為老無以妻為葛巾野服賣茶之生有適焉復飄然去而之京海内又莫不称遊外居士然而平居錦窗之行人不省也其自警偈曰夢幻生涯夢幻居了知幻化絶親踈貧栄万衆猶無足退歩一瓢還有餘無事心頭情自寂無心事上境都如吾儕苟得體斯意廓落胸襟同大虚晩居岡崎養老一日取茶具焼之其語云我從来孤貧無地無錐汝佐神吾曾有年或伴春山秋水或驚松下竹陰以故飯錢無缺保得八十餘歳今已老迈無力于用汝北斗藏身将終天年却後或辱世俗之手於汝恐有遺恨是以賞汝以火聚三昧直下向火焔裏

轉身去轉身一句且如何良久云劫火洞然毫末尽青山依舊白雲中便付丙丁於是杜門謝客將終身爲宝暦十三年秋七月既望坐化于蓮花王院南幻幻菴時年八十九所著詩偈一卷刊行于世矣

贊曰昔南堂晩年還俗圓悟憶之聞人言在城中賣香窃疑其道力有無遂令童子到彼買香待他將度香便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看他有言句即記帰童依教到彼便問堂挙香云者一包只賣五文童囬挙似師々云者漢只在昭不陽爲於南堂也但以適性寓心于茶香也茶也挙體不可思儀萬徳具此妙用無窮也英靈漢不高著眼可難議焉

雲州沙門玄契傳

釈玄契字宣黙出雲人也天資明敏出家参禅深究洞山五位宗旨以道自樂与世相忘嘗抜出五宗録中校正曹洞二大師語録刊行于世鷹峰覚城作序文郡山柳里恭又有題言共爲莫逆之友也契著禅林甑尾弾駁猬菴一線万囬天桂諸師識見卓绝文質璨然其自序曰客有問契者上人名者何對曰契客曰善以契名有以也吾嘗聞之方梟之鳴試將契字書諸甑尾而為投之其声歇矣嗟乎居今之世間其有人偷安于我爲梟爲鴟有長舌鼓噭々不歇不祥之甚人其晋忌上人何爲之不投甑尾耶不佞曰甑尾乎甑尾乎於器不貴人皆棄爲棄爲有徵吾爲惜哉客歡甚不佞於是爲書名以禅林甑尾云寛保辛酉之夏宣黙玄契自題未詳終爲年月爲

備中寳福寺沙門恵湛傳

釋恵湛字象海俗姓米谷氏讃州豐田郡人也方妙齡時投宝福寺立巖久公剃染乃侍唯諾十七歳自發勇猛道心誓言此生道業不成則他日將何度群迷哉竟撥草参玄徧謁宗匠到処以大器期之以苦修見称之然而疑團未釈発憤激励或欲損軀命矣一旦洺然有省悟直見宗師欲叟所疑偶聞一僧挙絶同二公頌因参二公水乳投合日造堂奥或商量臨済破夏因縁二公深印證焉一日辞去遍叩江湖善知識宗匠悉印可之湛歳二十八帰省寳福鐡堂石公危篤也擢湛爲補席仍住宝福大接四来門庭繁浩百癈倶挙享保元年湛歳三十五如江戸摂州路上脚指蹶石忽然省覚得大休歇從前所得斷無蹤迹問々安穏也尓後長養多年道香難掩湖海雲衲蝟集請益一夏提唱碧巖録座士龍象四百餘人

享保十四年東福闔山恳請充湛於後版因坐選佛場接江湖参徒又應僧録集公請寓于南禪半夏法雷大震五山及鎌倉諸剎法幢一時淳興蓋其餘響而已十七年冬十月東福結制鉗鎚學人滿堂一千七百餘負公卿士庶厠法會者數人不遑枚擧右大臣一條公令湛董于芬陀利華院毎潤法澤衆屢奨瑞世行化無暇終否焉十八年夏六月示微恙乃告侍者曰吾行有近日因激勵門徒顧命諄々七月十二日泊然而逝世壽五十二坐夏三十九寛保三年勅謚佛眼大觀禪師

賛曰慧日既滅法幢年々衰微而今四百五十年後祖燈再耀若湛公學徳彊勉之力也後學徒鑒哲人言行不可不激於吾人分上矣

江戸東北庵沙門無難傳

釋無難号至道庵主濃州關原人家世為駅長稟性質直志慕禪道愚堂禪師往来止宿其家因乞示誨堂示以本来無一物難密參潛究殆忘寢食果透徹淵源堂又示以至道無難話難坐究孜々一日忽然氷釈徹見祖意堂遂授至道菴主号并所持拂子頌曰三祖著銘吁信心唯嫌揀擇古猶今渠儂行底与他異山是自高海自深尓来遍扣諸方尊宿悉稱飽参次遁山林韜光養性後住江戸麻布東北庵不拘規矩不貯衣具門庭峭峻衲子望崖而退示衆曰學道別無道理只要直下見直下聞直見無見直聞無聞須是内外打成一片田地穏密始得又曰我宗雖特以悟為本未必悟了即休罷去只要如法修行尽道如法者如實知本心也修行者以正知見滅除業障也夫悟道尚可易履踐工夫最所為難故達磨大師殺此身此身亾則自然無不到大解脱大自在之曰知道者多行道者少但須日夜揮金剛王寶劍切△場也難道業純一保壽而終未詳其年月矣

信州飯山正受庵沙門慧端傳

釋慧端字道鏡江戸人某候次子也童子早発菩提心十九歳從無難禪師得度難平生施悪辣手脚端參扣不倦十餘年間無懈倦態遂徹玄旨後捿遅信州飯山刈柴汲水頭陀為生甚悪多衆閙熱示衆曰老僧十三歳信有此事十六歳打破娘生眼目十九出家随從無難老師觸他毒手殆于十餘年却後遁居此山惟道是保如今行年六十五中間四十年抛下万事杜絶世縁專一護持将来漸茲五六年覚得

搖　呵。

真個正念工夫相續矣若諂媚輕薄擅那希望名利貪求財穀欲到佛祖境界実可笑而已享保六年冬十月六日恬然而逝矣

賛曰難端師弟門庭峭峻壁立万仭接衆施悪辣手脚有祖風在可謂花園門下傳燈不乏其人矣

駿州松蔭寺沙門慧鶴傳

釋慧鶴字白隱俗姓杉山氏駿河浮嶋原人也天資英敏早露頭角七歳遊精舎聽僧講于法華提婆品還爲二親覆講爲十一歳聽一僧説地獄変相寒乞卑竪願脱獄苦愼誦普門品大悲呪等学年從單嶺和尚得度自誓曰若不獲肉身而火不能燒水不能漂底道力設來不休誦經作礼無有懈怠不幾游方抵濃州瑞雲從事馬翁夏月曬書積雄架上鶴進拜黙禱曰儒佛老莊諸家之道我以何爲師護法天龍願示我正路瞑目任手把著得禪関策進於是生決定心常以此書爲日新之銘或宿播州山寺見溪流有感曰山下有流水滚々無止時禪心若如是見性豈其遅宝永五年抵越後英巖寺聞性徹和尚講人天眼目鶴辨道尖進夜坐乍聞鐘声豁然省發高声叫云阿阿呵呵巖頭和尚萬福現在徑走見性徹呈所

别

見徹機鋒鈍矣乃与一掌而出自思三百年来未有如予痛快者時宗格禪人在會激鶴遣參其師正受老人夏四月伴格抵信州飯山正受菴謁慧端禪師便呈一偈翁左手握偈曰這箇是汝学得底展右手曰那箇是見得底鶴曰若有見得底可呈須吐卻乃作嘔吐声端捘曰趙州無字作麼生會鶴曰趙州無向何処著手脚端以指抑鼻頭曰嗟多少著手脚了鶴於此通身汗流慢憧倒了也端大笑曰箇鬼窟裏死禪和子鶴無語端曰汝恁麼爲足欤鶴曰有何不足処端挙南泉遷化話鶴掩耳出端曰闍黎鶴回首端曰箇鬼窟裏死禪和子自此僅見跨門便怒罵於是親參南泉遷化話工夫十倍平常一日分衛立門老婆曰過別処去鶴恍然立婆怒拈竹帚曰何故踟躊便打鶴叔然大悟方領難透因緣治用自在還来未跨門闌端見喜曰汝徹矣夏五月端説無相心地戒授爲鶴聞眞訣泣涙頂受而退矣冬十一月辭帰于松蔭時年二十四歳結冬安居動靜二境辨道勇進此来勞參学心火逆上肺金焦枯現十二種凶相曰頭脳暖如火曰腰脚冷如氷等也於是尋訪國手求治或云城州白河山中有白幽眞人精醫通仙鶴

聞大喜直抵白河跨山數里徐詣巖崖頓首云某久罹沈痾願先生出祕收之手救我患幽辭曰予非醫非仙只因病遯世而已自愧労上人遠来鶴懇請不休幽恬然捉手察九候復窺五内攢頞曰已矣哉觀理過度終致此重痾勤而不積内觀之功則不能起焉鶴曰願聽内觀之要幽肅々然乃授内觀修養秘訣鶴聞仙訣戀々而辭還松蔭專一修錬未幾病愈精神爽利也正徳三年掛錫泉州蔭凉見壽鶴道人究洞上宗旨去隱美濃巖瀧山岩棲谷飲二更寒暑享保二年住持松蔭翌年冬十一月轉位於花園第一座嗣法于透鱗除夜小參曰今歳今宵去明年明日來家々著新樸衣戸々期春神到瓶挟帶根松盤堆如葉橘正与麼時莫卻有不涉新舊底宝所麼曰在作麼生是不涉新舊底宝所氣靄風梳新柳髮氷消波洗舊苔鬚以何為驗卓拄杖一下曰丘之禱久矣佛生日偈云兎飛兎散|鐵船碎此是吾家佛誕生兄弟二三四五六曉雲壓翠雨中楨自住松蔭十年甘枯淡喫麤辛專一辦道日暮自坐破轎中|令村童以蒲團被甲以繩結束兀然達旦明朝諸童來而解放之每夜如此畫閲佛祖言教不放左右享保十一年秋七月讀法華經至譬喻品忽聞蚤鳴古砌声々相連豁然契當法華深理初徹見正受老人平生受用自此不疑佛祖言教尓来道声大震四部|依賴因講臨濟録碧巖集等鍛錬參徒元文五年提唱虛堂録滿堂四百餘人累年應請四方提唱佛經祖録衆恒不減二三百負学者虛往実皈叢林之盛冠于一時寶暦八年輪下緇素創于龍沢為開山祖明和元年講大應録清衆七百餘員列于座下五年冬十二月在松蔭示微恙十日召遂翁委囑後事十一日曉且安眠高臥大吽一声而逝矣闍維得舍利羅無算保命八十四坐夏六十九嗣法東嶺遂翁若干人所著荊叢毒蘂夜船閑話等數十部行于世矣翌年夏六月勅諡神機獨妙禪師也

贊曰鶴公機鋒峻捷難近傍潛行密修不能窺然而大慈應物忘疲労一時宗匠多出松蔭門可謂間世偉人也

備中宝福寺沙門惠昉傳

釈惠昉字大休俗姓谷口氏城州愛宕郡人也天性不凡在襁褓中有眼光射人見日不眴奇桐年甫六歳從郡之正福菴竺傳應公為驅烏十七歳謁象海

禪師於荼陀利華院海一見器許享保十七年海公
安居東福眆為侍者參禪勇猛冠于衆中翌年七月
海公示寂臨末囑曰子宜他日為法社棟梁續余志
眆自覺如置万仞鐵冠於頂上為嘗參詞上尊宿警
策嚴励三七日中眠不湿席眼不合睫方期滿捧籌
九香一意勇進火勢至指頭忽然有省発不覚発言
曰祖師西来元無子細明年孟春過于荼陀利華院
見逸堂洪公曲語悟由洪曰夫佛法行者以潛密為
先子徧參諸方悪手脚最後自肯去方好来予室中
於是南詢請益二十餘年一時游西海參廣鑑禪師
鑑曰子見解果然有門外因令參究趙州十二時歌
一朝有省換前所言之元無子細改作大有子細相
随五年鉗鎚妙密也辞而帰矣鑑告曰夫四弘誓願
見性人之要旨也子他後莫放過也偶聞白隱禪師
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墮地獄頌古肩錫
往謁隠機鋒濬発僅跨門閫為他輕々所逼拶入室
參詳旦夕不懈或聞隠公賞雪竇頌南泉一株花憤
地省発至此始知親疎分隠印證之服勤二載帰于
備中省應公於報恩割烹湯藥給侍無倦以孝所称
寂寥々地枯坐長養一夜更闌聞吠犬廓然大悟從
前知見透脱無餘殺活機用一帰掌握始明廣鑑禪
師先言四弘誓願為人妙用時逸堂洪公住丹山徒
跣參見洪見纔入来乃曰我以子為北溟物待其自
化有年于茲時乎吾不隠於汝正法眼藏付与了矣
眆默然礼三拜而退時年三十一也爾後博渉内外
経史自一得文殊感通妙慧日培焉宝暦二年從讃
州善通寺僧正於京師清水寺受三摩耶戒及持明
灌頂四年春三月寓江州千手寺首衆于一千三百
人明年丹山逸堂禪師退席擢眆為補處進山嗣香
供逸堂轉位於東福前堂明和元年冬結制東福提
唱佛鑑録大衆八百六十餘員喝雷棒雨鍛錬学人
翌年春應泉州大安請領衆六百五十人賢豪俊傑
多集座下自此英名大鳴遐迩應請于諸方挙揚祖
道別下一轉語試了事衲僧曰既是大活現前因甚
不大徹未曾有一人觧著痒処者其道幽玄山斗之
望高于一時其所経過士女拜趨受三帰戒開檀以
来受三聚戒者二千百餘人受八斎戒者五千餘人
受日課及法名者一万六百餘人安永三年應請在
甲州塩山嬰微恙自知不起無誨激切異于尋常六
月三日与舊參諸子永訣時有一僧乞末後句眆振

威作悦懌色微笑開眼示之湛然坐化矣世壽六十法臘五十五嗣法十一人火化得舍利塔于其跡安永八年秋七月敕謚大悲妙行禪師

贊曰昉公爲人質直寡言虛已應物每事尚人和氣溢面至臨法席威氣凜然未嘗少貸人等閑一言猶如千鈞弩縱令明眼衲難親炙焉昉之性靈明敏二十餘年撥草參玄多見明師竟得大休歇處得道不容易於是乎信焉

豆州龍澤寺沙門圓慈傳

釋圓慈字東嶺江州小幡驛中村氏子也九歲投郡之大德寺亮山薙染受誨元文二年遊方參玄抵日州大光寺謁古月和尚親稟鉗鎚已幾月翁掩關謝衆付法翠巖尓來隨巖請益嘗顧自已工夫未熟詣文殊堂頂礼曰我不見性誓不覩書籍終把筆硯書冊投之火中有偈曰投筆爐中心水清埋盡一底性天曉生涯從是得三時說生身命尚完明結制安居翠巖頌雲門餬餅曰雲門餬餅挖人眼睛一回咬著始知空名慈聞之如飲甘露全身汗下五年秋八月受虛空藏永聞持法於戒禪閣梨修練于岡崎五劫庵寬保元年寓于江州蓮花谷專一究明已事一日

蝍

滴

勞倦放身倒臥頭未到地間豁然有發作頌曰法王身矣法王身大地山河絕一塵佛教祖禪元在我頭々無不少林春三年春二月赴駿州謁白隱禪師乃呈所見云住第一機無是無非清風颯々杲日輝々隱一見曰好箇住字多少是病矣隱舉趙州勘婆話等徵語慈下語數回皆不契旨明日入室隱急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慈下一轉語隱大賞之其後舉婆子燒庵話慈下語未終隱震威一喝其声徹髓於是隱京師東山草舍節食修定一百五十日忽然擊碎一顆明珠徹見鵠林機用延享三年春正月馳書于松蔭呈於見處隱一見曰慈也徹矣即以偈答云錦江藻裏錦鱗子撥轉龍門當萬危佛海毒波任君弄不施涓滴是真施寬延二年十二月隱手附法衣囑與法寶曆九年秋八月提唱臨濟錄于龍安寺列衆二百人明年四月住龍澤有偈曰箱嶺關西富嶽東中閒龍池一禪叢諸方若不登門客錯作圓通小梵宮唱一喝曰別々屋後澗流奏古曲山頭雲與戰群童法雷一震接衆嚴勵應四方請揚鵠林家風明和元年見甲州白翁受三部神傳安永記元春三月造豆州熱海鄉與雲菴從光闍沙弥傳解脫居士依田伊織

相傳秘軸究神道蘊奥尓後弘神道授与濯頂慈性質薄弱齒過耳順身體不仁寛政四年閏二月七日寓于江州龄仙寺示微恙醫師欲診脉慈叱曰逮此時何論脉亦有請遺偈者大叱之十九日溘然坐化世壽七十二坐夏六十一

江州正明寺沙門文秀傳

釈文秀字華頂俗姓藤谷氏江州石部人也学年登叡山從方玉律師得度習于教律既而自謂假令究毘尼非脱生死捷径深信直指旨告之玉公玉知其志不可奪遂許贈偈与水瓶相別偈曰石部水清人亦清因縁早尽绝交情人間万事皆如是為贈双行湊濁瓶宝暦八年投正明中嶽禅師換衣参禅未幾南詢始参豫州湛堂和尚蒙鞭策三年後入白隠禅師室喫毒藥三更寒暑遠隠遷化皈于故山天明五年春住持正明大開爐鞴接衆不懈居十五年百癈俱與寛政十二年春正月奉幕府命住于黄檗開堂演法禅风大起示衆曰山僧尋常挙見聞覚知是此甚物教汝諸人參究未見一箇契當為且道病在甚処病在不精進処耳豈不見為勇猛衆生成佛在一念為懈怠衆生涅槃亘三祇若能晝夜提撕無間断譬如陥千尺井底欲出得自朝至暮自暮至朝更無有餘念若如是而無透過分縦爾取老僧頭去矣住職黄檗十年稱倦應接文化六年夏四月告老将帰隠正明檀越預昇新寒巌堂以充終焉之所時年七十是歳九月應北越國泰之請提唱臨済録道行不怠老而益壮文政十年春正月染微恙自知不起集諸子遺誡把筆書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阿呵呵高着眼喝一喝抛筆而逝文政十年正月十五日也保壽八十八坐夏七十五有語録行于世矣

奥州高乾院沙門禅慧傳

釈禅慧字月船奥州田村郡小野人也幼從郡之高乾院北禅済公落髪納戒游方多年飽参之後嗣法于東溪門公住持高乾十餘年擊大法鼓接得学人晩隠于江戸東輝庵三十七年恬然如一日矣住庵偈曰蓮花峰北竹溪南借箇蒲團坐艸菴将謂山中無一事又隨月色下煙嵐其一一卧十年深鎖関白雲明月照衰顔丁丁伐木如相問人在西山煙翠間其二白雲深鎖舊青山一枕清風万境閑入海泥午絶消息隨流菜葉到人間其三恒掩柴門禅誦自適德香莫掩緇素敬仰天明元年六月十二日書偈曰有過無

過不敢覆藏末後大罪驚殺閻王安祥而化春秋八十所著武溪集既行于世矣

奥州長松寺沙門海旭傳

釈海旭字物先本姓小泉氏奥州田村郡小野人也年纔八歲萌慕佛之志投郡之高乾院唱巖連公剃度稍長游方時月船禪師棲遅江戸東輝庵往侍巾瓶殆二十年針鉢投合究玄徹妙明和八年嗣法于長松寺月江銑遂充補席自是道誉益高学徒郡集文明七年継月翁舊蹤退隠于東輝庵有偈曰溪水千枝山万朶禪関密把藤蘿鎖可中不許佛魔窺只使道人容趺坐晩年失明而未曾寧居棒雨喝雷不倦誨誘文化十四年五月十五日書偈曰雷鳴一声東白日此行何隨悄然機從来幾氣今將去莫使闇王傳下知擲筆怡然而逝世壽八十二坐夏七十四所著有栗棘蓬二卷

賛曰慧旭二師建法幢於東夷化儀不廣雖可惜之唯是實頭之禪勝彼寡德合時覆僧却為識者見稱焉

相州圓覺寺沙門周標傳

釋周標字誠拙別号無用道人未詳氏族豫州宇和郡人也賦性温和風神秀朗丱歲萌出塵之志投郡之佛海寺具公剃染受業道心日培負笈南詢初見豊後福聚寺東岩和尚岩教令參趙州狗子話朝參暮究孜々不懈于時豫州海藏寺結制安居荊林禪師講臨済録標亦列衆林一日示衆挙狗子話標言下有省入室通所悟林数挙古則擒縱与奪標應酬對自謂云此事見得分明惟是不能臨機吐露自在矣時年十六也未幾訪白隠禪師于松蔭隠既逝矣後見月船禪師於武溪船一見器許針鉢相契久侍巾瓶遂徹済水源底矣安永六年冬十月當奉師命住相州圓覚佛日菴光是関東禪林衰弊歲久六群相党標護法心厚接衆嚴励構僧堂於佛光祖師塔側更修正續院遷居為声價弥高四衆雲從南禪天龍及遐迩招請歲無虚日矣文化十三年標年七十一奉台旨視篆圓覚開堂提綱云妙荘嚴路電光閃通畢然在前在後切忌向西向東非為衣鉢来守株待兎刻舟求劍不將語黙對畏影走日掩耳窃鐘其或謂下士笑早已見孔徳容徐行踏断流水声星殞

如雨一超直入如来地鵐臭當風便見麻谷女人拜也是葛陂竹杖龍到這裡室内木居士怒双瞳日新長老不揮魔宮虎穴不挙向上宗乗只是相席打令待有功者今日為國開堂説法何不游圓覚海為華封祝皐主丈一下千金登禹膳万壽献堯鍾此日天龍闔衆相餞贈金襴僧伽梨其製倣夢想國師本寺落慶之時朝賜法衣摸様也諸山碩徳賀偈若干古梁岷公採録作之序矣增上典海大僧正素欽徳風請佛牙舎利於緑山供養七日樗庵從舎利事闡幕府仍請舎利于城中大将軍及夫人諸姫侯伯士太夫等羅拜恭敬焉圓覚寺殿閣壮麗舊冠八州物換星移荒凉甚矣樗住山尓後山衆徐帰徳化致力修營樓門殿塔百廢一新時人謂佛光祖師再生也樂翁白川侯為執政日巡見鎌倉次詣圓覚寺入門先見般若泉標柱問云因何日般若泉樗云即今聲々談般若相公却問否相公不會笑過次到僧堂前見坐禪牌問諸禪々坐禪是何義耶樗云相公縦令雖著鐵鞋一日而巡天下来這箇坐禪未能辨知也矣大賞歎焉雲州太守不昧居士宇和島桑名諸侯皆喜其高風洒落每入室問訊矣樗性廓落不与物爭故一接音容者終身不能忘云其挙揚宗乗則星飛電激逆順縱横不可測度頌古提唱詩偈拈古玉轉珠回妙溢言外嘗賦雪云昨夜癡雲凝不歇今朝雨雪正霏々巖頭不肯雪峯語誰道山陰興尽帰文政三年京都相國寺創建僧堂衆議請樗結夏安居清衆三百禪軌斉整又建心華院充捿息処夏六月示微疾十九日危篤也淡海敬公具紙筆請遺偈樗挙頭顧視云第一句如何敬公稽首樗即把筆書云時来人未来與来人将行炎羅大王令嚴明日打為君相行従是已後口無言語廿八日黎明泊然逝矣保壽七十五坐夏若干火化奉骨身塔于心華佛日兩処嗣其法者清蔭竺志山俊淡海敬等為上首亾慮数人所著有正法眼一巻雲門関二局其語録日忘路集並盛行于世矣

賛曰寶暦中松蔭武溪揚化西東寔宇宙間二日露門也天下衲子九至三到心空及第其松蔭門下出遂翁東嶺諸英武溪門下有物先誠拙群雄直示單傳枝葉繁茂就中拙翁轉正法輪四十餘年不限家声徧應無方化物盛大也嗟乎虚堂日多懸幟的矣

續日本高僧傳卷第九

目

胡

庵

續日本高僧傳卷第九

美作　圓通沙門　釈道契　撰

淨律四之一

筑後高良山沙門寂超傳

釋寂超字正行別号即心俗姓栗谷氏筑後高良山人也万治庚子十二月生出胎之時胞衣纏裹形如胡蘆頂骨隆起如覆杯自幼聰敏有老成風季父久信携見座主寂源僧正源公一見器重告曰我為汝加切磋時年十二也延宝癸丑薙染于御井道場勤學日進甞從源公登東叡山拜謁天真法親王王眷其雋異手賜名香及瑪瑙盒為六年戊午登台岳灌頂受職次見謙霊空習學教觀日夜研磨時妙立和尚盛弘宣圓乗於洛東仍從空公至有門庵稟受菩薩戒於妙立和尚和尚喜得其人授教觀玄旨告云紹我懷者捨子誰也既而還舊里居空華院修密供誦經呪年二十八抵北筑戒壇院礼智圓律師登壇受具尔後再到洛東從妙立和尚聽十義書觀經疏等又見獅谷忍澄上人聞淨家法要矣源公就良岳

西南隅營搆極樂無常院令超住焉超誓期安養往生精修淨業或告門徒謂忘名利甘淡薄世情輕微道念自然濃也一日相出棲地至毘沙門溪此地塵境遠隔即居于此而後再不出人間自題其壁曰即心元録壬申正月朔日死矣不可為主人計尓来白月[三]遊法界宮[三]觀於胎藏海會黒月入金剛界礼於徧智集會醍醐法味飡受無倦弘誓之舟不勞自力夜以継日激励益甚矣年登六旬専修称名一行癈於顕密雜行自号即心金剛觀誓書弥陀名号曰別二十幅授与衆人深結来縁遠近道俗受戒受十念者不可勝計也享保乙卯夏示微疾抵冬而愈明年夏四月再発寢饍異恒然日書佛名不懈弥月瘦色稍加五月望語侍者曰我日午已行布薩而今安卧我身雖卧心觀極樂依正廿二日夜初更使二三子稱佛名合掌安然而逝矣世壽七十七僧臘五十三居毘溪影不出山四十五年猶一日矣其所著有淨土三部経圓信疏菩薩戒経畧解授戒法圓頓戒儀等若干巻超為性真率不事彩儀衣服弊垢不遑浣濯每日力作躬負薪水或勸止之則曰我無德勞人唐義遠尚如是況我輩乎或以康行難之則曰我寧凉

原本約作絢

於德而豊於祿獨行獨坐祕重妙道兀々守拙似不能言者雖平居省約衣食臨衆甚寬凡檀信嚫饋隨得分施済貧窶人至則無尊卑長幼之別迎送慇懃應接丁寧常謂我觀一切衆生如弥陀佛矣

贊曰余觀古今學佛者智行不相兼單輪隻翼者多有之單也隻也豈得経過六趣險路耶超公智目行足無有缺減到清凉池嘗無間然住山精修四十五年影不落村落若勝尾如公以来未聞其人嗟乎可謂末世行高坐實學者矣

和州極樂寺沙門了性傳

釈了性字明空京都人蓮池氏子也自幼駿利脩然有出俗態父母奇之送就双妙寺日勘剃染勘授法華四教儀後学台教于高峰講肆智解日進囊錐自露慶長十五年性年十九慨然發起持律之志乃抵大原野謁空因律師因嘉其志指之槇尾山從慧雲律師受息慈戒明年進具足戒習毘尼通達持犯開遮五夏已滿還住和州北室院恒以顕密二教布化四方性念口稱三昧為作佛直道乃篤志淨業日稱仏名三万遍弥陀経三巻礼佛百返一以為常課大納

緇恐緇？

驅

言鳥井公建蓮花念佛會性扶行之遠近緇白争赴之性立言曰若人至心念仏日課不懈阿弥陀仏標其名于蓮池以為飯宿之処仍有課号者題名于蓮華牋以与之人皆以為得往生左券遐邇沐法雨者夥矣　太上法皇聞其德風詔入禁廷性固辞不應、法皇益敬之賜絹若干性不得辞而受即帰之東大寺晩縛庵于極樂寺故址撥遺衆務専修浄業平生悪衣悪食宴然知足未至中夜不敢就睡一日至南都春日山詣明神社留錫樹間數艸而坐忽然昏眩似長逝者侍者大驚呼喚不應少焉安祥開眼顧告侍者曰時至吾其行合掌向西怡然而化時白光一道從西方起阿弥陀仏与諸聖衆現于光中有頃乃滅天際尚有餘光如疋練然道俗觀者莫不歎異時有瑞鹿來右繞三匝若告哀状尋明神廟三之殿戸自開時慶安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也世壽五十八坐夏三十九性将示寂前三日天華降于山中精緻絶妙薄如蟬翼人争捨〔拾〕之而不知何祥及是始知性之往生奇瑞也

賛曰性公鷗鳥就日徒稍長改志入律家修浄業可謂夙植霊根具擇法眼若鳴于良鳥矣

鐵

鍾

江州安養寺沙門慧堅傳

釋慧堅字戒山俗姓江上氏筑後久留米人也學年入郡之千栄寺為童行穎悟越流輩寛文五年鐵眼禪師講起信論於千光寺日趨座下頓起道心頻求脱白父母鍾愛不許冬十一月雪夜潜去家徑造千光礼眼禪師祝髪時年十七受業於嚴宗悦禪師學金剛圓覺法華楞嚴等諸經夜則坐禪參究不思善不思悪話一日喟然曰僧伽羽翼在乎戒律苟無羽翼而欲飛升不亦謬乎乃欲尋明師觀光上國謁桃水溪禪師於大坂法嚴寺溪師随喜其志告曰方今律匠莫如慈忍猛公子宜往從之時猛和尚住城州東陽山盛揚道化堅亟造謁猛公一見器重因改衣受戒列息慈班寛文十年猛公移河内青龍山堅又随侍冬十二月二十二日受具足戒自是習毘尼不舍晝夜持犯開遮靡不精練凡一家疏記手寫成帙猛公歎曰我門有子可謂得人矣令諸徒皆就堅稟学延宝三年春三月猛公逝矣已而去寓深艸真宗院杜門謝客練行般舟三昧居此久之去潜居京西花園又隠五佛山去留任縁一如浮雲到処与世隔絶未嘗術屈時俗衣食不継不以為憂持剛介之

綱　護　護。

節行業弥峻也法兄慈門光公開灌頂壇於青龍堅往而入壇受法光公乃付属西大正流秘璽業師補口氏素飯道德營興江州安養寺請堅為中興第一世鐘磬紹響律軌嚴正講説經律樓四衆衆會歲大旱先民憂之依法禱雨一日赤虹自天而下俄然黒雲四起甘澤滂沱黎民驩呼矣元禄十一年開灌頂壇付法慧淑明年秋擢淑公充之補処自称退耕道人退休京都浄慈庵十六年秋慈門光公退青龍法席衆請慇懃堅起継席明年春寓浄慈示微恙三月四日向佛像手結密印微笑而化于時光雲覆房報壽五十六戒臘三十三藏全身於安養塔曰妙光所度弟子一百餘人受三飯五八戒及受菩薩者不可稱計所著有律苑僧宝傳。梵綱戒迪蒙。盂蘭盆童蒙供儀。近住戒儀緑要。西方懺願儀略。機要筆記等。

賛曰古徳從教入禪者夥矣從禪入教者由來少也堅公從禪入律護法利人標準道門但取捨有時左右逢原至人蹤跡不可一概矣堅公止作二持務在急護。絹衣終身不用該綜顯密禪教貫通内外深得開顯扶談圓旨可謂義龍律虎相兼者也

比叡山安樂院沙門光謙傳

塵

釈光謙字霊空俗姓岡村氏筑前福岡人也以承應元年壬辰某月辰日辰時生爲神性俊逸氣貌雄偉九歲喪母發出塵志十四歲從本藩松源院豪光剃度光始授普門品幾閲經函乍見小白蛇播屈光驚為嘉瑞尓來提撕日新万治八年登比叡山寓于正覚院四教三觀研究妙義折角奪席十一年蒙輪王大王鈞命始住星光院時妙立和尚寓于台麓盛唱戒乗俱急真宗謗先稟玄旨帰命邪教一聞正法省覚前非道心涌起延宝六年秋八月從妙立和尚受梵網十重禁戒明年四月受四十八軽戒道声倍高梶井霊覚親王崇敬殊厚數請精舍討論教觀一時謙帰觀筑前親王有詩曰遺教已頽綱鴻猷憑子張枯椿尚尋兒多路易亡羊揮塵珠生口護囊鐵作腸竊通閑法運自重不垂堂天和二年夏六月從立和尚為形同息慈勇退星光院隠棲城西泉谷特耳枯淡頭陀為生叡山学徒慕集請益崇稱長老元禄元年為浄家英洞空講菩薩戒疏于北野草舍明年著闢邪編破玄旨帰命邪教自叙曰本邦台教中古大乱悪見者私造玄旨帰命壇灌頂以立公案密相授受愈久愈熾迺至今時無擇法眼者往往莫不尊

信而服膺焉甚至於謂法華止觀猶方便說未明斯元意余初傳其說後悟其妄豈可惜口業而不闢之乎是年移居御室之側講楞嚴經三井叡山及四方學人蝟集受教伊藤東涯袖詩來訪曰欲尋遠公室。移步過西川。麥秀接青穎荷圓點碧錢。礼時鐘二六。胸宇署三千。借問離鄉國。幾年此地禪。」其一振衣辭帝鄉。卓錫住双岡。緇侶兩三輩。朗吟六七章。鳥鳴窺手鉢。猊睡暗晨香。定識講經畢。散華滿石牀。」其二素愛西巒秀。此來幾賦詩。雲封坐禪室。石老放生池。客是非陶陸。師常慕遠支。隨身何所在。一鉢一軍持。」其三三年秋七月立和尚示寂於聖護院有門菴謙補師席接衆揭化六年十月輪王大王以叡山安樂院為弘律場命謙住持泰道字徹了義字光峯瑞智字幽門玄寔字義節志義咄即超五沙彌隨侍補佐真乘楞伽梵網十不二門等講演連環歲無虛日八年依山徒請講法華文句于台麓三佛堂海內英衲蟻聚受教輪王大王隨喜講筵贈詩曰聞在台嶠說一乘僧家忽見臥龍與從今化益無窮處幾許光輝挑法燈十年常憲公割江州衣川邑百石充安樂院淨廚十月謙自覲幕府謝恩次寓東叡山明王院輪王大王稟受教觀要義復

融

山衆請講法花開題冬十一月還于安樂明年春三月修大悲懺請湛堂律師為之證明受具足戒時年四十七也九月了轍玄門等自誓受具足戒謙為證明肇定清規矣先是傳教大師建圓頓戒壇定一紀住山例近代其制廢弛謙告輪王大王復祖制於是護心院素道請謙為證明受戒於戒壇堂修止觀業遵一紀住山舊軌矣十二年秋九月依智積院大衆請講十不二門於有門菴明年講法華入疏禪教学人負笈群集宝永元年著內外二境彈斥三井義瑞約心觀佛謬解瑞著辨又作一百難謙著二千酬遮其難矣是秋依山徒請開講止觀于滋賀院三年擢玄門比丘為補席退隱台麓別房尒來息緣遊化播摂湖東享保元年秋九月從悉地院惠潤僧正受兩部灌頂更傳之玄門二年冬寓于有門菴為青蓮親王講觀經融心解九年移居幻々庵朝梵夕禪講經接衆元文四年夏六月嬰微疾為玄門性貫徧詢覺道等講四明大師付崇矩法師遺書一篇以充遺誡曰吾在為訓物之柄吾逝為見佛之基去留不于心矣七月飲食稍減雖然課誦法談不異平日對問候人唯言諸上善人俱會一処九月廿六日聚諸弟

子遺囑鄭重而後不言他事瞑目称佛名時開眼微笑而已十月四日中夜称佛名安然而逝門人定全身于安楽院崇為第二祖世寿八十八坐夏四十二所著文句止観講録戒疏集註艸堂雑録等凡處六十三部二百餘巻弟子大比丘四十一人沙弥男女受戒者不可勝計開創律寺四十五所也

贊曰名山藏云孔子生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来附徴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謙公生于辰歳辰日辰時経函僮発見白蛇果然教觀精廓為台嶽義龍五十餘年而大法雨摑裂玄旨帰命邪網中與之功最居多焉自古哲人出興于世必先見奇瑞亦妙矣哉

総州環庵沙門護信傳

釈護信俗姓為田氏総州飯高郡人也賦性明暢而果断始不能言語相者曰口舌堪當能言語也必非啞矣四歳之後稍語八歳喪父志求薙染辛投郡之樹敬寺祖山為童行受経之日為唇舌尚澀山先誦紀里四文十二歳得度数年而後游学寓于江戸増上寺研究経論一日聴他語性無作假色意竊不為然也疑関倍塞而読天台戒疏始得其名之原屡読其文未得明解後読南山鈔等粗得無作義也亦後

擽恐攄

専志戒学自読南山鈔疏僧祇十誦等律又閲梵網瑜伽等粗知持犯開遮法相而以為諸家章記多乖三藏所説律師教示不可信者亦多也嘗寓山氏荘日推窮経論擽摭章記断戒體蘊著断戒體章三巻自叙曰謹欲解説戒業指帰使行事者有依有怙也其持犯開遮差別之義戒経毘尼縷々廣説其律儀業之相月支論師或未尽矣支那釈家全無領會者寥々于数百歳于今都無其人也寔可恨而已我今不辞遺　之累不憚独智之慮奮以斥先人之錯謬而発於未発之蘊我寧好辯人邪唯憂其法不明也晩隠棲総州葛飾所居曰環菴某年懺罪祈好相遂自誓受菩薩一切学処既而以為世持三聚者皆称比丘不可也何持三聚而称一聚邪因自号誓受一切学処菩薩並語曰意思不精則不克尽微隠也学識不老則阨於他夾言也偏黨不泯則知解輩齟齬也若免此三不言語方精粋也信享保中人未詳其終焉

論云信也持戒厳正研究戒體其志佳矣至如排斥月支震旦先徳總為迂言浪説張大已見是為増上慢人不足持論矣然其学直基于経論不泥鈔記可

謂卓識也信也尽形壽唯拘泥戒體一條未闢佛之知見可憐而已近世或有遂身陽為信口氣者呼一旨率衆旨悲夫

城州深草真宗院沙門性憲傳

釈性憲字慈空京都馬杉氏子也十一歳投于安養龍空和尚為侍童日習経書十四歳得度道心自発不与世媟唯有專意向公締爾汝交憲年十六謁慈忍猛律師受菩薩戒自嘆曰澆代法幢傾倒異見蜂起如本宗輩濫托佛願不曽儆僧儀偶覩奉律士即謂違宗雜修人不知戒是佛門通軌嗚呼吉水正流混濁久矣従是堅守律儀心期革弊適安養虚席充憲補席住職三年擧揚宗乗勤救時弊不幾龍公退隠草山憲亦影随縛茅庵于界内分衛猾甘枯澹一時造河州野中寺従具大徳受具足戒時年四十一也研究毘尼習練闕遮帰住草山啓蓮華勝會晏坐一室凝心浄域四弘誓願称名不歇日講往生要集勸化道俗黄檗猾湛佛國高泉方懋蓮程〔社〕来結法盟憲浄業多年薫修功積数感勝相不敢語焉孝義天性給侍龍公四十餘年日夜問候無有懈倦正徳中真宗精舎羯磨結界定作僧伽藍界享保四年冬十一月廿一日示微疾自知不起沐浴更衣手擎弥陀経唱仏而逝世壽七十四坐夏三十四所著有蓮門小清規臨終節要堂修蓮門課誦三本台帙曰草山法彙矣

賛曰憲公秉戒偈急改革弊儀是致孝于宗祖也四十餘年常随給侍是尽孝于其師也抑雖出天稟將傾梵網聖制乎

叡山安樂院沙門智幽傳

釈智幽字玄門俗姓茨木氏勢州洞津人也幼而沈重神性明敏年甫十三投郡之一乗寺頓海闍梨侍唯諾明年冬十一月従尾州觀心院珍雅僧正剃髪披緇天和二年登叡山寓西塔喜見院学於教觀貞享元年謁妙立和尚親聽法要受八斉戒明年正月受菩薩戒侍立和尚寓于城州大將軍邑旦夕請益元禄元年還勢州神山師命不得辞住持一乗寺然寺務労煩頻願遁世是秋勇退神山又上京都侍于立和尚日蒙提撕三年五月為形同沙弥是歳七月立師示化亦後従霊空和尚習鍊教觀十一年九月受具足戒於安樂院空公為之證明寶永三年住于安樂院律規整正教觀大備五年講心経十義書正

德四年冬十月辭安樂法席退隱台麓傳心菴享保元年八月始建漫荼羅于安樂院授兩部灌頂於真皎比丘七年依山徒請講法華玄義於三佛堂雄辯妙解雨花點石八年秋東叡淨名院改為律制因赴江户謁于幕府謝恩矣輪王公寛親王謁望設席屢闡教義又為山衆説法開導翌年春將還京師輪王大王故留連月受菩薩戒日問機要夏四月還京寓至心菴真後輪王大王手書菩薩戒經賜之幽因賦謝偈曰大王瀉恩未及中神筆不離心地宗宝函何惟輝我室永傳來際益無窮元文四年冬如法院親王受菩薩戒尓後數請便殿問宗要翌年遊化勢州和泉守藤堂高豊謁仰傾心相見寒松院願聞道要玄談契旨矣延享二年輪王公遵親王受戒於有門菴聞法華玄義序講演命画工集図肖像王自製賛詞曰叡主靈翁中與台宗徒多俊秀師尤英雄嗣席無愧守文有功戒來倶急顕密兼窮安樂續弘毘尼派衍流遠台麓嘗講玄義衆夥益洪法眼渾圓爍破宗門儱侗慧辯濬發融却諸家滞封今跡潛藏子院茅菴仍德坐鎮一派梵宮慈悲徹困老婆心腸齒德高邁應真儀容咦我今睽違不獲瞻礼菟畫道影致敬致恭宝暦二年五月老病倍重十三日如眠而逝世壽八十七坐夏五十三弟子真皎匿嶺等大比丘十五人沙弥男女不遑牧挙幽性質温和慈惠接物不恨悪人不訶徒弟正己而及物禪餘妙于臨池人得之為珍矣

賛曰安樂一派権輿於山妙立大成於謙靈空玄門幽公善継家風尓來七十餘院續焔連燈將二百歳可謂盛矣史記云蕭何為相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堂々幽公法社曹參守文有餘吁自古然之難矣

城州深草瑞光寺沙門日政傳

釋日政字元政自号妙子俗姓石井氏京都人也性靈不凡六歳讀書一習便誦八歳遊江州彦根閑于武事十三事井伊侯冠年発菩提心一時造泉涌寺周律師講法華経政日陪講席至當生忉利天文律師挙法藏救母因縁涕泣不已四座為之潸然政深慕律師德義直願得度律師曰子甚少出家未晩也後経八年政年二十六自祝髪出家從妙顕寺日豊師資道契日閲台宗三大部毎有不解不嫌僧俗長幼問之研究夢与天台大師議論数回此等異應匿

而不語該錄三學不滯不離宗門中有偏著教相者彈斥此輩生平好学耳目所觸長記不忘涉獵内外典籍兼通日本書紀嘗相勝地於草山創于瑞光寺居焉　路隔千峰与万峯半門半掩白雲封人間憂樂不関我斥睡醒来獨看松常不脫法衣長齋持律禮経礼仏勤行無懈京夷緇素望風信服矣政与熊沢了介石川丈山陳元贇等方外之交贈答多焉就中陳氏交義殊厚故有元元唱和集政稟性至孝使父母舍寺側日竭哺養父年八十七卒其後母卒時同其齡母卒修諸白業追薦冥福二七日而俄臥病自知不起召諸徒遺囑親書妙経首題付囑弟子慧明又書和歌一首安祥而逝寛文八年二月十八日也世壽四十六門人從遺命葬称心庵側只栽竹三竿別不建塔矣所著有艸山集法華傳称心病課扶桑隠逸傳亾慮數十巻並行于世矣

論曰政公有八達之技寒松之操生平言行出処高蹤不可不傳于後代也然而如其議宗要予不能無言政所著草山集云夫自有佛法以来天台集其大成然已證所說雖不思議三觀法門既互言詮猶可思惟是不思議之可思識者也如吾宗致一言妙法諸仏祕要語之言表思之慮亡唯可信得不可識得不思議之不思議者也甄瓦子曰元政未得佛之知見故不知不思議三觀也三觀豈可互言詮乎豈可思惟乎夫三觀者無觀也無觀之觀即妙觀絶待也妙空不斷滅空妙有不假有不實有妙中不離二邊絶待之空絶待之假絶待之中空假中一一言亾慮絶唯佛与仏乃能究尽焉荊溪大師云三諦無形俱不可見然即假法可寄事辨元政未嘗知義門得別法體不分妙義吁矣元政而致此謬說所以師兼不正予

泉州金輪寺沙門義融傳

釈義融字禅龍俗姓有賀氏播州飾西郡置塩村人也十三歳投郡之真樂寺深慧得度学瑜珈法門後登高野山受灌頂于春雅矣十九歳慨然発入律志因謁姫路不動院順性受八斉戒爾来游方学権実経論宝永元年冬十月登泉州大鳥山列息慈班勤学孜々三年春三月受具足戒時年三十四也博究大小律藏深達持犯開遮五夏已満住于摂州國分寺次移居京師東山請閑寺到処樹律幢偏接四衆講行事鈔梵網古迹記聴者信服受菩薩戒者夥矣

享保十年應泉州路尾村了夢居士之請住金輪寺講律接衆歳無虚日十八年夏大旱村民請祈雨乃期七日修請雨法僅三日而甘雨傾盆秋復不雨重令祈雨頃刻雲起合境滂沛四民喜称道力誇曰禅龍真善龍也融信芝園遺風云生弘毘尼死帰安養日誦數千遍陀羅尼以為浄業元文紀元春偶染微疾氣力稍衰然行度不易恒度秋八月十五日自誦菩薩戒本告曰今生布薩今日而已翌日集諸子曰吾報縁斉于此汝等當守平日庭訓遵奉禁戒無一所犯二十二日午後合掌虔敬唱弥陀安丨祥而寂保壽六十四坐夏若干融天性尚朴素繒纊綿帛終身不敢受用折膠之寒不着布襪流金之暑不去法服行不回顧坐莫倚物讀書到中宵乃就寢生平垂示云諸仏説法以毘尼為本相續正法紹續佛種之大義置此無佗也

賛曰一時律虎湛堂靈空法俊禅龍常輪講行事鈔各録樞要曰之四英講義予於是知融不凡也靈空律師題其遺照曰卓々箇律師吾見龍律軌斉後必講律年々無虚日深入慈悲室嚴毫釐心術當世大明燈為千古墨縄空師之言不虚称也

城州安養寺沙門慈泉傳

釈慈泉字洞空俗姓岩越氏京都人也早発出塵志十七歳潜遁登高野山特希得度寺僧不許皈京而後二年遂投安養三空剃染受戒服勤左右三更寒暑時養空上人接衆於禅林寺衆亦列輪下学道無懈一夕夢遊大海渡至一山断崖千尺無有人畜林間有一耆宿氣貌神奇携笻徐出告曰子宿世在此出家修道有夙縁在今生扶桑宜自努荷擔大法也言已不見泉挙目四顧景象髣髴如曽所歴意謂此地是高麗國也醒後奇之淬励益力智解大進一日讀浄心戒觀喟然歎曰大聖滅後戒惟為師苟不遵奉不釈氏児乃礼覚律師於五智峰受菩薩戒延宝中慈空和尚退安養擢泉充補处因樹大法幢化導四部常悲痛浄業之徒妄託佛願癈止戒倹勉強挙揚圓頓戒救澆末弊唱吉水真風著浄土護法論辨析明白也住職三年棲遅於双丘知足菴掩関謝客一為鈆槧業請益輩不召而集復開講筵泉於梵網特究壼奥析中天台賢首青丘併自記所發揮當時英傑無不称誉一旦坐力闢邪論居南都無幾遇赦道俗渇仰弥盛也泉寓東山方廣寺傍閑適養老任

徵

緣講訓接衆嚴勵宝永四年仲冬十七日示微恙安祥而逝矣閱世六十三坐夏若干所著有梵網経科註古迹記撮要并纂釈天台戒疏頌正記賢首戒疏撮要等凡處十八部盛行于世矣

和州法隆寺沙門慧恩傳

釈慧恩字法沢未知其里族妙年割俗網入僧苑学瑜伽衆持律精嚴性度質朴真言教儀特究幽玄相續野澤法流二十九歳受具足戒通達律義学台教於三井義瑞律師聽雜華于湛慧鳳潭二師更参尾州法常寺大梅禅師究明教外旨僅経二句打破漆桶密蒙印可尓来長養聖胎一十五年住法隆寺北室院禅律双錬導利新学矣寛延三年夏四月應請于尾州圓成寺講行事鈔因謁閑道和尚聽浄家法要信解徹底領聖道難行不應時機遂拋餘業勉修念仏一行明和元年秋七月罹微疾自知不起廿二日告侍者云昨夜阿弥陀佛降臨枕頭知余往生在近日廿大日昬中令浄人燒薰丸香謂云阿彌陀仏現在空中八月十一日午後合掌念佛恬然而化矣有偈云昨夜（宵）纖月似挑燈本無一物何所徴玲瓏空色唯誘引白髮無頭這病僧

江戸長泉院沙門普寂傳

釋普寂字徳門勢州桑名源流寺秀寛児也生而俊邁三歳識字六歳讀書凡所授経書一受輙記十四歳造郡之光明寺学倶舎頌疏畧通大義享保十年聞起信論五教章圓覚因明於禎山禅師時年十九尋遊学京師湛慧講于唯識鳳潭唱于華嚴寂咸就而聽之蛍雪靡倦一時得病生死之際頓生怖畏日夕悚々一旦忽然謂從前家世所傳一念義抵牾経論全非仏経正義意甚厭悪之便欲辞親里山居修道寂歳二十八一鉢飄然南詢百城嘗謁尾州八事山高麟和上受菩薩戒及八斉戒寓于西山空菴堅鎖門戸足不越閫勇猛精進修錬念佛三昧又見閑通上人屡蒙示誨次閲大藏経於八事山自知夙縁在雜華寄心于華嚴経元文元年從義燈律師得度重受菩薩戒後拜大嚴寺良義上人受宗戒而脈又見靈空玄門二師習于台教閲行事鈔於泉州快存律師参学久之或生三大疑其一建立器界之事其二大小両乗之辨其三因果報應之旨疑團蘊結胸中吞吐不下也五年春二月参見加州大乗慈麟和尚九旬祈坐重受禅門菩薩大戒次謁天徳僧孝禅

師入室問法既住江州守山浄土寺克期坐禅身心安静沈𢘿而去忽然省発證諸経論其旨脗合先所起三大疑不待遣而自除焉延享四年夏六月於京西長時院自誓受具足戒法沢律師為之證明尋学闡遮持犯于沢公宝暦元年住長時院毎講倶舎唯識等以接学人名望隆于一時十三年夏五月因請従江戸長泉院律軌厳整法雷大震倶舎唯識雑華台教講筵無虚日随講製疏汗牛充屋安永五年冬十一月望夜夢道光二字喜以為己号有偈云雖時中冬三五夜夢感授吾字道光聖籖指来向人説咸言法道光昌々安永十年冬十月得疾預知不起六日誦経礼仏乃宗東拂告衆曰離染三界深可厭離清浄十地最可愛楽清浄与雑染猶如空中之畫空也畫也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是名般若波羅密退就丈室把筆書之十日告曰奢摩多毘鉢舎那境界現乃安祥而化享年七十五坐夏三十五所著有五教章衍秘鈔探玄記発揮鈔等凡慮四十部百四十三巻也

論曰寂公生于盛代靈根夙發飜邪帰正多見明哲兼学諸宗堅護油鉢行業廉潔尤可称焉然至如弾斥台宗性悪之説道眼未開因漫致妄弾予閲其著作有到処有未到処徒屋下架屋而已

江州園城寺沙門敬光傳

釈敬光字顕道山城北岩倉伊佐氏子也時年十一投園城寺敬雅侍唯諾不幾得度習胎金諸密軌及台教又従那波魯堂龍草廬学経史一日嘆云今我宗学士唯講止観一業遮那秘籍閣而不講大乗律幢倒而不扶牛頭禅脉悉曇声明無復継其緒者聞名於世得一而遺一當仁豈譲不可坐視也乃誓為比丘顕揚之明和五年春修法華三昧三七日間断塩絶穀専勤禅誦明年臨陸北岩倉絳其比丘為息慈次就慈雲和上学悉曇章兼傳密灌汲報恩流八年冬講摩訶止観於京師而来講律説経歳無虚日有偈曰台律宗風欲極源風前習定月前繙清修護國多師祖深恥偷生称子孫数来山厨焼木葉礼経杉屋閲雲門請看四律五論外三九諸編大戒存一乗直抜生死険劣機却厭醍醐餐顦追赫々千華跡高掛法燈長報恩安永七年専用大乗比丘戒儀誓受梵網具足天明六年冬移居于雲州鰐淵山講経挙衆到処不懈大雲拙庵二禅師聴其講義大服精

確寛政六年秋園城法明院戒春延光継席尋講四教儀直解七年秋寢疾自知不起有偈曰西方即是唯心土一句了竟無死生無死生中説生死無東西裏送此行八月二十二日泊然而逝壽五十六臘十八所編述有圓戒膚談大乗比丘行要鈔等亡慮一百餘巻矣

江戸三縁山沙門圓通傳

釈圓通字珂月号無外子又称普門俗姓山田氏因幡人藩士某之子也七歳出家隷日蓮宗稍長学通内外識見卓絶嘗与二三同志會議圖革宗弊事露被擯改宗天台寓伯州大山次掛錫叡山安楽院慧澄隆教等法交厚焉居無何謁豪潮律師於京都積善院侍座下久矣通素有護法志平生慨唱蘭學者誹笑周孔玩弄神佛害于世教又識澆季佛法之滅從天文地理之説始矣於是渉獵大藏研究梵暦用力於此三十餘年播摘経論章疏以取定量傍及暦史百家之書無不捜索遂暁佛國暦象而疑氷頓融日纏月離経緯數量尽以須弥界四天下里數説之二十四氣晦朔弦望盈縮遲疾日月蝕等天象地形於事於理無釐不尽依日月藏經宿曜経摩登伽経

懿原本作鑑

立世阿毘曇婆娑倶舎等著佛國暦象編大唱梵暦徳望貴於一時海内緇素初知有梵暦其所著暦象編自序曰今也遠夷邪説盛行于東方軽窕之士競唱其説其為言以日及五星輙為地球以地球便還為星矣如此則天亦地也地亦天也胡其怪僻荒蕩哉而遊其門者以須弥及鐵圍尽為虚妄以丨侮聖説遂蔑如明神以為烏有豈惟災於吾佛教而已哉又妨吾皇國皇神之道並吾山家所一實神道野山所傳御流及両部神道等為皆将蕪穢矣且也将奪周孔之懿典廃祭祀之大礼矣通慄侮之術護法之心大抵如是通初住積善院應請四方講於梵暦晩游江戸因請住三縁山恵照院天保五年九月四日安然而逝矣壽八十一所著有佛國暦象編須弥山儀圖及縮象儀須弥山儀銘序和解等亡慮若于巻並行于世矣

賛曰遺教経云仰観星宿推歩盈虚暦數算計皆所不應華嚴経云書數天文地象相及身休否無不了善解世間諸法勢以是察之金口親宜互相乖差誰尼子断之曰大小乗説各投機設教不可和會小乗雖以暦數算計為邪命食惟命正有丨其心而不其

跡也徒為生活利名雖大乘六度之行亦是邪命也学者宜知心処置矣

雲州朝日寺沙門智轂傳

釋智轂字法乘一号海印雲州松江人家世為役小角徒也幼而聰敏蕭灑拔俗稍長好学天明中因例登金峰山時年二十一道心奮發遂使道侶諭其志于父母自詣播州相模寺従慧岳闍梨剃度受戒仍受四度密軌寛政元年登高野山礼普賢院深覚浴灌頂法水爾来寓于京摂遊諸師門徧学顯密教義歳既而立帰覲雲州従鰐淵山藕華律師受圓頓戒自後堅守布囊居無何上京留学東寺時岳師蒙鈞命住智積院学人群集轂復入室探瑜伽奥義且性相二門研究極妙傍学経史善文賦詩普門通公撰暦象編校讐嘱之轂文化四年帰錫雲州住朝日寺時年四十二也声價弥高緇素瞻法沢文政十一年京都大通寺衆徒服徳而請因居慈眼院天保中仁和法親王招請令住南勝院講顯密教義法王嘉称学海廣淵特賜摩尼院号尓来法王以師礼殊遇之云天保五年三月九日罹病而逝矣享年六十九諸徒奉全身窆于法金剛院塋域焉

賛曰弘法大師天稟英才巧于詩文弟子真雅真済等亦善文辞爾後法孫不襲祖風近世特有雲石堂寂本稍知漢文體製當時無双寂本逝後寥々無文唯有轂公在矣其不立字家唐宋元明不置其人本邦鍊虎関圓月嚴等累代連綿能詩善文不遑勝記宗風亘変亦一奇哉

備中甘露庵沙門僧敏傳

釈僧敏字密成俗姓小西氏讃州三野郡寺家村人也幼而沈重不狎群童九歳就備中福壽院慈圭祝髪学台教尋従拙斎翁読経史三更寒暑寛政九年登比叡山習錬教観秋八月謁唯門和尚于天王寺受菩薩戒乃侍巾瓶日蒙提撕徳本上人盛唱浄土門文化六年春二月抵勝尾寺初見上人聞安心起行要信解闢発為八年春二月門師逝于有門菴尓後帰于備中棲遅黒崎茅菴常掩柴門禅誦自適以幾移於雲州嚴嶋尖頭茅屋僅足容膝拾薪汲水頭陀為生有偈曰單居孤嶋意恒空偶遇芳春感不窮世事百端晨夕改年華一擲古今同禅麟義虎帰泉下野鬼閑神徧域中法運陵遅難忍見誰人復正仰真風敏与宝壽院瑞幢師道交殊深遂傳安祥寺

流密儀更見石州泥牛禪師禪師直下鉗鎚敏兩手
掩耳禪師器重許入室夏竟還于嚴嶋一日閲虚堂
録有省發爲示衆曰狂歌従来在我家心迷徒想隔
天涯泥牛啣草游蒼海木偶撚髭見白花了了了時
無一物空空處是千差教禪畢竟須冥會競異争
同与道駢文政八年還居廣嶋教禪院講四教義法
華會義三教指帰兼弘専修念佛緇素渇仰道声大
震十二年春二月寓于京都建仁寺補緝嚴嶋高麗
藏経散斤六百餘巻留寓之閒白雀巣簷時人咸称
護法奇瑞也敏應請四方居不暖席齢已古希殆倦
應接蟄居藝海猪口嶋期一千日不出菴門嘉永四
年春三月應請石州弘通念佛誓約日課者二千六
百餘人五月還于猪口嶋老病危篤九月七日掉輕
舟將還備中甘露菴九日午後泛舟笠岡洋中俄然
金剛合掌高称往生願文字道分明也次唱阿弥陀
佛二十餘遍称名漸微而怡然而逝保壽七十六慧
命六十九門人荼毘於真岳山塔于其側矣所著有
神國決疑編考證念佛追福編散心持名往生編六
字名号呼法辨等十餘部並行于世矣
賛曰余少時侍敏師三年委知行履敏性度質朴持
律甚嚴絹布不纏身續命三白食兼学台密禪浄生
平行説不滞一方吁矣能説能行曠世偉人矣

京北古知谷沙門彈誓傳

釈彈誓濃州人也母青山氏年十六夏六月十五日
夜夢化佛三體金色比丘三人来告曰宿汝之胎言
已唱南無阿弥陀佛即入口中覚後孕矣明年四月
十五日誕矣時白幡二流從天而降觀音大士手持
白蓮花摩頂童子形貌端嚴名曰弥釈麿呂生知天
縱早發出塵志適至尾州次造勢州籠居天之岩戸
一七日禱菩提心皇太神身被白衣携杖出現告曰
汝實欲修佛道受我一杖即以杖打童子怡然無愕

愈

大神授以印璽又到土佐五社明神出現形若巫祝園遠童子以刀穿背除去悪血令身清潔授神道奧義童無步苦其疵速愈時年十四也後詣南紀熊野山神殿自開神靈出現受三帰十念謝以八葉鏡尋游甲州一之澤窩于石窟三年又登相州箱根山神明現形受三皈十念覲以不計津貝一日阿弥陀佛親授浄教妙義尓来号弾誓法國光明佛或逢幡随上人挙示先自阿弥陀佛直傳法要尙者交擇随公聞誓自鮮佛果感歡随喜倍加愛敬焉龍鬼山神变形来受三皈十念者不可勝数一時遊化讃州次至八嶋于時能登守教経平敦盛等現異形謂誓曰拙哉我等依多殺業受此醜状上人垂哀愍授十念救済吾党誓乃授十念靈喜而去嘗觀光上國初居鳥部野板倉伊賀守狩而至鳥部野見誓異相怪而不礼後皈徳風渇仰激重晩住城北古知谷石窟晝夜念佛孜々不懈山固乏水日以杖穿地冷水涌出誓自幼經歴諸國名山靈跡為法擲身命苦修練行木皮艸衣以覆身抹香松皮擣而為丸日食三顆状貌怪異頭髮長垂額有白毫袈裟褊衫皆用白布慶長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集門徒告曰余明日午時可取滅遺誡丁寧二十五日午時勤行回向竟寂然立亡世壽四十一滅後七日瑞華乱墜異香芬馥音樂響空光明赫奕満山青松忽枯忽生祥瑞最多見聞緇素靡不感激石窟側営于精舍号一心帰命文定光明山阿弥陀寺以誓為開祖矣

贊曰行菩薩道有二種人曰初修業也曰久修業也若其初修業人軽毛随風十進九退矣久修業者不然若誓公是也誓也苦修錬行靈感奇異吾輩不能容於一辞但仰信之耳

藝州嚴嶋光明院沙門存易傳

釋存易字以八別号専求西又称行蓮社信誉俗姓賀氏奥州岩城人也母幡氏歎無子祈月天子感應不空天文八年男児生焉天性質直聰慧絶倫自幼願出家十一歳從郡之能満寺存洞得度亾幾籍名于大沢圓通寺研究浄業宗易素有隠操遁出叢林一挙万里抖擻行脚時年二十八也一時游化北越日暮宿塚間小堂乱墳錯雜骸骨縱横易心觀無常口唱佛名夜將二更僧俗四五輩舁来死屍誦経荼毘須臾燒尽人去夜闌忽然自灰燼中二女出現顧視左右奔走塚間手掬水飲旋入灰中苦悩叫喚云平

生少不修善多造悪業受此苦報嗚呼悲矣哉易明日覩荼毘所灰骨如墨仍訪郷人委詰所見郷人曰死女平日不敢有微善唯嫉妬偏執而已易感因果不空勧人念佛矣易又遊西備山路幽蹊纔通人迹偶投宿草舎亭主云今日我妻死矣隣邑有香花院我欲請僧営葬儀願師留此為死者念誦易諾而留守爲亭主如寺少時一僧倏然来直舐死屍而去累刻亭主伴一僧還易覩之乃先舐屍之僧也於是知個僧貪心先来現形明日逢僧審詰問僧聞之慨然生慚愧心懺悔曰我貪而但数他死期寄我活業嗚呼奈何来報即出寺晦跡而去易道心弥堅抛擲利名雲遊四方或為丐夫或為僮僕縮徳露玼密修暗練水邊林下蘭若塵寰無一定処名山勝地無所不至或寓禪院司浴易雖執薪水口尚不絶称名堂頭和尚自浴室伺之問曰汝是浄土宗耶易曰然和尚曰恁麼則汝如善導吹出於佛看易曰和尚又如達磨来蘆而渡河来爾時我亦吹出於佛和尚詞屈驚歎易随時任縁弘通念佛或説法勢州山田源福寺或教化石州都川杖溪寺又棲遅洛東一心院及吉野西行菴時藝州嚴嶋小河及西着仰望道徳創

于光明院請為開祖嚴島明神夢告曰我久仰師道徳願住我島與法利生矣易念佛三昧多年積功弟子等時見放頭光或坐圓光中矣有一士人少記禪詰不肯念佛門来見易易励声曰以八以八丨汝會否士人愕然不騐易云咄々勿多言這箇大道言語不所能及向自己脚跟下返照猛着精彩朝參暮請行究坐究徹見父母未生已前本来面目曰之真修行底唯口頭三昧則猶画餅不救飢眼光落地之時七顛八倒有不免閻羅老子鐵棒士人戰慄而退矣先是天正六年夏五月宇喜田直家破却美作誕生寺佛像経典悉為灰燼易喟歎祖跡廢亡使弟子雲誉奏奉綸命不幾再興焉慶長十九年夏嬰微疾秋九月十四日正午頭北面西称佛名如眠而逝世壽七十六法臘六十五天花降異香薫東西数里其花離地尺許而消降人頂上又受掌上尺許而消明日葬于廿日市瀰音寺天花降如前日海陸繽紛道俗感歎矣弟僧等中俊才博識将渡大明探法蘊来告別易詰曰従来日域傳来鈔書汝精細究得否業已究明之心頭尚未穏在則宜渡大明而學否則僧越好事而已假使汝踏雲水於万里侵風霜於百域雖效

善財常啼不如修習万行超出念仏三昧也中服此言止遠游志易大漸之際中棹孤舟伺候舟未著岸已知易公遷化焚香念仏告之諸子着後撿時日果然無違矣

贊曰易公有禅有浄　明所謂虎頭戴角也兮衛安生游方万里随機應縁設化自由灑々落々境界実間世傑出僧宝夫。

江戸増上寺沙門雲臥傳

釋雲臥号證誉俗姓長田氏江戸人也幼而従増上寺快龍得度切磋琢磨四十餘年道名大播時人重之元禄元年住東漸寺十三年擢住増上寺任大僧正教諭学徒宝永元年以老病辞退隠麻布留心西方専事浄業七年五月得微疾二十七日謂弟子觀徹曰我有西帰偈汝聴取之乃口占云我年向古稀信法亦信機故郷西山日帰心常欲飛二十九日薄暮告諸徒曰西皈時至我其行矣即便両手擎持弥陀像頂礼戴仰唱佛名奄然而化壽六十九生平誦弥陀経十万部又讀誦三部経各三千部陳沐浴便利外未嘗脱袈裟直綴常持念珠手不暫釋又有奇相吐舌過鼻云矣

遊

贊曰予聞舌覆鼻頭者三世不妄語人也雲臥亦風善報得之人乎

江戸霊岩寺沙門松風傳　珂山

釈松風字霊岩俗姓里見氏上総小絲人也少而秀異蔚有英才年甫十三投秀岩上人得度朝問夕参貫徹三藏安心起行無有滞礙出世瀧沢山大開化門後寓江戸墳東江創精舎風約檀越墳江每一簣十念乃付宗譜四輩競趨廣江不幾成陸時人称霊岩島精舎扁霊岩寺化風雷鳴雲衲五百恒遶座下矣一時游房州投宿民家農夫云先是家婦臨産而死既七七日毎夜来哭泣吾側願師救済之風乃改法号曰理庵妙恵念佛回向両後亡霊不來農夫喜服偉徳風建大岩院利益土俗晩移京師華頂山営與殿堂又鑄洪鐘寛永十八年九月朔日唱佛名怡然而逝時現天樂異鳥種々霊瑞保壽八十塔于李山門人珂山泉州堺浦駒氏産妙年出家志学従松風上人受業日新又参禅暁直旨道後住霊岩寺臨終有偈曰一生空過滿八十八識妄夢変左右任他入佛家覚了贏得弥陀名号利合掌而化矣

城州光念寺沙門念光傳

釈念光号法誉相州人也五歳投弾誓上人薙染随侍上人経歴諸州名山霊迹木食草衣不喰塩穀苦修練行有年于玆後随上人寓洛東獅子谷洛北長谷村一心称名長時不怠矣光兼得工巧妙彫刻阿弥陀像安置数所又営与田中郷守皎寺紫竹村光念寺或得疾自知不起一心念仏不懈端坐合掌謂左右輩曰今正聖衆来迎歓喜踊躍安祥而逝矣正保三年正月五日也

三河苅屋沙門廓三伝

釈廓三参河苅屋人也幼年得度年長堅護梵行来敢揚目視女人十九遊学関東学林縄錐培(倍)励深究浄教性好幽棲恒謂仏氏道味在晝日亜黨門階門寂之中矣一時詣鳳来寺対七七日断食称号祈菩提心至第七日暫時就眠夢薬師仏告曰汝一生不定栖止寄身如浮雲則道念涌起必離染界也三覚後感激孤錫飄然風餐露宿四国儀中不絶称名後還苅屋茅菴纔足容膝欣厭至誠念仏勇進一日黄昏唱仏号数十声已而入室闔戸傍人異其出之晩開戸視之更衣焼香曲肱偃几無疾而逝顔貌如笑時博山香煙氤氳未滅宝永三年六月五日也寿三

十二

和州光明寺沙門筍霊伝

釈筍霊号本誉加州小松郷人也幼而薙染寓于金沢三光寺学年掛錫江戸増上寺謁業誉上人日夜精勤熏学宗義頓棄利名一挙万里或居本国又游南紀尋上京都居嵯峨平山又登和州柏木村會峰居光明寺四年平生戒行堅固日夜不臥日課六万声曾不怠漫随機応縁説浄業要感服発心出家修道者夥矣或染微疾一心称名培于平生正命終時励声念仏寂然而化享年四十時聖衆来迎異相現前所安本尊放大明(光)明究如白日見聞緇素無不感嘆承応元年三月二十九日也

京都一心院沙門急西伝

釈急西号最誉城州醍醐郷人也出家而後居京都賦性質直而無利名之心慈忍而有憐物之情凡有病人無依頼者不簡貴賤必入我室瞻病恰如事父母也一日為病俗人携魚肉帰途遇同朋友人叱曰非法非律非僧儀也西云非充我食為令食病者也有何不可乎同朋感其慈心焉西初居一心院晩因幡側搆小菴住号清香菴或謂同行人云公等捨離

往

名利不實心而宜正信念佛也何者予久居一心院見聞住僧寺命終正念不乱者僅一両輩耳惱乱身心而死者多焉是缺至誠心故也一日染疾預知時至令門徒修最後别時念仏自与衆修至結願時端坐自打鐘念仏不異平日誦回向文俯面而化正保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也

道感西信二師合傳

釋道感美濃人也在家時剛直而有勇名出家而後住処不定或居叢祠或以破轎為菴又住竹林樹間恒打銅鉦晝夜無間称念弥陀麁食弊衣以為足焉感有恒所佩水精珠語人曰是我所持舍利羅也無數化仏在此舍利中恰如軍陣汝等覩見之否衆人曰不見感曰公等所以無信心也慶安中九月謂舊友曰我往生今年十月十五日也与公等會亦唯在今月而已友人不敢信之時至先言不誣慶安某年十月十五日　頭北面西念佛而化矣

釋西信尾州人也在俗時天性剛直出家之後每夜念佛絟歷曠野塚間從初發心至末路不敢休止也郡有密刹搆小菴於寺側二六時中唯唱佛名一日詣寺主曰我今年十月十五日正午時往詣安養界願師賜我一棺寺主諾矣期月已至七日以前請同業三五輩勤修別時念佛至第七日沐浴著衣自入棺中向西合掌一心念佛与唱名声逝矣萬治元年十月十五日也

西月淨圓二師合傳

釋西月字良真京都人也深信本願念仏為業其性強記雖不習文辞不学法義一經其耳憶持不忘以是詞辯如流処々説法勸化衆人或至南都般若坂交癩人教化數日發信者多焉西与一書生議論儒佛要領終令書生信伏矣嘗於上花山村中與福庵寺勤修不斷念佛化導熾于一時剃度受法徒若干人一時染疾西素与黒谷光明寺主某善矣明曆四年正月十五日請先最後能化寺主至病牀勸誡念佛至暮夜頭北面西称仏名而化其夜寺主夢西昊威儀顔色儼然拜謝寺主而去矣

釋淨圓号頤菴不知何許人住摂州芥川満福寺心素正直念仏為業積功累德靈驗甚多邑中將有災障本尊預夢告圓々亦傳之村人每事無差或抱痾累日預知死期起首最後別時念佛与衆修之不異平日至期滿日告村人曰我今日取滅必矣願諸人

光

悉可會此寺村人聞之群衆命終時至圓手自打鉦念仏誦回向文向西俯面而化于時寛文五年三月九日也

友心入玄二師合傳

釋友心字全行和州山邊郡福智堂村人也壮年発菩提心随三輪宴光律師薙染念仏為業郡之丹波市誓願寺本尊慧心僧都所刻世人称引導仏帰依渇仰心亦崇信靈像寛文十二年冬十月染疾専修一行勇進不休或謂傍人曰我昨夜夢往生安養上品其宝地廣大無邊也地面平生如盤我於浄刹拝引導佛其佛左手持經告曰汝得上品上生我夢已十餘回今得疾而不用飲食自飽是十二月三日其疾忽然愈無苦悩至明日安弥陀三聖於病床端坐合掌誦光明遍照之偈念仏十声誦願以此功德文亦念仏五遍切入禅定氣息絶焉享年七十有奇矣

釈入玄字良空越後新潟人也為性温和専修念佛心期浄土或居醍醐山直堂或住三輪山及全剛山甞与樂寺念仏無怠寛文六年到南京高圓山下搆小菴居曰随曲菴麁食弊衣持戒清浄日課三万無有怠倦結縁男女斉戒念佛出家行道者不識其數延宝二年夏六月得病預知命尽七月十二日安彌陀像于牀頭専心念佛弟子等在側助音称名頭北面西寂然而逝時年五十四

賛曰諸師臨終正念全頼平日行業至誠也實恐生死過患實願浄土勝報深信至誠称名不懈則無人而不臨終正念也浄業人其念之矣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67
SS号=14664067